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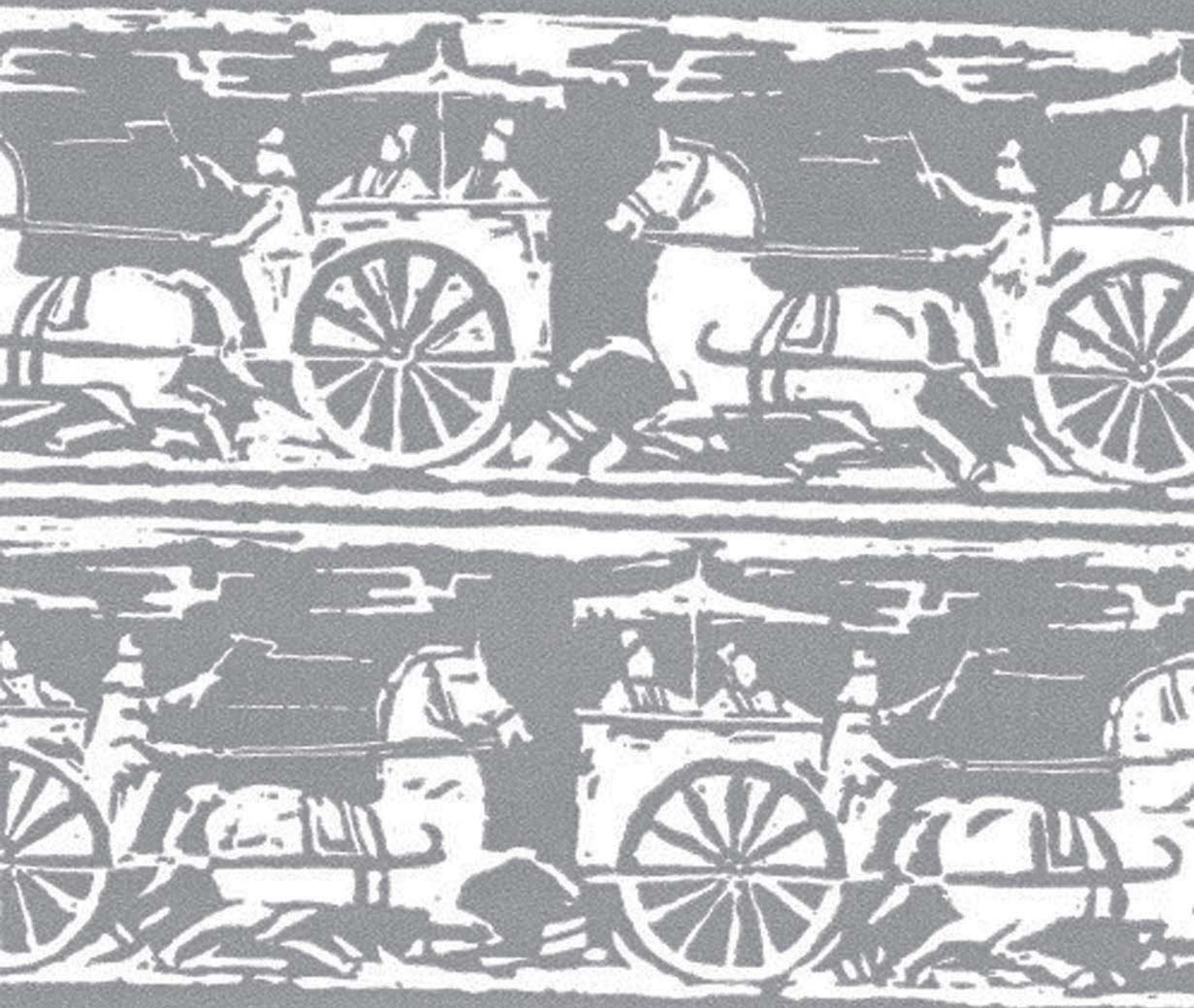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第四册

卷四十五至卷六十四

汉纪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起（公元47年）
汉灵帝光和二年庚申止（公元180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20
K204.2
书号 S4.-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起强圉协洽，尽上章涒滩，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

1 春，正月，南郡蛮叛[①]；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

2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②]。

3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③]。

4 九月，辛未，以陈留玉况为大司徒[④]。

5 冬，十月，丙申，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⑤]。

6 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⑥]，遣刘尚发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深入，蛮乘险邀之，尚一军悉没。

7 初，匈奴单于舆弟右谷蠡王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⑦]，左贤王次即当为单于。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乌珠留单于有子曰比，为右奠鞮日逐王，领南边八部。比见知

牙师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及单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6]。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7]，劝单于诛比。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之报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亡去。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8 是岁，高候朱祜卒[8]。祜为人质直，尚儒学；为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

1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2 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9]，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10]，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3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11]；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12]，帝悯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13]！"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援谓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

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4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藩称臣。上以问朗陵侯臧宫⑭。宫曰：“匈奴饥疫分争，臣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

【注释】

①南郡蛮：指雒阳以南一千多里处的南郡山民。后刘尚迁其于江夏。

②蔡茂：字子礼。哀平间以儒学显。王莽居摄时以病自免。建武中代戴涉为大司徒。

③丙戌：此时待考　杜林：字伯山。时称通儒。光武召为侍御史，官至大司空。

④玉况：字文伯。京兆(今西安市西北)人。由陈留太守迁大司徒。

⑤张纯：字伯仁。光武时封为武始侯。他明习礼仪，多所建制。

⑥武陵：汉郡。治所今湖南常德市。　精夫：武陵山民的首领。

⑦舆：单于咸弟，天凤五年(前76)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习俗，兄终弟及。舆违俗，杀弟知牙师而立其子。

⑧西河：汉郡。所治今内蒙古东胜县境。

⑨龙祠：匈奴习俗，常以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会龙城(一作龙庭，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硕柴达木湖附近。)祭天。

⑩朱祐：《后汉书》有传。　鬲：县名。治今山东平原县北。东汉改为侯国，后复为县。

⑪五原：汉郡。治所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⑫孝宣：治宣帝。　故事：指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汉。

⑬临沅：县名。治今湖南常德市。

⑭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字文渊，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曾任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后病死军中。

⑮矍铄(jué shuò 绝硕)：形容老年人精神好。

⑯臧宫：字君翁。以武功历任辅威将军，拜广汉太守，封朗陵侯。

【译文】

汉纪三十六，起丁未（公元 47 年），止庚申（公元 60 年），共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公元 47 年）

1 春，正月，南郡山民叛乱，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打败他们。

2 夏，五月，初八，大司徒蔡茂去世。

3 秋，八月，丙戌日，大司空杜林去世。

4 九月，十三日，用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

5 冬，十月，初九，用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6 武陵山民首领相单程等人叛乱，派遣刘尚带领一万多人逆沅水进到武溪攻击他们。刘尚轻敌冒进，山民凭借地势险要拦击，刘尚全军覆没。

7 当初，匈奴单于舆的弟弟右谷蠡王知牙师按照次序应当做左贤王，左贤王依次应当做单于。单于想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杀了知牙师。乌珠留单于有个儿子叫比，做右奠鞮日逐王，统领南边八个部落。比看到知牙师被杀死，就口出怨言："按兄弟说来，右谷蠡王依次当立；按父子说来，我是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我应当被立为单于！"于是，内心怀着猜忌和担忧，庭会很少参加。单于怀疑他，就派遣左、右骨都侯监督比的军队。等到单于蒲奴继位，比更加怨恨，暗中派遣汉人郭衡携带匈奴地图到西河太守那里，请求归附。左、右骨都侯已经发觉了他的心意，乘五月龙祠，劝单于杀比。比的弟弟渐将王在单于身边，听到此事，赶紧报告比。比就聚集八个部落的四、五万军队，等待左、右骨都侯回来，要杀掉他们。骨都侯将到，知道了他们的图谋，就逃走了。单于派遣一万骑兵攻击他们，看到比的人数多，不敢进攻就返回去了。

这年，高侯朱祐去世。祐为人质朴正直，崇尚儒学，做将军经常接受别人投降，以攻克平定城邑为根本，不在乎砍取敌人首级的战功。又禁止士兵掠夺百姓，而军人乐于放纵，很多人因此怨恨他。

二十四年(戊申，公元48年)

1 春，正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2 匈奴八个部落的首领一起商议立日逐王比做呼韩邪单于，到五原郡的塞门，表示愿意永远做屏障，抵御北方的胡虏。这事交给公卿办理，议论的人都认为"天下刚平定，国内空虚，夷狄的情况复杂，难以知道，不能答应。"唯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当仿照孝宣帝处事的旧例，接受他们的要求。命令他们向东抵御鲜卑，向北抗拒匈奴，相率勉励四夷，保全边郡。"皇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3 秋，七月，武陵山民侵扰临沅县，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伐他们，不能取胜。马援请求出征，皇帝悯恤他年老，不允许，马援说："我还能披甲上马。"皇帝命令他试一试。马援按鞍回视，表示还可以出征，皇帝笑着说："你这个老翁真是精神抖擞！"于是，派遣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带领四万多士兵征讨五溪。马援对友人杜愔说："我蒙受厚恩，年事已高，常常担心不能以死报国；如今得到了机会，甘心闭目，只是耽心权贵的子弟有的在身边，有的参与做事，很难调和，耿耿于怀，唯独厌恶这件事！"

4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派遣使臣到朝廷，以藩属的地位，自称臣子。皇上以此事问朗陵侯臧宫，臧宫说："匈奴面临着饥饿和疾疫，我愿意带五千骑兵去立功。"皇帝笑着说："常胜的兵家，很难与你思虑敌情，我当自己思考此事。"

二十五年

1 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边[①]，太守祭肜招降之[②]。肜

又以财利抚纳鲜卑大都护偏何，使招致异种，骆驿款塞[3]。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即击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彤为人质厚重毅，抚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爱之，得其死力。

2 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生获之；北单于震怖，却地千余里。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归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复遣使诣阙贡献，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3 戊申晦，日有食之。

4 马援军至临乡[4]，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

初，援尝有疾，虎贲中郎将梁松来候之[5]，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通轻侠，援前在交趾[6]，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7]；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

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长龙述也[8]；季良者，越骑司马杜保也；皆京兆人。会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擢拜龙述为零陵太守[9]。松由是恨援。

及援讨武陵蛮，军次下隽[10]，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涂夷而运远。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搥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畤侯弇书曰[11]："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

会援卒，松因是构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12]，能轻身，胜瘴气，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帝益怒。

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殡葬域西[13]，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

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

前云阳令扶风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14]，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经营陇冀，谋如涌泉，势如转规，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15]，飞矢贯胫；出征交趾，与妻子生诀。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夫明主酌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稟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16]。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

谒者南阳宗均监援军，援既卒，军士疫死者太半，蛮亦饥困。均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上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17]，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

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冬十月，共斩其太师而降。于是均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群蛮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

5是岁，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诏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18]："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19]，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20]，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注释】

①辽东：郡名。治所今辽宁辽阳市。　徼(jiào 叫)：边界。　貊(mò 陌)：古族名。

②祭肜(róng 绒)：字次孙，以至孝见称。出守辽东近三十年，有政绩。

③款：敲、叩、到。

④临乡：在湖南常德县的沅水以南。

⑤梁松：字伯松，光武帝的女婿，官至太仆。

⑥交趾：郡名。治所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

⑦鹜(wù 勿)：鸭子。

⑧山都：县名。治今湖北谷城县东南。

⑨零陵：郡名。治所今湖南零陵县。

⑩下隽：县名。治今湖北通城县西北。

⑪弇(yǎn 演)：耿弇，耿况子，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初年拜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

⑫薏苡(yì yǐ 意以)：俗称药玉米，味甘，可治风湿。

⑬稿：草，此为草率意。

⑭西州：泛指凉州，在今甘肃一带。

⑮先零：汉代羌族的一支。

⑯渭城：治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⑰竟：通境。

⑱班彪(公元3～54年)：史学家，字叔皮。东汉初年举为茂才，后因病免官，专事史学。

⑲乌桓校尉：官名，西汉置，王莽时废。秩比二千石。

⑳上谷：郡名。治所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译文】

二十五年(己酉，公元49年)

1 春，正月，辽东郡界外的貊人侵扰边境，太守祭肜招降他们。祭肜又用财货利益招抚接纳鲜卑大都护偏何，让他招徕异族，相继至塞下。祭肜说："真的要立功，应当回去攻击匈奴，斩取头颅送来，才可相信。"偏何等部就去攻击匈奴，斩了二千多个头颅，送到郡里。这以后，年年相攻，总是送来头颅，受到赏赐。从此匈奴衰弱，边境没有骚扰的警报，鲜卑、乌桓都入朝献物。祭肜为人厚重刚毅，用恩信对待夷狄，所以都敬畏而喜爱他，能得到他们的效死尽力。

2 南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左贤王莫率领一万多人攻击北单于的弟弟薁鞬左贤王，活捉了他；北单于惊恐，后退了一千多里。北部薁鞬骨都侯和右骨都侯率领三万多人归向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又派遣使者到朝廷贡献，请求使者监护，派遣侍子，修订旧约。

3 二十九日晦，日食。

4 马援的军队到达临乡，击败蛮兵，斩杀和抓获二千多人。

当初，马援曾生病，虎贲中郎将梁松来看望他，独自在床下跪拜，马援不答礼。梁松走后，众子问道："梁伯孙是皇帝的女婿，朝廷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谁不畏惧他，大人为何独不行礼？"马援

回答："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然显贵，怎么可以失却彼此的辈份呢！"

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交结游侠。马援先前在交趾时，回信告诫他们说："我要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象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不能说。喜欢议论别人的优劣，随便褒贬时政，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愿死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龙伯高为人厚道谨慎，嘴里不讲是非，谦逊节俭，廉洁公正而有威严，我喜爱、敬重他，愿意你们仿效他。杜季良豪放侠义而喜好道义，为别人的忧愁而忧愁，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父丧时招致宾客，几个郡的人都到了。我喜爱、敬重他，但不愿你们效仿他。如果不能效仿伯高，却不失为一个谨慎的人，就是所说的'刻天鹅不成还像鸭'；如果不能效仿季良，却会沦为天下轻薄的人，就是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像狗'。"伯高就是山都县长龙述；季良就是越骑司马杜保；他俩都是京兆人。遇到杜保的仇人上书，诉讼"杜保的行为轻薄，惑乱群众，伏波将军在万里之外寄信告诫侄子，然而梁松、窦固却与他交结，将会助长他的轻薄和虚伪，搞乱天下。"奏书送上，皇帝召见梁松、窦固责问，用诉讼书和马援的诫子书给他们看，梁松、窦固叩头流血，得以免罪。诏令罢免杜保的官职，提拔龙述为零陵太守，梁松于是怨恨马援。

等到马援征讨武陵山民，扎营下隽，有两条路可进入，从壶头山走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走则道路平坦而运输遥远。耿舒要走充县，马援认为耗时费粮，不如从壶头山走，扼住其咽喉，充县的贼民就会自破。将这事上报朝廷，皇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进军到壶头山，贼民居高守险，水急，船不能上行；遇到酷热，士卒多染瘟疫而死。马援也得了病，就依山打洞为室，躲避热气。贼民每次登上高险之地击鼓喊叫，马援就拖着步子观察，身边的人被他雄壮的意志所感动，没有不为他流泪的。耿舒给兄长好畤侯耿弇写信说："先前我上书说应当先进击充县，虽然粮食难运，但兵马可用，数万军人，争

着要先进。如今壶头上竟然不能前进，大家忧郁行将疫死，真令人痛惜！前次到临乡，贼民无故自来，如果乘夜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消灭，伏波像个西域做买卖的胡人，到一处就停下来，因此失利。如今果然流传瘟疫，都像我预言的那样。”狄弇收到书信就进呈给皇帝，皇帝就派梁松乘驿车去责问马援，趁机代理监军。

等到马援去世，梁松据此陷害马援。皇帝大怒，追收了马援新息侯的印章绶带。当初，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的果实，能使身体轻松，防御瘴气。回师时，运了一车。等他死后，有上书诋毁他的人，认为以前所运回的都是明珠和有文彩的犀牛角。皇帝更加发怒。

马援的妻儿惶恐，不敢把棺木运回祖坟，在城西草草安葬，宾客旧友，没有敢去吊祭和会葬的。马严和马援的妻儿用草绳捆串着，到朝廷请罪。皇帝于是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才知道所犯的罪，上书诉冤，前后有六次，措辞非常哀切。

前云阳县令扶风人朱勃到朝廷上书说：“我以为已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选拔出来，钦佩慕仰圣上的德义，历尽险难，冒着生命危险，指挥陇西、冀州的征战，谋略如涌泉，军势如转规自如。兵卒一动就有功，队伍前进就取胜。灭掉先零，飞箭射穿小腿。出征交趾，与妻儿生别。近又南征，立即攻陷了临乡，军事已有了头绪，没有完成就死了。吏卒虽然染上瘟疫，马援也没有独活。战争这事，有的因为久战而立功，有的因为速战而致败，深入未必就对，不进未必就错，人情哪里会乐于长久地屯驻在险地而不想生还？唯有马援能够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向北出征塞外沙漠，向南渡过江海，冒着毒气，为军事而死，名声没灭，爵位断绝，封土不能承袭，人们不知道他的过错，大家没有听说他的败毁，家属闭门，下葬不得入祖坟，怨声和猜疑都生出来了，亲戚恐慌，死者不能自述，活着的没有谁为他诉讼，我私下对此伤感！英明的君主重视奖赏，轻视刑惩。高祖曾经交给陈平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军，不问是怎样支出的，怎么又会在钱谷方面怀疑他呢！但愿将此事交给公卿，公平地对待

马援的功过，是应当断绝，还是继续，以满足天下人的盼望。"皇帝的心意稍稍缓解。

当初，朱勃十二岁就能背诵《诗经》、《尚书》，经常拜候马援的兄长马况，辞令娴雅，马援这时刚读书，见到他则自卑。马况知道他的心意，就亲自酌酒安慰马援说："朱勃是小器速成，智慧已到了尽头，最终还要向你学习，不要畏惧。"朱勃不到二十岁时，右扶风请他试任渭城县宰。等到马援做了将军，封了侯，而朱勃的官位不过是个县令。马援后来虽然显贵，常以过去的恩情对待他，而且卑视轻侮自己，朱勃更加亲近他。等到马援遭受谗言，唯有朱勃能始终如一地对待他。

谒者南阳人宗均监督马援的军队，马援已死，士卒有大半人死于瘟疫，山民也饥饿困乏。宗均就和诸将商议说："如今路远士兵多病，不能作战，想要权宜承用王制招降他们，怎么样？"诸将领都伏地不敢回答。宗均说："忠臣出境，只要可以使国家安定，就可以自作主张。"就诈称王制调伏波司马吕种任沅陵县长，命令吕种带着诏书进入敌营，向他们宣告恩惠信誉，趁机带着军队尾随其后。山民震惊恐怖，冬，十月，大家杀了他们的大帅而投降。于是，宗均进入敌营，解散了他们的队伍，送回原郡，为他们设置了长吏而回，山民们终于被平定。宗均还没有到朝廷，就先弹劾自己诈称王制的罪状；皇上嘉奖了他的功劳，迎接他，赐给他金帛，命令他经过家乡时可以上坟祭告。

5 这年，辽西郡乌桓大人郝旦等人率领部众内归，诏封乌桓的首领为侯、王、君长的有八十一人，命令他们居住在边塞之内，分布在沿边的那些郡，命令他们招徕同族人，供给他们衣食，就为汉侦探，帮助攻击匈奴、鲜卑。这时，司徒掾班彪上书说："乌桓人天性轻薄黠狡，喜好掠夺，如果长久放纵而没人统领，必定会重新掠夺居民，只是委任主管投降的属官，恐怕不能制服。我认为应当再置乌桓校尉，确实有益于归附，减轻国家的忧虑。"皇帝接纳了这个建议，于

是，开始又在上谷郡宁城县设置校尉，开设主管机构，并且主管对鲜卑的赏赐和质子事宜，每年按时交易。

二十六年

1 正月，诏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①]，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2 初作寿陵[②]。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③]，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④]。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3 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⑤]，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

4 夏，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叛归[⑥]，去北庭三百余里，自立为单于。月余，互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

5 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⑦]，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将弛刑五十人[⑧]，随单于所处，参

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9]，补治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给粮食。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10]，上乃悔前徙之[11]。

6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12]，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今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汉捍戍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候逻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还所掠汉民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13]，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民也。"

二十七年

1 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2 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14]，以太仆赵熹为太尉[15]，大司农冯勤为司徒[16]。

3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

使。

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曰[18]："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19]：'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20]。'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5 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21]。

6 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22]。宏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

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注释】

①西京：指西汉。东汉定都雒阳，西汉的都城长安在雒阳以西，故称西京。

②寿陵：初作陵无名，取长寿之义名之。

③太宗：指汉文帝。

④裁：通“才”，仅仅。

⑤云中：郡名。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

⑥五骨都侯：指韩氏、当于、呼衍、郎氏、粟籴五个部族的骨都侯。

⑦糒(bèi 备)：干粮。　斛(hú 胡)：量器名，十斗为一斛。

⑧弛刑：以力役抵罪的刑徒。

⑨谒(yè 夜)者：掌宾赞及奉诏出使的官员。

⑩扫地更为：清理废墟，重新营建。

⑪前徙：建武十五年，因匈奴攻掠，光武帝迁雁门等郡吏民于居庸、常山关以东。

⑫美稷：县名，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⑬钞：掠夺。

⑭刘隆：字元伯，曾任南郡太守，封长平侯。

⑮赵熹：字伯阳。《后汉书》“熹”作“意”。

⑯冯勤：字伟伯。善计，有政绩。中元初年卒。

⑰马武：字子张，官拜无虏将军，好嗜酒、能直言。

⑱黄石公：传说中的秦隐士，传太公兵法。

⑲此句见《论语·季氏》。

⑳兴：刘缜次子。　石：刘璋之子，缜嫡孙。

㉑樊宏：樊重子，字靡卿，光武帝舅，拜光禄大夫，封寿张侯。

【译文】

二十六年(庚戌，公元 50 年)

1 正月，诏令增加百官的俸禄，那些一千石以上的，减少到西汉时的旧制；六百石以下的，增加到西汉时的旧制。

2 开始建造寿陵。皇帝说："古代帝王下葬，都是用陶人、瓦器、木车、茅马，让后代人不知道其葬处。太宗知道终始变化的道理，景帝能遵循孝道，经过天下动荡，而霸陵独保持完好得到福佑，难道不好吗？现在制定的土地只有二、三顷，没有山陵池塘，仅仅不积水而已。要是朝代更替之后，和山丘没有两样。"

3 诏令派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设立王庭，离五原郡西部边塞八十里。使者命令单于伏拜接受诏书，单于犹豫了一下，才俯首称臣。拜毕，命译者告诉使者说："单于刚即位，对诸君实在羞惭，但愿使者在众人面前不要搞得难堪。"下诏允许南单于入云中郡居住，开始设置出使匈奴中郎将，率领军队护卫南单于。

4 夏，南单于捕获的北虏莫鞬左贤王率领他的部众和南部五个骨都侯共三万多人背叛转归，离北庭三百多里，自立为单于。一个多月，每天互相攻击，五个骨都侯都死了，左贤王自杀，那些骨都侯的儿子各自拥兵自守。

5 秋，南单于派遣儿子入京侍候。诏令赐给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运河东郡二万五千斛米粮、三万六千头牛羊送给他们。命令中郎将率领五十个抵罪的刑徒，随从单于，参预言辞诉讼，观察动静。单于在年底就派遣使者上奏，送侍子入京，汉朝派遣谒者送前一个侍子回单于王庭，赐给单于和阏氏、左·右贤王以下共万匹彩色丝绸，年年以为常例。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个郡的百姓都返归故土。派遣谒者分别带领抵罪的刑徒，修补城郭，遣送在中原的边民到各个县，都赐给旅费，另给粮食。当时的城郭已是废墟，清理重建，皇帝才后悔先前徙民的事。

6 冬，南匈奴五个骨都侯的儿子又带领他们的三千人回到南部，北单于派骑兵追击，将他们全部抓获。南单于派兵抵抗他们，迎战失利，于是又诏单于迁到西河郡美稷县居住，就派段彬、王郁留在西河郡护卫他们，命令西河郡长史每年率领二千骑兵、五百抵罪刑

徒辅助中郎将护卫单于，冬季屯守，夏季撤回，从此以后成为常例。南单于已经居住西河郡，也设置了诸部王，帮助汉朝捍卫北地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都统领部众，为郡县侦探巡逻，打听消息。北单于惶恐，归还了掠去的许多汉民，以表示友善之意，掠夺的士兵每次到南部附近，回返经过伺候望敌之亭，总谢罪说："我们只是攻击亡虏冀鞮日逐，不敢侵犯汉朝人民。"

二十七年(辛亥，公元51年)

1 夏，四月，二十一日，大司徒玉况去世。

2 五月，十一日，诏令司徒、司空都去掉"大"字，改称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兼大司马刘隆当天去职，派太仆赵熹做太尉，大司农冯勤做司徒。

3 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请求和亲，皇帝召见公卿当廷商议，没有结果；皇太子进言说："南单于刚归附，北虏怕被攻伐，所以虚心听从，争着要归顺。现在不能出兵征伐，反而与北虏交往，我耽心南单于将有叛意，愿意投降的北虏将不再来了。"皇帝认为是这样，告知武威郡太守不要接受使者的要求。

4 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贪利，不讲礼信，穷困就磕头，安定就掠夺。他们现在人畜死于传染病，干旱蝗虫，土地荒芜，疲困贫乏，抵不上中国的一个郡，万里之外的生死，取决于陛下；福不再来，时机有时容易失去，怎么可以坚守文德而毁弃军事呢？如今命令将军到边塞，告以丰厚的奖赏，传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击他们的左边，发动河西四个郡、天水、陇西的羌·胡，攻击他们的右边，如此，不要几年就可以消灭北虏。我耽心陛下过于仁恩，不忍心这样做，谋臣迟疑，使得万代不朽的功业不能在当今圣世建立！"诏书回答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克刚，弱能克强。舍近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谋近，逸而有成。所以说：专门致力于扩充土地的，荒芜；专门致力于扩展德行的，强大；充实自己的，安定；贪取别人的，残暴。残灭的政治，即使一时成功，也一定会失败。'如今国家

没有很好的政治，灾害变异不断，百姓惊恐，人不自保，还想到边远去生事？孔子说：‘我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何况北狄还强大，而且屯田警备，传闻的事情，常多失实。果真能拿半个天下去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我最大愿望！如果不是适当的时机，还不如让人民休息。”从此以后，众将不敢再说用兵之事。

5 皇帝问赵熹永保江山的计谋，赵熹请求送众王回到封国。冬，皇帝开始遣送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回国。

6 这年，皇帝的舅舅寿张恭侯樊宏去世。樊宏为人，谦虚柔和，小心谨慎，每到朝会时，总是预期先到，俯身等事；奏上的权宜措施、亲手书写，毁掉草稿；公开朝会问到他，不敢当众回答。宗族受他的感染，不曾有人犯法。皇帝很敬重他。等到他病危，遗命薄葬，不要用什么东西。认为棺柩藏身，不宜重见，如有腐败，会使孝子伤心，就让自己与夫人同坟异棺。皇帝认为他的遗命好，让百官看他的遗书，于是说：“如今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思，就不能够表彰他的美德；并且，我死后也要以此为榜样。”

二十八年

1 春，正月，己巳[①]，徙鲁王兴与北海王；以鲁益东海。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②]，故优以大封，食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③]，设钟虡之乐[④]，拟于乘舆[⑤]。

2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⑥]。

3 初，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败，磐拥富赀为游侠，有名江、淮间。后游京师，与诸贵戚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⑦]，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余，磐坐

事死；磐子肃复出入王侯邸第。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司马吕种曰："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书告肃等受诛之家，为诸王宾客，虑因事生乱。会更始之子寿光侯鲤得幸于沛王，怨刘盆子，结客杀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因诏郡县收捕诸王宾客，再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与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4 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5 上大会群臣，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8]。"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6 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洛俱献见[9]。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10]，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单于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名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

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10]，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稿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蕃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向南，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扫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叛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黄槖丸一[11]，矢四发，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等、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帝悉纳从之。

【注释】

①己巳：此日待考。

②强：刘强，光武帝长子。立为皇太子，自愿出居蕃国，封为东海王。

③虎贲：侍卫，属虎贲中郎将。　旄头：警卫骑兵。

④虡(jù 据)：悬挂钟磬的木架。

⑤乘舆：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

⑥郭氏：光武郭皇后，生皇子强。光武十七年被废为中山王太后。光武二十年，中山王辅徙封沛王，郭氏为沛太后。

⑦子石：王磐字。

⑧阴识：字次伯，历侍中，封原鹿侯。

⑨洛：或作"客"字。

⑩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

⑪羁縻：束缚与笼络。

⑫鞬(jiān 渐)：马上盛弓箭的器具。　椟：通櫝(dú 独)，弓袋。　丸：箭箙。

【译文】

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

1 春，正月，己巳日，迁鲁王刘兴做北海王；将鲁国隶属于东海郡。皇帝因为东海王刘强进退有礼，故优待封给他大国，以二十九个县做食邑，赐给虎贲、旄头，设置钟磬的乐器，比拟诸侯。

2 夏，六月，初七，沛太后郭氏去世。

3 当初，马援哥哥的女婿王磐，是平阿侯王仁的儿子。王莽失败，王磐拥有财富做游侠，在长江、淮河一带有名气。后来到了京城，和那些贵戚相好，马援对姐姐的儿子曹训说："王氏是个败落之家，子石应当隐居自保，可他却到京城交结贵戚，任气独行，欺陵挫折了许多人，他必定会失败。"一年后，王磐因事犯罪被杀；王磐的儿子王肃又出入王侯的住所。这时禁网还宽疏，众王都在京城，争修名誉，招募游士。马援对司马吕种说："建武之初，称为重建天下，从今以后，全国日益安定。只是耽心诸侯众子都年轻力壮，而旧有的禁

令还未恢复，如果和宾客交往很多，就会出现大案。你们要小心谨慎！”到了这时，有人上书控告王肃等被诛杀之家，做了众王的宾客，耽心出事生乱。遇到更始的儿子寿光侯刘鲤得到沛王的宠幸，怨恨刘盆子，交结宾客杀死前式侯刘恭。皇帝发怒，沛王被牵连下狱，三天后才放出。因此诏令郡县逮捕众王的宾客，相互牵连，死者以千计；吕种也受到灾祸，临刑时感叹说：“马将军真是神仙啊！”

4 秋，八月，十九日，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开始到封国。

5 皇帝大会群臣，问“谁可以教太子？”群臣迎合上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以。”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陛下立太子，是为阴氏，还是为天下？如果为阴氏，则阴侯可以；如果为天下，就该坚持用天下的贤才！”皇帝称好，说：“要设老师，以辅导太子；如今博士能够纠正我，何况太子呢！”就任命张佚做太子的太傅，博士桓荣做少傅，赐给有帷盖的车子、乘马。桓荣大会众生，陈列车马、印章绶带，说：“今天蒙此荣幸，靠的是对古代的研究，大家能不勉励吗？”

6 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皮裘，另外请求和亲，并请求传授汉朝的音乐，还请求率领西域各国使节一起贡献晋见。皇帝要三府商议合宜的对策，司徒掾班彪说：“我听说孝宣皇帝敕令边境守尉说：‘匈奴是个大国，多有变诈，交往而得知他们的情况，就能退敌抵御；对答而中其术数，就反而会被轻视欺骗。’如今北单于看到南单于来归附，害怕图谋他的国家，所以屡次请求和亲，又老远赶着牛车来跟汉人一块做买卖，更派遣有名的部王，贡献很多，这都是对外显示富强来相欺诈。我以为他的贡献越重，就知道他的国家越空虚；归附次数越多，恐惧就越重。然而如今既没有帮助南边，也就不宜和北边断绝，牵制笼络的道理，就是讲礼无所不答。认为可以给予许多赏赐，大略可与所献之物相当，回答的言辞，令必适当。现将所拟草稿一起呈上：‘单于不忘汉朝的恩惠，追念先祖的旧约，想

修好和亲，匡辅自身，安定国家，计议很好，为单于赞赏！过去，匈奴常有内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视，都受到孝宣帝降恩救助，所以各自派遣侍子，自称藩臣，防守堡塞。这以后，郅支忿怒翻脸，自断汉朝的恩泽，而呼韩邪附属和亲，忠孝更加显著。等到汉朝将郅支消灭，于是保有国家，传位儿子，子孙相继。现在南单于率众徙南，叩塞归顺，自认为是呼韩邪嫡长子，按次序当立，然而被侵夺失职，猜疑相背，屡次请求兵卒将帅，要回去扫荡北边的王庭，策谋纷纭，无不呈上。只是想到不可独听一方，又因北单于近年贡献，要修好和亲，所以拒绝而没有答应，打算成就单于的忠孝之义。汉朝秉持威信，统率众国，凡日月所照，都是臣妾，不同风俗的所有蛮夷，在道义上不论远近亲疏，顺服的就褒赏，叛逆的就诛罚，善恶的效应，可从呼韩邪、郅支上看出。如今单于要修好和亲，诚挚已经表达，那里还在乎你率领西域众国一起来贡献晋见！西域国归属匈奴与归属汉朝有什么两样！单于接连兵乱，国内空虚耗费，贡物酌量就可表达礼仪，何必要进献马匹、皮裘！如今赠送各色丝绸五百匹，弓鞬丸檛一副，矢四发给单于；又赐给献马的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每人各色丝绸四百匹，斩马剑一把。单于以前说"先帝时赐给呼韩邪的竽、瑟、空侯都坏了，希望再酌量赐给。"考虑到单于的国家还没有安定，正在激励武节，专力从事征战，竽、瑟的用处不如良弓利剑，所以没有带来送你。我不吝啬那些小东西，只是就单于的适用，故派驿使向你说明。'"皇帝全部接纳了他的建议，叫去办理。

二十九年

1 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

1 春，二月，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1]！''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2]！'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3]，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

甲子，上幸鲁济南；闰月，癸丑[4]，还宫。

2 有星孛于紫宫[5]。

3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为中山王。

4 五月，大水。

5 秋，七月，丁酉[6]，上行幸鲁；冬，十一月，丁酉[7]，还宫。

6 胶东刚侯贾复薨[8]。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

1 夏，五月，大水。

2 癸酉晦，日有食之。

3 蝗。

4 京兆掾第五伦领长安市[9]，公平廉介，市无奸枉。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能下，安能动万乘乎！"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后举孝廉，补淮阳王医工长。

中元元年

1 春，正月，淮阳王入朝，伦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

伦因此酬对，帝大悦；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谓伦曰："闻卿为吏，箒妇公[10]，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众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语耳。"帝大笑。以伦为扶夷长，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为政清而有惠，百姓爱之。

2 上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诏虎贲中郎将梁松等按察河、洛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张纯等复奏请封禅，上乃许焉。诏有司求元封故事[11]，当用方石再累，玉检、金泥。上以石功难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12]；梁松等争以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无必五色[13]。

丁卯，车驾东巡，二月己卯，幸鲁，进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事毕，至食时，天子御辇登山[14]，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晡时[15]，升坛北面，尚书令奉玉牒检，天子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驺骑二千余人登坛上方石[16]，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天子再拜。群臣称万岁，乃复道下。夜半后，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讫。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17]。

3 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18]。

4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赦天下，改元。

5 上行幸长安；五月，乙丑，还宫。

6 六月，辛卯，以太仆冯鲂为司空。

7 乙未，司徒冯勤薨。

8 京师醴泉涌出[19]，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帝自谦无德，于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9 秋，郡国三螟。

10 冬，十月，辛未，以司隶校尉东莱李訢为司徒。

11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20]，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21]，配食地阜。迁吕太后庙主于园[22]，四时上祭。

12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13 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23]，宣布图谶于天下[24]。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25]："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26]，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晔论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27]；贾逵能傅会文致[28]，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哉！

逵，扶风人也。

14 南单于比死，弟左贤王莫立，为丘浮尤鞮单于。帝遣使赍玺书拜授玺绶，赐以衣冠及缯彩，是后遂以为常。

【注释】

①句出《论语·子罕》。

②林放：鲁人，他曾向孔子问礼。　句出《论语·八佾》。

③髡(kūn 昆)：剃发的刑罚。

④癸丑：此日待考。

⑤孛(bèi 背)：慧星。

⑥丁酉：此日待考。

⑦丁酉：此日待考。

⑧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少学《尚书》，在军中以善战闻名。

⑨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举孝廉，授会稽太守，擢升大司农，以正直廉洁著称。

⑩篣(péng 朋)：同"榜"，笞打。

⑪元封：西汉武帝年号。

⑫玉牒：帝王封禅郊祀所用的文书。

⑬五色：以黄色居中，青色居东，白色居西，赤色居南，黑色居北。

⑭辇(niǎn 捻)：王室的车子。

⑮晡(bū 逋)：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⑯驺(zōu 邹)骑：骑马的侍从。

⑰元始：西汉平帝年号。

⑱张纯：字伯仁，明习礼仪，官至大司空。

⑲醴(lǐ 礼)泉：甘美的泉水。

⑳高庙：指汉高祖刘邦。

㉑薄太后：汉高祖姬，孝文帝之母。

㉒吕太后：吕雉，汉高祖后，分封吕氏亲族为王侯，执政十六年。

㉓明堂：用于祭礼的建筑，有十二堂、九室。 灵台：用于观天和祭祀的高台。 辟雍：以水环绕的祭礼建筑。

㉔图谶：宣扬符命占验的书，专讲王者受命之征验。

㉕桓谭：无神论思想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西北）人。反对谶纬神学，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论点。

㉖黄白之术：指古代方士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

㉗"郑兴"句：事见本书四十二卷七年。

㉘贾逵：经学家。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明帝永平年间，贾逵上言，以图谶论刘氏为尧后，帝嘉之。

【译文】

二十九年（癸丑，公元 53 年）

1 春，二月，初一朔，日食。

三十年（甲寅，公元 54 年）

1 春，二月，皇帝到东方巡视。群臣上奏说："皇帝即位三十年了，应当到泰山行封禅之礼。"诏书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满腹怨气，'我欺谁，欺天吗？''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什么事要去玷污七十二代的记录！如郡县老远派来官吏祝寿，大赞不实的溢美之词，定要剃发，令其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说。

十三日，皇帝到鲁地济南郡；闰月，癸丑日，回宫。

2 有慧星出现在紫微宫。

3 夏，四月，初九，调左翊王刘焉做中山王。

4 五月，发大水。

5 秋，七月，丁酉日，皇帝到了鲁地；冬，十一月，丁酉日，回宫。

6 胶东刚侯贾复去世。贾复从征出战，没有丧亡失败，屡次和众将突围解急，身上受伤十二处。皇帝因为贾复敢深入敌境，很少让

他远征，常称赞其勇敢有气节，让他跟随自己，所以贾复很少有独当一面的功勋。众将每次议论战功，贾复都不曾说话。皇帝总是说："贾君的功劳，我自己知道。"

三十一年(乙卯，公元55年)

1 夏，五月，发大水。

2 三十日晦，日食。

3 有蝗虫。

4 京兆掾第五伦掌管长安市场，公平廉洁，市上没有奸邪枉屈。每次读诏书，常叹息说："这是圣明的君主，一见奏书就决裁！"平辈讥笑他说："你劝说州将都不能使他信从，怎么能说动天子！"第五伦说："只是没有遇到知己，道不相同的缘故。"后被举做孝廉，补做淮阳王手下管医药的官。

中元元年(丙辰，公元56年)

1 春，正月，淮阳王入京朝见，第五伦随着官属得以见到皇帝，皇帝问他政事，第五伦据问回答，皇帝很高兴。第二天，又派人特别召他入宫，和他谈到傍晚。皇帝对第五伦说："听说你做官，笞打妇翁，吃饭不超过堂兄的饭量，难道有这些事吗？"回答说："我三次娶妻，他们都没有父亲见在。我从小遭遇饥饿，实在不敢随便超过别人的食量。众人以为我愚蔽，所以才这样说。"皇帝大笑。派第五伦做扶夷县长，还没有上任，又被任命为会稽郡太守。第五伦为政清廉而仁慈，百姓爱戴他。

2 皇帝读《河图会昌符》说："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皇帝对这些文字有些动心，就诏令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稽查《河图》、《洛书》谶文，说第九代应当封禅的有三十六件事。于是，张纯等人又上奏请求封禅，皇帝就允许了。诏令有关官吏考究元封年间的旧例，应当用方石再垒坛中，用玉做书函之盖，涂上金和水银混合之泥。皇帝认为方石之工很难完成，想根据孝武帝过去的封石，将玉牒放在里面。梁松等人争着认为不可，就命石匠取用完好的青石，不一定要

按方位用五色石。

二十八日，皇帝到东方巡视。二月，初十，到鲁地，进泰山。二十二日，早晨，行燎祭，在泰山南麓祭天，随同祭祀众神，比照南郊大祀奏乐。祭祀完毕，到进食时，天子登车上山，中午后，到山上，换衣。傍晚申时，登上祭坛，面向北边，尚书令捧着玉牒函盖，天子用一寸二分的印玺亲自盖上，完毕，太常命令二千多个骑士打开坛上的方石，尚书令将玉牒藏好，再盖上方石，尚书令用玉寸的印章盖在石检上。事情完毕，天子再拜。群臣呼万岁，就从原路下山。半夜后，皇帝才到山下，百官第二天早晨才全部下山。二十五日，在梁父山的北面禅祭地，以高后配享，随同祭祀山川众神，祭礼比照元始年间在北郊祭地的旧例。

3 三月，三十日，司空张纯去世。

4 夏，四月，初五，皇上还宫；二十八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5 皇帝莅临长安；五月，二十八日，回宫。

6 六月，二十四日，以太仆冯鲂任司空。

7 二十八，司徒冯勤去世。

8 京城甘泉涌出，又有赤草生在水边，郡国频频献上甘露。群臣上奏说："灵物一再降临，应该命令太史撰写汇集，传到后代。"皇帝没采纳。皇帝自谦没有德行，对郡国献上的灵物，总是推辞不受，所以史官很少得以记载。

9 秋，三个郡国发生蝗灾。

10 冬，十月，初六，派司隶校尉东莱人李訢做司徒。

11 十九日，命司空祭告高祖，给薄太后加尊号为高皇后，配以地神祭祀。将吕太后庙中的牌位迁到墓园，四季祭祀。

12 十一月，二十九日晦，日食。

13 这年，兴建明堂、灵台、辟雍，向天下公布图谶。

当初，皇帝凭《赤伏符》即帝位，于是信用谶文，以它决定许多疑虑的事情。给事中桓谭上奏直谏说："大凡人的感情总是忽视看

得见的事而重视奇异的传闻。观看先王的记述，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虚诞的事情。因为天道、性命是圣人很难说清的，从子贡以后，没有听到，何况后世的浅薄儒生怎能通达这些？如今那些有灵巧、聪慧、小才的方伎术数之人，擅自增改图书，谎称是谶记，以欺骗迷惑贪婪邪恶之人，欺罔国君，怎么能不压制而疏远他们！我恭听陛下极力纠正方士炼丹点金之术，真是英明；然而却听从接纳谶记，又是多么错误！那些事情虽然有时和谶书相合，譬如占卜的单双之类。陛下应当明察视听，发扬圣君的意识，屏弃各种小人的邪说，讲述《五经》的正确意义。”奏疏呈上，皇帝不高兴。时逢讨论灵台处所，皇帝对桓谭说：“我要用谶书来决定它，怎么样？”桓谭不吭声，好久才说：“臣不读谶书。”皇帝问原因，桓谭又极力说谶书不合经典。皇帝大怒说：“桓谭非议圣人，目无法纪，将他带下，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很久，才得解救。派出做六安郡丞，在途中病死。

范晔论说：桓谭因为不喜好谶书而被放逐，郑兴却因为恭顺的言辞而幸免；贾逵擅长附会文饰，最为显贵。国君以此论学问，真是可悲！

贾逵，扶风人。

14 南单于比死了，弟左贤王莫继位，这就是丘浮尤鞮单于。皇帝派遣使者持着印玺和诏书，举行了授玺仪式，并赐给单于衣服、冠冕及彩缯。这之后，就成了常例。

二 年

1 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2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视朝，

日昃乃罢[1]，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太尉赵熹典丧事。时经王莽之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诸王杂止同席，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熹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奏遣谒者将护官属分止他县，诸王并令就邸，唯得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卫，内外肃然。

3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4 山阳王荆哭临不哀，而作飞书，令苍头诈称大鸿胪郭况书与东海王强[2]，言其无罪被废，及郭后黜辱，劝令东归举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3]，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次副主哉[4]！当为称霸，毋为槛羊。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5]，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明帝以荆母弟[6]，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7]。

5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8]。

6 夏，四月，丙辰，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苍恳辞，帝不许。又诏骠骑将军置

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苍尝荐西曹掾齐国吴良⑨，帝曰："荐贤助国，宰相之职也。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7 初，烧当羌豪滇良击破先零⑩，夺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转盛。秋，滇吾与弟滇岸率众寇陇西，败太守刘盱于允街⑪，于是守塞诸羌皆叛。诏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⑫，鸿军败没。冬，十一月，复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四万人讨之⑬。

8 是岁，南单于莫死，弟汗立，为伊伐於虑鞮单于。

【注释】

①昃(zè 仄)：太阳偏西。

②苍头：奴仆。

③白水：光武帝起于南阳春陵之白水乡。

④副主：指东海王刘强曾为太子。

⑤闾阎：本为里门，后泛指民间。

⑥母弟：明帝和刘荆都是阴后所生。

⑦河南宫：在河南县(在今洛阳市西)。

⑧原陵：在雒阳郊外临平亭。

⑨吴良：字大仪，初为郡吏，后历议郎、司徒长史，卒于官。

⑩烧当：西羌部族。《后汉书·西羌传》："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 先零：羌族一支。

⑪允街：在今甘肃武威县东南。

⑫允吾：县名，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

⑬窦固：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袭父窦友封显亲侯。明帝时迁中郎将，熟悉边事，屡有战功。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今河南唐河)人。建武四年任捕虏将军。

【译文】

二年(丁巳,公元57年)

1 春,正月,初八,初立北郊之乱,祭祀土神。

2 二月,初五,皇帝在南宫前殿去世,终年六十二岁。皇帝每天早晨上朝办事,到黄昏才停止,经常召见公卿、郎将讲论经学道理,夜半才就寝。皇太子看到皇帝勤劳不怠,趁着机会劝谏说:"陛下有禹、汤的英明,却失去了黄帝、老子颐养的福分,但愿能保养爱惜精神,优游自宁。"皇帝说:"我自己喜欢这些,不感到疲倦!"虽然依靠征伐完成大业,等到天下已定,就使功臣隐退,让文吏进升。明察政体,谨慎处事,总揽大权,衡量时机和力量,举措没有过失,所以能够恢复前代的功业,亲自实现天下太平。

太尉赵熹掌管丧事。这时经过王莽之乱,旧有的典制都不存在,皇太子和众王混坐在一起,侯国属官进出宫禁,和百官没有差别。赵熹以严肃的神色,在殿阶横拿着剑,将众王扶下大殿,明示尊卑;奏请谒者护送属官分别到他县,下令诸王都回官邸,只有早上和下午进宫临哭。整齐礼仪,加强门卫,宫廷内外肃然。

3 太子即皇帝位,尊称皇后为皇太后。

4 山阳王刘荆哭得不哀伤,并写匿名信,命家仆谎称是大鸿胪郭况给东海王刘强的信,说他没有罪而被废掉,以及郭后被黜受辱,劝他回到东边举兵夺天下,而且说:"高祖由亭长兴起,陛下自白水乡兴起,何况东海王您是陛下的长子、过去的太子!应当做肃杀万物的秋霜,不要做关在栅槛里的羔羊。国君去世,民间的百姓尚且做盗贼,想有所希望,何况是大王呢!"刘强接到信恐怖不安,就抓了使者,写书秘告皇帝。明帝因为刘荆是同母的弟弟,秘而不宣此事,遣送刘荆出居河南宫。

5 三月,初五,把光武皇帝葬在原陵。

6 夏,四月,二十四日,诏书说:"朕现在上没有先帝,上没有方伯重臣,就象要渡深水而没有船桨。皇帝位重,可是人年轻思虑往往

轻率，实在需要有德行的人辅佐我。高密侯邓禹，列元勋之首；东平王刘苍，宽厚博学而有谋略；特派邓禹为太傅，刘苍为骠骑将军。”刘苍恳切推辞，皇帝不答应。又诏令骠骑将军设置长史、掾史四十人，官位在三公之上。刘苍曾推荐西曹掾齐国人吴良，皇帝说：“推荐贤者辅助国家，是宰相的职责。萧何举荐韩信，设坛而拜将，不再考试，现在派吴良为议郎。”

7 当初，烧当羌首领滇良打败先零族，侵占他们的地方；滇良去世，儿子滇吾继位，部落转向强盛。秋，滇吾和弟弟滇岸率部众掠夺陇西，在允街打败太守刘盱，于是，防守边塞的众羌人都反叛。诏令谒者张鸿率领诸郡军队攻击他们，在允吾县作战，张鸿的军队被打败覆没。冬，十一月，又派遣中郎将窦固监督捕虏将军马武等两个将军、四万人征讨他们。

8 这年，南单于莫死，弟弟汗继位，这就是伊伐於虑鞮单于。

显宗孝明皇帝上[1]

永平元年[2]

1 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3]。乘舆拜神坐，退，坐东厢；侍卫官皆在神坐后，太官上食，太常奏乐；郡国上计吏以次前[4]，当神轩占其郡谷价及民所疾苦[5]。是后遂以为常。

2 夏，五月，高密元侯邓禹薨[6]。

3 东海恭王强病，上遣使者太医乘驿视疾，驿驿不绝。诏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诣鲁省疾。戊寅，强薨，临终，上书谢恩，言：“身既夭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

悲诚惭！息政[7]，小人也，猥当袭臣后[8]，必非所以全利之也，愿还东海郡。今天下新罹大忧[9]，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强困劣，言不能尽意，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帝览书悲恸，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10]，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赠送以殊礼，诏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及京师亲戚皆会葬。帝追惟强深执谦俭，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11]。

4 秋，七月，马武等击烧当羌，大破之，余皆降散。

5 山阳王荆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冀天下有变；帝闻之，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

6 辽东太守祭肜使偏何讨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魁帅。塞外震詟[12]，西自武威[13]，东尽玄菟[14]，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

7 东平王苍以为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上之。

8 好畤愍侯耿弇薨。

二 年

1 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礼毕，登灵台，望云物。赦天下。

2 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以李躬为三

老，桓荣为五更。三老服都纻大袍，冠进贤，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舆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太学讲堂，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太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15]，祝鲠在前[16]，礼馈在后[17]。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礼毕，引桓荣及弟子升堂，上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于是下诏赐荣关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上自为太子，受《尚书》于桓荣，及即帝位，犹尊荣为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上亲自执业；诸生或避位发难，上谦曰："太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18]、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19]，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子郁当嗣，让其兄子汎；帝不许，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为侍中。

3 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爱之，故独留京师，至是始与诸王俱就国，赐以虎贲、官骑，恩宠尤厚，独得往来京师。帝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数受赏赐，恩宠俱渥[20]。

4 甲子，上行幸长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21]、霍光，帝过，式其墓[22]。进幸河东；癸卯，还宫。

5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狱死。林者，融之从兄子也。于是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及林诛，帝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

6 是岁，初迎气于五郊。

7 新阳侯阴就子丰尚郦邑公主[23]。公主骄妒，丰杀之，被诛，父母皆自杀。

8 南单于汗死，单于比之子适立，为醯僮尸逐侯鞮单于。

【注释】

①明帝（公元 28～75 年）：光武帝第四子，幼名阳，后改名庄。母亲阴皇后。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立为皇太子。在位期间谨守建武制度，勤于理政。

②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

③元：元日，农历正月初一，俗为吉日。

④计吏：掌计簿的官吏。计簿是载录人事、户口、赋税的簿籍。

⑤轩：堂前屋檐下的平台。

⑥邓禹（公元 2～58 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光武帝任命他为大司徒，封为高密侯。明帝任他为太傅，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⑦息：子女。

⑧猥（wěi 委）：谦词，表示谦卑。

⑨罹（li 离）：遭遇。此处指遇上光武去世。

⑩津门亭：雒阳城南面西头门，又名津阳门。

⑪将作大匠：掌修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的官吏。

⑫謫(zhé 折)：恐惧。

⑬武威：治今甘肃武威县。

⑭玄菟：治今辽宁新宾县西南。

⑮酳(yìn 胤)：宴会的一种礼节，食毕用酒漱口。

⑯鯁(gěng 耿)：卡喉。

⑰噎(yè 叶)：通咽。

⑱茵：垫子。

⑲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今安徽蒙城东南龙亢)人。家贫，少习《尚书》。建武中拜议郎，后迁太常。明帝尊以师礼，封关内侯卒。

⑳渥(wò 握)：优厚。

㉑中牢：以猪羊二牲作祭礼。

㉒式：扶着车厢前作扶手的横木敬礼。

㉓公主：光武帝女。

【译文】

显宗孝明皇帝上

永平元年(戊午，公元58年)

1 春，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到原陵朝见，如元日期会礼仪一样。乘舆向光武帝牌位跪拜，退下，坐在东庙；侍卫官都在牌位的后面，太官献上食物，太常演奏音乐；各郡国参加考绩的簿官依次上前，在供光武帝牌位大殿前的平台处奏报本郡谷价和人民的疾苦。此后这仪式便成为常例。

2 夏，五月，高密元侯邓禹去世。

3 东海恭王刘强病。皇上派遣使者、太医乘车探视病情，驿骑不绝。诏令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到鲁地去探病。二十二日，刘强去世，临死前，上书谢恩说："我就要死了，子孙孤苦微弱，又使得皇太后、陛下忧虑，实在悲伤和惭愧！子刘政还年幼，承袭我的爵位之后，必定不能保全他，愿意回到东海郡。如今天下刚遇上大丧，希望陛下更加奉养皇太后，多献餐食。臣刘强困苦衰颓，

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愿向众王致谢，没料到永远不能再相见了。”皇帝看了奏书很悲痛，跟太后一起出宫到津门亭发丧，派大司空执持符节办理丧事，赠送特优之礼，诏令楚王刘英、赵王刘栩、北海王刘兴以及京城里的亲戚都参加葬礼。皇帝追思刘强坚持谦逊节俭，不愿厚葬违背他的心意，于是特颁诏书：“馈送的物品，一定要俭者，寿衣能遮住身体[illegible]，茅车、瓦器也要比原制减少，以便彰明东海王的卓然独行之[illegible]”之后，留下将作大匠建筑陵墓庙寝。

4 秋，七月，马武等人攻击烧当羌，大败他们，其余的都投降和逃[illegible]。

5 山阳王刘荆私下接来擅长星象的人，和他谋议，希望天下发生变故；皇帝知道了此事，改封刘荆为广陵王，并送他到封国。

6 司空太守祭肜派偏何讨伐赤山乌桓，大败他们，杀了他们的首领。塞外震动恐惧，西自武威，东到玄菟，都到关内投附，野外没有战争，于是撤离了沿边的屯防军队。

7 东平王刘苍认为中兴已三十多年，四方没有生事，应当修治礼乐，就和公卿共同议定南北郊祭礼的冠冕、车服制度，以及光武庙的奏歌、八佾舞的人数，进呈给皇帝。

8 好畤愍侯耿弇去世。

二年(己未，公元 59 年)

1 春，正月，十九日，在明堂尊祭光武皇帝，皇帝以及公卿列侯开始穿戴冠冕、佩带玉饰行祭礼。祭礼完毕，登上灵台，观望气色灾变，大赦天下。

2 三月，莅临辟雍，初次举行大射礼。

冬，十月，初五，皇上莅临辟雍，初次举行养老礼。委李躬为三老，桓荣做五更。三老穿戴优质的麻布大袍，戴黑布冠，持玉杖；五更也比照这样穿戴，但不持杖。天子乘车到辟雍礼殿，坐在东厢，派遣使者用安稳的车子将三老、五更接到太学的讲堂，天子在门屏接待，行交接礼；从东阶引导，三老登上宾阶；到了阶上，天子按礼作

揖。三老登上宾阶，面向东方，三公设置几案，九卿整齐排列，天子亲自拂袖割取牲肉，拿酱进食，拿爵漱口，先说不要哽住，后说不要噎住。五更面向南方，三公进献酒食，礼节就像天子对待三老一般礼仪完毕，引导桓荣以及弟子登上讲堂，皇上亲自为臣下讲说，众儒拿着经书在前面请问疑难，士族官宦围绕着桥门聆视听的，大概有十来万。于是，下诏赐桓荣关内侯；三老、五更都以二千石的俸禄供养终身。赐给天下三老酒，每人一石，四十斤肉。

皇上当太子时，曾向桓荣学《尚书》，等到做了皇帝，还是用师礼尊敬桓荣。曾到太常府，令桓荣向东而坐，设置几案、手杖，聚合所有官员及桓荣的几百个学生，皇上亲自拿着经书，众生有的离开座位提问，皇上谦虚地说："太师在这里。"事毕，就将太官准备的御膳全部赐给太常家。桓荣每次生病，皇帝总是派遣使者慰问，送食的太官、治病的太医往来不绝。等到病重，上疏谢恩，归还爵位食邑。皇帝亲自到他家问起居，进入街道就下车，拿着经书上前，抚着桓荣流泪，赐给床垫、帷帐、刀剑、衣被，很久才离开。从此，诸侯、将军、大夫探病的不敢再乘车到门口，都在床下跪拜。桓荣去世，皇帝亲自改变服饰，赴丧送葬，把首阳山南麓赐给他作为墓地。儿子桓郁应当继承爵位，让给了他哥哥的儿子桓泛；皇帝不同意，桓郁才接受封爵，然而将租税收入都给了侄子。皇帝用桓郁为侍中。

3 皇上因为中山王刘焉是郭太后的小儿子，太后特别喜欢他，所以单独将他留在京城里，这时才和众王一样都到自己的封国，还赐给他虎贲、官骑，恩宠特别优厚，唯他可以往来于京城。皇帝以礼待阴太后和郭太后之子，事事都同样对待，多次赏赐、恩宠都很优厚。

4 十七日，皇上到长安。十一月，初七日，派遣使者用中牢祭品祭祀萧何、霍光，皇帝经过，凭杖向他们的墓致敬。向前到河东郡；二十六日，回宫。

5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犯欺罔以及贪赃罪，关进狱中而死。窦林是窦融堂兄的儿子。此时，窦氏有一个做公，两个做侯，三个娶了

公主，四个有二千石俸禄的官职，从祖父到孙子，在京城里有许多官府住宅，帝王的亲戚和功臣中没有谁可以和他家相比。等到窦林死在狱中，皇帝多次下诏严加指责窦融，窦融惶恐，请求辞职，于是下诏命令他回家养病。

6 这年，初次在五郊迎气。

7 新阳侯阴就的儿子阴丰娶酈邑公主。公主骄纵妒嫉，阴丰杀了她，自己被诛，父母也都自杀。

8 南单于汗死了，单于比的儿子适继位，这就是醯僮尸逐侯鞮单于。

三 年

1 春，二月，甲寅，太尉赵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左冯翊郭丹为司徒。乙未，以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2 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炟为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时，以选入太子宫，能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及帝即位，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皇子炟；帝以后无子，命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笃，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间。后常以皇嗣未广，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加隆遇。

及有司奏立长秋宫[1]，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好读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

粗，以为绮縠[2]，就视，乃笑。后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尝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宠敬，始终无衰焉。

3 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3]，独不与焉。

4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羡为广平王。

5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4]。

6 帝大起北宫。时大旱，尚书仆射会稽钟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民疾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5]？谗夫昌邪[6]？'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7]。

意荐全椒长刘平[8]，诏征拜议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资就赋，或减年从役。刺使、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

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是时，朝廷莫不悚栗[9]，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忧恤黎元，而天气未和，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官无相亲之心，吏民无雍雍之志，至于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刀服，《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帝虽不能时用，然知其至诚，终厚爱之。

7 秋，八月，戊辰，诏改太乐官曰太予，用谶文也[10]。

8 壬申晦，日有食之。诏曰：“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

9 冬，十月，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贺，官有殊政，上赐以三公之服，黼黻[11]、冕旒；敕行部去襜帷[12]，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还自章陵。

10 是岁，京师及郡国七大水。

11 莎车王贤以兵威逼夺于窴[13]、大宛、姑塞王国，使其将守之。于窴人杀其将君德，立大人休莫霸为王，贤率诸国兵数万击之，大为休莫霸所败，脱身走还。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于窴人复立其兄子广德为王，广德使其弟仁攻贤。广德父先拘在莎车，贤乃归其父，以女妻之，与之和亲。

【注释】

①长秋宫：皇后宫，此指皇后。

②绮(qǐ 启)：有花纹的丝织品。　縠(hú 狐)：有绉纹的纱。

③椒房：汉皇后所居的宫殿。以椒和泥涂壁，取温、香、多子之义。后以椒房代称后妃。

④天船：又名舟星。

⑤苞苴(bāo jū 包居)：裹鱼肉的草包，代指行贿的财物。

⑥此六句引文见于《荀子·大略》。

⑦澍(shù 树)：及时雨。

⑧全椒：治今安徽全椒县。

⑨悚栗(sǒng lì 耸厉)：恐惧。

⑩黼文：指《尚书·臯陶谟》之文。

⑪黼黻(fǔ fú 抚福)：礼服上绣的半青半黑的花纹。

⑫辖轭：车的前轭。

⑬莎车：西域城国名，治今新疆莎车县。

【译文】

三年(庚申，公元60年)

1 春，二月，初九，太尉赵熹、司徒李訢被免职。十一日，委左冯翊郭丹做司徒。十四日，用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2 十九日，册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刘炟为太子。

皇后是马援的女儿。光武帝时，因为被选进太子的宫里，能够侍奉阴后，又能接待同一地位的人，礼仪周到，上下对她很好，于是被宠爱；等到皇帝即位，选为贵人。当初，她异母姐姐的女儿贾氏也选进宫里，生了皇子刘炟；皇帝因为皇后没有儿子，就命令她抚养，对她说："人不一定要自己生儿子，只是担心对他爱抚不周到。"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苦超过皇子的生母。太子也孝性淳洁笃实，母爱子慈，始终没有一点嫌隙。皇后常因为明帝皇子不多，推荐身边的美女，唯恐不及。后宫女子有进见的，她都给予接见安排。如果

多次受召宠，就给予重赏。

等到主管官吏奏请立皇后，皇帝还没开口，皇太后说："马贵人的品德在后宫中是最好的，皇后应是她。"皇后在宫中就位后，愈加谦恭，喜好读书。常穿宽大的丝织衣服，裙不加边；初一、十五众姬、公主来请安，见皇后的衣服粗疏，以为是文缯绉纱，走近看，便笑了。皇后说："这种丝料适合染色，所以用它罢了！"群臣上奏的事情有难于决定的，皇帝多次问皇后，皇后则剖析意理，各得其实，然而从未以家中私事干涉政事。皇帝因此宠敬她，始终不变。

皇帝思念中兴功臣，就在南宫云台画了二十八个将军的图像，以邓禹为首，依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马援是皇后的父亲，所以唯独不算他在内。

4 夏，四月，十七日，封皇太子刘建为千乘王，刘羡为广平王。

5 六月，二十四日，有彗星出现在天船星北边。

6 皇帝大规模兴建北宫。这时大旱，尚书仆射会稽人钟离意到宫门，脱下官帽，上奏说："从前成汤遭遇天旱，以六件事自责：'是政务不适当吗？是役民过份吗？是宫室建得太多吗？是听女人的话太多吗？是贿赂盛行吗？是谗言的小人太多吗？'私下见到大规模兴建北宫，人民耽误了农时；从古以来，不以宫室狭小为苦，只是担心人民不能安宁，应该予以停止，以顺应上天的心意。皇帝用策书下诏说："成汤引用六件事，错误全在自己，可以穿戴上帽子、鞋子，不必谢罪！"还敕令大匠停止营造众宫，减省不急需的工程。下诏趁此向公卿百官致谢，终于降下及时雨。

钟离意推荐全椒县长刘平，下诏征召他为议郎。刘平在全椒县，施政有恩惠，人民有的增加财货来缴税，有的降低年龄来服役。刺史、太守到县里巡视，监狱里没有犯人，人人都各得其所，不知道

要查问些什么，只好颁布诏书就离开。

皇帝个性狭隘而苛察，喜欢用耳目来窥视别人隐私，并认为这很高明。公卿大臣屡次被毁谤，近臣尚书以下甚至被提引。经常因事迁怒郎官药崧，用手杖敲他。药崧逃到床下，皇帝非常生气，厉声地喊："郎出来！"药崧于是说："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没有听说君主亲自用手杖敲打郎的。"皇帝就赦免了他。

当时，朝廷没有一个人不恐惧，争着表现得严厉急切来躲避被诛杀与责罚；只有钟离意一人敢劝谏争论，多次将诏书封好归还，臣下犯了过错总是解救他们。遇到连续发生灾变怪异，就上疏说："陛下敬畏鬼神，忧恤庶民，而天气不调和，寒暑违反节令，错在臣子们不能宣布德化和治好职事，却以苛刻为时尚，百官之间没有相爱的心意，官民之间没有和谐的感情，以至影响到背逆祥和之气，发生天灾。百姓可以用德来取胜，难用力去克服，《鹿鸣》之诗一定要说安乐，是因为人神的心意和合，然后天气才调和。但愿陛下布施圣德，减缓刑罚，顺从时令节气来调和阴阳。"皇帝虽不当时采用，然而知道他出自一片真诚，始终厚爱他。

7 秋，八月，二十五日，诏改太乐官为太予，这是采用谶书文。

8 二十九日晦，日食。诏书说："从前楚庄王没有灾害，却使自己戒备恐惧；鲁哀公有大祸，上天却不降罪谴责。现在的变动，或许还可拯救，官吏应该勉励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匡正无德的我！"

9 冬，十月，二十二日，天子与皇太后一起到章陵。荆州刺史郭贺有政绩，皇上赐给他三公的服饰：绘绣的衣裳，前后有垂旒的帽子；敕令到各地巡行，除去车子的前帷，使人民可以看到他的仪容服饰，以表彰他的美德。二十六日，从章陵回来。

10 这年，京城和七个郡国发生大水。

11 莎车国王贤用军队威逼，夺取于窴、大宛、姑寒王国，并派其将领防守。于窴国人杀死他的将领君德，立大人休莫霸做王，贤率领众国几万军队攻击他们，被休莫霸打得大败，脱身逃回。休莫霸

进军包围莎车国，被流箭射死，于寘国人又立他哥哥的儿子广德做王，广德派他的弟弟仁攻击贤。广德的父亲以前被囚禁在莎车国，贤就将他的父亲送回，并且将女儿嫁给广德，与他和亲。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起重光作噩，尽旃蒙大渊献，凡十五年。

显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

1 春，帝近出观览城第，欲遂校猎河内；东平王苍上书谏；帝览奏，即还宫。

2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无子，国除。

3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以河南尹沛国范迁为司徒，大仆伏恭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4 陵乡侯梁松坐怨望、县飞书诽谤[①]，下狱死。

初，上为太子，太中大夫邓兴子众以通经知名，太子及山阳王荆因梁松以缣帛请之，众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藩王不宜私通宾客。"松曰："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

败，宾客多坐之，唯众不染于辞。

5 于窴王广德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诱莎车王贤，杀之，并其国。匈奴发诸国兵围于窴，广德请降。匈奴立贤质子不居征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

6 东平王苍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后累上疏称："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藩国。"辞甚恳切，帝乃许苍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

五 年

1 春，二月，苍罢归藩；帝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2]，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2 冬，十月，上行幸邺；是月，还宫。

3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却之。

4 是岁，发遣边民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5 安丰戴侯窦融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以女妻之。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融寻薨。后数岁，穆等复坐事与子勋、宣皆下狱死。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雒阳。

六 年

1 春，二月，王雒阳山出宝鼎[3]，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

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其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亦不为谄子蚩也[4]。"

2 冬，十月，上行幸鲁；十二月，还幸阳城；壬午，还宫。

3 是岁，南单于适死，单于莫之子苏立，为丘除车林鞮单于；数月，复死，单于适之弟长立，为湖邪尸逐侯鞮单于。

七　年

1 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阴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2 北匈奴犹盛，数寇边，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复为寇，许之。

3 以东海相宗均为尚书令[5]。初，均为九江太守，五日一听事，悉省掾、史，闭督邮府内[6]，属县无事，百姓安业。九江旧多虎暴，常募设槛阱[7]，而犹多伤害。均下记属县曰："夫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无复虎患。帝闻均名，故任以枢机。均谓人曰："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然文吏习为欺谩，而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为害也。均欲叩头争之，时未可改也，久将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会迁司隶校尉。后上闻其言，追善之。

【注释】

①县：通“悬”，张贴。 飞：无根据的。

②掾(yuàn 愿)：古代属官的通称。

③王雒山：在汉代的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县)。

④譙：通“嗤”，讥笑。

⑤宗均：字叔庠，建武中为九江太守，明帝时为尚书令，擢出为河内太守。

⑥督邮：官名，为郡守佐吏，掌督察纠举管全县违法之事。每郡分二部至五部，每部置督邮一人。

⑦槛阱：设立机关的陷阱。

【译文】

汉纪三十七 起辛酉(公元 61 年)，止乙亥(公元 75 年)，共十五年。

显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辛酉，公元 61 年)

1 春，皇帝近出宫巡视京城宅第，想要就此在河内郡校阅军队及狩猎；东平王刘苍上书劝谏；皇帝看了奏表，立即回宫。

2 秋，九月，十二日，千乘哀王刘建去世，没有儿子，废除封国。

3 冬，十月，十九日，司徒郭丹、司空冯鲂被免职，用河南尹沛国人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伏恭是伏湛哥哥的儿子。

4 陵乡侯梁松因犯怨恨朝廷、上匿名书诽谤他人罪，被关进牢狱死去。

当初，皇上做太子，太中大夫郑兴的儿子郑众以通晓经学而闻名，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梁松用缣帛邀请他，郑众说：“太子是储君，没有在外交往之理；汉朝旧有禁令，藩王不应当私通宾客。”梁松说：“长者的心意，不可违背。”郑众说：“触犯禁令而得罪，不如守正理而死。”终不肯前往。等到梁松出事，宾客多受牵连判刑，只有郑众不受影响。

5 于窴王广德率领各国军队三万人攻打莎车国，诱骗莎车王贤，

杀了他，兼并了他的国家。匈奴派遣各国军队包围于窴，广德请求投降。匈奴立贤给匈奴做人质的儿子不居征做莎车王，广德又攻打并杀了不居征，另立他的弟弟齐黎做莎车王。

6 东平王刘苍自从以皇室至亲的关系辅政，名声一天天大起来，心中感到不安，前后连续上疏说："自从建汉以来，宗室子弟没有在公卿位上的，乞求呈上骠骑将军的印绶，回到自己的封国去。"言辞非常恳切，皇帝就答应刘苍回到封国去，但不同意他呈上将军印绶。

五年(壬戌，公元62年)

1 春，二月，刘苍去职回到封国，皇帝以骠骑长史为东平王太傅，掾属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府的郎，加赏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2 冬，十月，皇上到了邺地；当月回宫。

3 十一月，北匈奴入侵五原郡；十二月，入侵云中郡，南单于击退他们。

4 这年，派遣内郡的人民去守边，赐给办理行装的钱，每人二万。

5 安丰戴侯窦融年老，子孙放纵妄为，多不守法。长子窦穆娶内黄公主为妻，诈称阴太后的诏书，命令六安侯刘盱把妻子休了，把女儿嫁给他。刘盱妻子家的人上书说明情况，皇帝大怒，把窦穆等人的官职都免了，窦家所有任郎吏的，都带着家属回到故居，只留窦融在京城；窦融不久去世。几年后，窦穆等又因事犯罪，和儿子窦勋、窦宣都被关进监狱而死。过了很久，才下诏让窦融的妻子和一个小孙子回雒阳居住。

六年(癸亥，公元63年)

1 春，二月，王雒山发现宝鼎，献上。夏，四月，初六，下诏书说："祥瑞的降临，以应和有德的人；现在政务教化多有偏颇，为什么会导致祥瑞降临呢！《周易》说：'鼎象征三公。'难道是公卿奉行职务很有条理吗？现在赐给三公五十匹帛，九卿、二千石的官赏给一半。先皇下诏书，禁止臣下上书称'圣'，而近来的奏章有很多浮泛的言

辞；从今起，如果有过分虚美的话，尚书都应该制止而不受理，以告示不被谄媚的人所嗤笑！”

2 冬，十月，皇上到鲁国；十二月，回到阳城县；二十八日，回宫。

3 这年，南单于适去世，单于莫的儿子苏继位，即丘除车林鞮单于；过了几个月，也去世了。单于适的弟弟长继位，即潮邪尸逐侯鞮单于。

七年（甲子，公元 64 年）

1 春，正月，二十日，皇太后阴氏去世。二月，初八，埋葬光烈皇后。

2 北匈奴的势力仍然强大，常常入侵边界，派遣使者要求通商；皇上希望有来往，不再入侵，就同意了。

3 以东海郡相宗均做尚书令。起初，宗均是九江郡太守，五天听理一次政事，让掾属都来见他，把督邮留在府内，不让他们去干扰属县，属县平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九江郡过去有许多老虎为暴的事情，常招募人设置机关和陷阱，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受伤害。宗均下通报给属县，说：“江、淮有猛兽，就好像北方有鸡和猪一样，现在成为人民的灾害，过失在害民的官吏，而劳神费力张设机关和陷阱去捕兽，不是怜恤人民的根本办法。务必去除奸私贪心，考虑提拔忠心善良之士，就可完全撤除机关和陷阱，削减征税。”后来就不再有老虎为患的事了。皇帝听到宗均的名声，就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宗均对人说：“朝廷喜好文书法令、清廉官吏，认为他们足以制止奸邪的行为，但是，掌刑的官吏惯于欺骗，而清廉的官吏在于保全自身，对阻止百姓流亡、盗贼为害没有助益。我想叩头向朝廷争论这件事，虽一时不能改正，日久必将自己受苦，那时我才能说话！”还没来得及向朝廷进言，正好调任司隶校尉。后来皇上听到宗均的这些议论，表示赞许。

八　年

1 春，正月，己卯，司徒范迁薨[1]。

2 三月，辛卯[2]，以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熹行太尉事。

3 越骑司马郑众使北匈奴，单于欲令众拜，众不为屈。单于围守，闭之不与水火；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

初，大司农耿国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屯五原[3]，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从。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内怀嫌怨，欲叛，密使人诣北虏，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4]。

4 秋，郡国十四大水。

5 冬，十月，北宫成。

6 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5]："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6]，尚浮屠之仁慈[7]，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8]。"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9]，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

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此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7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8 北匈奴虽遣使入贡，而寇钞不息[10]，边城昼闭。帝议遣使报其使者，郑众上疏谏曰："臣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11]；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往，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12]。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闻众与单于争礼之状，乃复召众为军司马[13]。

九　年

1 夏，四月，甲辰[14]，诏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15]、治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治者

亦以闻。

2 是岁，大有年。

3 赐皇子恭号曰灵寿王，党号曰重熹王，未有国邑。

4 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16]，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

5 广陵王荆复呼相工谓曰[17]："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加恩，不考极其事，诏不得臣属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诅。诏长水校尉樊鯈等杂治其狱[18]，事竟，奏请诛荆。帝奴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鯈对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善之。鯈，宏之子也。

【注释】

①范迁：字子庐，历任渔阳太守、司徒，为政清廉。

②辛卯：此日待考。

③度辽将军：西汉昭帝时始置，东汉有吴棠、皇甫规等先后为度辽将军。

④黎阳：县名，治今河南浚县东北。

⑤国相：楚国的相，职如太守，秩二千石。

⑥黄老：托言黄帝、老子的一种宗教。

⑦浮屠：又称浮图、佛图，即佛。

⑧蒲塞：受五戒的男子。 桑门：又称沙门，佛教的修道者。

⑨天竺：古印度。

⑩钞：掠夺。

⑪偃蹇(yǎn jiǎn 眼简)：傲慢。

⑫毡(zhān 粘)裘：用兽毛制成的衣物。

⑬军司马：官名，秩千石。

⑭甲辰：此日待考。

⑮墨绶：结在印环上的黑色丝带，汉代县令以下秩六百石的官吏用墨绶。

⑯期门：官名，掌执兵出入护卫。 羽林：皇帝的侍卫军。

⑰相工：看相的术士。

⑱樊鯈(shū 梳)：字长鱼，永平初拜长水校尉，通经学，敢直言。

【译文】

八年(乙丑，公元 65 年)

1 春，正月，初二，司徒范迁去世。

2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做司徒，卫尉赵熹代理太尉职务。

3 越骑司马郑众出使北匈奴，单于想要郑众下拜，郑众不向单于屈服。单于叫人包围住所，看守住他，并断绝水火供应，郑众拔刀以死自誓，单于害怕而中止，于是另外派使者，随郑众回京城。

当初，大司农耿国上书说："应该设置度辽将军驻守五原郡，以防止南匈奴逃亡。"朝廷不采纳。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人知道汉朝和北匈奴交换使臣，内心怀有嫌怨，想要背叛，暗中派人到北匈奴，要他们发兵接应。郑众出了塞外，怀疑有变化，伺机等候，果然获得须卜的使者。于是上书说："应当另外设大将，以防止南、北匈奴交往。"从此开始设置度辽营，用中郎将吴棠代理度辽将军职务，派黎阳虎牙营的士兵去驻守五原郡曼柏县。

4 秋，十四个郡国闹大水灾。

5 冬，十月，北宫建成。

6 初四，招集判了死刑关在牢中的犯人前往度辽营；有罪要逃命

的，让他赎罪，按具体情况，各有差别。楚王刘英拿着黄缣、白纨去见楚国的相说："托在藩侯辅臣的身份，却累积了过失罪恶，承天子宠爱大恩，特奉送缣帛，以赎罪过。"国相把此事报告了天子，天子下诏书说："楚王诵读黄、老精微的言论，崇尚佛家的仁慈，斋戒三个月，向神明发誓，有什么嫌疑，应该有悔恨！退还赎罪之物，用来襄助佛门修道者丰盛的菜肴。"

当初，皇帝听说西域有神，他的名字叫佛，因此派遣使者到天竺国访求佛道，得到佛书和僧人回来。佛书大致以虚无为宗旨，注重慈悲不杀生；认为人死后，精神不会消灭，随着又承受肉体而再生；生前所行善恶，都有报应，所以可贵的是修炼精神，以至成为佛。擅长说些博大高深的言论，用来劝导愚昧的俗人。精于佛道的人称为沙门。从此中国开始传播佛术，画佛的图像，而王公贵人中，唯独楚王刘英最先喜好佛学。

7 三十日晦，日食。日食以后，诏令群臣努力做好本职事情，尽量直言，不要隐讳。于是在位的都呈上密封奏章，各人说出得失，皇帝看了奏章，深切地自认过错，把所上的奏章交给百官传阅。下诏说："群臣所说的，都是我的过失。人民的冤情不能审理，官吏的狡诈不能禁止，而且轻易就动用民力，修建宫宇，出入没有节制，喜怒过度。永远诵读前人的告戒，深感惊恐，只是耽心德行浅薄，长久而使自己懈怠。"

8 北匈奴虽然派遣使者入朝进贡，但是侵扰不断，边地的城门白天也要关闭。皇帝商议派遣使臣回报北匈奴的使者，郑众上疏进谏说："我听说北单于所以让汉朝派使臣，是想离间南单于的部众，坚定西域三十六国的心意；又会宣扬汉朝的和亲，向邻敌夸示，使西域想要归化汉朝的国家犹豫不决，怀念汉朝故土的人对中国绝望。汉朝的使臣已经到达，北匈奴便会傲慢神气起来，假如再派使臣去，北匈奴一定自以为得计，那些劝北单于归附附汉朝的大臣，便不敢再说话了。这样，南单于的朝廷便心意动摇，乌桓国就会有叛

离之心。南单于久住汉朝的地方，完全知道中国的形势，万一背离了汉朝，不久就会成为边界的祸害。现在幸好有度辽将军的军队在北边显扬国威，虽然南匈奴没有报答，但不敢为患。”皇帝不采纳其建议，又派郑众前往，郑众因此上书说：“我前次奉命出使，不向匈奴下拜，单于忿恨，派兵围我。现在又受命出使，必定会受到侮辱，我实在不忍心拿着大汉的符节向穿着毡裘的单于下拜。假令匈奴终于能服臣，也将会损害我大汉的国威。”皇帝不听。郑众不得已，出发之后，在路上接连上奏书，坚持争论此事；皇帝下诏严励责备郑众，派人把郑众追回，关在廷尉狱中，正好遇到大赦，回到家中。后来皇帝接见匈奴的使者，听说郑众跟单于争礼的情形，才又召郑众做军司马。

九年（丙寅，公元 66 年）

1 夏，四月，甲辰日，下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每年呈报各县县令以下官吏任职三年以上、处理政事有成绩的各一人，和呈报名册的官吏一齐到京城，同时也要上报处理政事特别差的官吏。

2 这年，五谷丰收。

3 赐皇子刘恭封号为灵寿王，刘党封号为重熙王，但没有封邑。

4 皇帝崇尚儒学，从皇太子、诸王侯以及大臣的子弟、功臣的子孙，没有不接受儒经的。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在南宫设立学校，号称“四姓小侯”。设《五经》教师，搜选有造诣的老师教授学业。从期门、羽林的士卒起，都要通晓《孝经》章句。匈奴也派子弟前来入学。

5 广陵王刘荆又喊看相的人来说：“我的面貌像先帝，先帝三十岁得天下，我今年也三十岁，可以起兵了吗？”看相的人到官府报告了此事，刘荆惶恐，至狱中自我囚禁，皇帝加恩，不追究此事，下诏不得掌管属吏和百姓，只是象以前那样收租。派相、中尉谨慎守卫王府。刘荆又让巫士祭祀，祝祷诅咒皇上。下诏长水校尉樊鯈等人会同审理这件案子，审理完毕，奏请诛杀刘荆。皇帝发怒说：“诸位

大臣因为他是我弟弟的缘故，就想杀他；如果是我儿子，你们还敢这样做吗？"樊鯈回答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春秋》的大义，对国君和父母不能做出弑逆的事，否则就一定要诛杀。臣等因为刘荆是陛下同母的弟弟，陛下怀有圣心，怜悯刘荆，所以胆敢奏请陛下。如果是陛下的儿子，臣等就不向陛下请示，把他杀了完事。"皇帝叹息而称许他。樊鯈，是樊宏的儿子。

十　年

1 春，二月，广陵思王荆自杀，国除。

2 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3 闰月，甲午，上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①]，帝自奏埙篪和之[②]，以娱嘉宾。还，幸南顿[③]。冬，十二月，甲午，还宫。

4 初，陵阳侯丁绲卒，子鸿当袭封，上书称病，让国于弟盛，不报。既葬，乃挂衰绖于冢庐而逃去[④]。友人九江鲍骏遇鸿于东海，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何乎？"鸿感悟垂涕，乃还就国。鲍骏因上书荐鸿经学至行，上征鸿为侍中。

十一年

1 春，正月，东平王苍与诸王俱来朝，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赐东平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

诵及《采菽》[5]，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十二年

1 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6]，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兰仓，为他人。”

2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7]，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焉。

3 秋，七月，乙亥[8]，司空伏恭罢；乙未，以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4 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

1 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辛巳，帝行幸荥阳，巡行河渠，遂渡河，登太行，幸上党；壬寅，还宫。

2 冬，十月，壬辰晦[9]，日有食之。

3 楚王英与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为符瑞。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

司奏"英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十一月，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许太后勿上玺绶[10]，留住楚宫。先是有私以英谋告司徒虞延者，延以吴濞戚至亲，不然其言，及英事觉，诏书切让延。

十四年

1 春，三月，甲戌，延自杀。以太常周泽行司徒事；顷之，复为太常。夏，四月，丁巳，以钜鹿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2 楚王英至丹阳，自杀。诏以诸侯礼葬于泾。封燕广为折奸侯。

是时，穷治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按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

初，樊鯈弟鲔，为其子赏求楚王英女，鯈闻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并受荣宠，一宗五侯。时特进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贵宠过盛，即为祸患，故不为也。且尔一子，奈何弃之于楚乎！"鲔不从。及楚事觉，鯈已卒，上追念鯈谨恪，故其诸子皆得不坐。

英阴疏天下名士，上得其录，有吴郡太守尹兴名，乃征兴及掾吏五百余人诣延尉就考。诸吏不胜掠治，死者大半；惟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11]，备受五毒[12]，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自吴来雒阳，作食以馈续。续虽见考，辞色未尝变，而对食悲泣不自胜。治狱使者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见，故悲耳。"问："何以知之？"续曰："母

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故知之。”使者以状闻，上乃赦兴等，禁锢终身。

颜忠、王平辞引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上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对曰：“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帝怒曰：“吏持两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帝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独作之。”上曰：“何以不与三府议[13]？”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灭？”对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穷尽奸状，反为罪人讼冤，故知当族灭。然臣所以言者，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

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楚狱多滥，乘间为帝言之，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任城令汝南袁安迁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狱事，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3 夏，五月，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食六县。又封窦融孙嘉为安丰侯。

4 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⑭。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注释】

①《鹿鸣》：《诗经·小雅》的篇名，用于宴会的乐歌。

②埙(xūn 勋)：用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　篪(chí 持)：用竹管制成的乐器。

③南顿：县名，治今河南项城县西南。

④衰绖(cuī dié 崔迭)：丧服用的麻布条。

⑤《采菽》：《诗经·小雅》篇名。

⑥哀牢：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今云南盈江县、永平县一带。

⑦汴渠：自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接黄河，至江苏徐州市北入泗水。

⑧乙亥：此日待考。

⑨壬辰：此日待考。

⑩许太后：刘英母许氏。

⑪门下掾：在郡门下总录众事的官吏。

⑫五毒：鞭、鎧、灼、徽、缠五种刑罚。

⑬三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

⑭杅(yú 于)：盛水器。　糒(bèi 备)：干粮。

【译文】

十年(丁卯,公元 67 年)

1 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封国被废除。

2 夏,四月,二十四日,赦免天下。

3 闰月,初三,皇上到南阳,召唤学校的官家弟子演奏雅乐,奏《鹿鸣》,皇帝自己奏埙、篪相和,以娱乐嘉宾。返回,到南顿。冬,十二月,初四,回宫。

4 当初,陵阳侯丁绲去世,儿子丁鸿应该继承封爵,上书称有病,把封国让给弟弟丁盛,没有得到答复。埋葬完,就把丧服上的麻布条挂在墓旁守丧的草屋上逃走了。朋友九江人鲍骏在东海郡遇到丁鸿,责备他说:"从前伯夷、吴札在乱世权变行事,所以能够实现他们让位的志愿。《春秋》的大义,不能因为家事而破坏国事。现在你因为兄弟的私情而断绝了父亲的永久基业,可以吗?"丁鸿感悟得流泪,于是回到封国。鲍骏因此上书荐举丁鸿经学高深,皇上征丁鸿为侍中。

十一年(戊寅,公元 68 年)

1 春,正月,东平王刘苍和诸王都来朝觐,过了一个多月回国。皇帝亲自送行,回宫思怀凄然,就派遣使臣奉手诏给东平国中傅说:"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此坐车回宫,伏在车轼上吟哦,瞻望无限的怀念,实在使我心难过。吟诵《采菽》,增加了我内心的感叹。往日问东平王:'居家怎样最快乐?'东平王说:'为善最快乐。'他的话非常博大,大过他的腰腹一倍呢!现在送去列侯的印十九枚,诸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步礼拜的,都让他们带着。

十二年(己巳,公元 69 年)

1 春,哀牢王柳貌率领他的五万多户人民归附,在他的地方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开始开通博南山,渡过兰仓水的工程,服役者对此痛苦,歌唱道:"汉朝的恩德广,开发不顺服的蛮邦;渡过兰仓水,为的是他人。"

2 当初，平帝时，黄河、汴水决堤，很久没修理。建武十年，光武帝想要修治；浚仪县令乐俊上书说，人民新近受到战争的伤害，不适宜发动徭役，才中止了此事。后来，汴渠向东泛滥，范围一天天扩大，兖州、豫州的百姓埋怨叹息，认为县官常发动其他的役事，而不先注重人民的急务。恰好有人推荐乐浪王刘景擅长治水。夏，四月，下诏发遣兵卒数十万，派遣刘景和将作谒者王吴去修筑汴渠堤防，从荥阳东边到千乘县海口一千多里，每十里建立一座水门，让水流互相逆流注入，不再有溃漏的灾患。刘景虽然节省劳役费用，但是仍然以百十万计。

3 秋，七月，二十四日，司空伏恭被免职；乙未，派大司农牟融做司空。

4 当时，天下安定，人民没有劳役，年年丰收，百姓富足，米谷一斛三十钱，牛羊遍野。

十三年(庚午，公元 70 年)

1 夏，四月，汴渠的堤防修成；黄河、汴水分流，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初四，皇帝到荥阳，巡视河渠，于是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到了上党郡。二十五日，回宫。

2 冬，十月，壬辰日晦，日食。

3 楚王刘英和方士做成金龟、玉鹤，刻上文字作为符瑞。男子燕广告发刘英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造作图谶，有叛逆企图，案子交给审验。主管官吏上奏说："刘英大逆不道，请杀掉他。"皇帝因为至亲而不忍心。十一月，废除刘英的王爵，迁移到丹阳郡泾县，赐给汤沐邑五百户，男为侯，女为公主，食邑照旧；许太后不必缴回印玺，留住楚宫。在这之前，有人暗中把刘英的谋划报告给司徒虞延，虞延认为刘英是王侯、皇帝的至亲，不相信那人的话。等到刘英事发，下诏严厉责备虞延。

十四年(辛未，公元 71 年)

1 春，三月，初三，虞延自杀。派太常周泽代理司徒职务。过了不

久，又恢复任太常。夏，四月，十六日，以巨鹿太守南阳人邢穆做司徒。

2 楚王刘英到丹阳，自杀。下诏用诸侯的礼节在泾县埋葬。封燕广为折奸侯。

这时，严查楚王的案子，以至数年不止。那些供词牵连，从京城的亲戚、诸侯、州郡的豪杰，以及考查案情的官吏，因依附楚王而被处死，流放的以千计，而关进牢狱的还有几千人。

当初，樊鯈的弟弟樊鲔为他的儿子樊赏要求娶楚王刘英的女儿，樊鯈听了就阻止他说："建武年间，我家受到荣宠，一姓而五人封侯，当时父亲为特进，一次进言：女的可以嫁给王为妻，男的可以娶公主为妻；但认为太过显贵荣宠，就是祸害，所以不能这样做。而且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把他舍弃在楚国呢？"樊鲔不听。等到楚王事发，樊鯈已去世，皇上追念樊鯈的谨行恭敬，所以他的几个儿子都没有受牵连。

刘英私下搜求天下名士，皇上得到这份名单，有吴郡太守尹兴的名字，就征召尹兴和属吏五百多人前往廷尉接受拷问。众属吏都受不了刑罚，大半死去；只有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受尽五种毒刑，肌肉烂掉，也始终没有更改过供辞。陆续的母亲从吴郡来雒阳，煮了食物送给陆续。陆续虽被拷打，言辞神色没有改变，而面对食物时则悲伤流泪，不能控制自己。管理监狱的人问他原因，陆续说："母亲来了不能见面，所以悲伤啊！"问："怎样知道的呢？"陆续说："母亲切肉从未有不方正，切葱以一寸为准，所以知道。"管监狱的报告了此事，皇上才赦免尹兴等人不死，处终身监禁。

颜忠、王平供词牵连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濩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刘建等人供词说从未和颜忠、王平相见。这时，皇上非常生气，官吏都感到惶恐，所有牵连的人，一起都陷入案中，没有敢以私情求宽恕的。待御史寒朗对冤情伤心，试着以耿建等人的容貌

形状，独自去问颜忠、王平，但是二人愕然不能回答。寒朗知道他们说谎，就上书说："耿建等人没有犯法，只是被颜忠、王平所诬告。怀疑天下无辜的人，大多如此。"皇帝说："既然如此，颜忠、王平为什么要牵连到他们呢？"回答说："颜忠、王平自知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所以多多凭空牵连些人，希望借此表示自己坦明。"皇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奏明？"回答说："我恐怕天下另外有人会揭发他的奸私。"皇帝生气说："你这审案官说话滑头！"催人将寒朗拉下去鞭打。左右的人正要拉他下去，寒朗说："希望说完一句话然后去死。"皇帝说："谁和你一起做这种文章？"回答说："我一人独做。"皇上说："为什么不与三府议论呢？"回答说："我自知一定会被灭族，不敢多连累别人。"皇上说："为什么会灭族？"回答说："我审问这件案子已一年，不能彻底搞清罪状，反而替别人喊冤，所以知道该灭族。但是，我所以要说出来，实在是希望陛下完全觉悟过来。我看到审理此案的人，都说叛逆大罪，作臣子的应该共同痛恨，现在替他脱罪，不如定罪，可以没有日后的责任。所以审问一人牵连十人，审问十人牵连百人。而且公卿朝会，陛下问这事的得失，都长跪着说：'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才处罚一人，天下很幸运。'等到他们回到家中，口虽然不说，却抬头向屋叹气，没有不知道那些人是受了很大的冤枉，只是不敢违背陛下的话！我今天所说的，真死了也不后悔！"皇帝了解寒朗的意思，下诏叫寒朗出去。

过了两天，皇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审理囚徒，审理出一千多人。当时天旱，随即大雨。马皇后也认为楚王的案子有些泛捕滥杀，乘机向皇帝说这件事，皇帝恻然感悟，夜中起来徘徊。于是有很多减刑宽宥的。

任城县令汝南人袁安升调楚郡太守，到了楚郡不入太守府，先去考查楚王刘英的案子，理出那些没有明确证据的，登记上报要放出他们。府丞、掾史都叩头争论，认为"依附叛逆，依法与犯人同罪，不可这样做。"袁安说："如果有不当的，太守我自当论罪，不牵连你

们。”就分别奏明。皇帝感悟，随即回复同意，获得释放的有四百多家。

3 夏，五月，封已故广陵王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食邑六个县。又封窦融的孙子窦嘉为安丰侯。

4 开始修建寿陵，皇帝规定：“只要让墓地不积水就可以了，不要堆起陵坟。万年以后，清扫祭祀，只用杯盛水、干肉、干饭就行。过了百日，只要四季陈设祭品，设置几名吏卒，供洒扫。敢有大兴陵墓的人，以擅自议论宗庙法处分。”

十五年

1 春，二月，庚子，上东巡。癸亥，耕于下邳[1]。三月，至鲁，幸孔子宅，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又幸东平、大梁。夏，四月，庚子，还宫。

2 封皇子恭为钜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畅为汝南王，昱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帝亲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阳。马后曰：“诸子数县，于制不亦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岁给二千万足矣！”

3 乙巳，赦天下。

4 谒者仆射耿秉数上言请击匈奴，上以显亲侯窦固尝从其世父融在河西[2]，明习边事，乃使秉、固与太仆祭肜、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等共议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类，并左衽之属，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唯有西域，俄复内属；故呼韩邪单于请事款

塞，其势易乘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属，北虏未有衅作。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3]，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上善其言。议者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其众。"上从之。十二月，以秉为附马都尉，固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秦彭为秉副，耿忠为固副，皆置从事、司马，出屯凉州。秉，国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

1 春，二月，遣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4]，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耿秉、秦彭击匈林王[5]，绝幕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而还。来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得[6]，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信妄言以为涿邪山，不见虏而还。彤与吴棠坐逗留畏懦，下狱，免。彤自恨无功，出狱数日，欧血死；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

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嗟叹良久。乌桓、鲜卑每朝贺京师，常过彤冢拜谒，仰天号泣；辽东吏民为立祠，四时奉祭焉。窦固独有功，加位特进。

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⑦。超行到鄯善⑧，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官属曰："胡人不能常久，无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以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生死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超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告以汉威德，

"自今以后，勿复与北虏通。"广叩头，"愿属汉，无二心，"遂纳子为质。还白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

固复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愿但将本所从三十六人，曰："于寘国大而远，今将数百人，无益于强；如有不虞，多益为累耳。"是时于寘王广德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至于寘，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遣国相私来比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收私来比，鞭笞数百，以巫首送广德，因责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复通焉。超，彪之子也。

2 淮阳王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婿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按验。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连及死徙者甚众。

3 戊午晦，日有食之。

4 六月，丙寅，以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

5 有司奏请诛淮阳王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秋，七月，徙延为阜陵王，食二县。

6 是岁，北匈奴大入云中，云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众

少，欲移书傍郡求救，范不许。会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燕火⑨，营中星列。虏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范，丹之孙也⑩。

【注释】

①卞邳：郡名，治今江苏睢宁县西北。

②河西：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

③伊吾：又称伊吾卢，本为匈奴呼衍王庭，东汉在此置宜禾都尉。地点在今新疆哈密县。

④蒲类海：即婆悉海。即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的巴里坤湖。

⑤匈林王：或作"句林王"。建武时，匈奴遣句林王迎庐芳。

⑥蔡（zhài 寨）彤：字次孙，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西）人。建武中，历任黄门侍郎、辽东太守。明帝时官至太仆。

⑦班超（公元 32～102 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之子。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出使西域，有功绩。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先后在西域活动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死于洛阳。

⑧鄯善：古国名，国都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东）。

⑨燕（ruò 若）：点燃。

⑩丹：廉丹，王莽的将领。

【译文】

十五年（壬申，公元 72 年）

1 春，二月，初四，皇上东巡。二十七日，在卞邳县亲自耕作。三月，到鲁地，来到孔子家，亲到讲堂，命令皇太子、诸王阐述《经》书；又到东平、大梁。夏，四月，初五，回宫。

2 封皇子刘恭为巨鹿王，刘党为乐成王，刘衍为卞邳王，刘畅为汝南王，刘焉为常山王，刘长为济阴王。皇帝亲自决定他们的封域，

只让他们得到楚王、淮阳王的一半。马皇后说："诸皇子封域几个县，于法制来说不是少了吗？"皇帝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和先帝的儿子相等，每年给二千万就足够了！"

3 初十，大赦天下。

4 谒者仆射耿秉屡次上书请求攻击匈奴，皇上认为显亲侯窦固曾经跟随他的伯父窦融在河西，明晓熟悉边疆的事情，就让耿秉、窦固和太仆祭肜、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時侯耿忠等人共同商议此事。耿秉说："过去，匈奴是引弓好战的种族，又都是披发衣襟向左开的那种人，所以不能得到他们和制服他们。孝武帝既已得到河西四郡以及居延、朔方，敌人失去了肥沃富饶的养兵之地，羌族、胡族分离了，只有西域暂时依附他们。所以呼韩邪单于叩塞门请求臣服于中国，这种形势容易利用。现在有南单于，形势相似；但西域还没有归附，北匈奴没有发生衅隙。我以为应当先攻打白山，取得伊吾，击败车师国，与乌孙等国通使，以折断他的右臂；伊吾也有匈奴南呼衍的一个部落，打败他，又折断了他的左角，然后可以攻打匈奴。"皇上赞同他的话。议论的人有的认为："现在出兵白山，匈奴一定联合军队来援助，还应当分出军队到东边，离散他们的部众。"皇上同意了。十二月，派耿秉做驸马都尉，窦固做奉车都尉；派骑都尉秦彭做耿秉的副手，耿忠做窦固的副手，都设置从事、司马，出兵屯守凉州。耿秉是耿国的儿子，耿忠是耿弇的儿子，马廖是马援的儿子。

十六年(癸酉，公元73年)

1 春，二月，派遣祭肜和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西河的羌人、胡人以及南单于的一万一千骑兵出高阙塞；窦固、耿忠率领酒泉、敦煌、张掖的军士，以及卢水羌人、胡人的一万二千骑兵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领武威、陇西、天水征募的兵士，以及羌人、胡人的一万骑兵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的军队，以及乌桓、鲜卑的一万二

千骑兵出平城塞，征伐北匈奴。窦固、耿忠来到天山，攻打呼衍王，杀死了一千多人；追到蒲类海，夺取了伊吾庐，设置宜禾都尉，留下官吏士兵在伊吾庐城屯田。耿秉、秦彭攻打匈林王，穿过六百里沙漠，到达三木楼山才返回。来苗、文穆到达匈河水附近，敌人都跑了，没有收获。祭肜和南匈奴左贤王信意见不合，出了高阙塞九百多里，有座小山，信妄称到了涿邪山，没有遇见敌人就回来了。祭肜和吴棠因为逗留军队、怯懦获罪，被关进狱中，免职。祭肜自恨没有立功，出狱后几天，吐血死去。临终前对他的儿子说："我承蒙国家的厚恩，奉命而不称职，死了实在惭愧、遗憾。按道义，无功不得受赏。我死后，你把簿册上记载的皇帝赐物呈还朝廷，你亲自去军屯，尽死力报效，以符合我的心意。"死后，他的儿子祭逢上奏疏，详细陈述祭肜的遗言。皇帝器重祭肜，正想再任用他，听了此事很吃惊，叹息了很久。乌桓、鲜卑追念祭肜，每次到京城朝贺，常到祭肜的墓上拜谒，仰天哭泣；辽东的吏民为他立祠，四季祭奉他。窦固一人有功，加官特进。

窦固派代理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来到鄯善国，鄯善王广对待班超礼貌周备，后来忽然变得疏远怠慢。班超对部属说："觉不觉得广的礼貌差多了？"部属说："胡人行礼不能持久，没有其他的缘故。"班超说："这一定是有北匈奴的使者来了，鄯善王犹豫不知归从谁的缘故。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发生前就能看出，何况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于是召唤来侍候的胡人，诈他说："匈奴的使者来到了好几天，现在在那里？"侍候的人惶恐不安地说："已经来了三天，离这里三十里。"班超就把来侍候的胡人关了起来，集合手下的吏士三十六人，一起饮酒，喝得痛快时，就激怒他们说："你们和我都在与中国隔绝很远的地方，现在北匈奴的使者到这里才几天，而鄯善王广的礼貌就废止了。如果鄯善王把我们捉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骸骨将永久被豺狼吃了，该怎么办？"部属都说："现处在危亡的地方，生死听从司马的！"班超说："不入虎穴，

就得不到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趁着夜晚用火攻打匈奴人，使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定会非常害怕，就可以全部消灭他们。消灭了匈奴人，那么鄯善王就吓破了胆，我们就可以建功立业了。"大家说："应该和从事商量这件事。"班超生气说："吉凶就取决于今天；从事是文官，听到此事一定害怕而泄露了计划，死后不成名，不算是壮士！"大家说："好！"初更时分，班超就率领吏士奔往匈奴人的营房。时逢天刮大风，班超令十人拿着鼓，藏在匈奴人的屋舍后面，约好说："看到火燃起来，都要敲鼓大喊。"其余的人都拿着兵器弓箭，在门的两边埋伏。"班超顺风点火；前后打鼓喊叫，匈奴人都惊恐慌乱，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兵把匈奴的使者以及随从的十兵三十多人杀了，剩下的一百多人都被烧死。第二天才回来，告诉郭恂，郭恂大惊；随即变了脸色，班超知道他的心意，举手说："从事虽然没有参加行动，班超哪会有独占功劳的想法！"郭恂这才高兴。班超于是召唤鄯善王广，把匈奴使者的头颅给他看，全国震惊。班超把汉朝的威德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和北匈奴来往。"广叩头，说"愿意归汉，没有二心。"就把儿子交出做人质。回来报告窦固，窦固很高兴，把班超的功劳向朝廷一一呈报，而且要求另选使者出使西域。皇帝说："象班固这样的官吏，为什么不选派，而另选他人呢？现在就任班超为军司马，让他完成前面的功业。

窦固再派班超出使于寘国，想要增加他的兵力；班超只愿率领原来的三十六名随从，说："于寘国大而且遥远，现在带领几百人，对增强实力没有好处。如果有不测的事情发生，人多更增加累赘了。"这时候于寘王广德在南道上正强盛，而且匈奴派遣使者监护他的国家。班超已经来到于寘国，广德的礼貌很简慢。而且他们的民俗相信巫术，巫者说："神很生气，为什么要投向汉朝呢？汉朝的使者有黑嘴的黄马，赶快去求取来祭祀我！"广德派遣国相私来比向班超求马。班超暗中知道这情形，回复答应此事，但要巫者自己来取马。过了一会，巫者来了，班超立刻斩下他的头颅，提住私来

比，鞭打几百下。把巫者的头送给广德，于是责备他。广德本来就听说班超在鄯善杀死匈奴使者，感到非常惶恐，立即杀了匈奴使者投降。班超重赏于寘王以下的人，借此安抚他们。于是各国都派儿子到汉朝侍奉，西域与汉断绝六十五年，到现在才再度交往。班超是班彪的儿子。

2 淮阳王刘延，生性骄傲自大，而且对待下属很严厉。有人上书告发"刘延和表兄谢弇，以及姊夫韩光招募奸狡的人，作图谶，进行祭祀诅咒皇上。"案子交下去追查核实。五月，二十五日，谢弇、韩光和司徒邢穆都处死，受牵连被处死流放的人很多。

3 三十日晦，日食。

4 六月，初八，以大司农西河王刘敏为司徒。

5 有官员奏请诛杀淮阳王刘延；皇上因为刘延的罪比楚王刘英轻，秋，七月，贬谪刘延为阜陵王，食邑两个县。

6 这年，北匈奴大肆入犯云中郡，云中郡太守廉范奋力抵抗；部属因为兵少，想要发信向邻郡求救，廉范不答应。恰好天黑了，廉范命令军士各自把两只火把交叉成十字绑好，点燃火把的左上右三头，火光在营中如星星杂列，匈奴人以为汉朝救兵到了，大为吃惊，等天亮就要退兵。廉范命令士兵在草席上进餐，清晨，向敌营进攻，杀了敌军几百人，匈奴人自相辗压践踏，死了一千多人。从此不敢再侵犯云中郡。廉范是廉丹的孙子。

十七年

1 春，正月，上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

视太后镜奁中物[1]，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2 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2]，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其智虑畏慎如此。

3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4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昱，永之子也。

5 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3]，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余国，皆举种称臣奉贡。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章[4]，歌颂汉德，辅使犍为郡掾由恭译而献之[5]。

6 初，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杀疏勒王[6]，立其臣兜题为疏勒王。班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超问忠及官属："当杀兜题邪，生遣之邪？"咸曰："当杀之。"超曰："杀之无益于事，当令龟兹知汉威德。"遂解遣之。

7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并集朝堂奉觞上寿⑦。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觞，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仍推恩赐民爵及粟有差。

8 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附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⑧，击西域，秉、张皆去符、传以属固⑨，合兵万四千骑，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车师前王，即后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余里⑩。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为先赴后王，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众军不得已，并进，斩首数千级。后王安得震怖，走出门迎秉，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于是固奏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⑪；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⑫，屯各置数百人。恭，况之孙也。

【注释】

①奁(lián 连)：梳妆用的镜匣。

②中大夫：藩国官吏，掌奉王使京城。

③汶山：又称岷山。汶阜山，在今四川松藩县北。

④菆：音 zou(邹)，好箭。

⑤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彭山县东。

⑥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

⑦觞(shāng 伤)：喝酒用的器物。

⑧昆仑塞:今甘肃安西县南。

⑨符:兵符。　传:符信。

⑩"其廷"句:车师前王居交河城,今新疆吐鲁蕃西北;后王居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

⑪金蒲城:治今新疆奇台县东南老奇台。

⑫柳中城:治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

【译文】

十七年(甲戌,公元74年)

1 春,正月,皇上应当去谒告原陵,晚上,梦见先帝、太后象往日那样欢乐,梦醒,悲伤而不能入睡;立即查历书,第二天是吉日,于是带领百官上原陵。那天,甘露降落在陵园的树上,皇帝命令百官采集进献。祭毕,皇帝从座位前向御床俯身,观看太后镜匣中的东西,感动得悲伤地流下了眼泪,命令换掉装扮用的脂泽装具;左右的人都流泪,不能仰视。

2 北海敬王刘睦去世。刘睦年少时好学,光武帝和皇上都喜欢他。刘睦曾派中大夫到京城朝贺,叫来对他说:"如果皇上问到我,你将如何回答?"派去的人说:"大王忠孝仁慈,敬贤好士,我怎敢不回答实情?"刘睦说:"哎,你要害我吗?这是我年幼时进取的行为。你将回答说我继承爵位以来,意志衰退,只喜欢声色犬马,这才是爱护我的做法!"他顾虑畏惧谨慎到了如此地步。

3 二月,乙巳日,司徒王敏去世。

4 三月,二十九日,以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鲍昱是鲍永的儿子。

5 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宣扬汉朝的恩德,使远方的夷族敬畏,从汶山以西,前代势力所不能到达,朝廷政令所不能施行的地方,白狼、盘木等一百多国,都举族称臣朝贡。白狼王唐菆作诗三篇,歌颂汉朝的恩德,朱辅让犍为郡属官由恭翻译出来献给朝廷。

6 当初,龟兹王建是匈奴所拥立的,丈恃匈奴人的威势,占据了

北道，攻杀疏勒王，立他的臣子兜题为疏勒王。班超从小路来到疏勒国，距离兜题所在的盘橐城九十里，预先派遣属吏田虑去招降，敕告田虑："兜题本不是疏勒族人，疏勒国人民必然不听从他的命令。如果不立即投降，就可把他捉起来。"田虑到，兜题看田虑的兵力薄弱，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田虑乘他没有防备，就上前劫持捆绑了兜题，左右的人出乎意外，都惊恐逃跑。田虑快马向班超报告，班超立即前往，召集疏勒的所有将吏，把龟兹的暴行说给他们听，于是拥立他们前王兄的儿子忠为王，疏勒国人很高兴。班超问忠和官属说："应当杀死兜题呢，还是放他一条活命？"都说："应该杀死他。"班超说："杀了他，对事情没有益处，应该让龟兹王知道汉朝的威德。"就把他解送走了。

7 夏，五月，初五，公卿百官因为皇帝的威德顺服了远方，吉祥物显应，都集合在朝堂举杯进酒表示祝贺。皇帝下令说："天降神物，以应和王者；远方的人仰慕中国的教化，实在是因为有德；我以浅薄的行为，怎么能够享有这些呢？只是高祖、光武帝的圣德所覆盖，不敢有所推辞。你们举杯恭贺，那太常就选择吉日到宗庙策告先祖。"于是推广皇恩，按不同等级赏赐臣民爵禄和米粟。

8 冬，十一月，派遣车都尉窦固、附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去敦煌昆仑塞，攻打西域，耿秉、刘张都取消各自的兵符和符信，把军队归属窦固，合计骑兵一万四千人，在蒲类海附近打败了白山的匈奴人，就进攻车师国。车师前王就是后王的儿子，他们的朝廷相距五百多里。窦固因为后王的路途遥远，山谷幽深，士兵要受寒受苦，想要攻打前王；耿秉认为先去攻打后王，合力铲除他的根本，那么前王自然降服。窦固举棋不定，耿秉猛然站起来说："请求在军队前面先行。"于是上马带领军队向北前进。众军不得已，就一起前进，杀死敌人几千。后王安得惊恐，跑出城门迎接耿秉，脱帽，抱住马足投降。耿秉带着他们去见窦固；车师前王也归顺听命，于是安定了车师国而回师。窦固因此奏请再次设置西域都护以及戊、己校尉。以

陈睦做都护；司马耿恭做戊校尉，驻守后王部的金蒲城；谒者关宠做己校尉，驻守前王部的柳中城，驻守军队各设几百人。耿恭是耿况的孙子。

十八年

1 春，二月，诏窦固等罢兵还京师。

2 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皆为所没，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药傅矢[1]，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疮皆沸，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3 夏，六月，己未，有星孛于太微[2]。

4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引兵据之。秋，七月，匈奴复来攻，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马粪汁而饮之[3]。恭身自率士辏笼，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5 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所变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4]，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

难之。”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⑤，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⑥。尚书阎章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重职，帝为后宫亲属，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6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为皇太后。

明帝初崩，马氏兄弟争欲入宫。北宫卫士令杨仁被甲持戟⑦，严勒门卫，人莫敢轻进者。诸马乃共谮仁于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为什邡令⑧。

7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8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9 诏以行太尉事节乡侯熹为太傅，司空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

10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伦在郡公清，所举吏多得其人，故帝自远郡用之。

11 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北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会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车师复叛，与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厉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关宠上书求救，诏公卿会议，司空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

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力尽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9]，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以救之。

12 甲辰晦，日有食之。

13 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廖及黄门郎防、光，终明帝世未尝改官。帝以廖为卫尉，防为中郎将，光为越骑校尉。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第五伦上疏曰：“臣闻《书》曰[10]：‘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近世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抑损阴氏，不假以权势。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谕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遣其在雒阳中者钱各五千[11]。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14 是岁，京师及兖、豫、徐州大旱。

【注释】

①傅：附着。

②太微：太微垣，在北斗之角，轸宿和翼宿之北。古人以为是天子之廷、诸侯之府。

③笮(zuó 昨)：竹具。此为压笮。

④馆陶公主：光武帝女，嫁给韩光。

⑤反支：古代术数星命之说，以月朔为正，如戌亥朔一日为支，申酉朔二日为反支，反支日为凶。

⑥蠲(juān 捐)：通"捐"，除去。

⑦北宫：京城雒阳有南、北二宫，各有卫士数百人，设卫士令一人。

⑧什邡：县名，治今四川什邡县。

⑨幡(fān 帆)：用竹竿等挑起的长条形旗子。

⑩《书》：《尚书》。下引文见《尚书·洪范》。

⑪腊日：阴历十二月初八日。

【译文】

十八年(乙亥，公元 75 年)

1 春，二月，诏令窦固等停止进兵，返回京城。

2 北单于派遣左鹿蠡王率领二万骑兵攻打车师国，耿恭派遣司马率领三百士兵去救援，全被消灭。匈奴攻破车师国并杀死了车师后王安得，接着攻打金蒲城。耿恭用毒药涂在箭上，对匈奴人说："汉朝的神箭，中了箭就和普通的伤不同。匈奴人中箭，见伤口都烫，大惊。恰逢天有暴风雨，乘雨进攻，杀伤的敌人很多，匈奴恐怖，相互说："汉兵真神，太可怕了。"于是退兵离去。

3 夏，六月，十二日，有慧星出现在太微星座。

4 耿恭因为疏勒城旁有涧水可以固守，就带领士兵据守在那里。秋，七月，匈奴人再次来进攻，拥兵断绝涧水，耿恭在城中挖井十五丈深，见不到水，官吏士卒口渴饥乏，以至于榨马粪的液汁饮用。耿恭亲自率领士兵用笼抬土，过了不久，泉水喷出，大家呼万岁。于是

命令将士扬水给匈奴人看，匈奴人大出意外，以为有神明，就领兵离开了。

5 八月，初六日，皇帝在东宫前殿去世，享年四十八岁。遗诏说："不要建寝庙，把牌位安放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

皇帝遵奉建武的制度，没有变更，后妃的家人不可封侯和参政。馆陶公主替儿子求做郎官，不允许，而赏钱千万，对群臣说："郎和天上的星宿相应，出去要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是适当的人，那么人民就要受他的殃，所以没同意。"公车因为反支日不受理奏章。皇帝听了很奇怪，说："人民放下农桑之事，远道前来宫阙上书，却以禁忌加以限制，难道是为政的本意吗？"于是就废除了这个制度。尚书阎章的二妹为贵人，阎章精力充沛，通晓旧典，长期担任现职，应当升任重职，皇帝认为是后妃亲属，一直不用他。因此，官吏都是适当的人，人民安居乐业，远近都敬畏顺服，户口日益增多。

6 太子就位，十八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

明帝刚去世，马氏兄弟争着想要进宫。北宫卫士令杨仁披上铠甲，拿着戟，严守宫门，没有谁敢轻进。马家众人就共同向章帝说杨仁的坏话，说他严厉苛刻，皇帝知道他忠心，更加赞许他，任命他为什邡县县令。

7 十六日，把孝明皇帝埋葬在显节陵。

8 冬，十月，初二，大赦天下。

9 下诏任命代理太尉职务的节乡侯赵熹为太傅，司空牟融做太尉，一起总领尚书事务。

10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第五伦在蜀郡公正清廉，所举用的属吏都是适当的人选。所以皇帝从远方的蜀郡调用他。

11 焉耆国、龟兹国攻杀都护陈睦，北匈奴把关宠围困在柳中城。时逢中国有国丧，救兵不来，车师国又反叛，和匈奴一起攻打耿恭。耿恭率领督促士卒抵抗，几个月，食物用尽处境困难，只好煮铠甲

弓弩，吃那些筋皮。耿恭和士卒推诚布公，同生共死，所以都没有叛离的心，但士卒逐渐死去，只剩下几十人。单于知道耿恭处境已很困难，想一定会投降他，就派使者向耿恭招降说："如果投降了，一定封为白屋王，把女儿嫁给你。"耿恭诱骗那使者上城来，亲手杀死他，在城楼上烧了。单于大怒，更增兵围困耿恭，无法攻下。

关宠上书求救，下诏要公卿商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该救援，司徒鲍昱说："如今派人到危难的地方，有了危急就抛弃他，对外放纵蛮夷暴虐，对内使死难的臣子伤心。如果权衡时宜，以后没有边界的战争，就可以这样做。匈奴如果再侵犯关塞，陛下将如何派遣将领？又，关宠和耿恭的士兵才各几十人，匈奴围困他们，经过十天还攻不下，这是他们兵少力弱而尽力的表现。可以命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领精锐骑兵二千人，多加些旗帜，加倍赶路去解救他们的危急，匈奴疲倦极点的士兵一定不敢抵挡，有四十天就足够回到关塞。"皇帝表示同意。就派遣征西将军耿秉驻守酒泉，代理太守职务，派遣酒泉太守段彭和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的兵共七千多人救援耿恭。

12 三十日晦，日食。

13 太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以及黄门郎马防、马光，明帝时一直未曾升官。皇帝让马廖做卫尉，马防做中郎将，马光做越骑校尉。马廖等人全力交结天下豪杰，达官贵人争着前去和他交往。第五伦上奏疏说："臣听说《尚书》有：'臣子不要作威作福，那样会加害于家，危害于国城'的话。近世光烈皇后虽然友爱出于天性，而压抑贬损阴家的势力，不丈权势。后来梁家、窦家，彼此有非法的行为，明帝即位，终于多半被杀。从此洛中不再有权势的亲戚，写信请托，一概断绝。又告谕众外戚说：'辛苦结交贤士，不如为国出力，头顶着盆子望天，事情不能两全。'现在议论的人又在议论马氏。我听说卫尉马廖拿三千匹布，城门校尉马防拿三百万钱，私下供给三辅的官吏，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没有不供给的。又听说腊日

也赠送那些在洛中的人各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腊祭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不合经书的义理，感到惶恐不安，不敢不向陛下报告。陛下在情分上要对他们优厚，也应该使他们安分。我现在说这些，实在是要对上忠于陛下，对下保全皇太后的家族。”

14 这年，京城和兖州、豫州、徐州大旱。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尽阏逢涒滩，凡九年。

肃宗孝章皇帝上[1]

建初元年

1 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2]。上问司徒鲍昱[3]："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夫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校书郎杨终上疏曰[4]："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伦亦同终议。牟融、鲍昱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

建，不宜回异。”终复上疏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5]，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6]。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7]，非天意也[8]。”帝从之。

2 丙寅，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按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9]；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箠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3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10]，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北匈奴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殁，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

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11]，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恭至雒阳，拜骑都尉。诏悉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超。

超将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已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4 甲寅，山阳、东平地震[12]。

5 东平王苍上便宜三事。帝报书曰："问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倘是，复虑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谋，以次奉行。特赐王钱五百万。"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上疏谏曰："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孝明皇帝大孝无违，承德遵行[13]；谦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14]！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

性[15]，追祖祢之深思[16]，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咨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6 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17]。

7 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北行夷貊[18]，君长感慕，皆奉珍内附；明帝为之置永昌郡，以纯为太守。纯在官十年而卒。后人不能抚循夷人，九月，哀牢王类牢杀守令反[19]，攻博南[20]。

8 阜陵王延数怀怨望，有告延与子男鲔造逆谋者；上不忍诛，冬，十一月，贬延为阜陵侯，食一县，不得与吏民通。

9 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将众还居涿邪山[21]，南单于与边郡及乌桓共击破之。是岁，南部次饥，诏禀给之。

【注释】

①汉章帝(公元58～88年)：汉明帝第五子，名炟。母贾贵人，以马后母养为嫡。即位后，废明帝苛政，重视儒学和礼仪，在位十三年，先后以建初、元和、章和为年号。

②禀(lǐn 林)：赐人以谷。　赡(shàn 善)：供给人财物。

③鲍昱(yù 玉)：字文泉，上党屯留(今山西屯留南)人。历泫氏长、汝南太守、司徒、太尉诸职，有政绩。

④校书郎：官名，掌兰台典校秘书。　杨终：字子山，成都人，精研《春秋》。

⑤珠崖：郡名，西汉元封元年置，治所在今广东琼山县东南。初元三年废。

⑥介鳞：喻周边民族与鱼鳖无异。　衣裳：喻中国。

⑦楼兰：西域城国，西汉元凤四年迁都伊循城(今若羌县东米兰)，改名鄯善。

⑧引文参见《春秋公羊传·文公十六年》。

⑨慝(tè 特)：奸邪。

⑩交河城：车师前王国的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附近。

⑪屩(jù 锯)：古代的一种鞋子。

⑫山阳、东平：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平县一带。

⑬"孝明"句：事见明帝永平十四年。

⑭郛(fú 俘)：古代城圈外的大城。

⑮有虞：传说夏代之前的朝代，君主是舜。

⑯祖祢(mí 迷)：祖先。祢，父死以神主入庙供奉称祢。

⑰天市：星名。《史记·天官书》："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

⑱貊(mò 脉)：对东北民族的贬称。

⑲哀牢：我国西南民族之一，生活在今云南的哀牢山一带。

⑳博南：县名，东汉永平十二年置，治今云南永平县西南花桥。

㉑涿邪山：约当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尔泰山脉东南部一带。

【译文】

汉纪三十八　起丙子(公元 76 年)，止甲申(公元 84 年)，共九年。

肃宗孝章皇帝上

建初元年(丙子，公元 76 年)

1 春，正月，下诏兖、豫、徐三州发放米粮，赈济灾民。皇上问司徒鲍昱："怎样消除旱灾？"回答说："陛下刚继天子位，虽有过失或成就，不可能招来灾异。我以前做汝南太守，主办楚王的案子，关在牢里有一千多人，恐怕不可能都有罪。发生大狱，受冤者超过半数。又，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没人祭祀孤魂。应该让所有被流放的人回归家园，废除禁锢，使死者和生者各得适当的处所，那么就可以得到和祥之气。"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上疏说："最近北征匈奴，向西开发了三十六国，百姓连年服役，转运耗费；愁困的人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当留意顾念体察！"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给群臣看，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建议。牟融、鲍昱都认为："孝子不该改变父亲的做法。征伐匈奴，屯

守西域，先皇所建立的策略，不应改应。”杨终又上疏说：“秦修建筑长城，频频发起徭役；胡亥不改变这种做法，终于失去了天下。所以孝元帝舍弃了珠崖郡，光武帝断绝了和西域诸国的来往，不以夷狄交换中国。鲁文公毁坏泉台，《春秋》讥评他说：‘先祖所建立的而自己要毁掉它，不如不居住这泉台就是了，’因为它没有妨害人民；鲁襄公建立三军，鲁昭公把它取消，君子赞许他能复古，认为不取消三军就有害于人民。现在伊吾的战役，楼兰的驻军，经过长久时间而没有回来，这不是天意啊！”皇帝表示同意了他的意见。

2 二十三日，下诏说：“二千石官员劝勉百姓从事农桑；犯的不是死罪，必须到秋天考查证实。主管官员明察谨慎地选举人才，提拔温柔贤良的人，罢免贪心狡猾的人，顺从时令，审理冤狱。”这时继承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的政务崇尚严厉峻切，尚书决断政事，都近于严厉，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皇帝刚即位，应当改变前代的苛刻风气，就上疏说：“我听说先王的政务，奖赏罚不过分，刑罚不乱来；如果不得已，宁可过分奖赏而不乱施刑罚。过去决断讼狱严明，所以能威吓惩罚奸恶的人；奸恶的人既已铲除，必须应用宽大的做法来辅助。陛下即位，大致遵照这个原则，数次向群臣下诏，极力推崇温和的做法，而主管官员没能完全遵从，仍然推重峻刻；决断讼狱的人急于施行笞打酷烈的残酷手段；执法的人专事烦琐、欺骗、肆意的法令，有的假公济私，作威作福。为政就像安装琴瑟，大弦拉紧了，小弦就会断。陛下应该尊重先王的道义，废除苛烦的法令，减轻笞打的刑罚，以救济百姓，推广完美的恩德，用来遵奉天意！”皇帝深信不疑地采纳了陈宠的建议，处理每件事都务求宽大仁厚。

3 酒泉太守段彭等在柳中城集合军队，攻打车师国，进攻交河城，杀敌三千八百人，俘获三千多人。北匈奴惊恐逃走，车师国再次投降。时逢关宠已死，谒者王蒙等人想带兵回来；耿恭的属将范羌当时在军中，坚决要迎请耿恭。众将领不敢前行，于是分给范羌二千士兵，从北山去迎请耿恭，遇上一丈多深的大雪，军队勉强到达。

城中在夜间听到兵马的声音，以为敌人来犯，大惊。范羌远远地叫喊："我是范羌，汉朝派来迎接耿校尉的。"城中的人都高呼万岁。开城门，共相拥抱流泪。第二天，就与援军一同回去。匈奴的军队追来，一面作战，一面前进。将士一直饥饿困乏。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一路上有人死去，三月到达玉门关，只剩下十三人，衣服鞋子都破烂了，形体面貌憔悴。中郎将郑众送耿恭以下的将士去洗沐，更换衣帽，上奏疏说："耿恭以孤单的军队防守孤城，抵当好几万匈奴军队，连月连年，精神体力困乏到极点，在山上挖井，煮弓弩为粮，前后杀伤可恶的匈奴人数以百千计，忠勇俱全，没有羞辱大汉，应当蒙受高官显爵，以奖励将帅。"耿恭回到雒阳，被任命为骑都尉。下诏全部废除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召班超回京。

班超将起程回京，疏勒国举国担忧；其都尉黎弇说："汉朝的使者舍弃我们，我们必将又被龟兹所灭，实在不忍看着汉使离去。"因此用刀自杀。班超回到于窴国，王侯以下都哭泣，说："我们依靠汉朝的使者如同父母，实在不能离去啊！"互相抱住班超的马脚使班超不能起程。班超也想完成原来的心愿，就又回到疏勒国。疏勒国有两座城已经投降龟兹，而与尉头国连兵，班超逮捕杀了反叛的人，攻破尉头国，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国再次安定。

4 十二日，山阳郡、东平郡发生地震。

5 东平王刘苍上书提出三项建议。皇帝回复说："最近官民奏事也有这样的说法，但由于智慧浅短，有时认为好像是对的，再考虑又觉得不对，不知该怎么决定。看到你的深谋策划，使我疑虑都消除了，考虑你的好意见，将依次遵行，特地赏赐你五百万钱。"后来皇帝想要为原陵、显节陵兴建县城，刘苍上疏进谏说："我看光武皇帝亲自实践节俭的德行，深明生命的开始和终了，恳切地指示丧葬后事；孝明皇帝非常孝顺，没有违逆，禀承奉行；谦恭的美德，在此最为显明。我以为陵园县邑的兴造，从强秦开始。古代的坟丘尚且不要它突出显露，何况是建造县邑城池呢？这样上违先帝的圣心，

下作无益的事情，虚耗国家的财用，动摇百姓，并不是招致祥和之气、祈求丰年的做法！陛下行虞舜的至高德行，追念祖先的深意，我刘苍实在为两位先帝纯正的美德不能永远畅行而难过！"皇帝于是终止了营建的想法。从此，朝廷每当有疑难的政务，就派遣驿使询问，刘苍全心全意回答，都被采用。

6 秋，八月，二十日，有慧星出现在天市星座。

7 当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廉，在夷貊推行教化，其君长感慕汉朝的德政，都奉献珍宝，归附汉朝；明帝为他们设置了永昌郡，派郑纯做太守。郑纯在太守任内十年而去世，接替的人不能安抚顺服夷人，九月，哀牢王类牢杀太守反叛，进攻博南。

8 阜陵王刘延屡次怀有怨恨的心意。有人告发刘延和儿子刘畅谋划造反；皇上不忍杀他们，冬，十一月，贬刘延为阜陵侯，食邑一县，不许和属下的官吏百姓往来。

9 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率领部众回到涿邪山居住，南单于和边界的郡县、以及乌桓共同把他们击败。这年，南部大饥荒，下诏发放米粮赈济他们。

二　年

1 春，三月，甲辰，罢伊吾卢屯兵[1]，匈奴复遣兵守其地。

2 永昌、越嶲[2]、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

3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3]。

4 上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请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4]。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雾四塞[5]，不闻澍雨

之应。夫外戚贵盛，鲜不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又言‘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6]，今有司柰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且阴卫尉[7]，天下称之，省中御者至门，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8]；新阳侯虽刚强[9]，微失理，然有方略，据地谈论，一朝无双；原鹿贞侯[10]，勇猛诚信；此三人者，天下选臣，岂可及哉！马氏不及阴氏远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亏先后之法，有毛发之罪吾不释，言之不舍昏夜，而亲属犯之不止，治丧起坟，又不时觉，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11]，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12]，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褠[13]，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14]！”固不许。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柰何令臣独不加恩于舅乎！且卫尉年尊[15]，两校尉有大病[16]，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太后报曰：“吾反复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高祖约，无军功不侯[17]。’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贾观

富贵之家，禄位重迭，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可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18]，不可不顺也。子之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则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专之。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19]，不能复关政矣。"上乃止。

太后尝诏三辅：诸马婚亲有属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卫尉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遵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钜鹿、乐成王[20]，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论语》经书[21]，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昔元帝罢服官[22]，成帝御浣衣[23]，哀帝去乐府[24]，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

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熏天地，神明可通，况于行令乎！"太后深纳之。

5 初，安夷县吏略妻卑浦种羌人妇[26]，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种俱反，败金城太守郝崇[27]。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为护羌校尉，自安夷徙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28]。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三万人击之[29]。第五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任以职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帝不从。

马防等军到冀，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进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其众皆降，唯布桥等三万余人屯望曲谷不下[30]。

6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31]。

7 帝纳窦勋女为贵人，有宠。贵人母，即东海恭王女沘阳公主也。

8 第五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欲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骊协，并以刻薄之姿，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

能，违天心，失经义；非徒应坐豫、协，亦宜遣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上善之。伦虽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议论每依宽厚云。

【注释】

①屯兵：此事见本书永平十六年。

②越嶲(xī 夕)：郡名，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县东南。

③徙者：此指因楚王刘英案和阜陵王刘延案受牵连的流放者。

④要(yāo 妖)：设法取得某人的重用。

⑤五侯事：见本书成帝建始元年。

⑥"我子"句：见本书永平十五年。

⑦阴卫尉：阴兴，字君陵，历黄门侍郎，卫尉。有战功，世称其忠。

⑧蘧伯玉：春秋时卫大夫，名瑗。灵公与夫人南子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夫人说："来的是伯玉，君子不为冥冥堕行。"

⑨新阳侯：阴就。邑地在新阳县，属河南汝南郡。

⑩原鹿贞侯：阴识。邑地在原鹿县，属河南汝南郡。

⑪大练：粗帛。

⑫濯(zhúo 着)龙：北宫旁的花园名。

⑬褠(gōu 沟)：臂衣。

⑭西京事：指西汉外戚吕禄等专权败亡事。

⑮卫尉：太后兄马廖。

⑯两校尉：太后兄马防、马光。

⑰"高祖"句：见本书十六卷景帝中元三年。

⑱匈：通"胸"。

⑱饴(yi 疑):用米、麦制成的糖。

⑲广平王:刘羡。 钜鹿王:刘恭。 乐成王:刘党。他们都是汉明帝儿子。

⑳小王:未成年的诸王。

㉑罢服官:事见本书初元五年。

㉒浣(huàn 宦):洗涤。

㉓去乐府:事见三十三卷绥和二年。

㉔安夷县:治今青海乐都县西。 略:通"掠"。 卑湳(nán 南):族名。

㉕金城:郡名,治今甘肃永靖县西北。

㉖汉阳:本为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汉阳。

㉗五校:分别是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支军队。

㉘望曲谷:在甘肃临兆西南。

㉙紫宫:星座名。居于中垣。古代天文学家认为是天帝的居室。

【译文】

二年(丁丑,公元 77 年)

1 春,三月,初八,撤除伊吾卢的驻军,匈奴又派遣军队守卫那个地方。

2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的军队以及昆明夷、滇承等在博南攻击哀牢王娄牢,把他打得大败,并杀了他。

3 夏,四月,二十一日,下诏召还因为楚王、淮阳王案判罪而被流放的四百多家。

4 皇上想要给几个舅舅封爵位,太后不答应。时逢大旱灾,奏事的臣子以为是不封外戚的缘故,主管官员请求依照旧典封外戚。太后下诏说:"凡是奏事的臣子,都想谄媚我以求得好处。过去王氏家五人同一天封侯,黄雾四处弥漫,没有听说雨水滋润万物。外戚太盛,很少不倾覆的。所以先皇帝谨慎防范舅舅,不让他们在重要的位子,又说:'我的儿子不应该和先帝的儿子相等。'现在官员为什么要以马氏和阴氏相比呢?而且阴卫尉,天下人都称赞他,宫中的侍从人员到他家门口,来不及穿鞋就出迎,如同蘧伯玉一样恭敬有

礼，新阳侯虽然刚强，稍有失理，但是有方法谋略，据地谈论，整个朝廷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相比；原鹿贞侯，勇猛诚信。这三个人是天下贤拔的臣子，哪个比得上呢！马氏远比不上阴氏。我没有才能，整天不敢大声出气，常常担心损坏先皇后的法规，有毛发一般的罪过，我也不放过，虽昼夜不停地说，而亲属却不停地犯过，办丧事垒坟，又不能及时觉悟，这是我说的话不能发生作用，而且耳目蔽塞啊！

我是天下的母后，而身穿大练，饮食不求甜美，身边的人只穿着帛布衣服，没有香薰的装饰，是想以身作则，为下表率。我以为外亲看到这些，应当难过而约束自己；却只是取笑说：'太后一向喜好节俭。'前不久经过濯龙园门，看到外家前来问候请安的，车子如流水，马如游龙，仆役穿着绿色的护臂套，衣领袖口洁白，我回头看我的仆从，远比不上。故意不生气责备他们，只是中止每年的费用而已，希望由此让他们内心渐愧；他们却仍然懈怠疏忽，没有忧国亡家的想法。国君最了解臣子，何况是对亲属？我怎么可以上辜负先皇的旨意，下亏损先祖的美德，再度遭受西汉败亡的灾祸呢！"因此不允许封舅舅。

皇帝看了诏书悲叹，又重新请求说："汉朝建立以来，舅舅封侯，犹如皇子为王。太后固然存心谦让，为什么让我不能施惠三个舅舅呢？而且卫尉年纪大了，两个校尉身体有病，假如去世了，我将永远遗憾。应该趁着吉日封侯，不可拖延。"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想要使得朝廷和亲戚两全其美，哪里是想得到谦让的美名而使皇帝受到不施恩外家的嫌疑呢？从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条侯说：'高祖规定，没有战功的不能封侯。'现在马家的人对国无功，怎么能与中兴汉朝的阴皇后、郭皇后相等呢？常看到富贵的家庭，禄位很多，好像两次结果的树木，它的根必然受伤。而且人们所以希望封侯，是想上能奉祖先的祭祀；下能求温饱；现在祭祀祖先有太官供给，衣食有御府供给，难道还不知足，而一定要得到食

邑一县吗？我的主意已经考虑成熟了，你不要再有疑问。

说到最后的孝行，以安慰双亲为上。现在屡次遭到灾异，谷价上涨了好几倍，我日夜惶恐，坐卧不安，而要去谋划外家的封侯，违背慈母的善心！我向来刚强性急，患了气喘病，不能不顺通胸中之气。儿子没有成年，听从父母的，已经成年，就要按自己的志愿去做。想到你皇帝是一国之君；我因为先帝去世还没有三年，政务取决于王室，所以才专理国事。如果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照你自己的心意去做；我就该含着糖，逗弄孙子，不再过问朝政了。”皇上这才作罢。

太后曾经下诏三辅，所有马家亲戚有嘱托郡县官吏、干扰政事的，绳之以法。太后的母亲埋葬时坟土略高，太后就发话，太后的哥哥卫尉马廖等人立刻就削减坟土。那些外戚有谦虚朴素、行为正直的，就温言以待，赏给财物和爵位。如果有小错，就先显出严肃的神色，然后加以谴责。那些车服华丽，不遵守法度的，就断绝外戚的属籍，遣归家乡。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的车骑朴素，没有用金银装饰，皇帝向太后报告，随即就赐给他们各五百万钱。于是内外感化，衾被衣服都很朴素；外戚都惶恐，超过永平时。设置织室，在濯龙园中养蚕，屡次前往巡视，以此为乐。常常和皇帝早晚谈论政事，以及教导小侯王读《论语》等经书，叙述平生经历，终日欢乐和谐。

马廖想到美好的事业难得有好的结局，上疏劝太后成就德政说：“从前元帝取消三服之官，成帝穿着洗过的衣服，哀帝撤消乐府，然而奢侈浪费没有停止，使得衰微动乱的缘故，是百姓看重朝廷所行，看轻朝廷所言。

改革政治，移易风气，一定有它的根源。《传》说‘吴王喜欢剑客，百姓身上多伤疤；楚王喜爱细腰的人，宫中很多人饿死。”长安流传的谚语说：‘城里人喜爱梳高的发髻，各地的人就发髻高一尺。城里人喜爱粗广的眉毛，各地的人就把眉毛画得遮住了半个额头。城里人喜爱宽大的衣袖，各地的人就用整匹布帛做衣袖。’这些话

听起来好象是戏言，却切合事实。前些时颁行制度没多久，稍后就不能奉行。虽然有的是官吏不奉行，实在是因为从京师怠慢开始。现在陛下朴素节俭安居，发自天性。如果让这事一直到终了，那么天下就称诵恩德、声誉传遍天地。可以通达神明，何况是行令呢！"太后深信不疑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5 当初，安夷县官掠取卑湳种羌人的妻子作自己的妻子，官吏被那妇人的丈夫杀死，安邑县长宗延追捕犯人出塞，卑湳族人害怕被杀，就把宗延杀了，而和勒姐、吾良二族互相联合侵优汉地。于是，烧当羌酋长滇吾的儿子迷吾率领各种族一起反叛汉朝，打败金城郡太守郝崇。下诏派武威郡太守北地人傅育做护羌校尉，从安夷县迁到临羌县。迷吾又和封养种酋长布桥等五万多人一起入侵陇西郡、汉阳郡。秋，八月，派遣代理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五校士兵，以及各郡三万射手去攻打他。第五伦上奏疏说："我认为贵戚可以封侯使他富有，不应当担任官职。为什么呢？用法律处分他们就会伤害皇恩；以亲属偏护他们就会违犯国法。我听说马防现在正要西征，我以为太后仁慈有恩，陛下事亲至孝，恐怕突然有了小差错，难于处份亲属。"皇帝没有同意。

马防等人的军队到了冀州，布桥等人把南部都尉围困在临洮县，马防进攻，打败他们，杀敌人四千人，才解除了临洮的围困，其余的敌人都投降了，只有布桥等二万多人驻守望曲谷攻打不下。

6 十二月，十六日，有慧星出现在紫宫星座。

7 皇帝娶窦勋的女儿为贵人，很受宠。贵人的母亲是东海恭王的女儿沘阳公主。

8 第五伦上疏说："光武帝继承王莽之后，处理政务很严厉猛烈，后代承袭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郡国所推举的，大多是办事的俗吏，实在没有宽大博厚的人来满足朝廷的需求。陈留县令刘豫、冠军县令驷协都是以刻薄的态度，施行严厉苛苦，官民都忧愁埋怨，没有不痛恨他们的。而现在议论的人反而认为他们能干，违背了天

意，失去了经义，非但应该定刘豫、骃协的罪，而且应该责备推举的人。一定要选用仁厚贤能的人担任现时的政事，只要几个人，风俗就自然转变了。我曾经读过古书，知道秦朝因为严酷而亡国，又看到王莽也是因为法令苛刻而自己灭亡，所以勤勤恳恳，就在这里。又听说各位王爷、公主、贵戚，骄傲奢侈超过了法制，京城尚且如此，怎样能做给远方的人看呢？所以说：'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作则去教人，别人会跟从；用言语教人，别人会争论而不听。'皇上赞许这些话。第五伦虽然天性严峻正直，但是常恨俗吏的苛刻，议论常常依照宽大仁厚的原则。

三　年

1 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2 马防击布桥，大破之，布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留耿恭击诸未服者，斩首虏千余人，勒姐、烧何等十二种数万人，皆诣恭降。恭尝以言事忤马防，监营谒者承旨，奏恭不忧军事，坐征下狱，免官。

3 二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4 初，显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1]，从都虑至羊肠仓[2]，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帝以郎中郑训为谒者，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其难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诏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训，禹之子也。

5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3]，破之，斩首七百级。

6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7 武陵溇中蛮反[4]。

8 是岁，有司奏遣广平王羡、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上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

四　年

1 春，二月，庚寅，大尉牟融薨。

2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太子。

3 己丑，徙巨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昺为淮阳王。

4 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5]，全为平春王。

5 有司连据旧典，请封诸舅；帝以天下丰稔，方垂无事，癸卯，遂封卫尉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防为颍阳侯，执金吾光为许侯。太后闻之曰："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犹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帝不许。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帝许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进就第。

6 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7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贾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但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而已。

8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9 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6]。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冬，十一月，壬戌，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7]，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8]，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固，超之兄也。

五　年

1 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直言极谏。

2 荆、豫诸郡兵讨溇中蛮，破之。

3 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懑[9]，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4 戊辰，太傅赵熹薨。

5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寘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延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龟兹可

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无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徐干上疏，愿奋身佐超，帝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10]。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11]，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

六　年

1 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2 夏，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3 辛未晦，日有食之。

4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5 武都太守廉范迁蜀郡太守[12]。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以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13]，今五裤。"

6 帝以沛王等将入朝，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

【注释】

①摩(hū 乎)沱河：在今山西、河北二省境内。 石臼河：在今河北唐县东北。

②羊肠仓：在今山西交城县东北。

③姑墨：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阿克苏县。

④漻(lóu 娄)：水名，在今湖南。

⑤伉：音 kàng(抗)。

⑥论定事：见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⑦白虎观：宫观名。建初四年在此举行讨论《五经》的会议，班固撰写了《白虎通义》。

⑧《白虎议奏》：已佚。

⑨扪(mén 闷)：烦闷。

⑩弛刑：刑徒。 义从：志愿从行者。

⑪公主事：见二十一卷元封六年。

⑫廉范：字叔度，举茂才，任云中太守，迁蜀郡太守，后免归乡里，世称其好义。

⑬襦(rú 如)：短衣。

【译文】

三年(戊寅，公元 78 年)

1 春，正月，十七日，祭祀明堂，登上灵台，大赦天下。

2 马防攻打布桥，大败他们，布桥率领一万多族人投降。下诏征召马防回京，留下耿恭攻打其他没有降服的人，杀死一千多敌人，勒姐、烧何等十三族数万人都向耿恭投降。耿恭曾经因为向朝廷奏事而得罪了马防，监营谒者奉承马防旨意，奏耿恭不关心军事，被

定罪下狱，免官。

3 三月，初二，立贵人窦氏做皇后。

4 当初，显宗的时候，治理摩沱河、石臼河，从都虑到羊肠仓，想让它疏通漕运。太原郡的官吏人民苦于劳役连续几年没有完成，死去的人无法计算。皇帝派郎中邓训为谒者，督促负责这件事。邓训考察度量此事，知道难以完成，详细地上书说明。夏，四月，初九，下诏停止此役，改用驴车，每年节省费用以亿万计算，保全了数千役徒的生命。邓训是邓禹的儿子。

5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窴、拘弥等国的军队一万人攻打姑墨国石城，打败他们，杀敌七百人。

6 冬，十二月，十一日，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7 武陵郡的溇中蛮反叛。

8 这年，主管官吏奏请送广平王刘羡、钜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都到所封的国去，皇上生性笃爱，不忍心和各王分离，就把他们都留在京师。

四年(己卯，公元 79 年)

1 春，三月，初五，太尉牟融去世。

2 夏，四月，初四，立皇子刘庆做太子。

3 初五日，改封钜鹿王刘恭为江陵王，汝南王刘畅为梁王，常山王刘昌为淮阳王。

4 初七，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刘全为平春王。

5 主管官吏根据旧典，连续请求封皇帝的几个舅舅为侯，皇帝因为天下丰收，边垂安定，十九日，就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马防为颍阳侯，执金吾马光为许侯。太后听到此事说："我年轻时，只羡慕留名史册，不顾虑寿命的长短。现在虽然已经年老，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求。所以日夜警惕，想着要谦恭自下，希望依靠这种做法，不辜负先帝。所以感化劝导我的兄弟，共同达到这个志愿，想要使我在去世的时候，不再有悔恨，那里想到年老了，夙志还不能

达到呢?在我死后会永远成遗恨了。”马廖等人都辞让,愿意接受关内侯,皇帝不准许。马廖等不得已接受封爵而上书辞去职位,皇帝同意了。五月,初二,马防、马廖、马光都以特进辞官回府。

6 二十日,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7 六月,三十日,皇太后马氏去世。皇帝既然是太后抚养长大的,就完全把马氏当作外家,所在贾贵人不能登上至尊的位子,贾氏的亲属没有受到尊宠显荣的封赐。等到太后去世,只加赐贾贵人诸侯王赤绶,安车一辆,永巷宫女二百人,御府杂色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而已。

8 秋,七月,初九,埋葬明德皇后。

9 校书郎杨终建议说:“宣帝曾广召群儒,在石渠阁讨论确定了《五经》。现在天下太平,学者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业,而那些辨析章节句读的人,破坏了经义大略。应该如石渠阁旧例,永久作为后世的法则。”皇帝听从了。冬,十一月,十一日,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以及诸儒师会集白虎观,议论《五经》的同异。”让五官中郎将魏应禀承皇帝的制令发问,侍中淳于恭奏明,皇帝亲自以诏令临幸决断,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以及广平王刘羡都参加了。班固是班超的哥哥。

五年(庚辰,公元 80 年)

1 春,二月,初一朔日,日食;下诏举用直言强谏的臣子。

2 荆、豫各郡的军队讨伐溇中蛮,打败他们。

3 夏,五月,初三,下诏说:“我思盼正直之士,侧着坐席听取不同的意见,那些先到的各人都已说出了他们心中的愤怨,使我略微听到了大夫们的志向。想把他们都安置在我的左右,作为顾问省察。建武的诏文又说:‘宪用职务来考验臣下,不直接用言语书信。’现在外官多有空缺,都可以补足任用。”

4 二十日,太傅赵熹去世。

5 班超想就此平定西域,上疏请求援兵说:“我看到先皇帝想要

开发西域，所以往北边攻打匈奴，向西出使外国，鄯善国、于窴国即时归化，现在拘弥国、莎车国、疏勒国、月氏国、乌孙国、康居国愿意再归附，想要共同努力，消灭龟兹国，平定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得到龟兹国，那么西域未顺服的只有百分之一而已。前汉议论西域的人都说：'取得西域三十六国，可算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诸国，从太阳落下的地方，没有不向慕汉德的，大国小国都很乐意，不停地进贡，只有延耆国、龟兹国独不服从。我以前和官属三十六人奉命出使西域，受尽艰难困厄，从孤守疏勒国，到现在有五年了，胡夷的情况，我很了解，何其大国或小国，都说依附汉朝和依附天一样。以此验证，则葱岭可以通行，可以征伐龟兹国。现在应该任命龟兹国入侍汉朝的儿子白霸做他的国王，派遣几百名步兵骑兵护送，和各国连兵，在数月到一年就可以降服龟兹。用夷狄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我看到莎车国、疏勒国田地肥沃广阔，牧草充足，不像敦煌、鄯善国之间那般贫乏，军队可以不用中国的而且粮食自足。况且姑墨、温宿二国的郡主是龟兹所立，既不是和龟兹同一种族，并厌恶痛恨龟兹，在这种情势下必然会有投降的；如果二国来降，那么龟兹自然会被攻破。希望把我的奏章作参考行事，如果有万分的意外，我死了也没有遗憾！我班超特别蒙受神灵的保佑，希望不要倒下，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祝福万年的酒杯，在祖庙进献功勋，向天下人颁布大喜。"奏疏呈上，皇帝知道这功业可成，商议要派援兵。平陵人徐干上疏，愿意奋力捐躯帮助班超，皇帝派徐干做假司马，率领减刑的犯人以及自愿从行的一千人到班超那里去。

先前，莎车国以为汉朝不会派兵，就向龟兹投降，而疏勒都尉番辰也背叛了。正逢徐干赶到，班超就和徐干攻打番辰，大败他们，杀敌一千多人。想要进攻龟兹，因为乌孙兵力强大，应当借助他们的兵力，就上书说："乌孙是大国，有十万军队，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乌孙王，到孝宣帝时终于能借用乌孙帮助，现在可以派使者招抚

安慰，与他们共同合力。”皇帝接纳了这个意见。

六年（辛巳，公元 81 年）

1 春，二月，十七日，琅邪孝王刘京去世。

2 夏，六月，十五日，太尉鲍昱去世。

3 三十日晦，日食。

4 秋，七月，二十二日，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5 武都尉太守廉范调任蜀郡太守。成都的人口众多，物产丰盛，城里的房屋比比相连，旧时的法令，禁止百姓夜晚工作以防止火灾，因而百姓更加彼此隐瞒躲藏，使火灾时有发生。廉范就取消以前的禁令，只是严格要求百姓储存用水。百姓认为很方便，歌颂他说：“廉叔度，为什么来得这么迟！不禁火，人民安心劳作。过去没有上衣穿，现在裤子都有了五条。”

6 皇帝因为沛王刘辅等人将入朝，派遣谒者赐给他貂裘以及太官食物、珍奇果品，又派遣大鸿胪窦固拿着符节在京城郊外迎接。皇帝亲自巡视府第，预先陈设帷帐、卧床，其钱帛，器物没有不充备的。

七　年

1 春，正月，沛王辅、济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诏沛、济南、东平、中山王赞拜不名；升殿乃拜，上亲答之，所以宠光荣显，加于前古。每入宫，辄以辇迎，至省阁乃下，上为之兴席改容，皇后亲拜于内；皆鞠躬辞谢不自安。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东平王苍于京师。

2 初，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杨二女为贵人，大贵人生

太子庆；梁松弟竦有二女，亦为贵人，小贵人生皇子肇。窦皇后无子，养肇为子。宋贵人有宠于马太后，太后崩，窦皇后宠盛，与母沘阳公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宋贵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为厌胜之术[1]，由是太子出居承禄观。夏六月，甲寅，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庙。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训怀袒，今以肇为皇太子。"遂出宋贵人姊妹置丙舍[2]，使小黄门蔡伦案之。二贵人皆饮药自杀，父议郎杨兔归本郡。庆时虽幼，亦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亦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

3 己未，徙广平王羡为西平王[3]。

4 秋，八月，饮酎毕[4]，有司复奏遣东平王苍归国，帝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5]，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5 九月，甲戌，帝幸偃师[6]，东涉卷津[7]，至河内[8]，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他辎重[9]。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己酉[10]，进幸邺；辛卯，还宫。

6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长安，封萧何末孙熊为酂侯。进

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11]，还宫。

7 东平献王苍疾病，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

八 年

1 春，正月，壬辰，王薨。诏告中傅[12]。“封上王自建武以来章奏，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监丧，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葬。

2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万余人款五原塞降。

3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还宫。

4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庆；诸窦闻而恶之。皇后欲专名外家，忌梁贵人姊妹，数谮之于帝，渐致疏嫌。是岁，窦氏作飞书，陷梁竦以恶逆，竦遂死狱中，家属徙九真[13]，贵人姊妹以忧死。辞语连及梁松妻舞阴公主，坐徙新城[14]。

5 顺阳侯马廖，谨笃自守，而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弟，皆骄奢不谨。校书郎杨终与廖书，戒之曰：“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15]，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览念前往，可为寒心！”廖不能从。防、光兄弟资产巨亿，大起第观，弥亘街路，食客常数百人。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谒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

廖子豫为步兵校尉，投书怨诽。于是有司并奏防、光

兄弟奢侈逾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愆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16]。"光比防稍为谨密，故帝特留之，后复位特进。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复有诏还廖京师。

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17]，弟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喜交通宾客。司空第五伦上疏曰："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让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议论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18]。'诐险趣势之徒[19]，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敕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所至愿也！"

宪恃宫掖声势，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20]，主逼畏不敢计。后帝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民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21]，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6 下邳周纡为雒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数。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踧踖[28]，京师肃清。窦笃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拔剑拟笃，肆詈恣口[29]。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纡，送廷尉诏狱，数日，赍出之[30]。

7 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邑到于寘，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8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20]，皆从东冶泛海而至[21]，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22]，自是夷通，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省息以亿万计。遭天下旱，边方有警，民食不足，而郡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民；帝从之。

【注释】

①厌胜：一种以为能用诅咒制胜的迷信。此处因兔子口有缺，怕生子为兔唇，从口出。

②内舍：宫中的居室，以甲乙丙为尊卑。

③西平：在今河南西平县以西。

④酎(zhòu 纣)：醇酒。

⑤祖送：饯行。祖，祖道。古人于出行前祭祀路神称祖道。

⑥偃师：县名，治今河南偃师县东。

⑦卷津：在卷县，治今河南原阳县。

⑧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

⑨辎(zi 资)重：携带的物资。

⑩乙酉：此日待考。

⑪丁亥：此日待考。

⑫中傅：官名，多由宦官担任，职掌教导诸藩王。

⑬九真：郡名，属今越南。

⑭新城：县名，治今河南伊川县西南。

⑮长君：孝文窦皇后兄长君，退让不敢以富贵骄人。

⑯渭阳：甥舅。马防、马光是太后之弟，与章帝为舅甥关系。典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

⑰窦宪：字伯度，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时任为郎将。和帝时任车骑将军、大将军，操纵朝政。永元四年自杀。

⑱酲(chéng 承)：喝醉了神志不清。

⑲诐(bì 闭)：邪僻。

⑳沁水公主：明帝女。 泌水县：治今河南济源县东北。

㉑毁服：降一个等级的服饰。

㉒踧踖(jí jí 局吉)：拘束不敢放纵。

㉓詈(lì 例)：骂。

㉔贳(shì 市)：赦免。

㉕七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共七郡，都属交趾州。

㉖东冶：今福建福州市。

㉗峤(jiào 叫)：山道。

【译文】

七年(壬午，公元 82 年)

1 春，正月，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东平王刘苍、中山王刘焉、东海王刘政、琅邪王刘宇来朝见天子。皇上诏告沛王、济南王、东平王、中山王在赞拜时不必唱名，登上殿堂才拜，皇上亲自回礼，为的是使恩宠荣耀，超过从前。每次入宫，总是派车迎接，到宫中阁门才下车步行，见面皇上起身，神态恭敬，皇后则亲自在内室相见；诸王都行礼辞谢，感到不安。三月，大鸿胪奏请送诸王回国，皇帝特地留下东平王刘苍在京城。

2 当初，明德太后替皇帝娶扶风人宋杨的两个女儿做贵人，大贵人生了太子刘庆；梁松的弟弟梁竦有两个女儿，也是贵人，小贵人生了皇子刘肇。窦皇后没有儿子，认养刘肇做儿子。马太后宠幸宋贵人，太后去世，窦皇后更加受到皇帝的宠爱，就和母亲沘阳公主图谋陷害宋氏，在外命令兄弟寻找宋家的小过失，在内派御者侦探宋贵人的过失。宋贵人生病，想找个活兔子吃，要家人寻找，窦皇后就诬告宋贵人想作法诅咒，太子因此被迁出太子宫到承禄观。夏，六月，十八日，下诏说："皇太子生来迷惑失常，不可以奉祀宗庙。为了大义可灭亲，何况是贬退呢？现在废除太子刘庆，改为清河王。皇子刘肇受皇后的保护养育，在怀抱中就承受训导，现以刘肇做了皇太子。"就把宋贵人姊妹迁到丙舍，让小黄门蔡伦考察他们。两位

贵人都喝毒药自杀，父亲议郎宋杨被免职回到家乡。刘庆当时年纪虽小，也知道避免嫌疑、害怕祸事，说话不敢谈及宋氏；皇帝更加怜爱他，敕令皇后让他衣服和太子相同。太子也亲爱刘庆，入宫同住一室，出外同坐一车。

3 二十三日，改封广平王刘羡为西平王。

4 秋，八月，喝过酎酒，主管官吏再次奏请送东平王刘苍回国，皇帝于是答应了，亲手下诏书给刘苍说："骨肉是天生，实在不会因为远近而显得亲密或疏远；然而多次见面，情感比过去更加深厚。念及你长久辛劳，希望能够回去休息，想要签署大鸿胪的奏请，又不忍心下笔，但还是把诏书交给小黄门；心中依恋，心里难过而说不出话。"于是，皇帝祭祀路神，饯行，流泪而别；又赐给东平王车舆、衣服、珍宝、钱布以十万计。

5 九月，初十，皇帝来到偃师县，向东渡过卷津，到达河内，下诏书说："朕驾巡视察看秋天的米谷收获，由于经过各郡，都是精悍的骑兵和轻便的行装，没有其他笨重的行李。各郡不得修路造桥，远离城郭，派遣官吏迎接，问候起居，在车驾前后窜来窜去，烦扰朕。朕每办一件事都要节省，只恨自己吃不到粗米饭，喝不到瓢盛的水罢了。"己酉日，进到邺县，二十七日，回宫。

6 冬，十月，十九日，皇帝出巡到长安，封萧何的末代孙萧雄为酂侯。前进到槐里、岐山；又到长平，住在池阳宫，往东到了高陵县；十二月，丁亥日，回宫。

7 东平献王刘苍生病，皇帝赶快派名医、小黄门去侍候治病，路上来往的使者不断。又设置驿马，奔走千里传问东平王的起居生活。

八年(癸未，公元83年)

1 春，正月，二十九日，东平王去世。下诏告诉中傅："封呈东平王从建武以来的奏章，以便朕一并阅览。"派遣大鸿胪手持节符监办丧事，命令樊、郭、阴、马四姓小侯、诸封国王、公主都会集参加葬

礼。

2 夏，六月，北匈奴居留在三木楼山的訾大人稽留斯等，率领三万多人到五原塞投降。

3 冬，十二月，初七，皇上巡行到陈留、梁国、淮阳、颍阳；二十日，回宫。

4 太子刘肇册立，梁氏私下相互庆贺；窦氏的人听了心里憎恶。皇后一心想让窦氏成为唯一的外家，妒忌梁贵人姊妹，好几次在皇帝面前说她们坏话，使皇帝对她们渐渐疏远。这年，窦氏写匿名信，以恶逆的罪名陷害梁竦，梁竦因此死在狱中，家属被流放到九真郡，贵人姊妹因为忧虑而去世。词语牵连到梁松的妻子舞阴公主，被论罪贬新城县。

5 顺阳侯马廖谨慎笃实，自己守法，但是生性宽大舒缓，不能管束子弟，子弟都骄傲奢侈不谨慎。校书郎杨终写信给马廖，告诫他说："你的地位尊高重要，天下人仰望。而黄门郎马防、马光年纪还小，血气方刚，既没有窦长君退让的作风，反而邀约轻浮狡猾邪门的朋友，你放纵而不教诲，把他们看成是任性，看到想到他们往日的作为，令人寒心！"马廖不听从。马防、马光兄弟的资产巨万，大修宅第楼台，遍及街巷，家中的食客常常好几百人。马防又养了很多马，向羌人、胡人征收赋税。皇帝很不高兴，多次对他们加以谴责，处处予以限制。因此，权势稍有减损，宾客也少了。

马廖的儿子马豫做步兵校尉，投书埋怨诽谤朝廷。于是，主管官吏一并奏劾马防、马光兄弟奢侈过分，搅乱圣明的教化。他们都被免去官职，回到封国。临行时，诏书说："舅舅一家都回到封国，一年四季陵墓祖庙没有帮助祭祀先皇太后的人，我很难过。命令许侯马光留在京城，守着田庐思过，主管官吏不要再奏请，来安慰我对舅舅的一片情意了。"马光比马防稍为谨慎小心，所以皇帝特别挽留他。后来又恢复了特进的官位。马豫随马廖回国，被拷打致死。后来又有诏书召马廖回京城。

马家诸人既已得罪，窦氏更加显贵。皇后的哥哥窦宪做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做黄门侍郎，都在宫中任职，受到的赏赐累积很多；喜欢和宾客交往。司空第五伦上奏疏说："我看到虎贲中郎将窦宪是皇后的亲属，主管宫中卫兵，出入宫廷，年轻志美，谦卑乐于施善，这实在是他爱好贤士、交结朋友的方法。然而，所有出入贵戚家的人，大多是有过失、被禁锢的人，尤其缺少守法简约、安于贫穷的节操；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那些人互相推荐吹捧，纷纷涌向他的家门，这是骄傲放纵所产生的原因。三辅有人甚至议论说：'因为贵戚而废弃不许做官，应当再靠贵戚来洗除罪名，就好象以酒来解除醉酒。'谄佞险恶，趋求权势的人，实在不可亲近。我愚昧，但愿陛下、皇后严厉告诫窦宪等人闭门谢客，自守法度，不要随便交往士大夫，在事情未发生就防备，在祸患没有形成就考虑，使窦宪永远保有福禄，君臣相处得欢快，没有丝毫的嫌隙，这是我最希望的！"

窦宪丈恃宫中声势，从王、公主以及阴家、马家的人，没有不畏惧他的。窦宪以低贱的价钱请求占夺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迫于威逼而不敢和他计较。后来皇帝出巡经过那园田，指着问窦宪，窦宪暗中喝斥左右不许回答。皇帝后来发觉，大怒，召唤窦宪严厉地责备说："我深思前次经过你所占夺的沁水公主田园的时候，你何必做出比赵高指鹿为马还过份的事情呢！久想使人惊恐。以前永平年间，常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互相纠察，所以那些亲戚都不敢犯法。现在显贵的公主尚且被你无理掠夺，何况小百姓呢！国家抛弃你窦宪，就像抛弃小鸡、腐鼠一样。"窦宪非常恐惧，皇后降格穿衣，向皇帝深深地谢罪，很久，皇帝才消解怒气，让他们把田园还给沁水公主。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也不授以重任。

臣司马光说：做臣子的罪，没有比欺瞒人君更大的，因此，英明的君主痛恨这种事。孝章帝指责窦宪的行为与赵高指鹿为马没有不同，说得对；然而，终究不治窦宪的罪。那么，怎么惩罚奸臣呢？人君对于臣子，忧患在于不知道他们的奸私，如

果知道了他们的奸私而又赦免他们，那么，不如不知道为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些臣子有的做了作奸犯法的事，而在上的人君不知道此事，臣子对人君仍然有所畏惧；既已知道而又不治罪，臣子知道国君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于是就会放纵而无所顾忌了！所以，知道臣子的善行而不能用他，知道臣子的恶行而不能罢免他，这是人君所要深深警惕的。

6 下邳人周纡做雒阳县令，下车，先问大姓户主的名字；属吏数着邻里中的豪强回答，周纡厉声喝道："我本问马家、窦家那样的皇亲国戚，那里要知道这些卖菜的！"于是，部下属吏顺着长官意志，争着用激烈的手段办事，贵戚感到恐惧，京城肃然安定。窦笃晚上到北舍亭去，亭长霍延拔剑对着窦笃，任意责骂。窦笃上奏报告，下诏召唤司隶校尉、河南尹到尚书省责问；派剑戟士把周纡收捕，送交廷尉，关进狱中，好些天才赦免放出。

7 皇帝任命班超做将兵长史，派徐干做军司马，另外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国的使者。李邑到达于窴国，正碰上龟兹国攻打疏勒国，恐惧而不敢前走，因此上书说平定西域的事不能成功，又极力毁谤班超："拥抱着爱妻，抱着爱子，在外国安乐享受，没有顾念朝廷的心意。"班超听到此事感叹说："我不是曾参，却像他那样遇到三次谗言，恐怕要受到朝廷的怀疑了！"于是送走妻子。皇帝知道班超忠心，就严厉责备李邑说："纵然班超抱爱妻，抱爱子，想回家的汉军有一千多人，怎么能够都和班超同心协力呢？"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接受班超的指挥，下诏说："像李邑这样在外有任务的人，就留在身边替你办事。"班超随即派遣李邑带着乌孙国入侍汉朝的侍子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以前亲自毁谤你，想要破坏西域事，现在为什么不根据诏书把他留下，另派别的属吏送侍子呢？"班超说："这是多么浅薄的话啊！因为李邑毁谤我，所以现在派遣他。我反省内心而没有愧疚，何必要担心别人的批评呢？为了使自己快乐而把他留下，这不算是忠臣。"

8 皇帝以侍中会稽人郑弘为大司农。过去交趾州七郡贡献物品都是从东冶县飘海转运来，风波艰险，多有沉船的危险。郑弘奏请开辟从零陵到桂阳郡的山路，从此平坦畅通，就成为经常通行的道路。郑弘在职二年，所节省的钱以十万计算。遇到天下大旱，边地有警报，人民的粮食不够，但是国库的钱财却充足。郑弘又奏请应当减少各地的进贡，减轻徭役赋税，使饥民受益，皇帝接纳了他的建议。

元和元年

1 春，闰正月，辛丑，济阴悼王长薨。

2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献王子尚为任城王[1]。

3 六月，辛酉，沛献王辅薨。

4 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2]："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3]，不可以为滕、薛大夫[4]。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5]。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鉴啬夫捷急之对[6]，深思降侯木讷之功也[7]。"帝皆纳之。彪，贤之玄孙也。

5 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8]'；

又《令丙》[9]，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鑽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10]！宜及秋冬治狱，明为共禁。”

6 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以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7 癸酉，诏改元[11]。丁酉[12]，车驾南巡。诏：“所经道上州县，毋得设储峙[13]。命司空自将徒支拄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

8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还，幸宛。召前临淮太守宛人朱晖[14]，拜尚书仆射。晖在临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时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尚书张林上言：“县官经用不足，宜自煮盐，及复修武帝均输之法[15]。”朱晖固执以为不可，曰：“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怨，诚非明主所宜行。”帝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义，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16]，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9 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17]，相与论“孝武皇帝，始

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谢吏受讯。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69]，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70]，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71]，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帝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10 十二月，壬子，诏：“前以妖恶禁锢三属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11 庐江毛义、东平郑均，皆以行义称于乡里。南阳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阳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征辟皆不至，奉乃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均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谏不听，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

言，遂为廉洁。均仕为尚书，免归。帝下诏褒宠义、均，赐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

12 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匈奴复愿与吏民合市诏许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交易[20]，南单于遣轻骑出上郡钞之，大获而还。

13 帝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八百人诣班超。超因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莎车以赂诱疏勒王忠，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说康居王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

【注释】

①任城：封国名，治今山东微山县西北。

②韦彪：子孟达，博学，明帝时征拜为谒者，章帝时累官大鸿胪，著《韦卿子》。

③句出《论语·宪问》。　孟公绰：春秋时鲁国大夫。　老：大夫的家臣。

④滕：春秋时的小国，治今山东滕县西南。　薛：小国，在滕县南。

⑤阀阅：本指仕宦人家大门外的左右柱。此处指功绩和经历。

⑥"嗇夫"句：参见十四卷文帝三年。

⑦木讷：质朴而不善辞令。

⑧掠：问。　榜：击。　笞：击。　立：站着。

⑨《令丙》：法律的篇名。有《令甲》、《令乙》、《令丙》诸篇。

⑩怵(chù 处)：恐惧。

⑪改元：改元元和。

⑫丁酉：此日待考。

⑬储峙(zhì 至)：储备器物以待用。

⑭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县东南。　朱晖：字文季，有气节，历卫士令，临淮太守、尚书令。

⑮均输之法：汉武帝时，大司农下设管运输的均输官，令各地交纳贡物折

价和运费，准输官在低价地方买货转运京师或在高价地方出售。

⑯直：通"值"。

⑰孔僖：字仲和，博学，章帝时任兰台令史。 崔骃：字亭伯，少游太学，善属文，后得罪窦宪，弃官而归。

⑱悛(quèn 圈)：改。

⑲齐桓公事：见《国语》，鲁庄公束缚管仲，送交给齐桓公，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自述先君劣行，管仲答以致霸之术。

⑳十世：从汉武帝，历昭、宣、元、成、哀、平、光、明，至章帝为十世。

㉑訾(zī 资)：姓。

【译文】

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

1 春，闰正月，十五日，济阴悼王刘长去世。

2 夏，四月，二十四日，划分东平国，封献王的儿子刘尚为任城王。

3 六月，初七，沛献王刘辅去世。

4 报告政事的人大多说："郡国举荐官吏，大抵都不依照功勋的等次，所以官员对职守更加懈怠，而官吏的事务也渐渐疏忽，过失在州郡。"下诏把这事交给公卿朝臣议论。大鸿胪韦彪上奏议说："国家以选贤为要务，贤才以孝行为首，因此，寻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的家才行。人的才能、德行很少能二者兼备，因此，要孟公绰做赵国、魏国的家臣是力有余的，却不能让他去做滕国、薛国的大夫。忠心孝行的人所具的心肠接近笃厚；熟于法律条文的官吏，具有的心肠接近刻薄。选拔贤士应该以才能德行为重，不可完全凭着功勋的等次。但是重点在于选举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员贤明，那么贡士举选就能得到适当的人才。"韦彪又上奏疏说："国家的中枢在于尚书，尚书的选用，怎能不慎重！而最近多是从郎官提升这个职位，他们虽然熟悉法律条文，擅长应对，但是小小的智慧，大抵没有大的才能。应该鉴察啬夫敏捷应对的故事，深深思考绛侯质朴寡言而立

大功的例子。”皇帝接纳了他的全部建议。韦彪，是韦贤的玄孙。

5 秋，七月，二十三日，诏书说：“律法说‘拷问犯人，只能用竹木杖打，或者站着问讯。’又《令丙》规定了竹杖的长短。自从过去有重大狱案以来，考问的官吏多半残酷，用钻凿之类的刑具，悲惨痛苦到极点。想到那些痛苦的毒刑，令人悚惧动心。应当在秋冬审问案狱时，明确禁止。”

6 八月，十一日，太尉邓彪被免职，让大司农郑弘做太尉。

7 二十日，下诏书改换年号。丁酉日，皇帝车驾向南巡视。下诏书说：“路上经过的州县不许设置储备之物。命令司空自己率领徒吏搭架桥梁。如有派遣使者来迎接，探问皇帝起居的，二千石的官吏要受到处分。”

8 九月，十八日，皇帝到章陵县；十月，初七日，前行到江陵县；返回，到宛县。召见前临淮太守宛县人朱晖，任命为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郡时有政绩，百姓歌颂他说：“刚强正直，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南阳郡人朱文季，属吏害怕他的威严，百姓怀念他的惠政。”当时因触法免去官职，居住在家，所以皇帝召见而重用他。十一月，初七，皇帝车驾回宫。尚书张林上书说：“县官经常费用不足，应当允许各县制盐，并再推行武帝时的均输法。”朱晖坚持认为不可以，说：“均输法与商人买卖没有差别，制盐的利益归属官府，那么人民穷困埋怨，实在不是明君所应当实行的。”皇帝因此发怒，严厉责备诸位尚书，朱晖等人都自己入狱。过了三天，下诏书命令放出他们，说：“国家乐意听到反驳的意见，老者们没有过错，是诏书有失误，为什么要自己进监狱！”朱晖因此称说病重，不肯再签署意见。尚书令以下都惶恐，对朱晖说：“现在谴责已经来到你面前，为什么要称病推托，这祸不小！”朱晖说：“年已八十岁了，蒙受皇恩得以在枢密的职位，应当以死报答。如果心中知道这事不可行，却顺着皇帝的旨意表示赞同，有负臣子的责任！现在耳目不能视听，等待处死我的命令。”就闭口不再说话了。诸位尚书不知该怎么办，就共同上奏

弹劾朱晖。皇帝的怒气消除了，搁置此事，过了几天，下诏派值班的署郎去问候朱晖的生活起居，太医去探视疾病，太官去赐给食物，朱晖于是起身答谢，又赏赐给他钱十万，布百匹，衣服十件。

9 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骃一起在太学就学，互相议论"孝武皇帝，起初做天子时，崇信圣贤之道，五六年中，号称胜过文帝、景帝；后来任凭自己的意思行事，忘记了过去善政"的事。邻房的太学生梁郁上奏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皇帝，讽刺讥评当代的政事。"事情交给主管官吏审理。崔骃前往官员处受审。孔僖写文字材料替自己辩解说："凡称为诽谤的，是说其实没有这事，而凭空加以诬告。至如孝武皇帝，政治的好坏，明显地记载在汉代历史中，像日月一样明白，这是直接叙说书传中的实事，不是凭空诽谤。做皇帝的是好还是坏，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都是有原因使他如此，所以不可以用这理由来责备人。况且陛下就天子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错，而且恩泽很多，天下人都知道。我等为什么要独自讥评呢？如果所批评的确实很对，那么应当改过，倘若批评不当，也应该包含容忍，又何必要问罪呢！陛下不推究治国谋略，为自己作深远打算，只是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我等受诛，死就死了；但是，天下人一定会回转目光而改变想法，拿此事窥视陛下的心意，从今以后，如果看见不对的事，终将没有再说话的人了。齐桓公亲自扬露他先君的过错以引导管仲应对，然后群臣能尽到他们的心意。现在，陛下却想为十代之前的武帝来避讳很远的事实，岂不是和桓公的做法不同吗？我恐怕官吏忽然构陷我，使我含恨蒙冤而不能自己辩解，使得后世议论的人，随便拿陛下有所比喻，怎么能再让子孙来掩饰这事呢？我恭谨地前往宫阙，等待重罚。"上书奏上，皇帝立刻下诏不要审问，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10 十二月，初一，下诏："以前因为有妖言惑众罪而不许三族做官的，全部取消禁令，只是不得在宫中任宿卫而已。"

11 庐江人毛义、东平人郑均都以行为义气在乡里称誉。南阳人

张奉仰慕毛义的声名，前往拜候，坐下时，郡府的文件恰好到达，委毛义做安阳县令，毛义捧着文件进来，喜形于色；张奉鄙视这样，告辞离去。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朝廷征召他，一概不去，张奉才感叹说："确实不可猜测贤者。他以前之所以喜悦，是为了母亲而屈就的。"郑均的哥哥做县吏，常常接受馈赠，郑均劝告不听。郑均就抛开一切去做佣仆，把一年多赚的钱拿回给哥哥，说："财物用完了可以再得到，做官贪赃犯法，一辈子被人抛弃。"哥哥被他的话所感动，就成为廉洁的官吏。郑均历官至尚书，后免职回家。皇帝下诏书褒扬毛义、郑均，赐给米谷各千斛，常常在八月派遣长吏去问候他们的生活，另外赐给羊和酒。

12 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又愿意和官吏百姓做交易。"下诏准许此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赶着一万多头牛马前来和汉人交易，南单于派遣轻骑兵从上郡去夺取，大有收获而归。

13 皇帝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人率领八百兵卒前往班超处。班超因此发动疏勒国、于寘国的军队攻打莎车国。莎车国用钱财引诱疏勒王忠，忠于是反叛汉朝，听从莎车国，西面守护乌即城。班超就另立他的府丞成大做疏勒王，派那些没有反叛的人去攻打忠，派人游说康居王逮捕忠送回疏勒国，乌即城就投降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起旃蒙作噩，尽重光单阏，共七年。

肃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

1 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1]。'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2]！"又诏三公曰："安静之吏，惛愊无华[3]，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4]，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2 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3 南单于长死，单于汗之子宣立，为伊屠于闾鞮单于。

4《太初历》施行百余年[5]，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6]；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5 帝之为太子也，受《尚书》于东郡太守汝南张霸[7]。丙辰，帝东巡，幸东郡，引霸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霸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行过任城，幸郑均舍，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6 己丑，帝耕于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8]；丙子，赦天下。进幸济南。三月，己丑，幸鲁；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9]，作六代之乐[10]，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7 壬辰，帝幸东平，追念献王[11]，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献王陵，祠以太牢，亲拜祠坐，哭泣尽哀。献王之归国也，骠骑府吏丁牧、周栩以献王爱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之，皆引见，既悯其淹滞，且欲扬献王德美，即皆擢为议郎。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12]。夏，四月，乙卯，还宫。庚申，假于祖弥。

8 五月，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15]。

9 秋，七月，庚子，诏曰："《春秋》重三正[16]，慎三微[17]。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撅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10 冬，南单于遣兵与北虏温禺犊王战于涿邪山，斩获而还。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诏百官议于朝堂。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可许，司徒桓虞及太仆袁安以为当与之。弘因大言激厉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皆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绶谢。诏报曰："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闾闾衎衎[18]，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乃下诏曰："江海所以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赦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

三　年

1 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怀；二月，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19]："方春所过，毋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驏马可辍解[20]，辍解之。"戊辰，进幸中山，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21]；三月，己卯，进幸赵；辛卯，还宫。

2 太尉郑弘数陈侍中窦宪权势太盛，言甚苦切，宪疾之。会弘奏宪党尚书张林、雒阳令杨光在官贪残。书奏，吏与

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绶。弘自诣廷尉，诏赦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曰："窦宪奸恶，贯天达地，海内疑惑，贤愚疾恶，谓'宪何术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祸[29]，昺然可见[30]。'陛下处天子之尊，保万世之祚，而信谗佞之臣，不计存亡之机；臣虽命在晷刻[31]，死不忘忠，愿陛下诛四凶之罪，以厌人鬼愤结之望[32]！"帝省章，遣医视弘病，比至，已薨。

3 以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4 司空第五伦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赐策罢，以二千石俸终其身。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性质悫[33]，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亦终不用也。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以太仆袁安为司空。

5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34]，观盐池。九月，还宫。

6 烧当羌迷吾复与弟号吾及诸种反。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放遣之，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35]。

7 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遣使诈降于班超，超知其奸而伪许之。忠从轻骑诣超，超斩之，因击破其众，南道遂通。

8 楚许太后薨[27]。诏改葬楚王英，追爵谥曰楚厉侯。

9 帝以颍川郭躬为廷尉。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10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桥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28]，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29]"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30]。"

【注释】

①复：免除赋税徭役。　算：算赋，汉代的人丁税。

②著(zhúo 浊)：附着，加上。

③恂慎(xùn bì 捆璧)：至诚。

④刘方：字伯况，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人。

⑤《太初历》：汉武帝太初元年，邓平等人编制的历法，王莽初年废。光武帝中兴，废王莽所用历法，重用《太初历》，至此时，发现《太初历》与实际的季节不符，稍后于自然现象。

⑥《四分历》：汉章帝时编诉、李梵等编制。沿袭《三统历》、以十九年为一章，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故称四分。

⑦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张酺：字孟侯。细阳(今安徽太和县)人。从祖父张充受《尚书》。章帝时任东郡太守，和帝时官至司徒。

⑧汶上：在今山东泰安县东。

⑨七十二弟子：孔子的弟子颜回等。

⑩六代之乐：传说黄帝、尧、舜、禹、汤、周分别有《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乐。

⑪献王：刘苍。参见四十五卷永平四年。

⑫天井关：又称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上。

⑬六安：在今安徽六安县。

⑭三正：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殷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⑮三微：三正之始。

⑯闾衎(yín kàn 银看)：和颜快乐。

⑰侍御史：掌举劾的官吏。　司空：掌土功的官吏。

⑱骓(fēi 飞)马：四马驾车时，两旁的两匹马为骓马。　辍(chuò 绰)：停止。

⑲元氏：县名，治今河北元氏县西北。

⑳王氏之祸：王莽以外戚篡国之祸。

㉑昺(bǐng 丙)：明显。

㉒晷(guǐ 鬼)刻：片刻，顷刻。

㉓厌：满足。

㉔悫(què 确)：诚笃、忠厚。

㉕安邑：县名，治今山西夏县。

㉖归义：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

㉗许太后：楚王刘英的母亲。

㉘挛(luán 峦)：手脚蜷曲。

㉙玄武司马：官名，掌管南宫玄武门。

㉚夔(kuí 逵)：上古尧时的乐官。

【译文】

汉纪三十九　起乙酉(公元 85 年)，止辛卯(公元 91 年)，共七年。

肃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乙酉，公元 85 年)

1 春，正月，初五，下诏书说："法令说'对生孩子的百姓，免除三年算赋。'现在对所有怀孕的人，赐给每人三斛胎养谷，免除她丈夫一年的算赋。就以此诏书定为法令！"又下诏书给三公说："踏实稳重的官吏，非常诚恳而不浮华，每天的劳绩好像不足，但论月的劳

绩便绰绰有余。如襄城县令刘方，属吏百姓都说他做事不烦琐，虽然没有其他的特殊表现，这也差不多接受了朝廷的要求。以苛刻当作细察，以刻薄当作明白，以轻忽当作恩德，以烦重当作威严，这四种情况或者发生，那么下民就有埋怨的心意。我不断下诏书，使者在路上一个接一个。但是官吏没有把事情办好，百姓有的不守本分，这过错在什么地方呢？希望牢记已有的法令，做出合乎我心意的事！”

2 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逃到塞内的，共七十三批。当时北匈奴衰微耗竭，部众离散背叛。南匈奴攻打他的前方，丁零侵袭他的后方，鲜卑攻击他的左方，西域侵略他的右方，不能再自立，就率领部属远远地离开了。

3 南单于长去世，单于汗的儿子宣即位，就是伊屠於闾鞮单于。

4《太初历》施行了一百多年，历法比天象季节稍迟，皇上命令治历编欣、李梵等人综合考校历法的状况，作《四分历》；二月，初四，开始施行。

5 皇帝在做太子时，从东郡太守汝南人张酺学《尚书》。初六，皇帝往东方出巡，到了东郡，带领张酺以及他的学生和郡县的属吏一起在庭中聚会。皇帝先施弟子的礼仪，让张酺讲授一篇《尚书》，然后再行君臣的礼仪；赏赐特别优厚，没有不满足的。经过任城县，到郑均住宅，赐给他尚书俸禄直到去世为止，当时的人称他为“白衣尚书”。

6 十五日，皇帝在定陶县耕种。二十一日，到泰山，在岱宗燔柴祭告上天；前行到奉高县。二十二日，在汶上明堂祭祀五帝；二十六日，大赦天下。前行到济南国。三月，初十，到鲁国。十一日，在阙里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演奏六代的音乐，大会孔家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共六十二人。皇帝对孔僖说：“今天的聚会，对你的族人是不是有光荣呢？”回答说：“我听说英明的帝王和圣明的国君，没有不尊敬老师和重视圣道的。现在陛下亲自贬抑万乘之君的尊严，辱临

我的故乡，这是崇敬先师孔子，给圣人的德行增辉；至于光荣，不是我所敢承受的。”皇帝大笑说：“不是圣人的子孙，怎么说得出这些话！”任命孔僖为郎中。

7 十三日，皇帝到东平国，追念东平献王，对他的儿子们说：“想念他，到了他的家乡；邑地还在，人却死了。”因此流泪沾湿了衣襟。于是来到献王的陵墓，用太牢祭祀他，亲自祭拜他的牌位，哭得很悲哀。献王归国时，骠骑府吏丁牧、周栩认为献王爱护贤才，对士人谦让，不忍心离开他，于是做了献王家的大夫几十年，侍奉祖孙三代。皇帝听了，召见二人，既怜悯他们久居下位，又想要显扬献王的美德，就把他们都提拔为议郎。十六日，到东阿县，往北登上太行山，到了天井关。夏，四月，初六日，回宫。十一日，到祖庙祭告。

8 五月，改封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

9 秋，七月，二十三日，下诏书说：“《春秋》注重三正，对三正的开始很慎重。所定律令不在十一月、十二月申报囚刑，只在冬初十月而已。”

10 冬，南单于派遣军队和北匈奴温禺犊王在涿邪山作战，得胜，有所斩获而回去。武威郡太守孟云上书说：“北匈奴以前已经和亲，而南匈奴又去掠夺，北单于认为是汉朝欺侮他，图谋要侵犯边塞，说应当把南匈奴所夺去的人和牲口送还，以此安慰他们。”下诏百官在朝堂商议此事。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可答应，司徒桓虞和太仆袁安认为应当把人和牲口送还。郑弘因此大声激动而严厉地对桓虞说：“所有说应当送还生口的人都是不忠！”桓虞大声责骂他，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都生气变脸。司隶校尉举奏郑弘等人，郑弘等都呈上印绶请罪。下诏答复说：“长久议论而僵持，各有各的看法，大事要集思广益，政策要由众人来决定，忠正和乐，才符合朝廷的礼仪。沉默不言，更不是朝廷的福气。诸位有什么过错而要深深谢罪呢！请各位戴上冠冕，穿上鞋子。”皇帝于是下诏说：“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之长，是因为它比百川地势低下。稍受委屈，又有什

么害处!何况现在和匈奴君臣的名分已定,说话顺理,约定明白,进献的贡物不断到来,怎么可以违背信约,自己承受理亏的指责呢!命令度辽将军和领护匈奴中郎将庞奋加倍出钱赎买南匈奴所得到的人和牲口,送还北匈奴。南匈奴杀敌捉俘虏,计功受赏,依照贯例。

三年(丙戌,公元86年)

1 春,正月,二十二日,皇帝往北出巡;二十七日,在怀县耕种。二月,二十一日,命令侍御史、司空说:"正是春天,所经过的地方,不准有所杀伤。车子可以绕行避开的,就避开;骈马可以解除的,就解除。"二十四日,前行到中山国,出长城。二十九日,回,到元氏县。三月,初六日,前行到赵国。十八日,回宫。

2 太尉郑弘屡次陈述侍中窦宪权势太大,言辞极具苦心而恳切,窦宪痛恨他。正逢郑弘奏明窦宪的同党尚书张林、雒阳令杨光在任职内贪婪残酷。上书奏上,处理奏书的官吏和杨光是老朋友,因此把这事告诉他,杨光报告窦宪。窦宪奏明身为大臣的郑弘泄露国家密事,皇帝责问郑弘。夏,四月,二十三日,收回郑弘的印绶。郑弘自己前往廷尉投案,皇上下诏把他释放出狱。因此要求辞职回家,没有批准。郑弘病重,上书陈述谢罪说:"窦宪的恶行,通贯天地,国人疑惑,贤能愚笨的人都痛恨,说:'窦宪用什么法术迷惑主上!近日王莽的祸害,明显可见。'陛下处于天子至尊的地位,保全国家万代的福祚,却相信谗佞的臣子,不顾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我虽然命在旦夕,到死也没有忘记效忠,但愿陛下定罪杀了四凶,以满足人鬼愤恨的心愿。"皇帝看了奏章,派遣御医去给郑弘看病,等御医到达,郑弘已经去世。

3 以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4 司空第五伦因年老多病,要求辞职。五月,初三,赐给策书罢免,以二千石的俸禄一直到死。第五伦奉公尽节,陈述意见没有模稜两可的情形。本性质朴敦厚,不注重外表修饰,在职以清白著称。

有人问第五伦说："你有私心吗？"回答说："过去有人送给我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每次三公要选举贤才，我心中不能忘记这事，但始终不举用他。像这样，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

以太仆袁安为司空。

5 秋，八月，二十四日，皇帝到安邑县，观看盐池。九月，回宫。

6 烧当羌迷吾再次和弟弟号吾以及各种族反叛。号吾先以轻骑入犯，侵扰陇西郡边界，管理烽火的郡吏李章追赶他们，活捉号吾，要把他送到郡太守处，号吾说："杀了我一人，对于羌族没有什么损失；如果能放我活着回去，一定全部撤兵，不再侵犯汉朝的关塞。"陇西太守张纡释放了他，羌族的军队因此解散，各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迷吾退居逢留大河北面的归义城。

7 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处借到军队，回来据守损中城，派使者假装向班超投降；班超知道他奸诈，却假装答应。忠率领轻骑到班超处，班超杀了他，于是击败他的部队，通往西域南边的的道路终于畅通了。

8 楚国许太后去世。下诏改葬楚王刘英，追封他的爵位谥号叫楚厉侯。

9 皇帝以颍川人郭躬为廷尉。判决狱案罪刑，多半依照怜悯宽恕的原则，他从那些判处重刑的条文中，找出可以从轻处理的四十一条，向朝廷奏明，一一得到采纳实施。

10 博士鲁国人曹褒上疏，认为："应当定典制，建立汉朝的礼制。"太常巢堪认为"一代大典，不是曹褒所能制订，不能同意。"皇帝知道那些儒者太拘束，难以图新，而朝廷的礼制宪法，应该及时订立，就任命曹褒为侍中。玄武司马班固认为"应当广集众儒，共同商议此事的得失。"皇帝说："谚语说：'路边盖屋，三年不成。'大家在一起讨论礼仪制度，就争论不休，互相生疑，无法下笔。从前尧作《大章》，一个乐官夔就足够了。"

章和元年

1 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孙通《汉仪》十二篇[1]，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

2 护羌校尉傅育欲伐烧当羌，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斗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请发诸郡兵数万人共击羌。未及会，三月，育独进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遣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三兜谷[2]，不设备，迷吾袭击，大破之，杀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诸郡兵到，羌遂引去。诏以陇西太守张纡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3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3]，以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隗，光之子也。

4 齐王晃及弟利侯刚[4]，与母太姬更相诬告。秋，七月，癸卯，诏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收太姬玺绶。

5 壬子，淮阳顷王昺薨。

6 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而还。

7 羌豪迷吾复与诸种寇金城塞，张纡遣从事河内司马防，与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纡纳之。迷吾将人众诣临羌，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伏兵杀其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头以祭傅育冢，复放兵击其余众，斩首数千人。迷吾子迷唐，与诸种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叛[5]，种众炽盛，张纡不能制。

8 壬戌，诏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时，京师四方诸侯各嘉瑞，前后数百千，言事者咸以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独恶之，谓宋由、袁安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

生。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不敢答。

9 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

10 日有食之。

11 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寿春；复封阜陵侯延为阜陵王[6]。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还宫。

12 北匈奴大乱，屈兰储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万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13 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无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14 是岁，班超发于阗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7]。”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阗[8]。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注释】

①叔孙通：西汉初年的儒者，他杂采古礼及秦制，建汉代朝仪。

②三兜谷：在今甘肃武山县东。

③癸卯：此日待考。

④晃：齐武王刘缜的曾孙、殇王刘石之子。

⑤檐谷:在今青海尖扎、贵德二县之间。

⑥阜陵:治今安徽全椒县东。　延:刘延,在建初元年被贬为侯。

⑦须:待。

⑧徼(yāo 腰):拦截。

【译文】

章和元年(丁亥,公元87年)

1春,正月,皇帝召曹褒,给他叔孙通所定《汉仪》十二篇,说:"这礼制散乱简略,多半不合经义,现在应该依据礼法逐条修正,使它可以施行。"

2护羌校尉傅育想要攻打烧当羌,因为他刚刚投降,不想派出军队,就征募人员去离间羌族、胡族使其自斗,羌、胡不肯,就再度背叛汉朝出塞外去,重新依靠迷吾。傅育请求派各郡数万军队共同攻打羌人。还没有等到会合,三月,傅育独自进军。迷吾听到了,就把穹庐和部落迁走。傅育派遣精锐骑兵三千人穷追他,夜晚,到达三兜谷,没有设防,迷吾袭击,大败傅育,杀死傅育和他的所属吏士八百八十人。等到各郡军队到来,羌人就领兵离开。下诏任陇西郡太守张纡做护羌校尉,率领一万人驻守临羌县。

3夏,六月,初二,司徒桓虞被免职。癸卯日,委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任隗是任光的儿子。

4齐王刘晃和弟弟利侯刘刚,与母亲太姬互相诬告。秋,七月,初八,下诏贬刘晃的爵位为芜湖侯,削减刘刚的食邑三千户,收回太姬的玺绶。

5十七日,淮阳顷王刘昌去世。

6鲜卑深入匈奴左方,攻打北匈奴,匈奴大败,鲜卑人杀死优留单于而归。

7羌族的首领迷吾再次和各种族侵犯金城塞,张纡派从事河内人司马防,和他们在木乘谷作战,迷吾的军队败逃,通过译使想投

降，张纡接受了。迷吾率领部众前往临羌县，张纡设下伏兵，举行盛会，在酒中放了毒药，埋伏的军队杀死了羌族头人八百多，割下迷吾的头来祭祀傅育坟，再派兵攻打羌族其余的部众，杀死和俘虏了好几千人。迷吾的儿子迷唐和各种族解除过去的仇恨，结婚并交换人质，占据大榆谷、小榆谷而反叛，羌的各族人越来越多，张纡无法控制。

8 二十七日，下诏：因为祥瑞之物仍然会集，改年号为章和。当时，京城周围常常有吉祥的瑞物，前后几百千件，报告的人都认为是好事。然而太尉掾平陵人何敞唯独认为不好，对宋由、袁安说："祥瑞的征兆应随着美德而到来，灾异因为暴政而发生。现在有不同的鸟在宫殿上空飞翔，有奇怪的草在庭中生长，不可不注意！"宋由、袁安畏惧不敢回答。

9 八月，初八，皇帝往南出巡。二十三日，到梁国。三十日晦，到沛国。

10 日食。

11 九月，初五日，皇帝到彭城县。十六日，到寿春县。再次封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二十四日，到汝阴县。冬，十月，十二日，回宫。

12 北匈奴大乱，屈兰储等五十八个部落，二十八万人到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北地郡投降。

13 曹褒依照旧有的礼典，加上《五经》、《谶记》的文字，撰写编次从天子到庶人的冠礼、婚礼、吉礼、凶礼，从开始到结束的礼仪制度，共一百五十篇，上奏皇帝。皇帝因为众人的议论难得一致，所以只得接受它，不再让主管官吏议论奏明。

14 这年，班超派于窴各国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攻打莎车国，龟兹王调温宿国、姑墨国、尉头国的军队共五万人援救他。班超召集部下将校以及于窴王商议说："现在军队少，打不过他们，最好的计谋不如各自分散离去；于窴国从这里往东，长史我也从这里往西回去，可以等到夜晚的鼓声响起然后出发。"暗中把所俘虏的人放回

去。龟兹王听到这消息，大喜，自己率领一万骑兵在西界拦阻班超，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界拦阻于窴王。班超知道龟兹、温宿已经出动，秘密召集诸部调转，急忙赶往莎车国军营。胡人大为惊恐，奔逃，追杀了五千多人；莎车国终于投降，龟兹等国的军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从此，汉朝威震西域。

二 年

1 春，正月，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来朝。上性宽仁，笃于亲亲，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及诸昆弟并留京师，不遣就国。又赏赐群臣，过于制度，仓帑为虚[①]。何敞奏记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赏赉过度，但闻腊赐[②]，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③]，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畅，黎庶悦豫矣[④]。"由不能用。

尚书南阳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爱隆深，礼宠诸王，同之家人，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⑤]。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恩宠逾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

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具，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6]，骄奢僭拟，宠禄隆过。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羡等速就便时，以塞众望。”帝未及遣。

2 壬辰[7]，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

范晔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平徭简赋，而民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谓之长者，不亦宜乎！

3 太子即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

4 三月，用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8]，六安王恭为彭城王[9]。

5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6 南单于宣死，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为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7 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客崔骃以书戒宪曰[10]：“《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终誉’乎！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11]，称为贤臣；近阴卫尉克已复礼[12]，终受多福。外戚所

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盖在满而不挹[13]，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14]。《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

8 庚戌，皇太后诏："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15]，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窦宪以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宪性果急，睚眦之怨[16]，莫不报复。永平时，谒者韩纡考劾宪父勋狱[17]，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

9 癸亥[18]，陈王羡、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

10 夏，四月，戊寅，以遗诏罢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

11 五月，京师旱。

12 北匈奴饥乱，降南部者岁数千人。秋，七月，南单于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共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渐无报效之义，愿发国中及诸郡故胡新降精兵[19]，分道并出，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20]，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

用。太后议欲从之。尚书宋意上书曰[21]："夫戎狄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因其来降，羁縻畜养[22]，边民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廷，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会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太后数召见之，窦宪惧畅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23]，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尚书颍川韩棱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何敞说宋由曰："畅宗室肺府，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卫，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迹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24]，职典贼曹，欲亲至发所[25]，以纠其变。而二府执事以为三公不与贼盗[26]，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敞请独奏案之。"由乃许焉。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太后怒，闭宪于内宫。宪惧诛，因自求击匈奴以赎死。

冬，十月，乙亥，以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以执金

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⑦、黎阳、雍营、缘边十三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⑧。

13公卿举故张掖太守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迷唐率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小月氏胡⑨。训拥卫小月氏胡,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不宜禁护。训曰:"张纡失信,众羌大动,凉州吏民,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追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⑩:"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教谕,大小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叔父号吾将其种人八百户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颊岩谷,众悉离散。

【注释】

①帑(tǎng 躺):库府的钱财。

②腊赐:岁末的赏赐。

③元元:平民。

④豫:快乐。

⑤优渥(wò 握):优厚。

⑥磐(pán 盘):盘石,此处为磐桓不去。

⑦壬辰:此日待考

⑧陈:封国名,改淮阳国而置,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

⑨彭城:封国名,以楚国改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

⑩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博学多才。窦太后临朝，为窦

⑪宪府掾，后改任主簿。因得罪窦宪，出为长岑长，归家不仕。公元92年去世。

冯野王：西汉外戚。其妹为元帝昭仪，九卿之中，冯野王多有贤行。

⑫阴卫尉：阴兴。此处指他辞让侯爵。

⑬挹（yì 邑）：谦出。此处指谦让。

⑭四人：文帝薄太后、窦后，景帝王后、阜成王后，

⑮邓彪：字智伯。父邓以功封侯，父卒，彪让爵于异母弟凤，明帝高其节。和帝即位，以为太傅，赐爵关中侯。做官清白，是众僚的榜样。

⑯睚眦（yá zì 涯自）：发怒瞪眼。

⑰勋狱：事见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五年。

⑱癸亥：此日待考。

⑲故胡：南匈奴旧部。

⑳单：同"殚"，竭尽。

㉑宋意：宋均子，字伯志，历任辽东太守、尚书，司隶校尉职。

㉒羁縻（jī mí 基谜）：联络，维系。

㉓屯卫：京城的屯卫军队。

㉔股肱：手臂，此指朝廷的职能机构。

㉕发所：发生凶案的处所。

㉖二府：司空、司徒。

㉗北军五校：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掌宿卫兵。

㉘十二郡：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安定、北地等十二郡。

㉙小月氏胡：月氏族的残众。

㉚湟水：指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

【译文】

二年（戊子，公元88年）

1 春，正月，济南王刘康、阜陵王刘延、中山王刘焉来朝见天子。皇上本性宽厚仁慈，对亲人笃厚，所以叔父济南、中山二王常常入

京朝见，受到特别的恩宠，和各位兄弟都留在京师，不让他们回封国。又赏赐群臣，超过了制度，国库的钱财因此空虚。何敞向宋由上书陈述说："连年水灾旱灾，百姓没有收获；凉州边界，家家受到伤害；中原的州郡，公家和私人都困竭；这实在是节食省用的时候。朝廷的恩惠如天覆地载，赏赐超过了制度，仅听说腊日赏赐，从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使库府储藏的钱财空竭，损耗了国家的钱财。查考公家的财用，都是百姓劳力赚来的。英明的国君赏赐，应该有个等级制度；忠臣受赏，也应有个限度。因此，夏禹把黑色的圭献给天子，成王赐给周公束帛。现在你的地位尊高，任务繁重，所负的责任重大，对上应该匡正朝廷纲纪，对下应当拯济百姓。怎么可以只是不违背皇上就算了呢？应该先端正自己，以此作为属下的表率，把赏赐还给朝廷，并说明这事的得失，奏请王侯回到自己封国去，废除苑囿的禁令，节省多余的开支，赈济贫穷孤苦的人，那么恩泽下达，百姓就会高兴了。"宋由没有采用这建议。

尚书南阳人宋意上疏说："陛下事亲非常孝顺，对亲人的恩爱深厚，对各位王爷有礼貌而尊宠，如同自己一家人，朝见的车子可以进入殿门，入座时不必下拜，分别赏赐自用的食物，赏赐优厚。刘康、刘焉有幸以庶出的身份受封大国，陛下的恩宠超过了法制，礼貌敬意超过了限度。《春秋》的大义，对于伯叔父、兄弟，没有不当作臣子的。为的是尊卑有序、强干弱枝。陛业道德功业隆高盛大，应当成为万代楷模，不应当因为私人的恩情破坏了上下的秩序，失去了君臣的正道。又，平西王刘羡等六个王，都有妻有子，自成一家，官员属下都已具备，应当早些回到封国，为子孙奠下根基；却宅第相连成片，长久磐桓京城，骄奢僭越，比拟天子，恩宠食禄过份隆厚。陛下应当抛弃亲情，不再容忍，以大义切断私情，让刘康、刘焉，各人归封国，命令刘羡等赶快选定日期起程，来堵塞众人的怨言。"然而皇帝已来不及遣送。

2壬辰日，皇帝在章德宫前殿去世，享年三十一岁，遗诏说："不

要建寝庙，完全依照先帝的法制。”

范晔评论说：魏文帝称说汉明帝苛察，汉章帝是宽厚长者。章帝向来知从，不满明帝的苛刻严厉，凡事都以宽厚为原则。侍奉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减少徭役赋税，而百姓都依赖他的恩德；又以忠恕为礼，以礼乐为文，称他为长者，不是很适宜吗？

3 太子即位，年纪十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

4 三月，初五，遵照遗诏，改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六安王刘恭为彭城王。

5 十一日，把孝章皇帝葬在敬陵。

6 南单于宣去世，单于长的弟弟屯屠何即位，称为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7 太后临朝摄政，窦宪以侍中的职位，在宫内干预机密大事，出宫宣布太后的诏令；弟弟窦笃做虎贲中郎将，窦笃的弟弟窦景、窦瑰都做中常侍，兄弟都在亲近重要的职位。窦宪的宾客崔骃写信告戒窦宪说：“《传》说：‘生来就富有的人爱自满，生来就尊贵的人好傲慢。’生来富贵而能不傲慢自大的人是没有的。现在你的恩宠官位刚刚上升，所有官员都在观察你的行为，怎么可以不‘希望自己从早到晚不懈怠，来保持无穷的美誉’呢？从前冯野王以外戚的身份居要职，被称为贤臣；近来阴卫尉克己复礼，终于受到福佑。外戚之所以受到当时的讥评，留下过失到后世，大概在于自满而不知道谦退，官位高而仁德不足。汉朝兴起以后，到哀帝、平帝时，有外家二十人，能保全家族的，只有四人而已。《尚书》说：‘以殷代作为借镜，可以不谨慎吗？”

8 十八日，皇太后下诏说：“以原来的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各统己职听命于他。”窦宪因为邓彪仁义礼让，为先皇帝所敬重，而且忠厚顺从，所以尊崇他。窦宪所要做的事情，往往在外叫邓彪向皇帝奏明，在内自己向太后报告，事情没有不照

他意思做的。邓彪在位，修养保身而已，不能匡救朝政。窦宪的个性果断急躁，对别人的瞪眼怨恨，他没有不报复的。永平年间，谒者韩纡审问弹劾窦宪父亲窦勋的案子，窦宪就命令宾客杀死韩纡的儿子，拿他的头祭祀窦勋墓。

9 癸亥日，陈王刘羡、彭城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下邳王刘衍、梁王刘畅开始回封国。

10 夏，四月，十七日，遵照遗诏取消郡国制盐、冶铁的禁令，允许百姓煮盐铸铁。

11 五月，京城旱灾。

12 北匈奴饥荒混乱，一年有几千人投降南匈奴。秋，七月，南单于上书说："应当乘北匈奴分裂争乱的机会，出兵讨伐，消灭北匈奴，成全南匈奴，并成一个国家，让汉朝永远没有北顾之忧。臣等生长在汉朝的地方，开口仰赖食物，每年四时的赏赐，动辄以亿万计，虽然垂衣拱手安枕，但对没有报效朝廷感到惭愧，愿派国内以及诸郡旧部和新降的精锐士兵，分道一齐出动，约定十二月共同会合在北匈奴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很少，不足以防守内外，希望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以及西河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上郡太守合力北进，希望靠着圣明皇帝的神威，一举平定北匈奴。我的国家的成败，主要在今年，已经命令各部落严格准备兵马，唯愿太后裁断定夺。"太后把奏书给耿秉看。耿秉上书说："从前武帝统有天下，想要使匈奴臣服，没有遇到上天赐予的时机，事情终于没有成功。现在幸运的遇到天授时机，北匈奴分裂争乱，以夷伐夷，对国家有利，应当可以准许。"耿秉于是自己说明受到皇恩，按理应当拼命效劳。太后和大臣商议想要听从耿秉的意见。尚书宋意上书说："戎狄对礼义轻忽，不分上下，强者做首领，弱者就屈服。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数次征伐，所能获得的利益，竟不能弥补损害。光武皇帝亲自冒着战争的危难，深深地昭示了天地的圣明，因为南匈奴来降，牵制和畜养他们，使边民得以生存，劳役得以停止，到现在四十

多年了。现在鲜卑国顺奉汉朝，斩杀、俘获北匈奴一万多人，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劳苦，汉朝兴起的功业，这时最盛大。之所以这样，因为夷人互相攻击，没有损伤到汉朝的兵卒。我细察鲜卑攻打匈奴，正是为了掠夺的利益；至于把功劳归于汉朝，实在是因为想贪图得到朝廷的重赏。现在如果听任南匈奴回到北庭定都，就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失去了对外暴掠的希望，对内没有因功劳而得到封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现在北匈奴往西边逃走，请求和亲，应当利用他的归附，作为抵御外患的屏障，巍巍功业，没有超过这的。如果带领军队，消耗钱财，来顺从南匈奴，那就错过了上好的策略，远离安定，接近危险，实在不能同意。”

时逢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来参加国君的丧礼，太后好几次召见他。窦宪害怕刘畅分取他在宫中的权力，派人在宫中禁卫军的驻处杀了刘畅，而把罪名归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并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会同审问刘刚等人。尚书颍川人韩稜认为“凶手在京城，不应该舍近问远，恐怕会被奸臣所耻笑。”太后发怒，严厉地责备韩稜，韩稜坚持自己的意见。何敞向宋由说：“刘畅是皇室宗亲，封有食邑的藩臣，来京参加大丧礼，呈上奏疏，等待回音，身在武装卫士之中，却遭到如此残酷的杀害。接受窦宪命令的官吏，漫无目标的讨捕，犯罪的踪迹不明显，罪名不能成立。我何敞作为股肱大臣，职务主管贼曹，想要亲自到发生命案的地方，以纠察事情的变化。而二府的办事官员认为三公不参与追捕盗贼，公然纵容奸贼，不认为有过。我何敞请求独自奏请追查此案。”宋由于是答应了。二府听说何敞行动了，都派遣主办盗贼的官员跟随他。于是推究举发，得到全部事实。太后得知真相大怒，把窦宪禁闭在内宫。窦宪害怕被杀，因此自己请求攻打匈奴以赎罪免死。

冬，十月，十七日，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征伐北匈奴，用执金吾耿秉担任副将，派北军五校尉所率领的宿卫军，黎阳营、雍营，边境上的十二郡骑兵，以及羌族、匈奴的军队都开出塞外。

13 公卿推荐原来张掖郡太守邓训代替张纡担任护羌校尉。迷唐率领一万骑兵来到关塞前，不敢攻打邓训，想先威胁小月氏胡。邓训护卫小月氏胡，命令不许和迷唐交战。议论的人都认为羌人、匈奴人互相攻打，对朝廷有利，不应该采取禁止和保护的策略。邓训说："张纡失信，羌人大动干戈，凉州的官员百姓，性命就像悬在一根丝发上那样危险。原来匈奴各族之所以难得与汉人同心，都是恩信不够笃厚。现在趁着他被追逐危急，用恩德去安抚他，希望能对朝廷有所帮助。于是命令打开城门以及自己所居住的后园门，把匈奴人的妻儿都放进去，派军队严密守卫。羌人掠夺没有收获，又不敢进逼匈奴各族，因此解兵离去。于是，湟中的那些匈奴人都说："汉朝常常想要和我们相斗，现在邓使君以恩信对待我们，开城门收容我们的妻儿，这是得到父母了！"都欢喜地叩头说："我们只听从使君的命令。"邓训于是抚养教导他们，大大小小的人没有不感动喜悦的。于是赏赐钱财给羌人各族，让他们互相招诱。迷唐的叔父号吾率领他的八百户族人来降。邓训因此派湟中秦人、胡人、羌人的军队共四千人出塞，在写谷袭击迷唐，打败了他们，迷唐于是离开大、小榆谷，迁居颇岩谷，部众全都离散。

孝和皇帝上[1]

永元元年

1 春，迷唐欲复归故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簞上以渡河[2]，掩击迷唐，大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收其余众西徙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3]，余皆款塞纳质。于是训绥

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修理坞壁而已。

2 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宪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4]，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曰[5]："国家新遭大忧，陛下方在谅暗[6]，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7]，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议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又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8]，慢书之耻[9]，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

含忿，舍而不诛。今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又猥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民之困。"书奏，不省。

窦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又因朝会，刺讥宪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何敞上疏曰[19]："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臣所以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与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寿，恽之子也。

夏，六月，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20]，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

还。遣军司马吴泛、梁讽奉金帛遣北单于；时虏中乖乱，泛、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以诏致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令修呼韩邪故事[12]，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

3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4 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宪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爵，诏许之。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至是，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

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13]，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有才力者。有司莫敢举奏，袁安劾景"擅发边民，惊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14]，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不举劾，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驸马都尉瑰，独好经书，节约自修。

尚书何敞上封事曰："昔郑武姜之幸叔段[15]，卫庄公之宠州吁[16]，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此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17]。今逾年未几，入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

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⑱；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⑲，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⑳、陛下有誓泉之讥㉑，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佑也。附马都尉瑰，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㉒，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康有违失，敞辄谏争，康虽不能从，然素敬重敞，无所嫌牾焉。

5 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延薨。

6 是岁，郡国九大水。

【注释】

①孝和皇帝：刘肇(zhào 罩)(公元79～105年)，章帝第四子，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氏兄弟专权。在位十七年，以永元、元兴为年号。

②簰(pái 牌)：大筏。

③稽颡(sǎng 嗓)：以额触地之礼。

④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历任楚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诸职，多次弹劾外戚，为时人所称道。　任隗(kuí 魁)：字仲和，历官至司空，能鲠言直议。

⑤鲁恭：字仲康，历官至司徒。

⑥谅暗：又称"亮阴""凉阴"。指代天子居丧。

⑦三时：夏、秋、冬。　警跸(bì 毕)：出入。

⑧平城之围：事见十一卷高帝七年。

⑨慢书之耻：事见十二卷惠帝三年。

⑩何敞：字文高，历侍御史、尚书职，因直言得罪窦宪，出为济南太傅。

⑪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

⑫呼韩邪故事：西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和亲，保持友好关系。

⑬缇(tí 提)骑：担任警卫的随从，以其穿橘红色衣服，乘马，故称缇骑。

⑭符信：作为信物的虎符。

⑮"郑武姜"句：春秋时，郑武姜爱少子叔段，郑庄公应武姜请求，赐给叔段食邑，叔段发展实力，反叛失败。

⑯"卫庄公"句：春秋时，卫庄公宠幸庶子州吁。州吁拥兵反叛，弑桓公。

⑰说：通"悦"。

⑱"吉甫"句：周代，周宣王元舅申伯有美德，尹吉甫作诗赞誉他。

⑲"绝其"句：古语云：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

⑳文母：文王之母。典出《诗经·大雅·思齐》。

㉑誓泉之讥：郑武姜诱导叔段作乱，庄公把武姜置于城颍，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来，庄公又后悔不该如此发誓。

㉒康：刘康，光武帝的小儿子。

【译文】

孝和皇帝

永元元年(己丑，公元 89 年)

1 春，迷唐想要再回到原来的地方，邓训派遣中六千人，命令长史任尚率领，用皮革缝制成船，放在木筏上渡河，袭击迷唐，大败他们，前后杀死一千八百多人，俘获二千人，马牛羊三万多头，迷唐族差不多被消灭。迷唐收集余下的部众，向西迁移了一千多里，那些依附他的羌人小族都背叛他，烧当族的酋长东号稽首请求死罪，其余的人都破关献上人质。于是邓训安抚接受来归附的羌人，威信大张，于是解散驻守的军队，让他们各回到本郡，只留下不带刑具的二千多犯人，分开屯田，修理坞壁。

2 窦宪将要征伐匈奴，三公、九卿到朝堂上书谏止，认为："匈奴不犯边塞，却无故大兴军队远征，损耗国家财用，在万里外求取功劳，这不是安定国家的办法。"奏书接连呈上，总是被搁下，宋由恐惧，就不敢再签署议论此事，而诸卿也稍稍停止议论。只有袁安、任

隗坚持正道不肯改变，甚至去掉冠冕在朝堂坚决争论，前后将近十次上书，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害怕，袁安、任隗神色镇静。侍御史鲁恭上疏说："国家刚刚遭到大忧，陛下正在居丧，百姓见不到天子，夏秋冬三季听不见天子出巡的音息，没有不怀恩而傍徨不安的，好像有所求而得不到的样子。现在竟然在盛春的月份发起军事行动，扰动天下百姓去对待戎夷，实在不是施恩惠给天下，改年号齐正时令，由内到外的做法。万民是上天所降生，上天爱护他所降生的，就像父母爱护他的子女一样，有一物得不到适当的处所，那么天气就会为它而有所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人民的国君必定得到上天的回报。戎狄如同四方不同的气质，与鸟兽没有区别。如果在中国杂居，那么天气就会错乱，污秽到善良的人民，因此圣王的法制是牵制、畜养他们，使其不致绝灭而已。现在匈奴被鲜卑打败，远藏在史侯河的西边，离塞数千里，却想乘他们虚弱的时候，从中得到微弱的利益，这不是正义的行为。现在开始征发军队，而大司农调度的不够用，上下相逼迫，民间的急困，已经到了极点。群臣百姓都说不可以这样做，陛下为何因为一人的建议，舍弃万人的生命，不怜悯他们的言论呢？上观天的心意，下察人的志向，足以知道事情的得失。我担心中国不能成为过去的中国，哪里只能为了匈奴呢？"尚书令韩稜、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人乐恢，都上疏谏止，太后不听从。

又下诏，派使者替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建选府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说："我听说匈奴凶暴违逆已经很久了，高祖在平城受围困，吕后受到冒顿书信侮慢的耻辱，这两件耻辱，臣子愿意捐躯必死，高祖、吕后忍着忿怒，舍弃此事而不加诛罚。现在匈奴没有违背朝廷的罪行，汉朝也没有值得惭愧的耻辱，却在盛春耕作时，大兴军事，百姓怨恨，都怀有不满的心理。又任意替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修建府第满街遍里，窦笃、窦景是朝廷亲近大臣，应当作为百官表率。现在许多军队都在途中，朝廷苦心劳力，百姓愁

苦，县官没有用的，却赶着起造大宅，推崇饰品完物，这不是流传美德，昭示永久于后世。应该暂时停止工匠的劳作，专心担忧北边的外患，怜恤百姓的困苦。”奏书呈上，不加理会。

窦宪曾经让门生拿着书信前往尚书仆射郅寿处，有所请托，郅寿立即把送信的人送到诏狱，先后上书，陈述窦宪骄恣，引用王莽的例子告诫国家危险；又趁着朝会时，讥刺窦宪等人征伐匈奴、起造府第的事情，声音激厉，神色严正，词语非常恳切。窦宪怒，陷害郅寿买公田，诽谤朝廷，交给官吏审问，应当诛杀，何敞上疏说：“郅寿是参预机密的近臣，匡救朝政是他的职守，如果保持沉默，他的罪应当受诛杀。现在郅寿违逆众人的意见来安定宗庙，难道是他的私心吗？我之所以冒着死罪，不察颜色而上言，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以死为归。我虽然不了解郅寿，猜测他是甘心情愿去做的。实在不希望朝廷因为诽谤而诛杀大臣，伤害宽容的教化，杜塞了忠心正直的行为，留下了后世无穷的讥评。我何敞荒谬地参与机密大事，说话有不恰当，罪名明白，应当关进牢狱，在郅寿之前先死，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获得减免死罪，流放合浦郡，还没有出发，他就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

夏，六月，窦宪、耿秉出了朔方郡鸡鹿塞，南单于出了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了稠阳塞，都在涿邪山会合。窦宪分别派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精锐骑兵一万多人，和北单于在稽洛山作战，大败他们，北单于逃走。追击北匈奴各部，终于来到和渠北鞮海，杀死匈奴名王以下一万三千多人，俘获活口很多，各种牲畜一百多万头，所有匈奴的小王率领部众来投降，前后有八十一部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出塞外三千多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刻石记功，记下了汉朝威德而回师。派遣军司马吴汜、梁讽拿着金银布帛送给北单于，当时匈奴内乱，吴汜，梁讽在西海附近追上北单于，宣扬汉朝威信，以朝廷名义赏赐，单于叩头拜受。梁讽乘机要他们重修呼韩邪的故事，单于很高兴，立即率领部众和梁讽

一起回来，到达私渠海，听说汉军已经进入塞内，就派遣弟弟右温禺鞮王拿着贡礼入京侍奉，随着梁讽前往宫阙。窦宪因为单于没有亲自到来，奏请送还单于入侍的弟弟。

3秋，七月，十一日，会稽郡山崩。

4九月，初七，派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窦宪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坚决推辞封爵，下诏准许了。过去，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下，现在，下诏让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其长史、司马品秩为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

窦氏兄弟骄傲放纵，而执金吾窦景尤其过份，家奴、宾客、缇骑强夺人财，抢夺罪人，夺取妇女为妻；商人紧闭门户，好像躲避寇贼仇敌；又擅自发派边界各郡有才力的、能冲锋杀敌的骑兵。官员不敢检举奏明，袁安弹劾窦景"擅自发派边民，惊扰惑乱官民；二千石的官员不需要符信，却往往要承接窦景的檄文，故应当受到诛杀。"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讨好依附贵戚，不检举弹劾窦景的罪行，请求免官定罪。"奏书都被搁置不报。驸马都尉窦瑰独自爱好经书，尚节约，自修德行。

尚书何敞呈上密封奏书说："从前郑武姜宠幸叔段，卫庄公宠爱州吁，爱而不教育，终于成为凶祸。由此看来，这样爱儿子，好像饥饿而拿毒物给他吃，恰恰是害了他。我看见大将军窦宪，在国家刚刚遭到大丧，公卿就频频上奏，想要窦宪主持国事；窦宪深守谦退礼节，坚决辞去高位，勤勤恳恳，言辞深刻，天下人听了，没有不喜悦的。现在国忧才过一年不久，三年的丧礼还没结束，突然中途改变了作为，兄弟在朝廷专政，窦宪掌管三军的重任，窦笃、窦景总管宫中守卫大权，而且虐待百姓，奢侈僭越，杀害无罪的人，任意妄为，以图个人痛快。现在朝廷大臣议论纷纷，都说叔段、州吁在汉朝复活了。我观察公卿们心中存有观望的想法，不肯充分发表意见，是认为窦宪等人如果有为朝廷不懈的心意，那么已经受到尹吉甫褒赞申伯的功业一样；如果窦宪等人犯了罪，就像陈平、周勃顺着

吕后的意旨，终将不会为窦宪等人的吉凶而担忧。我何敞个人的诚意，实在希望想出两全的计策，杜绝绵绵的祸害，阻止不断的后患，上不想使皇太后有损文王之母的美号，不想陛下受到与母后不和的讥笑；下能使窦宪等人能够永远保有福佑。驸马都尉窦瑰近来请求隐退，希望抑制他家的地位、权利，可以和他商议，听从他的意见，这实在是对国家宗庙最好的办法，也是窦家的福气！”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而傲慢，窦宪就报告把何敞调出，去做济南王的太傅。刘康有过错，何敞常常向他谏告，刘康虽然不听从，但是一向敬重何敞，没有什么抵触的地方。

5 冬，十月，十八日，阜陵质王刘延去世。

6 这年，有九个郡国发生水灾。

二 年

1 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2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3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间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南顷王子侧为常山王。

4 窦宪遣副校尉阎磐将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之守伊吾者[①]，复取其地。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入侍。

5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食，乃遣兵数百

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6 初，北海哀王无后[2]，肃宗以齐武王首创大业而后嗣废绝，心常悯之，遗诏令复齐、北海二国。丁卯，封芜湖侯无忌为齐王，北海敬王庶子威为北海王。

7 六月，辛卯，中山简王焉薨。焉，东海恭王之母弟，而窦太后，恭王之甥也；故加赙钱一亿[3]，大为修冢茔，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

8 诏封窦宪为冠军侯，笃为郾侯，瑰为夏阳侯；宪独不受封。

9 秋，七月，乙卯，窦宪出屯凉州[4]，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副。

10 北单于以汉还其侍弟，九月，复遣使款塞称臣，欲入朝见。冬，十月，窦宪遣班固、梁讽迎之。会南单于复上书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袭击北单于。夜至，围之，北单于被创，仅而得免，获阏氏及男女五人[5]，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还。是时，南部党众益盛，领户三万四千，胜兵五万。

三　年

1 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礼，加元服[6]，擢褒监羽林左骑。

2 窦宪以北匈奴微弱，欲遂灭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

司马任尚出居延塞[7]，围北单于于金微山[8]，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未尝至也。封夔为粟邑侯。

3 窦宪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赋敛吏民，共为赂遗。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并所连及，贬秩免官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书仆射乐恢，刺举无所回避，宪等疾之。恢上书曰："陛下富于春秋[9]，篡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义自割，下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惭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书奏，不省。恢称疾乞骸骨，归长陵[10]；宪风厉州郡，迫胁恢饮药死。于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无敢违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喑呜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

4 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长安，诏求萧、曹近亲宜为嗣者，绍其封邑。

5 诏窦宪与车驾会长安。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仗称万岁，尚书韩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尚书左承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棱举奏龙，论为城旦。

6 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11]。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

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惟焉耆、危须、尉犂以前没都护，犹怀二心，其余悉定。

7 初，北单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窦宪请遣使立於除鞬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宋由等以为可许；袁安、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更立於除鞬以增国费。"事奏，未以时定。安惧宪计遂行，乃独上封事曰："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之遗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创大谋，穷尽北虏，辍而弗图[12]，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13]。'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14]，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15]，安终不移；然上竟纵宪策。

【注释】

①阎磐(lóng 龙)：姓名有疑，"磐"或作"盘"。

②北海哀王：刘基，章帝元和三年去世，无后。

③赙(fù 赋)：办丧事的钱财。

④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⑤阏氏(yān zhī 淹之)：匈奴君主的正妻。

⑥元服：加冠于首。

⑦居延：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

⑧金微山：又称金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阿尔泰山脉。

⑨富于春秋：春秋尚多，年纪还轻。

⑩长陵：县名，治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⑪"复置"句：章帝建初元年罢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官，现复置。

⑫辍(chuò 绰)：中止。

⑬"言忠信"句：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⑭讦(jié 节)：揭发别人的阴私。

⑮韩歆事：见四十三卷建武十五年。　戴涉事：见四十三卷建武二十年。

【译文】

二年(庚寅，公元 90 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赦免天下。

2 二月，初二，日食。

3 夏，五月，初七，封皇弟刘寿为济北王，刘开为河间王，刘淑为城阳王，继续封原来淮南顷王的儿子刘侧为常山王。

4 窦宪派遣副校尉阎磐率领二千多骑兵偷袭北匈奴防守伊吾的军队，再度取得那个地方。车师国震惊，前、后王各派儿子入京侍奉天子。

5 月氏国要求娶公主，班超拒绝遣还他的使者，因此怨恨班超，就派他的副王谢率领七万士兵攻打班超。班超兵少，都很恐惧；班超向士兵解释说："月氏国的军队虽然多，但是经过几千里越过葱岭而来，没有后勤运输，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要收藏米谷，坚守城

池，他们饥饿困苦了，自然会投降，不超过几十天，就能决定胜负！”谢上前攻打班超，攻打不下，又劫夺不到东西。班超估计他们粮米将要吃完，必定向龟兹国求取粮食，就派几百兵士在东界拦截他们。谢果然派骑兵带着金银珠玉去贿赂龟兹国，班超用伏兵拦截，把他们全部杀了，拿着使者的头去给谢看。谢非常惊恐，立即派遣使者请罪，希望能活着回去。班超释放遣送了他们。月氏国因此非常害怕，每年向朝廷进贡。

6 当初，北海哀王没有后嗣，肃宗因为齐武王首先开创中兴的大业，而后代子孙断绝，心里常怜悯此事，遣诏命令恢复齐、北海二国，十八日，封芜湖侯刘无忌为齐王，北海敬王的庶子刘威为北海王。

7 六月，十二日，中山简王刘焉去世。刘焉是东海恭王同母的弟弟，而窦太后是恭王的外甥女，所以增加丧礼钱十万，大修坟墓，铲平了官民的上千座坟墓，有一万多劳作者，征发调动影响了六州十八郡。

8 下诏封窦宪为冠军侯，窦笃为郿侯，窦瑰为夏阳侯；窦宪独自不接受封爵。

9 秋，七月，初七，窦宪出兵屯驻凉州，以侍中邓叠代理征西将军，作为副手。

10 北单于因为汉朝送还了他派去侍奉天子的弟弟，九月，又派遣使者到边塞称臣，希望入京朝见天子。冬，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迎接他。时逢南单于再次上书请求消灭北匈奴，于是派遣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左右部八千骑兵出了鸡鹿塞，中郎将耿谭派遣从事率领监护他们，袭击北单于。夜晚到达，围住他们，北单于受伤，仅仅保全了性命，俘获阏氏和男女五人，杀了八千，生获几千人。班固到达私渠海然后返回。这时，南匈奴的部众越来越多，统领三万四千户，强大的军队五万人。

三年(辛卯，公元91年)

1 春，正月，十九日，皇帝采用曹褒新订的仪礼，头戴冠冕。提升曹褒做羽林左骑总监。

2 窦宪认为北匈奴衰微，想要消灭他们。二月，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了居延塞，在金微山包围北单于，大败他们，俘获了单于的母亲阏氏，杀掉名王以下五千人，北单于逃跑，不知去向。部队出塞外五千多里后返回，自从汉朝出师以来，未曾到过这么远。封耿夔为粟邑侯。

3 窦宪立了大功，威名更大，以耿夔、任尚等作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这些人掌管文书，刺史、太守、县令都是他家的宾客，征收官民的赋税，这些人都一起贿赂馈赠他。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向朝廷举奏，许多二千石的大臣被牵连，有四十多人被贬官免职，窦宪非常痛恨。但是，袁安、任隗向来德行高洁，也没有办法陷害他。尚书仆射乐恢，检举窦宪无所忌讳，窦宪等人痛恨他。乐恢上书说："陛下还年轻，继承了帝业，几位舅舅不应该干预王室，以此向天下人表示无私。现在适当的做法是，上以义来裁断朝政，下要谦卑自我约束，四位国舅可以永远保有爵位、土地的荣耀，皇太后可以永远没有愧对宗庙的担忧，实在是最好的办法。"奏疏呈上，不理。乐恢称病请求辞官，回到长陵县；窦宪私令州郡，强迫乐恢服毒而死，于是朝臣惊恐，奉承窦宪的旨意，不敢违抗。袁安因为天子幼弱，外戚专权，每次朝会进见天子，以及与公卿大臣谈论国家大事，从来没有不怒斥流泪的；从天子到朝中大臣，都依恃仰赖他。

4 冬，十月，十二日，皇上出巡到长安，下诏寻找适合为萧何、曹参后嗣的近亲，继承其封邑。

5 皇帝下诏窦宪，要他在长安会见。窦宪到，尚书以下大臣建议向他下拜，伏称万岁，尚书韩稜严肃地说："和在上位的人交结不可谄媚，和在下位的人交结不可轻慢。礼仪没有臣子称万岁的制度！"建议的人都惭愧作罢。尚书左丞王龙私自上奏记，呈献牛肉和美酒

给窦宪，韩稜举奏王龙的罪行，论罪判处他苦役四年。

6 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投降了。十二月，再设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委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任龟兹的侍子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护送他回去。班超和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掉原来的王尤多利，而立白霸为王，让姚光把尤多利带回京城。班超住在龟兹国的它乾城，徐干驻守疏勒国，只有焉耆国、危须国、尉犂国因为以前没有都护，仍然对汉朝怀有背叛的心，其余各国都臣服于汉。

7 当初，北单于已经去世，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己立为单于，率领几千人留在蒲类海，派遣使者到边塞。窦宪奏请派遣使者立於除鞬为单于，设置中郎将统领保护，如同过去对待南单于的旧例。事情交给公卿大臣议论，宋由等人认为可以同意；袁安、任隗上奏认为："光武帝招徕安抚南匈奴，并不是认为可以永久安居内地，正是作为一时权变的打算，可以捍御北匈奴的缘故。现在北方沙漠已经平定，应该命令南单于返回北方匈奴朝廷，统领投降的部众，没有理由另外立於除鞬而增加国家的费用。"建议上奏，未能及时决定。袁安害怕窦宪的计划得以实行，于是独自上呈密封奏书说："南单于屯屠何的先父率领部众归顺汉朝，自蒙汉朝恩典已有四十多年，三位皇帝积累基业以传给陛下，陛下实在应该继承遵循先人的遗志，成就这个基业。况且屯屠何首先提出北征重大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匈奴，现在朝廷中止而不进行，另立新投降的於除鞬单于；以一时计划，违背了三朝的规矩，失信于南单于，而去扶植无功的北匈奴单于。《论语》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笃厚恭敬，虽是在蛮貊的地方也行得通。'现在如果失信于屯屠何一人，那么，所有的蛮人都不敢再遵守誓约了。又，乌桓国、鲜卑国新近杀死北单于，凡是人的常情，都害怕仇雠，现在立北单于的弟弟，那么，乌桓、鲜卑二国心中怀有对汉朝的埋怨。况且汉朝的旧例，供给南单于每年费用一亿九十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的

朝廷更加遥远，费用超过一倍，这是使天下财富耗尽，而不是制定政策的正确原则。”下诏要大臣讨论这个建议，袁安又和窦宪互相攻击。窦宪阴险急躁，仗恃权势；言辞骄傲，甚至抵毁袁安，提到光武帝杀韩歆、戴涉的往事，袁安始终不变心，然而皇上竟然听从了窦宪的建议。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起玄黓执徐，尽旃蒙大荒落，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

1 春，正月，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

初，庐江周荣辟袁安府[①]，安举奏窦景及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窦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恶之[②]。胁荣曰："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荣曰："荣，江淮孤生，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飞祸，无得殡敛，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

2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3 闰月，丁丑，以太常丁鸿为司徒。

4 夏，四月，丙辰，窦宪还至京师。

5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鸿上疏曰[3]："昔诸吕擅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4]。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5]，不得行其事也。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6]，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禁微则易，救末则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诲，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末然之明镜也。夫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7]；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6 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7 旱，蝗。

8 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8]，充满朝廷，穰侯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共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是时，宪兄弟专权，帝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阉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宪，独中常侍钩盾令郑众[9]，谨敏有心机，不事豪党，遂与众定议诛宪，以宪在外，虑其为乱，忍而未发；会宪与邓叠皆还京师。时清河王庆，恩遇尤渥[10]，常入省宿止；帝将发其谋，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郑众，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宫，诏执

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皆下狱死。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笃、景、瑰皆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

初，河南尹张酺，数以正法绳治窦景，及窦氏败，酺上疏曰："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11]，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瑰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敕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12]，过厚不过薄。今议者欲为瑰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瑰独得全。窦氏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故郡。

初，班固奴尝醉骂洛阳令种兢，兢因逮考窦氏宾客，收捕固，死狱中。固尝著《汉书》，尚未就，诏固女弟曹寿妻昭踵而成之[13]。

华峤论曰：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14]，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讥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甚矣！

9 初，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为礼庆。汉中郡亦当遣吏，户曹李郃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太

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郃遂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汉中太守独不与焉。

帝赐清河王庆奴婢、舆马、钱帛、珍宝，充牣其第[69]。庆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庆亦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宠禄焉。

10 帝除袁安子赏为郎，任隗子屯为步兵校尉，郑众迁大长秋。帝策勋班赏，众每辞多受少，帝由是贤之，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至此始矣。

11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窦氏党策免，自杀。

12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13 癸丑，以大司农尹睦为大尉。太傅邓彪以老病上还枢机职，诏许焉，以睦代彪录尚书事。

14 冬，十月，以宗正刘方为司空。

15 武陵、零陵、澧中蛮叛。

16 护羌校尉邓训卒[70]，吏、民、羌、胡旦夕临者数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僙，僙叹息曰："此为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请祷求福。

蜀郡太守聂尚代训为护羌校尉，欲以恩怀诸羌，乃遣译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遂反，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

城塞。尚坐免。

【注释】

①周荣:字平孙,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章帝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敢直言,官终山阳太守。

②徐崎(yǐ 椅):时任太尉属官。

③丁鸿:字孝公,通《尚书》,征拜侍中,和帝时历司徒,弹劾窦宪,名震一时。

④血食:古人杀牲取血,用以祭祀。

⑤周公:姬旦,周文王第四子。曾佐武王伐商,又辅助年幼的成王,政绩卓著。

⑥除:任职。

⑦三光:日月星。

⑧卿、校:九卿和诸校尉。

⑨钩盾令:秩六百石,主管池苑囿。郑众:宦官,字季产,为人机敏,以诛灭外戚功,升任大长秋,封鄛乡侯,为东汉宦官参政之始。

⑩渥(wò 卧):优厚。

⑪邓夫人:穰侯邓叠母元。

⑫三宥:三次赦免。

⑬昭:曹大家。

⑭亹(wěi 伟):勤勉不倦。

⑮充牣(rèn 认):充满。

⑯邓训:字平叔,邓禹第六子。历郎中、乌桓校尉、张掖太守、护羌校尉。元兴初年封为平寿侯,女儿为和帝后。

【译文】

汉纪四十　起壬辰(公元92年),止乙巳(公元105年),共十四年。

孝的皇帝下

永元四年(壬辰,公元92年)

1 春，正月，派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给於除鞬印绶，让中郎将任尚持符节，护卫屯驻伊吾，一如南单于旧例。

当初，庐江郡人周荣受征召到袁安的司徒府任职，袁安列举事实奏明窦景的罪行，以及争立北单于的事情，奏书都是周荣所起草，窦氏的宾客、太尉掾徐龢很痛恨他，威胁周荣说："你是袁安的心腹谋士，排斥奏告窦氏，窦氏的凶悍武士，刺客满城都是，你要谨慎防备！"周荣说："我周荣是江淮无依无靠的书生，能够在司徒府任职，纵然被窦氏所害，实在是甘心情愿。"因此告诉妻子说："如果突然遇到意外的祸害，不要入棺埋葬，希望以我微小腐朽的身体使朝廷觉悟。"

2 二月，十四日，司徒袁安去世。

3 闰月，初九，以太常丁鸿为司徒。

4 夏，四月，十八日，窦宪回到京城。

5 六月，初一朔，日食。丁鸿上疏说："从前吕家几兄弟专权，正统的嗣立几乎转移了；哀帝、平帝末年，中断了宗庙的祭祀。所以虽然有周公那样的亲属关系，却没有美德，不能让他执掌国事。现在，虽然大将军想要修身自束，不敢僭越，然而天下远近的臣子都惶恐地奉承他。初任刺史、二千石官的，要先谒见大将军，向他辞行，请求通名，等待回报，虽然已经拿着符节玺印，接受尚书台敕命，不敢随便离去，时间久的要等到几十天，背离王室，投向私门，这是皇上威信受损，臣下权势太盛啊！人道在下有所违背，效验就在天上显现。虽然有隐私和计谋，神明却能明照实情，垂示天象提出警戒，告戒人君。要禁止微小的过失是容易的，解救严重的事情就困难了。人们没有不是在细微时忽略，以致事情闹大，在私情上不忍心教诲，在仁义上不忍心割断，事情发生之后，再看事情未发生前的情况，便如明镜了。天道不可以不刚健，不刚健则日月星不明亮；君王不可以不强大，不强大则宰臣州牧就会失去控制。应该乘着天象大变，改革政治，匡救过失，用以回报天意。"

6 十九日，十三个郡国地震。

7 发生大旱，蝗虫成灾。

8 窦氏父子兄弟都做了卿、校，充满朝廷，穰侯邓叠、邓叠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以及母亲元、窦宪的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的父亲长乐少府郭璜互相交往；元、郭举都出入宫中，郭举得到太后的宠幸，于是共同图谋杀害天子，皇帝暗中知道他们的阴谋。这时，窦宪兄弟专权，皇帝和内外臣僚没有办法接近，和皇帝一起居住的只有宦官。皇帝因为朝中大臣上下没有不依附窦宪的，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为人谨慎机敏有心计，不依附豪党，于是和郑众商议诛杀窦宪，因为窦宪驻守在外，担心他作乱，忍着没有发作。正好窦宪和邓叠都回到京城。当时清河王刘庆受到特别的恩遇，常常进入宫中住宿；皇帝将要实施谋划，希望得到《汉书·外戚传》，害怕左右泄密，不敢差遣他们，命令刘庆私下向千乘王刘伉求取，夜间，要他单独送来。又命令刘庆传话给郑众，求取诛外戚的故事。二十三日，皇帝来到北宫，下诏执金吾、北军五校尉带兵驻守南宫、北宫，关闭城门，收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都关在狱中处死。派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的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和窦笃、窦景、窦瑰都前往自己的封国。皇帝因为太后的缘故，不想以罪名诛杀窦宪，替他们选派严明能干的相督察他们。窦宪、窦笃、窦景到达封国，都命令他们自杀。

当初，河南尹张酺，屡次用严正的法令惩治窦景，等到窦氏失败，张酺上疏说："当窦宪等人宠贵时，群臣阿谀依附他恐怕还来不及，都说窦宪受先皇帝托付，怀有伊尹、吕尚的忠心，甚至还把邓夫人比喻为文王的妻子，现在朝廷威严已经实行，都说应当诛杀，不再顾到前后所说的话，考察判断他的由衷。我看到夏阳侯窦瑰总是存在忠诚善良的心，从前和我交谈，常有尽节的心意，检点告戒宾客，从来没有犯法的行为。我听说圣王的政治对亲人的刑罚，有三次赦免的义理，宁可宽厚，不可刻薄。现在议论的人希望为窦瑰选

派严厉能干的相，恐怕他会遭受迫害，必定不能保全性命免去一死，应当裁决略加宽容宥赦，以增加天子的厚德。”皇帝被张酺的话所感动，因此窦瑰一门得以保全。窦家宗族宾客因为窦宪的关系而做官的，都被免官回郡。

当初，班固的奴仆曾经在醉酒时骂洛阳县令种兢，种兢因此逮捕拷问窦家宾客，收捕班固，关死在牢狱中。班固曾经撰写《汉书》，还没有完成，下诏班固的妹妹曹寿的妻子班昭继续把它完成。

华峤评论说：班固记述史事，不褒扬毁谤，不贬抑进抗，充实而不杂乱，详细而有条理，使读书的人奋勉而不厌倦，他能成名是令人信服的！班固讥评司马迁评论是非，和圣人颇有不同，然而他议论人物，常常排斥死节之士，非议正直的人，而不记叙杀身成仁的美德，这是轻仁义，贱守节到了极点！

9 当初，窦宪娶妻，天下郡国都有礼物庆贺，汉中郡也应该派遣官吏送礼，户曹李郃劝告说：“窦将军是太后的亲人，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横，危亡的灾祸，可以踮起脚等待了；希望主公一心为朝廷，不要和他交往。”太守固执要派遣人去，李郃无法阻止，请求自己去，太守答应了。李郃于是在路上迟行滞留，观察事情变化，走到扶风郡，窦宪回到自己的封国。凡是与窦宪来往的都论罪免官，只有汉中郡太守没有受牵连。

皇帝赐给清河王刘庆奴婢、车马、钱帛、珍宝，充满了他的府第。刘庆有时身体欠安，皇帝早晚问候，送膳食、药物，表示关怀备至。刘庆也小心恭敬孝顺，自己认为被废黜太子位，尤其怕出事而谨慎守法，所以能够保有他的恩宠和禄位。

10 皇帝任命袁安的儿子袁赏为郎、任隗的儿子任屯为步兵校尉，郑众升任大长秋。皇帝录功颁赏，郑众总是辞去多的，接受少的，皇帝因此认为他贤能，常常和他议论政事，宦官掌权从此开始。

11 秋，七月，二十三日，太尉宋由因为和窦家同党，被免官，自杀。

12 八月，十五日，司空任隗去世。

13 十七日，以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太傅邓彪因为年老多病请求辞去枢密要职，下诏准许，派尹睦代邓彪掌管尚书事。

14 冬，十月，初四，以宗正刘方为司空。

15 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叛乱。

16 护羌校尉邓训去世，属吏、汉民、羌人、胡人每天早晚到灵前哭泣的达数千人。羌人、胡人有的用刀子割自己，又刺杀那些犬马牛羊，说："邓使君已经死了，我们也一起死了吧！"邓训以前任乌桓校尉时的吏士全都上路奔丧，使得城郭都空了；官吏抓他们，不听，向校尉徐僊报告这种情况，徐僊叹息说："这是为了道义啊！"便释放了他们。于是，家家为邓训立祠，每有疾病，总是向他祈祷求福。

蜀郡太守聂尚代替邓训做护羌校尉，想要用恩惠安抚羌族，于是派遣翻译使者招呼迷唐，让他们回到大、小榆谷。迷唐回去，派他祖母卑缺到聂尚处，聂尚亲自送到塞下，为他设置路祭，命令翻译田汜等五人护送到住的地方。迷唐却造反，和羌人各族共同活活宰杀了田汜等，并用血订盟约，再次侵犯金城塞。聂尚因此被论罪免官。

五　年

1 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2 戊子，千乘贞王伉薨[①]。

3 辛卯，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

4 甲寅[①]，太傅邓彪薨。

5 戊午[②]，陇西地震。

6 夏，四月，壬子，绍封阜陵殇王兄劒为阜陵王。

7 九月，辛酉，广宗殇王万岁薨，无子，国除。

8 初，窦宪既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欲辅归北庭，会宪诛而止[4]。於除鞬自畔还北，诏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讨，斩之，破灭其众。

9 耿夔之破北匈奴也，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

10 冬，十月，辛未[5]，太尉尹睦薨。

11 十一月，乙丑，太仆张酺为太尉。酺与尚书张敏等奏"射声校尉曹褒[6]，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书凡五奏。帝知酺守学不通，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12 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

13 梁王畅与从官卞忌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与相应答，为有司所奏，请征诣诏狱。帝不许，但削成武、单父二县。畅渐惧，上疏深自刻责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显诛。陛下圣德，枉法曲平，横赦贷臣，为臣受污。臣知大贷不可再得[7]，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谷熟、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8]。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敕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9]，皆上还本署。臣畅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杂物，愿陛下加恩开许。"上优诏不听。

14 护羌校尉贯友遣译使构离诸羌[10]，诱以财货，由是解

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⑪，作大航，造河桥，欲渡兵击迷唐。迷唐率部落远徙，依赐支河曲。

15 单于屯屠何死，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及为单于，单于适之子右谷蠡王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由是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欲杀之；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多怨之。安国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师子觉其谋，乃别居五原界，每龙庭会议，师子辄称病不往。度辽将军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注释】

①贞：谥号，事君无猜曰贞。　伉：音 kàng(抗)。

②甲寅：此日待考。

③戊午：此日待考。

④此事见于上卷永元三年。

⑤辛未：此日待考。

⑥曹褒：字叔通，章帝召定礼制，撰冠婚吉凶制度凡百五十篇上之，累迁至侍中。教授诸生千余人。

⑦侥：饶恕。

⑧四县：此处指下邑、尉氏、薄、郾四县。

⑨虎贲：负责仪卫的人员，属虎贲中郎将。　官骑：主驾车马的骑从。　鼓吹：本为乐名，此为奏乐人员。　仓头：汉代对奴仆的称呼。　弩(nǔ 努)：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厩(jiù 就)：马棚。

⑩构：交接。

⑪逢留大河：黄河上游的一段，在二榆谷以北。

【译文】

五年(癸巳,公元 93 年)

1 春,正月,十一日,和帝在明堂祭祀祖宗,登上灵台,大赦天下。

2 二十四日,千乘贞王刘伉去世。

3 二十七日,封皇弟刘万岁为广宗王。

4 甲寅日,太傅邓彪去世。

5 戊午日,陇西郡地震。

6 夏,四月,二十日,继续封已故阜陵殇王的兄长刘鲂为阜陵王。

7 九月,初一,广宗殇王刘万岁去世,无子嗣,废除封国。

8 当初,窦宪立於除鞬为北单于,准备护送他返回北匈奴王庭。时遇窦宪受诛,就中止了计划。於除鞬于是离叛,回到北方。和帝下诏派遣将兵长史王辅率一千余骑兵与任尚一同追击讨伐,杀了於除鞬,攻破并消灭了他的部众。

9 白耿夔攻破北匈奴,鲜卑趁机辗转迁移,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匈奴余留下来的还有十多万户,全都自称鲜卑人。鲜卑从此日益强盛。

10 冬,十月,辛未日,太尉尹睦去世。

11 十一月,初六,任命太仆张酺为太尉。张酺为尚书张敏等人上奏:"射声校尉曹褒,擅行制定汉朝礼仪,破坏圣术,应当处以死刑。"前后上了五次书。和帝知道张酺墨守儒学不通达,他虽然搁置张酺的奏书,而曹褒的汉朝礼仪也就不实行了。

12 这年,武陵郡军队攻破叛乱的蛮人,降服了他们。

13 梁王刘畅与随从官卞忌祠祭求福。卞忌等献媚说:"神灵说大王当为天子。"刘畅与他谈论此事,被有关官员奏劾,请求征召刘畅进京,将其囚禁下狱。和帝没有批准,但削减了刘畅的成武,单父两个封县。刘畅惭愧而恐惧,上疏深切地自责:"我生性狂妄愚昧,不知提防和禁忌,自陷死罪,该当诛杀。陛下圣恩厚德,违背法律,平处其罪,硬是赦免了罪臣,为我受到玷污。我知道不可能再得到大

的赦免，因此自己发誓约束妻子儿女，不敢再有越轨犯禁，不敢再有浪费，租税收入有余，请求只食邑睢阳、谷熟、虞、蒙、宁陵五县，交还剩余的四个食邑县。我有小妾三十七人，其中没有子女的，愿将他们送还娘家。我自己选择谨慎的二百名奴婢，其余所受赏赐的虎贲武士、骑兵以及各种工匠技人、鼓吹手、仆隶、奴婢、兵器、马匹，都上缴给原来的官署。我身为圣上的骨肉近亲，扰乱神圣的教化，玷污了清流。既然得以生存下去，实在无心无颜以罪恶之身继续住在巨大的宫室，享受广大的食邑，设置官吏僚属，收藏器物。愿皇上开恩允许我的请求。"和帝下诏宽恕，不理会他的请求。

14 护羌校尉贯友派遣翻译离间众羌，以财货引诱他们，羌人于是解散。贯友就派兵出塞，在大、小榆谷攻击迷唐，斩杀并俘虏八百多人，缴获小麦数万斛。就在逢留大河两岸筑城堡，造大船，修建河桥，准备派兵渡河追击迷唐。迷唐率领部落向远方迁移，依傍赐支河曲。

15 匈奴单于屯屠何死，单于宣的弟弟安国继位。安国曾为左贤王，声誉不佳。等到当了单于，单于适的儿子右谷蠡王师子按次序转升为左贤王。师子向来勇猛狡黠多智，前单于宣和屯屠何都喜爱他的勇气和决断，多次派他率兵出塞，袭击北匈奴王庭，回师后受到赏赐，汉朝皇帝也特别对待他。由于这个缘故，匈奴国中都敬奉师子而不依附安国，安国想杀掉他。那些新降服的匈奴人，当初在塞外屡次遭到师子的掳掠，大多怨恨他。安国于是把打算寄托在投降者身上，与他们一同策划。师子发觉了他们的图谋，就迁居五原郡界，每次龙庭会议，师子就称病不去。度辽将军皇甫稜知道此事，也拥护师子不去，单于安国就更加愤恨。

六 年

1 春，正月，皇甫稜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单于无由自闻。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耆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协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①]。"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复，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②]，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他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赏赐[③]，亦足以威示百蛮。"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④]。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欲诛师子。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⑤]；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⑥]，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众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2 己卯，司徒丁鸿薨。

3 二月，丁未，以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4 夏，五月，城阳怀王淑薨，无子，国除。

5 秋，七月，京师旱。

6 西域都护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余人讨焉耆，到其城下，诱焉耆王广、尉犂王泛等于陈睦故城，斩

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7]，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7 南单于师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卫护士与战[8]，破之。于是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协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蔑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略吏民，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幕北[9]。九月，癸丑[10]，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与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迹射、缘边兵[11]，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12]，合四万人讨之。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13]，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冬，十一月，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围去，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14]，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乌桓要击逢侯于满夷谷[15]，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而还。

8 以大司农陈宠为廷尉[16]。宠性仁矜，数议疑狱，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刻敝之风，于此少衰。

9 帝以尚书令江夏黄香为东郡太守，香辞以："典郡从政，才非所宜，乞留备冗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17]。"帝乃复留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甚见亲重。香亦祗勤物务，忧公如家。

【注释】

①儆(jǐng 警):戒备。

②之:往。

③裁:裁量。

④造:到……去。

⑤曼柏城:在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

⑥譬和:说服调和。

⑦海滨:西域以外的地带,有条支、大秦等国。

⑧安集掾:官名,负责安集匈奴。

⑨幕(mò 莫):通"漠"。

⑩癸丑:此日待考。

⑪迹射:汉有迹射士,以寻迹而射得名。

⑫任尚:初为西域戊己校尉,历任中郎将、护羌校尉。多次镇压汉羌人民。元初五年(公元 118 年),与邓遵争功,为邓太后所杀。

⑬牧师城:汉代在边郡置牧师苑养马。牧师城在今内蒙古准格尔西北。

⑭大城塞:治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

⑮要(yào 妖):半路拦截。

⑯陈宠(?～公元 106 年):字昭公,沛国洨(今安徽灵璧南)人。主张废烦苛之法,撰《决事都目》等书。官至司空。

⑰宫台:"宫"指宫中;"台"指尚书台。

【译文】

六年(甲午,公元 94 年)

1 春,正月,皇甫稜被免职,派执金吾朱徽代理度辽将军。当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关系不好,就上奏告杜崇。杜崇劝西河郡太守,令他压下单于的奏章,单于无法向朝廷奏明。杜崇因此和朱徽上奏说:"南单于安国,疏远旧有的胡族,亲近新降服的胡人,企图杀害左贤王师子以及左台且渠刘利等人;而且,右部投降的胡人图谋共同胁迫安国起兵背叛汉朝,请西河郡、上郡、安定郡为此警备。"和帝交给公卿商议,都认为:"蛮夷反复无常,虽然难以测知,但是大

兵聚集，必定不敢蠢动，现在应该派遣有策略的使者到单于王庭，与杜崇、朱徽以及西河太守协力，观察单于的动静，如果没有其他变动，可以命令杜崇等人前往安国处，会合他的左右大臣，责备其部众中在边界横暴为害的人，共同平处罪责，该杀的就杀。如果单于不听命，令杜崇等权衡时宜作出处理，事情完毕之后，酌量赏赐，也足以向各蛮族显示威风，"和帝听从了建议。于是朱徽、杜崇就发兵到单于王庭。安国在夜晚听说汉军到来，大惊，弃帐而去。因此发兵想杀师子。师子事先知道了，于是把所有的庐帐部属都迁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城门关闭，无法进入。朱徽派遣属吏向他说明利害，劝和，安国不听；城既然攻不下，就移师驻守五原郡。杜崇、朱徽因此发遣各郡骑兵赶往救急，匈奴部众大惊，安国的舅舅骨都侯喜为等人担心被杀，于是击杀了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2 二十一，司徒丁鸿去世。

3 二月，二十日，以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4 夏，五月，城阳怀王刘淑去世，没有子嗣，废除封国。

5 秋，七月，京师旱灾。

6 西域都护班超派龟兹、鄯善等八国的军队，合计七万多人，讨伐焉耆国，到达焉耆国城下，引诱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在陈睦旧城杀了他们，并把首级传送到京城。因此纵容士兵掠夺，杀了五千多人，俘获活口一万五千人，另立焉耆国左侯元孟做焉耆王。班超留在焉耆国半年，慰劳安抚他们。于是西域五十多国都派人质向汉朝臣服。远至西海之滨，四万里外的地域，都经过几重翻译来向汉朝进贡。

7 南单于师子立，有五六百名投降的胡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率领护卫的士兵和他作战，攻破他们。于是降服的胡人彼此惊动，十五个部族二十多万人反叛，胁迫立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莫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于是杀掠官吏百姓，燔烧邮亭、庐帐，率领辎重并往朔方，想要度过漠北。九月，癸丑日，派光禄勋邓鸿代理车骑将军

职务，和越骑校尉冯柱、代理度辽将军朱徽率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以及各郡国的迹射士、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国、鲜卑国合计四万人讨伐他们。当时南单于和中郎将杜崇驻守牧师城，逢侯率领一万多骑兵围攻他。冬，十一月，邓鸿等人到了美稷，逢侯才解围去，开往满夷谷。南单于派儿子率领一万骑兵以及杜崇所率领的四千骑兵，与邓鸿等人在大城塞追击逢侯，杀了四千多人。任尚率领鲜卑国、乌桓国的军队，在满夷谷拦击逢侯，再度大败他们，前后共杀了一万七千多人。逢侯于是率领部众出塞外，汉朝的军队无法追击而返回。

8 派大司农陈宠为廷尉。陈宠本性仁厚自重，屡次议论悬案讼狱，常常依附经典，力求宽恕，刻薄的风尚，这时稍有改变。

9 和帝以尚书令江夏人黄香做东郡太守，黄香推辞说："掌管…郡政事，我的才能不适宜，请求留下充当闲散的官职，赐给我督责的小职，让我担任宫中尚书台的杂事。"和帝于是重新留黄香为尚书令，增加俸禄为二千石，很受到亲近器重。黄香也勤劳于公务，关心公务如家事。

七 年

1 春，正月，邓鸿等军还，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鸿坐逗留失利，下狱死。后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胡反，皆征，下狱死。

2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①]。

4 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5 乐成王党坐贼杀人，削东光、鄚二县[②]。

八　年

1 春，二月，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后，识之曾孙也。

2 夏，四月，乐成靖王党薨。子哀王崇立。寻死，无子，国除。

3 五月，河内、陈留蝗。

4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畔出塞。秋，七月，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击破之，徙其余众及诸降胡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3]。

5 车师后部王涿鞮反，击前王尉卑大[4]，获其妻子。

6 九月，京师蝗。

7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诽谤，自杀。

8 十二月，辛亥，陈敬王羡薨。

9 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10 护羌校尉贯友卒，以汉阳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5]。迷唐迎败充兵，杀数百人。充坐征，以代郡太守吴祉代之。

九　年

1 春，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2 癸巳，济南安王康薨。

3 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4 夏，四月，丁卯，封乐成王党子巡为乐成王。

5 五月，封皇后父屯骑校尉阴纲为吴房侯，以特进就第。

6 六月，旱，蝗。

7 秋，八月，鲜卑寇肥如⑧，辽东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

8 闰月，辛巳，皇太后窦氏崩。初，梁贵人既死，宫省事秘，莫有知帝为梁氏出者。舞阴公主子梁扈遣从兄禋奏记三府⑦，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尊号，求得申议。"太尉张酺言状，帝感恸良久，曰："于君意若何？"酺请追上尊号，存录诸舅。帝从之。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曰："妾父竦冤死牢狱⑧，骸骨不掩；母氏年逾七十，及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帝引见嫕，乃知贵人枉殁之状。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按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丙申，葬章德皇后。

9 烧当羌迷唐率众八千人寇陇西，胁塞内诸种羌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⑨。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副之，将汉兵、羌、胡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弃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斩虏千余人。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

10 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自杀。

11 甲子，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谥曰恭怀，追复丧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贵人于西陵⑩。擢樊

调为羽林左监。追封谧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遣使迎其丧，葬于恭怀皇后陵旁。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为乘氏侯，雍弟翟为单父侯，位皆特进，赏赐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梁氏自此盛矣。

河清王庆始敢求上母宋贵人冢，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具。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10]。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诣雒阳疗疾。"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除庆舅衍、俊、盖、暹等皆为郎。

12 十一月，癸卯，以光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

13 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以太仆韩棱为司空。

14 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条支[11]，穷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12]，临大海，欲渡，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13]，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止。

【注释】

①易阳：县名。治今河北永年县东南。

②东光、鄡(qiāo 敲)：县名，属今河北。

③安定：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　北地：郡名。治所在今宁夏吴忠县。

④尉毕大：又作尉卑大，车师前部王。

⑤湟中：指今青海湟水两岸，时为各族杂居之地。

⑥肥如：县名。治今河北卢龙县北。

⑦扈：梁松子。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

⑧蹙(yì 义)：和蔼。　竦：梁竦，建中初为窦氏所陷，死于狱中。

⑨大夏：县名。治今甘肃广河县西北。

⑩西陵：以其在敬陵之西，故名。

⑪没齿：犹言终身。

⑫大秦：古罗马帝国，又称海西国。　条支：西域国名。在安息以西，临西海、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之间。

⑬安息：伊朗高原古国。

⑭善风：顺风。

【译文】

七年(乙未，公元 95 年)

1 春，正月，邓鸿等人的军队回来，冯柱率领虎牙营留驻五原郡，邓鸿因逗留失利罪，下狱处死。后来和帝知道朱徽、杜崇与匈奴不和，又禁止他们上疏，导致胡人反叛，都征召回京，下狱处死。

2 夏，四月，初一朔，日食。

3 秋，七月，二十六日，易阳县地裂。

4 九月，二十五日，京城地震。

5 乐成王刘党因盗贼杀人被论罪，削除东光、鄚两个县。

八年(丙申，公元 96 年)

1 春，二月，立贵人阴氏为皇后。皇后是阴识的曾孙女。

2 夏，四月，十八日，乐成靖王刘党去世。儿子哀王刘崇立为乐成王，不久去世，没有子嗣，废除封国。

3 五月，河内郡、陈留郡发生蝗灾。

4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反叛，出塞外。秋，七月，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击，打败他们，把他们的余众以及那些投降的胡人，共二万多人迁徙到安定郡、北地郡。

5 车师国后部王涿鞮反，攻击前王尉卑大，俘获了他的妻子。

6 九月，京城发生蝗灾。

7 冬，十月，二十三日，北海王刘威因为非议敬王的儿子，又以诽谤论罪，自杀。

8 十二月，初十，陈敬王刘羡去世。

9 十六日，南宫宣室殿火灾。

10 护羌校尉贯友去世，以汉阳郡太守史充代替其职。史充到任，就派湟中的羌人、胡人出塞攻打迷唐。迷唐拦击，打败史充的军队，杀了几百人。史充论罪被召回，以代郡太守吴祉代其职。

九年(丁酉，公元97年)

1 春，三月，初十，陇西郡地震。

2 二十三日，济南安王刘康去世。

3 西域长史王林攻打车师后王，杀了他。

4 夏，四月，二十八日，封乐成王刘党的儿子刘巡为乐成王。

5 五月，封皇后的父亲屯骑校尉阴纲为吴房侯，以特进退居私第。

6 六月，大旱，有蝗灾。

7 秋，八月，鲜卑人侵犯肥如县，辽东郡太守祭参因打败仗被论罪，下狱处死。

8 闰月，十四日，皇太后窦氏去世。初，梁贵人已经去世，宫中的事情很秘密，没有谁知道和帝是梁氏所生。舞阴公主的儿子梁扈派遣从兄梁禹上奏记给三公之府，认为应"按汉朝旧制，尊崇母氏，而梁贵人生育皇帝，没有蒙受尊号，请求得到申理议论。"太尉张酺说明这事情，和帝感伤了很久，说："你的意思认为该怎么办？"张酺请求追封尊号，存恤录用诸位舅舅，和帝同意了。恰逢贵人的姊姊南阳人樊调的妻子梁嫕上书自辨说："我的父亲梁竦含冤死在狱中，尸骨没有掩埋；年过七十的母亲和弟弟梁棠等远在偏僻隔绝的地方，不知是死是生。请求收埋梁竦的尸骨，使母亲、弟弟得以回归本

郡。”和帝引见梁嫣，才知道梁贵人枉死的情形。三公上奏说：“请依照光武帝贬黜吕太后的旧例，贬黜窦太后的尊号，不应当和先皇帝葬在一起。”百官也多半上书赞同，和帝下手诏说：“窦氏虽然不遵守法度，而太后常常自我贬抑。朕侍奉她十年，深思大义：按照礼制，臣子没有贬黜尊长的条文，不忍抛弃恩情，不忍亏损道义。按照前代的事例，上官太后也没有受到降黜，不要再议论此事了。”二十九日，葬章德皇后。

9 烧当羌迷唐率领部众八千人侵犯陇西郡，胁迫塞内各羌族，会集步兵骑兵三万人击败陇西郡的军队，杀死大夏县县长。下诏派刘向代理征西将军，以越骑校尉赵世为副将，率领汉朝军队、羌人、胡人共三万人讨伐他们。刘尚屯驻狄道县，赵世屯驻枹罕县；刘尚派遣司马寇盱监督各郡军队，从四面会合。迷唐恐惧，抛弃老弱，奔入临洮县以南。刘尚等追至高山，大败他们，杀敌一千多人。迷唐带领部众逃走，汉朝军队死伤也很多，不能再追击，返回。

10 九月，二十四日，司徒刘方被下策免职，自杀。

11 二十八日，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谥号恭怀，追补丧制。冬，十月，十九日，把梁太后和她的姊姊大贵人改葬在西陵。提升樊调为羽林左监。追封皇太后的父亲梁竦的谥号为褒亲悯侯，派遣使者迎接他的棺柩，葬在恭怀皇后的陵旁。召回梁竦的妻子，封她的儿子梁棠为乐平侯，封梁棠的弟弟梁雍为乘氏侯，梁雍的弟弟梁翟为单父侯，位都为特进，赏赐金钱以数万计，宠恩显耀于当世，梁氏从此兴盛。

清河王刘庆才敢请求到母亲宋贵人墓拜祭，和帝允许了，下诏太官四时供给祭具。刘庆流泪说：“生前虽然不能供养，死后得以祭祀，心愿已经满足了。”想要请求建造祠堂，恐怕有自己和恭怀皇后同等的嫌疑，始终不敢说，常常当着随从流泪，认为是终身遗憾。后来上奏书说：“外祖母王氏年老，请求前往洛阳治疗疾病。”于是下诏宋氏都回京城，任命刘庆的舅舅宋衍、宋俊、宋盖、宋暹等人都为

郎。

12 十一月，初八，派光禄勋河南人吕盖为司徒。

13 十二月，初一，司空张奋免职。初七，以太仆韩棱为司空。

14 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派属官甘英出使大秦国、条支国，直到西海，都是前代所没有去过的地方，详尽地了解了他们的风土人情，记载下当地的珍奇怪物。到了安息国西界，滨临大海，想要渡海，船夫对甘英说："海水广阔，往来的人遇到顺风，三个月才能渡过。如果遇到逆风，也有二年才渡过的。所以入海，人们都要携带三年的粮食，海上容易使人思念故土和家人，常常有人死亡。"甘英于是停止西行。

十　年

1 夏，五月，京师大水。

2 秋，七月，己巳[①]，司空韩棱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为司空。

3 冬，十月，五州雨水。

4 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世营屯白石[②]。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十二月，迷唐等帅种人诣阙贡献。

5 戊寅，梁节王畅薨。

6 初，居巢侯刘般薨，子恺当嗣，称父遗意，让其弟宪，遁逃久之，有司奏绝恺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恺犹不出。积十余岁，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上书曰："孔子称'能

以礼让为国乎何有[3]'。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也。"帝纳之，下诏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乃征恺，拜为郎。

7 南单于师子死，单于长之子檀立，为万氏尸逐鞮单于。

十一年

1 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2 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使中大夫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衣冠。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4]。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无令刍荛以言得罪[5]，幽远独有遗失也。"

十二年

1 夏，四月，戊辰，秭归山崩[6]。

2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 九月，戊午，太尉张酺免。丙寅，以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4 烧当羌豪迷唐既入朝，其余种人不满二千[7]，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汉作河桥[8]，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护羌校尉吴祉等多赐迷唐金帛，令籴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是岁，迷唐复叛，胁将湟中诸胡冠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

十三年

1 秋，八月，己亥，北宫盛馔门阁火[9]。

2 迷唐复还赐支河曲[10]，将兵向塞。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羌、胡合三万人至允川[11]。侯霸击破迷唐，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12]。久之，病死，其子来降，户不满数十。

3 荆州雨水。

4 冬，十一月，丙辰，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13]。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5 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6 戊辰，司徒吕盖以老病致仕。

7 巫蛮许圣以郡收税不均[14]，怨恨，遂反；辛卯[15]，寇南郡。

【注释】

①己巳：此日待考。

②白石：县名。治今甘肃临夏县。

③"能以"句：出自《论语·里仁》。

④权：秤锤。　衡：秤。

⑤刍荛(ráo 饶)：割草打柴的人。

⑥秭归：治今湖北秭归县。

⑦种人：同一部族的人。

⑧河桥：事见本卷"五年"，贾友造河桥。

⑨盛馔门阁：御厨门阁。

⑩赐支河曲：又名赐支河，即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黄河河段。

⑪允川：离赐支河几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⑫发羌：羌族的一支。

⑬束修：束发自修者。

⑭巫蛮：此指今四川巫山县一带的土著。

⑮辛卯：此日待考。

【译文】

十年（戊戌，公元 98 年）

1 夏，五月，京城发生大水灾。

2 秋，七月，己巳日，司空韩棱去世。八月，十五日，以太常太山人巢堪为司空。

3 冬，十月，五个州暴雨成灾。

4 代理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因畏惧懦弱被论罪，召回下狱，免职。谒者王信率领刘尚的军队驻屯在枹罕县，谒者耿谭率领赵世的军队驻守白石县。耿谭于是设悬赏，羌人多来内附。迷唐恐惧，于是请降。王信、耿谭就接受了他的投降而停战。十二月，迷唐等率领族人前往宫阙贡献物品。

5 十九日，梁节王刘畅去世。

6 当初，居巢侯刘般去世，儿子刘恺应当继承爵位，刘恺称说父亲的遗志，就把爵位让给弟弟刘宪，逃离了很长时间，于是有关官员奏请撤消刘恺的封国。肃宗赞美他的义行，特别优厚而宽宥他，刘恺仍然不出来继任。过了十几年，有关官员再次奏明此事，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称'能够以礼让来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官员不推究刘恺乐善之心，而以寻常的法度加以纠察，恐怕不能彰扬谦让之风，完成恢弘宽厚的教化。"和帝采纳了，下诏书说："王法推崇善行，成全别人的美德，听便刘宪继承爵位，事属特殊，以后不得以此为例。"于是征召刘恺，任命他为郎。

7 南单于师子去世，单于长的儿子檀即位，为万氏尸逐鞮单于。

十一年(己亥，公元99年)

1 夏，四月，初九，大赦天下。

2 和帝借朝会时召见诸位儒者，使中大夫鲁丕和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人互相讨论难题，和帝称赞鲁丕的说法，散朝，特别赐给他衣冠。鲁丕因此上疏说："我听说，解经的人是传授先师的言论，不是自我发挥，不能相互谦让；相让就会使道义不明，如同圆规曲尺衡器不可任意改变。质疑的人必须说明其依据，论说者务必提出义旨，浮华无用之言，不得在众人面前陈述，所以不烦劳精神而道理会更加明白。说法不同的人应各述师法，广泛地考察其大义，不要让乡野樵夫因为言语获罪，使深刻的道理有所遗漏。"

十二年(庚子，公元100年)

1 夏，四月，十六日，秭归县山崩。

2 秋，七月，初一朔，日食。

3 九月，初九，太尉张酺被免职。十七日，以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4 烧当羌首领迷唐已入京，其余族人不到二千人，饥饿困窘不能自立，迁入金城县。和帝命令迷唐率领他的族人回到大、小榆谷；迷唐认为汉朝建造了河桥，军队来去无常，原来的地方不可以再居留了，以族人饥饿为辞，不愿远出。护羌校尉吴祉等赐给迷唐很多金帛，让他们购米、买牲畜，促使他们出塞，羌人更加怀有猜疑惊恐。这年，迷唐又叛，胁迫湟中各胡族人掳掠而去，王信、耿谭、吴祉都被论罪召回。

十三年(辛丑，公元101年)

1 秋，八月，二十五日，北宫盛馔门楼阁火灾。

2 迷唐又回到赐支河曲，率兵接近边塞。护羌校尉周鲔和金城太守侯霸，以及各郡的军队、属国的羌人、胡人共三万人，到达允川。侯霸击破迷唐，族人瓦解，有六千多人投降，分别被迁徙到汉阳郡、安定郡、陇西郡。迷唐于是衰弱，远渡赐支河头，依傍发羌居住。过

了很久，病死，他的儿子来降，人口不到几十家。

3 荆州久雨。

4 冬，十一月，十四日，下诏书说："幽州、并州、凉州的户口稀少，边地的徭役烦多，奉公的良吏仕路狭窄。安抚接纳夷狄，用人很重要。现令人口在十万以上的边郡，每年举荐一名孝廉，人口不满十万的郡，每两年举荐一名。人口在五万以下的郡，每三年举荐一名。

5 鲜卑人侵犯右北平，进入渔阳郡，渔阳太守打败他们。

6 二十六日，司徒吕盖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

7 巫蛮人许圣因为郡府收税不公平，怨恨，于是反叛。辛卯日，侵犯南郡。

十四年

1 春，安定降羌烧何种反，郡兵击灭之。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1]："自建武以来，西羌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鱼盐之利，阻大河以为固。又，近塞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拳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2]，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3]，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4]，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上从之。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龙耆[5]。后增广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2 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赦天下。

3 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万余人，分道讨巫蛮许圣等，大破之。圣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4 阴皇后多妬忌，宠遇浸衰，数怀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者[6]；帝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案之，劾以大逆无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辅皆考死狱中。六月，辛卯，后坐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父特进纲自杀，后弟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7]。

5 秋，七月，壬子，常山殇王侧薨，无子，立其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

6 三州大水。

7 班超久在绝域[8]，年老思土，上书乞归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9]，但愿生入玉门关[10]。谨遣子勇随安息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朝廷久之未报，超妹曹大家上书曰[11]："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原[12]，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功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故妾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13]，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14]，子方哀老之惠[15]。"帝感其言，乃征超还。八月，超至雒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卒。

超之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为都护。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后竟失边和，如超所言。

8 初，太傅邓禹尝谓人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其子护羌校尉训，有女曰绥，性孝友，好书传，常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叔父陔曰："尝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16]，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绥后选入宫为贵人，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尝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亲医药，不限以日数，贵人辞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17]，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邪！"每有宴会，诸姬竞自修饰，贵人独尚质素，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18]，行则偻身自卑[19]，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20]，不敢先后言。阴后短小，举指时失仪，左右掩口而笑，贵人独怆然不乐，为之隐讳，若己之失。帝知贵人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宠衰，贵人每当

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贵人忧继嗣不广，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20]。阴后见贵人德称日盛，深疾之；帝尝寝病，危甚，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贵人闻之，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佑。今我当从死，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21]。"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止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贵人乃止。明日，上果瘳[22]。及阴后之废，贵人请救，不能得；帝欲以贵人为皇后，贵人愈称疾笃，深自闭绝。冬，十月，辛卯，诏立贵人邓氏为皇后；后辞让，不得已，然后即位。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23]。

9 丁酉，司空巢堪罢。

10 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沛国徐防为司空。防上疏，以为："汉立博士十有四家[24]，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25]。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26]'，又曰'吾犹及史之缺文[27]'。今不依章句，妄生异端，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11 是岁，初封大长秋郑众为鄛乡侯[28]。

【注释】

①隃麋(mí 迷):县名。治今陕西千阳县东。

②坏沮(jǔ 举):败坏。

③西海郡事:见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

④委输:委派输送。

⑤龙耆:在今青海海晏县。一说在永靖县西。

⑥巫蛊(gǔ 贾):巫师用邪术加祸于人。

⑦日南:郡名,属今越南。

⑧"班超"句:见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六年。

⑨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县。

⑩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北小方盘城。

⑪曹大家:班超妹,嫁扶风人曹寿,博学有才,和帝令教后宫,人称大家。家,相传读为姑。"大家"是宫中的一种尊称。

⑫宄(guǐ 鬼):坏人。

⑬丐:乞求。

⑭文王事:见《新序》,周文王修灵台,掘地得死人骨,令改葬之,世人以为文王泽及朽骨。

⑮子方:魏文侯的国师田子方,将国君抛弃的老马收养,世人以为这是仁惠之举。

⑯石臼河:事见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年。

⑰外舍:犹言外家。

⑱离:并。

⑲偻(lóu 楼):俯。

⑳逡(qūn 群):退却。

㉑才人:东汉时设置的宫中女子爵号。

㉒人豕:人彘,事见十二卷惠帝元年。

㉓瘳(chōu 抽):病愈。

㉔邓骘(zhì 志):字昭伯,南阳新野(今河南新人。和帝时任虎贲中郎将、车骑将军。安帝时专断朝政,任大将军。公元121年自杀。

㉕十有四家:东汉置有十四家博士,《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贺、京房;《尚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建;《诗经》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

祖、颜安乐;《礼记》有戴德、戴圣。

㉘甲乙之科:汉代博士弟子,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

㉗"述而"句:见《论语·述而》。

㉘"吾犹"句:见《论语·卫灵公》。

㉙鄛乡侯:宦官封侯自此始。鄛乡在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市南。

【译文】

十四年(壬寅,公元102年)

1春,安定郡投降的羌人烧何部反叛,郡中军队消灭了他们。当时,西海和大、小榆谷附近不再有羌人侵犯。陇西国相曹凤上奏说:"自从建武以来,西羌犯法的,常从烧当部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居位在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鱼盐的利益,有大河阻隔能固守。而且,靠近边塞的种族容易反叛,朝廷难以攻伐,所以能够强大,常常在羌人各部中称雄,依仗武力勇气,招致引诱羌人、胡人。现在他们衰困,同伙外援枯竭,逃亡奔窜,远远地去依靠发羌。臣认为应当乘此时机再度设置西海郡县,控制大小榆谷,广设屯田,隔离阻塞羌人、胡人交通路线。遏阻狂妄狡猾窥伺的根源。而且种植五谷,富裕边地,减省运输的力役,国家可以没有西边的忧患。"和帝批准了建议。整顿原来的西海郡,调遣金城西部都尉驻防,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驻守龙耆县。后来增广屯田,沿黄河两岸都屯兵垦田,共三十四部。大功就要建成,时逢永初年间,各羌族叛乱,中途作罢。

2三月,二十七日,和帝到大学举行乡射之礼,大赦天下。

3夏,四月,派遣使臣督促荆州一万多军队,分路讨伐巫蛮人许圣,大败他们。许圣等人乞降,把他们全部迁到江夏郡。

4阴皇后妬忌心重,恩宠渐衰,常怀怨恨。皇后的外祖母邓朱出入宫廷,有人报告说皇后和邓朱共同施用巫蛊道术,和帝派中常侍

张慎与尚书陈褒调查此事，他们以大逆不道弹劾了阴皇后。邓朱的二个儿子奉、毅，皇后的弟弟阴辅都受到审问、拷打，死在狱中。六月，二十二日，皇后论罪被废，迁至桐宫，忧伤死去。父亲特进阴纲自杀，皇后的弟弟阴轶、阴敞和邓朱的家属被流放到日南郡比景县。

5 秋，七月，十三日，常山殇王刘侧去世，没有儿子，封他的哥哥防子侯章为常山王。

6 三个州发生水灾。

7 班超长期地在边疆，年老思念故土，上书请求回国说："臣不敢盼望到酒泉郡，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恭谨地派遣儿子班勇随着安息国进献贡品的使者进入塞内，趁我还活着，让班勇亲眼见到汉朝的土地。"朝廷很久没有回音。班超的妹妹曹大家上奏书说："蛮夷的本性，轻侮年老；而班超早晚就要死去，长久没有人接替，恐怕会引起蛮族的奸邪动机，产生叛逆作乱的心。而且卿大夫都怀有权宜一时的想法，不肯作长远的考虑，如有突然的暴乱，班超的气力不能依从心意，这样就会上破坏国家积累多年的功业，下毁弃忠臣竭力的尽忠，实可痛惜。所以班超从万里表示诚心，陈述急迫之情，引颈遥望，至今已三年，未受朝廷的重视。我听说古代十五岁服兵役，六十岁退伍，也有休息的时候，不再担任军职。所以我冒死为班超请求朝廷的哀悯，乞让班超在残年生还，再度见到宫庭，使国家没有奔劳远方的忧虑，西域没有仓卒发生的祸患，班超能蒙受文王葬骨那样的恩爱，田子方哀悯老马那样的仁惠。"和帝被她的话感动了，于是征召班超回朝。八月，班超到达雒阳，任命为射声校尉。九月，去世。

班超被征召回朝，以戊己校尉任尚接替他做都护。任尚对班超说："君侯在国外三十多年，而我接替你留下的职位，任务重大而我思虑浅陋，你应该给我赐教。"班超说："我年老失智，你多次承当大任，那里是班超所能赶得上的！如果一定要说，我愿说几句愚浅的

话:塞外的官吏士兵,本非孝子顺孙,都是因犯罪而流放到边远地方屯田;而蛮夷是禽兽的心肠,难于扶植,容易叛离。现在你的性情严厉急迫,水清则没有大鱼,治理政务必须和谐合作,应采取无拘束,简单易行的政策,宽恕小过,注重大的原则而已。"班超离开,任尚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有特殊的策略,今天所说的,不过平平而已。"任尚后来正如班超说的那样,终于断送了与边疆的友好。

8 当初,太傅邓禹曾经告诉人说:"我率领百万部众,从未随便杀过一人,后世必有子孙兴起。"他的儿子护羌校尉邓训,有个女儿名绥,本性孝顺友善,喜欢读书,常常白天修习妇业,晚上诵读经典,家人称她为"诸生"。叔父邓陔说:"曾经听说,救活一千人的,子孙必有封爵。哥哥邓训做谒者,负责修理石臼河,每年救活几千人,天道可以信赖,家庭必定蒙受福赐。"邓绥后来选进宫中做贵人,谨慎小心,举止守法度,侍奉阴皇后,对待同辈,常克制自己,谦卑待人,既使是宫人奴隶,都加倍厚待,和帝很称赞她。她曾患病,和帝特别让她的母亲、兄弟入宫亲自侍奉医药,不限制日期,她推辞说:"宫廷是重要地点,却让外家久住宫内,上使皇上受到偏爱的讥讽,下使我受到不知满足的毁谤,上下都受到损害,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和帝说:"别人都以经常入宫为荣耀,贵人反以为忧。"每次举行宴会,众妃都争相打扮,贵人却注重简朴,她的衣装有与阴后同颜色的,即刻换掉,如果同时进见皇上,则不敢正坐并立,走路时弯腰以示谦卑,和帝每次有所询问,常退让后答,不敢在皇后之前回答。阴皇后矮小,举止时有失仪,旁边的人掩着嘴巴发笑,贵人独怆然不乐,为她遮掩,好象是自己的失误一样。和帝知道贵人的苦心和委曲,叹息说:"修养道德之费劲,竟然到了这等地步!"后来阴皇后宠爱衰退,贵人每当奉召进见时,就以生病推辞。当时和帝屡次失去皇子,贵人耽忧子嗣不多,多次选进美女以使和帝喜欢。阴皇后见贵人的德誉日增,很妒忌她。和帝曾经病重在床,很危险,阴皇后暗

中说："我如果得意，不使邓家留一个活口！"贵人听到这话，流着泪说："我竭诚尽心地侍奉皇后，竟不能得到她的保佑，现今我应当跟从皇帝死去，上以报答皇帝的恩情，中以解除宗族的祸害，下不让阴氏对我有人彘的讥评。"就打算喝下毒药。宫人赵玉坚决制止她，因此诈称："正好有使者来，和帝的病已经痊愈。"贵人才作罢。第二天，皇上的病果然好了。等到阴后罢黜，贵人请求挽救她，没能做到。和帝准备以贵人为皇后，贵人更加宣称病重，深深地把自己关闭在屋中。冬，十月，二十四日，诏立贵人邓氏为皇后；邓氏辞让，不得已，然后即位。下懿旨：一律禁止郡国的贡献，每年四时只让供应纸墨而已。和帝每次都想封邓氏官爵，皇后常哀求谦让，所以她的哥哥邓骘在和帝时不过是个虎贲中郎将。

9 三十日，司空巢堪被免职。

10 十一月，初六日，以大司农沛国人徐防为司空。徐防上疏，认为："汉朝立有十四家博士，设甲乙科，用以劝勉学者。我见到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以自己的意思解说，不修习师法，私下互相包容隐瞒，开启奸邪之路。每次举行策试，常常发生争讼，议论纷纷，互为是非。孔子说：'只称述先圣的言论，而不创作。'又说：'我还赶上看到史书有缺文。'现在不依照原书的章句，妄自穿凿，以尊崇师道为不合理，随意解说为合理，轻礼侮辱道术，渐渐形成风俗，实在不是诏书切实选拔人才的本意，改变轻薄，尊崇忠厚，这是三代的常道。专心务本，是儒学最优先的工作。我以为博士和甲乙科策试，应该尊照师道的章句，挑出五十道难题来测试，解释最多的为第一等，引文出处准确的为高明的说法。如果不依照先师的说法，在义理上相互攻击，都应当指明其错误。"和帝表示赞成。

11 本年，初次封大长秋郑众为鄛乡侯。

十五年

1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时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①]，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②]。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宿留。"

2 秋，九月，壬午，车驾南巡，清河、济北、河间三王并从。

3 四州雨水。

4 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进幸云梦[③]。时太尉张禹守留，闻车驾当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游，驿马上谏。诏报曰："柯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十一月，甲申，还宫。

5 岭南旧贡生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临武长汝南唐羌上书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伏见交趾七郡[④]，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⑤]，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

6 是岁，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按簿利。

十六年

1 秋，七月，旱。

2 辛酉，司徒鲁恭免。

3 庚午，以光禄勋张酺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4 十一月，己丑[6]，帝行幸缑氏[7]，登百岯山。

5 北匈奴遣使臣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而厚加赏赐，不答其使。

元兴元年

1 春，高句骊王宫入辽东塞，寇略六县。

2 夏，四月，庚午[8]，赦天下，改元。

3 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高句骊，破之。

4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民间，群臣无知者。及帝崩，邓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间。长子胜，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余日，迎立以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9]；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即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10]，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

5 北匈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赐而已。

6 雒阳令广汉王涣，居身平正，能以明察发擿奸伏[11]，外行猛政，内怀慈仁。凡所平断，人莫不悦服，京师以为有神，是岁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涣丧西归，道径弘农[12]，民庶皆设盘案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为吏卒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

报恩。”雒阳民为立祠、作诗，每祭，辄弦歌而荐之。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之所以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

【注释】

①顾复：父母的养育之恩。《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②凯风：《诗经·国风》篇目，内有“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表达了慰母之情。

③云梦：云梦泽，在今湖北孝感和荆州地区。

④七郡：交趾州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州、九真、日南七郡。

⑤荐奉宗庙：汉代礼制，各地以土特产进贡，用以奉祀宗庙。

⑥己丑：此日待考。

⑦缑氏：县名，治今河南偃师县东南。县内有缑氏山。

⑧庚午：此日待考。

⑨箧(qiè 怯)：箱子。

⑩幸人：受和帝亲幸(信)之人。

⑪擿(zhì 至)：揭发。

⑫弘农：县名。治今河南灵宝县东北。

【译文】

十五年(癸卯，公元103年)

1 夏，四月，三十日晦，日食。当时和帝遵照章帝旧例，兄弟都留在京城，主管官员认为日食是阴气太重，上奏请求遣送各位王爷回到封国。皇上下诏书说：“甲子日的异象，责任在我一人。各位王爷幼小，很早就离开了父母，等养育到成年，常常有《蓼莪》、《凯风》那样的哀伤。这种慈念的恩情，我知道不合国家法典，暂且再留他们住在京城。”

2 秋，九月，二十日，皇帝南巡，清河王、济北王、河间王随行。

3 四个州久雨不止。

4 冬，十月，十七日，皇帝来到章陵；二十七日，前往云梦。当时太尉张禹留守京城，听说皇帝车驾正要前往江陵，认为不应该冒险远游，派驿马上奏书劝谏。诏书答复说："已祭拜四亲的陵庙完毕，应当向南边祭祀大江；正好接到你的奏书，我到汉水就掉转车舆返回。"十一月，二十三日，回宫。

5 岭南过去进贡新鲜龙眼、荔枝，十里设一驿，五里设一堠，日夜传送。临武县长汝南人唐羌上奏书说："臣听说在上位的不把滋味的享受作为美德，在下的不把进贡食物作为功劳。我见到交趾州七郡进献新鲜龙眼等，像鸟惊风吹。南方各州土地炎热，恶虫猛兽，沿路可见，碰上无不死亡。死人不可复生，活人却可以挽救。这新鲜龙眼、荔枝呈上殿，未必能延年益寿。"皇帝下诏说："边远国家的珍贵食物，本是用来供奉宗庙的，如果对百姓有伤害，哪是爱民的本意，告诉太官不要再接受贡礼。"

6 这年，开始命令郡、国在初夏日审问罪轻的刑案。

十六年（甲辰，公元 104 年）

1 秋，7 月，旱灾。

2 初四，司徒鲁恭被免职。

3 十三日，以光禄勋张酺为司徒；八月，二十二日，张酺去世。冬，十月，初五，以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4 十一月，己丑日，皇帝前往缑氏，登百岯山。

5 北匈奴派遣使臣向汉称臣贡献礼物，愿意通婚和好，修治呼韩邪旧约。皇帝认为他没有具备旧例，不允许，而赏赐丰厚，没有派使者回报。

元兴元年（乙巳，公元 105 年）

1 春，高句骊王宫侵入辽东塞，掳掠六个县。

2 夏，四月，庚午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 秋，九月，辽东郡太守耿夔攻击高句骊，打败了他们。

4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帝在章德前殿去世。当初，皇帝失去皇子，前后十几个，后出生的就隐秘地养育在民间，群臣都不知道。等到皇帝去世，邓皇后才在民间接回皇子。长子刘胜患有长期不愈的病；小皇子刘隆出生才一百多天，就被迎立为做皇太子，当晚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这时刚遭大丧，法令没有建全，宫中丢失一箱大珠。太后想到，如果查问，必会牵连无罪的人，于是亲自召见宫人，观察神色，偷珠的很快就低首服罪。另外，和帝宠幸的宫人吉成被侍者一起诬告他用巫蛊害人，被交给掖庭考讯，供词、证据都很清楚，太后认为吉成是先皇左右的侍从，对她有恩泽，平日也没有说过坏话，现在反而如此，不合人情，便亲自叫来再审问核实，果然是侍者所诬，于是没有谁不叹服皇太后的圣明。

5北匈奴又派使者到敦煌贡献礼物，解释说国家贫穷，没能准备厚礼，希望请派汉朝大使，当派儿子入侍朝廷。太后不答复使者，只给予赏赐。

6雒阳县令广汉人王涣，为人正直，能够以明察举发邪恶，表面看他推行严厉的政治，而内心却怀有仁慈。凡是他所平断的案子，没有谁不悦服，京城的人认为他有神明相助。这年，王涣在官位上去世，百姓在街上没有不嗟叹流泪的。王涣的棺柩往西运回故乡，经过弘农郡，百姓在路上设祭案，官吏问他们原因，都说："平常携米到雒阳，被小吏侵夺，常常失去一半，自从王涣当了县长，没有被侵夺过，所以来报恩。"雒阳人民为他立祠，作诗。每次祭祀，就和弦歌诵来祭祀他。太后下诏书说："忠良的官吏，国家治理的依靠，朝廷勤于寻求，得到的却很少。现在以王涣的儿子王石做郎中，用以勉励劳苦勤奋的官吏。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尽旃蒙单阏，凡十年，孝殇皇帝

延平元年

1 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1]，与三公绝席。

2 封皇兄胜为平原王。

3 癸卯，以光禄勋梁鲔为司徒。

4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2]，庙曰穆宗。

5 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太后特加庆以殊礼。庆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远虑不虞，留祜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况之曾孙也；祜母，犍为左姬也。

6 夏,四月,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3]:"前道险阻,贼势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显意甚锐,怒,欲斩之,遂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主簿卫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没于陈。

7 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骘弟黄门侍郎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侍中。

8 司空陈宠薨。

9 五月,辛卯,赦天下。

10 壬辰,河东垣山崩。

11 六月,丁未,以太常尹勤为司空。

12 郡国三十七雨水。

13 己未,太后诏减太官、导官、尚方 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4],自非供陵庙,稻粱米不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5],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14 丁卯,诏免遣掖庭宫人及宗室没入者皆为庶民。

15 秋,七月,庚寅,赦司隶校尉,部刺史曰:"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6],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

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稿[7]。”

16 八月，辛卯[8]，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骘，虎贲中郎将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河清王子祜[9]，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为长安侯。乃下诏，以祜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太后犹临朝。

17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浊乱奉公，为民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

18 九月，六州大水。

19 丙寅[10]，葬孝殇皇帝于康陵。以连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11]，减约十分居一。

20 乙亥，殒石于陈留[12]。

21 诏以北地梁慬为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慬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诏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河西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慬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13]，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民固谏，白霸不听。慬既入，遣将急迎段禧、赵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民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14]，共围城，慬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

月，胡众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龟兹乃定。

22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23 清河孝王庆病笃，上书求葬樊濯宋贵人冢旁[15]。十二月，甲子，王薨。

24 乙酉[16]，罢鱼龙曼延戏[17]。

25 尚书郎南阳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臣闻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18]，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蹇蹇之忠[19]，习诐诐之辞[20]。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妙简博士，必得其人。"

【注释】

①特赞：朝见时的殊礼，先受赞拜。

②慎陵：在河南洛阳东南。

③兵马掾(yuàn 院)：汉代在缘边郡曹设兵马掾，掌兵马。

④太官：掌管天子御膳的官员。 导官：掌择御米的官员。 尚方：掌作御刀剑诸器物的官员。

⑤汤官：掌管酒的官员，属太官令。

⑥数恃：数次依仗。

⑦稿：稻、麦的秆子。

⑧辛卯：此日待考。

⑨千青盖车：汉仪，皇子乘青盖车。

⑩丙寅：此日待考。

⑪方中：陵中。古代天子之葬，掘地为方圹。

⑫陈留：县名。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⑬谲(jüe 掘)：欺诈。

⑭温宿：西域城国，治今新疆乌什县。 姑墨：西域城国，治今新疆阿克苏县。

⑮宋贵人：刘庆母。

⑯乙酉：此日待考。

⑰鱼龙曼延戏：见武帝元封三年。

⑱衎衎(kàn 看)：和乐貌。

⑲謇謇(jiǎn 简)：不畏难险，忠于君主。

⑳诜诜(jiàn 箭)：能言善辩，机巧。

【译文】

汉纪四十一　起丙午(公元 106 年)，止乙卯(公元 115 年)，共十年。

延平元年(丙午，公元 106 年)

1 春，正月，十三日，以太尉张禹任太傅，司徒徐防任太尉，参与尚书事务。太后因为殇帝还在襁褓之中，打算派重臣住在宫内。于是下令张禹住在宫中，五天回家一次。每次朝会，特优先唱张禹的名字，朝位与三公不同席。

2 封皇兄刘胜为平原王。

3 二十五日，任命光禄勋梁鲔为司徒。

4 三月，初七，葬和帝于慎陵，祭庙称穆宗。

5 初九，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开始

前往封国，太后对刘庆特别优待。刘庆的儿子刘祜十三岁，太后因为皇帝幼弱，深远考虑以防不测，留下刘祜和他的嫡母耿姬居住在清河王府。耿姬是耿况的曾孙女；刘祜的母亲是犍为人左姬。

6 夏，四月，鲜卑人入犯渔阳郡，渔阳郡太守张显率领几百人出塞外追击他们。兵马掾严授阻止说："前面道路险阻，难以预料敌人的势力，应当暂且安营，先派骑兵侦察。"张显的锐气正盛，发怒，想杀他，于是进兵。遇到敌人的伏击，士兵都逃走了，只有严授奋力作战，身受十处创伤，亲手杀死几个敌人而牺牲。主簿卫福、功曹徐咸自动投奔张显，都在阵中战死。

7 十九日，任命虎贲中郎将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制如同三公。邓骘的弟弟黄门侍郎邓悝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阊都委以侍中。

8 司空陈宠去世。

9 五月，十五日，赦天下。

10 十六日，河东郡垣山崩。

11 六月，初一，以太常尹勤任司空。

12 三十七个郡国雨水成灾。

13 十三日，太后下诏减少太官、导官、尚方、内署的服饰、美食、华丽难制的物品，除非用以供奉陵庙，稻粱米不得精选，早晚只吃一顿有肉的饭而已。过去太官、汤官每年的经常费用将近二万万，自此裁减几千万。各郡国所献贡品都减少了一半以上，责令把上林苑的鹰犬全部卖掉，离宫、别馆储存的米粮、薪炭，一律减少。

14 二十一日，下诏赦免并遣送掖庭的宫人以及宗室被罚作奴婢的人，都成为普通百姓。

15 秋，七月，十五日，下诏司隶校尉、部刺史说："近来有些郡国发生水灾，妨害秋天庄稼，朝廷检查过失，忧愁恐惧，而郡国却想获得丰收的虚名美誉，于是隐瞒灾害，夸张垦田数目，不问逃亡，争相多报户口，掩蔽盗贼的情况，使奸恶得不到惩罚，官署用人不按照次序，选举失宜，贪污苛刻惨毒，害及百姓。刺史低头塞耳，附和包

庇，对天不畏惧，对人民不惭愧。宽贷的恩典，不可能常常依恃，从今以后，将要纠举他们的罪责。二千石的官吏要核实人民的伤害，为他们免除田租赋税。

16 八月，辛卯日，殇帝去世。初八，在崇德前殿殡殓。太后与她哥哥车骑将军邓骘、虎贲中郎将邓悝等人在宫中商定策略，当天晚上，派邓骘持节，以青盖车迎接清河王的儿子刘祜，在崇德殿斋戒。皇太后登崇德殿，百官都穿着吉服陪侍，引导刘祜上殿封拜为长安侯。于是下诏，以刘祜为孝和皇帝的嗣子，又颁策命。有关官员宣读策命完毕，太尉奉上玺印，刘祜即皇帝位，太后继续临朝听政。

17 下诏对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说："每次览读前代事迹，外戚和宾客污浊公务，给人民造成苦患，责任在于执法怠懈，不能严明处罚。现在车骑将军邓骘等人虽然怀有恭敬孝顺的心意，但宗族广大，姻戚不少，宾客狡猾，很多冒犯朝廷禁令，应当严明检点约束，不要互相包容庇护。"从此，邓氏家族犯罪，毫不宽贷。

18 九月，六个州大水成灾。

19 丙寅日，把孝殇帝葬在康陵。因为接连遭到大丧，百姓苦于劳役，陵中秘藏之物，以及各种工程都减少了十分之九。

20 初一，陨石坠落在陈留郡。

21 下诏书派北地人梁慬做西域副校尉。梁慬到河西，正逢西域各国反叛，在疏勒国攻打都护任尚；任尚上奏书求救，下诏命令梁慬率领河西四郡的羌族、胡族五千骑兵奔驰援救。梁慬未到而任尚已经解围，下诏书征召任尚回京，派骑都尉段禧做都护，西域长史赵博做骑都尉。段禧、赵博守在它乾城，城垣较小，梁慬认为不能固守，于是用诈术说服龟兹王白霸，声称希望入城共同据守；白霸同意了，他的官吏和百姓反对，白霸不听。梁慬已经进入它乾城，派遣属将急忙迎接段禧、赵博，集结军队八九千人。龟兹的官吏和百姓都背叛的他们的国王，而与温宿国、姑墨国几万军队反叛，一齐包围龟兹城，梁慬等人出来迎战，把他们打得大败。一连数月交战，胡

人的部众败逃。梁慬乘胜追击，共杀死一万多敌人，俘获活口几千人，龟兹才得以安定。

22 冬，十月，四个州大水灾，降冰雹。

23 清河孝王刘庆病重，上书请准许埋在樊濯宋贵人的墓旁。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庆去世。

24 乙酉日，取消鱼龙曼延戏。

25 尚书郎南阳人樊准因为儒家学风衰微，上奏说："我听说国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天命使汉室中兴，东西征战，没有时间休息，但是仍然放下武器时讲习六艺，趁着战马休息时讨论圣人之道。孝明帝日理万机，无不亲自操心，却专心古代典籍，注意六经文艺。每次乡射礼完毕，上坐讲读，众儒恭听，四方欣喜。又多次征召名儒，列在廊庙，每当宴会就讨论疑难，共同谋求政治教化，期门、羽林的武士都通晓《孝经》，从皇上亲自教化，影响到蛮荒地区，因此议论的人常称这是兴盛的时代，都说这是永平的学风。现在学者日益减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不设讲座，儒士争相讲论浮华的学问，忽略最基本的忠心，讲习谄谀的言语。我认为应该下一道明确的诏书，广求隐居的学者，尊宠儒雅之士，以等待皇上讲习的需要。"太后很赞成他的进言，下诏："公、卿、中二千石的官吏，各推举隐士、大儒，务必选取有高贵德行的，以此劝勉教诲晚生后学，精选博学之士，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

孝安皇帝上

永初元年

1 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2 蜀郡徼外羌内属[①]。

3 二月，丁卯，分清河国封帝弟弟常保为广川王。

4 庚午，司徒梁鲔薨。

5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6 己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举种内附[2]。

7 甲申，葬请河孝王于广丘，司空、宗正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

8 自和帝之丧，邓骘兄弟常居禁中。骘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太后许之。夏，四月，封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皆为列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三千户；骘及诸弟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间关诣阙，上疏自陈，至于五六，乃许之。

9 五月，甲戌，以长乐卫尉鲁恭为司徒。恭上言："旧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征召农民，拘对考验，连滞无已；上逆时光，下伤农业。按《月令》'孟夏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断狱皆以冬至之前。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蒇正[3]。可令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朝廷皆从之。

10 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11 九真徼外、夜郎蛮夷[4]，举土内属。

12 西域都护段禧等虽保龟兹，而道路隔塞，檄书不通。

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六月,壬戌,罢西域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及梁慬、赵博,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而还。

13 初,烧当羌豪东号之子麻奴随父为降[5],居于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民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及王弘西迎段禧,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与俱,郡县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颇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6],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与种人俱西出塞,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

14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长统《昌言》曰[7]: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8],忿强臣之窃命[9],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10]。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州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11],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矣[12]!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

慎[15]，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押[16]，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17]，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18]，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15 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19]；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16 庚寅，以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皆秉势豫政，周章数进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胜有痼疾，而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焉。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不立胜，恐后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众心不附，密谋闭宫门，诛郑鸳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觉，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杀。

17 戊子，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

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18]；不欲，勿强。”

18 十二月，乙卯，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19 诏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将五营及诸郡兵五万人，屯汉阳以备羌。

20 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大风，雨雹。

21 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19]，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20]。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注释】

①徼(jiào 叫)：边界。

②僬侥(jiāo yáo 焦摇)：传说中的矮人。《列子·汤问》：“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

③谳(yàn 验)：审判定罪。

④九真：郡名。治所在今越南境内。　夜郎：县名。治今贵州关岭县南。

⑤东号事：见四十七卷和帝永元元年。

⑥勒姐：羌族的一支，当时住金城郡，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南一带。

⑦仲长统(公元180～220年)：政论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每论古今，发愤叹息，有《昌言》三十四篇，多评论时政。

⑧愠(yùn 韵)：怨恨。

⑨强臣：指王莽。

⑩台阁：尚书。

⑪瘼(mò 漠)：病。

⑫号咷(táo 逃)：放声大哭。

⑬悫(què 雀)：诚实。

⑭检柙(xiá 侠)：规矩。

⑮“文帝”二句：事见十四卷文帝后二年。

⑯病民：百姓受害。

⑰黄门鼓吹：举行享宴时的奏乐人员。　羽林：侍卫人员。

⑱长檄：长牒。一种凭证之物。

⑲赤车：以红色装备的车子；帷裳衡轭皆红。　参驾：三匹马驾的车。

⑳质馆：以接纳人质的机构。

【译文】

永安皇帝上

永初元年（丁未，公元 107 年）

1 春，正月，初一朔，大赦天下。

2 蜀郡界外的羌人归附。

3 二月，二十五日，分割清河国一部份给安帝的弟弟刘常保，并封他为广川王。

4 二十八日，司徒梁鲔去世。

5 三月，初二，日食。

6 初八，永昌郡界外傿侥族陆类等全部归附。

7 十三日，把清河孝王埋葬在广丘，司空、宗正护送灵柩，仪式比照东海恭王。

8 自从和帝丧事以来，邓骘兄弟常住宫中。邓骘不愿久住宫内，一再请求回到私第，太后答应了。夏，四月，封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为列侯，各有食邑万户，邓骘因为有决策的功劳，增加三千户食邑。邓骘和几个弟弟辞让没有获批准，于是躲避使者，绕道至宫门，亲自上奏陈述，一连五、六次，太后才答应了。

9 五月，初三，以长乐宫卫尉鲁恭为司徒。鲁恭上奏书说："依照旧制，立秋才施行轻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为孟夏行轻刑。而刺史、太守因此在盛夏征召农民，拘留审问，牵连广泛。这上违背了天时节气，下伤害了农业。按《月令》'初夏决断轻刑'之语，说的是

那些已经确定的轻罪，不要长期囚禁，应及时决断！我认为现在施行的初夏断刑的法制，可依从这种法令，判决案狱，都以立秋为限制。”又上奏说：“孝章皇帝想助天地人三正的开始，制定律令，决断案狱都在冬至之前，小官吏有的不和朝廷同心一致，对十一月犯了死罪的人，不管是不是冤枉，就立即处死。虽然发现判罪有问题，已来不及更正。应该命令对死刑重罪，要到冬季的月分才作判决。”朝廷都同意了。

10 初六，下诏封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

11 九真郡界外的蛮人和夜郎国的蛮人连同土地一起归附。

12 西域都护段禧等人虽然保住了龟兹国，但道路隔塞，不通檄书。参加议论的公卿认为：“西域阻隔遥远，屡有叛逆行为，官吏士兵屯田，耗费无穷。”六月，二十二日，取消西域都护，派遣骑都尉王弘带领关中军队，迎接段禧和梁慬、赵博、伊吾卢、柳中等屯田的将吏士卒回来。

13 当初，烧当羌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随父来降，居住在安定。当时来降的羌人分布在各个郡县，都被官吏、豪绅所役使，积满愁怨。等到王弘西去迎段禧，派金城郡、陇西郡、汉阳郡的成百上千的羌人骑兵一起前往，郡县催逼得很急。羌人们耽心远出驻守不能回来，走到酒泉郡，多有离散叛走。各郡发兵拦阻，有的推倒了他们的帐篷，于是，勒姐族、当煎族的大酋长东岸等人更加惊恐，都同时奔散。麻奴兄弟因此与族人都西出塞外，滇零族与钟羌族大肆掳掠，阻断陇坻的道路。当时羌人归附已久，不再有武器铠甲，有的就拿着竹竿树枝用来代替戈矛，有的拿着木板作为盾牌，有的拿着铜镜伪装兵器，郡县的官吏害怕而不能制服他们。二十七日，赦免了羌人互相勾结谋反者的罪。

14 秋，九月，初一，太尉徐防因为灾异、寇贼事被免职。三公因为灾异而被免职的，从徐防开始。初二，司空尹勤因为水雨泛滥而被免职。

仲长统《昌言》说：光武皇帝对一连几代皇帝失权而痛恨，对强臣窃夺政柄而生气，矫枉过正，政权不交给臣下。虽然设置三公，政事却归尚书。从此以后，三公的职位，只是虚设，然而遇到政务失治，却遣责三公。而大权移到外戚之家，恩宠施给身边的小臣，这些人亲信同党，任用亲朋，在内充满了京师，在外分布于州郡，贤人和愚民被颠倒，把选举人才当作贸易，让不才的人防守国境，让贪残的人管理百姓，扰乱人民，激怒四夷，导致他们乖离反叛，造成动乱，怨愤之气并发，阴阳失去调和，日月星辰亏缺，怪异现象经常发生，蝗虫食害庄稼，水旱成灾，这些都是外戚宦官引起的，反而下策责备三公，甚至处死、免职，真是足以使人呼天痛哭啊！而且，从西汉中叶起，选任三公，注重清廉谨慎，遵循旧章故典的人，这是妇女检束的做法，被选中者不过是些民间乡里的平常百姓，怎么能够居于这样的要职！情况既然如此，选用人才又是这样，而想希望三公对国家建功立勋，治理人民有政绩，岂不是太遥远了吗？过去文帝对待邓通，可以称得上宠爱之至，但是，宰相申徒嘉仍然可以惩罚邓通，一展心志。大臣如此受信任，就不会耽心身边的小人。到了近世，外戚、宦官向别人的请托不能如愿，心中不满意，立即就陷害他人遭至不测之祸，怎么可能弹劾纠正他们呢！过去，大臣的责任重而受责备轻，现在却是责任轻而受责备重。光武帝夺去三公的大权，而今剥夺得更加彻底。不把大权交给后妃的家属，好几代人背弃这项约束，这是亲疏关系不同的缘故！现在，国君如果真的委权于三公，分别责任，各有其责，那么，他们如果使百姓受害，用人不当，百姓不安，互相争讼，天地变化无常，人物多邪恶，这时才能让三公分担这些罪责！

15 十三日，下诏：太仆、少府减少黄门鼓吹以补充羽林士；马厩的马，不是驾车常用的御马，都减少一半饲料；各项建造，凡不是供

给宗庙陵园的，都应停止。

16 二十一日，任命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都利用机会干预政务，周章多次进直言，太后不听。当初，太后因为平原王刘胜得了难治的病，而贪图殇帝还在怀抱之中，就收养为自己的儿子，立他当皇帝。待殇帝去世，群臣认为刘胜的病并不严重，心都向着他。太后因为过去没有立刘胜为帝，耽心他日后有怨恨，于是就迎立了现在的皇帝。周章因为群臣心不倾向当今皇帝，就密谋要关闭宫门，杀死邓骘兄弟和郑众、蔡伦，劫持尚书，废掉太后，软禁于南宫，封现任皇帝为偏远的侯国国王，而拥立平原王为帝。事情泄露，冬，十一月，十九日，周章自杀。

17 二十日，下诏司隶校尉、冀州、并州的刺史："民间传摇，相互惊扰，抛弃旧居，老弱扶携，疲于奔命。应敕令所属官吏亲自劝导，如果想要回本郡，在当地给予长牒作为证明。不想回本郡的，不要强迫。"

18 十二月，十八日，以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19 诏令车骑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领北军五校营以及各郡的五万军队，屯驻汉阳以防备羌人。

20 本年，十八个郡、国地震，四十一个郡、国大水灾，二十八个郡、国刮大风，降冰雹。

21 鲜卑族首领燕荔阳到宫阙朝贺。太后赐给燕荔阳王印绶、赤车、三匹马拉的车子，命令在乌桓校尉所居住的宁城旁居住，开通边塞贸易，建筑南匈奴、北匈奴受降人质的馆第。鲜卑的一百二十个部落分别送人质到汉朝。

二 年

1 春，正月，邓骘至汉阳；诸郡兵未至；钟羌数千人击败骘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梁慬还，至敦煌，逆诏慬留为诸军援。慬至张掖[1]，破诸羌万余人，其能脱者十二三；进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慬降，并慰譬，遣还故地。

2 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国连年水旱，民多饥困，上疏："请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诸官[2]，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又，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赡[3]，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今虽有西屯之役[4]，宜先东州之急[5]。"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民，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二月，乙丑，遣准使冀州、仓使兖州禀贷[6]，流民咸得苏息。

3 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雒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雒阳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7]，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即时收雒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8]。

4 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5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6 闰月，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

7 癸未[9]，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8 冬，邓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10]，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羌众遂

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而转运难剧。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先坐法输作若卢[11]，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众，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骘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绂[12]，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民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书奏，会樊准上疏荐参，太后即擢参于徒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十一月，辛酉，诏邓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遣使迎拜骘为大将军。既至，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9 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13]，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寇三辅，即引兵赴击，转战武功、美阳间，连破走之，羌稍退散。

10 十二月，广汉塞外参狼羌降。

11 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三　年

1 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2 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数不利，当煎、

勒姐羌攻没破羌县，钟羌攻没临洮县，执陇西南部都尉。

3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务思变复[14]，以助不逮。"

4 壬寅，司徒鲁恭罢。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生或不蒙荐举[15]，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亦不借之议论。学者受业，必穷核问难，道成，然后谢遣之。学者曰："鲁公谢与议论，不可虚得。"

5 夏，四月，丙寅，以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

6 三公以国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16]。

7 甲申，清河惠王虎威薨，无子。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奉孝王后。

8 六月，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

9 汉人韩琮随匈奴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反。

10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遣侍御史巴郡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

11 九月，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合七千骑寇五原[17]，与太守战于高渠谷，汉兵大败。

12 南单于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农陈国、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五营及边

郡兵二万余人，又诏辽东太守耿夔率鲜卑及诸郡共击之。以梁慬行度辽将军事。雄、夔击南匈奴薁鞬日逐王[19]，破之。

13 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

14 乙亥，有星孛于天苑[20]。

15 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16 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岁终飨遣卫士勿设戏作乐，减逐疫倢子之半[21]。

【注释】

①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

②籞(yù 御)：帝王的禁苑。

③赡(shàn 善)：供给人财物。

④西屯：西边的讨羌之师。

⑤东州之急：洛阳以东的冀州、豫州遭水旱。

⑥禀(bǐng 饼)贷：施给。

⑦羸(léi 雷)：瘦弱。　舆：籩(biān 边)舆，竹编的舆床。

⑧澍(shù 数)：及时雨。

⑨癸未：此日待考。

⑩平襄：县名。治今甘肃通渭县西。

⑪左校令：将作大匠的属官，秩六百石。　若卢：汉官署名，掌诏狱，藏兵器。

⑫纴(rèn 任)：纺织。

⑬三辅：汉代在京畿之地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相当于今陕西关中地区。

⑭变复：改过以复于善。

⑮耆(qí 奇)：老。

⑯缇(tí 提):橘红色。

⑰五原: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⑱蒐:音 yū(郁)。 鞬:音 jiàn(健)。

⑲天苑:星象名。占星家认为是天之苑囿。

⑳侲(zhèn 振)子:逐疫之人,童子。

【译文】

二年(戊申,公元 108 年)

1 春,正月,邓骘到了汉阳郡,各郡的军队还没有到,钟羌的好几千人在冀县西边打败邓骘的军队,杀了一千多人。梁慬从西域回,到了敦煌郡,接到诏书,要他留下援助各郡军队。梁慬到达张掖,打败各部羌人一万多,只有十之二三逃脱,前进到姑臧县,羌人的三百多头人向梁慬投降,梁慬慰问安抚他们,并送回原来的住地。

2 御史中丞樊准因为郡国连年水旱成灾,人民多受饥饿穷困,上疏建议:"请命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苑等官,确实应减少不需要的东西;五府应减少调发京城的官吏和工匠。又,受灾的各郡,百姓凋残,恐怕不是发给赈济所能完全解决,虽然有赈救的名义,终是没有实效。建议依照征和元年的旧例,派遣使者持节去慰问,尤其贫困的迁移到荆州、杨州丰收的各郡。现在虽然有西边的军事行动,但应先解决东边各州的灾害之急。"太后同意了,就完全把公田拨给贫民,随即擢升樊准和议郎吕仓一起担任光禄大夫。二月,二十九日,派遣樊准到冀州,吕仓到衮州赈贷,流民得以活命。

3 夏,旱灾。五月,初一,皇太后到雒阳寺和若卢狱,审察囚犯。雒阳县有个囚犯,的确没有杀人却被拷打自认杀人,奄奄一息地用竹轿抬来,害怕官吏而不敢说,将要离去时,抬头似乎要诉冤。太后明察发觉,就喊过来问情况,得知冤枉的真情,马上收捕雒阳县令下狱抵罪。御驾还没有回到宫中,就降下了及时雨。

4 六月,京城和四十个郡国大水灾、大风灾、降大冰雹。

5 秋，七月，太白星进入北斗。

6 闰月，初七，广川王刘常保去世，无子，废除封国。

7 癸未日，蜀郡界外羌人连同土地一起归附。

8 冬，邓骘派任尚和从事中郎将河内人司马钧率领各郡军队与滇零等几万人在平襄县作战，任尚的军队败溃，死了八千多人，羌人势力于是大盛，朝廷不能制服。湟中郡各县，粟米每石一万钱，百姓死亡不计其数，因而运输困难。前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因犯法正在若卢狱，叫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现在西州的流民扰乱，而征发不断，水灾不停，地力耗损，朝廷的大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以远方戍守使人民疲劳，农业劳动力消耗于转运，资财由于征发而用尽，田地不能开垦，庄稼无法收割，两手相搏，一筹莫展，对来年的秋收没有希望，百姓精力耗尽，不能活下去了。我认为万里运粮，到很远的地方防守羌人，不如统领军队，生息养众，以待敌人疲乏。车骑将军邓骘应当暂时回师，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监督凉州士兵和百姓转移到三辅地区居住，停止徭役以助农时，废止赋税以增加他们的财产，使男的能够耕种，女的能够织布。然后蓄精养锐，乘着敌人松懈沮丧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可以报边民受害之仇，洗涤失败的耻辱。"奏书呈进，正好樊准上疏保荐庞参，太后马上从刑徒中提升庞参，召见任命他为谒者，让他往西监督三辅驻军的军屯。十一月，二十九日，下诏邓骘回师，留下任尚屯驻汉阳郡节度各军。派遣使者迎接邓骘，拜他为大将军。邓骘到京城，派大鸿胪亲自迎接，中常侍在城郊慰劳，王、公主以下在道路旁远远等候，恩宠显赫，震动京城内外。

9 滇零族首领自称天子，在北地郡招集居住在武都的参狼族人、以及居住在上郡、西河郡的各族羌人，阻断陇西道路，掳掠三辅，往南入犯益州，杀了汉中郡太守董炳。梁慬奉命应当屯防金城，听说羌人犯三辅，立即率兵前往攻击，在武功县，美阳县转战，连续打败赶走他们，羌人稍稍退散。

10 十二月，广汉郡塞外参狼羌投降。

11 本年，十二郡国地震。

三年（己酉，公元 109 年）

1 春，正月，初九，安帝加冠礼，赦天下。

2 派遣骑都尉任仁督促各郡军队援救三辅。任仁数战不利，当煎羌、勒姐羌攻陷破羌县，钟羌攻下临洮县，生擒陇西南部都尉。

3 三月，京城大饥馑，人吃人。初二，公卿到宫门谢恩，下诏："务必思虑改过向善，以助我能力所不及。"

4 十二日，司徒鲁恭被免职。鲁恭两次代司徒，选拔人才有几十个担任了列卿、郡守，而长期跟随他的门生有的没有得到荐举，以至有人对他埋怨。鲁恭听到后，说："不讲学问，这是我所担心的，诸生不是有乡里荐举的机会吗？"终于没有怨言，也不借机议论了。学生们接受学业，他一定要他们彻底搞清疑难，学习完成，然后很有礼貌地送他们离开。学生们说："鲁公的待人和见解，不可多得。"

5 夏，四月，初七，以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为司徒。

6 三公因为国库贫乏，奏请：官吏人民捐献钱财谷米，可以分别按等级做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和营士。

7 二十五日，清河恫王刘虎威去世，没有子嗣。五月，初七，封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刘延平为清河王，作为孝王刘庆的后裔。

8 六月，渔阳郡的乌桓人与右北平的胡人合计一千多人骚扰代郡、上谷郡。

9 汉人韩琮随匈奴南单于入京朝拜，待回去，对南单于说："关东闹水灾，人民饥饿死尽，可以攻击他们。"单于相信他的话，于是反叛。

10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人侵扰临海的九个郡，杀死二千石、令、长。派侍御史巴郡人庞雄督促州郡的军队打击他们。张伯路等人要求投降，不久又屯聚在一起。

11 九月，雁门关的乌桓族率众王无何允和鲜卑族首领丘伦等

人，以及南匈奴骨都侯，集合七千骑兵侵犯五原郡，和太守在高渠谷发生战斗，汉兵大败。

12 南单于在美稷县包围中郎将耿种。冬，十一月，派大司农陈国人何熙代理车骑将军事务，中郎将庞雄为副职，率领五营和边郡兵共二万多人，又下诏辽东郡太守耿夔率领鲜卑和诸郡兵共同攻击他们。派梁慬代理度辽将军事务。庞雄、耿夔攻击南匈奴薁鞬日逐王，打败了他们。

13 十二月，初五，九个郡国地震。

14 十九日，有彗星在天苑星座出现。

15 本年，京城和四十一个郡国雨水成灾，并州、凉州大饥馑，人吃人。

16 太后认为阴阳不调和，不断发生军事行动，下诏：年底，卫上交接仪式，不许设戏作乐；傩仪式，减少半数逐疫的童子。

四　年

1 春，正月，元会，彻乐[1]，不陈充庭车[2]。

2 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荐何熙、李郃等列于朝廷，又辟弘农杨震、巴郡陈禅等置之幕府[3]，天下称之。震孤贫好学，明欧阳《尚书》，通达博览，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二十余年，不答州郡礼命，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骘闻而辟之，时震年已五十余，累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

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俗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3 张伯路复攻郡县，杀守令。党众浸盛；诏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征宛陵令扶风法雄为青州刺史④，与宗并力讨之。

4 南单于围耿种数月，梁慬、耿夔击斩其别将于属国故城，单于自将迎战，慬等复破之，单于遂引还虎泽⑤。

5 丙午，诏减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差。

6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7 滇零遣兵寇褒中⑥，汉中太守郑勤移屯褒中。

任尚军久出无功，民废农桑，乃诏尚将吏民，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州、汝南吏士。

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⑦，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

谒者庞参说邓骘，“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骘然之，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郎中陈国虞诩言于太尉张禹曰：“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⑧，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嗲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民所以推锋执锐，蒙矢

石于行陈，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遮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曰：'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因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三也。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10]，几败国事[11]！"诩因说禹："收罗凉土豪桀，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邓骘由是恶诩[12]，欲以吏法中伤之。会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之，诩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棱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乃在朝歌，甚为君忧之！"诩曰："此贼犬羊相聚，以求温饱耳，愿明府不以为忧！"棱曰："何以言之？"诩曰："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13]，勿令有所拘阂而已[14]。"及到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

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贯其罪[18]，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线缝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县境皆平。

8 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进；遣庞雄与梁慬、耿种将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惧，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19]，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会熙卒，即拜梁慬为度辽将军。庞雄还，为大鸿胪。

9 先零羌复寇褒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捍刃，与勤俱死。徙金城郡居襄武。

10 戊子，杜陵园火。

11 癸巳，郡国九地震。

12 夏，四月，六州蝗。

13 丁丑，赦天下。

14 王宗、法雄与张伯路连战，破走之。会赦到，贼以军未解甲，不敢归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法雄曰："不然。兵凶器，战危事；勇不可恃，胜不可必。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势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

其言，即罢兵。贼闻，大喜，乃还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16]，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上。

15 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16 骑都尉任仁与羌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死。护羌校尉段禧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张掖。

17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17]。

18 皇太后母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连日宿止；三公上表固争，乃还宫。冬，十月，甲戌，新野君薨，使司空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18]。邓骘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许，以问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今四舅深执忠孝[19]，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太后乃许之。及服除，诏骘复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骘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三公下，特进、侯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19 太后诏阴后家属皆归故郡[20]，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注释】

①彻：通"撤"。

②"不陈"句：以年饥，不陈车辇于庭。

③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博览经籍。年五十，始仕州郡。历官至太尉。公元124年免官自杀。

④宛陵：县名。治今安徽宣城县。

⑤虎泽：在西河郡谷罗县西北。谷罗县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

⑥褒中：县名。治今陕西汉中县西北褒城东。

⑦雍：在今陕西咸阳南。

⑧劬(qú 渠)：劳累。

⑨嗥：同“谚”。

⑩徵：无。

⑪谌：虞谌，字升卿，陈国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人。通《尚书》，历官郎中、议郎、尚书令。

⑫辔(pèi 配)：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⑬阂(hé 核)：阻隔。

⑭贳(shì 市)：赦免。

⑮跣(xiǎn 显)：光着脚。

⑯东莱郡：治所在今山东黄县东。

⑰益州：郡名。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北晋城镇。

⑱恭士事：见四十四卷明帝永平元年。

⑲四舅：邓骘、邓悝、邓弘、邓阊。

⑳故郡：指河南南阳。

【译文】

四年(庚戌，公元 110 年)

1 春，正月，元旦朝会，撤除音乐，不在庭中陈设法物车辇。

2 邓骘在位，颇能推荐贤士，举荐何熙、李郃等人参与朝政，又延聘弘农郡人杨震、巴郡人陈禅等人作为自己的幕僚，天下人称赞他。杨震早孤，家贫，好学，通晓欧阳《尚书》，博览通识，众儒生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学生二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推荐和征召，众人认为他年纪大，入仕已晚，是晚暮，而杨震却心志更加坚定。邓骘闻风而征召他，当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了，接连出任荆州刺史、东莱郡太守。当他前往东莱郡时，经过昌邑县，过去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做了昌邑县令，夜晚亲自带了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不了解老朋友，是什么缘故呢?”王密说：“夜晚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

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惭愧而离去。杨震后来转任涿郡太守,公正廉洁,子孙常常吃蔬菜,步行;亲友故旧中有人想替他设置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世称为清白官吏的子孙,以此为遗产,不是很丰厚吗?"

3 张伯路又攻打郡县,杀死太守县令,势力越来越大。下诏派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符节前往,发动幽州、冀州各郡的军队,合计几万人,征召宛陵县令扶风人法雄做青州刺史,和王宗联合征伐他们。

4 南单于包围了耿种几个月,梁慬、耿夔在属国故城击斩其大将,单于率兵迎战,梁慬等人又打败他们,单于于是领兵回虎泽。

5 二十一日,下诏:按等级减少文武官员、州郡官员的俸禄。

6 二月,南匈奴侵扰常山郡。

7 滇零派兵侵犯褒中县,汉中郡太守郑勤移守褒中县。

任尚出师,久无战功,人民荒废了农耕桑织,于是下诏任尚率领官吏士兵回防长安,解散遣回南阳郡、颍川郡、汝南郡的官兵。

初十,初次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设置扶风都尉,如同西汉三辅都尉旧例。

谒者庞参游说邓骘说:"把沿边各郡不能自存的人民迁移到三辅。"邓骘赞同,准备放弃凉州,合力防守北边。于是召集公卿讨论,邓骘说:"好比衣服破了,拿一件补另一件,仍然有完整的。如果不这样,两件衣服都保不住。"公卿都认为是这样。郎中陈国人虞诩对太尉张禹说:"按大将军的计划,有三方面不妥:先皇帝开拓疆域,辛劳而后定,而现在害怕花费少数的军费,把它们全部舍弃,这是一不妥。既然舍弃了凉州,就是拿三辅作为边塞,先皇帝的园陵就孤单地置于塞外,这是二不妥。俗谚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半出自凉州,凉州民风雄壮勇猛,习惯军旅。现在羌人、胡人所以不敢占领三辅成为心腹之害的缘故,是因为凉州在后面。凉州士民所以手执锐利的武器,冒着弓箭炮石,冲锋陷阵,父亲阵亡,儿子又继续战斗,不回头,不畏怯,为的是他们是汉朝的臣民。

现在把他们推开扔掉，无情遗弃，百姓安于故土，不轻易迁徙，必然会引颈发怨言："朝廷把我们抛弃给夷狄！"虽然是注重忠义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怨恨。如果突然有所图谋，趁天下饥馑疲敝，国家虚弱，豪雄聚集，推选有才的人当主帅，驱使氐人、羌人为前锋，向东席卷，虽然有孟贲、夏育做士兵，太公做大将，恐怕不能抵挡；这样，幽谷关以西，先帝的陵园、旧都长安都不再归汉朝所有，这是三不妥。议论的人以补衣使之完整为譬喻，我担心这是疮疽侵淫肌肉，溃烂没有止境！"张禹说："我的思想还没考虑如此深刻，没有你这番话，几乎误了国家大事！"虞诩因此对张禹说："网罗凉州豪杰，引荐州牧郡守的子弟到朝廷任职，命令官府各征用几人，对外以此勉励他们的功勋勤劳，对内以此约束并防止他们有阴谋。"张禹很赞同，又集合四府会议，都听从虞诩的建议。于是征辟西州的豪杰做掾属，任命州牧、郡守、县长、官吏的子弟为郎官，加以安抚。

邓骘因此痛恨虞诩，想用官吏的法律中伤他。时逢朝歌县变民宁季等几千人攻杀长吏，连年屯聚，州郡制止不了他们，于是派虞诩为朝歌县长。故旧朋友都感到不安，虞诩笑着说："遇事不回避困难，这是臣子的职分。不遇到盘根错节，就无法分别锋利的器械，这是我立功的时机！"初到任，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你是儒学之人，应该在朝廷尽职，却安排到了朝歌县，我很为你担心！"虞诩说："这些民贼不过是犬羊相聚，谋求温饱而已，请长官不要为我忧虑。"马棱问："这话怎么说？"虞诩说："朝歌是古代韩国、魏国的交界，背靠太行山，面临黄河，离开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州、冀州的人民流亡以万计，民贼不知道打开粮仓招徕部众，劫夺兵库，据守成皋县，切断朝廷的右臂，说明不值得担忧。现在他们的人数增多，很难和他们交战。兵不厌诈，希望你放宽限制，不要让我受到拘束。"虞诩到了县里，制定三项标准募求壮士，从掾史以下各人推荐所了解的人，那些擅长攻击劫夺的人为上等；擅长伤人偷盗的是次等；不务正业的为下等，收得一百多人。虞诩设宴会，赦免了他们的全

部罪行，派他们混入民贼中劫掠，于是埋伏军队等待他们，杀死几百贼人。又暗中派遣能缝制衣服的穷人，用彩色线缝制他们的衣裙，贼人一到市上，官吏就可以捉住他。贼人因此恐惧而逃散，都说虞诩为神明，县境于是全安定了。

8 三月，何熙率军到达五原郡曼柏县，突生重病，不能前进；派庞雄和梁慬、耿种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六千人攻打虎泽，连营稍微向前推进。单于看见各军一起到来，非常惊恐，责备韩琮说："你说汉人死光了，现在是些什么人？"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允许了。单于脱帽赤脚，向庞雄等人下拜并陈述，自称死罪。于是赦免了他，像当初一样对待他，因而他归还了所掠去的汉族男女，以及羌人掳掠转卖给匈奴的一万多人。这时何熙去世，随即任命梁慬做度辽将军。庞雄回京城，担任大鸿胪。

9 先零羌又侵犯褒中县，郑勤准备攻击他们，主簿段崇劝谏，认为："羌人乘胜，势不可当，应该坚守等待机会。"郑勤不听，出战，大败，死了三千多人，段崇和门下史王宗、原展亲自抵刃，与郑勤一起战死。于是把金城郡迁到襄武县。

10 初四，杜陵园火灾。

11 初九，九个郡国地震。

12 夏，四月，六个州发生蝗灾。

13 二十二日，赦免天下。

14 王宗、法雄跟张伯路连续战斗，把他们打败赶走。时逢赦令到，贼人因为朝廷军队没有解除盔甲，不敢归降。王宗召集刺史太守共同商议，都认为应当攻打他们，法雄说："不对。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行为，勇猛不可仗恃，胜利不可能必定获得。贼人如果乘船浮海，深入海中远岛，攻打就不容易了。趁有赦令，可以暂且停战以安慰诱惑他们，结果必然解散，然后再想办法，可以不战而胜。"王宗很赞成，立即停战。贼人听了很高兴，于是归还所掠夺的人；唯有东莱郡的军队未曾解甲，贼人又惊恐，逃到辽东郡，停留在海岛

上。

15 秋，七月，初三，三个郡大水灾。

16 骑都尉任仁总是被羌人战败，又放纵士兵，囚车征召他到廷尉论罪，被处死。护羌校尉段禧去世，又以前任校尉侯霸代理，移住张掖郡。

17 九月，初三，益州郡地震。

18 皇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生病，太后去看望。连住几天，三公上奏力争，才还宫。冬，十月，二十三日，新野君去世。派司空护送灵柩，仪式比照东海恭王。邓骘等请求亲自服丧，太后准备不批，以此事问曹大家，大家上疏说："我听说谦让的品格，是最大的美德。现在四位舅舅深守忠孝之道，引身自退，而太后以边界未安定，拒不批准，如果以后有丝毫差错加在今天的事情上，我真担心推让的美名不能再得。"太后就批准了。后来，丧服满了期，下诏邓骘又回朝辅政，重新授给以前的封爵。邓骘等人叩头，再三辞让，才算中止。于是，让他们参加朝会，地位次于三公，高于特进、列侯，如有重大议题，就到朝堂与公卿共同商议。

19 太后下诏：阴皇后的家属都返回原来的南阳郡，发还没收的五百多万财产。

五　年

1 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2 丙戌，郡国十地震。

3 己丑，太尉张禹免。甲申[1]，以光禄勋颍川李修为太尉。

4 先零羌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南奔渡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2]，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

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3]。羌既转盛，而缘边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三月，诏陇西徙襄武[4]，安定徙美阳[5]，北地徙池阳[6]，上郡治衙[7]。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8]，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掠[9]，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乃罢孟津屯。

5 夫余王寇乐浪[10]，高句骊王宫与涉貊寇玄菟[11]。

6 夏，闰四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7 海贼张伯路复寇东莱，青州刺史法雄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之，于是州界清静。

8 秋，九月，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众据上邽城[12]。冬，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

9 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

六　年

1 春，正月，甲寅，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13]。'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2 三月，十州蝗。

3 夏，四月，乙丑[14]，司空张敏罢。己卯，以太常刘恺为司空。

4 诏建武元功二十八将皆绍封。

5 五月，旱。

6 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

7 六月，壬辰，豫章员溪原山崩。

8 辛巳，赦天下。

9 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杜季贡亡，从滇零。是岁，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⑬。

七 年

1 春，二月，丙午⑭，郡国十八地震。

2 夏，四月，乙未，平原怀王胜薨，无子；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

3 丙申晦，日有食之。

4 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击先零别部牢羌于安定，获首虏千人。

5 蝗。

【注释】

①甲申：此日待考。

②五营：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

③坞：土堡。　候：哨所。

④襄武：县名。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⑤美阳：县名。治今陕西武功县西北。

⑥池阳：县名。治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⑦衙：县名。治今陕西白水县东北。

⑧彻：通"撤"。

⑨蹙(cù 醋)：急迫。

⑩夫余：古族名，又作"扶余"。活动在今松花江中游平原上。以今农安为中心。部落首领有"马加"、"牛加"等称号。

⑪玄菟：郡名。治所在今辽宁沈阳市东。

⑫上邽城：在今甘肃天水市。

⑬"《传》曰"句：《论语·乡党》有"不归不食"句。

⑭乙丑：此日待考。

⑮丁溪城：在今宁夏灵武县东南。

⑯丙午：此日待考。

【译文】

五年(辛亥，公元111年)

1 春，正月，初一朔，日食。

2 初七，十个郡国地震。

3 初十，太尉张禹被免职。甲申日，任命光禄勋颍川人李修为太尉。

4 先零羌人侵犯河东，到达河内郡，百姓相互惊恐，大多向南奔渡黄河，派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士卒屯驻孟津，下诏魏郡、赵国、常山国、中山国修筑碉堡城寨616座，羌人已经变得强盛，而沿边的二千石官员、令、长多是内地各郡人士，没有守土奋战的心意，都争着上书迁移郡址、县址，以逃避敌人的扰乱。三月，下诏陇西郡迁到襄武县，安定郡迁到美阳县，北地郡迁到池阳县，上郡迁到衙县。百姓眷恋乡土，不愿意离开旧地，于是割去禾稼，拆除房屋，推平营垒，破坏积蓄。当时连年旱灾、蝗灾、饥荒，而驱逐劫掠，流离失散，沿途死亡，有的抛弃老弱，有的做人家的仆妾，损失大半。又派任尚为侍御史，在上党羊头山击败羌人；于是撤除孟津的军屯。

5 夫余王侵犯乐浪郡，高句骊王宫和涉貊侵犯玄菟。

6 夏，闰四月，十九日，赦免凉州、河西四郡。

7 海盗张伯路又犯东莱郡，青州刺史法雄击败他们；海贼逃回辽东郡，辽东人李久等一起杀了他们，于是青州境内清静。

8 秋，九月，汉阳郡人杜琦和弟弟杜季贡、同郡人王信等人与羌人通谋，聚众占据上邽城。冬，十二月，汉阳郡太守赵博派刺客杜习杀杜琦；封杜习为讨奸侯。杜季贡、王信等人率领部众据守樗泉营。

9 这年，九个州蝗虫成灾，八个郡国雨水成灾。

六年（壬子，公元 112 年）

1 春，正月，十一日，下诏说："凡进献新鲜美味，大多不合时节，或是熏闷在土室中强使成熟，或是掘地使其提前发芽，美味没有得到植物却夭折了，这岂是顺应天时，养育万物之理？《传》说："不合时节的东西，不吃。"从现在起，凡是供奉祖庙陵园和供应给天子的，都应按时节进献。"这样共减少了二十三种供品。

2 三月，十个州蝗虫成灾。

3 夏，四月，乙丑日，司空张敏被免职。初七，任命太常刘恺为司空。

4 下诏续封建武年间建立首功的二十八将。

5 五月，旱灾。

6 二十五日，诏令中二千石的官员下至黄色印绶的二百石官员，一律恢复原来的俸禄。

7 六月，二十一日，豫章郡员溪原山崩塌。

8 初十，赦免天下。

9 侍御史唐喜讨伐汉阳郡贼人王信，打败并杀了他。杜季贡逃亡，投奔滇零。本年，滇零去世，他的儿子零昌立为王，年龄还小，同族人狼莫为他谋划，以季贡为将军，另外居住在丁奚城。

七年（癸丑，公元 113 年）

1 春，二月，丙午日，十八个郡国地震。

2 夏，四月，二十九日，平原怀王刘胜去世，没有儿子；太后立乐安夷王刘宠的儿子刘得为平原王。

3 三十日晦，日食。

4 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在安定郡攻打先零羌的别族牢

羌,俘虏并杀死一千人。

5 蝗虫成灾。

元初元年

1 春,正月,甲子,改元。

2 二月,乙卯,日南地坼[①],长百余里。

3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4 诏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六所,皆作坞壁,设鸣鼓,以备羌寇。

5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6 京师及郡国五旱,蝗。

7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8 蜀郡夷寇蚕陵[②],杀县令。

9 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罢。

10 羌豪号多与诸种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与蛮共击破之。号多走还,断陇道,与零昌合,侯霸、马贤与战于枹罕,破之。

11 辛未,以大司农山阳司马苞为太尉。

12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3 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③],大败,死者八百余人。

14 是岁,郡国十五地震。

二　年

1 春,护羌校尉庞参以恩信招诱诸羌,号多等帅众降;参

遣诣阙，赐号多侯印，遣之。参始还治令居[4]，通河西道。

2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

3 夏，四月，丙午，立贵人荥阳阎氏为皇后。后性妬忌，后宫李氏生皇子保，后鸩杀李氏[5]。

4 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

5 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

6 秋，七月，辛巳，以太仆泰山马英为太尉。

7 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6]；九月，又攻夫犁营，杀县令。

8 壬午晦，日有食之。

9 尹就击羌党吕叔都等，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

10 诏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雄，超之子也。以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关中诸郡兵八千余人。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道并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7]，为杜季贡所败，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杜季贡率众伪逃。钧令右扶风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败，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遁还。庞参既失期，称病引还。皆坐征，下狱，钧自杀。时度辽将军梁慬亦坐事抵罪。校书郎中扶风马融上书称参、慬智能[8]，宜宥过责效。诏赦参等，以马贤代参领护羌校尉，复以任尚为中郎将，代班雄屯三辅。

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绝弦，

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二十余万，旷日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9]，其道自穷。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计，遣轻骑击杜季贡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闻虞诩有将帅之略，以为武都太守。羌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10]，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11]；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12]，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众，贼由是败散。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民，开通水运。诩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年，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民增至四万余户，人足家给，一郡遂安。

11 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12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反⑬，州郡讨平之。

13 己酉，司徒夏勤罢。

14 庚戌，以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敞，安之子也。

15 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卒。弘性俭素，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弘雅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兄骘等复辞不受。诏封弘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⑭。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辎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⑮，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

【注释】

①坼(chè 彻)：裂开。

②蚕陵：县名。治今四川成都市北。

③狄道：县名。治今甘肃临洮县。

④令居：县名。治今甘肃古浪县西。

⑤鸩(zhèn 鸩)：传说中的一种毒鸟。其羽毛紫绿色，放在酒中能毒杀人。

⑥无虑：县名。治今辽宁北镇县东南。

⑦勇士：县名。治今甘肃榆中县东北。

⑧马融：东汉经学家。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任校书郎，于东观典校秘书。后任南郡太守、议郎等官。

⑨尾：在后面尾随。

⑩陈仓：县名。治今陕西宝鸡市东。

⑪孙膑事：见二卷周显王二十八年。

⑫贸易：更换。

⑬武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⑭霍光故事：汉宣帝时事，见《汉书》。

⑮四平：县名。治今河南西平县西。

【译文】

元初元年(甲寅，公元114年)

1 春，正月，初二，改年号。

2 二月，十二四日，日南郡地裂，长达一百多里。

3 三月，初二，日食。

4 下诏派军队屯驻河内郡通道关卡三十三处，都建造坞壁，设置鸣鼓，以防备羌人侵犯。

5 夏，四月，初七，赦免天下。

6 京城和五个郡国旱灾、蝗灾。

7 五月，先零羌侵犯雍城县。

8 秋，七月，蜀郡夷人侵犯蚕陵县，杀县令。

9 九月，初七，太尉李修被免职。

10 羌人酋长号多和诸部落掠夺武都郡、汉中郡，巴郡的板楯蛮人援救郡民，汉中郡五官掾程信率领本郡军队和蛮人共同击败了他们，号多逃回来，切断陇道，与零昌会合，侯霸、马贤在枹罕县和他们作战，击败了他们。

11 十三日，以大司农山阳人司马苞为太尉。

12 冬，十月，初一朔，日食。

13 凉州刺史皮杨在狄道县大败羌人，死了八百多人。

14 本年，十五个郡国地震。

二年(乙卯，公元115年)

1 春，护羌校尉庞参以恩德、信誉招诱各羌人，号多等率众投降；庞参派他到京城朝见安帝，赐给号多侯爵印绶，遣送回去。庞参才回到令居县治事，河西道路打通。

2 零昌派兵侵犯益州郡，遣中郎将尹就去征讨。

3 夏，四月，二十一日，立贵人荥阳人阎氏为皇后。阎皇后生性妒忌，后宫李氏生了皇子刘保，阎皇后用鸩酒把李氏毒死。

4 五月，京城旱灾，河南和十九个郡国蝗虫成灾。

5 六月，初二，太尉司马苞去世。

6 秋，七月，二十八日，任命太仆泰山人马英为太尉。

7 八月，辽东郡的鲜卑人包围无虑县；九月，又攻打夫犁营，杀县令。

8 二十九日晦，日食。

9 尹就攻打羌族的吕叔都等人，蜀郡人陈省、罗横应征刺杀叔都，都封给侯爵，赏赐钱币。

10 诏令屯骑校尉班雄驻防三辅。班雄是班超的儿子。任命左冯翊人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督促关中各郡军队八千多人。庞参率领羌人、胡人的军队七千人，和司马钧分路攻击零昌。庞参的军队到达勇士县以东，被杜季贡打败，率军后退。司马钧等人单独前进，攻占了丁奚城。杜季贡率军假装逃跑。司马钧命令右扶风人仲光等收割羌人的庄稼，仲光等违背司马钧的指挥，分兵深入，羌人于是设伏兵拦击他们，司马钧在城中愤怒而不援救。冬，十月，十三日，仲光等兵败阵亡，死了三千多人，司马钧于是逃回。庞参既已耽误了日期，宣称有病回师。都被坐罪征回下狱，司马钧自杀。当时度辽将军梁慬也因事被判罪，校书郎中扶风人马融上奏书说庞参、梁慬有智慧才能，应当原谅他们的过错，责成他们立功效劳。下诏赦免庞参等人，以马贤代替庞参领职护羌校尉，又以任尚为中郎将，代替班雄屯驻三辅。

怀县县令虞诩对任尚说："按照兵法：弱的不攻打强的，地上跑的不追赶天上飞的，这是自然之理。现在敌人都是骑兵，日行几百里，来时快如风，去时离如箭，用步兵追赶他们，在情势上是赶不上的。所以虽然驻兵二十多万，长久没有功效。替你打算，不如罢遣各

郡的军队，命令他们各出几千钱，二十人共买一匹马，以一万人的骑兵追赶几千敌人，尾追攻击，他们就会走途无路。这对民方便，对事有利，大功可告成！"任尚立即上书报告，得到批准，派遣轻骑在丁奚城打败了杜季贡。

太后听说虞诩有将帅之才，任命他为武都太守。几千羌人在陈仓崤谷拦击虞诩，虞诩马上停军不前，宣称："上书请朝廷派兵，必须等到援兵到来才出发。"羌人听了，就分别掠夺其他各县。虞诩乘他们军队分散，日夜兼行，走了一百多里，命令吏士各造两个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不敢逼近。有人问："孙膑减灶而你增灶，兵法说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以备不测，而现在每天行军二百里，是什么缘故？"虞诩说："羌人多，我兵少，慢走就容易被他们赶上，快速前进，他们就无法预测。他们看到我们的灶日益增加，必定以为各郡的军队已来迎接，军队多，行动迅速，必然不敢追我们。孙膑为显示兵少，我们现在为显示兵多，这是形势有不同的缘故。"已经到达郡里，军队不满三千，而羌人一万多，攻打包围赤亭几十天。虞诩于是命令将士不要发射强弩，只暗中发射小弩；羌人以为箭射不远，不能射到，联兵急攻。虞诩就命令每二十个强弩集中射一人，射无不命中，羌人大为震惊，撤退。虞诩因此出城奋战，杀伤许多敌人。第二天，把军队都排列好，命令他们从东门出去，由北门入城，变换衣服，来回几次，羌人不知道军队的数量，更加惊恐动摇。虞诩估计羌人要撤退了，就暗中派五百多人在浅水埋伏，守住羌人逃跑的路；羌人果然大批跑来，于是拦击，大败他们，斩杀并俘虏了许多人，羌人于是溃散。虞诩占卜观察地形，建筑了一百八十多处营垒，招回流亡的人民，赈济贫民，开通水运。虞诩初到郡时，每石谷一千钱，每石盐八千钱，人口有一万三千户；任职三年，每石米八十钱，每石盐四百钱，民众增至四万多户，人人富足，家家丰裕，于是全郡安定。

11 十一月，十九日，十个郡国地震。

12 十二月，武陵郡的澧中蛮反叛，州郡讨平他们。

13 二十八日，司徒夏勤被免职。

14 二十九日，任命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袁敞是袁安的儿子。

15 前任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俭朴，研治欧阳《尚书》，在宫中为皇上教书。有关官员上奏请追赠邓弘为骠骑将军，位居特进，封为西平侯，邓太后追念邓弘一向的志趣，不加赠官位、衣服，只是赐给一千万钱、一万匹布；他的哥哥邓骘等人又推辞不接受。下诏封邓弘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将要埋葬，有关官员又上奏请求派遣五营轻车骑士作仪仗，礼仪比照霍光旧例。太后都没有采纳，只是用白盖丧车两匹马拉，门生送葬。后来因为邓弘有皇帝老师的贵重身分，将西平的都乡分出，封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为都乡侯。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起柔兆执徐，尽阏逢困敦，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

1 春，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1]；二月，遣御史任逌督州郡兵讨之。

2 郡国十地震。

3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4 夏，四月，京师旱。

5 五月，武陵蛮反，州郡讨破之。

6 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

7 越嶲徼外夷举种内属[2]。

8 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9 秋，七月，武陵蛮复反，州郡讨平之。

10 九月，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以备羌。

11 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12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司徒刘恺以为“非所以师表百姓，宣美风俗。”丙戌，初听大臣行三年丧。

13 癸卯，郡国九地震。

14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烧其庐舍，斩首七百余级。

四　年

1 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 乙卯，赦天下。

3 壬戌，武库火。

4 任尚遣当阗种羌榆鬼等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

5 司空袁敞[3]，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尚书郎张俊有私书与敞子俊，怨家封上之。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杀；俊等下狱当死。俊上书自讼；临刑，太后诏以减死论。

6 己巳，辽西鲜卑连休等入寇[4]，郡兵与乌桓大人於秩居等共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

7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8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其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

9 秋，七月，京师及郡国十雨水。

10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复募效功种羌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

11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12 越嶲夷以郡县赋敛烦数，十二月，大牛种封离等反，杀遂久令[5]。

13 甲子，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河上[6]，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狼莫逃去。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人诣邓遵阵，陇右平。

14 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五　年

1 春，三月，京师及郡国五旱。

2 夏，六月，高句骊与涉貊寇玄菟。

3 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应封离，众至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

4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5 代郡鲜卑入寇，杀长吏；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十月，鲜卑寇上谷，攻居庸关[7]，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

6 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刺杀狼莫[8]；封雕何为羌侯。自羌叛十余年间，军旅之费，凡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边民及内郡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及零昌、狼莫死，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警。诏封邓遵为武阳侯，邑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坐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赃千万已上[9]，十二月，槛

车征尚，弃市⑩，没入财物。邓骘子侍中凤尝受尚马，骘髡妻及凤以谢罪⑪。

7 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8 太后弟悝、阎皆卒，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阎子忠为西华侯。

【注释】

①苍梧：郡名。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市）。　郁林：郡名。治所在布山（今广西桂平西故城）。　合浦：郡名。治所在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

②越巂（xī 西）：郡名。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县东南。

③袁敞：字叔平。和帝时历东郡太守，征拜太仆光禄勋，迁司空。

④辽西：郡名。治所在今辽宁义西县西。

⑤遂久：县名。治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⑥富平：县名。治今宁夏吴忠县西南黄河东岸。

⑦居庸关：又名军都关、蓟门关、纳款关，即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居庸关。

⑧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县东南。

⑨赇（qiú 球）：贿赂。

⑩弃市：处以死刑。

⑪髡（kūn 昆）：剃去头发的刑罚。

【译文】

汉纪四十二　起丙辰（公元 116 年），止甲子（公元 124 年），共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丙辰，公元 116 年）

1 春，正月，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的蛮夷反叛；二月，派遣侍御史任逌督促州郡的军队讨伐他们。

2 十个郡国地震。

3 三月，初二，日食。

4 夏，四月，京城旱灾。

5 五月，武陵郡的蛮人反叛，州郡军队讨伐并打败他们。

6 二十五日，度辽将军邓遵率领南单于在灵州打击零昌，杀了八百多人。

7 越巂郡界外的夷人举族内迁。

8 六月，中郎将任尚派遣军队在丁奚城击败先零羌。

9 秋，七月，武陵郡蛮人又反叛，州郡军队讨伐平定了他们。

10 九月，建筑冯翊郡北界五百处哨所，用以防备羌人。

11 冬，十一月，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蛮夷投降。

12 旧有的制度：公卿、二千石官员、刺史不许守三年丧，司徒刘恺认为："这不能作为百姓的师表，不利于美化风俗。"十一日，开始允许大臣守三年丧。

13 二十八日，九个郡国地震。

14 十二月，十二日，任尚派遣军队在北地郡攻击零昌，杀他们的妻子，烧他们的房舍，杀了七百多人。

四年(丁巳，公元117年)

1 春，二月，初一朔，日食。

2 十一日，赦免天下。

3 十八日，武库火灾。

4 任尚派遣当阗种羌人榆鬼等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

5 司空袁敞，廉洁刚正，不讨好权贵，得罪了邓氏。尚书郎蜀郡人张俊有私函给袁敞的儿子袁俊，仇家把信封好，上交给朝廷。夏，四月，初五，袁敞论罪免职，自杀。袁俊等人下狱，应当处死。袁俊上奏自讼，临行刑时，太后下诏免予死刑。

6 二十六日，辽西郡鲜卑人逢休等入侵，郡里的军队和乌桓国酋长於秩居等人共同攻击他们，大败他们，杀了一千三百人。

7 六月，二十六日，三个郡下冰雹。

8 尹就因不能平定益州郡，征回论罪；派益州刺史张乔率领他的军队屯驻，招引诱导反叛的羌人，羌人稍稍瓦解。

9 秋，七月，京师和十个郡国雨水不止。

10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又征募效功种羌人号封刺死零昌；封号封为羌王。

11 冬，十一月，初九，彭城靖王刘恭去世。

12 越巂郡的夷人因为郡县的赋敛烦琐，十二月，大牛种人封离等反叛，杀遂久县令。

13 二十五日，任尚与骑都尉马贤共同攻击先零羌人狼莫，追到北地郡，相持六十多天，在富平河边发生战斗，大败他们，杀了五千人，狼莫逃走。于是，西河郡虔人种羌一万人向邓遵投降，陇右平定。

14 本年，十三个郡国地震。

五年（戊午，公元 118 年）

1 春，三月，京城和五个郡旱灾。

2 夏，六月，高句骊和涉貊侵犯玄菟。

3 永昌郡、益州郡、蜀郡的夷人都反叛以响应封离，部众达十多万人，破坏了二十几个县，杀死县长、官吏，焚烧抢劫百姓，尸骨堆积，千里无人。

4 秋，八月，初一朔，日食。

5 代郡的鲜卑人入侵，杀县长、官吏；遣发缘边军队、黎阳营士兵驻守上谷郡以防备他们。冬，十月，鲜卑人侵犯上谷郡，攻打居庸关，又发遣缘边各郡黎阳营士兵、积射士、步兵、骑兵二万人，屯驻要冲。

6 邓遵征募上郡全无种羌人雕何刺死狼莫；封雕何为羌侯。在羌人反叛的十几年间，军队的费用共用二百四十多亿，库府空竭，边地的人民及内地各郡死去的人不计其数，并州、凉州以至空虚耗竭。等到零昌、狼莫被刺死，各羌族瓦解，于是三辅、益州不再有外

敌入侵的警报。下诏封邓遵为武阳侯，食邑三千户。邓遵因为是邓太后的堂弟，所以封爵优厚。任尚与邓遵争功，又因为虚报战功、受贿违法的赃款千万以上，被论罪，十二月，用囚车诏回任尚，杀死弃市，没收所有财物。邓骘的儿子侍中邓凤曾经接受任尚的马，邓骘剃去妻子和邓凤的头发，以谢罪。

7 本年，十四个郡国地震。

8 太后的弟弟邓悝、邓阊都去世，封邓悝的儿子邓广宗为叶侯，邓阊的儿子邓忠为西华侯。

六　年

1 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

2 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雨雹。

3 五月，京师旱。

4 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无子。

5 秋，七月，鲜卑寇马城塞[1]，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追击，大破之。

6 九月，癸巳，陈怀王竦薨，无子，国除。

7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

8 郡国八地震。

9 是岁，太后征和帝弟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2]。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之所从来也。"

10 豫章有芝草生[3]，太守刘祗欲上之，以问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

11 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楪榆[4]，击封离等，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论。

12 初，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与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

13 初，疏勒王安国死[5]，无子，国人立其舅子遗腹为王，遗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纳而立之。后莎车叛于寘[6]，属疏勒，疏勒遂强，与龟兹、于寘为敌国焉。

【注释】

①乌城：县名。治今河北怀安县西。

②躬：亲自。

③芝草：真菌的一种，古人以为瑞草。

④楪(yé 叶)榆：县名。治今云南大理县东北。

⑤疏勒：西域城国，国都在疏勒城(今新疆喀叶市)。

⑥莎车：西域城国，国都在莎车城(今新疆莎车县)。

【译文】

六年(己未，公元 119 年)

1 春，二月，十二日，京城和四十二个郡国地震。

2 夏，四月，沛国、勃海郡刮大风，降冰雹。

3 五月，京城旱灾。

4 六月，二十六日，平原哀王刘得去世，没有儿子。

5 秋，七月，鲜卑人侵犯马城塞，杀县长、官吏，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单于追击，大败他们。

6 九月，初四，陈怀王刘竦去世，没有儿子，废除封国。

7 冬，十二月，初一朔，日全食。

8 八个郡国地震。

9 本年，邓太后征召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的四十几名年龄在五岁以上的儿女，以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多人，为他们建造馆舍，教学经书，亲自监督考试。下诏堂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说："末世贵戚靠食禄为生，穿暖衣，吃美食，乘坚固的车子，驾良马，而对于学术如同面对墙壁，不识善恶，这就是祸患发生的原因。"

10 豫章郡有灵芝草生长，太守刘祗准备献给朝廷，以这事问本郡人唐檀，唐檀说："现在外戚权势正盛，君主权势衰微，这难道是祥瑞？"刘祗于是作罢。

11 益州刺史张乔派遣从事杨竦率领军队到槃楡县，攻击封离等，大败他们，杀了三万多人，获得一千五百名活口。封离等人恐怖，杀死同谋首领，向杨竦乞降。杨竦同意了，并加厚慰劳，其余三十六族都来归降。杨竦因此奏明揭发九十名奸狡、侵犯蛮夷的官吏，都以减死论罪。

12 当初，西域各国既已与汉朝断绝关系，北匈奴又以军队威迫役使他们臣属，和北匈奴一起侵扰边界。敦煌郡太守曹宗对此担忧，便请朝廷派代理长史索班率领一千多人屯驻伊吾以招抚他们。于是车师前王和鄯善王又来投降。

13 当初，疏勒王安国去世，没有儿子，国人立他舅舅的儿子遗腹为王；遗腹的叔父臣磐在月氏国，月氏送臣磐回国为王。后来莎车国背叛于寘国，臣属于疏勒国，疏勒国于是强盛，与龟兹国、于寘国互为敌国。

永宁元年

1 春，三月，丁酉，济北惠王寿薨。

2 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就共杀后部司马及敦煌长史索班等，遂击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1]，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太后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2]，召诣朝堂问之。勇上议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光武中兴，未遑外事[3]，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4]，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5]，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6]，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尚书复问勇："利害云何？"勇对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7]，后置副校尉于车师[8]，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

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

长乐卫尉阎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须复有昼闭之儆矣[9]！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此，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10]，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而疑匈奴觊觎之情[11]，而无费财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

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

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68]。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

3 沈氏羌寇张掖[69]。

4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太子，改元，赦天下。

5 己巳，绍封陈敬王子崇为陈王，济北惠王子苌为乐成王，河间孝王子翼为平原王。

6 六月，护羌校尉马贤将万人讨沈氏羌于张掖，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余虏悉降。时当煎等大豪饥五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出塞，斩首数千余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复寇张掖，杀长吏。

7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8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70]，以卫尉庐江陈褒为司空。

9 京师及郡国三十二大水。

10 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王雍曲调遣使者献乐及幻人[71]。

11 戊辰，司徒刘恺请致仕；许之，以千石禄归养。

12 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各以其众诣度辽将军邓遵降。

13 癸酉，以太常杨震为司徒。

14 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

15 太后从弟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太后，以为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

自通"中大人⑯"，康闻而诟之。婢怨恚，还，白康诈疾而言不逊⑰。太后大怒，免康官，遣归国⑱，绝属籍。

16初，当煎种饥五同种大豪卢怒、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⑲，而首施两端。

【注释】

①鄯善：西域城国，原名楼兰国，国都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东米兰)。

②班勇：班超少子，字宜僚。主张在西域置校尉长史。被任命为西域长史，平定车师六国。后与张朗同攻焉耆，勇以后期下狱免。

③遑(huáng 黄)：闲暇。

④逋(bū 不)：拖欠。

⑤车师：西域城国。有车师后国和车师前国，都在今新疆境内。

⑥报雪：报伊吾之役，雪索班之耻。

⑦中郎将：指郑众。

⑧副校尉：指耿恭、关宠。

⑨"复有昏闭"句：明帝永平年间，北匈奴犯河西郡县，使得城门昼闭，警声不绝。

⑩富：作动词解。意为"使……富"。

⑪觊觎(jì yú 继于)：非分的企图。

⑫出屯：出屯楼兰以西。

⑬沈氐：羌族的一支，活动在上郡一带。

⑭癸酉：此日待考。

⑮掸(shàn 闪)：古国名。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其国先后遣使来中国。其地为今缅甸掸邦。　幻人：能作幻术之人，实际是古代的魔术师。

⑯中大人：宫中耆宿的称呼。

⑰白：污告。

⑱归国：邓康于永初年间封为夷安侯，此指回封地。

⑲允街：县名。治今甘肃永靖县西北。

【译文】

永宁元年(庚申,公元120年)

1春,三月,十一日,济北惠王刘寿去世。

2北匈奴率领车师后王军就共同杀害后部司马和敦煌郡长史索班等人,于是攻击赶走东师前王,占有北道。鄯善国被逼危急,求救于曹宗,曹宗因此请求派出五千军队攻击匈奴,以报复索班被杀的耻辱,因此又收回西域;大多数公卿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他父亲的风范,召他到朝堂询问。班勇上奏说:"以前孝武帝担心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议论的人认为夺了匈奴府藏,切断了匈奴右臂。光武帝中兴,来不及料理国外的事情,所以匈奴自恃强大,驱使率领各国。到了永平年间,又攻打敦煌、河西各郡,城门在白天都要关闭。孝明皇帝深虑国策,于是命令虎臣出征西域,所以匈奴远逃,边境得以安定;到了永元年间,西域莫不臣服。时逢羌人作乱,西域再次断绝,北匈奴于是派人责备各国,偿还积欠的租税,提高价值,严格规定时间,鄯善国、车师国都怀有愤怨,乐意侍奉汉朝,不知道怎么打通路子。以前之所以时常有反叛,都因为管理不当,反而使他们受害。现在,曹宗只是感到前次战败的耻辱,想要报复匈奴,而不思考过去出兵的战史,没有衡量当时战略得失,在疆外求取战功,难得成功,如果连续用兵,战祸不绝,就来不及后悔了。何况现在库府不足,没有军队后援,这是向远方夷族显示弱点,向海内暴露短处,我认为不可答应。过去,敦煌郡有三百名营兵,现在应当恢复,重新设置西域副校尉,住在敦煌,如同永元旧例。还应该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驻守楼兰,西边正对着焉耆国、龟兹国的通路,南边加强了鄯善国、于寘国的信心,北边抵制匈奴,东边靠近敦煌,这样最好。"

尚书又问班勇:"这事的利弊如何?"班勇回答说:"从前在永平末年,开始打通西域,起初派遣中郎将住在敦煌,后来在车师国设

副校尉，不但节制胡人，而且禁止汉人侵扰，所以外族归心，匈奴畏威。现在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得志，那么尤还必被杀。这些人虽然同于鸟兽，也知道避害，如果屯兵楼兰，足以招抚他们归心朝廷，我认为这样可行。”

长乐卫尉惲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责难说：“朝廷从前所以舍弃西域，是因为他对中国无益而且难以供应费用。现在车师国已经臣属于匈奴，鄯善国不可能忠信，一旦反叛，班将军能保证北匈奴不成为边界的祸害？”班勇回答说：“现在中国设置州刺史的缘故，是要禁止郡县奸猾盗贼！如果州刺史能够保证盗贼不会起来作乱，我也愿意以腰斩的惩罚担保匈奴不为边害。现在和西域交通，敌人的势力必然削弱，那么祸害就小了；这与把府藏归还给匈奴、续上他的右臂比起来，哪一种有利？现在设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置长史以招致各国归顺，如果舍弃而不置校尉，西域就会绝望，绝望之后，就委屈于北匈奴，沿边各郡将受到困扰伤害，恐怕河西的城门一定会再有白天关闭的警报！现在不推广朝廷的恩德而拘限于防戍的费用，这样，北匈奴就会强盛，哪里是安定边地的长久计策？”

太尉掾属毛轸又责难说：“现在如果设置校尉，西域就会络绎不绝的派来使者，无厌地求索，如果给他们，费用就会难以供应；不给他们，他们就会失去忠心，一旦被匈奴所逼，必会再向朝廷求救，那么所引起的战役就大了。”班勇回答说：“现在如果把西域归匈奴，而使匈奴感恩大汉，不掠夺为盗，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依靠西域的丰饶租税、众多的兵马，以骚扰沿边各郡，这就增加了仇人的财富，加强了残暴异族的势力。设置校尉，宣扬声威，布施恩德，以维系各国倾向汉朝之心，使匈奴窥伺汉朝的心意动摇，就没有花费钱财、虚耗国力的顾虑了。况且西域的人民，没有其他要求，他们入关不过是想得到食物而已，现在如果拒绝他们，势必归属于北边的匈奴，合力侵犯并州、凉州，那么中国的费用就不止十

亿(百万)了。设置校尉确实有利。”

于是听从班勇的建议，复置敦煌郡三百名营兵，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虽然再度牵制西域，然而未能出屯楼兰。后来，匈奴果然数次与车师国一起侵入掠夺，河西大受其害。

3 沈氐羌侵扰张掖郡。

4 夏，四月，十一日，立皇子刘保为太子，改年号，赦免天下。

5 十四日，续封陈敬王的儿子刘崇为陈王，济北惠王的儿子刘长为乐成王，河间孝王的儿子刘翼为平原王。

6 六月，护羌校尉马贤率领一万人在张掖郡讨伐沈氐羌，打败他们，杀了一千八百人，抓获活口一千多人，其余敌人全投降。这时，当煎族大酋长饥五等人，趁马贤的军队在张掖郡，于是乘虚侵扰金城郡，马贤回师出塞，杀了几千人而回。烧当羌、烧何族听说马贤的军队回去了，又犯张掖郡，杀死长吏。

7 秋，七月，初一朔，日食。

8 冬，十月，十六日，司空李郃被免职。癸酉日，任命卫尉庐江人陈褒为司空。

9 京师和三十三个郡国大水灾。

10 十二月，永昌郡界外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进献乐工和会幻术的人。

11 十六日，司徒刘恺请求退休，允许，给千石俸禄回家养老。

12 辽西郡鲜卑酋长乌伦、其至鞬各自率领部众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

13 二十一日，任命太常杨震为司徒。

14 本年，二十三个郡国地震。

15 太后的堂弟越骑校尉邓康，认为太后久临朝政，宗族满门做官，几次上书太后，建议尊崇王室，自己减损私权，言辞甚为恳切，太后没有听从。邓康称病不上朝，太后派内侍问候他。派去的使者是邓康家原来的婢女，自己通报是“中大人”，邓康听了就责骂她，

婢女怨恨，回宫，报告说邓康诈称有病而且出言不善，太后大怒，免邓康官职，遣归封国，除去属籍。

16 当初，当煎族饥荒，五同族大酋长卢怨、忍良等一千多户另留居允街，像老鼠探头两端张望一样迟疑不决。

建光元年

1 春，护羌校尉马贤召卢怨，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获首虏二千余，忍良等皆亡出塞。

2 幽州刺史巴郡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击高句骊，高句骊王宫遣子遂成诈降而袭玄菟、辽东，杀伤二千余人。

3 二月，皇太后寝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邓骘为上蔡侯，位特进。

丙午，葬和熹皇后[①]。

太后自临朝以来，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②]。

上始亲政事，尚书陈忠荐隐逸及直道之士颍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纳用之。忠，宠之子也。初，邓太后临朝，根为郎中，与同时郎上书言："帝年长，宜亲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缣囊[③]，于殿上扑杀之；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

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4]，积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谏太后不归政抵罪。帝皆征诣公车，拜根侍御史，翊世尚书郎。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5]，祸及亲知，故不为也。"

4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后。初，长乐太仆蔡伦受窦后讽旨诬陷宋贵人[6]，帝敕使自致廷尉[7]，伦饮药死。

5 夏，四月，高句丽复与鲜卑入寇辽东，蔡讽追击于新昌[8]，战殁。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捍讽，俱殁于陈。

6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为甘陵大贵人。

7 甲子，乐成王苌坐骄淫不法，贬为芜湖侯。

8 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国守相各举有道之士一人。尚书陈忠以诏书既开谏争，虑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预通广帝意曰："臣闻仁君广山薮之大，纳切直之谋，忠臣尽謇谔之节[9]，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纣之譬[10]，孝文喜袁盎人豕之讥[11]，武帝纳东方朔宣室之正[12]，元帝容薛广德自刎之切[13]。今明诏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诚，引咎克躬，谘访群吏。言事者见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录，显列二台，必承风响应，争为切直。若嘉谋异策，宜辄纳用；如其管穴，妄有讥刺，虽苦口逆耳，不得事实，且优游宽容，以示圣朝无讳之美；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直览，特迁一等，以广直言之路。"书御，有诏，拜

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扑，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晨昏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帝闻其名，令公车特征，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14]。

【注释】

①和熹皇后：即和帝皇后、邓太后邓绥。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和帝死后，她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使其兄骘居要职。

②穰(ráng 壤)：丰盛。

③缣(jiān 兼)：细绢。

④宜城：县名。治今湖北宜城县。

⑤邂逅(xiè hòu 懈后)：没约会而遇到。

⑥蔡伦：东汉宦官。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和帝时任中常侍，后任尚方令，主管制造御用器物，改进造纸。

⑦廷尉：此指牢狱官吏。

⑧新昌：县名。治今辽宁海城县东北。

⑨謇谔(jiǎn è 简恶)：直言。

⑩高祖事：传闻汉高祖刘邦正在拥抱戚姬时，被周昌撞见，周昌指责刘邦是桀、纣一类的君主。

⑪孝文事：见十三卷文帝二年。

⑫武帝事：见十八卷武帝元光五年。

⑬元帝事：见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

⑭毛义事：见四十六卷章帝元和元年。

【译文】

建光元年（辛酉，公元121年）

1 春，护羌校尉马贤召见卢忽，杀了他，因此派兵攻击他的族人，斩杀俘获二千多人，忍良等人都逃出了塞外。

2 幽州刺史巴郡人冯煥、玄菟郡太守姚光、辽东郡太守蔡讽等人率领军队攻击高句骊，高句骊王宫派儿子遂成诈降而袭击玄菟郡、辽东郡，杀伤二千多人。

3 二月，皇太后生病，十二日，赦免天下。三月，十三日，皇太后邓氏去世。还没有大敛，皇帝重申前令，封邓骘为上蔡侯，位居特进。

二十六日，葬和熹皇后。

太后自临政以来，有十年水旱成灾，国外四夷侵犯，国内盗贼兴起，每当听说百姓受饥，有时通宵不眠，亲自减少开支，以赈救灾难，所以天下再度太平，年成恢复丰收。

皇帝开始亲自理政，尚书陈忠推荐隐逸和耿直端正的颍川人杜根、平原人成翊世等人，皇上都任用了他们。陈忠是陈宠的儿子。当初，邓太后听政，杜根身为郎中，与同时的郎上奏书说："皇帝长大了，应当亲临政事。"太后大怒，命令把他们都装进丝袋，在殿上打死他们，接着又把他们的尸体载送到城外，杜根得以苏醒；太后派人检视尸体，杜根装作已死，过了三天，眼中生蛆，因此得以逃跑，在宜城县山中做酒家酒保，达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身份，也因为批评太后不归政而被论罪。皇帝都用公车征召他们，任命杜根为侍御史，成翊世为尚书郎。有人问杜根说："以前遇到祸患，天下人都尊敬你，有不少的知己，何至于使自己苦到这等地步？"杜根说："在民间交往，而不是无人的僻壤，万一行迹败露，灾祸牵连亲友知己，所以不肯这么做。"

4 二十八日，追尊清河孝王为孝德皇，母亲左氏为孝德后，祖母

宋贵人为敬隐后。起初，长乐宫太仆蔡伦受窦后讽喻之旨，诬陷宋贵人，皇帝敕令他自己到廷尉狱中饮药而死。

5 夏，四月，高句骊又与鲜卑入犯辽东郡，蔡讽追击至新昌县，阵亡。功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用身体捍卫蔡讽，一同阵亡。

6 初七，尊皇帝的嫡母耿姬为甘陵大贵人。

7 十四日，乐成王刘长因骄奢淫逸、犯法不轨被论罪，贬为芜湖侯。

8 十九日，命令公卿以下到郡守、封国宰相，各推荐一名有德行的人。尚书陈忠认为诏书已经征求直谏，考虑到进言的人必定会有许多激切之辞，有的皇帝不能容忍，于是上书预先疏通皇帝的心意说："我听说仁君像山薮一样有博大的气量，采纳恳切正直的议谋、忠臣要尽直谏的节行，不怕逆耳的反应。所以高祖不在乎周昌把他比作桀、纣，孝文帝乐意听到袁盎讥讽他视人如豕，武帝采纳东方朔有关宣室是处理政务的地方，不可设酒宴的劝谏，元帝容纳薛广德自刎的强谏。现在明下诏书要尊崇殷高宗武丁的品德，推荐宋景宗的诚意，自己承认错误，向群臣咨问意见。谏言国事的人看见杜根、成翊世等人刚刚蒙受表彰录用，显耀地在尚书台、御史台任职，必然会闻风响应，争相进献恳切正直之言。要是有好的就采用；如果是狭隘的意见，随意讥刺，虽然是苦口逆耳，不符合事实，姑且对他们优游宽容，以示朝廷无所隐讳的美德。如果有道之士有高深的见解，陛下应当亲自披阅，特别迁升一等，用以广开言路。"奏书呈上，下诏，任命有道而考试高中的沛国人施延为侍中。

当初，汝南人薛包从小就有很好的德行，父亲娶了后妻而憎恨薛包，让他分居。薛包日夜哭泣，不忍离开，以致被殴打，不得已，在屋外盖了一间庐舍住下，早晨回家洒扫。父亲很生气，又赶他走，于是在里门盖庐舍居住，早晚请安。这样一年有余，父母惭愧而让他回来。等到父母去世，弟弟和儿子要求分家别居，薛包不能阻止，于是平分家财，自己留下老年奴婢，说："与我共同生活久了，你们不

能差使他们。”田地房产选取荒废的，说：“这是我年轻时经营的，有留恋之情。”器物选取破烂的，说：“我一向使用它们，用起来顺手。”弟弟和儿子几次破产，薛包又救济他们。皇帝听到这事，命令公车特别征召他，到了京师，任命他为侍中，薛包以死请求不要任官，下诏书准许他回家，像章帝对待毛义一样优待他。

9 帝少号聪明，故邓太后立之。及长，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圣知之。太后征济北、河间王子诣京师；河间王子翼，美容仪，太后奇之，以为平原怀王后，留京师。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江京候伺左右，共毁短太后于帝，帝每怀忿惧。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太后兄弟悝、弘、阎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宗、叶侯广德、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1]，邓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免官归故郡[2]，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迫逼，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骘为罗侯；五月，庚辰，骘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骘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唯广德兄弟以母与阎后同产，得留京师。复以耿夔为度辽将军，征乐安侯邓康为太仆。丙申，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遣归河间。翼谢绝宾客，闭门自守，由是得免。

初，邓后之立也，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欲与司空陈宠

共奏追封后父训，宠以先世无奏请故事，争之，连日不能夺；及训追加封谥，禹、防复约宠俱遣奏礼于虎贲中郎将骘，宠不从；故宠子忠不得志于邓氏。骘等败，忠为尚书，数上疏陷成其恶。

大司农京兆朱宠痛骘无罪遇祸[3]，乃肉袒舆榇[4]，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社稷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贵戚，无与为此，当享积善履谦之佑。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5]，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6]，狱不讯鞫[7]，遂令骘等罹此酷陷，一门七人[8]，并不以命，尸骸流离，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冢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9]，以谢亡灵。"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陈忠复劾奏宠，诏免官归田里。众庶多为骘称枉者，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骘等于北芒[10]，诸从兄弟皆得归京师。

10 帝以耿贵人兄牟平侯宝监羽林左军车骑；封宋杨四子皆为列侯，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阎皇后兄弟显、景、耀，并为卿、校、典禁兵。于是内宠始盛。

帝以江京尝迎帝于邸，以为京功，封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闰、京并迁中常侍。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司徒杨震上疏曰[11]："臣闻政以得贤为本，治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12]，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13]，嬖

倖充庭[14]。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怀忿恚。

而伯荣骄淫尤甚，通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环，环遂以为妻，官至侍中，得袭护爵。震上疏曰："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环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封有功；诸侯专爵，爵有德。今环无他功行，但已配阿母女，一时之间，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陛下宜鉴镜既往，顺帝之则。"尚书广陵翟酺上疏曰[15]："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16]，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势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坠地[17]，愿为孤豚[18]，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19]。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昔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皇衮，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受财耳，岂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20]，民物雕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愿陛下勉求忠贞之

臣，诛远佞谄之党，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灾害可息，丰年可招矣。”书奏，皆不省。

【注释】

①忠：邓阊之子。　珍：邓京之子。

②故郡：河南南阳。

③朱宠：京兆(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字仲威。初辟邓骘府，稍迁颍川太守。顺帝时拜太尉，录尚书事，封安乡侯。

④榇(chèn 趁)：棺材。

⑤横：横蛮。　单辞：单方面的只言片语。

⑥申：明白。

⑦鞫：通“鞫”，审讯。

⑧七人：邓骘，骘堂弟豹、遵、畅，骘子凤，凤堂弟广宗、忠。

⑨血祀：杀牲取血祭庙。

⑩北芒：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北。

⑪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少好学，人称“关西孔子”。历官至太尉，后遭中常侍樊丰诬，免官自杀。

⑫俊乂(yì 义)：俊德能治之士。乂，安。

⑬九德：《尚书·皋陶谟》以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为九德。

⑭婴：古代谥法以贱而得爱曰婴。

⑮广陵：据胡三省考证《后汉书》，“广陵”当改为“广汉”。广汉郡治所在今四川金堂县东。

⑯绂(fú 福)：系印章或佩玉用的丝带，其颜色依官位品级而不同。

⑰颡(sǎng 嗓)：额。

⑱豚(tún 屯)：小猪。

⑲元：初。

⑳单：殚。

【译文】

9 安帝小时候，都称他聪明，所以邓太后立他做皇帝。等长大，德行很不好，有些不合太后心意。皇帝的奶妈王圣知道这事。太后征召济北王、河间王的儿子到京城。河间王的儿子刘翼容仪端美，太后特别喜欢，作为平原怀王的后代，把他留在京师。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担心有废置之举，常常与中黄门李闰、江京在皇帝左右服侍，都向皇帝说太后的坏话，安帝常常感到怨愤和恐惧。等到太后去世，那些先前受到处罚而怀恨的宫人，因此诬告太后的兄弟邓悝、邓弘、邓阊先前听从尚书邓访废除安帝的故事，谋议改立平原王。安帝听了，回忆往事而大怒，命令有关官员奏明邓悝等人大逆无道，于是废除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的爵位，都贬为庶人，邓骘因为没有参与议谋，只免除特进，遣送回封国。邓氏宗族被免官回乡，没收邓骘等人的资产田宅。将邓访和他的亲属迁到边远郡县，郡县官吏逼迫他们，邓广宗和邓忠都自杀。又改封邓骘为罗侯；五月，初一，邓骘和儿子邓凤都绝食而死。邓骘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邓遵、将作大匠邓畅也都自杀；唯有邓广德兄弟因为母亲和阎后是姊妹，得以留在京师。重新任命耿夔为度辽将军，征召乐安侯邓康为太仆。十七日，贬平原王刘翼为都乡侯，遣归河间。刘翼谢绝宾客，闭门自守，于是得以免祸。

当初，邓太后立为皇后，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想和司空陈宠共同奏请追封邓后的父亲邓训，陈宠因为前代没有这类事例，争论了几天都不能决定；等到邓训追加封谥，张禹、徐防又约陈宠，都派遣儿子向虎贲中郎将邓骘送礼，陈宠没有听从；所以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当权时不得志。邓骘等人失势，陈忠为尚书，屡次上疏，诬谄他们作恶。

大司农京兆人朱宠为邓骘无罪遭祸而痛惜，于是裸露上身，抬着棺材，上书说："我认为和熹皇后有圣善美德，就像汉朝的文王之

母。她的兄弟忠孝同心，为国操劳，是社稷的依赖。功成身退，辞让赏赐，历代的贵戚，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应当享有积善谦让的福佑才是。然而，他们遭到宫人片面之辞所陷害，利舌尖口最为险恶，危害国家，罪行没有明白的证据，也不调查审讯，就使邓骘等人遭到这样残酷的陷害，一家七人都死于非命，尸骨流离，冤魂不归，逆天之行，令人痛心，天下人伤感丧气。应当收埋安葬，加宠封立他们的子嗣，奉祀香火，用以安慰亡灵。"朱宠知道他的话过于激切，自己到廷尉下狱；陈忠又弹劾朱宠，下诏免官归家。大多数人都认为邓骘冤枉，皇帝稍有悔悟，于是责备州郡，把邓骘等人归葬到北芒山，邓氏的堂兄弟都得以回到京城。

10 皇帝派耿贵人的哥哥牟平侯耿宝监领羽林左军车骑；封外曾祖宗杨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宋氏一族有十几人做卿、校尉、侍中大夫、谒者、郎吏；阎皇后的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都做了卿、校尉，掌管禁卫军队。于是，安帝的内宠开始兴盛。

安帝因为江京曾经到清河王邸迎接自己，认为江京有功，封为都乡侯，封李闰为雍乡侯，李闰、江京都升迁为中常侍。江京兼任大长秋，和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遒令陈达，以及王圣、王圣的女儿王伯荣煽动内外大臣，争相奢侈暴虐；王伯荣出入宫廷，传达奸情贿赂。司徒杨震上疏说："我听说政事以得到贤才为根本，治国以除去污秽为要务；因此，唐尧、虞舜以有俊德的人担任官职，放逐了四个有大罪的人，以致天下服从，人人和乐。现在有大德的人没有被任用，佞幸小人充斥朝廷。乳母王圣出身低贱，遇到千年难逢的机会奉养圣上，虽然有克己待人的辛劳，前后赏赐的恩惠，已经超过她应得的回报，然而贪得无厌，不知满足，与外臣交往，干预朝政，扰乱天下，损害清明的国政，玷污了日月。女子和小人，接近她们，她们就得意；疏远她们，她们就埋怨，实在难以豢养。应当迅速让乳母王圣出宫，命令她住到外面去，断绝与王伯荣的往来，使皇上的恩德在宫廷内外得到隆盛，上下和谐。"奏章呈上，皇帝拿给王

圣等人看，他们内宠都心怀愤恨。

而王伯荣最为骄淫，和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相通，刘瑰娶她为妻，官做到侍中，得以承袭刘护的爵位。杨震上疏说："正常的制度，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止篡位。我看到诏书，封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承袭刘护的爵位为侯，而刘护的同母弟弟刘威如今还见在。我听说天子有封爵的权力，封给有功之人。诸侯有任命官员的权力，任命有德的人。现在刘瑰没有别的功劳德行，只是与王圣的女儿结配，一时之间，不仅官至侍中，而且得以封侯，不稽查旧有的制度，不合于经典，民众哗然，百姓不安。陛下应当以史为鉴，遵顺从先帝的法则。"尚书广陵人翟酺上疏说："从前窦氏、邓氏的宠幸，倾动天下，担任各种官职，累积钱财，甚至图谋干政，改换社稷，岂不是因为权势太重、威望太广而引起的这些祸害！等到他们败亡，人头落地，想当一只猪仔，也不可得。大凡不是循序渐进得到的显贵身份，就会迅速失去；不是依法得来的官爵，就会很快遭殃。现在外戚受宠，功劳比于天地，汉代以来还没有谁能和他们相比。陛下实在是仁恩备至，亲近九族，然而朝廷已经不能掌握赏禄，政权移到私人手上，重陷前人覆车之路，怎么会不垮台！这是最值得警惕的国家的长远大计。过去，汉文帝爱惜财物而停建露台，收集臣子上书的黑布袋做成帷帐，有人讥讽他太节俭，他说："我为天下保守钱财，怎能随便浪费？"现在，从皇帝理政以来，时间不长，费用和赏赐已经无法计算。收括天下财富，堆积到无功的家庭，国库就要用尽，人民财物受到损伤，万一发生不测的事情，又要加重赋税，百姓怨叛的情绪已经产生，危难指日可待。但愿陛下勉力访求忠臣贤士，诛杀和疏远佞谄的小人，割断情欲的欢乐，停止私宴的贪好，时常想到亡国所以灭亡的原因，借鉴创业之君兴盛的经验，这样就可以平息灾害，导致丰年。"奏章呈上，皇帝不理。

11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12 壬寅，太尉马英薨。

13 烧当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校尉马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结，共协将诸种寇湟中，攻金城诸县。八月，贤将先零种击之，战于牧苑[①]，不利。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②]，因胁将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③]，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

14 甲子，以前司徒刘恺为太尉。初，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比；刘恺独以"《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④]，所以进人于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陈忠亦以为然。有诏："太尉议是。"

15 鲜卑其至鞬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之俱殁；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⑤]。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救之，鲜卑解去。

16 戊子，帝幸卫尉冯石府，留饮十余日，赏赐甚厚，拜其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石，阳邑侯勃之孙也，父柱尚显宗女获嘉公主，石袭公主爵，为获嘉侯[⑥]，能取悦当世，故为帝所宠。

17 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8 冬，11日，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

19 鲜卑寇玄菟。

20 尚书令祝讽等奏⑦，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⑧，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⑨。’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⑩，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⑪，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

袁宏论曰⑫：古之帝王所以笃化美俗，率民为善，因其自然而不夺其情，民犹有不及者，而况毁礼止哀，灭其天性乎！”

21 十二月，高句骊王宫率马韩、涉貊数千骑围玄菟⑬，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是岁，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陈忠曰：“宫前桀黠⑭，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使吊问，因责让前罪⑮，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帝从之。

【注释】

①牧苑：汉代边郡都有牧苑以养马，此牧苑在金城界。

②令居：县名。治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护羌校尉庞参在此设立机构。

③鸾鸟：县名。治今甘肃武威县南。

④"善善"句：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⑤乌城：县名。治今河北怀安县西。

⑥获嘉：县名。治今河南新乡西南。

⑦祋(duì 对)讽：安帝时为光禄勋。

⑧告宁：官吏告假奔丧。官吏亲丧，归家穿丧服称宁。

⑨"老吾"句：出自《孟子·梁惠王》。

⑩揆度(kuí duó 葵夺)：揣测。

⑪庚子：此日待考。

⑫袁宏(公元328—376年)：东晋史学家。字彦伯。撰《后汉纪》三十卷。言辞精审。

⑬马韩：古国名，与辰韩、弁韩合称三韩，在今朝鲜半岛南部，后为百济所灭。

⑭桀：凶暴。

⑮让：责备。

【译文】

11 秋，七月，初一，改年号，赦免天下。

12 二十四日，太尉马英去世。

13 烧当羌忍良等人认为麻双兄弟本是烧当酋长的嫡亲后嗣，而校尉马贤没有抚恤，常有怨心，于是互相勾结，共同协迫率领羌人各部侵犯湟中，攻打金城郡各县。八月，马贤率领先零羌攻击他们，在牧苑作战，不利。麻奴等人又在令居县击败武威郡、张掖郡的军队，因此胁迫率领先零、沈氐各族四千多户沿着山西行，侵扰武威郡。马贤追赶到鸾鸟县，招抚引诱他们，各族投降的有几千人，麻奴往南退还湟中。

14 十六日，以前任司徒刘恺为太尉。当初，清河国的宰相叔孙光犯贪脏罪，于是加重禁锢父子二代。现在，居延都尉范邠又犯贪脏

罪，朝廷想要比照叔孙光加以处分。唯独刘恺认为："《春秋》的大义，报赏善行延及子孙，惩罚罪行止限自身，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向善。如今，对贪脏者的子孙也加以禁锢，轻罪重处，使善人也畏惧，这不是先王设立刑罚的原意。"陈忠也认为是这样。有诏："太尉言之有理。"

15 鲜卑酋长其至鞬侵扰居庸关。九月，云中郡太守成严攻打他，战败，功曹杨穆用身体捍卫成严，一起阵亡；鲜卑人于是在马城县包围乌桓校尉徐常。度辽将军耿夔和幽州刺史庞参派广阳郡、渔阳郡、涿郡的军队去援救他们，鲜卑人解围退去。

16 初十，皇帝到卫尉冯石家，逗留吃喝十几天，赏赐很多，任命他的儿子冯世为黄门侍郎，冯世的弟弟二人都任命为郎中。冯石是阳邑侯冯鲂的孙子，父亲冯柱娶显宗的女儿获嘉公主为妻，冯石承袭公主爵位，为获嘉侯，能得到当世人欢心，所以受到皇帝宠爱。

17 京城和二十七个郡国大雨成灾。

18 冬，十一月，十二日，三十五个郡国地震。

19 鲜卑人侵扰玄菟郡。

20 尚书令祝讽等人上奏，认为"孝文帝定下俭约礼仪的制度，光武帝不许臣僚因父母去世而长期休假，这是给万世留下法则，实在不可改变，应该再停止大臣守三年丧的规定。"尚书陈忠上疏说："高祖接受天命，萧何创立法制，大臣有守三年之丧的规定，合乎哀伤大义。建武初年，正是大乱之后，种种国政，大多趋向简易，大臣既不坚持三年之丧，中级官吏为功名利禄，很少有人遵循三年丧期以报答父母养育的恩情。礼义的常道，实在是衰微。陛下听任大臣服完丧期，圣功美业，没有比这更好的。《孟子》说：'敬重自己的老人以及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儿女以及别人的儿女，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手上。'我希望陛下登高北望，以思念甘陵的心思，度量臣子的心意，那么海内人人各得其所。"当时宦官认为对他们不利，竟然搁置了陈忠的奏章。庚子日，重新决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准守三

年丧。

袁宏认为，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深厚教化，美化风俗，引导人民向善，是因为能顺其自然而不强夺情感，既是这样，人民还有做不到的地方，何况是毁坏礼制、阻止哀情，灭绝天性！

21 十二月，高句骊王宫率领马韩、涉貊数千骑兵围攻玄菟。夫余王派儿子尉仇台率领二万多人和州郡共同讨伐打败他们。这年，宫死，儿子遂成立位。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想要趁着大丧，派兵攻击他们，议事的人都认为可以。陈忠说："宫以前狡猾，姚光不能讨伐，现在死了就去攻击，不合义理。应该派使者吊问，趁此责备他们以前的罪过，赦免而不诛罚，求取日后的善报。"皇帝采纳了。

延光元年

1 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2 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破之，种众散遁。

3 夏，四月，京师、郡国四十一雨雹，河西雹大如斗。

4 幽州刺史冯煥、玄菟太守姚光数纠发奸恶，怨者诈作玺书，谴责煥、光，赐以欧刀[1]，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即斩光，收煥，煥欲自杀，其子绲疑诏文有异，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煥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备，抵罪。

5 癸巳，司空陈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6 己巳，封河间孝王德为安平王，嗣乐成靖王后。

7 六月，郡国螟。

8 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9 高句骊王遂成还汉生口[2]，诣玄菟降，其后涉貊率服，东垂少事。

10 虔人羌与上郡胡反，度辽将军耿夔击破之。

11 八月，阳陵园寝火。

12 九月，甲戌[3]，郡国二十七地震。

13 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气转盛，控弦数万骑，冬，十月，复寇雁门、定襄[4]；十一月，寇太原。

14 烧当羌麻奴饥困，将种众诣汉阳太守耿种降。

15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

16 帝数遣黄门常侍及中使伯荣往业甘陵，尚书仆射陈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5]，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6]，荆、杨稻收俭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匮[7]。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轩骈马[8]，相望道路，可谓孝至矣。然臣窃闻使者所过，威权翕赫[9]，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至为伯荣独拜东下，发民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偫[10]，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赂遗仆从，人数百匹，顿踣乎嗟[11]，莫不叩心。河间托叔父之属[12]，清河有陵庙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陛下不问，必以为陛下欲其然也。伯荣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灾之发，必起于此。昔韩嫣托副车之乘[13]，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正乾刚之位，不宜复令女使千

错万机。重察左右，得无石显漏泄之奸[15]？尚书纳言，得无赵昌潜崇之诈[16]？公卿大臣，得无朱博阿傅之援[17]？外属近戚，得无王凤害商之谋[18]？若国政一由帝命，王事每决于己，则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当霁止，四方众异不能为害。"书奏，不省。

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三公，陈忠上疏曰："汉兴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常独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19]，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责求其意，割而无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皆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20]，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17 汝南太守山阳王龚[21]，政崇宽和，好才爱士。以袁阆为功曹[22]，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23]；宪虽不屈，蕃遂就吏。阆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蕃性气高明，龚皆礼之，由是群士莫不归心。

宪世贫贱[24]，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耶？"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所失

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自以为无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及同郡周举尝相谓曰："时月之间[69]，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矣[70]。"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汎滥[71]，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即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

范晔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玼吝[72]，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

【注释】

①欧刀：刑刀。古代欧冶子善作剑，故以"欧"名刀。

②生口：指奴隶、俘虏或被贩卖的人。

③甲戌：此日待考。

④定襄：县名。治今山西定襄县东南。

⑤隔并：旱涝不调。

⑥蝝(yuán 元)：蝗的幼虫。

⑦帑(tǎng 躺)：钱财或钱库。

⑧朱轩：使者乘坐的朱轩车。

⑨翕(xī 希)赫：显赫。

⑩偫(zhì 至)：储备。

⑪踣(bó 驳):跌倒。

⑫叔父:河间王刘开是安帝的叔父。

⑬韩嫣:汉武帝时的宠臣,常与武帝共卧起。

⑭石显事:见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

⑮赵昌事:见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

⑯朱博事:见三十四卷建平二年。

⑰王凤事:见二十卷成帝河平四年。

⑱移咎事:见三十三卷绥和二年。

⑲衡石:代指法度。衡,称衡。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⑳王龚:字伯宗,安帝时为青州刺史,劾奏贪污二千石数人。迁汝南太守,好才爱士。累官至太尉。

㉑袁阆(làng 浪):字奉高。为郡功曹。数辟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

㉒陈蕃:字仲举。桓帝时为太尉,反对宦官专权。灵帝时任太傅。谋诛宦官,被杀。

㉓宪:黄宪,字叔度。初举孝廉,又辟公府,无意仕途。年四十八卒。天下号曰征君。

㉔时月:三月为一时。

㉕鄙吝:卑贱羞愧之事。

㉖汍(guī 轨):从侧面喷出的泉。

㉗玭:疑玭之误。玭,通"蚍"。

【译文】

延光元年(壬戌,公元122年)

1 春,三月,初二,改年号,赦免天下。

2 护羌校尉马贤追击麻奴到湟中,打败他们,其部落逃散。

3 夏,四月,京城、四十一个郡国下冰雹,河西的冰雹大得像斗。

4 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几次揭发奸恶,怨恨的人诈作皇帝的诏书,谴责冯焕、姚光,赐给刑刀,又下令辽东都尉庞奋,要他迅速执行刑法。庞奋立即杀姚光,逮捕了冯焕,冯焕想自杀,他的儿

子冯绲怀疑诏文有假，阻止冯焕说："您在州府时，立志要除去恶人，实在没有别的事故，必定是恶人妄自假造，计划出奸谋毒害。希望能就此事亲自上书，再甘心受罚也不晚。"冯焕听从了儿子的话，上书争辨，果然是欺诈的人所为，征召庞奋，判处应得的罪刑。

5 十九日，司空陈褒被免职。五月初七，宗正彭成人刘授任司空。

6 二十六日，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刘德为安平王，作为乐成王的后嗣。

7 六月，郡国蝗虫成灾。

8 秋，七月，初一，京城和十三个郡国地震。

9 高句骊王遂成送还汉人的活口，到玄菟归附，后来，涉貊跟着也降服了，于是东面边境很少有事。

10 虔人羌和上郡胡人反叛，度辽将军耿夔击败他们。

11 八月，阳陵园寝发生火灾。

12 九月，甲戌日，二十七个郡国地震。

13 鲜卑已经多次杀害郡守，胆量越来越大，有几万骑兵，冬，十月，又进犯雁门、定襄；十一月，进犯太原。

14 烧当羌麻奴饥馑困乏，率领各部向汉阳太守耿种投降。

15 这年，京城和二十七个郡国雨水成灾。

16 皇帝几次派黄门常侍和中使伯荣前往甘陵，尚书仆射陈忠上疏说："现在没有得到上天的爱心，水灾旱灾不断发生。青州、冀州，大雨不停，堤防溃决。徐州、岱山的海滨，海水倒溢。兖州、豫州蝗虫繁生。荆州、杨州稻谷歉收。并州、凉州，羌戎背叛。加上百姓穷困，国库空虚。陛下以为不能亲自侍奉孝德皇的园陵寝庙，常常派遣中使到甘陵进香，朱红色的车辆，并驾的骏马，奔驰在道路上，前后相望，可以说是最好的孝道。然而我私下听说：使者所过之处，威权显赫，震动郡县，王、侯、二千石的官员都要在车下拜见伯荣，征发民夫修路，整理驿站，多设储备。没有限度的差役，老弱相随，动辄以万计，赠送仆从，每人几百匹帛，呼天喊地，痛彻心肺。河间王

是陛下的叔父，清河王国内有陛下父母的陵庙，和陛下的亲信大臣，他们都屈从在伯荣车下，陛下不过问，必定以为陛下是想要如此。伯荣的诚望，重于陛下。陛下的大权，落于臣妾。水灾的发生，必定是这个原因。过去韩嫣乘坐着天子的副车，担任巡视的使命，江都王误以为天子向他下拜，而韩嫣受到刑刀诛杀。我希望圣明的君王应显示天子的尊严，端正君权的地位，不应当再命令女使干预朝政，严察左右亲信，能够没有石显泄漏机密的奸情。尚书进言，能够没有赵昌毁谤郑崇的奸谋。公卿大臣，能够没有朱博曲奏傅喜的例子。外戚亲侍，能够没有王凤伤害王商的阴谋。如果朝政一概由皇帝颁发，大事都由自己决裁，那么，下臣不得逼迫皇上，臣子不得干预君主。久雨大水必会停止。四方的各种怪异不能成为灾害。”奏章呈上，皇帝不理。

这时三府没有实权，机要专付尚书，而灾变过失却怪罪于三公，陈忠上书说：“汉朝建立以来的制度，宰相请求的事，没有不听的。现在的三公，虽然承受了名号而没有实际的职权，选举和赏惩，全由尚书，尚书的职权胜过三公。衰微的情况由来已久。我常常独感不安。近来因为地震，下令免掉司空陈褒，现在出现灾变，又想严责三公。以前，孝成皇帝因为慧星接近心宿，归罪于丞相，最终还是不能蒙受上天的赐福，空自违背了宋景公的诚心。所以，是非的分界，显然分明。而且尚书决断大事，大多违背旧典，不遵前例而判刑，一味诋毁欺骗，文字惨毒，信口雌黄，违背法典。应当探求原意，断绝不听，上可顺从法典，下可防止有人作威作福，用规矩测度方圆，用衡器决定轻重，这才是国家的标准，万代的法则。”

17 汝南太守山阳人王龚，理政崇尚宽和，喜好人才贤士。以袁阆为功曹，引进郡中人士黄宪、陈蕃等人。黄宪虽不屈从，陈蕃终于接受做官。袁阆不标奇立异，但在当世有名声。陈蕃性格爽朗，王龚都以礼节对待他们，因此，士人没有不对王龚向往的。

黄宪家世贫贱，父亲是牛医。颍川人荀淑到了慎阳，在旅途中

遇见十四岁的黄宪，荀淑大为惊异，作揖交谈，长久不能离开，对黄宪说："你真是我的师表。"接着前往袁阆的住所，来不及寒暄，就问："你的国家有颜回，你认识么？"袁阆说："看到了我们的叔度吗？"当时，同郡有个戴良，居才自傲，但见到黄宪不得不端正容貌，等到回来，好像失去了什么。他的母亲问他："你又从牛医的儿子那里来吗？"回答说："我没有见到叔度以前，自以为了不起，自从看到他，好像他在前面，忽然又出现在后面，实在难以揣测。"陈蕃和同郡人周举曾经互相说："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黄生，心中就会萌发卑鄙可耻的念头。"太原人郭泰年轻时游汝南，最先拜访袁阆，不过夜就走了。后来又去拜访黄宪，好几天才返回。有人请郭泰解释，郭泰说："袁阆的器量好像泉源的支流，虽然清澈，但是容易揖取。黄宪却好像千顷波涛，无法使它澄清，也无法使它混浊，不可以度量。"黄宪当初举荐为孝廉，又被三公府征召。友人劝他做官，黄宪也不拒绝，暂时到了京城，随即就回来了，竟然没有就职，四十八岁去世。

范晔以为："黄宪的言论和见解，没有什么传闻。然而，上人君子见到他，没有不佩服他的深远。去除缺点，以求品性周全，道德无懈可击！我的曾祖父范汪认为'黄宪以柔和顺应时代，以深奥的道理不可测量，深浅无法估计，清浊无从议论。即使孔门弟子，也不过如此。'"

二 年

1 春，正月，旄牛夷反，益州刺史张乔击破之。

2 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圣为野王君。

3 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议者欲复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珰上书曰："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

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谨陈西域三策：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1]，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九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2]，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协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3]，出据柳中[4]，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5]，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陈忠上疏曰："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6]，与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邮之烦费，不见孝武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慰劳吏民，外无威示百蛮，蹙国减土，非良计也。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按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帝纳之，于是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7]，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4 秋，七月，丹阳山崩。

5 九月，郡国五雨水。

6 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以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熹为司徒。大鸿胪耿宝自候震，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宝大恨而去。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于震，震又不从。

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见怨。时诏遣使者大为王圣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加扇动，倾摇朝廷。震上疏曰："臣忧念方今灾害滋甚，百姓空虚，三边震扰，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诏书为阿母兴起第舍，合两为一[8]，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攻山采石；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府枝叶之属，依倚近倖奸佞之人，与之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9]，复得显用；白黑浑淆，清浊同源，天下欢哗，为朝结讥。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惟陛下度之！"上不听。

7 鲜卑其至鞬自将万余骑攻南匈奴于曼柏，莫鞬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

8 十二月，戊辰，京师及郡国三地震。

9 陈忠荐汝南周燮[10]、南阳冯良学行深纯，隐居不仕，名重于世；帝以玄纁羔币聘之[11]；燮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君独何为守东冈之陂乎[12]？"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与良皆自载至近县，称病而还。

【注释】

①蒲类：古地名，在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带。　秦海：大秦国一带。又名海西，即古罗马帝国。

②昆仑塞：又名昆仑障，在今甘肃安西县南。此事见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

七年。

③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

④柳中:古地名,在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班勇作为西域长史驻此。

⑤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附近。车师前王国建都于此。

⑥南羌:即湟中及南山诸羌。

⑦长史:西域都护长史。

⑧合两为一:连接两坊为一宅。

⑨减锢:赃贿禁锢。

⑩周燮(xiè 蟹):字彦祖。生有丑貌,精于儒经。年七十余卒。

⑪玄:黑色。 纁(xun 勋):浅绛色。 羔:小羊,最驯服的动物,古人以"羔"喻"知礼"。

⑫东冈:周燮居住在汝南安城,有先人草庐,结于东冈。

【译文】

二年(癸亥,公元 123 年)

1 春,正月,旄牛夷反叛,益州刺史张乔击败他们。

2 夏,四月,二十日,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

3 北匈奴联合车师入侵河西,有人议论要再次关闭玉门关、阳关,断绝外患。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说:"我在京城时,也认为应当放弃西域,现在亲自到了这块土地,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就不能自保。谨呈献关于西域的三个策略: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一带,专门控制西域,共同犯境掠夺。现在派九泉属国吏士二千多人聚集昆仑塞,先攻击呼衍王,铲除外患的根本,然后派鄯善军队五千人威胁车师后部,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出兵,可以设置军司马,统率五百将士,四个郡供给他们犁牛和粮食,出关占据柳中,这是中策。如果还不能,就应当放弃交河城,把鄯善等全部迁入塞内,这是下策。"朝廷讨论他的计策。陈忠上疏说:"西域内附已久,向东盼望,多次请求进关,这是他们不喜欢匈奴,仰慕汉朝的明证。现在,北匈奴已经攻破了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如果抛弃不救,各国就会

顺从北匈奴。如果这样，敌人的财货就会日益增多，胆量日益扩大，威胁着南部羌人，和他们交通往来，这样，河西四郡就危险了。河西要有危险，不能不救，势必兴起百倍的劳役，耗费不计其数的财货。发表议论的人只考虑到西域非常遥远，耗费很多，没有看到孝武帝经营的苦心。现在敦煌孤独危险，从远方告急，又不辅助，对内无法慰劳吏民，对外无法向各族显示威信，削减国土，不是良策。我认为，敦煌应当设置校尉，按旧例增派四郡的屯垦军队，用以安抚西边的各国。”皇帝采纳了。于是，再次派班勇做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屯驻柳中。

4 秋，七月，丹阳郡山崩。

5 九月，五个郡国大雨不止。

6 冬，十月，初六，太尉刘恺被免职。初九，以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人刘熹为司徒。大鸿胪耿宝自己去见杨震，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说：“李常侍深受朝廷倚重，想要使公侯征辟他的哥哥，我只是传达上面的意思。”杨震说：“如果朝廷想要命令三公府征召，应当有尚书敕令。”耿宝满怀怨恨地离去。执金吾阎显也向杨震推荐亲友，杨震又不接受。司空刘授听了，立即征召了李闰的哥哥和阎显的亲友。于是杨震更加被怨恨。当时下诏派使者为王圣大修宅第。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加强勾结，震动朝野。杨震上疏说：“我考虑现在灾害日益严重，百姓贫困，三面边境告危，国库空虚，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诏书要替阿母兴修大宅，合两处为一处，连接里坊成街，雕刻装饰，穷极技巧，凿山采石，辗转威逼，耗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皇家没有关系，依靠奸佞小人，共窃权柄，干扰州郡，制约大臣，三公征召，承顺意旨，招来贪官污吏，接受贿赂，甚至启用了有赃贿禁锢、被世人唾弃的人。使得黑白混淆，清浊同源，天下喧哗，对朝廷讥讽。我听先师说：‘上面的人把财货取用竭尽了，就会引起民众怨恨；耗费民力，民众就会背叛。心怀怨恨背叛的民众是不可以驱使的。’请陛下度量。”皇帝不听。

7 鲜卑人其至鞬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到曼柏攻打南匈奴，莫鞬日逐王战死，杀了一千多人。

8 十二月，初四，京城和三个郡国地震。

9 陈忠推荐汝南人周燮、南阳人冯良学识高深、品行纯正，隐居不出，名重一时。皇帝用黑色、浅绛色丝绢，羔羊，钱币聘请他们。周燮的宗族又劝说他："修德立行是为了治国，你为什么要独守东山的坡田？"周燮说："修治道德的人因时而动，时机不成熟，怎么行得通？"周燮和冯良都自己坐车到就近县府，声称有病，然后回家。

三　年

1 春，正月，班勇至楼兰[①]，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2 二月，丙子，车驾东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鲁；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而还。

3 初，樊丰、周广、谢恽等见杨震连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冢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复上疏曰："臣备台辅，不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其日戊辰；三者皆土[②]，位在中宫[③]，此中臣、近官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拄而已。而亲近倖臣，未崇断金[④]，骄溢逾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

福，道路欢哗，地动之变，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惟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后所言转切，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慨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会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⑤。震上疏救之曰：“臣闻殷、周哲王，小人怨詈⑥，则还自敬德⑦。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⑧，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荛舆人之言。”帝不听，腾竟伏尸都市。及帝东巡，樊丰等因乘舆在外，竞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谮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⑨；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车驾还京师，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震于是柴门绝宾客⑩。丰等复恶之，令大鸿胪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祀！”因饮鸩而卒。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谪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

太仆征羌侯来历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历，歙之曾孙也。

4 夏，四月，乙丑，车驾入宫。

5 戊辰，以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6 南单于檀死，弟拔立，为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时鲜卑数寇边，度辽将军耿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击之，还使屯列冲要。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众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其众亡去。中郎将马翼与胡骑追击，破之，斩获殆尽。

7 日南徼外蛮夷内属。

8 六日，鲜卑寇玄菟。

9 庚午，阆中山崩[11]。

10 秋，七月，辛巳[12]，以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11 王圣、江京、樊丰等谮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杀之，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乃与阎后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议废太子。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当废。太仆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犍为张皓议[13]："经说，年未满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14]！"帝不从。焉，郁之子也。张皓退，复上书曰："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15]，倾覆戾园，孝武久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岁，未习保傅之教，可遽责乎！"书奏，不省。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居于德阳殿西钟下。来历乃要结光

禄勋祝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欢哗[15]，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16]，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帝大怒，尚书令陈忠与诸尚书遂共劾奏历等，帝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历母武安公主不得会见。

12 陇西郡始还狄道[17]。

13 烧当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14 庚申晦，日有食之。

15 冬，十月，上行幸长安；十一月，乙丑，还雒阳。

16 是岁，京师及诸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注释】

①楼兰：西域城国，国都在扜泥城，后迁伊循城（今新疆若羌县东）。

②皆土：按五行，戊干为土，辰支为土，地震亦为土，此为三者皆土。

③中宫：五行以土为中，故称祸在中宫。

④断金：《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故古人以"断金"喻"同心"。

⑤结以：决定其罪。

⑥詈（lì 利）：骂。

⑦"敬德"句：此为《尚书·无逸》之辞。

⑧讦(jié 节):揭发。

⑨慙(duì 对):怨恨。

⑩柴:塞。

⑪阆中:县名。治今四川阆中县。

⑫辛巳:此日待考。

⑬宿(xiǔ 朽)留:停留。

⑭江充事:见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三年。

⑮欢:喧哗。

⑯怫(fú 佛)然:忿怒的样子。

⑰狄道:县名。治今甘肃临洮县。

【译文】

三年(甲子,公元 124 年)

1 春,正月,班勇到楼兰,因为鄯善归附,特加君王绶带。而龟兹王白英仍然犹豫不决,班勇用恩德、信义开导,白英才率领姑墨、温宿的国王,自己捆着双臂,向班勇归降。班勇于是调派龟兹等国的一万多步兵骑兵到车师前王庭,在伊和谷击走了匈奴伊蠡王,收得前部的五千多人,于是前部才再度开通。回师,在柳中屯驻。

2 二月,十三日,皇帝东巡。二十八日,到泰山。三月,初五,到鲁国;返回经东平国,过东郡,到魏郡、河内然后回到京城。

3 当初,樊 丰、周广、谢恽等人见到杨震连上奏章,皇帝不理,于是无所顾忌,伪造诏书,调发司农掌管的国库钱粮、大匠掌管的工人和建材,各自起造大墓房舍、园池、庐屋楼观,耗费无计其数。杨震又上疏说:"我身为皇帝的辅佐,不能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城震,这一天是戊辰日,三事都属土,位在中宫,这是内臣近侍弄权用事的征象。我考虑到陛下因为边境不安宁,亲自节俭,宫殿墙屋倾斜了,用柱子撑着就算了。而身边的宠幸却不能与主上同心,骄横逾法,多有征调,动用徒役工匠大修宅第,卖弄权威,社会上的民众喧哗,地震的原因应在于此。而且,冬天没有积雪,春天

没有下雨，百官焦急，而大修宅第，实在是造成旱灾的征象。唯望陛下振奋帝王之德，舍弃骄奢的宠臣，用来回报皇天的警告。”杨震前后所上奏章的言词变得越来越激烈，皇帝终于有些受不了，樊丰等人全都对他侧目怒视，因为杨震是名儒，不敢伤害。时逢河间男子赵腾上书分析批评朝廷政治得失，皇帝发怒了，于是收捕他到诏狱审讯，以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定罪。杨震上疏救他说：“我听说殷周的明哲君主，如小人有怨恨的言辞，就自己反省。现在赵腾所犯，不过是措辞激烈，造成诽谤，这与持刀杀人的犯法有所差别，乞求减免罪行，保全赵腾的性命，以诱发乡野众人进言。”皇帝不听，赵腾终被处死，横尸都市街头。等到皇帝东巡，樊丰等人趁皇帝外出，争相修造宅第，太尉部掾高舒召来大匠，命令府吏查问，得到了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一一写好奏章，只等皇帝回来奏上，樊丰等人害怕了。正好太史说星辰变化逆行，于是共同毁谤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杨震深深怨恨；并且他是邓氏旧时的官吏，有怨恨之心。”壬戌日，皇帝回到京城，在寺时进入太学，晚上派使者没收了杨震的太尉印绶；杨震于是闭门谢客，樊丰等人又伤害他，要大鸿胪耿宝上奏：“杨震身为大臣，不服罪过，心怀怨恨。”有诏书，把杨震遣回本郡。杨震行至城西的夕阳亭，悲凉慷慨地对儿子、门徒说：“死是士人的正常遭遇。我蒙受皇恩，位居高官，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除；厌恶淫妇作乱而不能禁止，有什么面目再见到日月！我死的时候，用杂木做棺材，布单为被，裁剪只要盖住形体就足够了，不要送回陵园，不要设置祭祀！”于是服下鸩酒去世。弘农太守移良奉承樊丰等人的意旨，派官吏到陕西留停杨震的棺木，棺木露天摆在道路旁边，贬谪杨震的儿子代替驿吏传递文书，路上的人为他们流泪悲伤。

太仆征羌侯来历说：“耿宝是皇上的谪亲舅父，荣耀宠幸太过份，不思念报答国恩，而成为倾覆朝臣的奸臣，伤害忠臣良士，上天降给他的灾祸就要到来了。”来历是来歙的曾孙。

4 夏,四月,初二,皇帝进入宫中。

5 初五,任命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6 南单于檀去世,弟弟拔继位,即是乌稽侯尸逐鞮单于。当时鲜卑数次侵犯边境,度辽将军耿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刚投降的部落,连年出塞攻击鲜卑,回来后,要他们在要冲屯防。耿夔征发加重,刚投降的部落都怨恨,酋长阿族等人于是反叛,胁迫呼尤徽和他们一起离开。呼尤徽说:"我老了,受汉室皇恩,宁愿死,也不能跟你们去!"众人想杀掉他,有人相救,得以免死。阿族等人于是率领他们的部众逃走。中郎将马翼和胡人骑兵追击,打败他们,几乎全部杀光。

7 日南郡界外蛮族归附。

8 六月,鲜卑侵扰玄菟郡。

9 初八,阆中郡山崩。

10 秋,七月,辛巳日,以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11 王圣、江京、樊丰等人诬谄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杀了他们,家属流放比景。太子思念王男、邴吉,常常叹息。江京、樊丰害怕有后患,就与阎后胡乱编造证据,陷害太子和东宫官员。皇帝愤怒,召集公卿以下的官员,谋议废除太子。耿宝等人奉承旨意,都认为应当废除。太仆来历和太常桓焉、廷尉犍为人张皓建议说:"经书说,不足十五岁的人,有过错不在他本身;况且王男、邴吉的计谋,太子或许不知道;应当选择忠诚善良的保母师傅,教导礼义。废置是重大的事情,这确实是圣上恩德所应当留意的。"皇帝不听从。桓焉是桓郁的儿子。张皓退朝,又上书说:"从前,贼臣江充捏造证据,陷害皇太子刘据,孝武帝过很久才觉悟,虽然追悔以前的过失,后悔都来不及。现在皇太子才十岁,没有受过保傅的教导,能骤然责备他吗?"奏章呈上,不理。九月,初七,废除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居住在德阳殿西侧钟楼下。来历于是纠合光禄勋祝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阎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人

朱伥等十几人，到鸿都门证明太子没有过失。皇帝和左右臣子担心这事，就派中常侍拿着诏书，威胁群臣说："父子一体，是自然的天性，依照义理，割断恩情，是为了天下。来历、祯讽等人不识大体，而和小人共同造成喧哗，表面上忠诚耿直，内心希求日后的福祉，掩盖邪恶，违背义理，岂是事奉君主的礼法！朝廷广开言路，所以暂且都加宽免。如果执迷不悟，就要明正刑罚！"进谏的人莫不大惊失色。薛皓先叩头说："本来就应该依照圣明诏书。"来历怒形于色，当廷责问薛皓说："大家共同进谏时说的是什么？而现在又要违背？大臣乘坐朝车，处理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反覆不定！"其他人已各自退出。来历独自守在宫阙，几天不肯离去。皇帝大怒，尚书令陈忠和各尚书就一起弹劾来历等人，皇帝于是免除来历兄弟的官职，减削国租，罢黜来历的母亲武安公主，不许入宫晋见。

12 陇西郡郡治迁回狄道。

13 烧当羌酋长麻奴去世，弟弟犀苦继位。

14 三十日晦，日食。

15 冬，十月，皇帝巡行长安；十一月，初六，回雒阳。

16 这年，京城和二十三个郡国地震，三十六个郡国大水灾，下冰雹。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起旃蒙赤奋若，尽昭阳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

1 春，二月，乙亥[①]，卜邳惠王衍薨。

2 甲辰，车驾南巡。

3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4 庚申，帝至宛，不豫[②]。乙丑，帝发自宛；丁卯，至叶[③]，崩于乘舆。年三十二。

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谋曰："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④]，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驱驰行四日，庚午[⑤]，还宫。辛未[⑥]，遣司徒刘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发丧。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

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为嗣[7]。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

5 甲戌，济南孝王香薨，无子，国绝。

6 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7 夏，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郃为司徒。

8 阎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8]，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圣女永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9]，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贬宝及弟子林虑侯承皆为亭侯[10]，遣就国；宝于道自杀。王圣母子，徙雁门。于是以阎景为卫尉，耀为城门校尉，晏为执金吾，兄弟并处权要，威福自由。

9 乙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11]，庙曰恭宗。

10 九〔六〕月，乙巳，赦天下。

11 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获首虏八千余人，生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12]，传首京师。

12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

13 北乡侯病笃，中常侍孙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侯不起，相与共断江京、阎显，事无不成者。"渠然之。乂中黄门

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及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等并附同于程。江京谓阎显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以时定，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辛亥，北乡侯薨；显白太后，祕不发丧，更征诸王子，闭宫门，屯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孙程、王康、王国与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聚谋于西钟下，皆截单衣为誓。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19]，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势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毋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即皇帝位，时年十一。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程等留守省门，遮捍内外。帝登云台，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将兵屯平朔门以御程等。显诱诗入省，谓曰："济阴王立，非皇太后意，玺绶在此。苟尽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诗等皆许诺，辞以"卒被召，所将众少。"显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

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孙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

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持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镇引剑击景坠车，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16]，送廷尉狱，即夜死。

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家属皆徙比景[15]。迁太后于离宫。己未，开门，罢屯兵。壬戌，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封孙程等皆为列侯：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九千户，黄龙食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四千户，魏猛食二千户，苗光食千户：是为十九侯[16]，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擢孙程为骑都尉。初，程等入章台门，苗光独不入。诏书录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诈疏光入章台门。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诣黄门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以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祋讽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皆见拔用，后至公卿。征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帝之见废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坐徙朔方[17]；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

初，阎显辟崔骃之子瑗为吏，瑗以北乡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沈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蛊先帝，废黜正统，扶立疏孽[18]。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征，于斯复见。今欲与君共求

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也。”禅犹豫未敢从。会显败，瑗坐被斥；门生苏祗欲上书言状，瑗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弟听祗上书，禅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19]！”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14 己卯，以诸王礼葬北乡侯。

15 司空刘授以阿附恶逆，辟召非其人[20]，策免。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

16 杨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诏除震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21]，远近毕至。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郡以状上。帝感震忠，诏复以中牢具祠之[22]。

17 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司徒掾汝南周举谓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杀舜，舜事之逾谨；郑武姜谋杀庄公，庄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蕉之言，复修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陈之。

【注释】

①乙亥：此日待考。

②豫：安乐。

③叶：县名。治今河南叶县西南。

④邂逅：不期而会。

⑤庚午：此日待考。

⑥辛未：此日待考。

⑦惠王：刘寿，章帝子。

⑧耿宝：字君达，袭封牟平侯。安帝时位至大将军。谮废皇太子，诽谤杨震。阎太后贬宝为亭侯，宝自杀。

⑨辛卯：此日待考。

⑩林虑：即隆虑，避殇帝讳，改"隆"为"林"。

⑪恭陵：在河南南阳东北。

⑫索班事：见上卷永宁元年。

⑬省门：宫禁大门。

⑭禽：通"擒"。

⑮比景：县名。属交州日南郡。

⑯十九侯：浮阳侯孙程、华容侯王康、酂侯王国、湘南侯黄龙、西平昌侯彭恺、中庐侯孟宿、复阳侯李建、广宗侯王成、祝阿侯张贤、临沮侯史泛、广平侯马国、范县侯王道、褒信侯李元、山都侯杨佗、下嵩侯陈予、析县侯赵封、枝江侯李刚、夷陵侯魏猛、东阿侯苗光。

⑰长秋长：大长秋，掌管宦官。

⑱蘖(niè 聂)：树木砍去后又长出来的新芽。古代宗法以嫡子喻干，以庶子喻蘖。

⑲使君：陈禅时为司隶校尉。

⑳辟召事：见上卷延光二年。

㉑潼亭：在陕西潼关以西。

㉒中牢：即少牢，以羊、豕祭祀。

【译文】

汉纪四十三　起乙丑(公元125年),止癸酉(公元133年),共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乙丑,公元125年)

1 春,二月,乙亥日,下邳惠王刘衍去世。

2 十七日,皇帝南巡。

3 三月,初一朔,日食。

4 初三日,皇帝到宛城,身体不适。初八日,皇帝从宛城出发;初十,到叶县,在车上去世,终年32岁。

皇后和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人商量说:"现在皇帝在路途上去世,济阴王在京城内,要是会合公卿,继承帝位,回去将有大祸。"于是伪称:"皇帝病得厉害",把尸首搬进卧车,每天的进食、起居、问安,一如往常。奔跑了四天,庚午日回到宫中。辛未日,派遣司徒刘熹到郊庙、社稷,告天祈福;当晚,发丧。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以阎显为车骑将军,地位比照三公。太后想长期的专断国政,贪求立一个幼小的国君,和阎显等人在宫中定策,迎接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做继承人。济阴王于是被废除,不能到殿上亲自哀悼父亲,悲伤号哭,不进饮食;朝廷内外没有不悲伤的。

5 十七日,济南孝王刘香去世,没有儿子,废除封国。

6 二十八日,北乡侯即皇帝位。

7 夏,四月,十一日,太尉冯石任太傅,司徒刘熹任太尉,主管宫廷机要。前任司空李郃任司徒。

8 阎显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 权重,在前朝很有权威,于是暗示有关官员进奏:"耿宝和同党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王永等人,互相勾结,作威作福,都很不合于正道。"辛卯日,樊丰、谢恽、周广都下狱处死,家属流放到比景。耿宝和他的侄儿林虑侯耿承,都被贬降为亭侯,遣回封国。耿

宝在中途自杀。王圣母子被流放到雁门。于是命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兄弟共掌机要，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9 二十三日，将孝安皇帝安葬在恭陵，庙号恭宗。

10 六月，二十日，赦免天下。

11 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派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兵，以及鄯善、疏勒、车师前王国的军队，攻击后王国国王军就，大败他们，杀死和俘虏八千多人，活捉军就和持节的匈奴使者，带到索班战死的地方，杀了他们，把头颅传送到京城。

12 冬，十月，二十二日，越嶲山崩。

13 北乡侯病重，中常侍孙程对济阴王的谒者长兴渠说："大王是皇上的嫡子，原本无错，先皇帝听信谗言，竟被废黜。如果北乡侯一病不起，我们就共同除掉江京、阎显，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长兴渠以为有道理。又，中黄门南阳人王康，以前做太子病史，和长乐太官丞京兆人王国等，都附合孙程。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病情不愈，继位人选 应及时决定，为什么不早些征召各王子，选择储嗣？"阎显认为言之有理。二十七日，北乡侯去世，阎显禀告太后，秘不发丧，又征召各王子，关闭宫门，驻军守卫。

十一月，初二，孙程、王康、王国和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人，在西钟楼下聚集谋议，每人撕块单衣，作为盟誓。初四，京城和十六个郡国地震。这天晚上，孙程等人在崇德殿会合，进入章台门。这时，江京、刘安和李闰、陈达等人都坐在禁门下，孙程和王康一同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为李闰有权势，一向在宫内有影响，想拉他做牵头的人，因而举刀胁迫他说："现在应当立济阴王，不得动摇！"李闰说："是。"于是扶李闰起来，一同到西钟楼下迎济阴王，立他做皇帝，当时年仅十一岁。召集尚书令、仆射以下随从辇车，到达南宫，孙程等人留守宫门，切断内外消息。皇帝登上云台，召集公卿、百官，命令虎贲武士、羽林武士防守南宫和北宫的所

有宫门。

阎显当时正在宫中，惊惶失措，不知怎么办，小黄门樊登劝阎显以太后的诏书，征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率兵守卫平朔门，抵御孙程等人。阎显诱使冯诗入宫，对他说："济阴王即位，不是皇太后的意旨，皇玺和绶带在这里。如果尽力报效，可以封侯。"太后把印信授给他，说："能抓济阴王的人，封为万户侯；抓到李闰的人，封为五千户侯。"冯诗等人答应了，又推托说"仓猝被征召，所带的军队太少。"阎显要他与樊登到左掖门外去接官吏、将士，冯诗杀了樊登，回军营防守。

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急忙从宫中回到卫尉府，集结部队到盛德门。孙程传令，召集各尚书收捕阎景。尚书郭镇当时病在床上，听到命令，立即率领值夜的羽林军，出南止车门，正碰上阎景。阎景的部下拔刀呼叫："不要干涉军事！"郭镇立即下车，拿着符节，宣告诏书，阎景说："什么诏书！"因而砍向郭镇，不中。郭镇拔剑反击阎景，砍下车来，卫兵用铁戟叉住他的脸膛，于是抓获阎景，送到廷尉狱，当晚就死了。

初五，派使者进入北宫，夺得玺印、绶带，皇帝于是到嘉德殿，派遣侍御史持节收捕阎显和他的弟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一同下狱，杀了；家属都被流放到比景。把太后迁到离宫。初六，开宫门，撤去驻防部队。初九，下诏司隶校尉："对阎显、江京的近亲，一概诛杀，其余的人从宽处理。"封孙程等人都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一千户，这就是十九侯。另外还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别。因为李闰事先没有参与预谋，所以不封。提升孙程做骑都尉。当初，孙程等人进入章台门，只有苗光没有进入。下诏记录功臣，命令王康书写姓名，王康谎称苗光进入了章台门。苗光没有接受符命策书，心中不安，向黄门

令自首。有关官员奏劾王康、苗光欺诈君主；下诏，不要过问此事。派将作大匠来历做卫尉。祝讽、刘玮、阎丘弘等人先死了，任命他们的儿子都为郎官。朱伥、施延、陈光、赵代都被提拔任用，后来官至公卿。征召王男、邴吉的家属回到京城，多加赏赐。皇帝被罢黜时，派到太子宫担当监视的小宦官籍建、中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被控有罪，放逐到朔方。皇帝即位，都提拔为中常侍。

当初，阎显征召崔骃的儿子崔瑗为官吏，崔瑗认为北乡侯即位不合正统，预知阎显将要失败，想要劝说废立之事，但是，阎显终日沉醉，不能得见，于是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等人迷惑先帝，废除正统，扶立庶子。从前，少帝刘恭即位，在庙堂发病，周勃废庶立嫡的事，会旧戏重现。现在想和你一起去劝说将军，禀告太后，收捕江京等人，废黜少帝，拥立济阴王，必定上合天心，下顺民意，伊尹、霍光的功业，用不着走下席位就可以建立，那么，将军兄弟的封爵就可以传之久远；如果违背了天意，皇帝宝座长久空悬，恐怕会以无罪而与元凶一同获罪；这是祸福的关键，分封功业的时刻。"陈禅犹豫不敢听从。时逢阎显溃败，崔瑗受到斥责，门生苏祇想要上书陈述往事，崔瑗立刻制止了他。这时，陈禅做司隶校尉，召见崔瑗说："你只要听从苏祇上书，我为你作证。"崔瑗说："这些往事不过是像小儿、女妾咬耳朵的私下话，但愿你不要再提及此事。"于是辞职回家，不再接受州郡的征聘。

14 二十六日，按诸王的礼仪埋葬了北乡侯。

15 司空刘授因为攀附叛逆，征召官员失误，被免职。十二月，初一，任命少府河南人陶敦做司空。

16 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宫门为杨震陈述冤情；下诏，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赐钱百万，按礼节改葬杨震于华阴县潼亭，远近的人都来了。有一只高一丈多的大鸟，停在杨震的灵堂前，郡守奏上情形，皇帝深感杨震的忠心，诏命再用中牢祭祀。

17 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和皇帝没有母子情义,应当迁到别的宫馆,不再跟她见面。"群臣议论都认为恰当。司徒掾汝南人周举对李郃说:"从前,舜的瞎眼父亲常想杀舜,舜事奉他却更加恭谨;郑武姜要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相见;秦始皇怨恨母亲失去贞操,长期不往来,后来受到颍考叔、茅蕉的进言而感动,重新修行儿子的孝道。史书流传,赞美他们。现在阎氏一门刚刚受诛,太后幽禁在离宫,如果悲悉致疾,一旦发生不测的事情,皇上将何以号令天下?如果接受陈禅的建议,后世就要把罪责归到你们的身上。应当向皇帝秘密进言,继续事奉太后,像过去一样率领群臣朝觐,以顺天心,以回答人民的盼望。"李郃立即上疏陈述这事。

孝顺皇帝上

永建元年

1 春,正月,帝朝太后于东宫,太后意乃安。

2 甲寅,赦天下。

3 辛未,皇太后阎氏崩。

4 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以阿党权贵免。司徒李郃罢。

5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6 丙戌,以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7 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①]。

8 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羌众皆降;由是凉州复安。

9 六月，己亥，封济南简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10 秋，七月，庚午，以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11 八月，鲜卑寇代郡[2]，太守李超战殁。

12 司隶校尉虞诩到官数月，奏冯石、刘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3]，为吏民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民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三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4]，即以尸谏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诩。

中常侍张防卖弄权势，请托受取；诩案之，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5]，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6]；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回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喑鸣自杀，是非孰辨邪！"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相率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时防立在帝后，程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情！"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

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颉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7],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诩上疏荐议郎南阳左雄曰[8]:"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9],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13 浮阳侯孙程等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乱悖逆,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都,益其骄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远县;因遣十九侯就国,敕雒阳令促期发遣。

司徒掾周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10],非孙程等岂立!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指方怒,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程徙封宜城侯;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14 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15 朔方以西，障塞多坏，鲜卑因此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上书乞修复障塞。庚寅，诏："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10]；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16 以廷尉张皓为司空。

17 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12]，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生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

【注释】

①定颍：县名。治今河南西平县东。

②代郡：治所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

③"盛夏"句：旧时认为盛夏应当顺应天地长物之性，不当违法拘系无辜。

④史鱼事：见《韩诗外传》，卫大夫史鱼临死前自称生不能进贤、退不肖，遗言死不当治丧正堂。

⑤樊丰事：见上卷安帝延光三年。

⑥输左校：免官为徒，输作左校。左校属将作大匠，掌左工徒。

⑦幡(fān 翻)：用竹竿挂着的长条形旗子。

⑧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阳(今河南镇平南)人。安帝时任冀州刺史。顺帝时拜议郎，迁尚书令，主张革除弊端，崇尚经术。

⑨拱默：拱手而默无一言。

⑩朝廷：代指天子。

⑪中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⑫东且弥：西域国名。国都在天山东兑虚谷，属西域都护府。

【译文】

孝顺皇帝上

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

1春,正月,皇帝到东宫朝见太后,太后心得以安定。

2初二,赦免天下。

3十九日,皇太后阎氏死去。

4二十九日,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因为奉承权贵,被免职。司徒李郃被罢官。

5二月,初二,安葬阎太后。

6初四,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政事;长乐少府朱伥为司徒。

7封尚书郭镇为定颍侯。

8陇西钟羌反叛,校尉马贤攻击他们,在临洮作战,斩杀了一千多人,羌族部众全投降;因此凉州再次安定。

9六月,十九日,封济南简王刘错的儿子刘显为济南王。

10秋,七月,二十一日,任命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11八月,鲜卑侵拢代郡,太守李超战死。

12司隶校尉虞诩刚任职几个月,就奏劾冯石、刘熹,免了他们的官。又弹劾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人,文武官员畏惧他,号称苛刻。三公弹劾说:"虞诩在盛夏时逮捕了很多无辜的人,成为官吏和民众的忧患。"虞诩上书自辨说:"法令是民俗的堤防;刑罚是人民的缰绳。现在互相推诿,州说责任在郡,郡说责任在县,百姓怨恨得很。以苟且包容为贤能,以竭尽操守的愚蠢。我所举发的,罪赃不止一种。三公府担心被臣下奏劾,所以胡乱的诬陷。我将像史鱼那样死去,用尸体进谏!"皇帝看了奏章,没有怪罪虞诩。

中常侍张防卖弄权势,请求拜托,接受贿赂。虞诩弹劾他,屡次被搁置。虞诩忍不住愤怒,就捆住自己,到廷尉狱,上奏说:"以前,孝安皇帝任用樊丰,搞乱了嫡传世统,几乎断送了国家。现在,张防

重新玩弄权柄，国家的灾祸将重新来临了。我不能忍受与张防同在朝廷当官，慎重地捆缚自己下狱，以求皇帝知道我的意愿，不要让我落得杨震的下场！”奏章呈上，张防流着泪向皇帝哭诉，虞诩被判罪，到左校服役。张防要置虞诩于死地，二天之中就拷讯了四次。狱吏劝虞诩自杀，虞诩说：“宁愿接受刑刀，以向远近的人民表示我的节义！暗自啼哭而自杀，该怎样辨别是非！”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一同求见皇帝，孙程说：“陛下开始与我们共创大事时，常常痛恨奸臣，知道他们会败毁国家。现在皇帝即位，却又像先帝那样做，怎样能评价先帝的过错？司隶校尉虞诩为国尽忠，反而被拘禁；常侍张防的罪证明显，反而归罪忠良的臣子。现在客星贴近羽林星，表明宫中有奸臣；应当赶快收捕张防下狱，以防天变。”当时张防站在皇帝身后，孙程大声呵斥说：“奸臣张防，怎么还不下殿！”张防不得已，急忙退入东箱。孙程说：“陛下赶快收捕张防，不要让他向阿母求情！”皇帝问各位尚书，尚书贾朗向来和张防友善，证明虞诩有罪过；皇帝有了疑虑，对孙程说：“暂且出去，我要考虑这事。”于是，虞诩的儿子虞顗和一百多位门生，举着幡旗，等候中常侍高梵的车子，叩头流血，投告冤枉。高梵入宫禀告，张防被放逐边疆，贾朗等六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罢官；当天赦免并放出虞诩。孙程又上书陈述虞诩有大功，措辞急切。皇帝感动醒悟，又征召虞诩为议郎；过了几天，擢升为尚书仆射。

虞诩上疏举荐议郎南阳人左雄说：“我见现在公卿以下的官员，多是作揖寒言，以树立恩缘为贤能，以尽节操为愚蠢，甚至互相告诫：‘白璧不可做，和和气气多后福。’我发现议郎左雄，有朝臣耿直的节操，应当提拔为进言的官职，必有匡辅王室的裨益。”于是任命左雄为尚书。

13 浮阳侯孙程等人带着奏章上殿争功，皇帝发怒；有关官员弹劾说：“孙程等人大逆不道，王国等人与孙程结为党羽，久留京城，更加骄横放纵。”皇帝于是免除孙程等人的官职，改封到边远的地

区，命令遣送十九侯前往郡国，要洛阳令限期遣送。

司徒掾周举劝说朱伥说："皇上当初在西钟楼时，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哪里能即位！现在忘记了他们的大德，计较他们的小过；如果他们在路上死伤，皇帝就有杀害功臣的过失。趁他们还没有离开，应该赶快上表救他们。"朱伥说："皇帝正在气头上，我独自上奏此事，必会受到谴责。"周举说："你年纪已过八十，位居宰臣，不在此时尽忠报国，而珍惜自身的安逸宠幸，又想得到什么？禄位虽然保全了，必定被人看作佞邪之辈；如果因为进谏而获罪，仍有忠诚坚贞的名声。如果认为我的话不该采纳，我从此告辞！"朱伥于是上书劝阻，皇帝果然听从了。

孙程改封为宜城侯，到了封国，怨恨烦燥，把印绶、府策交还朝廷，逃回京城，来往于山中。皇帝下诏找到他，恢复了原来的封爵和食邑，赐给车马、衣物，遣送回国。

14 冬，十月，初九，司空陶敦被免职。

15 朔方郡以西，大多数关塞已经损坏，鲜卑因此不断侵犯南匈奴，单于忧愁恐惧，上书请求修复关塞。十二日，下诏："黎阳营的军队出屯中山郡北界，命令沿边各郡增设步兵，屯守关塞，教习战射。"

16 任命廷尉张皓为司空。

17 班勇另立车师后王国前国王的儿子加特奴为国王。班勇又派别校杀了东且弥王，也另外立他们部落的人做国王。于是车师六国都平定了。

班勇征发各国军队攻击匈奴，呼衍王逃跑，他的部众二万多人全投降。活捉单于的堂兄，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杀了他。以造成车师、匈奴之间的怨恨。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进入车师后王国，到了金且谷；班勇派假司马曹俊去救援，单于率兵离去，曹俊追击，杀了匈奴贵族骨都侯。于是，呼衍王迁移到枯梧河附近，从此，车师后王国再没有见到敌人的踪迹。

二 年

1 春，正月，中郎将张国以南单于兵击鲜卑其至鞬，破之。

2 二月，辽东鲜卑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斩获甚众；鲜卑三万人诣辽东降。

3 三月，早。

4 初，帝母李氏瘗在雒阳北[①]，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六月，乙酉，追谥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5 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请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②]，遂先期至爵离关[③]，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

6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7 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间。当窦、邓、阎氏之盛，无所屈桡[④]；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敬，当世以此贵之。

8 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⑤]，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纁，备礼征英，

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6]，有诏譬旨，勿听。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7]，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其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8]，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9]，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己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

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10]，务在明其火，振起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11]，光武之遇周党[12]，以厉廉耻，美风俗，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13]，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9 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14]。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15]。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处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16]，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

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

李固⑰，郃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郃子也。

【注释】

①瘞(yì 意)：埋葬。

②徼：通"邀"，求取。

③爵离关：在龟兹国以北。

④桡：通"挠"，屈服。

⑤壶山：又名大胡山、大孤山，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北。

⑥英：樊英，字季齐，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善风角。有声誉，然而没有治国良策，时人失望。

⑦王逸：文学家。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有《楚辞章句》。

⑧仄(cè 测)：通"侧"，旁边。

⑨褐(hè 贺)：粗布或粗布衣服。

⑩蝉(chán 禅)：昆虫名。又叫"知了"。

⑪孝昭事：汉昭帝元凤元年三月，赐给涿郡韩福等人五十匹帛，以鼓励其行义。

⑫光武事：见四十一卷建武五年。

⑬华士：见《韩非子》，华士是周初隐士，华而不实，被姜太公所杀。少正

卯：见《论语》，孔子以其有五恶，杀之。

⑭黄琼（公元86～164年）：字世英，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西北）人。魏郡太守黄香之子。顺帝时推举为议郎，历官至太尉。

⑮“君子”句：典出《孟子·公孙丑》，原文：“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⑯巢：传说中的陶唐氏时隐士巢父。他隐居在山中的树上，尧以天下让之，不受。 由：许由，与巢父同时的隐君子，隐于箕山。尧请他出山，他不屑多听，到颍水边洗耳，以示清高。

⑰李固（公元94～147年）：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年少好学。顺帝时任为议郎、大司农，冲帝时官至太尉，后为梁冀所诬，被杀。

【译文】

二年（丁卯，公元127年）

1 春，正月，中郎将张国用南单于军队攻击鲜卑其至鞬，打败了他们。

2 二月，辽东鲜卑人侵犯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征发沿边各郡军队和乌桓人，出塞攻击他们，杀虏很多。鲜卑部落三万人到辽东投降。

3 三月，旱灾。

4 当初，皇帝的母亲李氏葬在雒阳城北，皇帝不知道；这时，身边的人告诉了他，皇帝于是发丧，亲自到埋葬的地点，改用皇后礼仪殡殓。六月，十一日，追尊谥号为“恭愍皇后”，葬在恭陵的北面。

5 西域的城邦国家都归附汉朝，只有焉耆国王元孟没有降服，班勇上奏请求攻伐他。于是派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四郡的三千名军队，配合班勇，而且发动各国军队四万多人，分为两路攻击焉耆。班勇从南路，张朗从北路，约定日期到焉耆会师。然而，张朗先前有罪，想取功赎罪，于是比预定日期先到爵离关，派遣司马率军上前作战，杀虏二千多人，元孟担心被杀，派使者乞求投降。张朗进入焉耆，接受投降然后返回。张朗因功得以免受诛罚，班勇因为比张朗

后到焉耆,征回下狱,免官。

6 秋,七月,初一朔,日食。

7 初九,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官。二十七日,任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任光禄勋汝南人许敬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在和帝、安帝时任职,正是窦氏、邓氏、阎氏专权,没有屈服,三家外族败亡后,士大夫大多受到污染,只有许敬不受牵连,当世因此崇敬他。

8 当初,南阳人樊英,从小品学兼优,闻名天下,在壶山的南面隐居,州郡前后礼聘他出来当官,他不答应;公卿举荐贤良、方正、有道,他不去;安帝赐策书征召他,不接。这年,皇帝再次用策书、玄纁,带齐礼物征召樊英,樊英以病重坚决推辞。诏书严厉责备郡县,于是郡县把樊英驾上车子。樊英不得已,到了京城,称病不肯起床;强行把他抬到宫殿,仍然不愿当官。皇帝让他出宫接受太医治疗,每月送给羔羊和美酒。后来,皇帝为樊英设立讲坛,命令公车令在前引路,尚书陪同,赐给几案、手杖,用师傅的礼节对待他,询问国事的得失,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过了几个月,樊英说病得很重,下诏任命为光禄大夫,赐命告病归乡,命令当地送给谷米,按季节送给牛肉和美酒。樊英呈请辞职,有诏书告谕圣旨,不听。

当初,樊英接受诏命,众人都以为必定不会改变立场。南郡人王逸向来与樊英相好,因而写信给他,引用很多古时的譬喻,劝他接受征聘。樊英顺从王逸的建议,到了京城;等到与皇帝应对,完全没有奇谋深策,议论的人感到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召,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道路,出仕和隐居。我以前认为你的出仕,能辅佐君主,拯救人民。而你,起初以无价可比的声名不肯屈就,引起了君主发怒,等到享受了高官厚禄,又拿不出匡救国家的方法,进退都没有名份。"

臣司马光认为:古代的君子,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当官;国家政治暴虐,就隐退。隐退不是君子所期望的。没有人了解

自己，正道又不能推行，与邪恶的人搅在一起，灾害就要降临自身，所以深深隐藏以回避。君主启用隐逸的贤民，提拔出身卑微的人，为的是他们对国家有益，不是要顺应世俗看法。所以，有道德足以使君主尊崇，有智能足以保护人民的人，就像穿粗衣，怀金玉，深藏不露，那么君主应当尽施礼仪招聘他，委屈自己访寻他，克制自己听从他，然后能在天下普施恩泽，功业留传万古。这是要取用他的正道，而不是得到个人；是要求得实际才能，而不追求虚名。

假如礼节齐备而贤才不应聘，心意勤恳而贤才不肯做官，圣王就应从内心反省自己，而不要强迫征召，反省：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而不足以使他动心？是政治混乱而不足以辅佐？是小人在朝廷而不敢进来？是诚意不够而担心他的主张不被采纳？为什么贤士不跟随我？如果我的品德厚重，政治已经清明，小人远离了，诚心表达了，他们将会亲自前来自荐，又怎么会勤求而不来呢？荀子说："照蝉的人，务必点明火光，摇动树木。火光不亮，即使摇动树木也无益。现在人主能修明德治，天下就会归顺，如同蝉扑明火。"有的君主对不能招致贤士而感到羞耻，甚至用高官加以诱惑，用严刑逼迫。如果他们果真是君子，那么官位就不会是他所贪图的，刑罚也不是他所畏惧的，终究不会得到他。能够招来的，都是些贪图官位，畏惧刑罚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至于在家庭尽孝顺，在乡间有德行，不取不义之财，不随便出来当官，安份守已，终年从容，虽然没有辅佐君主，保护人民，但也是清修的良士。君主应当褒扬优待、安抚照顾，使他们实行志向。像汉昭帝刘弗陵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来奖励廉耻，美化风俗，这样就可以了。固然不必像范升那样去诋毁，又不可以像张楷那样去指责报怨。

至于有些人以虚伪求取名誉，以离奇行为来惊骇世俗，不

享受国君的俸禄，却去争屠夫酒贩一样的小利，不接受小的官职，却窥伺卿相的地位，名实不副，表里不一，这就是华士、少正卯之流，能够避免圣王的诛杀，算是有幸了，还谈什么被征聘！

9 当时又征召广汉人杨厚、江夏人黄琼。黄琼是黄香的儿子。杨厚到了以后，预先陈述汉朝三百五十年来的困境作为警戒，被任命为议郎。黄琼快要到雒阳，李固写信，派人迎送给黄琼一封信说："君子认为伯夷狭隘，柳下惠傲慢，不学伯夷，也不学柳下惠，在二者可否之间，是圣贤处世所珍视的，真心想隐于山林，效法巢父、许由，这是可行的；如果要辅佐政务，救济人民，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了人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如果一定要等待尧舜才推行自己的心志，终究是没有时机的。曾经听人说：'山高易缺，玉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来，鲁阳人樊君刚刚被征召，朝廷设置讲坛，把他看成神明，虽然没有大的才能，但言行操守也没有可指责的；因毁谤的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名望减低，这不就是期望太深，名声太盛吗！所以世俗的论调都说'隐士都是徒有虚名。'希望先生能有弘远的计划，使众人叹服，雪洗这种议论！"黄琼到了，被任命为议郎，稍后升为尚书仆射。黄琼过去跟随父亲在台阁，经常见到旧日的典章；等到后来担任职务，对政务很熟悉，在朝堂上争议，没有谁能胜过他。多次上疏论事，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李固是李郃的儿子，年轻时好学，常常改变姓名，执鞭骑驴，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顾路遥，终于读通了各种典籍，成为当世大儒。每次到太学，秘密进入公府，回家探问父母，不让同学们知道他是李郃的儿子。

三 年

1 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

2 夏，六月，旱。

3 秋，七月，茂陵园寝灾。

4 九月，鲜卑寇渔阳[①]。

5 冬，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免。

6 车骑将军来历罢。

7 南单于拔死，弟休利立，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8 帝悉召孙程等还京师。

四 年

1 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2 丙子，帝加元服。

3 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②]，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4 五州雨水。

5 秋，八月，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6 尚书仆射虞诩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厄，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顷遭元元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捐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③]，而公卿选懦[④]，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听，考行所长。"九月，诏复安定、北地、上郡还旧土。

7 癸酉,以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8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9 鲜卑寇朔方。

10 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农刘崎为司徒。

11 是岁,于窴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窴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

五　年

1 夏,四月,京师旱。

2 京师及郡国十二蝗。

3 定远侯班超之孙始尚帝姑阴城公主[5]。主骄淫无道;始积忿怒,伏刃杀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斩,同产皆弃市[6]。

六　年

1 春,二月,庚午,河间孝王开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法[7],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竭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8]:"前发京师,陛见受诏,以王不恭,相使检督。诸君空受爵禄,曾无训导之义!"因奏治其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奏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

2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9]，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10]；三月，辛亥，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

3 初，安帝薄于艺文，博士不复讲习，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或牧儿、荛竖薪刈其下[11]。将作大匠翟酺上疏请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秋，九月，缮起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4 护乌桓校尉耿晔遣兵击鲜卑，破之。

5 护羌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间[12]，以逼群羌。皓坐事征，以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间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儆备；续上移田还湟中，羌意乃安。

6 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13]，以神定选。尚书仆射南郡胡广与尚书冯翊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大事，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歧嶷形于自然[14]，倪天必有异表[15]，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帝从之。

恭怀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16]，选入掖庭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所由兴也[17]。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小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贤之。

【注释】

①渔阳:郡名。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②桂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郴县。　耒:音 lóng(龙)。

③单外:单薄而无蔽障。

④选懦(nuò 诺):柔怯。懦,软弱。

⑤尚:取公主为妻。

⑥同产:同母兄弟。

⑦傲:同"傲"。

⑧王傅:诸侯国的太傅。

⑨伊吾:本为匈奴呼衍王庭,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取之以通西域,置宜禾都尉。其地在今新疆哈蜜县。　腴(yú 余):肥美。

⑩钞:强取掠夺。　暴:欺凌损害。

⑪蒭竖:割草者。

⑫两河:即赐支河和逢留大河,属今青海省。

⑬探筹:将四个贵人的姓名写在筹上,祷之于神而探之,得之而入选。

⑭岐嶷:典出《诗经·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后常以形容幼年聪慧。

⑮俔(qiàn 欠):好比。《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⑯恭怀皇后:和帝母梁贵人。

⑰螽(zhōng 中)斯:《诗经·周南》篇名,其中有"宜尔子孙振振兮"等句,后人以"螽斯"喻子孙成群。

【译文】

三年(戊辰,公元 128 年)

1 春,正月,初六,京城地震。

2 夏,六月,旱灾。

3 秋,七月,茂陵园寝发生火灾。

4 九月,鲜卑侵扰渔阳。

5 冬,十二月,初四,太傅桓焉被免职。

6 车骑将军来历被免职。

7 南单于拔去世，其弟休利即位，这就是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8 皇帝把孙程等人都召回京城。

四年（己巳，公元 129 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十一日，皇帝行加冠礼。

3 夏，五月，二十九日，诏书说："全国发生很多灾异，朝廷修理政事，太官减少膳食，不进贡奇珍玩物。而桂阳太守文砻不能竭尽忠诚，宣扬本朝善政，却从远方贡献宝珠，以求谄媚邀宠，现在原物封好退回。

4 五个州郡雨水成灾。

5 秋，八月，二十五日，太尉刘光、司空张皓被免职。

6 尚书仆射虞诩上书："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要，沃野千里，土地适合畜牧，河水可以灌溉。遭到元年、二年的灾祸，诸羌内部溃散，郡县发生兵荒，长达二十多年。抛弃肥美的土地，失去自然的财货，对国家不能说有利。离开了河山的险阻，防守无险可守的地方，很难巩固边防。现在有三个郡未能恢复原状，长安的园陵没有屏障，而公卿懦弱，藏头隐身，提出种种疑难，只计算耗费，不考虑国家安全。请陛下垂听，考虑实行长久之计。"九月，下诏令安定、北地、上郡的郡治迁回原地。

7 十二日，任命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8 冬，十一月，二十日，司徒许敬被免职。

9 鲜卑侵扰朔方郡。

10 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宗正弘农人刘崎为司徒。

11 这年，于窴王放前杀死拘弥王兴，立自己的儿子为拘弥王，并且派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书请求征讨。皇帝赦免了于窴的罪过，命令他归还拘弥国，放前不肯。

五年（庚午，公元 130 年）

1 夏，四月，京城旱灾。

2 京城和十二个郡国蝗虫成灾。

3 定远侯班超的孙子班始娶了皇帝的姑姑阴城公主。公主骄淫无道，班始久积忿恨，杀了公主。冬，十月，二十日，班始被腰斩，兄弟都被处决。

六年(辛未，公元131年)

1 春，二月，十七日，河间孝王刘开去世；儿子刘政继位。刘政傲慢不守法，皇帝因为侍御史吴郡人沈景有很强的能力，提拔为河间相。沈景到了河间国，进见刘政，刘政衣冠不整，盘膝坐在殿上；侍郎主持礼仪，沈景站着不行礼，问王在哪里。虎贲卫士说："这不就是大王！"沈景说："王的衣冠不整，与一般人有什么区别！现在相臣拜见国王，难道是拜见无礼的人！"刘政惭愧而更换衣服，沈景然后拜见。出宫，住在宫门外，请出亲王的师傅，责备说："我从京城出发时，在皇帝面前接受诏书，因为亲王不恭谨，设相加以监督。各位先生白白接受爵位俸禄，没有做一点训导义理的事情！"因此上奏治他们的罪，皇帝下诏书责备刘政，斥责师傅。沈景于是逮捕了一些坏人，上奏治他们的罪，杀了几十个作恶多端的人，救出了一百多个受冤枉的狱徒。刘政于是改变表现，悔过自新。

2 皇帝因为伊吾的土地肥美，靠近西域，匈奴利用这块地方抢劫骚扰；三月，二十九日，再度命令开垦屯田，像永元时代的做法，设置一名伊吾司马。

3 当初，安帝不重视艺文，博士不再讲习，学生互相懈怠懒散，学舍破坏为菜圃，有牧童、樵夫在校园割草。将作大匠翟酺上疏请求修缮，诱导后学上进，皇帝答应了。秋，九月，重修太学，共造二百四十栋房，一千八百五十间。

4 护乌桓校尉耿晔派兵攻击鲜卑，打败了他们。

5 护羌校尉韩皓把湟中的屯田改置到两河地区，用来逼迫各羌族。韩皓因为犯法，征回京城，派张掖太守马续代替他做校尉。两河之间的羌族因为屯田逼近了他们，担心受到攻击，于是相互解除

仇怨，结盟，各自警备。马续上书请把屯田移回塞中，羌族人民才安定。

6 皇帝想立皇后，受宠的贵人有四个，不知道该立谁，议论在神灵前抽签，由神灵来决定人选。尚书仆射南郡人胡广和尚书冯翊郭虔、史敞上书进谏说："我们见到诏书，认为选立皇后是件大事，皇上自谦不愿专断，想依靠竹筹，由神灵来决疑；在书籍的记载中、祖宗的典故中，从来没有先例。依靠神明卜筮，最终未必能得到贤人。即使选中合适的人，也不是凭德行选出来的。聪明智慧会自然显露，好像天妹那样大贤大德，一定有与众不同的表征，应当增选良家女子，物色有德行的，德行相同则看年龄大小，年龄相同则看容貌；考据典籍，要由圣上考虑决断。"皇帝采纳了。

恭怀皇后弟弟的儿子乘氏侯梁商的女儿，被选入后宫为贵人，经常被特别召见侍奉君主，从容地推辞说："阳性以广博布施为美德，阴性以不专一为义理。《螽斯》是各种福祥兴起的原因，希望陛下考虑到雨露之恩应当均匀，我才可以免于罪过。"皇帝于是认为她很贤淑。

阳嘉元年

1 春，正月，乙巳，立贵人梁氏为皇后。

2 京师旱。

3 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1]，杀伤长吏。

4 庚寅，赦天下，改元。

5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进；顷之，拜执金吾。

6 冬，耿晔遣乌桓戎末魔等钞击鲜卑，大获而还。鲜卑复寇辽东属国，耿晔移屯辽东无虑城以拒之。

7 尚书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辄以玺书勉励，赠秩赐金，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今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治己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治。髡钳之戮[2]，生于睚眦[3]；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4]，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5]；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州宰不覆[6]，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贱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7]，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其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8]，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矣。"帝感其言，复申无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伪，详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终不能行。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8]。请自今，考廉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异行[9]，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驳之曰："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11]，不出经学；郑、阿之政[12]，非必章奏；甘、奇显用[13]，年乖强仕；终、贾扬声[14]，亦在弱冠。前世以来，贡举之制，莫或回革[15]。今以一臣之言，划戾旧章[16]，便利未明，众心不厌[17]。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18]，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帝不从。

辛卯[19]，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久之，广陵所举考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20]，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罢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论曰：夫谋事作制，以经世训物，必使可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谓弹冠之会必将是年也，以为可仕之时在于强盛，故举其大限以为民衷。且颜渊、子奇，旷代一有，而欲以斯为格，岂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审核真伪，决志行之。顷之，胡广出为济阴太守，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嘉[20]，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8 闰月，庚子，恭陵百丈庑灾[21]。

9 上闻北海郎顗精于阴阳之学。

【注释】

①六郡：九江、丹杨、庐江、会稽、吴、豫章。

②髡(kūn 坤)：剃去头发的刑罚。　钳：在脖子上加上枷锁。

③睚眦(yá xi 牙字)：小的仇恨。

④疢(chèn 称)：热病。

⑤离：遭到。

⑥覆：审。

⑦特选、横调：出于常赋之外的特派。

⑧负：欠。　算：人丁税。

⑨《礼》：《曲礼》。

⑩茂材：秀才。汉光武帝讳秀。

⑪六奇：陈平六出奇计以佐刘邦。

⑫郑：子产相郑，择能而使之，郑国大治。　阿：晏子任东阿县令，教化有成。

⑬甘：秦国派12岁的甘罗出使赵国，赵王割五城以求和，秦封甘罗为上卿。　奇：子奇18岁时治理齐国的东阿县，卓有政绩。

⑭终：终军18岁时，自请愿以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武帝任命终军为谏大夫。　贾：贾谊18岁时，扬声汉庭，文帝很赏识他。

⑮回：转，改。

⑯剗(chǎn 产)：削去。　戾(lì 丽)：违背。

⑰厌：满。

⑱剥：通"驳"。

⑲辛卯：此日待考。

⑳台郎：尚书郎。

㉑永嘉：汉冲帝年号。

㉒庑：廊屋。

【译文】

阳嘉元年（壬申，公元 132 年）

1 春，正月，二十八日，封贵人梁氏为皇后。

2 京城旱灾。

3 三月，扬州六郡的乱民章河等骚扰四十九个县，杀伤长官。

4 十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5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进；不久，任命为执金吾。

6 冬，耿晔派遣乌桓戎末魔等人袭击鲜卑，大胜而回。鲜卑再次侵扰辽东属国，耿晔把屯防移到辽东无虑城，以抵抗他们。

7 尚书令左雄上疏说："从前，宣帝认为官吏变动太勤就会使人民不安；官吏久处职任，人民就会服从教化。对有政绩的人，皇帝就用诏书勉励他们，赠官赐钱，公卿有了缺额，就依次录用。所以官吏称职，人民安业，汉代优秀的官吏，在这时最多。现在的地方官员变换无常，各怀权宜之计，不考虑长久打算。以杀害无辜的人为威风，以聚集财物、整治办理为贤能；以修身安民为无能；以奉法守制为失职。剃发、钳颈刑法的产生，是由于眨眼之间的怨恨；伏尸惨祸，决定于一时喜怒。把人民当仇敌，抽税像豺虎。监督的官员前后都是，弊端相同，看见不对的不检举，听到恶劣的不考察。官员在亭传中发号施令，限期取得成效。谈到善政，说不出德行，评论功劳，不据实报。虚妄的人得到美誉，约束的人受到毁败。有的因为有罪而弃官，表示清高；有人看到上司脸色而辞职，求得名声。州官不审察、争相征召，踊跃攀升，超越等级。有的考察上奏，等待归案，却逃亡不接受惩处，遇到赦令，行使贿赂，又能清洗罪过，使朱色与紫色

混合，清洁与混浊不分。所以使得奸滑小人到处泛滥，不在乎任职去官，任免如流水，缺额动辄上百。乡中官吏、部里官员，职低禄少，车马衣服都出于人民，清廉的官员只要够用就满足，贪财的使财物充斥家里。特别的征选，胡乱的征发，没有间断；送旧迎新，费用浩大，损政伤民。和睦的气氛不能建立，灾害不能消除，过错就在于此。臣下愚昧地认为郡守国相、长吏慈惠祥和，有明显功效，就可以依职提升，不要调动职位；不是父母的丧事，不得离开官职。如果有谁不依从法禁，不听信王命，禁锢终身，虽遇大赦，也不能录用。把那些被弹劾的、逃亡而不守法令的，全家都流放到边缘，以警诫后来的人。在乡间直接与人民打交道的官吏，都选用清白有能力从政的儒生担任，从宽计算负欠和捐税，增加俸禄，任职满了一年，中央和地方可以征辟举荐。这样，作威作福的现象就行不通，虚伪的弊端就会中止，送旧迎新的消费就会减少，横征暴敛的原因就会止息，守法讲理的官吏得以完成教化，天下人民各安其所。"皇帝有感于他的话，再次严申无故辞官的禁令，又下令有关部门考察官吏的好坏，认真施行；而宦官认为对其不利，从中作梗，所以始终究没有实行。

左雄又上书说："孔子说：'四十岁不疑惑'，《礼记》说四十岁意志坚定，可以当官。请从现在开始，孝廉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都要先到公府报到，儒生考察其师承，文吏考察其公文，把副本送到宫廷端门，辨明其假，观察他们的特殊才能，以建立良好的政风；有不接受科举法令的，依法定罪。如果秀才有特别的才能行为，自然可以不受年龄限制。"皇帝同意了。

胡广、郭虔、史敞上书驳斥左雄说："凡是选举，都要依据才能，不要拘于规定的制度。陈平的六种奇策，不是出自经书；郑国和东阿的政治，并不是依照公文程式；甘罗、子奇受重用，年龄离四十岁还差得远；终军、贾谊名声显扬，也是在刚刚成年的时候。从前代以来，贡举制度，从没改变。现在因一个臣子的建议，毁坏旧的章制，

利益不明显，众心不服。改正错误，改变常态，是政治上的重要事情，却不征求主管官员的意见，也不和卿士商量；如果事情决定之后，有人反驳，意见与持异议者不同就难以执行，与持异议者意见相同则圣旨已经实行。我们愚昧地认为可以宣告百官，考虑各种意见，然后选择能否实行，愿能详尽采纳我们的衷心。”皇帝不听。

辛卯日，初次下令：“郡国举荐孝廉，年龄限定在四十岁以上；儒生要通达儒家经典，文官要通晓公文程式，才能接受选举。如果秀才有特异才能和表现，像颜渊、子奇那样的人，不受年龄限制。”

过了好久，广陵郡所举荐的孝廉徐淑，年不满四十；尚书郎责问他，回答说：“诏书讲过：‘有如颜回、子奇类似的人，可不限制年龄。’所以本郡选派我应征。”尚书郎不能反驳他。左雄责问他：“颜回闻一知十，你这个孝廉闻一能知几？”徐淑不能回答，于是被罢黜退回，郡守被论罪免职。

袁宏认为：计划事情，创立制度，以治理世事，训化万物，必定要切实可行。古代四十岁做官，并非做官一定要在这个年纪，而是认为做官的时候，在于精力强盛，所以举出大约的限度作为标准。况且颜渊、子奇是旷代奇才，却想把这种人作为规格，难道不太片面了吗！

然而，左雄公正精明，能明辨真假，决心实行。不久，胡广外出任济阴太守，和十多个郡守都因举荐错误被指控，免除官职；只有汝南人陈蕃、颍川人李膺、下邳人陈球等三十多人被任命为郎中。从此，郡县长官恐惧，没有敢轻易举荐的。直到永嘉年间，选举清廉公正，得到了不少人才。

8 闰月，二十八日，恭陵百丈走廊发生火灾。

9 皇帝听说北海人郎顗精通阴阳的学问。

二 年

1春,正月,诏公车征颉,问以灾异。颉上章曰:"三公上应台阶,下问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①],亡天下之忧。栖迟偃仰[②],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纲数[③]'。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臣书不择言,死不敢恨!"因条便宜七事:"一,园陵火灾,宜念百姓之劳,罢缮修之役。二,立春以后阴寒失节,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三,今年少阳之岁,春当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四,去年八月,荧惑出入轩辕,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参左足,入玉井,恐立秋以后,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预告诸郡,严为备御。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贯日,宜令中外官司,并须立秋然后考事。七,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是三期,宜大蠲法令[④],有所变更。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

二月,颉复上书荐黄琼、李固,以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⑤]。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

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书奏，特拜郎中；辞病不就。

2 三月，使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兵出塞击鲜卑，破之。

3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与其谋⑥，帝封娥为山阳君，又封执金吾梁商子冀为襄邑侯⑦。尚书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诏不听。

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倖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以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按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爵⑧，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俭约，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

念未离于心⑧，恐惧之言未绝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于是冀父商让还冀封；书十余上，帝乃从之。

夏，四月，己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群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举敦朴士一人。左雄复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⑨，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雄言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⑩，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则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纳之，是后九卿无复捶扑者⑫。

4 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注释】

①钟：量器，六石四斗为一钟，古代常以钟计算俸禄。

②栖迟：游息。　偃仰：卧。

③数：密。

④蠲(juān 涓)：免除。

⑤暴龙移市：汉代每逢干旱，在都市设龙以求雨。

⑥与：通“豫”。

⑦冀：梁冀，字伯卓，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大将军梁商之子，两

妹为顺帝、桓帝皇后。顺帝死，梁太后临朝，任大将军，骄奢横暴。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被诛。

⑧咀（jù 举）：细嚼。

⑨怵（cù 蓄）惕：提心吊胆，害怕。

⑩瞽（gǔ 估）：瞎眼。这里有自谦的意思。

⑪促步：速行。

⑫捶扑：殴打。

【译文】

二年（癸酉，公元133年）

1 春，正月，诏命公车征召郎顗，询问灾异的事情，郎顗上书说："三公象征着上天的台阶，在社会上与国君同为首脑，政务失道，则寒阴就要反常。现任的官员，争相请托求得高位，领取高额的奉禄，从不忧国忧民，。生活优游，称病自逸，一当接到新的策命，得到赏赐，随即起身，为什么病得快也好得快呢？靠这些人来消除灾害，求得太平盛世，哪里能够得到呢？现在选择州牧郡守，由三公负责，长吏不称职，就责备州郡长官。州郡有了过失，难道可以不归罪于选拔的人！皇帝对他们愈是优厚，他们愈是怠慢，这就是'大网稀疏，小网细密'。三公不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是发出狂夫的议论，之所以要发愤忘食，诚恳不已的原因，实在是为朝廷作想，渴望太平。我上书不知忌避，虽死而不敢怨恨。"因而逐条陈述了七件事："一，园陵失火，应当念及百姓劳苦，停止修缮。二，立春以后，阴寒失常，应当选取优秀的官员，以辅助圣上的教化。三，今年属于少阳之年，春天当有旱灾，夏天当有水灾，应遵循前代的制度，力求节约。四，去年八月，火星出入轩辕星，应精简宫女，准许她们婚嫁。五，去年闰十月，有白气从西方天苑星趋向参星左足，进入玉井星附近，恐怕立秋以后将有羌族背叛的灾患，应预先告诉各郡，严加防备。六，本月十四日乙卯，白虹穿过太阳，应命令内外官员，都要等到立秋之后才考核政事。七，汉朝建立已三百三十九年，此时有了三个阶段，应

大幅度修改法令，有所变更。统治者要顺从天道，犹如从春天到夏天，改变青色，换成绛色。从文帝减省刑法至今已三百年，轻微的禁令已累积为重刑了。君主的法令，譬如长江黄河，应使人民容易避开，不易违犯。”

二月，郎顗再次上书推荐黄琼、李固，认为应当提拔任用。又说：“从冬天到春天，一直没有甘露，常有西风，违反时节，朝廷忧虑，广为祈祷，祭祀山川，市上舞龙。我听说苍天感应万物，不为取悦而动，灾难反应人事，关键在责备自己。如果雨水可以请求降下，水灾可用祭祀中止，那么，每年的水旱不会没有节度，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然而，灾害不停的原因，忧患不在此处。”奏章呈上，被特别任命为郎中，郎顗推托有病，拒不就职。

2 三月，命令匈奴中郎将赵稠派遣从事官，率领南匈奴军队出塞攻击鲜卑，打败了他们。

3 当初，皇帝即位，乳母宋娥参与了计划，皇帝封宋娥为山阳君，又封执金吾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尚书令左雄呈密封的奏疏说：“高祖刘邦约定，不是刘氏不封土，没有功劳不封侯。孝安皇帝封了江京、王圣等人，于是导致地震。永建二年封赠有阴谋的人功劳，又有日食发生。数术方士把罪过都归为是封赠爵位。现在青州饥荒贫困，盗贼没有平息，实在不应该追念小恩，损害国家大事。”诏命不理。

左雄再次进言：“我听说国君没有不喜欢忠正而厌恶谗言，然而历代的灾患，没有不是忠正得罪，谗言受宠的，大概是听忠言很难，听谗言容易。刑罚，人情最厌恶；得宠，人情最盼望。所以，社会上，忠心的人少，谗言的人多；所以使君主常常听到自己的好处，很少知道自己的过错，迷惑不悟，以致于危亡。我恭谨地看到诏书，思念阿母旧日的恩德，想要特别显扬奖赏。按尚书过去的例子，没有乳母封爵封邑的制度。只是先帝时封阿母王圣为野王君，王圣制造了进谗言，废立嗣君的祸事，活着受天下人咒骂，死后使天下人欢

欣。夏桀、商纣贵为天子，而奴仆都羞与为伍，因为他们没有道义；伯夷、叔齐是低贱的平民，而王侯都争着效法，因为他们有美德。现在阿母亲身实行节俭，以身作则，群臣和百姓，莫不响应，却和王圣一样封爵号，恐怕会违背原本的操守，失去平日的愿望。我愚昧地认为，人们的心理相差不远。他们所不安的，古今相同。百姓对王圣造成的倾覆之祸深为警戒，人民的命运危若累卵，常常害怕再有王圣这样的事情，心中从没失去警惕的念头，口中从没停止恐惧的言辞。请求照以前的议论，每年供给阿母一千万钱，对内足以尽恩回报，对外也不会引起官民的怪罪。梁冀的封爵，不是急迫重要的事情，应该等到灾异过了之后，然后再评议是否可行。”于是，梁冀的父亲梁商推让梁冀的封爵，十多次上书，皇帝这才同意了。

夏，四月，二十九日，京城地震。五月，初一，诏命公侯、卿士各人直言弊端，之后仍然各举荐一名诚朴之士。左雄又上奏章说：“先帝封了野王君，汉阳地震，现在封山阳君京城又地震，专政偏向女性，灾害更大。我前后瞎说，封爵是大事，君主可以随便给人财物，不可以随意封官，应当收回阿母的封号，以阻塞灾祸。现在梁冀已经谦让，山阳君也应当尊崇她本来的节操。”左雄言辞恳切，宋娥也害怕得辞让了；而皇帝恋恋不已，终于还是赐封了。

这时，大司农刘据因为公务受到谴责，召他到尚书台，大声吆喝他快走，又加以棒捶鞭打。左雄上书：“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属于大臣之列，行有佩玉的礼节，动有学校的礼仪。孝明皇帝才有鞭打的刑罚，并非是古时的典制。”皇帝采纳了，从此以后，九卿没有再受到鞭打的人。

4十九日，司空王龚被免职。六月，初二，任命太常鲁国人孔扶为司空。

5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士，使之对策，及特问以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李固对曰："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1]，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在草泽，痛心伤臆[2]！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3]，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致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劳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4]，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

候羊迪等⑤，无他功德，初拜便真⑥，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⑦'，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下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青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⑧。今与陛下共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木，百枝皆动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也。夫人君之有政，犹水之有堤防；堤防完全，虽遭雨水霖潦，不能为变；政教一立，暂遭凶年，不足为忧。诚令堤防穿漏，万夫同力，不能复救；政教一坏，贤智驰骛⑨，不能复还；今堤防虽坚，渐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则四支不举。故臣之所忧，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坚堤防，务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虽有寇贼、水旱之变，不足介意也；诚令堤防坏漏，心腹有疾，虽无水旱之灾，天下固可以忧矣。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

扶风功曹马融对曰："今科条品制，四时禁令，所以承天顺民者，备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犹有

不平之效，民犹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屡闻恩泽之声而未见惠和之实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赡而人足之，量其材用，为之制度。故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不夺其时，则农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产业以得其志，舍此而为非者，有必不多矣。

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10]："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志矣。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为国大臣，一旦免黜十有余人，吏民罢于迎送之役，新故交际，公私放滥，或临政为百姓所便而以小过免之，是为夺民父母使嗟号也。《易》不远复[11]，《论》不惮改[12]，朋友交接且不宿过，况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为公者乎！中间以来，妖星见于上，震裂著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明者销祸于未萌，今既见矣，修改恐惧，则祸转为福矣。"

上览众对，以李固为第一，即时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庭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诈为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南郡黄尚等请之于梁商，仆射黄琼复救明其事。久乃得释，出为洛令，固弃官归汉中。融博通经籍，美文辞；对奏，亦拜议郎。衡善属文，通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善机巧，

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性恬憺，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6 太尉庞参[13]，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数为左右所毁。会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会。广汉上计掾段恭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夫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诫也！昔白起赐死[14]，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15]，鲁人喜其纾难[16]。夫国以贤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雒阳令祝良奏参罪。秋，七月，己未，参竟以灾异免。

7 八月，己巳，以大鸿胪施延为太尉。

8 鲜卑寇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克。顷之，其至犍死。鲜卑由是抄盗差稀。

【注释】

①喁(yóng 永)喁：众人景仰归向。

②臆(yì 意)：胸

③十有八主：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章、和、殇、安、顺帝。

④馆陶公主事：见四十五卷永平十八年。

⑤长水司马：北军五营校尉的属官。　开阳城门候：洛阳城有十二门，每门候一人，秩六百石。

⑥真：汉制，初作官称守，满一年称真。

⑦板:反。　卒:尽。　瘅:病。

⑧毗(pí 疲):辅。

⑨骛(wù 误):乱跑。

⑩张衡(公元78～139年):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就。安帝时,公车特征,迁为太史令。顺帝时,官至尚书。

⑪《易》:《周易》有"不远复,无祗悔"句。

⑫《论》:《论语》有"过则勿惮改"句。

⑬庞参:字仲达。举孝廉,拜左校令,历汉阳太守,以惠政得民,累官太尉。

⑭白起事:见五卷周赧王五十年。

⑮季子:鲁公子季友,贤明有声誉。

⑯纾:缓。

【译文】

5初八日,雒阳宣德亭地裂,长八十五丈。皇帝召见公卿所举荐的诚朴人士,让他们出对策,趁此特别询问当代的弊端和为政应该做的事情。李固回答:"以前孝安皇帝乱政旧制,是给阿母封爵,因而造出了妖孽,弄乱了嗣统,使得圣上狼狈,亲自遇到艰险。现在,圣上从困苦中拔脱出来,高升帝位,天下人民引颈相望善政。弊端积累以后,容易导致中兴,实在应当放宽胸襟,追求善道,而议论的人却说:'现在的事情,和以前还是一样。'我隐居在乡野,痛心伤感!实在是因为汉朝建立三百多年,相继有十八位君主,哪一位没有阿母的哺乳之恩?哪里会忘记给她尊贵宠幸?然而,他们上畏天威,下依经典,知道不合义理,所以不加封赠。现在,宋阿母虽然拥有大功和勤谨的品德,只要加以赏赐,足够酬报她的劳苦;至于分封国土,建立郡国,实在是违背旧日的典章制度。听说阿母性情谦虚,必会谦让,陛下应当允许她辞去郡国的高尚行为,使她享受万安的福祥。妃、后的家庭所以很少保全的,难道是他们天性邪恶?只因爵位尊贵显赫,专断朝政,天道厌恶满溢,不知道自我

京制，所以导致败亡。先皇帝宠幸阎氏，赏赐地位名号太快，所以祸害旋踵即至。《老子》说'前进太快，后退必速。'现在，梁商的女儿身为皇后，按礼制，皇帝可以不把梁氏当作臣子，尊给他显爵，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梁氏的子弟和随从，都位高名显，既使是永平、建初时期的旧例，大概没有这种现象。应当命令步兵校尉梁冀和各侍中，回到黄门的职位去，使外戚不掌权力，政令归还国家，这不是很好的吗？又诏书所以禁止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担任官吏、举拔孝廉的原因，因为他们把持政柄，容易请托的缘故。而中常侍在君王身边，声势震动天下，其子弟进仕求禄，没有极限。他们虽然外表假装谦和静默，不干涉州郡，但谄媚之徒望风行事，会主动举荐其子弟。现在可以为此事设立长久的禁令，使其子弟和宫中其他官吏子弟相同。过去，馆陶公主为儿子要求当一名郎官，明帝不答应，赐给一千万钱，之所以轻视厚重的赏赐，看重小小的官职，在于当官的人无才，就会伤害百姓。我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人，没有特别的功业和品德，一任职就给予实权，这虽然是小小的失误，但渐渐毁坏了旧有的制度。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守，所以政治教化一当受损，百年难得恢复。《诗经》说：'上帝昏乱，人民受难。'讥讽周王改变了祖先的法度，使人民尽受伤害。现在陛下拥有尚书，犹如上天拥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掌握了元气，在四时运行。尚书接受君王的命令，在天下施行，权大势重，责任所在。如果不能公正，灾害就会到来，实在应当谨慎地选择人才，以辅佐朝政。现在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在外有公、卿、尚书，在内则有常侍、黄门，犹如一门之内的一家之事，平安则共享福庆，危险则同遭祸败。刺史、二千石外掌管政务，内接受法规。表杆弯曲则影子必斜，河源清澈则流水必洁，如同敲动树干，所有的树枝都摇动。由此推断，本朝的号令，岂容有差错！天下的纲纪，是当今的急务。国君拥有政令，如同水有堤防；堤防完整，虽遇雨水洪潦，不能造成灾害。政

治教化一经确立，既使暂时遭到凶年，不足为忧。如果让堤防穿洞漏水，万人同心出力，不能再救治。政治教化一旦毁坏，贤人智士奔救，也不能再挽回；现在堤防虽坚，已渐渐有了孔穴。拿人的身躯作比方，朝廷是心腹，州郡是四肢，心腹疼痛则四肢举不起来。所以臣下的忧虑在于心腹患病，不是四肢的忧虑。如果能够加固堤防，从事政治教化，先安定心腹，整顿朝廷，虽然有贼人侵扰和水灾旱灾，也不必介意；如果堤防坏漏，心腹有病，虽然没有水灾旱灾，天下仍然值得忧虑。还有应当罢退宦官，去掉他们的大权，只设置二名品德端正的常侍，在身边侍奉；五名才智文雅的小黄门，在宫中服务。这样，批评就会停止，太平可以得到。”

扶风功曹马融回答说：“现在的法令章规、四时禁令，已承顺上天、顺应民众，完备齐全，不能增加了。然而，上天仍有不公平的反应，人民仍有嗟叹抱怨，百姓常常听到要施行善政的声音，却不见善政的实惠。古代使人民富足的办法，不是靠赡养每家，使人人富足，而是度量财货用度，为他们设立制度。所以嫁娶的礼仪节俭，婚配可以按时进行；丧祭礼仪节约，终老去世得以掩埋；不剥夺耕耘的时机，则农夫受利。有妻子儿女的牵挂，有实现事业的壮志，舍弃这些而为非所歹的人，恐怕不多。”

太史令南阳人张衡回答说：“自从开始举孝廉，至今已二百年了，都首先重视孝行；孝行而有余力，才学习文章法典。去年闰十二月十九日的诏书，以通读经书、会写公文为限；虽然有至孝之人，也不能举荐，这是弃本逐末。曾子长于孝道，但实在愚钝，文学不如子游、子夏，政务不如冉有、季路。现在却想使一个人兼有这些品行，如果外表有可观的话，内在必有缺失，那么就会违背举孝廉的本义了。况且郡守国相得以任命，须安宁州境，作为朝廷大臣，一下子就免除了十几人，官吏和人民疲于奔命，送旧迎新，新旧交接，公私混乱。有的人治政有利于百姓，却因为小错被免职，这是夺走人民的父母，使他们悲号。《易经》说不要在迷途走得太远才回头。《论

语》说不要怕改正过失。朋友的交往，不记隔夜的过失，何况帝王要顺天意，治万物，以天下为公呢！近年来，天上出现妖星，地上出现震裂，上天的警诫很明显，真令人寒心！明智的人在灾祸还没发生时就防止了，现在灾祸已经出现，修理政务应当小心谨慎，那么灾祸就会变为福祥了。”

顺帝观看了各人的奏对，以李固的第一，立即把阿母迁还旧舍，诸常侍叩头谢罪，朝廷法纪肃然。以李固为议郎；而阿母和宦官都怨恨他，伪造紧急的奏章诬陷他。刑事由宫中直接判下，大司农南郡人黄尚等向梁商请求营救，仆射黄琼又上书明辨事情真象。很久李固才获得释放，派为雒阳令。李固抛弃官职，回到故乡汉中。马融博通经籍，文辞优美；参加了对奏也任命为议郎。张衡善长作文，通贯《六艺》，虽然才华盖世，但没有骄狂的情况；通晓机械，对天文、阳阴、历算思考得很深，创作混天仪，著述《灵宪》。性情淡泊，不羡慕高官厚爵；所任官职，多年没有迁升。

6 太尉庞参在三公中最为忠心耿直，屡次被左右的人毁谤。正好他所举用的人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司隶校尉看准风向弹劾他。当时正是朝廷会见茂才、孝廉，庞参因为受到奏劾，称病没有出席。广汉上计掾段恭趁着朝会上奏说：“我听见路上行人和农夫、织妇都说：‘太尉庞参竭尽忠节，只是因为秉持正道，不肯昧心，被邪恶的小人们孤立，处于被中伤诬谄的境地’。因为小人的中伤而废弃忠正的臣子，这是天地的大忌，君主的大戒！过去，白起被赐自杀，诸侯饮酒祝贺。季子来归，鲁国人为他能纾解国难而喜悦。国家依靠贤臣治理，君主依靠忠心才能安全。现在天下都因为陛下有这些忠臣贤士而高兴，但愿一直宠信并任他们，使国家安定。”奏书呈上，诏命小黄门探视庞参的疾病，太医送去羔羊和美酒。后来，庞参的夫人憎恨前妻生的儿子，把儿子投到井中淹死。雒阳令祝良上奏庞参罪过。秋，七月，二十日，庞参竟然因为灾异被免职。

7 八月,初一,任命大鸿胪施延为太尉。

8 鲜卑侵犯马城,代郡太守攻击他们,不胜。不久,其至犍去世。鲜卑从此减少了掠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起阏逢阉茂，尽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顺皇帝下

阳嘉三年

1 夏，四月，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掩击北匈奴于闿吾陆谷，大破之；获单于母。

2 五月，戊戌，诏以春夏连旱，赦天下。上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以尚书周举才学优深，特加策问。举对曰："臣闻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1]。陛下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移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2]。自枯旱以来，累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陛下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复

召举面问得失，举对以“宜慎官人，去贪污，远佞邪。”帝曰：“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3]，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

太史令张衡亦上疏曰：“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扰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愿陛下思帷所以稽古率旧，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4]，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衡又以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5]，上疏曰：“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又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欺罔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6]，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7]，典籍无瑕玷矣[8]！”

3 秋，七月，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遣兵击良封，破之。

4 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用周举之言也。乙巳，以大司农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

5 耿贵人数为耿氏请，帝乃绍封耿宝之子箕为牟平侯[9]。

四　年

1 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

之，不利。

2 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初，帝之复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宠，参与政事。御吏张纲上书曰："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倖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无功小人，皆有官爵，非爱民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书奏，不省。纲，皓之子也[10]。

3 旱。

4 谒者马贤击钟羌，大破之。

5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以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故太尉庞参为太尉。

商称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商少通经传，谦恭好士，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为从事中郎，杨伦为长史。

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记于商曰："数年以来，灾怪屡见。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形，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11]。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12]，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商不能用。

6 秋，闰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7 冬，十月，乌桓寇云中，度辽将军耿晔追击，不利。十一月，乌桓围晔于兰池城[13]；发兵数千人救之，乌桓乃退。

8 十二月，甲寅，京师地震。

【注释】

①否(pǐ 匹)：不通。

②旷夫：被耽搁的男子、光棍。

③下州：周举从冀州刺史提拔为尚书，所以称"冀州"为"下州"。

④八柄：统治者驾驭臣下的八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以之调节剥削阶级内部财产、权力分配的矛盾。

⑤图纬：附会经义以占验术数为主要内容的书。图，河图。纬，六经诸纬和孝经纬。

⑥律历：音律和历法方面的术数。　卦候：以六十四卦与节候相配。　九宫：阴阳家以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宫。　风角：以四方四隅之风推测吉凶。

⑦眩：迷乱。

⑧瑕(xiá 霞)玷：斑点。

⑨耿宝事：见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⑩张皓事：见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⑪祗：敬。

⑫伯成：传说中的上古部落首领，至禹时，去而耕于野。

⑬兰池城：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

【译文】

汉纪四十四　起甲戌(公元134年)，止乙酉(公元145年)，共十二年。

孝顺皇帝下

阳嘉三年(甲戌，公元134年)

1 夏，四月，车师后部司马率领后王国国王加特奴在阘吾陆谷包抄攻击匈奴，大败他们；抓到了单于的母亲。

2 五月，初四，下诏：因为春夏一直干旱，赦免天下。皇帝亲自在德阳殿的东厢露天而坐，请求下雨。因为尚书周举的才能和学识优秀，特别询问他。周举回答："我听说阴阳闭塞，天地二气就不通。陛下废弃了文帝、光武帝的法度，而追求亡国的秦朝的奢欲，宫内有

怨恨的女子，宫外有单身的男子。自从干旱以来，岁月连绵，没有听说陛下有改过的表现，徒使陛下在风露中祈雨，实在是没有益处，陛下只求虚华，不讲实际，如同上树求鱼，退行求进。实在应该改革政务，尊崇大道，转变困惑，放出后宫中未曾侍奉过的女子，减少太官制作御膳过奢的费用。《易传》说：'阳气感动上天，天很快就有反应。'希望陛下留心决断。"皇帝又召周举，当面问得失，周举回答说："应当谨慎地选择官员，罢免贪官污吏，远离佞邪小人。"皇帝说："哪些人是贪官污吏、佞邪小人？"回答说："我从基层州郡越级提拔，参与机密，还不能完全辨别文武百官。但是，公卿大臣中常有直谏的人，就是忠臣；阿谀奉承、苟且偷安的人，就是佞邪小人。"

太史令张衡也上疏说："前年京城地震土裂。土裂，意味着权威分散；地震，意味着人民骚扰。我耽心圣上心思厌倦，制度不由自己决裁，恩爱不忍割舍，和众人共享威望。威望不可以分，恩德不可以共享。希望陛下考虑古人制定的规章，不要使刑法的八种大权脱离君王之手，然后神明威望得到充实，灾祸消失，不会来临。"

张衡又认为中兴以来，儒生争学神秘的预言书，便上疏说："《春秋元命包》载有公输班和墨翟，事情见于战国；又说另外有益州，益州是在汉朝设置的。又，刘向父子主持校订宫中图书，审阅评定九家学术，其中没有《谶录》。由此可知《图谶》是在哀帝、平帝时出现的，都是虚妄的人用来欺名盗世，欺诈的意图十分明显，没有谁加以制止。并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不断有应验，世人不肯去学，却争相称赞不灵验的书籍，犹如画匠厌恶画狗、马，却喜欢画鬼魅，实在是因为真实的形象难画，而虚伪的东西可以乱画。应当收缴《图谶》，一概禁止，使朱色紫色不混淆，经典就不会受到玷污。"

3 秋，七月，钟羌首领良封等人又侵扰陇西、汉阳。下诏任命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各部落。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派兵攻击良封，打败了他们。

4 十一月，十一日，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这是采纳周举建

议的结果。十四日，任命大司农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

5 耿贵人不断替耿氏请求，皇帝就续封耿宝的儿子耿箕为牟平侯。

四年(乙亥，公元135年)

1 春，北匈奴呼衍王侵扰车师后王国。皇帝命令敦煌太守派兵援救，出师不利。

2 二月，十六日，开始允许宦官养子承袭爵位。当初，皇帝恢复皇位，宦官有功，于是受宠，参与政事。御史张纲上书说："我发现汉文帝、汉明帝在位时，道德教化隆盛，设置的宦官常侍，不过两人。赏赐亲信侍宠，才不过几金，珍惜费用，重视人民，所以家家富有，人人富裕。可是，近年以来，无功绩的小人都拥有官职爵位，这不是爱护人民，重视国家，承顺天道的作法。"奏章呈上，皇帝不理。张纲是张皓的儿子。

3 旱灾。

4 谒者马贤攻击钟羌人，大败他们。

5 夏，四月，初五，太尉施延被免职。十九日，任命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前太尉庞参做太尉。

梁商称病，休息近一年；皇帝派太常桓焉带着策文，到梁商府上加以任命，梁商才到宫廷接受官职。梁商从小通达经传，谦恭谨慎，喜好贤士。征召汉阳人巨览、上党人陈龟做掾属，李固为从事中郎，杨伦做长史。

李固因为梁商温和保守，没有能力整顿朝纲裁断政务，于是向梁商上书说："这些年来，灾害怪异常常出现。孔子说：'智慧的人看到灾变就想到它形成的原因，愚蠢的人看到怪异就避免谈论。'天道没有亲疏，可敬可畏。真要使朝纲整顿，大道运行，建立忠义，你就应当继承伯成子高的崇高德行，成就不朽的名誉。难道要跟这些沉溺荣耀、贪求官位的外戚凡辈同日而论吗！"梁商不采用。

6 秋，闰八月，初一朔，日食。

7 冬，十月，乌桓侵扰云中，度辽将军耿晔追击，战事不利。十一月，乌桓在兰池城包围了耿晔；朝廷派遣几千人前往援救，乌桓才退兵。

8 十二月，三十日，京城地震。

永和元年

1 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2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3 十一月，丙子，太尉庞参罢。

4 十二月，象林蛮夷反[1]。

5 乙巳，以前司空王龚为太尉[2]。

龚疾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其状。诸黄门使客诬奏龚罪；上命龚亟自实。李固奏记于梁商曰："王公以坚贞之操，横为谗佞所构，众人闻之，莫不叹栗[3]。夫三公尊重，无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概，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卒有他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群臣无救护之节矣！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商即言之于帝，事乃得释。

6 是岁，以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自恣，居职多纵暴非法。父商所亲客雒阳令吕放以告商，商以让冀。冀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雒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各百余人。

7 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先帝旧典，贡赋多少[4]，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澧中、溇中蛮各争贡布非旧约[5]，遂杀乡吏，举种反。

二　年

1 春，武陵蛮二万人围充城[6]，八千人寇夷道。

2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7]。

3 帝遣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平之。进乃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郡境遂安。

4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禄勋郭虔为司空。

5 夏，四月，丙申，京师地震。

6 五月，癸丑，山阳君宋娥坐构奸诬罔，收印绶，归里舍。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侯坐与宋娥更相赂遗，求高官增邑，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

7 象林蛮区怜等攻县寺，杀长吏。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虽击破反者，而蛮势转盛。

8 冬，十月，甲申，长行幸长安，扶风田弱荐同郡法真博通内、外学[8]，隐居不仕，宜就加衮职[9]。帝虚心欲致之，前后四征，终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真，雄之子也[10]。

9 丁卯⑪，京师地震。

10 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昉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者，龚乃止。

11 十二月，乙亥，上还自长安。

【注释】

①象林：县名。治今越南承天省广田县。

②王龚：字伯宗。安帝时为青州刺史，迁汝南太守，进知名人士，累官至太尉。

③栗(lì 利)：发抖。

④"贡赋"句：汉代规定武陵少数民族的"大人"每年缴纳赍布，作为赋税。

⑤澧中：今湖南澧县一带。　溇中：今湖南慈利县一带。

⑥充城：在今湖南桑植县。

⑦广汉：郡名。治今四川广汉县北。

⑧内、外学：东汉儒生以七纬为内学，以六经为外学。

⑨衮(gǔn 滚)：帝王或上公的衣服。

⑩法雄事：见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

⑪丁卯：此日待考。

【译文】

永和元年(丙子，公元 136 年)

1 春，正月，十五日，改年号，大赦天下。

2 冬，十月，初七，承德殿火灾。

3 十一月，二十七日，太尉庞参被免职。

4 十二月，象林蛮夷叛乱。

5 二十六日，任命前司空王龚为太尉。

王龚憎恨宦官专权，上书极言宦官之祸。各黄门宦官诬奏王龚犯罪；皇帝命令王龚赶快自己证实。李固向梁商上书说："王龚因为

坚贞的操守，反而被小人陷害，众人听了，无不叹息害怕。作为尊贵的三公，没有亲自前往司法单位自辨申冤的道理，为细微的小事，就召来让他自杀。所以旧典规定，没有大罪，就不审问。王龚如果发生意外，朝廷就会蒙受伤害贤臣的罪名，众臣就没有救护的节操了。俗话说：'有善人遇到灾难，为救人肚子饿了也顾不得进餐。'现在正是救人的时候了！"梁商随即向皇帝陈述，事情于是得以解决。

6 这年，任命执金吾梁冀为河南尹。梁冀贪酒，纵情任性，在职任时常常残暴不法。父亲梁商的亲信、雒阳令吕放禀告梁商，梁商责备梁冀。梁冀派人在路上刺杀吕放，却怕梁商知道，谎称是吕放的仇人所杀，请求派吕放的弟弟吕禹做雒阳令，要他捕捉凶犯，吕禹杀了仇人的宗族、亲戚、宾客一百多人。

7 武陵太守上书，认为蛮夷都已归服，可以比照汉人增加他们的租赋。议论的人都认为可以。尚书令虞诩说："自古圣王不把风俗不同的民族作为臣民。先帝的典制，规定赋税的数量，由来已久；现在突然增加，必然会造成怨恨和叛乱。估计得不偿失，定会后悔。"皇帝不听从。澧中、溇中的蛮人都争着指责不按旧约征收贡布，于是杀死地方官员，举族反叛。

二年(丁丑，公元137年)

1 春，武陵蛮二万人围攻充城，八千人侵扰夷道。

2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攻破白马羌。

3 皇帝派武陵太守李进攻击反叛的蛮族，将其击破平定。李进又选择良吏，安抚蛮夷，郡内于是安定。

4 三月，司空王卓去世。三十日，任命光禄勋郭虔为司空。

5 夏，四月，十九日，京城地震。

6 五月，初六，山阳君宋娥以奸邪欺罔论罪，没收印绶，遣回乡里。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等九位侯爵，被叛有与宋娥往来贿赂，谋求高官，增加封邑的罪行，一同遣回封国，减租四分之一。

7 象林蛮区怜等人攻打县衙，杀死官吏。交趾刺史樊演派交趾、九真的一万多军队去救援；士兵害怕远征，秋，七月，两郡军队反叛，攻击郡府。郡府虽然击败了反叛的军队，但是，蛮人势力反而更大。

8 冬，十月，初十，皇帝到长安，扶风人田弱举荐同郡人法真，说法真博通儒家内外二学，隐居不当官，应当聘以高官。皇帝虚心征召，前后四次，始终不肯屈就。友人郭正称赞他："法真的名声可以听到，其人却难见到。逃避名声，名声随之而来；躲避名声，名声追着而来，他可以说是百代之师了！"法真，是法雄的儿子。

9 丁卯日，京城地震。

10 太尉王龚因为中常侍张昉等人专断朝政，想要上奏杀掉他们。宗亲中有人用杨震的事情进谏，王龚才改变了主意。

11 十二月，初二，皇帝从长安回来。

三 年

1 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崩。

2 夏，闰四月，己酉，京师地震。

3 五月，吴郡丞羊珍反[①]，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4 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并力讨区怜，不克，为所攻围；岁余，兵谷不继。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磐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②]，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

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3]。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4]，哀帝即拜龚舍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周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5 秋，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5]，以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

6 丙戌，令大将军、三公举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

二人⑥，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初，尚书令左雄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既而雄为司隶校尉，故举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君选武猛，不使君选贪污也！"雄曰："进君，适所以自伐也。"举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厥以军法戮宣子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选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举之不才误升诸朝，不敢阿君以为君羞；不寤君之意与宣子殊也。"雄悦，谢曰："吾尝事冯直之父，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⑦，是吾之过也！"天下益以此贤之。

是时，宦官竞卖恩势，唯大长秋良贺清俭退厚。及诏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加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⑧。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赏之。

7 冬，十月，烧当羌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校尉马贤击破之。

8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9 大将军商以小黄门南阳曹节等用事于中⑨，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陷之。中常侍张逵、蹇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⑩，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敕宦者李歆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下狱。

【注释】

①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

②辑：平定。

③张乔事：见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

④魏尚：汉文帝时为云中太守，爱护士卒，军纪严明，匈奴不敢犯云中塞。

⑤己酉：此日待考。

⑥谟：计谋。

⑦宣光：周举字。

⑧卫鞅事：见二卷周显王三十一年。

⑨曹节：字汉丰，由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封长安乡侯，后迁大长秋。

⑩曹腾：字秀兴，顺帝时任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阁三十多年，历事四帝，进达贤能。桓帝时封为费亭侯。

【译文】

三年(戊寅，公元138年)

1 春，二月，初三，京城和金城、陇西地震，二个郡山崩。

2 夏，闰四月，初八，京城地震。

3 五月，吴郡丞羊珍反叛，攻打郡府；太守王衡击破叛军，杀了羊珍。

4 侍御史贾昌和州郡联合讨伐区怜，不能取胜，反被包围；一年多，兵力和粮食都不能接应。皇帝召集公卿百官和四府幕僚，询问办法，都主张派遣大将，征发荆、扬、兖、豫四州的四万人赴援。李固驳斥说："如果荆州、扬州没有乱事，征发他们是可以的。现在，二州的盗贼盘居不散，武陵、南郡的蛮夷没有平定，长沙、桂阳常常被征发，如果再扰动他们，必然又会发生祸乱，这是第一不可。又，兖

州、豫州的人民突然被征发到万里之外，没有回来的日期，诏书催得急，必然导致叛乱，这是第二不可。南方水湿土湿，加上瘴气，十人中会有四、五个人死亡，这是第三不可。远涉万里，士兵疲劳，等到了岭南，不能再战斗了，这是第四不可。军队走三十里为一程，京城到日南郡有九千多里，三百天才到，估计每人供给五升米，要用六十万斛米，这还不包括将士、官吏的驴、马粮草，仅仅自己背着走到的费用，便有如此之多，这是第五不可。军队战斗过的地方，死亡人数一定很多，既然不能够御敌，就要重新征调军队，这是割舍心腹以补足四肢，是第六不可。九真、日南相差一千里路，征发他们的官吏、人民还不能忍受，何况四州的士兵，征赴万里该多么艰辛！这是第七不可。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羌族的叛军，益州俗语说：'叛军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后来调回尹就，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依靠将士，只一个月就消灭了敌寇。这就是派遣大将无效，依靠州郡有效的证明。应当另外选派有勇气、谋略、仁惠的人担任将帅，作为刺史、太守，命他们一同前往交趾。现在日南兵力单薄，没有粮食，既不能守，又不能战，可以迁徙所有的官吏、人民，北靠交趾，等事情平定以后，再回日南；还可以召募蛮夷，使他们自相残杀，送给金钱、布帛作为资助，有人能离间并获得首领的，许以封侯、赐地的奖赏。前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勇敢而有决断，还有南阳人张乔，以前在益州有攻破敌虏的功劳，都可以任用。从前，文帝就任命魏尚为云中郡太守，哀帝即任命龚舍为泰山郡太守；应当立即任命祝良等人，不必来京，马上到交趾任职。"四府完全同意李固的建议，立刻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张乔到职，告示慰民，叛人都投降或解散。祝良到了九真，单独乘车进入贼人之中，想方设法，用威信招抚，有几万人投降，大家共同替祝良修筑官舍。于是，岭外重新平定。

5 秋，八月，二十日，司徒黄尚被免职。九月，己酉日，任命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

6 十七日，命令大将军、三公各举荐刚毅、武猛、有谋略、能担当将帅的人才二名，特进、卿、校尉各一名。

开始，尚书令左雄举荐冀州刺史周举为尚书；不久，左雄任司隶校尉，推荐前冀州刺史冯直担任将帅。冯直曾经犯有贪赃罪，周举因此弹劾左雄。左雄说："诏书命我举荐武猛，没有让我举荐清高。"周举说："诏书命你举荐武猛，不是命你举荐贪污！"左雄说："我当初举荐你，没想你会攻击我。"周举说："以前，赵宣子任命韩厥为司马，韩厥以军法杀掉韩宣子的仆从，宣子对各大夫说：'你们可以祝贺我，我选拔的韩厥能担当起政事。'现在，你不认为我没有才干，错推荐到中央，所以，不敢阿附你，使你蒙受羞辱；想不到你的心意和赵宣子不同！"左雄大为高兴，道歉说："我曾经事奉过冯直的父亲，又与冯直友善；现在宣光以此上告我，是我的过失！"天下对左雄更加尊重。

这时，宦官争相玩弄权势，只有大长秋良贺清正节俭、谦让厚重。等到诏书命令举荐武猛，只有良贺没有推荐。皇帝问原因，回答说："我生在贫穷的乡间，长在宫廷，既无知人之明，也不曾结交士子。以前，卫鞅是因为景监才得推荐，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不能善终。现在得到我举荐的人，没有荣耀，只有羞辱，所以不敢推荐。"皇帝因此奖赏了他。

7 冬，十月，烧当羌那离等三千多骑兵侵扰金城，校尉马贤打败了他们。

8 十二月，初一朔，日食。

9 大将军梁商因为小黄门南阳人曹节等人在朝廷中弄权，派儿子梁冀、梁不疑与他们结为朋友；宦官对曹节受宠很妒嫉，反而想陷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和左右亲信一起谋划，共同毁谤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梁氏想征召各王子，图谋废立皇帝，请求收捕梁商等人，审查其罪行。"皇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曹腾、孟贲是我所爱的人，必无叛乱之事，只是你们这些人

都忌妒他们罢了。”张逵等人知道说的话不被采纳，很害怕，于是出宫，伪造诏书，在宫中收捕曹腾、孟贲。皇帝听到了，大为震怒，命令宦官李歆赶紧传命释放曹腾、孟贲，收捕张逵等人下狱。

四 年

1 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诛；事连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皆坐死；辞所连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1]，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上逮捕之烦。”帝纳之，罪止坐者。

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贲中郎将不疑为步兵校尉。商上书辞曰：“不疑童孺，猥处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辞鄄殿以安其富[2]，公仪休不受鱼飧以定其位[3]；臣虽不才，亦愿固福禄于圣世！”上乃以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2 三月，乙亥，京师地震。

3 烧当羌那离等复反；夏，四月，癸卯[4]，护羌校尉马贤讨斩之，获首虏千二百余级。

4 戊午，赦天下。

5 五月，戊辰，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安为济北王。

6 秋，八月，太原旱。

五 年

1 春，二月，戊申，京师地震。

2 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5]，杀朔方、代郡长吏。夏，五月，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等发边兵及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6]，破之。吾斯等复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单于本不预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不能制下，逼迫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令自杀。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孤疑。龟坐下狱，免。

大将军商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7]。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垒，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为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叛虏。

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夜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而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8]，勿贪小功以乱大谋。"于是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皆诣续降。

3 己丑晦，日有食之。

4 初，那离等既平，朝廷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机等天性虐刻，多所扰发；且冻、傅难种羌遂反，攻金城，与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等并坐征。于是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左右羽林五

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

5 九日，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

6 辛未，太尉王龚以老病罢。

7 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9]。

8 壬午，以太常桓焉为太尉。

9 匈奴句龙王吾斯等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10]，上郡治夏阳[11]，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甚众。车纽乞降，而吾期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

10 初，上命马贤讨西羌，大将军商以为贤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汉[12]；帝不从。汉，由之子也。贤到军，稽留不进。武都太守马融上疏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闻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寒不披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遝[13]，儿子侍妾，事与古反。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将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也[14]。"安定人皇甫规亦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上书言状。朝廷皆不从。

【注释】

①纤微：细小的事情。

②平仲：晏婴字。　鄑(bēi 背)：古邑名。春秋齐地，在今山东昌邑西。

③公仪休：战国时鲁穆公相，奉法循理。　飧(sūn 孙)：晚饭。

④癸卯：此日待考。

⑤美稷：县名。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⑥马续：马严子，字季则，博观群籍。顺帝时为护羌校尉、度辽将军。

⑦单：通"殚"，尽。

⑧宣示反悔：宣示招降之意以开其反悔之心。

⑨陇关：陇山之关，又称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

⑩离石：县名。治今山西离石县。

⑪夏阳：县名。治今陕西韩城县南。

⑫宋汉：字仲和，举茂才，四迁至西河太守，永建初为度辽将军。迁太仆，拜太中大夫。

⑬遝(tà 踏)：相及。

⑭高克：春秋时郑大夫。郑文公使克将兵御狄，克陈师不进，众溃而归。

【译文】

四年(己卯，公元139年)

1春，正月，十三日，张逵等人被诛；事情涉及弘农太守张岚、安平国相杨皓，都被处决；讼辞还牵连到在位的大臣。梁商担心多冤枉无辜，于是上疏说："《春秋》昭示的大义：功绩归于元帅，罪过只追究元凶。大狱一兴，受冤枉的人就多了，死囚被长久的拘禁，小事也成为大罪，这不是顺应和气，完成教化的办法。应当早日结案，停止无休止的逮捕。"皇帝采纳了，只追究当事人的罪行。

二月，皇帝任命梁商的小儿子虎贲中郎将梁不疑为步兵校尉。梁商上书推辞说："梁不疑年纪尚小，难以承担成人的职位。从前，晏平仲推辞邶殿，以保护他的富贵；公仪休不接受赠鱼，以保护他的高位；我虽然没有才能，也希望在圣主之世保护自己的福禄。"皇

帝就任命梁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2 三月，初九，京城地震。

3 烧当羌那离等人再次反叛；夏，四月，癸卯日，护羌校尉马贤去征讨，杀了他，并杀虏一千二百多人。

4 二十三日，赦免天下。

5 五月，初三，封前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安为济北王。

6 秋，八月，太原旱灾。

五年（庚辰，公元 140 年）

1 春，二月，十七日，京城地震。

2 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反叛，侵扰西河郡；诱使右贤王联合军队，围攻美稷，杀死朔方、代郡的官吏。夏，五月，度辽将军马续和中郎将梁并等人，派边境军队和羌人、胡人共二万多人包抄袭击，打败了他们。吾斯等人又聚集在一起，攻陷城池。天子派遣使者质问南单于；单于本来没有参预阴谋，脱下帽子，离开帐幕，到梁并军营道歉。梁并因为生病，征召五原太守陈龟代行中郎将职。陈龟因为单于不能约束部下，逼迫单于和他的弟弟左贤王都自杀。陈龟又打算把单于的近亲迁到关内的郡县，使得投降的人更狐疑不安。陈龟被论罪下狱，免官。

大将军梁商上书说："匈奴反叛作乱，自知罪大恶极；穷困的鸟兽都知道挽救死亡，何况匈奴种族繁盛，不会死竭。而今转运日增，三军疲劳困苦，国内空虚，供给边防，不利于中国。度辽将军马续向来有谋略，并长期主持边防，深晓军事；每次收到马续的书信，总是和我的策略相合。应当命令马续深挖沟，高垒壁，以恩德信誉招降，宣布悬赏，订立期限，这样，敌人就可以降服，国家就无事了！"皇帝听从了，于是下诏命令马续招降叛敌。

梁商又写信给马续等人说："中国安定，好久没有战事。战马夜袭，短兵相接，当时决定胜负，这是匈奴的长处，中国的短处；可是，强弓守城，坚营固守，以逸待劳，这是中国的长处，匈奴的短处。应

当先施展我们的长处，观察变化，设立悬赏，宣示招抚，使其反悔，不要贪小功而乱大谋。”于是，右贤王的部下抑鞮等一万三千人都到马续军营投降。

3 三十日晦，日食。

4 当初，那离等人既已平定，朝廷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等人本性酷虐，常常骚扰征发；且冻、傅难种羌族于是反叛，攻打金城，和其他部落的羌人、胡人大肆侵掠三辅，杀害官吏。来机等人一起都被论罪征回。于是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副职，率领左右羽林五校士和各州军队共十万人，屯驻汉阳郡。

5 九月，命令扶风、汉阳两郡在两郡之间的陇道建筑三百所坞堡，安置屯防军队。

6 十四日，太尉王龚因为年老多病而免职。

7 且冻羌侵扰武都，焚烧陇关。

8 二十五日，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尉。

9 匈奴句龙王吾斯等人立车纽做单于，东方与乌桓交结，西方收集羌族、胡族等几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害上郡都尉和军司马，于是侵犯抢劫并、凉、幽、冀四州。朝廷就把西河的治所迁到离石，上郡的治所迁到夏阳，朔方的治所迁到五原。十二月，派遣出使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各郡军队攻击车纽等人，在马邑发生战斗，杀了三千人，俘获许多活口。车纽请求投降，而吾斯仍然率领他的部众和乌桓侵扰抢劫。

10 当初，皇帝命令马贤征讨西羌，大将军梁商认为马贤已经老了，不如任命太中大夫宋汉；皇帝没有听从。宋汉是宋由的儿子。马贤到军营，停滞不前。武都太守马融上疏说：“现在各部落羌人仍然到处抢劫，应当乘他们还来不及合并，赶快派军队深入，逐个击破。而马贤等人处处停留。羌人和胡人可以在百里之外看到他们的扬尘，千里之外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逃避躲藏，绕到马贤军队的后

部，必然会侵扰三辅，造成人民的大害。我希望得到马贤淘汰的五千关东兵，给予部队名号，愿尽力率领，直前不退，作将士先锋；三十天之内必定攻破敌兵。我又听说：吴起作为将领时，暑天不张伞，寒天不披裘衣；现在马贤驻扎野外，设立帷幕，供给山珍美肴，有儿子侍妾伴随，事事与古代名将相反。我担心马贤等人专心固守一个城池，声称攻击西部，而羌人从东方窜出，他的将士无法接受他的命令，必将暴发类似于郑高克式的溃败变乱。"安定人皇甫规也发现马贤不料理军事，推测他必定失败，上书说明情况。朝廷一概不听。

六 年

1 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1]，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没，东、西羌遂大合[2]。闰月，巩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烧园陵，杀掠吏民。

2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营室[3]。

3 三月，上巳，大将军商大会宾客，宴于雒水；酒阑，继以《薤露之歌》[4]。从事中郎周举闻之，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

4 武都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5]，斩首四百余级，降二千余人。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6]。

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曰[7]："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知其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县师之费[8]，且百亿计，出于平民，回入奸吏[9]，故江湖之人，群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10]。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

失于绥御[11]，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竟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叛则经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12]，出其不意，与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势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13]，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帝不能用。

5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仆赵戒为司空。

6 夏，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率鲜卑到谷城[14]，击乌桓于通天山[15]，大破之。

7 巩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

8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笃，敕子冀等曰：“吾生无以辅益朝廷，死何可耗费帑藏！衣衾、饭含、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只增尘垢耳。宜皆辞之。”丙辰，薨；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秘器、银镂、黄肠、玉匣[16]。及葬，赐轻车、介士，中宫亲送。帝至宣阳亭，瞻望车骑。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冀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选任贤俊，委政舅家，可谓暗矣；犹知王立之不材，弃而不用。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嚚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

悖逆，荡覆汉室；校于成帝，暗又甚焉！

9 初，梁商病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10 九月，诸羌寇武威。

11 辛亥晦，日有食之。

12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十一月，庚子，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将兵万五千人屯三辅。

13 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以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07]。于是贼帅夏密等率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间，余类悉降，州内清平。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为泰山太守。时泰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08]。

【注释】

①射姑山：在今甘肃庆阳县北。

②东、西羌：当时居住在安定、北地郡、上郡、西河郡的是东羌；居住在陇西郡、汉阳郡、金城塞外的是西羌。

③营室：古代以营室二星为天子之宫，又为军粮之府。

④薤(xiè 谢)：一种开紫色花的细弱小草。　薤露之歌：一种挽歌。

⑤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按此处武都马为武威，详见胡三省注。

⑥节度:至唐代始成为正式官名。

⑦上计掾(yuàn 院):负责文书的官员。

⑧县:通:"悬",悬远。

⑨回:回流,侵占。

⑩襁(qiǎng 抢)负:用布包着婴儿背着。

⑪绥(sui 随):安抚。

⑫两营:谓马贤和赵冲的军队。 二郡:谓安定、陇西二郡。

⑬涤:铲除。

⑭谷城:县名,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

⑮通天山:即今山西石楼县东南石楼山。

⑯东园秘器:御用棺木。 黄肠:以柏木黄心为椁。

⑰更始:重新做人。

⑱弭(mǐ 米):止。

【译文】

六年(辛巳,公元141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征西将军马贤和且冻羌在射姑山会战,马贤的军队战败,马贤和两个儿子都死了,东西羌人于是合为一体。闰月,巩唐羌侵犯陇西,骚扰到三辅,焚烧园陵,杀害并抢劫官吏、人民。

2 二月,初三,慧星出现在营室星座。

3 三月,初九,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在洛水之滨设宴,酒兴正浓,接着又唱《薤露之歌》。从事中郎将周举听到了,叹息说:"这哀乐唱得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灾祸要降临了!"

4 武都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杀了四百多人,收降了二千多人。下诏,命令赵冲督导河西四郡的军队,负责节度。

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说:"我这些年来,多次陈述意见:当羌人还没有行动,我就料到将要反叛;马贤一出兵,就料到必定要失败;不幸言中的事情,是可以查考证实的。我每次想到马贤等人统

军四年，没有功业，出师远征的耗费，以百亿计算，由人民付出，却落到贪官口袋，所以江湖上的人，成群结为盗贼，青州、徐州的饥荒，扶老携幼地流散。羌戎的叛乱，不能太平，原因在于边将安扶治理不当，平常安定时，对百姓施加暴虐。要是为了争夺小利，就会导致大害。偶有小胜，就夸大战功。一旦战败，就隐匿实情。军士劳苦怨恨，就要受到奸猾官员的压制。进不能速战立功，退不得温饱活命。饿死在沟渠，暴骨在荒野。只看到王师出兵，没有听到凯旋的信息。夷狄首领悲伤得哭出血来，惊恐担心变乱，所以安定的时候不会长久，叛乱则连年不断，使我扼腕捶胸，无限悲叹！希望给我两营士兵、二个郡五千名驻扎部队，出其不意，和赵冲首尾相连。羌人的地理形势，我素来熟悉；军队的战术，我也有经验；可以不必颁发印绶和赏赐布帛。最好的结果是清除灾患，最差的结局也可以招降。如果以为我年纪太轻，官职低微，不值得任用，凡是战败的将领，都不是官爵不高，不是年龄不大。我万分至诚，冒死陈述！”皇帝不采用。

5 十六日，司空郭虔被免职。二十二日，任命太仆越戒为司空。

6 夏，派遣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率领鲜卑人到谷城，在通天山攻击乌桓，打败了他们。

7 巩唐羌侵扰北地郡。北地郡太守贾福和赵冲攻击他们，战事失利。

8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得很重，告诫儿子梁冀等人说：“我活着时对朝廷没有贡献，死后怎么可以耗费国库！衣被、口中含物，玉匣、珠宝贝壳之类，对朽骨有什么益处！百官辛劳骚扰，在道路上喧哗，只能增加尘土污垢，应该加以谢绝。”初四，去世；皇帝亲自吊丧。梁商的儿子想听从他的教诲，朝廷不听，赐给东园棺木、银镂、黄肠、玉匣。等到下葬，赐给轻车、甲士，皇后亲自送丧。皇帝到宣阳亭，遥望送葬的车队。初十，任命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梁冀的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

司马光认为:汉成帝不能选任贤才,把政务托付给舅父,可以说是昏庸;但仍然知道王立无才,摒弃不用。汉顺帝把大权交给皇后家族,梁冀顽劣嚣张,凶恶残暴,平时已很明显,却要让他继承父亲的地位,终于导致狂悖叛逆,颠覆汉朝;与成帝相比,更加昏庸!

9 当初,梁商病重,皇帝亲自探问,问他遗言,回答说:"我的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以重用。"于是,任命周举为谏议大夫。

10 九月,羌族各部侵扰武威。

11 三十日晦,日食。

12 冬,十月,初二日,由于羌人到处横行,凉州惊恐,又迁安定的治所到扶风,北地的治所到冯翊。十一月,二十日,任命执金吾张乔代理车骑将军,率军一万五千人屯驻三辅。

13 荆州盗贼兴起,数年不能平定;任命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派遣官吏慰问境内人民,赦免盗民以前的罪过,要他们重新做人。于是,盗民首领夏密等,率领他的头领六百多人,捆缚自己,归降自守,李固原谅了他们,遣送回乡,相互招集旧部,宣扬朝廷威信法令;半年时间,残余的盗民全部归降,州内清明太平。李固弹劾南阳太守高赐等人贪赃罪;高赐等人以贵重物品贿赂大将军梁冀,梁冀发出一日千里的快速文书,向李固求情,李固却坚持查处,而且追查更急,梁冀就把李固调任泰山太守。当时,泰山的盗民已经聚集多年,郡中常派上千人的部队追击,不能制伏。李固到职,把郡兵全部遣散务农,只选留一百多人担任作战任务,用恩德、信誉招降盗民。不到一年,盗民全解散。

汉安元年

1 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2 秋，八月，南匈奴句龙吾斯与奠鞮[1]、台耆等复反，寇掠并部[2]。

3 丁卯，遣侍中河内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行州郡，表贤良，显忠勤；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之上[3]，墨绶以下便辄收举[4]。乔等受命之部，张纲独埋其车轮于雒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5]，而专肆贪叨[6]，纵恣无极，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切所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7]。时皇后宠方盛，诸梁姻满朝，帝虽知纲言直，不能用也。杜乔至兖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上征固为将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亲党；互为请救，事皆寝遏[8]。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复行案举。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纠，宜急诛罚。"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

梁冀恨张纲，思有以中伤之。时广陵贼张婴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纲为广陵太守[9]。前太守率多求兵马，纲独单车之职。既到，径诣婴垒门；婴大惊，遽走闭垒。纲于门罢遣吏民，独留所亲者十余人，以书喻婴，请与相见。婴见纲至诚，乃出拜谒。纲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故致公等怀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为之者又非义也。今主上仁圣，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来，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今诚转祸为福之时也。若闻义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扬、兖、豫

大兵云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绝[9]。二者利害，公其深计之！”婴闻，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须臾间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辰也！”乃辞还营。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之。在郡一岁，卒；张婴等五百余人为之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拜其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是时，二千石长吏有能政者，有雒阳令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苏章、胶东相陈留吴佑。雒阳令自王涣之后[11]，皆不称职；峻能选用文武吏，各尽其用，发奸不旋踵，民间不畏吏，其威禁猛于涣，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为冀州刺史[12]，有故人为清河太守[13]，章行部[14]，欲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15]！”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16]；州境肃然。后以摧折权豪忤旨[17]，坐免。时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论者日夜称章，朝廷遂不能复用也。佑为胶东相[18]，政崇仁简，民不忍欺。啬夫孙性[19]，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惭惧诣阁，持衣自首。佑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佑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仁矣[20]。’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

4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

5 罕羌邑落户五千余户诣赵冲降，唯烧何种据参缭未下[20]。甲戌，罢张乔军屯。

6 十一月，壬午，以司隶校尉下邳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注释】

①蔚(yù 郁)鞮：匈奴首领。

②并部：即并州，治所在今山西晋阳县。

③驿马：意为以驿站快马速达京阙。

④墨绶：本为结在印环上的黑色丝带，此处指县令。

⑤阿衡：本为商代官名，后引申为辅导帝王，主持国政。

⑥叨(tāo 涛)：承受。

⑦竦(sǒng 耸)：同"悚"，恐惧。

⑧寝遏：搁置。

⑨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⑩血嗣：血缘子孙。

⑪王涣事：见四十八卷和帝元兴元年。

⑫章：苏章，字孺文，年轻时博学多才，举"贤良方正"为官，任冀州刺史。

⑬清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县东。

⑭行部：汉代规定刺史在每年八月巡行州境，查核官吏治绩，称为行部。

⑮"我独"句：意为苏章也是一个人，以为苏章会掩盖其罪恶。

⑯举正：纠举审定。

⑰忤旨：违背了皇帝的心思。

⑱胶东：侯国名，相当于今山东胶莱河以东地区。

⑲啬夫：当时县置啬夫一人，掌管民情。

⑳"观过"句：出自《论语·里仁》。

㉑参缭(luán 峦)：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

【译文】

汉安元年(壬午,公元142年)

1春,正月,十四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秋,八月,南匈奴匈龙吾斯和莫鞬、台耆等人再次反叛,侵犯抢劫并部。

3二十一日,派遣侍中河内人杜乔、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羡、魏郡人栾巴、张纲、郭遵、刘班分别到各州郡去,表彰贤良,荐举忠诚勤劳;对有贪污罪过的人,刺史、二千石由驿站传达进奏,县级以下官员,可以直接收捕审判。杜乔等人接受命令前往各部,张纲独自把车轮埋在洛阳驿站,说:"豺狼当道,何必只查狐狸!"于是上书弹劾"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凭借外戚关系,蒙受恩德,占居主宰的地位,却专门贪求放肆,恣情纵欲,谨列出他们目无国君的十五件事,这都是臣子所切齿痛恨的!"奏章呈上,京城震动。当时梁皇后正受宠爱,梁氏亲戚充满朝廷,皇帝虽然知道张纲的言辞正直,却不能采用。杜乔到了兖州,上表推荐泰山太守李固的政绩为天下第一,皇帝征召李固为将作大匠。八位使臣所弹劾进奏的,多是梁冀和宦官的亲朋党羽。皇亲和宦官互相拜托救助,使弹劾事情被搁置。侍御史河南人种暠痛心,再次上书弹劾。廷尉吴雄、将作大匠李固也上言:"八位使臣所指控的官员,应当赶快从重处罚。"皇帝才把八位使臣的奏章,命令有关部门考查其罪刑。

梁冀怀恨张纲,想要加害他。当时广陵乱民张婴骚扰扬州[illegible]州,长达十几年,郡守不能平定,梁冀就派张纲为广陵太守。以前[illegible]太守大多要求增派军队,唯有张纲只乘一辆车子到任。一到职,就直接前往张婴的军门;张婴大惊,赶快逃走,关闭营门。张纲在门外遣散随从人员,只留下十几个亲信,用书信通知张婴,请求相见。张婴见到张纲确有诚意,就出来拜见。张纲请张婴坐上座,解释说:"过去的郡长大多贪污暴虐,使得你们怀愤,聚众起兵;郡守确有罪责,但你们这样做也不合义理。现在,皇帝仁厚圣明,想用恩德招抚

你们，所以派太守来，想用爵位、俸禄对待你们，不希望施加刑罚，这正是转祸为福的时机。如果听到这些道理还不降服，天子一旦震怒，集合荆、扬、兖、豫的大军会讨，你们将身首异处，断子绝孙。这二种后果的利害关系，你们要认真考虑！"张婴听了，流着泪说："我们这些无知的乡民，自己不能上通朝廷，受不了冤枉迫害，于是又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自知如同釜中的游鱼，日子不会长久，只是获得片刻的喘息而已。今日听到太守的开导，正是我们重获新生的时辰！"于是告辞回营。次日，率领一万多部众，带着妻子，反绑着前来投降。张纲一人乘车进入张婴军营，会见众人，饮酒为乐，遣散部属，随各人所奔；亲自为他们选择住宅和耕地；有子弟想做官的，都召来任命。人情欢悦，南方的州郡于是安定。朝廷评论功绩，应当封赠张纲，梁冀从中阻扰。张纲在郡中一年，去世；张婴等五百多人为他而制丧服，办丧事，把灵柩送到犍为郡，背土堆坟。皇帝下诏任命他的儿子张续为郎中，赐钱一百万。

这时，有政绩的二千石官员有雒阳令渤海人任峻、冀州刺史京兆人苏章、胶东国相陈留人吴佑。雒阳令自从王涣以后，都不称职；任峻能够选派文武官员，各尽其才，果断地举发犯罪行为，人民不再畏惧官吏，他的威严禁令比王涣刚猛，但文理政教不如王涣。苏章故冀州刺史，有位老朋友做清河太守，苏章到任，想要立案追究他的奸邪贪脏事，于是请太守摆下酒席，陈述生平最快乐的事。太守高兴地说："别人都有一个天，我却有两个天！"苏章说："今天晚上我和老友饮酒，是私情；明天冀州刺史查问案件，是公务。"于是举发了他的罪过，全州肃然。后来因为与特权豪门对抗，忤逆了圣旨，被论罪免官。当时天下弊端严重，民多愁苦，评论国事的人日夜称赞苏章，朝廷终究不再任用。吴佑做胶东国相，政治清明，仁爱简洁，人民不忍心欺骗他。蓄夫孙性，私自向人民收税，买衣服送给父亲。父亲得到衣服而发怒说："你有这样好的长官，怎么忍心欺骗他！"催促他去认罪。孙性惭愧恐惧地前往衙门，拿着衣服自首。吴

佑屏退左右，询问缘故，孙性把父亲的话全说了。吴佑说："你为了父亲而受到污秽的名声，正是所谓'观察过失而知道仁德。'"命令他回去，向父亲道谢，还把衣服送给了他。

4 冬，十月，二十六日，太尉桓焉、司马刘寿被免职。

5 罕羌部落五千多户向赵冲投降，只有烧何种占据参繇，不肯归附。二十九日，停止张乔掌管的军屯。

6 十一月，初七日，任命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二　年

1 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羌于参繇[①]，破之。

2 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②]。时兜楼储在京师，上亲临轩授玺绶，引上殿，赐车马、器服、金帛甚厚。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门外祖会[③]，享赐，作乐、角抵、百戏[④]。

3 冬，闰十月，赵冲击烧当羌于阿阳[⑤]，破之。

4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扶风马实遣人刺杀句龙吾斯。

5 凉州自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6 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⑥]；帝从之。

建康元年

1 春，护羌从事马玄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领护羌校尉卫琚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赵冲复追叛羌到武威鹧阴河⑦；军渡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而殁。冲虽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遂衰耗。诏封冲子为义阳亭侯。

2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实击南匈奴左部⑧，破之。于是羌、胡、乌桓悉诣实降。

3 辛巳，立皇子炳为太子，改元⑨，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种暠监太子家。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而未决，暠乃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还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乔退而叹息，愧暠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4 扬、徐盗贼群起，盘互连岁。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据历阳⑩，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冯绲督州兵讨之。

5 庚午，帝崩 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6 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

7 是日，京师及太原、雁门地震。

8 庚戌，诏举贤良方正之士，策问之。皇甫规对曰："伏惟

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纪纲四方，几以获安；后遭奸伪，威分近习[11]，受赂卖爵，宾客交错，天下扰扰，从乱如归，官民并竭，上下穷虚。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贤，其余维纲，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而灾异不息，寇贼纵横，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无状者，宜亟黜遣，披扫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以答天诫。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12]，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恩得贤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沈废于家，积十余年。

9 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范容等于历阳，败殁。

10 冬，十月，日南蛮夷复反[13]，攻烧县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诱降之。

11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攻烧城邑；凤称无上将军，勉称皇帝，筑营于当涂山中[14]，建年号，置百官。

12 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

13 是岁，群盗发宪陵[15]。

【注释】

①烧当：疑作"烧何"。

②立单于事：自永和五年，南匈奴单于休利死后，一直虚位，至是始立。

③太常：掌乐之官。 大鸿胪：掌四夷之官。 祖会：祖道之会。古人于出行前祭祀路神，后引申为饯行。

④角抵：古代的一种技艺表演，类似于今之摔跤。 百戏：古代的散乐杂技，有扛鼎、吞刀、爬竿、履火 等。

⑤阿阳：在今甘肃静宁县境。

⑥四科：分别为儒学、文吏、孝悌、能从政者。

⑦鹯(zhān 沾)阴河：在今甘肃靖远县。

⑧左部：即南匈奴的句龙吾斯部。

⑨改元：改为建康元年。

⑩历阳：今安徽和县。

⑪近习：身边的佞幸小人。

⑫壅(yōng 拥)：城墙。

⑬日南：郡名，治所在今越南广治县。

⑭当涂：县名，在今安徽怀远县。

⑮宪陵：汉顺帝刘保坟墓。

【译文】

二年(癸未，公元 143 年)

1 夏，四月，初八，护羌校尉赵冲和汉阳太守张贡，在参辕攻击烧何羌，得胜。

2 六月，二十五日，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当时，兜楼储在京城，皇帝亲自主持仪式授给玺绶，招上宝殿，赐给许多车马、器服、金钱、布帛。下诏命令太常、大鸿胪和各国的侍子，在广阳门外设盛大宴会，表演了音乐、角抵、杂戏。

3 冬，闰十月，赵冲在阿阳攻击烧当羌，得胜。

4 十一月，匈奴中郎将扶风人马实派人刺杀句龙王吾斯。

5 凉州自从九月以来，地震一百八十次，山谷断裂，城墙和官府

毁坏，许多人民被压死。

6 尚书令黄琼认为，从前左雄提出的举孝廉办法，专选儒学，文吏，对于举拔人才仍有遗漏，于是上奏，请增加孝悌和能从事政治两项，共为四科。皇帝同意了。

建康元年(甲申，公元144年)

1 春，护羌从事马玄受羌人引诱，率领羌民逃出塞外，兼护羌校尉的卫琚追击马玄等，杀了八百多人。赵冲又追击背叛的羌人，直到武威鹯阴河；军队还没有完全渡河，所率领的投降的六百多名胡人叛逃；赵冲率领几百人追击，遭到羌人的埋伏，战死。赵冲虽死，但他前后斩杀和俘虏的叛很多，羌人逐渐衰微。下诏封赵冲的儿子为义阳亭侯。

2 夏，四月，派匈奴中郎将马实攻击南匈奴左部，得胜。于是，胡人、羌人、乌桓人都向马实投降。

3 十五日，立皇子刘炳为太子，改年号，大赦天下。太子住在承光宫，皇帝派侍御史种暠监护太子家。中常侍高梵从中宫出来，用一辆车子迎接太子，当时，太傅杜乔等有怀疑，不想让高梵把太子接走，但又不敢决定，种暠于是手持剑，挡着车子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关系着人民的命运。现在常侍来，没有诏书符信，怎么知道不是奸邪？今天只有一死罢了。"高梵理屈，无言可对，赶快回去报告。有了诏书，太子才前去。杜乔退朝后叹息惭愧，敬佩种暠临事不乱；皇帝也嘉勉暠稳重，称赞了很久。

4 扬州、徐州的盗贼蜂起，连年盘据。秋，八月，九江人范容、周生等人骚扰城邑，占据历阳，成为江淮的大患；派遣御史中丞冯绲督率州中军队讨伐。

5 初六，皇帝在玉堂前殿去世。太子即皇帝位，仅二岁。尊称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十三日，任命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掌管宫廷机要。

6 九月，十二日，在宪陵埋葬孝顺皇帝，庙号敬宗。

7 这日，京城和太原、雁门地震。

8 十六日，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才，策问政事。皇甫规对策说："我考虑到先帝开始理政时，建立纲纪，一心盼望天下太平；后来遇到奸佞的包围，大权旁落到身边亲近之手，他们受赂卖爵，交结宾客，天下骚扰，民众纷纷作乱，官吏和人民困乏，上下贫穷。陛下以慈母之身，君临天下，聪明圣哲，纯洁高尚。摄政开始时，选拔启用忠臣贤士，其他纲常，多有改正，远近和睦，向往太平，但是灾异不断，盗贼纵横，大概是因为奸臣的权力太重所造成的。那些表现不好的常侍，应该赶快驱除，清扫凶党，没收财货，以此来消除人民的怨恨、回答上天的警戒。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应当加强修养谦逊，学习儒术，省去游乐不急的事务，减除无益的房屋装饰。君王是船，人民是水，群臣是乘船的人，梁氏将军兄弟是划桨的人。如果志向坚定，全力以赴，为民谋取平安，这就是福。如果松懈怠慢，就会被波涛吞没，能不慎重吗？品德不能符合爵禄，犹如挖墙脚，以增加墙的高度，哪里是根据力量，审度功业，以求坚固的大道？凡是老奸巨滑、酒徒、无聊的宾客，都应贬斥，以惩罚不法的人；应当命令梁冀等人深思得到贤士的福祥和误交非人的恶果。"梁冀忿怒，把皇甫规列为下等，任命为郎中；借口皇甫规有病，免职，遣送回乡，州郡官员奉承梁冀的意旨，几次置皇甫规于死地，把他困顿在家，长达十几年。

9 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等人在历阳讨伐范容等人，战败阵亡。

10 冬，十月，日南群蛮夷再次反叛，攻打焚烧县城。交趾刺史九江人夏方招诱他们归降。

11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攻打焚烧城池，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称皇帝，在当涂山建筑营垒，建立年号，设置百官。

12 十二月，九江贼人黄虎等攻打合肥。

13 这年，许多盗贼发掘宪陵。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

1 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扬、徐盗贼方盛，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太尉李固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谋及近日北乡之事[1]，皆秘不发丧，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从之，即暮发丧。

征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鸿之子缵皆至京师[2]。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鸿皆乐安夷王宠之子，千乘贞王伉之孙也。清河王为人严重，动止有法度，公卿皆归心焉。李固谓大将军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3]！"冀不从，与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缵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蒜罢归国。

2 将卜山陵，李固曰："今处处寇贼，军兴费广，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年幼，可起陵于建陵茔内，依康陵制度。"太后从之。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怀陵。

3 太后委政宰辅，李固所言，太后多从之，宦官为恶者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初，顺帝时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诬奏固曰[4]："太尉李固，在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近戚，自隆支党。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俯仰，从容治

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5]。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君，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合诛辟。”书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书；太后不听。

4 广陵贼张婴复聚众数千人反，据广陵。

5 二月，乙酉，赦天下。

6 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6]，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左冯翊梁并以恩信招诱叛羌；离湟、孤奴等五万余户皆诣并降，陇右复平[7]。

7 太后以徐、扬盗贼益炽，博求将帅。三公举涿令北海滕抚有文武才[8]；诏拜抚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绲，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又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又议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抚等进击众贼，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以余众烧东城县[9]。夏，五月。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拜滕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

8 丙辰[10]，诏曰：“孝殇皇帝即位逾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逾，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9 六月，鲜卑寇代郡[11]。

10 秋，庐江盗贼攻寻阳[12]，又攻盱台[13]，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

11 九月，庚戌，太傅赵峻薨。

12 滕抚进击张婴；冬，十一月，丙午，破婴，斩获千余人。丁未，中郎将赵序坐畏懦、诈增首级，弃市。

13 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进击，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人。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以抚为左冯翊。

14 永昌太守刘君世，铸黄金为文蛇，以献大将军冀；益州刺史种暠纠发逮捕，驰传上言。冀由是恨暠。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自称天王，暠与太守应承讨捕，不克，吏民多被伤害；冀因此陷之，传逮暠、承。李固上疏曰："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暠、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此盗贼群起，处处未绝。暠、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输司农[11]，冀从大司农杜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往；冀由是衔之。

【注释】

①沙丘之谋：见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　北乡之事：见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②渤海孝王：严衍《通鉴补》作"乐安王"，可从。

③"察周"句：周勃事见十三卷高后八年。　霍光事见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邓氏事见四十八卷和帝元兴元年、四十九卷殇帝延平元年。　阎氏事见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④飞章：匿名诬告文书。

⑤怛(dá 达)：痛苦，忧伤。

⑥牢：价值。　禀：食物。　牢禀：军粮。

⑦陇右：今陕西省西部。

⑧涿：县名，治今河北涿县。

⑨东城县：治今安徽定远县。

⑩丙辰：此日待考。

⑪代郡：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

⑫寻阳：县名，治今湖北黄梅县。

⑬盱台：县名，治今江苏盱眙县。

⑭司农：掌管钱谷金帛的官吏。

【译文】

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乙酉，公元 145 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在玉堂前殿去世。梁太后因为扬州、徐州盗贼严重，想等到征召的各王侯到了再发丧。太尉李固说："皇帝年纪虽小，但他仍是天下的君父。今天去世，人神感动，岂有当子民的共同掩蔽君父的死期？从前，秦始皇死后的沙丘阴谋，和近时北乡侯的事情，都是秘不发丧，这是天下的大忌讳，绝对不可以！"太后同意了，当晚就发丧。

征召清河王刘蒜和乐安王刘鸿的儿子刘缵到京城。刘蒜的父亲是清河恭王刘延平；刘延平和刘鸿都是乐安夷王刘宠的儿子，千乘贞王刘伉的孙子。清河王为人严肃稳重，举止合乎法度，公卿都心悦诚服。李固对大将军梁冀说："现在选立皇帝，应当择年纪稍长，高明有德行，能亲自处理朝政的人，希望将军仔细考虑，想想周勃、霍光立文帝、宣帝，防止邓氏、阎氏推立幼弱。"梁冀不听，和太后在宫中决定了国家立君大事。二十四日，梁冀持节，用王侯乘坐的青盖车迎接刘缵到南宫。二十五日，封刘缵为建平侯。当天，刘缵即皇帝位。年仅八岁。刘蒜被遣回封国。

2 将要选择陵地，李固说："现在处处是盗贼，军事耗费大，刚刚建造宪陵，赋税繁多；皇帝年纪还小，可以在建陵陵园中造陵，依照

康陵的制度。"太后采纳了。二十七日，把孝冲皇帝葬在怀陵。

3 太后让宰臣理政，李固的进言，太后大多听从。作恶的宦官一概驱遣，天下都向往太平；但是，梁冀痛恨李固。

当初，顺帝时任命官员，多不依照制度；等到李固当政，上奏罢免了一百多人。这些人一齐怨恨李固，迎合梁冀的旨意，于是串通呈递紧急奏章，诬告李固说："太尉李固，假公济私，依正理而行邪道，离间皇亲国戚，扩大党羽。大行皇帝停丧时，路上的行人掩面悲哭，而李固涂脂抹粉，搔头弄姿，盘旋俯仰，走路从容不迫，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怀陵没有建成，就改变旧日的制度，把成绩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君主；遣散亲近的臣子，不能侍奉。作威作福，没有人超过李固！儿子的罪，没有比连累父母更大，臣子的罪恶，没有比毁伤君主更重的，李固的罪行，理应诛杀。"奏章呈上，梁冀面见太后，要求办理此事，太后不许。

4 广陵郡贼人张婴再次聚集几千人造反，占据广陵。

5 二月，二十四日，赦天下。

6 西羌连年叛乱，耗费八十多亿，各将领大多克扣供给，私自盗用，都拿珍宝贿赂朝廷近臣。上下包庇，不理军务，军士不该死而死的，白骨相望，遍布原野。左冯翊梁并用恩德、信誉招诱叛变的羌人；离浦、狐奴等五万多户，都向梁并投降，陇右再次平定。

7 太后因为徐州、扬州盗贼日益厉害，朝廷广求将帅。三公举荐涿县县令北海人滕抚有文武才能，下诏任命他为九江都尉，和中郎将赵序帮助冯绲，联合州郡数万军队，共同讨伐民贼。又广设赏募，分别赏给金钱、城邑。又议论派遣太尉李固前往，还没有动身，三月，滕抚等人进攻贼巢，大胜，杀了马勉、范容、周生等一千五百多人。徐凤带领残部烧毁东城县。夏，五月，下邳人谢安接受召募，率领他的宗族，设下埋伏，杀了徐凤。封谢安为平乡侯。任命滕抚为中郎将，督导扬、徐二州军事。

8 丙辰，下诏说："孝殇皇帝在位已超过一年，君臣名份已经确

定。孝安皇帝继承大统，而过去竟然使恭陵排列在慎陵之上，先后差错，次序颠倒，应当改正。”

9 六月，鲜卑侵犯代郡。

10 秋，庐江盗贼攻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派司马王章击败了他们。

11 九月，二十二日，太傅赵峻去世。

12 滕抚攻击张婴，冬，十一月，十九日，打败张婴，杀虏一千多人。二十日，中郎将赵序因为畏惧、懦弱、谎报战果，判处死刑。

13 历阳盗贼华孟自称黑帝，杀了九江太守杨岑。滕抚进军攻击，得胜，杀了华孟等三千八百多人，俘虏七百多人。于是，东南完全平定，凯旋而归，任命滕抚为左冯翊。

14 永昌太守刘君世，用黄金铸造文蛇，进献给大将军梁冀；益州刺史种暠揭发并逮捕了刘君世，由驿传向朝廷报告。梁冀因此怀恨种暠。时逢巴郡人服直聚集几百人，自称天王，种暠和太守应承前往讨伐，不胜，官吏和人民多受伤害；梁冀因此陷害他，传令逮捕种暠和承应。李固上书说：“我听说，讨伐所伤害的吏民，本来不是种暠、应承造成的，实在是由于县里的官吏畏惧法令，怕担罪责，逼迫人民，过于劳苦，才发生不幸。等到盗贼群起，到处作乱，种暠、应承因为首先揭发奸恶，却随即受到罪罚，我担心这样会伤害州县揭发贼情的忠心，以后互相掩匿，不再尽心。”太后看了奏章，于是赦免了种暠、应承，只免官而已。金蛇送到司农国库，梁冀找大司农杜乔借来观看，杜乔不同意。梁冀的小女儿死了，命令公卿都去赴丧，只有杜乔不去；梁冀因此忌恨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起柔兆阏茂，尽柔兆涒滩，凡十一年。

孝质皇帝

本初元年

1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1]，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2]，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3]，当以次赏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2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鸿为渤海王。

3 海水溢，漂没民居。

4 六月，丁巳，赦天下。

5 帝少聪慧，尝因朝会，目梁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闰月，甲申，冀使左左置毒于煮饼而进之；帝

苦烦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问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将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频年之间，国祚三绝[4]。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5]，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6]。'昔昌邑之立[7]，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8]，宜立为嗣，朝臣莫不归心。而中常侍曹腾尝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初，平原王翼贬归河间[9]，其父请分蠡吾县以侯之[10]；顺帝许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征到夏门亭[11]。会帝崩，梁冀欲立志。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曹腾等闻之，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12]，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皆曰："惟大将军令！"独李固、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

曰:"罢会!"固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说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汤,安之孙也。庚寅[13],使大将军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蠡吾侯志入南宫[14];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6 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15]。

7 大将军掾朱穆奏记劝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16],《易经》龙战之会,阳道将胜,阴道将负。愿将军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为皇帝置师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又荐种暠、栾巴等,冀不能用。穆,晖之孙也。

8 九月,戊戌[17],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

9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匽为博园贵人。

10 滕抚性方直,不交权势,为宦官所恶;论讨贼功当封[18],太尉胡广承旨奏黜之;卒于家。

【注释】

①明经:通晓儒学经义。

②四府：西汉以丞相府、御史府、车骑将军府、前将军府为四府，东汉以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为四府。　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属光禄勋。　四姓：东汉外戚樊、郭、阴、马为四姓，此时四姓已衰，梁氏当权。

③名牒：记载名字的册子。

④三绝：指顺帝、冲帝、质帝先后死去。

⑤眷(juàn 绢)：顾念之情。

⑥"为天下"句：出自《孟子》。

⑦昌邑：指西汉刘贺，事见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⑧最尊亲：刘蒜是质帝之兄。

⑨冀：河间王刘开之子，事见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⑩蠡吾县：治今河北博野县。

⑪夏门亭：在洛阳北城外。

⑫椒房之亲：梁冀为外戚，和帝刘肇的母亲和皇太后梁妠都出自梁家。

⑬庚寅：此日疑误。

⑭蠡吾侯：刘志，即汉桓帝。

⑮静陵：在洛阳东南。

⑯刑德：太岁运行所至的方位。

⑰戊戌：此日疑误。

⑱讨贼事：指平定扬、徐之事。

【译文】

汉纪四十五　起丙戌(公元 146 年)，止丙申(公元 156 年)，共十一年。

孝质皇帝

本初元年(丙戌，公元 146 年)

1 夏，四月，二十五日，命令郡、国举荐明通经学的人才到太学，从大将军以下都把子弟送到学校读书。学满一年考试，分别任命官职。另外千石、六百石、四府属官、三署郎、四姓小侯中已经通晓经书的，命令他们各自承袭家学，考试成绩好的，名列牒册，上报朝廷，领赏封官。从此，学风大盛，有三万多太学生。

2 五月;初六;改封乐安王刘鸿为渤海王。

3 海水漫溢,淹没民宅。

5 皇帝少年聪慧,总在朝会时,瞪着梁冀说:"这位就是跋扈将军!"梁冀听了,很恨皇帝。闰月;甲申日;梁冀派皇帝身边的侍从,在煮饼中下毒,送给皇帝吃;皇帝吃了,又苦又烦,命令赶快召太尉李固。李固入宫,问皇帝患病的原因;当时皇帝还能说话,说:"吃了煮饼,现在肚子胀,喝水就可活命。"当时梁冀也在旁边,说:"担心会吐,不能喝水。"话还没说完,皇帝就断气了。李固伏尸痛哭,推究侍医的责任;梁冀害怕事情泄露,深恨李固。

将要商议继位的人选,李固和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给梁冀写信说:"天下不幸,数年之间,三个皇帝相继死去。现在又要立帝,这是国家最大的事情,深知太后垂念,将军劳神思虑,谨慎地选人,力求圣明;然而,我们念念于此,独有所感。从古代的废立旧制,到现在的君主登极,没有不访询公卿,广泛征求群臣意见的,务必使立嗣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书上说:'把天下交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求得明君艰难。'从前,昌邑王被立为帝,昏乱日甚一日;霍光忧愁惭愧,悔恨得椎心折骨。如果不是博陆侯霍光忠正勇敢,田延年奋发有为,大汉国统,几乎因而断绝。立君是一件最令人忧虑,最重大的事情,怎么能不慎思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梁冀得到书信后,召集三公、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朝臣,以及列侯,议论立嗣大事。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等人都认为清河王刘蒜以有德行著称,是质帝的同父兄长,最为亲贵,应立他为嗣,朝臣没有不赞同的。但是,中常侍曹腾曾经晋见刘蒜,刘蒜对他不客气,所以宦官憎恨刘蒜。当初,平原王刘翼被贬归河间,他的父亲河间孝王刘开请求划分蠡吾县给刘翼,使刘翼为侯;顺帝同意了。刘翼去世,儿子刘志嗣位;梁太后想把妹妹嫁给刘志,把刘志召到夏门亭。正遇到皇帝去世,梁冀想立刘志,与众人的意见不合,愤愤不乐,又没有充分的理由排斥众议。曹腾等人知道此事,夜间

前往游说梁冀："将军世代为皇后的近亲，摄理国政，门客众多，有不少过失。清河王严肃端正，如果继位，将军就会大祸临头。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梁冀同意他们的话，第二天，再次会集公卿，梁冀气势凶凶，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畏惧，都说："只听从大将军的命令。"唯有李固、杜乔坚持原议。梁冀严厉地说："散会！"李固仍然认为刘蒜是众望所归，又写信劝导梁冀，梁冀更加愤怒。初四，梁冀说服了太后，下诏免李固职。第二天，任命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梁冀共同掌管宫廷机要。太仆袁汤为司空。袁汤是袁安的孙子。庚寅日，命令大将军梁冀持节，以王侯的青盖车迎接蠡吾侯入皇宫；当天，即皇帝位，年仅十五岁。太后仍然听政。

6 秋，七月，初二，把孝质皇帝葬在静陵。

7 大将军属官朱穆呈书劝戒梁冀说："明年是丁亥年，岁德和岁刑都在乾位，《易经》记载龙战之会，阳道将胜，阴道将负。但愿将军专心公务，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排斥疏远奸邪，为皇帝选择师傅，由小心谨慎、敦厚礼义的人担当，将军与他一起进宫，参加讲课学习，效法古贤，这就如同背靠南山、稳坐平原，谁能倾覆！议郎大夫的位置，本来是为那些深通儒术、志行高尚的人担任，而现在的人选并不恰当，九卿之中也有不能胜任的，请将军考察。"又举荐种暠、栾巴等人，梁冀没有采纳。朱穆是朱晖的孙子。

8 九月，戊戌日，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为孝穆后，祭庙称为清庙，陵墓称为乐成陵；蠡吾先侯称为孝崇皇，祭庙称烈庙，陵墓称博陵；都设置令、丞，派司徒持节，携带诏书、印信，用太牢之礼祭祀。

9 冬，十月，十二日，尊皇帝生母匽氏为博园贵人。

10 滕抚性格方正刚直，不交接权贵，被宦官憎恨；依照讨贼战功，应当封侯，但太尉胡广奉承旨意，上书弹劾他；后来死在家中。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

1 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 戊午,赦天下。

3 三月,龙见谯[1]。

4 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

5 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为阜陵王[2]。

6 六月,太尉胡广罢[3],光禄勋杜乔为太尉。自李固之废,朝野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桡[4],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7 秋,七月,渤海孝王鸿薨。无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为渤海王,以奉鸿祀。

8 诏以定策功,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

杜乔谏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务。失国之主,其朝岂无贞干之臣[5],典诰之篇哉?患得贤不用其谋,韬书不施其教,闻善不信其义,听谗不审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属心,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6],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贤斧而上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劝。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

省。

9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礼迎之，杜乔据执旧典，不听。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宫为赃罪，不用。由是日忤于冀。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乔以灾异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10 宦都唐衡、左悺共谮杜乔于帝曰[7]："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以为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鲔交通，妄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欲共立蒜。事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暠曰："当立王为天子，以暠为公。"暠骂之，文刺杀暠。于是捕文、鲔[8]，诛之。有司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9]，自杀。

梁冀因诬李固、杜乔，云与文、鲔等交通，请逮按罪；太后素知乔忠，不许。冀遂收固下狱；门生渤海王调贯械上书[10]，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铁锧诣阙通诉[11]；太后诏赦之。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大将军长史吴佑伤固之枉，与冀争之；冀怒，不从。从事中郎马融主为冀作章表[12]，融时在坐，佑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诛，卿何面目视天下人！"冀怒，起，入室；佑亦径去。固遂死于狱中[13]；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

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而已。

冀使人胁杜乔曰：“早从宜[9]，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太后收系之；亦死狱中。

冀暴固、乔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钺，右秉铁锧，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报；与南阳董班俱往临哭，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欲干试有司乎！”亮曰：“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邪！”太后闻之，皆赦不诛。杜乔故掾陈留杨匡，号泣星行，到雒阳，著故赤帻[10]，托为夏门亭吏，守护尸丧，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太后赦之。匡因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太后许之。匡送乔丧还家，葬讫，行服，遂与郭亮、董班皆陷匿，终身不仕。

梁冀出吴佑为河间相[11]，佑自免归，卒于家。

冀以刘鲔之乱，思朱穆之言[12]，于是请种暠为从事中郎，荐栾巴为议郎，举穆高弟，为侍御史。

11 是岁，南单于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车儿立。

【注释】

①谯：县名，治今安徽亳县。

②阜陵王：刘代死后无子，故以刘便绍封。　阜陵：治今安徽全椒县。遒：音 qiu(求)。

③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湖北监利北）人，安帝时举孝廉，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先后担任司空、司徒、太尉、太傅，时人有“天下中庸有胡公”之谚谣。

④回桡：曲屈。

⑤贞干：贞同桢，筑墙时所用的木柱，竖于两端的叫桢，两旁的叫干。后引申为能胜重任之人。

⑥绂（fú 福）：系印章或佩玉用的丝带。

⑦左悺（guàn 贯）：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后以灭外戚梁氏而封侯，公元 165 年因司隶校尉韩演告发，自杀。

⑧鲔（wei 唯）：刘鲔，术士。

⑨桂阳：县名，治今湖南郴县。

⑩贯械：身戴刑具。

⑪钺（fú 夫）：斧头。　锧（zhì 质）：铁砧板，古代的刑具。

⑫马融：经学家、文学家。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后遭梁冀迫害，流放。

⑬固：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顺帝时为议郎，后任大司农。冲帝时官至太尉，为梁冀所诬而死。

⑭从官：令其自尽。

⑮赤帻（zé 责）：束发的赤巾。

⑯河间：侯国名，在今河北献县。

⑰朱穆：字公权，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顺帝时典兵事，桓帝时任侍御史，后擢为冀州刺史，触犯宦官，罚为刑徒。公元 163 年死。

【译文】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丁亥，公元 147 年）

1 春，正月，初一朔，日食。

2 初八日，赦免天下。

3 三月，谯县有龙出现。

4 夏，四月，十一日，京城地震。

5 封阜陵王刘代的哥哥勃遒亭侯刘便为阜陵王。

6 六月，太尉胡广被免职，任命光禄勋杜乔为太尉。自从李固被罢黜，朝野上下一片沮丧，群臣人人自危，只有杜乔端正严肃，不肯屈附，因而朝野都对他寄托希望。

7 秋，七月，渤海孝王刘鸿去世，没有儿子；太后立皇帝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渤海王，祀奉刘鸿。

8 下诏表彰拥立皇帝的功劳，增封梁冀采邑一万三千户，封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人为列侯。

杜乔劝谏说："古代的明君都以重用贤才、赏罚分明为要务。亡国的君主，在他当政时难道没有忠贞干练的贤臣和治理国家的法令规章？问题在于：虽有贤能而不能用，虽有法而不能依，听到忠信的建议不能采纳，听到谗言不能明察。陛下从藩臣登上皇位，天下归心，不急于征求忠贤，反而先封左右亲近，梁氏家族，以及微贱的宦官，都无功而封赐，分裂占据功臣的采邑，这种严重错误，不是言辞能够形容的。有功不赏，行善的人失去希望；有奸邪而不追究，作恶的人更加凶狠。所以，陈列刀斧，人们不畏惧；班赏爵位，人不动心。如果这样下去，岂仅仅只是伤害政务，造成混乱！丧身亡国，能不谨慎！"奏章呈上，不理。

9 八月，十八日，策立梁女莹为皇后。梁冀准备用厚礼迎亲，杜乔依据旧典，不听从。梁冀又嘱托杜乔推荐氾宫任尚书，杜乔认为氾宫有贪赃罪，不推荐。于是，杜乔日益违逆了梁冀。九月，初九日，京城地震。杜乔因为灾异被免职。冬，十月，任命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10 宦官唐衡、左悺一起在皇帝面前说杜乔的坏话："陛下在即位之前，杜乔和李固反对陛下，认为不够资格祀奉汉室宗庙。"皇帝于是怨恨杜乔。

十一月，清河人刘文与南郡民贼刘鲔结交，妄言："清河王该统

治天下”，准备共同拥立刘蒜。事情泄露，刘文等人就劫持了清河国相谢暠，说：“应当立清河王为天子，请你为三公。”谢暠大骂他们，刘文杀了谢暠。于是，逮捕刘文、刘鲔，处死。主管官员弹劾刘蒜，被论罪贬爵为尉氏侯，流放到桂阳，于是刘蒜自杀。

梁冀因此诬告李固、杜乔，说他们与刘文、刘鲔等勾结，请逮捕治罪；太后向来知道杜乔忠诚，没有同意。梁冀于是把李固逮捕下狱；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身戴刑具上书，证明李固冤枉，河内人赵承等数十人也腰系铁锧到宫门控诉。太后下诏赦免李固。李固出狱时，京城的大街小巷都高呼万岁。梁冀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惊，担心李固的声誉终将危及自己，于是重新以旧案诬奏李固。大将军长史吴佑对李固蒙冤，深为伤感，与梁冀抗争；梁冀发怒，不接受。从事中郎马融专为梁冀写文作书，马融恰好在座，吴佑对马融说：“李固的罪状，由你一手写成。李固如果被杀，看你有什么脸见天下人！”梁冀大怒，起身，进入内室；吴佑也离去。李固终于死在狱中；临死时，李固给胡广、赵戒写书说：“我受国厚恩，所以竭尽辅佐心血，不顾生死，立志扶持汉室，希望能象文帝、宣帝时那样隆兴。万没想到梁氏一朝执迷妄行，而你们阿附曲从，以吉为凶，以成事为败事！汉家衰微，从此开始。你们受君主的厚禄，不扶助危困的社稷。倾覆大事，后世的良史一定会秉病直书！我虽然身亡，在道义上却有所得，还有什么可说呢！”胡广、赵戒看了信，悲痛惭愧，都流泪长叹。

梁冀派人威胁杜乔说：“早点自杀，可以保全妻子儿女。”杜乔不理。第二天，梁冀派遣骑兵到杜家，没有听见哭声，于是报告太后逮了杜乔；杜乔也死在狱中。

梁冀把李固、杜乔的尸体暴露在城北的街口，下令说：“有敢临尸哭丧的加罪惩罚。”李固的弟子汝南人郭亮还未成年，左手拿着奏章和斧钺，右手拿着铁锧，到宫门上书，请求为李固收尸，没有理会；郭亮和南阳人董班都到现场哭丧，不肯离去。夏门亭长呵斥道：

"你们真是迂腐的书生，公然冒犯诏书，想以身试法么！"郭亮说："大义所在，岂知性命！何必以死来恐吓我们！"太后听了报告，赦免不杀。杜乔的旧属陈留人杨匡，痛哭不止，是夜赶到雒阳，戴着原来当部属时的赤色头巾，冒充夏门亭吏，守护尸体，长达十二天。都官从事把此事报告了太后，太后赦免了他。杨匡因而到宫门上书，请求为李、杜二公收尸，归葬乡里，太后同意了。杨匡护送杜乔灵柩回乡，葬毕，守完服礼，就与郭亮、董班都隐匿起来，终身不当官。

梁冀贬吴佑为河间相，吴佑辞职回家，死于家中。

梁冀因为刘鲔作乱，想起朱穆当初的建议，于是任命种暠为从事中郎，推荐栾巴为议郎，举荐朱穆担任高官，徵侍御史。

11 这年，南单于兜楼储去世，伊陵尸逐就单于车儿即位。

二　年

1 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①]。庚午，赦天下。

2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

3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②]，杀长史。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4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为孝崇园贵人。

5 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6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③]，奉孝德皇祀。

7 秋，七月，京师大水。

三 年

1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2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3 京师大水。

4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5 郡、国五山崩。

6 冬，十月，太尉赵戒免；以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7 是岁，前朗陵侯相荀淑卒④。淑少博学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皆师宗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所居里旧名西豪，颍阴令渤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⑤，更命其里曰高阳里。

膺性简亢⑥，无所交接，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实为友⑦。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陈实出于单微，为郡西门亭长。同郡钟皓以笃行称，前后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实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实可。"实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太守遂以实为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实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实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实终无所言。伦后被征

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纶氏[8]，伦谓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9]，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10]。"实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11]，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实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12]；实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冤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13]，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

钟皓素与荀淑齐名，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名声。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4]。'"复以膺妹妻之。膺谓瑾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是何太无皂白邪[15]！"瑾尝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礼祖、父在位，诸宗并盛，故得然乎！昔国子好招人过[16]，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注释】

①元服：帽子，冠礼的服仪。

②广汉属国：今甘肃文县一带。

③绎：县名，治今河北广宗县东北。

④荀淑：字季知，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李固、李膺的老师，东汉名士。

⑤"高阳氏"句：传闻上古高阳部酋长颛顼有八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

⑥膺：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人。桓帝时，官河南尹，反对宦官专仪，被禁锢。

⑦陈实：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东）人。少作县吏，后为太丘长。党锢时，自请囚禁，后遇赦。

⑧纶氏：县名，治今河南登封县。

⑨故人：高伦的自称。

⑩“善则”句：出自《礼记》。

⑪太丘：县名，治今河南永城县。

⑫白：告诉。一般用于下对上。

⑬沛相：陈实担任沛国宰相。沛国治今安徽濉溪县。

⑭“邦有”句：出自《论语·公冶长》。

⑮皂：黑色。

⑯“昔国”句：出自《国语》。春秋时，齐国国佐见单襄公，单子云：“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译文】

二年（戊子，公元 148 年）

1 春，正月，十九日，皇帝行冠礼。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 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随皇太后到大将军梁冀的住宅。

3 白马羌侵扰广汉属国，杀地方官吏。益州刺史率领板楯蛮打败他们。

4 夏，四月，初三，封皇帝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祀奉孝崇皇；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5 五月，初十，北宫掖庭的德阳殿和左掖门失火，皇帝迁住南宫。

6 六月，清河国改名为甘陵国，封安平孝王刘得的儿子经侯刘理为甘陵王，祀奉孝德皇。

7 秋，七月，京城大水成灾。

三年（己丑，公元 149 年）

1 夏，四月，三十日晦，日食。

2 秋，八月，三十日，慧星出现在天市星旁。

3 京城大水成灾。

4 九月，十四日，地震。二十五，又地震。

5 五个郡国山崩。

6 冬，十月，太尉赵戒被免职。任命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人张歆为司徒。

7 这年，前朗陵国相荀淑去世。荀淑年轻时就学问渊博，品行高尚，当代有名的贤才李固、李膺都尊奉他为老师。他在朗陵国，治事公正，人们称为神君。他有八个儿子：俭、绲、靖、焘、汪、爽、肃、专，都负有名声，时人称为八龙。他们所居住的乡里本名西豪，颍阴县令勃海人苑康认为过去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就改称西豪里为高阳里。

李膺梗直朴实，不与人交往，只以荀淑为师，以同郡人陈实为友。荀爽曾经拜访过李膺，顺便给他驾车；回来后，高兴地说："今天有幸为李君驾车！"他就是这样受人仰慕。

陈实出身低贱，担任郡西门亭长。同郡人钟皓以高尚的品行受人称赞，前后九次被公府征召，辈分远在陈实之上，却跟陈实作朋友。钟皓担任郡功曹，被征招到司徒府；临行时，太守问："谁可以接替你的职务？"钟皓说："您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一个适当的人，只有西门亭长陈实。"陈实听到此事说："钟君似乎不注意观察人，不知怎么独独能识我。"太守于是任命陈实为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安排官吏，高伦就安排他为文学掾，陈实知道这人不适合，于是揣着任命书求见郡守，对高伦说："这个人不应该任用，但又不可得罪侯常侍，请允许由我自行签署，你就可以不受批评了。"高伦同意了。于是，众人责怪陈实用人不当，陈实毫不分辨。高伦后来被征召为尚书，郡中士大夫把他送到纶氏县，高伦对众人说："我先前为侯常侍安排官吏，陈实暗中退还我的任命书，而对外却说是由他签署委任的，听说舆论以此轻蔑他，这个责任是由于我要

惧强梁造成的，而陈君可以称得上是‘把善行归于别人，把过错归于自己’的人。”陈实仍然坚持是自己的过失，大家听到此事，都称赞不已，从此人人钦佩他的德行。陈实后来做太丘县长，以清静为德治，百姓安定。邻县有人前来归附，陈实就加以训导晓喻，送回本县。上级前来巡视，县吏担心有人上诉，要陈实加以禁止。陈实说：“诉讼为的是寻求公道，如果禁止，公理将怎样申辩！你们不要阻止。”上级官员听了而叹息说：“能象陈君说的这样，哪里会有受冤的人！”竟然没有上诉的人。后来，由于沛相赋敛违法，陈实抛官而去，官民思念他。

钟皓向来与荀淑齐名，李膺常叹息说：“荀淑的清行高识，很难学成；钟皓的道德完美，可为楷模。”钟皓哥哥儿子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好学，羡慕古圣，为人谦逊，与李膺同年，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常说：“钟瑾很像我家人的品格，‘国家有道，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可以免于刑罚。’”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他。李膺对钟瑾说：“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个人。’你对黑白太不分辨了。”钟瑾曾经把李膺的这番话告诉钟皓。钟皓说：“李膺的祖父、父亲在位时，家族兴盛，所以他才会这样！过去，齐国大夫国武子总是爱揭发别人的过失，因而被人怨恨。现在是什么时代？如果想保全家人，你的办法最可贵。”

和平元年

1 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2 乙丑，太后诏归政于帝，始罢称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1]。

3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4甲午[2]，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冀万户，并前合三万户；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3]，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善为妖态以蛊惑冀，冀甚宠惮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4]，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5]，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示谦让，而实崇孙氏。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饕凶淫[6]，各使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他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又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其资财亿七千余万。冀又遣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人，所在怨毒。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记谏曰："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7]，位为群公之首，一言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

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搒掠割剥[8]，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9]，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矣！”冀不纳。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10]，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11]。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5 夏，五月，庚辰，尊博园匽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巨鹿九县为后汤沐邑⑫。

6 秋，七月，梓潼山崩⑬。

【注释】

①梁太后：梁妠，顺帝皇后。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顺帝在位时，其父梁商任大将军。商死，其兄梁冀继任。顺帝死后，迭连迎立冲、质、桓三帝，均由她临朝执政。梁氏一门先后有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一大将军。权倾梁门。

②甲午：此日待考。

③阳翟：县名，治今河南禹县。

④阪(bǎn 版)：山坡。

⑤辇(niǎn 捻)：人推挽的车子。

⑥饕(tāo 滔)：传说中的一种凶恶的兽。

⑦申伯：申国之伯，周宣王之元舅。

⑧搒(péng 蓬)：用棍子、竹板打人。

⑨马勉事：见上卷。

⑩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桓帝时为太尉，反对宦官专权。　乐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博兴县。

⑪修武：县名，治今河南获嘉县。

⑫汤沐邑：封邑，邑内收入供主人汤沐之用。

⑬梓潼：县名，治今四川梓潼县。

【译文】

和平元年(庚寅，公元 150 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2 初二，太后下诏归政给皇帝，开始停止临朝称制。二月，二十二日，太后梁氏去世。

3 三月，皇帝移住北宫。

4 甲午日，安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梁冀一万户，连同以前的共三万户；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兼收阳翟县的租税，每年收入五千万，特别赐给赤色的印信绶带，地位如同长公主。孙寿善于以妖艳迷惑梁冀，梁冀对她又宠又怕。梁冀宠爱总管家务的秦宫，让他当太仓令，可以出入孙寿的住宅，权威大震，刺史和二千石官员都要拜见他，才去上任。梁冀与孙寿对街建宅，大兴土木，互相竞争，金玉珍奇，充满房屋；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好像天然生成，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梁冀和孙寿一同乘坐辇车，在园内游览，倡伎伴随，一路饮酒唱歌，夜以继日，纵情娱乐。客人拜访，不得通报，都要先贿赂门房；看门人累积了千金。又开拓许多林苑，遍及邻近各县，在河南城西筑兔苑，纵横数十里，传令地方政府供应活兔，在兔毛上做记号，如有谁伤害兔子，可以判处死刑。曾经有个西域商人胡某，不知道禁忌，误杀了一只兔，被逼互相胡乱指控，有十几个人被判死刑。又在城西修筑宅第，来收容坏人和逃犯；或者抓良民，来充当奴婢，有几千人，称为自卖人。梁冀用孙寿的主意，大量免除梁家人的官职，对外表示谦让，实际上是提高孙家的地位。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的有十多人，个个贪残荒淫，各自派人登记县里的富人，找个罪名，下狱拷打，让他们出钱自赎，如果财物出得太少，就被打死。有个扶风人士孙奋，富有而吝啬，梁冀赠给他马匹和乘车，而向他借五千万钱，士孙奋给了他三千万钱。梁冀大怒，就向郡县告状，说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库房的婢女，盗窃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走，于是收拷士孙奋兄弟，杀害在狱中，共没收资产一亿七千多万。梁冀又派人周游四方，远至塞外，广求特产，而那些被派出的人乘势施暴，强占妇女，殴打吏卒，所到之处，无人不痛恨他们的危害。

侍御史朱穆自以为是梁冀的旧属，上书劝谏说："大将军的地位，有申伯那样尊贵，是众公之首。如果一天行善，天下无不感恩；

一朝为恶,天下倾覆。最近,国家和人民都很穷困,加上水灾虫害,京城各府的费用增多,朝廷征调,有时高达平日的十倍。竟然都说官府没有现钱,应当全部由百姓负担,拷打榨取强迫缴足。公家的赋税已经很重了;官吏私下敛聚又多,州牧郡守长官大多不是靠德行选任的,贪得无厌,对待人民像仇敌。有的人被鞭笞而死,有的人不堪暴虐而自杀。他们掠夺百性,都说是大将军的命令,于是使天下人都怨恨将军,吏民满怀伤痛,怨声载道。过去,永和末年,朝廷的制度松弛,人心失望,只四、五年时间,国库空虚,人民流散,下属叛逆,马勉等人利用弊端造反,在荆州、扬州一带几乎造成大乱;幸亏顺烈皇后当初清静无为治理政务,朝廷内外同力,才讨平叛贼。现在,百姓的忧惧超过永和年间,如果对内没有仁爱之心予以容忍,对外没有保国方略,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将相大臣与元首同体,同车而驰,同舟而济,车船翻覆,患难与共。怎么可以弃明就暗,居危为安,君主孤单,时局艰难,而不忧愁!应在及时换掉不合适的宰臣郡守,减省宅第园池的费用,拒绝郡国奉送的财物,这样内可以明德,外可以解除人民的疑惑;使那些挟持奸恶的官吏无所依托,负责考察的臣子得以尽职。宪法制度施行,远近清平,将军就会地位尊贵,事业显赫,恩德永垂。"梁冀不采纳。梁冀虽然专断朝务,却还要交结皇帝身边的宦官,任用他们的子弟、宾客担任州郡要职,想依靠宦官巩固自己的恩宠。朱穆又上奏记苦劝,梁冀始终不悔悟,回书说:"照你说的,我是一无是处了。"然而,梁冀一向器重朱穆,也没有怎么处罚他。

梁冀写信给乐安太守陈蕃,托他办事,没有办成。信使就冒充其他客人请见陈蕃,陈蕃大怒;用鞭子打死信使。被论罪,被贬为修武县令。

当时,皇子有病,下令郡县购买珍贵药物;梁冀派人带着书信见京兆尹,要求同时收购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下令收捕梁氏门客,说:"大将军是皇后家里的人,皇子有病,应该推荐名医,怎么能

派人到千里之外，谋求私利！”于是杀了他。梁冀理亏，不好说。有关官吏承旨追查此事，延笃被以生病免职。

5 夏，五月，十九日，尊奉博园墅贵人为孝崇皇后，宫称永乐；设置太仆、少府和属吏，都比照长乐宫旧例。划分巨鹿郡的九个县为孝崇后的汤沐邑。

6 秋，七月，梓潼县山崩。

元嘉元年

1 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1]！”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2 癸酉，赦天下，改元。

3 梁不疑好经书，喜侍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2]，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3]；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4]。融自刺不殊[5]，明遂死于路。

4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

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6]，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7]，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5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8]，民相食。

6 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9]，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10]，呼衍王引去。

8 秋，七月，武陵蛮反。

9 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10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实，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怏不自睹[11]。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12]。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嚚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缺决坏[13]，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14]，哀公

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15]。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16]，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17]，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驰其衔[18]，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鞭辀以救之[19]，岂暇鸣和銮[20]，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实，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

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20]，置之坐侧。"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21]，纪纲不立。故崔实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注释】

①适：恰好。

②有隙：内讧。

③过谒：经过其门而拜访。

④髡(kūn 捆)：剃去头发的刑罚。　朔方：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伊盟西北。

⑤殊：死。

⑥警跸(bì 毕)：清道，禁止行人往来。

⑦任章之谋：汉宣帝时，任宣坐谋反诛，任宣的儿子任章逃至渭城，半夜更换衣服混入皇家祭庙，装扮成卫士，图谋刺杀宣帝，事泄，被诛。

⑧任城：侯国，在今山东济宁市一带。　梁国：侯国，在今河南商丘市一带。

⑨伊吾：在今新疆哈密县一带。

⑩蒲类海：在今新疆巴里坤湖一带。

⑪忤(tū 突)：忽视，不经意。

⑫郁伊：不得意的样子。

⑬旋(zhàn 栈)：同"绽"，补破孔。

⑭"孔子"句：出自《韩非子·难三》。

⑮掎(jǐ 济)：拖住。

⑯懿(yì 意):美。

⑰度纪:延年。

⑱骀(tái 台):劣马。

⑲拑:以木衔马口。 勒:马辔。 鞭:约束。 辀(zhōu 舟):车。

⑳暇(xiá 狭):闲空。 銮(luán 峦):一种铃铛。

㉑一通:一份。

㉒宄(guǐ 轨):坏人。

【译文】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 151 年)

1 春,正月朔日,群臣朝会,大将军梁冀带剑入宫。尚书蜀郡人张陵呵斥他退出,下令虎贲武士、羽林武士夺他的剑。梁冀跪下陪罪,张陵不理,当即弹劾梁冀,请廷尉定罪。下诏,罚他一年的俸禄赎罪;百官敬肃。河南尹梁不疑曾经举荐张陵为孝廉,便对张陵说:"我当初举荐你,原来是要惩罚我自己!"张陵说:"你不以我不才,误加擢拔任用,今天我申张王法来报答你的恩情。"梁不疑面有愧色。

2 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 梁不疑好读经书,喜交士人,梁冀厌恶他,把他调任光禄勋;派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十六岁,容貌很丑,不适合穿官服,路上看见的人没有不嗤笑他的。梁不疑认为兄弟闹矛盾是耻辱的事情,于是辞官回家,和弟弟梁蒙闭门修养。梁冀不想让他与宾客交往,暗中派人改装,守候在梁不疑家门,记录往来的客人。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刚刚上任,路过梁不疑家,拜访。梁冀指使有司诬奏马融在郡内贪污,以用其他事诬陷田明,两人都被鞭打,发配到朔方。马融自杀未遂,田明死在路上。

4 夏,四月,初三,皇帝秘密出行,到河南尹梁胤的府第。这天,大风拔起了大树,白天昏暗,尚书杨秉上疏说:"我听说上天不说话,只以灾异谴责人事。君王至尊,出入有常制,清道警戒而行动,干净

安静而宿止,如果不是祭庙大事,皇帝不出宫。所以,诸侯进入臣子家中,《春秋》列为戒鉴;何况穿着帝王的衣服,私自外出游乐,混淆尊卑,威仪失去等级差别,侍卫守着空宫,玺印委托给女妾!万一发生意外的变故,出现任章类似的叛乱,那么,上有负于先帝,下则追悔莫及。"皇帝没有采纳。杨秉是杨震的儿子。

5 京城旱灾,任城、梁国饥荒,弄得人吃人。

6 司徒张歆被免职,任命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 北匈奴呼衍王侵扰伊吾,打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令敦煌太守马达率兵救援,援军进至蒲类海,呼衍王率兵离去。

8 秋,七月,武陵蛮叛乱。

9 冬,十月,司空胡广辞官回家。

10 十一月,二十八日,京城地震。诏令百官推荐独特的高士。涿郡推荐崔实,送到公车署,推托有病,不应对策;回乡议论国事,写了《政论》,文中说:"大凡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常常是由于君主过了很长时间的太平日子,风俗渐渐颓敝而不能察悟,政务衰败而不改革,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荒淫奢侈,不理国政;有的听不进规劝,喜爱假话,厌恶实话;有的犹豫徘徊,不知所措;有的连亲信近臣都闭口不言,只求保住爵禄;有的疏远臣僚,因为地位低,而不用其言;因此,朝纲从上面破坏,智士在下面忧愁。可悲呀!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荒废,上下松懈,人民怨恨,都再次盼望中兴的到来,挽救国家危局。况且,拯救世道的办法在于弥补裂缝,支撑倾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使天下达到安宁的境界。所以,圣人当政,因时制宜,安排步骤,各有设置,不强求人所不能,不会慕念传闻而放弃急切的公务。孔子告诉叶公,政务在悦近而来远;告诉哀公,政务要选择贤人;告诉景公,政务要节省财用,这不是主张不同,而是根据急务所定。鄙俗的人受到古书条文的拘束,不能通达权谋大计,只是尊崇传闻,忽略

⑯懿(yì 意):美。

⑰度纪:延年。

⑱骀(tái 台):劣马。

⑲拑:以木衔马口。 勒:马辔。 鞿:约束。 辀(zhòu 舟):车。

⑳暇(xiá 狭):闲空。 銮(luán 峦):一种铃铛。

㉑一通:一份。

㉒宄(guǐ 轨):坏人。

【译文】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 151 年)

1 春,正月朔日,群臣朝会,大将军梁冀带剑入宫。尚书蜀郡人张陵呵斥他退出,下令虎贲武士、羽林武士夺他的剑。梁冀跪下陪罪,张陵不理,当即弹劾梁冀,请廷尉定罪。下诏,罚他一年的俸禄赎罪;百官敬肃。河南尹梁不疑曾经举荐张陵为孝廉,便对张陵说:"我当初举荐你,原来是要惩罚我自己!"张陵说:"你不以我不才,误加擢拔任用,今天我申张王法来报答你的恩情。"梁不疑面有愧色。

2 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 梁不疑好读经书,喜交士人,梁冀厌恶他,把他调任光禄勋;派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十六岁,容貌很丑,不适合穿官服,路上看见的人没有不嗤笑他的。梁不疑认为兄弟闹矛盾是耻辱的事情,于是辞官回家,和弟弟梁蒙闭门修养。梁冀不想让他与宾客交往,暗中派人改装,守候在梁不疑家门,记录往来的客人。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刚刚上任,路过梁不疑家,拜访。梁冀指使有司诬奏马融在郡内贪污,以用其他事诬陷田明,两人都被鞭打,发配到朔方。马融自杀未遂,田明死在路上。

4 夏,四月,初三,皇帝秘密出行,到河南尹梁胤的府第。这天,大风拔起了大树,白天昏暗,尚书杨秉上疏说:"我听说上天不说话,只以灾异谴责人事。君王至尊,出入有常制,清道警戒而行动,干净

案几旁。”

司马光说：汉朝的法令已经够严厉的，而崔实还认为太宽。为什么呢？因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庸愚的辅臣，只知道姑息牵就。这样专权的臣子有罪也不惩罚，强横狡猾的百姓犯了法也不杀；施行的仁恩，只限于眼前；奸人得志，制度废弃。所以，崔实的议论，可以矫正一时的弊端，但不是百世治国的通则。孔子说：“政令宽松则人民怠慢；人民怠慢则用严厉纠正。政令太严厉则人民受伤害。人民受不了凶残就要放宽。用宽松来帮助严厉，用严厉来帮助宽松，政务才能和顺。”这就是不变的治国常道。

11 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①]；无子，国绝。

12 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13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②]。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③]。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万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④]，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封为四县[⑤]，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⑥]。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

二 年

1 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病痈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7]。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窴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窴事[8]。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窴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窴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窴，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窴侯、将输楗等遂会兵攻敬[9]，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输楗不听，上楼斩敬，县首于市。输楗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窴；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窴[10]，令自斩输楗；时输楗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2 丙辰[11]，京师地震。

3 夏，四月，甲辰[12]，孝崇皇后匽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4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5 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6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注释】

①节：谥号，古以好廉自克曰节。　崇：刘崇，刘尚之侄。

②中朝：朝廷。

③锡：通“赐”。

④谒赞：近侍礼宾报朝臣名称。

⑤定陶：县名，治今山东定陶县。

⑥绝席：不同席。

⑦拘弥：在今新疆于田县。

⑧隐核：秘密调查。

⑨辎骑(pei 配)：于宾国将领。

⑩开募：开导，征求。

⑪丙辰：此日待考。

⑫甲辰：疑有误，应为甲寅。

【译文】

11 闰月，十八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没有儿子，撤消封国。

12 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13 皇帝准备表彰梁冀，让朝廷二千石以上官员共议礼制。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认为梁冀的功勋大德可以与周公相比，应当赐给山川、土田、附庸。只有黄琼一人说：“梁冀以前因为迎立皇帝的功劳，增加食邑一万三千户；他的儿子也加以封赏。现在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梁冀可以比照邓禹，合起来食邑定为四县。”朝廷同意了。于是，有关部门上奏：“梁冀入朝不必小步快走，准予佩剑和穿木屐上殿，晋见皇帝不必报姓名，礼仪比照萧何。全部把定陶、阳成两县的余户都封给他，共四县，比照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以表示不同于其他元勋。每次朝会，与三公不同座。每十天入朝一次，处理尚书所奏的事务。宣布天下，为万世表率。”梁冀仍然认为所奏议的礼仪太低，心中不快。

二年(壬辰,公元152年)

1 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被于窴杀害。起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窴生疮而死。赵评的儿子前往迎丧,经过拘弥王国。拘弥王成国与于窴王建向来有仇,对赵评的儿子说:"于窴王令胡医把毒药放在你父亲的疮口,所以导致死亡!"赵评的儿子相信了,回来后,把这事告诉了敦煌太守马达。恰逢王敬代理长史,马达命令王敬秘密调查于窴事。王敬经过拘弥国,成国又对他说:"于窴国人想推我为王,现在可以用这个罪名杀死建,于窴百姓必然服从。"王敬贪立功名,前行到于窴,摆设酒席,邀请于窴国王建,阴谋杀害他。有人把王敬的阴谋告诉了建,建不相信,说:"我没有犯罪,王长史为什么要想杀我?"第二天,建带领几十名属官拜访王敬,宾主坐定,建起身敬酒,王敬喝令卫士拘捕他。吏士都没有杀建的意图,属官都赶快逃走了。当时,成国的主簿秦牧随王敬在席上,拿着刀,说:"大事已定,为什么又迟疑了!"就上前杀了建。于窴的辅国侯、大将输僰等于是集结军队进攻王敬,王敬拿着建的头颅上楼宣布:"皇帝派我来杀建!"输僰不听,上楼杀了王敬,悬首于街。输僰自立为王;国人杀了他,立建的儿子安国为王。马达听说王敬已死,准备率领各郡军队出塞攻击于窴,皇帝不批准,召马达返回,而派宋亮接替敦煌太守。宋亮到职,开导于窴王,要他们杀输僰赎罪;当时输僰已经死了一个月,就将输僰的人头送到敦煌,而不陈述诛杀的经过。宋亮后来才知道其中有诈,但无法追究。

2 丙辰日,京城地震。

3 夏,四月,甲辰日,孝崇皇后匽氏去世;任命皇帝的弟弟平原王刘石主持丧事,葬礼比照恭怀皇后。五月,十二日,葬皇后于博陵。

4 秋,七月,初二,日食。

5 冬,十月,二十八日,京城地震。

6 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职。十二月,任命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

1 春，三月，帝幸鸿池[①]。

2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3 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4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②]，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③]；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④]。太学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⑤]，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⑥]，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⑦]，谤讟烦兴[⑧]，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⑨]，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⑩]，重华忿于苍墓矣[⑪]！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⑫]，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⑬]，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纲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输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5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6 武陵蛮詹山等反[⑭]，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

7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15]，忿戾而反，攻围屯田，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余民叛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从百余骑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严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16]，复许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更立阿罗多为王，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与之[17]。

二 年

1 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2 二月，辛丑，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3 癸卯，京师地震。

4 夏，蝗。

5 东海朐山崩[18]。

6 乙卯，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

7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 太尉胡广免；以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以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9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猎上林苑[19]，遂至函谷关[20]。

10 泰山、琅邪贼公孙举、东郭窦等反，杀长吏。

【注释】

①鸿池：在洛阳以东。

②冗(rǒng 榕上)：闲散。

③玉匣：汉代皇帝、王侯的葬服。

④左校：署名，属将作。

⑤噬(shì 事):吞。

⑥缀(zhuì 坠):缝补。

⑦内官:宦官。

⑧黩(dú 读):诽谤。

⑨戾(lì 隶):罪过。

⑩唐帝:尧。　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县。

⑪重华:舜。　苍:苍梧,传闻舜葬于此。

⑫天宪:王法。

⑬季孙:鲁桓公之子,其财富超过了先祖。

⑭武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⑮车师后部:在今新疆奇台县一带。

⑯开信:开以丹青之信。

⑰帐:户。

⑱朐(qú 渠)山:在今江苏东海县境。

⑲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园,在洛阳以西。

⑳函谷关:在河南新安县东。

【译文】

永兴元年(癸巳,公元153年)

1 春,三月,十二日,皇帝到了鸿池。

2 夏,五月,二十二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 二十三日,济南悼王刘广去世,没有儿子,撤消封国。

4 秋,七月,三十二个郡、国蝗虫成灾,河水泛滥。百姓因为饥饿贫穷而流亡的有几十万户,冀州最严重。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州的官员听说朱穆渡黄河前来,有四十多人弃官而逃。朱穆到任,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有的畏罪自杀,有的死在狱中。宦官赵忠的父亲死了,归葬于安平,违犯葬礼用玉匣;朱穆下令郡守调查,官吏畏惧朱穆的威严,于是掘墓开棺,把尸首拖出来。皇帝得知,大怒,召朱穆到廷尉,判去左校做劳工。太学学生颍川人刘

陶等几千人到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诉说："我们看到刑徒朱穆处事公正，忧国忧民，任命为冀州刺史，志在清除奸邪。宦官常侍深受宠幸，父子兄弟散布在州郡，竞相如狼似虎，吞食小民。所以，朱穆张理王纲，补缀漏隙，不让坏人漏网，以顺天意。因此，宦官都很恨他，诽谤不断，谗言频起，用刑事罪判为左校劳工。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如同辛勤的大禹、后稷，却遭到共工、姒鲧的惩罚，如果死者有知，那么，唐尧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会在苍梧忿恨！当今宦官近臣窃持朝政，手上掌握着封侯封王的大权，嘴里说的就是王法，他们滥加赏赐，可以使快饿死的奴隶比季孙还富，他们随心所欲，可以使伊尹、颜渊变成夏桀、盗跖；唯有朱穆昂然不顾本身的利害，他并不是厌恶荣耀而欢喜受辱，厌恶活着而乐于死去，只是有感于王法不振，担心朝纲久乱，所以竭尽心力，满怀忧虑，为皇帝作长远的打算。我们愿接受墨刑，戴上铁索，代替朱穆做苦工。"皇帝看了奏章，才赦免了朱穆。

5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职，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关雄、司空赵戒被免职，任命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6 武陵蛮首领詹山等人反叛，武陵太守汝南人应奉招降了他们。

7 车师后王国国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互相怨恨，因此愤怒起兵反叛，围攻屯田，杀伤官吏和士卒。他的属下后部侯炭庶卒领余众叛离阿罗多，向汉朝官吏投降。阿罗多感到危急，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到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书，请立后王国前国王军就送到汉朝当人质的儿子卑君为王。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回来，与卑君争夺王位，聚集了不少国人。戊校尉严详担心他招引北虏，会扰乱西域，就开诚公布，答应让他再称王；阿罗多才向严详投降。于是，重立阿罗多为王，把卑君送回敦煌，拨出后王国的三百户归他统治。

二年（甲午，公元 154 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赦天下。

2 二月，初二，重新允许刺史、二千石官员为父母守丧三年。

3 初四,京城地震。

4 夏,蝗虫成灾。

5 东海郡朐山崩裂。

6 十六日,封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

7 秋,九月,初一朔,日食。

8 太尉胡广被免职,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闰九月,任命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9 冬,十一月,初九,皇帝在上林苑打猎,直到函谷关。

10 泰山、琅邪的贼人公孙举、东郭窦等人造反,杀死地方官员。

永寿元年

1 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2 二月,司隶、冀州饥[1],人相食。

3 太学生刘陶上疏陈事曰:"夫天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陛下目不视鸣条之事[2],耳不闻檀车之声[3],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4],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艾刈小民[5],虎豹窟于麋场[6],豺狼乳于春囿[7],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贪馁者作饥寒之鬼,死者悲于窀穸[8],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

不顾。古今一揆[9]，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夹辅王室。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4 夏，南阳大水。

5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韩缜为司空。

6 巴郡、益州郡山崩。

7 秋，南匈奴左奠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10]；东羌复举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敦煌张奂初到职，壁中唯有二百许人，闻之，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县，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共击奠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遗奂马二十匹，金镮八枚[11]。奂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还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财货，为羌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无不悦服，威化大行。

【注释】

①司隶：京畿一带。

②鸣条之事：夏末，汤与桀会战于鸣条（今山西安邑县西郊），夏亡。

③檀车：兵车。此处代指周武王灭纣事。《诗经·大雅·大明》描述牧野之

战:“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④震食:地震和日食。

⑤芟(shān 山):除去。 刈(yì 义):割。

⑥麑(ní 泥):小鹿。

⑦囿(yòu 幼):园子。

⑧窀穸(zhūn xī 谆夕):墓穴。

⑨揆(kuí 葵):道理。

⑩美稷:在今内蒙古准葛尔旗一带。

⑪鐻(qú 渠):一种金属食器。

【译文】

永寿元年(乙未,公元 155 年)

1 春,正月,十四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 二月,司隶、冀州饥荒,弄得人吃人。

3 太学生刘陶上疏陈事说:“上天与皇帝,皇帝与百姓,就像头和脚,必须相互依赖才能行动。皇帝的眼睛看不见鸣条战事,耳朵听不见战车的声音,天灾不会损伤皇帝的肌肤,地震和日食也不会伤害皇帝的身体,所以不在乎日月星的凶兆,轻忽上天的震怒。我们想到高祖的兴起,先是一介布衣,收聚散亡的民众和伤残的士卒,完成了帝业,艰苦勤劳到极点;福禄帝位一代代流传,到了陛下。陛下既不能增加祖先治国的荣耀,又忽略了高祖的艰辛勤劳,随意把大权交给别人,乱授国柄,使宦官群丑,任意伤害小民,让虎豹在麋场营窟,让豺狼在苑园中产子,商贾成为穷苦的冤魂,穷人成为饥寒的饿鬼,死人在墓穴中悲伤,活人在朝野忧愁,这就是愚臣所以嗟叹的原因。秦朝将亡时,正直的人被处死,谄媚的人受赏赐,规劝的忠言被堵塞,国家的大政出于奸佞之口。纵容阎乐在咸阳专权,授予赵高为中车府令,大权旁落而没有知觉,国柄离身而不闻不问。古今道理相同,成败形势一样;希望陛下远看强秦的倾覆,近察哀帝、平帝的祸变,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祸福得失。我又听说,国家危

困，非仁政不能扶持，国家混乱，没有贤臣不能拯救；我们认为前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前乌桓校尉、我的同郡人李膺，都品行端正、高尚忠贞，没有恶习，实在是中兴的良臣，国家的柱石，应当召回朝廷，辅佐王室。我胆敢在忌讳很深的当朝，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冰霜见到太阳，肯定会被消灭；我以前感到天下的人实在可悲，而现在天下的人也会认为我的愚昧实在可悲。”奏书呈上，皇帝不理。

4 夏，南阳大水成灾。

5 司空房植被免官；任命太常韩缜为司空。

6 巴郡、益州郡山崩。

7 秋，南匈奴左奠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叛，侵扰美稷；东羌的各部落都响应。安定属国都尉敦煌人张奂刚到任，军营中只有二百多人，得到情报，马上率军出战；军吏认为寡不敌众，争相叩头劝止。张奂不听，于是进兵屯驻于长城，征召士卒，派遣将领王卫招降东羌，占据了龟兹县，使南匈奴无法内外勾通。东羌各部首领于是相率归降，与张奂共同攻击左奠鞬等人，打败了他们。且渠伯德惶恐不安，率领部众投降，郡境得以安宁。东羌首领送给张奂二十匹马、八枚金镮。张奂在羌人面前用酒浇地，说：“既使马匹像羊一样多，也不能私入马厩；即使黄金像米粟一样多，也不能私入腰包。”全部把赠品归还给东羌。以前的八任都尉都贪掠财货，使羌人深感悲苦；到了张奂洁身自爱，羌人无不悦服，威名教化于是推行无阻。

二 年

1 春，三月，蜀郡属国夷反[①]。

2 初，鲜卑檀石槐[②]，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弹汗山、

歡仇水上[3]，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4]，东却夫余[5]，西击乌孙[6]，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云中[7]。以故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膺到边，羌、胡皆望风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诣塞下送还之。

3 公孙举、东郭窦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连年讨之，不能克。尚书选能治剧者，以司徒掾颍川韩韶为赢长[8]。贼闻其贤，相戒不入赢境。余县流民万户入县界；韶开仓赈之，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韶与同郡荀淑、钟皓、陈实皆尝为县长[9]，所至以德政称，时人谓之"颍川四长"。

4 初，鲜卑寇辽东，属国都尉段颎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召颎，颎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颎，颎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为玺书，当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冠；刑竟，拜议郎。至是，诏以东方盗贼昌炽，令公卿选将帅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颂荐颎，拜中郎将，击举、窦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颎为列侯。

5 冬，十二月，地震。

6 封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梁胤子桃为城父侯。

【注释】

①蜀郡属国：在今四川芦山县一带。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为属国都尉。

②檀石槐：鲜卑部族首领。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今山西阳高西北一带）。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逐步控制了匈奴故地。将鲜卑分为东、西、中三部，与东汉政府接触频繁。

③歠（chuò 绰）仇水：在山西、内蒙古之间。

④丁零：我国古代西部民族之一，在贝加尔湖一带。

⑤夫余：我国古代东部民族之一，在今辽宁昌图县一带。

⑥乌孙：我国古代西部民族之一，在今新疆伊宁市一带。

⑦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

⑧赢：县名，治今山东莱芜县。

⑨"韶与"句：荀淑曾为当涂长，韩韶为赢长、陈实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

【译文】

二年（丙申，公元 156 年）

1 春，三月，蜀郡属国夷人反叛。

2 当初，鲜卑人檀石槐，勇敢有智谋，部落都畏服他，他立法施禁，审理诉讼，人民不敢作乱，于是被推举为部落酋长。檀石槐在弹汗山、歠仇水之间建立王庭，距离高柳的北面三百多里，兵马很多；东、西部首领都归附他。因而，南边扩大到汉朝边境，北边抗拒丁零，东边打退夫余，西边进击乌孙，完全占据了匈奴原来的地盘，东西长达一万四千多里。

秋，七月，檀石槐侵扰云中。朝廷派前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李膺到边境，羌人和胡人都望风投降，将以前掠夺的男女百姓，全部送到塞下归还。

3 公孙举、东郭窦等聚集了三万人，骚扰青州、兖州、徐州，毁坏郡县。连年讨伐，不能取胜。尚书选拔能够平息叛乱的人，任命司

徒掾颍川人韩韶为赢县县长。贼人听说韩韶贤能,相互告戒不入赢县县境。其他各县的一万户流民进入赢县。韩韶下令开仓赈济,主管仓库的官员认为不可。韩韶说:"能够使这濒临死亡的人活命,我因此犯罪,乐于九泉之下。"太守向来知道韩韶负有德望,竟然没有惩罚他。韩韶与同郡人荀淑、钟皓、陈实都曾经当过县长,每到一地,以德行闻名,时人称为"颍川四长"。

4 当初,鲜卑入侵辽东,属国都尉武威人段颎率领他的部队赶赴辽东。后来担心鲜卑逃走,就派驿站骑士假传圣旨,要召段颎回去,段颎在路上装作撤退,暗中在半路上埋伏,敌人信以为真,就追击段颎,段颎因而大发伏兵,把敌人全部斩杀俘虏了。但是,段颎犯了诈称圣旨的罪行,当判死刑;因为有功,只判了两年徒刑;刑满,任命为议郎。这年,因为东方盗贼势盛,诏令公卿推荐文武双全的将帅。司徒尹颂推荐段颎,任命他为中郎将,去讨伐公孙举、东郭窦等,大获全胜,杀敌一万多人,余贼投降解散。封段颎为列侯。

5 冬,十二月,京城地震。

6 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昭阳单阏，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寿三年

1 春，正月，己未[1]，赦天下。

2 居风令贪暴无度[2]，县人朱达等与蛮夷同反，攻杀令，聚众至四五千人。夏，四月，进攻九真[3]，九真太守儿式战死。诏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

3 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4 京师蝗。

5 或上言："民之贫困以货轻钱薄，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4]，群僚及太学生能言之士议之。太学生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于民饥。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轴空于公私之求[5]。民所患者，岂谓钱货

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足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欲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愍海内之忧戚⑦，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版筑之间⑧，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钱。

6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7 长沙蛮反，寇益阳。

8 以司空韩缜为司徒；以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注释】

①己未：此日待考。

②居风：县名，治今越南清化市西北。

③九真：郡名，治今越南义安省等地。

④四府：三公府和大将军府。

⑤杼(zhù 著)轴：织机的主要零件，此处代指织机。

⑥萧墙：门屏。古人称内乱为萧墙之祸。

⑦瞀(mín 敏)：忧愁。

⑧版筑：筑墙时用两板相夹，以泥置其中，用杵舂实。后代指工匠劳作。

【译文】

汉纪四十六　起丁酉(公元157年)，止癸卯(公元163年)，共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寿三年(丁酉，公元157年)

1春，正月，己未日，赦免天下。

2居风县令贪暴无度，县民朱达等与蛮夷一起反叛，攻进城杀了县令，并聚集了四五千人。夏，四月，又进攻九真郡，九真太守儿式战死。诏令九真都尉魏朗征讨，魏朗率兵将其击败。

3闰月，三十日晦，日食。

4京城蝗虫成灾。

5有人上言说："民众贫困，是由于钱币轻薄，应该改铸厚重的大钱。"此事提交四府群僚与太学生中能言之士商议。太学生刘陶上奏说："当今的忧患，不在于钱币的厚薄轻重，而在于人民饥饿。我见近几年来，好好的禾苗全进了蝗虫之口，杼轴织出的布帛，被公家及官吏私人索取一空。百姓所忧患的，怎能说是钱币的厚薄、铢两的轻重呢！即使今天所有的沙砾都变成南方产的金子，所有的瓦石都变成和氏宝玉，但是，如果百姓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东西吃，即使有天皇氏、伏羲氏纯美的德教，唐尧、虞舜昌明的典章来治国，恐怕还是不能确保朝廷无事。因为平民百姓可以百年家无积财，但不能一天无饭吃，所以如何解决百姓吃饭问题，才是最急切的事情。议论国事的人不谈农耕之根本，而大谈铸制钱币的好处。

实际上，万人铸钱，一人夺用，尚不能满足；更何况现在是一人铸币，而上万的人争用呢！即使是草木全变成炭薪，万物全变成赤铜，劳役的是不吃饭的小民，管事的是不会饿的官吏，这样仍然不能满足贪得无厌的需求。如果真想使民富财足，首要的是立即停止劳役百姓，侵夺民财，使百姓没有徭役之苦而日渐富足。皇上怜悯天下苍生的忧戚痛苦，想重新铸币来解救弊端，就像在开水锅中养鱼，让鸟在燃烧着的树木上栖息；水和树，本是鱼鸟栖息之地，但在那种不适宜的情况下，必定会使鱼烂鸟焦。诚愿皇上放宽刻薄的政令，将铸钱之事推后商议，倾听民谣中反映的问题，询问路人、老叟内心隐忧，仰视日月星辰的变异，俯察山崩水竭的凶兆，这样，民心的向背，政治的得失，便可粲然明见，而不致有遗漏疏忽了。我想当今土地广阔而未加耕植，人口众多而粮食不足，小人佞幸只顾争相钻营求进，篡位夺权，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如凶猛的鸟禽，一心窃食求饱，连皮带肉，一并吞食仍不满足。实在担心突然会有筑墙的役夫、穷匠出头闹事，丢下斧斤，登高举臂一呼，而满怀怨忿的民众就会云集响应，纵然钱币有一方尺之大，又怎能挽救这种危乱呢？”于是没有改铸钱币。

6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去世。

7 长沙蛮反叛，侵扰益阳。

8 任命司空韩缜为司徒；以太常北海人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

1 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冀闻之，讽雒阳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是怒冀。

2 京师蝗。

3 六月，戊寅[1]，赦天下，改元。

4 大雩[2]。

5 秋，七月，甲子[3]，太尉黄琼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

6 冬，十月，帝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7 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帝以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臣闻三辰不轨[4]，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材而忝鹰扬之任[5]，虽殁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堉埆[6]，民数更寇虏，室家残破，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穑荒耗，租更空阙。陛下以百姓为子，焉可不垂抚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归仁[7]，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8]！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9]，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到徐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10]，宽赦罪隶，扫除更始[11]；则善吏知奉公之佑，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大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12]，以赐吏民。龟到职，州郡重足震栗，省息

经用，岁以亿计。

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阮，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匈奴、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奂以南单于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为单于[13]。诏曰："《春秋》大居正[14]；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8大将军冀与陈龟素有隙，潜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征还，以种暠为度辽将军[15]。龟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征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龟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暠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皆来顺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入为大司农。

【注释】

①戊寅：此日待考。

②雩(yú 于)：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③甲子：此日待考。

④三辰：日、月、星。

⑤忝：辱，旧时的谦词。　鹰扬：代指重任。

⑥堉埆(què 确)：土地贫瘠。

⑦古公：周人的祖先古公亶父，他率周族沿渭水而下，卜居岐山南的周原，营建城郭。　西伯：姬昌，周文王。商时封为西伯。他为武王灭商打下基础。

⑧舆：用车装载。　辇：同“舆”，用作动词。

⑨单：同“殚”。

⑩更：劳役。

⑪扫除：免除其负担及罪责。　更始：让他们重新做人。

⑫陈将军：指陈龟。

⑬谷(lù 鹿)蠡：匈奴藩王封号。

⑭大居正：安于正道。

⑮种暠(hào 耗)：洛阳人，字景伯。以家财赈恤邑里贫民，顺帝时举孝廉，为侍御史，出为益州刺史。

【译文】

延熹元年(戊戌，公元 158 年)

1 夏，五月，二十九日晦，日食。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上奏说“出现日食变异的凶兆，都是由于大将军梁冀的罪恶。”梁冀听了，暗中命令雒阳县令拘捕考讯陈授，直至死在狱中。皇帝因此怀恨梁冀。

2 京城出现蝗灾。

3 六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4 举行大规模求雨祭祀。

5 秋，七月，甲子日，太尉黄琼被免职；委任太常胡广为太尉。

6 冬，十月，皇帝到广成苑打猎，后又到上林苑。

7 十二月，南匈奴各部落群起反叛，与乌桓、鲜卑联合入侵缘边九郡。桓帝委派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陈龟临行时，上奏说：“臣听说日、月、星三辰不顺轨道运行，就应提拔贤士做丞相；蛮夷不恭顺，就应提拔士兵为将领。臣无文、武之才，却愧负武将之职，我即使捐献躯体，也没有什么补益。如今西州边疆地带，土地贫瘠，人民数遭盗匪侵掠，家庭残破，虽然口中还有一点气，实际同枯朽尸骨一般。往年并州水灾、虫灾交相发生，庄稼荒芜，租税空缺。皇上把百姓当作子女，怎能不多加安抚呢！古公、西伯，天下人民都因他们

有仁德，而归顺他们，那里是用车子装载金银宝物、施行恩惠给人们的呢！皇上继承了中兴的大统和光武的德业，驾临朝廷，处理政事，却不能多多留意。并且，州郡不好的长官，有的是由宦官推荐的，他们惟恐违背圣上意旨，只求度过目前的难关。百姓呼唤之声不断，招致灾害，胡夷敌虏本性凶悍，便趁此机会反叛；至使仓库完全没入豺狼之口，功业没有成效，这都是由于将帅不忠诚、奸臣聚集所造成。前凉州刺史祝良，刚刚接受任命到徐州，揭露惩罚了许多人，太守、县官被罢免的将近有一半，施政不到三月，成效显卓，实在应该特别奖赏，用以鼓励立功、施展才能；更应改派郡牧、太守，排斥奸邪害人的官吏；还应另外选择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精选文武官员，授予法命；免除并、凉二州今年的租税和劳役，赦免囚犯奴隶，扫除恶习，重新开始；这样，好的官吏就知道廉洁奉公的好处，坏人就会发觉营私舞弊的害处，胡人骑兵不敢窥视长城，边塞没有候望敌兵的祸患了。"皇帝于是另外择选派幽州、并州刺史，从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大都加以更换。下诏书，为陈将军免除并州、凉州一年的租税，以赏赐官吏、人民。陈龟到职，州郡官员恐惧不安，每年节省的经费以亿计。

下诏任命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伐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烧毁了度辽将军军门，率领军队驻扎赤阮，烟火相望，军士惊恐，各自想逃。张奂镇静地坐在军帐中，和平日一样与弟子们谈论事理，军士稍为安定下来。于是暗中引诱乌桓人，私下和他们讲和往来，便要他们杀了匈奴、屠各的主帅，大破匈奴军队，于是各胡部众全部投降。张奂因南单于车儿不能统治国政，拘捕了他，上奏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诏书说："按《春秋》义理：皇帝刚登皇位，要顺从常道，车儿专心教化，有何罪该罢黜呢！应把他送回王庭！"

6 大将军梁冀与陈龟一向有仇，诽谤他毁坏国家威望，谋取功业名誉，不被胡人敌虏所敬畏，被论罪召回，派种暠为度辽将军。陈龟于是请求回故乡，却再次被征召为尚书。梁冀的残暴一日比一日更

厉害，陈龟上奏章，列举了他的罪状，请求诛杀他，皇帝不理会。陈龟自知必定会遭到梁冀的残害，绝食七天而死。种暠到了军营，先宣布恩德信实，诱导各胡族投降，其中有不降服的，然后再加以讨伐；羌敌中以前被捕获，在郡县留作人质的，全部遣送回国；诚心安抚他们，奖赏分明，因此，羌人、胡人都来归顺。种暠于是撤消烽火台，折除了望亭，边境安然无事，不再有警报；之后，种暠入朝做了大司农。

二 年

1 春，二月，鲜卑寇雁门。

2 蜀郡夷寇蚕陵[1]。

3 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4 夏，京师大水。

5 六月，鲜卑寇辽东。

6 梁皇后恃姊、兄荫势[2]，恣极奢靡，兼倍前世，专宠妒忌，六宫莫得进见。及太后崩，恩宠顿衰。后既无嗣，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进御转希，后益忧恚。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梁冀一门，前后七侯[3]，三皇后[4]，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宫卫近侍，并树所亲；禁省起居，纤微必知。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

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民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吴树为宛令[5]，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默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树后为荆州刺史，辞冀，冀鸩之[6]，出，死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冀托以他事腰斩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诣阙上书曰："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县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盛权，将无以全其身矣！"冀闻而密遣掩捕，著乃变易姓名，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知其诈，求得，笞杀之。太原郝洁、胡武，好危言高论，与著友善，洁、武尝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7]，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洁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榇奏书冀门[8]，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贵人薨，冀从贵人从子林虑侯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余人。涿郡崔琦以文章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鹄赋》以风[9]；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屡世台辅，任齐伊、周，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鹿马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琦惧而亡匿，冀捕得，杀之。

冀秉政几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帝既不平之；及陈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从兄子郎中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纪，孙寿之舅也。寿以猛色美，引入掖庭，为贵人，冀欲认猛为其女，易猛姓为梁。冀恐猛姊婿议郎邴尊沮败宣意，遣客刺杀之。又欲杀宣，宣家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10]，谁乎？"衡对："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与梁不疑有隙[11]；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如何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为盟。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复更言，恐为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12]，敛诸符节送省中，使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13]，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授，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孙氏

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缜、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是时，事猝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7 壬午，立梁贵人为皇后，追废懿陵为贵人冢。帝恶梁氏，改皇后姓为薄氏[14]，久之，知为邓香女，乃复姓邓氏。

8 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为县侯，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15]。仍以悺、衡为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

9 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

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黄琼首居公位，乃举奏州郡素州暴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翕然称之。

【注释】

①蚕陵：县名，治今四川松潘县。

②姊：指顺烈皇后。　兄：指梁冀。

③七侯：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颍阳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马颍阴侯，胤子桃城父侯。

④三皇后：恭怀、顺烈、懿献三皇后。

⑤下邳：县名，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北。

⑥鸩(zhèn 振)：用鸩的羽毛泡成的毒酒。

⑦禽：通"擒"。

⑧舆榇：装着棺材。

⑨风：讽劝。《外戚箴》讽云："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白我能，天人尔迟。"

⑩左右：指宦官。　外舍：外戚。

⑪单超：宦官，河南（今河南洛阳西）人。为中常侍，后封新丰侯。

⑫节：符节。

⑬厩骑：骑士和马夫。

⑭薄氏：传闻汉文帝薄太后家谨良，故改姓薄。

⑮五侯：单超新丰侯、徐璜武原侯、具瑗东武阳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阳侯。

【译文】

二年（己亥，公元159年）

1 春，二月，鲜卑侵犯雁门。

2 蜀郡夷人骚扰蚕陵。

3 三月，再次中止刺史、二千石为父母服丧三年。

4 夏，京城大水火。

5 六月，鲜卑侵犯辽东。

6 梁皇后仗着姊妹、兄长的势力，放肆奢侈，超过前代几倍，独占宠幸，本性妒忌，六宫嫔妃不能进见。等到太后去世，顿时失宠。皇后既然没有后嗣，每当宫人怀孕了，很少有能保全的。皇帝虽然迫于畏惧梁冀，不敢谴责发怒，然而皇后侍奉皇上的时间逐渐少了，皇后越来越忧虑。秋，七月，初八，梁皇后去世。二十七日，将懿献皇后安葬在懿陵。

梁冀一族中，前后有七位侯爵，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二位大将军，夫人、女儿有食邑称为君的有七人，娶公主的有三人，其他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独自专断政治大权，凶恶放肆，一天比一天厉害，宫中卫士和近侍都安置亲信的人，宫中起居生活，细微小事都会知道。全国各地的调派，一年四季的贡献，都先把上等的送

给梁冀,天子只能得到次等的。官吏、人民带着财货,寻求官职、请求免除罪罚的,在路上络绎不绝。百官迁升、征召,都先到梁冀家中呈上表章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府。下邳人吴树做宛城县令,前往就职,辞别梁冀,梁冀的宾客散布在宛城县的很多,托吴树照顾他们,吴树说:"小人奸恶害国,家家都该杀。将军身处上将的地位,应当尊崇贤良善德的人士,来弥补朝廷的阙失。自从陪侍天子以来,没有听到称赞过一位长者,而托付的大多不是人才,实在是我不愿听到的!"梁冀默默不语,心中不快。吴树到了县城后,杀了几十个伤害百姓的梁冀客卿。吴树后来做荆州刺史,向梁冀辞行,梁冀让他喝下鸩酒,出门,死在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刚刚接到任命,没有进见梁冀,梁冀假借别的事情把他腰斩了。郎中汝南人袁著,19岁,到宫门上书说:"四时的运转,完成了功业,就该身退,高官深宠,很少有不造成灾祸的。现在大将军的地位已达颠峰,功业有成,可以作为特别警戒;应该遵行关门悬车的礼仪,高枕无忧,颐养精神。古书上说:'树上果实累累的,会折断树枝,伤害树心。'如果不削减大权,将来会无法保全自身!"梁冀听到后,秘密遣人逮捕,袁著于是改姓换名,假称生病死了,用蒲草编成人形,置于棺内殡葬;梁冀知道其中有诈,找到了他,将他活活打死。太原人郝洁、胡武,喜好发表正直的言论,和袁著相好,郝洁、胡武曾经连名向三府上奏书,推荐海内高明人士,却不往梁冀府中;梁冀发怒,要中都官传布檄令擒捕,于是杀了胡武全家,死了六十多人。郝洁最初逃跑,知道不能逃脱,因而抬着棺木到梁冀府中进陈奏书,奏书送进去后,喝下毒药而死,全家才得以保全。安帝的嫡母耿贵人去世,梁冀向贵人的侄儿林虑侯耿承要贵人的珍奇玩物,没有得到,梁冀愤怒,杀了他全族十多人。涿郡人崔琦因为文章受到梁冀的赞美,崔琦写了《外戚箴》、《白鹄赋》来讽谏他;梁冀看了发脾气。崔琦说:"以前管仲辅佐齐国,喜欢听讥讽的话;萧何辅佐汉朝,设立了记述过失的官吏。现在将军多年做国家的丞相,责任与伊尹、周公相同,但没有听见

有德政，黎民困苦，不能够交结坚贞善良的人士，来挽救国家不幸，反而想要阻塞士子的嘴，蒙蔽皇上，要使天地颠倒，鹿马易形！”梁冀无法回答，因而送崔琦回去。崔琦害怕而躲藏起来，梁冀抓到他，把他杀了。

梁冀主持国政几乎二十年，威势和权力在朝廷内外不可一世，天子束手，不能亲自参与，皇帝早已愤愤不平；等到陈授死了，皇帝更加愤怒。和熹皇后堂兄的儿子，郎中邓香的妻子宣，生下女儿猛，邓香去世，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孙寿的舅舅。孙寿因邓猛姿色美丽，引入宫中，做了贵人，梁冀想要让她做女儿，改邓猛姓梁。梁冀害怕邓猛的姊夫议郎郦尊会从中破坏，使宣改变主意，于是派刺客杀了他；之后还想要杀宣；宣家和中常侍袁赦家相邻，梁冀的刺客登上了袁赦的屋顶，想进宣家，袁赦发觉了，聚众鸣鼓让宣知道。宣赶快跑进宫，禀告皇上，皇上大怒，因而单独叫小黄门史唐衡，随他进厕所，问：“宦官中与皇后娘家不合的，有谁？”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与梁不疑有仇；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常私下怨恨皇后娘家放肆霸道，只是嘴上不敢讲。”于是皇帝叫单超、左悺入内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独揽朝政，迫胁内外大臣，公卿以下的官员都顺从他的旨意，现在要杀了他，你们怎么想？”单超等人回答说：“梁冀确实是国中奸贼，早就该杀；臣等势弱无力，不知道圣上的意思怎样。”皇帝说：“仔细考虑过此事，常侍要秘密计谋一下。”单超等人回答说：“图谋不难，但怕陛下心中犹豫不决！”皇帝说：“奸臣威胁国家，该当其罪，有什么犹豫的！”于是召来徐璜、具瑗，五人共同决定了计划，皇帝咬破了单超的手臂，流出血来，作为盟誓。单超等人说：“陛下今天计划已定，不必再说，恐怕被人疑心。”

梁冀心中怀疑单超等人，八月，初十，命令中黄门张恽进入宫中值宿，以防变化。具瑗救令宦吏收捕张恽，用“突然从外面进宫，想图谋不轨”作理由。皇帝亲自到前殿，召集各尚书进宫，发动这次

事件，命令尚书令尹勋，秉持符节，指挥丞、郎以下的官员，都拿着兵器，守住宫门，收取各种符节，送到宫中，命令具瑗率领左右厩的骑兵、虎贲、羽林、都候所属的剑戟士，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命令光禄勋袁盱手持符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授，贬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妻子当天自杀；梁不疑、梁蒙还死在前。收捕梁氏、孙氏所有内外宗戚，送至诏狱，不论老幼，全部处以死刑；其他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的官员，死了几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缜、司空孙朗，都被判依附梁冀，不保卫宫廷，迁居长寿亭，免死，废为平民。梁冀过去的官吏、宾客被罢黜的有三百多人，朝廷为之一空。这时，事情从宫中发动，使者交相奔驰，公卿失去了常态，官府和大街小巷一片沸腾，数天后才安定下来；百姓没有不称道庆贺的。没收梁冀的财产，由官府折价出售，共三十多亿，用以补充王府费用，减免天下一半的赋税，分散他家的林园，给贫民耕种。

7 十五日，立梁贵人为皇后，追废懿陵，改为贵人冢。皇帝厌恶梁氏，改皇后姓薄，时间久了，知道是邓香的女儿，才恢复姓邓。

8 诏命奖赏诛杀梁冀的功劳，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人各一万户，世人称为"五侯"。仍旧以左悺、唐衡为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为亭侯。

9 以大司农黄琼做太尉，光禄大夫中山人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人盛允为司空。

这时，刚刚诛杀了梁冀，天下盼望新政，黄琼位居公卿之首，就进奏揭发州郡中行为一向残暴、贪污的人，被处死流放的有十多人，全国一致称赞。

琼辟汝南范滂[①]。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尝为清诏

使，案察冀州，滂登车揽辔[2]，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污者，皆望风解印授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会诏三户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3]，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基受显戮！"尚书不能诘。

10 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4]；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皆不至。

稚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陈蕃为豫章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之免，既谒而退。蕃性方峻，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5]。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稚虽不应诸公之辟，然闻其死丧，辄负笈赴吊。常于家预炙鸡一只[6]，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醊酒毕[7]，留谒则去，不见丧主。

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闻，常同被而寝，不应征聘。肱尝与弟季江俱诣郡，夜于道为盗所劫，欲杀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怜，又未聘娶，愿杀身济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宝，国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盗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

服，怪问其故，肱托以他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就精庐求见征君[8]，叩头谢罪，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征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9]，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

阎，安之玄孙也，苦身修节，不应辟召。

著隐居讲授，不修世务。

昙继母苦烈，昙奉之逾谨，得四时珍玩，未尝不先拜而后进，乡里以为法。

帝又征安阳魏桓，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豪权，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11 帝既诛梁冀，故旧恩私，多受封爵；追赠皇后父邓香为车骑将军，封安阳侯；更封后母宣为昆阳君，兄子康、秉皆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将，赏赐以巨万计。中常侍侯览上缣五千匹[10]，帝赐爵关内侯[11]，又托以与议诛冀，进封高乡侯[12]；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13]，自是权势专归宦官矣；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时灾异数见，白马令甘陵李云露布上书[14]，移副三府曰[15]："梁冀虽恃权专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搚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16]；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17]！孔子曰：'帝者，谛也[18]。'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19]，不经御省[20]，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21]，使

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上疏曰[22]："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23]，成帝赦朱云腰领之诛[24]，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太常杨秉、雒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25]，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跪言曰："李云草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戇[26]，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众皆死狱中，于是嬖宠益横[27]。太尉琼自度力不能制，乃称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李固、杜乔既以忠言横见残灭，而李云、杜众复以直道继踵受诛，海内伤惧，益以怨结，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尚书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势，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挟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搆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托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征，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粉墨杂糅，所谓抵金玉于砂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书奏，不纳。

【注释】

①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偃城县东南）人，任汝南太守宗资的属

吏，压抑豪强，疾恶如仇。

②辔(pèi 配)：驾驭牲口的缰绳。

③叨(dāo 刀)：说，揭发。

④徐稚：隐士，字孺子，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家境贫穷，屡征不仕，时有"南州高士"之称。

⑤县：悬。

⑥炙(zhì 治)：烤。

⑦酹(zhuì 坠)：祭奠。

⑧精庐：精舍，住宅。　征君：尊称，因姜肱曾蒙征聘。

⑨韬：遮掩。

⑩缣(jiān 尖)：双丝的细绢。

⑪关内侯：爵位名称，位在列侯之次。

⑫高乡：县名，治今山东莒南县。

⑬乡侯：汉制的列侯分别以县、乡、亭为食邑，乡侯食乡。乡、亭都是行政区划。

⑭白马：县名，治今河南滑县白马镇。　露布上书：所上书奏不加缄封。

⑮移：平级官署之间传阅。　副：副本。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的官府。

⑯猥(wěi 委)：滥。

⑰得无：岂不。　解体：人心离叛。

⑱谛(dì 弟)：审谛。此句出自《春秋运斗枢》。

⑲尺一：诏书。书写皇帝诏命的木板一尺一寸长，因而用"尺一"代指诏书。

⑳御省(xǐng 醒)：皇帝过目。

㉑都护：统带监管。　剑戟：代指持剑持戟的兵士。　北寺狱：黄门署属的监狱。

㉒大鸿胪(lú 卢)：掌管皇家礼仪及接待宾客的官吏。

㉓周昌事：西汉初年，御史大夫周昌见刘邦拥抱戚姬，指责刘邦是桀纣一类的君主。

㉔朱云事：见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

㉕恚(huì 会)：愤怒。

㉖狂戆(zhuàng 壮):任情放纵。

㉗嬖(bì 闭):宠幸。

【译文】

黄琼征召汝南人范滂。范滂年少时磨砺清高,修治节操,受到州郡和乡里人的佩服。曾做过清诏使,考察冀州政事,范滂登上车子,手执缰绳,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郡守、县令有贪污的,都闻风弃职;他所进奏检举的,没有不使众人信服的。时逢诏命三府掾属提出对地方官为政好坏得失的看法,反映民间疾苦。范滂进奏刺史、二千石官员、权贵和豪门之流的有二十多人。尚书责备范滂弹劾的太多,怀疑有私人恩怨;范滂说:"臣下所举发的,如果不是贪赃枉法、奸恶残暴、深为民害的,岂容它来弄脏我的奏章!近日因为朝会时间迫促,所以先举发紧急的,其他没有查清楚的,正要再加以查实。我听说:农夫除草,庄稼一定茂盛;忠臣锄奸,王道因而清明。如果我有了二心,甘受诛杀。"尚书无法往下追问。

10 尚书令陈蕃上奏章推荐五位隐士,豫章人徐稚、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京兆人韦著、颍川人李昙;皇帝用安车、玄纁,备齐礼仪,征召他们,都不愿来。

徐稚家中贫寒,常常自己耕种,不是自己生产的不食用,恭敬节俭,谦逊合谊,邻居都佩服他的品德;公府屡次征召,不愿出来做官。陈蕃做豫章太守,依礼仪请他担任功曹;徐稚不能推辞,只得拜见以后辞退。陈蕃个性方正严峻,不交接宾客,只有徐稚来的时候,特别设置一张坐榻,离开后就悬挂起来。后来徐稚被举拔为有道之士,在家中被任命为太原太守,不接受。徐稚虽然不接受各公侯的征召,但是听到他们丧亡的消息,就背起书箱前去吊丧。常常在家中预先烧好一只鸡,用一两棉花浸在酒中晒干,用来裹鸡,一直走到墓道外面,用水打湿棉花,使得有了酒气,米饭一斗,用白茅托住,把鸡放在前面,用酒祭奠完了,留下名片就离开,不见丧祭的主

人。

姜肱和二位弟弟姜仲海、姜季江都以孝顺友爱闻名，常常同一条被子睡觉，不接受征召。姜肱曾和弟弟姜季江一同前往郡中，晚上在路上遇到强盗抢劫，想要杀他们，姜肱说："弟弟年幼，父母怜爱，还没有娶妻，愿意被杀成全弟弟。"季江说："哥哥年长德高，是家中珍宝，国家英才，请杀我以代替哥哥的生命。"强盗于是把他俩都放了，只抢走了些衣服路费而已。后来，郡中官员看到姜肱没有衣服，奇怪地问他们原因，姜肱以别的话搪塞过去，始终不说出强盗抢劫之事。强盗知道了，感到后悔，就到他的住处求见姜肱，叩头道歉，送还抢去的东西。姜肱不肯接受，摆设酒食款待，然后送他们离开。皇帝既然征召不到姜肱，于是下令彭城县，要画工画出他的形象。姜肱睡在光线昏暗处，用被子捂住脸，说是患了怕风吹的病，不敢外出吹风，画工始终没有见到他。

袁闳，是袁安的玄孙，刻苦修治品节，不肯接受征召。

韦著，隐居在家，教授学生，不接触世事。

李昙的继母凶残，李昙奉养她更加恭谨，有四季珍奇玩物，从来没有不先拜候，然后进献的，乡里人以他为楷模。

皇帝又征召安阳人魏桓，他的同乡劝他前往，魏桓说："得俸禄想做官，是要实现自己的志向。现在后宫人数以千计，可以减少的吗？厩中的马有万匹，可以减少吗？左右权贵豪门，可以除去吗？"都回答说："不可以！"魏桓于是感慨地叹息说："让我活着出门，死了回来，对于各位先生有什么好处呢！"于是终身隐居不出。

11 皇帝诛杀梁冀以后，对以前臣子中有恩的人，大多给予爵位：追尊皇后的父亲邓香为车骑将军，封为安阳侯；又封皇后的母亲宣为昆阳君，封哥哥的儿子邓康、邓秉为列侯；宗族都做了列校、郎将，赏赐以巨万计。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皇帝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又凭籍参与议诛梁冀的功劳，进封为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势全部集中在宦官手中了；五侯

更加贪财放肆，震动朝廷内外。当时灾异常常出现，白马令甘陵人李云呈上不封缄的奏书，副本送给三府，说："梁冀虽然仗势独揽大权，祸害天下，现在因罪受诛杀，如同召来家臣加以扼杀罢了，而今滥封赠给密谋的臣子食邑在一万户以上；高祖听到了，能不被怪罪吗？西北各将领听到了，能够不解散吗？孔子说：'皇帝，是审明万物的人。'现在官位错乱，小人谄媚得升，公开贿赂，政治教化一天天败坏；诏书的任命，不经皇帝审察，是皇帝想不审明万物吗！"皇帝得到奏书，大为愤怒，交给官员，逮捕李云，诏命尚书、都护带领剑戟士，送到黄门北寺狱，命令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从多方面拷问他。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悲伤李云因为忠心进谏而获罪刑，上书愿意与李云同日受死刑。皇帝更加愤怒，于是一同交给廷尉。大鸿胪陈蕃上奏说："李云所说的，虽不知道禁忌，冒犯皇上，违背旨意，他的心意终究是忠于国家的。从前高祖容忍了周昌不知避讳的进谏，成帝赦免了朱云腰斩、断颈的刑罚，今天杀了李云，臣下恐怕比干剖心的讥讽，又将在社会上议论开！"太常杨秉、雒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一起上奏，请求释放李云。皇帝非常愤怒，有关官员上奏，认为是大不敬；下诏责备陈蕃、杨秉，免除官职，回到乡里；沐茂、上官资贬官二级。当时皇帝在濯龙池，管霸等人进奏李云等人的事情，管霸跪着说："李云是乡野愚蠢的儒生，杜众是郡中小小的官吏，出于狂放愚直，犯不着施加罪罚。"皇帝对管霸说："'皇帝想要不审明万物'，这是什么样的话！常侍想要原谅他们吗？"回头命令小黄门允许他的进奏，李云、杜众却都死在狱中，于是宠幸的近臣更加横行。太尉黄琼衡量自己不能制止，于是托病不起，上奏说："陛下登上皇位以来，没有超过前代的政事，各梁氏秉持大权，宦官充满朝廷，李固、杜乔因忠诚进言，遭到残杀的横祸，而李云、杜众又因忠心为国接着被杀，海内悲伤恐惧，心中更加怨恨，固结不散，朝野的人士以忠心为忌讳。尚书周永，一向事奉梁冀，假借他的威势，看到梁冀要衰败，才表面假装抨击梁冀，以示忠诚，终于奸

计得逞，也得到封侯。又，黄门宦官心怀邪恶，众人相互勾结，自从梁冀得势以后，腹背相亲，早晚策划，共同制造奸恶不法的事端；等到梁冀当受诛杀时，无法进行巧诈，又再次借攻击梁冀的罪恶来求得爵位赏赐。陛下不加以认真考查，仔细辨别真伪，又让其和忠臣同时受到显耀的封号，使得粉墨糅合，这真是所谓把金玉投进砂砾，把玉珠摔碎在泥土中，各地人民听到了，没有不愤怒叹息的！臣下世代蒙受国家的恩德，身名轻微而地位重要，胆敢在将死的时候，陈述不知避讳的言辞。”上书奏上，不被采纳。

12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长安。

13 中常侍单超疾病；壬寅[①]，以超为车骑将军。

14 十二月，己巳，上还自长安。

15 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②]，护羌校尉段颎击破之[③]，追至罗亭，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

16 诏复以陈蕃为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④]，负势贪放。兖州刺史第五种使从事卫羽案之，得臧五六千万，种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赂客任方刺羽。羽觉其奸，捕方，囚系雒阳。匡虑杨秉穷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秉对曰：“方等无状，衅由单匡，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踪绪，必可立得。”秉竟坐论左校。时泰山贼叔孙无忌寇暴徐、兖[⑤]，州郡不能讨，单超以是陷第五种，坐徙朔方；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⑥]。种故吏孙斌知种必死，结客追种，及于

太原，劫之以归，亡命数年，会赦得免。种、伦之曾孙也。

是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陈蕃上疏曰："夫诸侯上象四七⑦，藩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隽先人之绍封⑧，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帝颇采其言，为出宫女五百余人，但赐隽爵关内侯，而封万世南乡侯。

帝从容问侍中陈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累迁大鸿胪。会客星经帝坐⑨，帝密以问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邓万世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媟黩⑩，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⑪，则灾变可除。"帝不能用。延称病，免归。

【注释】

①壬寅：此日待考。

②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一带。

③段颎(jiǒng 窘):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初举孝廉,后迁辽东属国都尉。因击鲜卑功,征为议郎。以镇压东郭窦起义,封列侯。公元179年,坐宦官事,下狱自杀。

④济阴: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定陶县。

⑤泰山:在山东泰安县。

⑥稿:通"蓄"。

⑦四七:代指二十八宿。

⑧黄隽(jùn 俊):尚书令,后封关内侯。

⑨"客星"句:古人以天象附会朝政。当流星经过帝坐时,就认为有小人犯皇帝。

⑩媟(xiè 屑)黩:相处过于亲昵而近于放荡。

⑪謇(jiǎn 简):正直。

【译文】

12 冬,十月,初五,皇上巡行到长安。

13 中常侍单超生病,壬寅日,任单超为车骑将军。

14 十二月,初三,皇上从长安回来。

15 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羌族侵犯陇西金城塞,护羌校尉段颎将他们击败,追到罗亭,杀了他们酋长以下二千人,俘虏了一万多人。

16 诏命重新任命陈蕃做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任济阴太守,仗势放纵。兖州刺史第五种命令从事卫羽查考,得脏款五、六千万,第五种立即上奏弹劾单匡,并且弹劾单超。单匡困迫,贿赂门客任方刺杀卫羽。卫羽发觉了他们的阴谋,逮捕任方,囚禁在雒阳。单匡忧虑杨秉会穷追这件事,秘密要任方等人从狱中逃走。尚书召杨秉责问,杨秉回答说:"任方等人表现恶劣,是由单匡引起的,请用槛车征召单匡,查明此事,则奸恶头绪必然可以立刻查清。"杨秉竟然被判到左校营作苦役。当时,泰山贼人叔

孙无忌抢劫徐州、兖州，州郡无力讨伐，单超因此陷害第五种，被论罪流放朔方；单超的外孙董援任朔方太守，怒气冲冲地等待他。第五种的旧属孙斌知道第五种肯定要被害死，邀集门客追赶第五种，追到太原，劫持他回去，逃亡数年，遇赦得免。第五种是第五伦的曾孙。

这时，封赏超过了限制，宫内美女太多。陈蕃上疏说："诸侯象征天上的二十八宿，拱卫君主；高祖规定，不是功臣不封侯。听说圣上追封河南尹邓万世父亲邓遵的小小功劳，又赐给尚书令黄隽祖先已经断绝的封爵，亲近的臣子以不义的方法得到封邑，左右臣子没有功劳而受赏，以至于一家之中，有数人封侯，使得天象失常，阴阳错乱颠倒。我知道爵位已封，谈论也没有用，实在希望陛下就此为止。又，宫女数千，吃肉食，穿彩绸，胭脂水粉，费用无数。俗语说：'偷盗不过五女门'，因为女儿使家里贫困。现在，后宫的女子，岂不使国家贫穷吗！"皇帝有时采用陈蕃的建议，于是释放了五百多名宫女。但仍赐黄隽为关内侯，封邓万世为南乡侯。

皇帝从容地问侍中陈留人爰延："我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回答说："陛下是汉朝的中等君主。"皇帝问："凭什么这样说？"回答说："尚书令陈蕃担任政事，国家就有治，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天下就乱。所以，陛下可以治理好国家，也可能治理不好国家。"皇帝说："从前，朱云在朝廷上折断栏杆强谏成帝；现在，你当面指责我的过失，我知道我的毛病了。"任命爰延为五官中郎将，累官为大鸿胪。正逢客星经过帝坐星，皇帝暗中问爰延，爰延上密奏说："陛下因为河南尹邓万世有登基以前的旧交情，封为通侯，比公卿的恩德还要重，比宗室的恩惠还要丰；加上常常引见，和他一起对博，上下失礼，有损尊严。我听说，皇帝身边的人，作用在于咨询政德。和好人在一起，每天就可以听到好的教诲；和恶人在一起游乐，每天就会产生邪恶的念头。陛下只有远离谗邪的小人，接纳正直的人士，那

么灾祸就会消除。"皇帝不能接受。爰延称病,免职回乡。

三 年

1 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诏求李固后嗣。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基、兹、燮皆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 自太公已来[①],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州郡收基、兹,皆死狱中。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②],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变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积十余年,梁冀既诛,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燮皆不受。遂还乡里,追行丧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将绝,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 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 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③]。

2 丙午,新丰侯单超卒,赐东园秘器,椁中玉具;及葬,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④],具独坐[⑤],徐卧虎[⑥],唐雨堕[⑦]。"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

为盗贼焉。

中常侍侯览[8]、小黄门段珪，皆有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以事诉帝，延坐征诣廷尉，免。

左悺兄胜为河东太守[9]，皮氏长京兆赵岐耻之[10]，即日弃官西归。唐衡兄玹为京兆尹，素与岐有隙，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逃难四方，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11]；安丘孙嵩见而异之，载与俱归，藏于复壁中。及诸唐死，遇赦，乃敢出。

3 闰月，西羌余众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12]，晨，薄校尉段颎军。颎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颎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降其余众而还。

4 夏，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5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

6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7 长沙蛮反，屯益阳，与零陵蛮寇长沙。

8 九真余贼屯据日南[13]，众转强盛；诏复拜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贼二万余人相诣方降。

9 勒姐、零吾种羌围允街[14]；段颎击破之。

10 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诏征皇甫规，拜泰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虏悉平。

【注释】

①太公:指李郃。

②六尺之孤:谓年十五以下。

③四节:四时之祭。

④回天:言权大能回天。

⑤独坐:言骄贵无偶。

⑥卧虎:言无人敢惹。

⑦雨堕:言流毒遍天下。

⑧侯览: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北)人。桓帝初为中常侍。延熹年间因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后因过于放肆,被人告发而自杀。

⑨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夏县。

⑩皮氏:县名,治今山西河津县。

⑪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

⑫张掖:县名,治今甘肃张掖县。

⑬九真:郡名,治所在今越南义安县。

⑭允街:在今甘肃永登县东南。

【译文】

三年(庚子,公元160年)

1春,正月,初一,赦天下,下诏寻找李固的后代。当初,李固既然被罢官,知道难免有祸害,于是把三个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都送回乡里。当时李燮十三岁,姐姐李文姬嫁给了同郡人赵伯英为妻子,看见二位兄长回来,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本末,默默地独自悲伤,说:"李氏就要灭族了!自从祖父李郃以来,积恩积德,怎么会遇到这种厄运!"秘密与二位兄长谋议,预先隐藏李燮,假说他回到京城去了,人们全都相信。不久,灾难来临,州郡逮捕李基、李兹,都死在狱中。文姬就告诉父亲的门生王成说:"你为我父亲秉持正义,有古人的高节;现在把六尺孤儿托付给你。李家是否有后嗣,全看你的了。"王成于是带着李燮,沿长江东行,进入徐州境界,改姓埋名,在

酒家打工，而王成在街上占卦为生，二人假装不认识，暗中往来。过了十几年，梁被诛，李燮才把事情本末告诉酒家，酒家准备了车辆和重礼送给李燮，李燮不接受。于是回到故乡，重新给老父服丧，姐弟相见，悲伤得感动了旁边的人。姐姐告诉弟弟说："我家血脉险些断绝，弟弟幸亏得救，难道不是天意？应当和人们断绝往来，不要随便走动，小心不要说一句批评梁氏的话。批评梁氏就会牵连到君主，灾祸就会重来，我们唯一的就是引咎自责。"李燮严格地遵从姐姐的教诲。后来王成去世，李燮按礼节埋葬了他，每年四时祭祀，都把王成的牌位放在上位祭奠。

2 十一日，新丰侯单超去世，赐给他御用棺、玉匣。埋葬时，派五营骑兵、将作大匠造坟。之后，剩下的四侯更加蛮横，天下人民有俗语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四人竞相建造宅第，比赛奢侈，他们的仆从都乘坐牛车，拥有骑兵侍卫；兄弟亲戚都做了州郡的长官，搜括百姓，跟盗匪没有区别，暴虐遍及天下；人民不能忍受，所以许多人都去当盗匪。

中常侍侯览、小黄门段珪在济北国边界有田产，他们的仆从宾客抢劫过路人。济北相滕延把这些人全抓了，杀掉几十人，把尸体摆在街上。侯览、段珪向皇帝投诉此事，滕延被诏到廷尉论罪，免去官职。

左悺的兄长左胜任河东太守，皮氏县县长京兆人赵岐对有这样的上司感到羞耻，当天弃官西去。唐衡的兄长唐玹任京兆尹，向来与赵岐有仇，逮捕了赵岐的家属宗亲，诬陷他们犯了重罪，全部杀害。赵岐四处逃难，无处不到，隐匿姓名，在北海郡的街头卖饼。安丘人孙嵩见他与众不同，载着他一同回来，藏在夹墙中。等到唐衡兄弟死了，遇到赦免，才敢出来。

3 闰月，西羌残余的部众又与烧何大酋长侵扰张掖。凌晨，逼近校尉段颎的军队。段颎下马大战，到了中午，刀砍断了，箭用尽了，敌人也退兵了。段颎追击，边战边进，日夜攻击，吃生肉，饮积雪，四

十多天，到达积石山，出塞门二千多里，杀了烧何大帅，接受其残部投降，便班师而回。

4 夏，五月，十一日，汉中郡山崩。

5 六月，初九，司徒祝恬去世。

6 秋，七月，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7 长沙蛮反叛，屯集在益阳，和零陵蛮一起骚扰长沙。

8 九真郡残余的贼人聚集在日南郡，势力变得强盛；下诏再次任命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夏方向来有威信，冬，十一月，日南郡的二万多贼人，相互前来向夏方投降。

9 勒姐、零吾部落羌人包围允街，段颎打败了他们。

10 泰山贼人叔孙无忌攻击并杀害了都尉侯章，朝廷派中郎将宗资打败他们。下诏征召皇甫规为泰山太守。皇甫规到职，广泛设计谋略，平息了所有的叛贼。

四 年

1 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2 大疫。

3 二月，壬辰，武库火。

4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5 三月，太尉黄琼免[①]；夏，四月，以太常沛国刘矩为太尉。

初，矩为雍丘令[②]，以礼让化民；有讼者，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

6 甲寅，封河间孝王子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奉孝王后。

7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8 丁卯，原陵长寿门火。

9 己卯，京师雨雹。

10 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

11 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赪裂[3]。

12 己酉，赦天下。

13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14 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4]。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

15 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反，寇三辅。

16 秋，七月，京师雩[5]。

17 减公卿已下奉，贵王侯半租[6]，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18 九月，司空黄琼免，以大鸿胪东莱刘宠为司空。

宠尝为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奢非法，郡中大治；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7]，自若邪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他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19 冬，光禄、沈氏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校尉段颎将湟中义从讨之[8]。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颎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叛归。郭闳归罪于颎，颎坐征

下狱，输作左校，以济南相胡闳代为校尉。胡闳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寇患转盛。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曰："今猾贼就灭，泰山略平，复闻群羌并皆反逆。臣生长邠岐⑨，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⑩。臣素有痼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势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自鸟鼠至于东岱⑪，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孙、吴，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诏以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⑫。十一月，规击羌，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

【注释】

①黄琼(公元86～164年)：字世英，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西北)人，魏郡太守黄香之子。历任议郎、尚书仆射、尚书令、太尉。

②雍丘：县名，治今河南杞县。

③博：县名，今山东泰安县东南。

④犍为属国：在今四川宜宾县一带。

⑤零：旱祭。

⑥贷(tè 特)：求乞，此处为借贷。

⑦山阴：县名，治今浙江绍兴县。

⑧湟中：在今青海省东北。

⑨邠：邠山，在陕西邠县南。

⑩误中之言：事见五十二卷顺帝永和五年。

⑪鸟鼠：山名，在今陕西陇西县。

⑫关西：函谷关以西。

【译文】

四年(辛丑,公元 161 年)

1 春,正月,初二,南宫嘉德殿失火;二十九日,丙署失火。

2 瘟疫蔓延。

3 二月,初三,武库失火。

4 司徒盛允被免职,任命大司农种暠为司徒。

5 三月,太尉黄琼被免职;夏,四月,任命太常沛国人刘矩为太尉。

当初,刘矩任雍丘县令,用礼仪谦让教化人民;遇到诉讼的人,常常引到面前,当面教训,认为愤怒是可以忍耐的,县衙不可以进,要他们回去想想。争讼的人感谢他,就不再争执了。

6 二十六日,封河间孝王的儿子参户亭侯刘博为任城王,作为继承人奉祀孝王刘尚。

7 五月,二十七日,彗星出现在心星附近。

8 初十,刘秀的原陵长寿门失火。

9 二十二日,京城下冰雹。

10 六月,京兆、扶风、凉州地震。

11 十三日,博县的岱山和尤来山同时崩裂。

12 二十二日,赦天下。

13 司空虞放被免职,任命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14 犍为属国夷人侵扰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打败了他们。

15 零吾羌和先零各族反叛,侵扰三辅。

16 秋,七月,京城设坛祈雨。

17 减少公卿以下的俸禄,借贷王侯一半的租税,出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官职,售价不等。

18 九月,司空黄琼被免职,任命大鸿胪东莱人刘宠为司空。

刘宠曾经担任过会稽太守,简化烦杂的政令,禁止非法的行为,郡里得到大治;征召他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从若邪山

谷出来，每人拿一百钱送给刘宠说："我们是山野村夫，从不知道拜见郡府。只晓得别的郡守派官吏到民间求取财物，到了晚上还不停止，有时，狗整夜在叫，人民不得安宁，自从你到任以来，晚上狗不叫，民不见索物的官吏；年老了才遇到圣明的政治，现在听说你要离开我们，所以搀扶着来送你。"刘宠说："我的政绩哪里赶得上你们所说的，辛苦你们父老了。"在每个人手上选了一个大钱，留下。

19 冬，先零、沈氐羌和各部落侵扰并州和凉州，校尉段颎率领湟中义勇讨伐他们。凉州刺史郭闳贪求分享战功，故意阻碍段颎的军队，使他不能前进；义勇随军太久，思念家乡，全都叛离。郭闳把罪归于段颎，段颎被征回下狱，判到左校作苦役，任命济南相胡闳代理校尉。胡闳没有威信、谋略，羌人于是猖狂，攻陷营垒，辗转招诱各部落，骚扰各郡，灾祸越来越厉害。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说："现在狡猾的盗贼就要消灭，泰山就要平定，又听说各羌族都在反叛，我生长在邠山、岐山之间，年纪五十九岁了，以前做过郡中官吏，多次经历羌人叛乱，参与政府的谋略，曾有误中的言辞。我向来疾病缠身，害怕像犬马一样老死，不能报答皇恩，请求给我一个不重要的官职，备好一辆车子，一个人出使到三辅，宣扬国家的声威和恩德，用我所熟悉的地形和兵力配备情况，辅助各军。我当初孤身在危境，静观郡中将领已经几十年，认为从西边的鸟鼠山到东边的泰山，弊病都一样，不知安抚百姓。与其着力访求猛将杀敌，不如施行清平政治。与其精研孙子、吴起的兵法，不如郡守奉公守法。上次的变乱，为时不远，我实在担忧，所以越职表达自己的心意。"下诏任命皇甫规为中郎将，持符节，监督关西军队，讨伐零吾等族。十一月，皇甫规进击羌人，得胜，杀了八百人。先零各部落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相互规劝来投降的有十几万人。

五 年

1 春，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①]。

2 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皇甫规发先零诸种羌，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阎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

先是安定太守孙儁受取狼籍[②]，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

3 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吾。

4 乙丑[③]，恭陵东阙火。戊辰[④]，虎贲掖门火。五月，康陵园寝火。

5 长沙、零陵贼入桂阳、苍吾、南海[⑤]，交趾刺史及苍吾太守望风逃奔，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募兵讨之，不能克。

6 乙亥，京师地震。

7 甲申，中藏府丞禄署火[⑥]。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闼火[⑦]。

8 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

9 艾县贼攻长沙郡县[⑧]，杀益阳令，众至万余人；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零陵蛮亦反。冬十月，武陵蛮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奔走，主簿胡爽

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旗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

尚书朱穆举右校令山阳度尚为荆州刺史[9]。辛丑[10],以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11],将兵十余万讨武陵蛮。先是,所遣将帅,宦官多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绲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朱穆奏"绲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绲请前武陵太守应奉与俱,拜从事中郎。十一月,绲军至长沙,贼闻之,悉诣营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诏书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而上书乞骸骨,朝廷不许。

10 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

11 太尉刘矩免,以太常杨秉为太尉。

12 皇甫规持节为将,还督乡里,既无他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12],帝玺书诮让相属[13]。

规上书自讼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旧都惧骇,朝廷西顾。臣振国威灵,羌戎稽首,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践州界,先奏孙儁、李翕、张禀;旋师南征,又上郭闳、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

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赍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蔫，云臣私报诸羌，雠以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9]，镇乌孙以公主[10]；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11]，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本土，纠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众谤阴害，固其宜也！”

帝乃征规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除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注释】

①丙署：殿名。

②狼籍：败坏不可收失。

③乙丑：四月无乙丑日，疑误。

④戊辰：四月无戊辰日，疑误。

⑤桂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郴县。

⑥中藏府：皇宫钱币库。

⑦闼(tà 踏)：门。

⑧艾县：治今江西永修县。

⑨右校令：将作大匠的属官，掌右工徒。

⑩辛丑：此日待考。

⑪冯绲(gǔn 滚):字鸿卿,巴郡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人。初举孝廉,历官广汉属国都尉、御史中丞、陇西太守、辽东太守、京兆尹、司隶校尉、车骑将军。

⑫文降:假意投降。

⑬诮(qiào 俏):责备。

⑭遣宫姬事:指汉元帝以王昭君赐呼韩邪单于。

⑮"镇乌孙"句:指汉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妻乌孙王昆莫。

⑯覆军有五:指邓鸿败于冀西,任尚败于平襄,司马钧败于丁奚城,马贤败于射姑山,赵冲败于鹯阴河。

【译文】

五年(壬寅,公元162年)

1春,正月,二十九日,南宫丙署失火。

2三月,沈氐羌人侵扰张掖、酒泉,皇甫规派先零各部落的羌人,共同到陇右讨伐,但是,道路断绝,军中流行瘟疫,死亡人数达十之三、四。皇甫规亲自进入营帐,巡视将士,三军振奋。东羌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通往凉州道路再次打通。

起初,安定太守孙儁受取贿赂,声名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杀了很多归降的羌人,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都年老体弱,不能胜任职守,却都仗恃权贵,不遵守法度。皇甫规到职,把他们的罪行足条向皇帝报告,使他们有的免官,有的受诛;羌人听了,同时改变态度,回到善道,沈氐大酋长滇昌、饥恬等十几万人又向皇甫规投降。

3夏,四月,长沙贼人起事,骚扰桂阳郡、苍梧郡。

4乙丑日。恭陵东阙失火。戊辰日,虎贲掖门失火。五月,康陵园寝失火。

5长沙、零陵贼人进入桂阳郡、苍梧郡、南海郡,交趾刺史和苍梧太守望风逃跑,派遣御史中丞盛修督促州郡募兵,讨伐贼人,不能取胜。

6 二十三日，京城地震。

7 初三，中藏府丞禄署失火。秋，七月，初八，南宫承善门失火。

8 鸟吾羌侵扰汉阳郡，陇西、金城等郡的军队征讨得胜。

9 艾县贼人攻击长沙郡县，杀死益阳县令，部众达一万多人。谒者马睦督促荆州刺史刘度攻击他们，战败，马睦、刘度逃跑。零陵蛮跟着反叛。冬，十月，武陵蛮反叛，骚扰江陵，南郡太守李肃逃走，主簿胡爽拦住马头进谏说："蛮夷看见郡中没有戒备，所以敢趁机来犯。你是国家大臣，管辖连绵千里的地方，如果举旗鸣鼓作为号召，将有十万人响应，为什么要抛弃职守的重任，成为逃亡的人呢？"李肃拔出刀，对胡爽说："你快走开，我现在如此紧急，哪里有时间顾及这些计划！"胡爽抱着马，竭力进谏，李肃于是杀了胡爽逃走。皇帝听说此事，征召李肃，绑赴街市杀了；刘度、马睦判处死刑减一等；免除胡爽家赋税，任命家中一人做郎官。

尚书朱穆推荐右校令山阳人度尚为荆州刺史。辛丑日，任命太常冯绲为车骑将军，率领十几万军队讨伐武陵蛮。原先，宦官总是以浪费军资的罪名陷害将帅，加以惩处，冯绲希望请一位中常侍监督军事开支。尚书朱穆弹劾"冯绲以财货自求谦抑，有失大臣节操。"有诏不能弹劾。冯绲请求前武陵太守应奉一同前往，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十一月，冯绲率军到达长沙，贼人得到消息，都到军营请求投降。向武陵蛮夷进军，杀了四千多人，有十几万人投降，平定了荆州。下诏赐钱一亿，冯绲坚决不接受，振旅班师，把功劳归给应奉，举荐他为司隶校尉；而自己上书请求辞职回乡，朝廷不批准。

10 滇那羌侵扰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

11 太尉刘矩被免职，任命太常杨秉为太尉。

12 皇甫规持节，担任将职，回到故乡，既没有私人的恩惠，还常常举奏不法事，又痛恨宦官，不和他们往来，使得朝廷内外都抱怨他，于是一齐诬告皇甫规贿赂各羌部落，要他们假装投降，皇帝下诏责备皇甫规。

皇甫规上书自辩说："去年的秋季，戎狄蠢动，长安惊恐，朝廷担心西方政事。我振兴了国家的威望，使羌戎投降，节省军事费用一亿以上。认为这是忠臣的本份，不应该诉说劳苦，所以不愿意有任何表功的言辞。然而，比起以前的事情，似乎可以免除罪过。我先前进入凉州州界，弹劾了孙隽、李翕、张禀；后来率军东征，又弹劾了郭闳、赵熹，陈述他们的过错罪恶，依法应执行死刑。这五个臣子的党羽遍布半个国家，其他从墨绶以下，到小官吏，牵连的有一百多人。官吏请求报复郡守的怨恨，儿子想要报复父亲的耻辱，载着礼物，乘坐车马，抱着粮食，步行奔走，交结豪门，争相散布流言诽语，说我私下贿赂钱货，勾结羌族。如果我是拿了私人财物，可是，家中没有一石存粮；如果说我取走了官府的财物，那么，请查考文籍帐簿。使我困惑的是，如果像流言说的那样，从前，朝廷曾把宫女送给匈奴，把公主送给乌孙，跟他们结好。现在，我只用了一千万钱就安抚了羌人，这正是良臣的谋略，军事家所推崇的，有什么地方违背义理？从永初年代以来，不少将帅被派到关外，有五位将帅的军队覆没，费用不知多少亿，有的在班师时，封好财货，送到权贵家中，因而功成名就，多受封爵奖赏。现在我回到乡里，揭发各郡的官员，与亲戚朋友断离关系，羞辱旧友，众人诽谤暗害我，这是情理中的事情。"

皇帝于是征召皇甫规回到京城，任命他为议郎，论功应当封赏；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想向他敲诈财物，多次派宾客询问功劳的情况，皇甫规始终不理。徐璜等人大怒，又用前面的事诬陷他，把他交付官吏。皇甫规的部下想凑钱财补送，皇甫规坚决不同意，终于以没有扫除残敌的罪名，判皇甫规下狱，罚为劳工。公卿和太学生三百多人到宫门诉冤，遇赦，放回家中。

六 年

1 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2 三月，戊戌，赦天下。

3 以卫尉颍川许栩为司徒。

4 夏，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

5 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6 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①]。

7 桂阳贼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蛮复反；太守陈举讨平之。宦官素恶冯绲，八月，绲坐军还，盗贼复发，免。

8 冬，十月，丙辰，上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光禄勋陈蕃上疏谏曰："安平之时，游畋宜有节[②]，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加之兵戎未戢[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书奏，不纳。

9 十一月，司空刘宠免。十二月，以卫尉周景为司空[④]。景，荣之孙也。

时宦官方炽，景与太尉杨秉上言[⑤]："内外吏职，多非其人。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⑥]，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青

州刺史羊亮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10 诏征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初，张奂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锢，凡诸交旧，莫敢为言；唯规荐举、前后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规为度辽，到营数月，上书荐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举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规为度辽将军，以规为使匈奴中郎将。

11 西州吏民守阙为前护羌校尉段颎讼冤者甚众；会滇那等诸种羌益炽，凉州几亡[7]，乃复以颎为护羌校尉。

12 尚书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8]，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放滥骄溢，莫能禁御，穷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9]，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复口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参与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卒[10]。

【注释】

①平陵：汉昭帝刘弗陵墓园。

②畋(tián 甜)：打猎。

③戢(jí 集)：止。

④周景：字仲享。曾任河内太守，历官至太尉。

⑤杨秉：杨震子，字叔节。曾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历官至太尉。敢于直言，不为酒色财所惑。

⑥司隶校尉：官名，负责三辅、三河、弘农等郡的劳役和治安。 中二千石：官职品级的一种，一年可得二千石以上俸禄。中者，满也。 城门校尉：掌管十二城门。 五营校尉：掌管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 北军中候：掌监五营。

⑦凉州：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⑧貂：貂的尾巴，置于帽的右侧。 珰：帽子上贵重的金制装饰品。

⑨兆庶：兆民，百姓。 黎萌：黎民。

⑩懑(mèn 闷)：烦闷。

【译文】

六年(癸卯，公元 163 年)

1 春，二月，十一日，司徒种暠去世。

2 三月，二十二日，赦天下。

3 任命卫尉颍川人许栩为司徒。

4 夏，四月，初五，康陵东署失火。

5 五月，鲜卑侵扰辽东属国。

6 秋，七月，初十，平陵园寝失火。

7 桂阳贼人李研等人骚扰郡界，武陵蛮又反叛；太守陈举讨伐平定了。宦官向来厌恶冯绲，八月，冯绲被以军队班师后，盗贼重新叛乱的罪名免职。

8 冬，十月，十三日，皇帝在广成打猎，便到了函谷关、上林苑。光禄勋陈蕃上疏说："在平安的时候，打猎应该有所节度，何况现在有

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加上军事行动还没有停止,四方人民逃亡,正是陛下愁眉忧虑,坐等机会的时候,怎么可以耀武扬威,把心意用到狩猎上?又,去年秋天多雨,人民开始种麦,现在耽误了他们耕种的时机,却要他们从事驱逐禽兽,扫除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人民的本意。"奏章呈上,不予采纳。

9 十一月,司空刘宠被免职。十二月,任命卫尉周景为司空。周景是周荣的孙子。

这时,宦官势力很大,周景和太尉杨秉上书说:"朝廷内外的官吏,多是用人不当。按旧制,宦官的子弟不得居高官,掌大权;可是现在,宦官的亲族宾客,遍布各个衙门,有些年轻的平庸之辈,当上了郡守县宰;上下怨愤,四方愁苦。我们认为应当遵守旧章,黜退贪残之人,杜塞灾祸诽谤。请下令给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核实部属;应当罢免的,主动呈报三府,考察有遗漏,准许继续呈上。"皇帝听从了,于是,杨秉逐条列举进奏、弹劾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郡守五十多人,有的处死,有的免职,天下没有不肃然起敬的。

10 下诏征皇甫规为度辽将军。当初,张奂被指控是梁冀的旧部,免除官职,禁锢在家。他的所有旧交,没有谁敢替他说话,只有皇甫规前后七次举荐他,因此任命为武威太守。等到皇甫规担任度辽将军,到职才几个月,就上书推荐张奂:"才能谋略都很优秀,应该担任元帅,以满足众望。如果认为我还可以充任军职,我愿担任副职,作为张奂的助手。"朝廷同意了。任命张奂代替皇甫规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匈奴中郎将。

11 西州有许多官吏、百姓守在宫门,为前护羌校尉段颎诉冤;时逢滇那等各部羌人的势力扩大,凉州几乎要丢失,才重新任命段颎为护羌校尉。

12 尚书朱穆对宦官专横很痛恨,上疏说:"按照汉朝旧制,中常侍只参与选拔士人,建武年以后,才改为全用宦官。自从延平年以

来，宦官地位渐渐尊贵，凭借貂珰衣锦，处于侍中的地位，朝廷大事，全都要经过他们，权力倾震天下，宠贵没有限度，他们的子弟亲戚都担任要职，放滥骄横，无法禁止，使天下穷困，小民空竭。我认为应当全部罢免，恢复从前的制度，另外选择海内清廉纯朴、通达国家体制的人，以递补他们的职位，这样，天下人民就能蒙受圣明的教化！”皇帝不采纳。后来，朱穆有事晋见，又口头陈述说：“我听说汉朝旧典，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负责传达尚书政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奏书；都要用大姓的士子担当。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的地位掌管政事，不接触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在皇帝和皇后之间奔走。从此以后，宦官权力超过君主，穷困天下，应当都罢黜遣出，广泛选拔年高德望的学者参与政事。”皇帝很不高兴，不理他，朱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左右的人传令“出去！”过了很久，才急步离开。从此，宦官多次趁机举诏诬陷他。朱穆一向刚直，不得意，过了不久，愤怒已极，长疮去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起阏逢执徐，尽柔兆敦牂，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

1 春，二月，丙戌[1]，邠乡忠侯黄琼薨[2]。将葬，四方远近名士会者六七千人。

初，琼之教授于家，徐稚从之咨访大义[3]，及琼贵，稚绝不复交。至是，稚往吊之，进酹[4]，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诸名士推问丧宰，宰曰："先时有一书生来，衣粗薄而哭之哀，不记姓字。"众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选能言者陈留茅容轻骑追之[5]，及于途。容为沽酒市肉，稚为饮食。容问国家之事，稚不答。更问稼穑之事，稚乃答之。容还。以语诸人，或曰："孔子云：'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6]'。然则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为人，清洁高

廉，饥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为季伟饮酒食肉，此为已知季伟之贤故也！所以不答国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泰博学，善谈论。初游雒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7]。膺与相见，曰：“吾见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遂与为友，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8]，车数千两，膺唯与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周游郡国。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9]，容独危坐愈恭，泰见而异之，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10]，泰谓为己设，容分半食母，余半庋置[11]，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泰曰：“乡贤哉远矣！郭林宗犹减三牲之具以供宾旅[12]，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对之揖，劝令从学，卒为盛德。钜鹿孟敏[13]，客居太原，荷甑堕地[14]，不顾而去。泰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泰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因劝令游学，遂知名当世。陈留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鄢陵庾乘[15]，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泰见而奇之，其后皆为名士。自余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奖进成名者甚众。

陈国童子魏昭请于泰曰[16]：“经师易遇，人师难遭[17]，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泰尝不佳，命昭作粥，粥成，进泰，泰呵之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掷地[18]。昭更为粥重进，泰复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无

变。泰乃曰:"吾始见子之面,而今而后,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陈留左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泰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19],段干木,晋国之大驵[20],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21],况其余乎!慎勿恚恨[22],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泰不绝恶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3]。"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泰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或问 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24]。"

泰尝举有道[25],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尝劝之仕。泰曰:"吾夜观乾象[26],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27]。"然犹周旋京师,诲诱不息。徐稚以书戒之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寤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

济阴黄允[28],以隽才知名[29],泰见而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年过四十,声名著矣。然至于此际,当深知匡持[30],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31],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32]。妻请大会宗亲为别,因于众中攘袂数允隐慝十五事而去[33],允以此废于时。

初,允与汉中晋文经并恃其才智,曜名远近,征辟不

就[59]。托言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郎吏杂坐其门[60]，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61]，以为与夺。符融谓李膺曰："二子行业元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并以罪废弃。

陈留仇香，至行纯嘿，乡党无知者。年四十，为蒲亭长[62]。民有陈元，独与母居，母诣香告元不孝，香惊曰："吾近日远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历年之勤乎！且母养人遗孤，不能成济，若死者有知，百岁之后，当何以见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亲到元家，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感悟，卒为孝子。考城令河内王奂署香主簿[63]，谓之曰："闻在蒲亭，陈元不罚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64]？"香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故不为也。"奂曰："枳棘之林非鸾凤所集[65]，百里非大贤之路。"乃以一月奉资香[66]，使入太学。郭泰、符融赍刺谒之[67]，因留宿；明旦，泰起，下床拜之曰："君，泰之师，非泰之友也。"香学毕归乡里，虽在宴居[68]，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严君；妻子有过，免冠自责，妻子庭谢思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异。不应征辟，卒于家。

【注释】

①丙戌：疑误。

②邟(kàng 扛)乡:古地名,在今河南临汝县东。　黄琼:黄香之子。官至太尉,卒年79岁。

③徐稚:字孺子。

④酹(lèi 类):洒酒于地,表示祭奠。

⑤陈留:汉郡之一,在今河南开封一带。　茅容:字季伟。

⑥"可与"句:出自《论语·卫灵公》。

⑦河南尹:东汉都城所在的地方行政长官。

⑧衣冠:古代士以上戴冠,衣冠代指士绅。

⑨夷踞:蹲在地上。

⑩馔(zhuàn 转):饮食。

⑪庋(guǐ 轨):搁。

⑫三牲:牛、羊、豕。此为养亲之物。

⑬钜鹿:汉郡之一,在今河北省平乡一带。

⑭荷(hè 和):扛。　甑(zèng 赠):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

⑮鄢陵:属颍川郡,在今河南省许昌以东。　庾:音yǔ(语)。

⑯陈国: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国相当于郡。汉代郡国并置。

⑰经师:学识渊博的人。　人师:德行高尚的人。

⑱杯:汉代的杯就是现在的碗。

⑲颜涿聚:传说他本是梁甫的巨盗,后学于孔子,当上了齐国的大夫。梁甫:又作梁父,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⑳驵(zǎng 葬上):马市的中间介绍人。

㉑蘧(qú 渠)瑗:春秋末卫国大夫。他善于改过,与时无忤。　颜回:孔子的得意门人。

㉒恚(huì 会):恨,怒。

㉓"人而"句:出自《论语·八佾》。

㉔"隐不"句:这是以介子推、柳下惠之类的人作为比喻。

㉕有道:汉代选举的一项科目。

㉖乾:天,与坤相对。

㉗优游:《诗经·小雅·采薇》:"优哉游哉,亦是戾矣。"

㉘济阴:汉郡之一,今山东菏泽一带。

㉙隽(jùn 俊):才智过人。

㉚匡持：检束。

㉛隗：音 kuí(奎)。

㉜"允闻"句：黄允欲废黜其妻而娶袁隗之女。

㉝攘袂(mèi 妹)：卷起袖子。

㉞征辟：朝廷根据德才授以官职。

㉟郎吏：泛指朝廷官吏。

㊱臧否(pǐ 匹)：好坏。

㊲蕃亭长：相当于乡长，蕃亭在陈留郡的考城县。

㊳河内：汉郡之一，今河南省北部。　主簿：县府的属官。

㊴鹯(zhān 粘)：传说中的一种猛禽。

㊵枳(zhǐ 只)：落叶灌木，枝多硬刺。

㊶奉：通俸。

㊷刺：名片。

㊸宴：安。

【译文】

汉纪四十七　起甲辰(公元 164 年)，止丙午(公元 166 年)，共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甲辰，公元 164 年)

1 春，二月，丙戌日，郎乡忠侯黄琼去世。将要安葬，远近各地来了六七千名士吊丧。

当初，黄琼在家设教，徐稚追随他访求道义，等到黄琼做了高官，徐稚就不再与他交往。到这时，徐稚才前往吊祭，进酒礼拜，哀哭离去，没有人认识他。那些名士便问主持丧事的人，他回答："先前有一位书生来，穿的是粗布衣服，哭得很悲哀，没有留下姓名。"众人说："一定是徐孺子。"于是就推选善于言辞的陈留人茅容骑马去追赶他，在路中追到。茅容买了酒肉，徐稚与他一块吃喝。茅容问国家大事，徐稚不回答。改问有关庄稼的事情，徐稚才回答。茅

容回来，向大家讲明情况，有的人说："孔子说：'可以与他谈论道理而不与他谈，这就失去了可以谈论的人。'照此说来，徐孺子岂不是失去了一个可以论道的人么？"太原人郭泰说："不是这样。徐孺子为人，清廉高洁，饥饿时不可以随便吃饭，寒冷时不可以随便穿衣，而却可以与季伟饮酒食肉，这就表示他已经知道了季伟贤明的缘故！他之所以不回答有关国事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智慧可以被人赶上，而他的大智若愚不可能被人赶得上！"

郭泰学识广博，善于谈论。初游雒阳时，当时的人都不认识他，陈留人符融一见到他便很惊异，就把他介绍给河南尹李膺。李膺与他相见，说："我见到过的贤士够多了，还没有像郭林宗的。他有聪慧的识见，高雅博通，在今天的中国，还很难遇见能与他匹敌的。"于是与郭泰交为朋友，这样郭泰名震京师。后来郭泰回乡时，达官贤士送他到黄河岸边，有数千辆车子，李膺独与郭泰同舟渡河，众宾客望见他们，觉得像是神仙在舟中。

郭泰有知人之明，喜好奖励才士，到郡国周游。茅容，四十多岁，在田野耕作，与农友们在树下避雨，众人都相向蹲着，茅容却正襟端坐；郭泰见了很惊异，因而请求在茅容家借宿。第二天，茅容杀鸡做菜，郭泰以为是为招待自己；茅容分了半只鸡给母亲吃，剩下的半只搁在厨柜里，自己却做了蔬菜与客人一同吃饭。郭泰说："你的贤德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我还要分些奉养双亲的佳肴招待宾客，而你竟然如此，这才是我要交的朋友啊。"站起来，向茅容作辑，劝导勉励他从学，终于将他培养成有高超德行的人。钜鹿孟敏，寄居在太原，扛着的瓦甑摔在地上，看都不看就走了。郭泰看见问他是怎样想的，孟敏回答："瓦甑已经摔破了，看它有什么好处！"郭泰认为他处事有分寸和决断能力，与他交谈，知道了他的德性，因而劝他游学，终于闻名当世。陈留人申屠蟠家贫，替人做油漆工；鄢陵人庾乘，年轻时在县衙做守门人；郭泰见到他们认为是奇才，后来都成了知名人士。其余有些出身于屠宰、沽酒、行伍的人，因得郭泰

奖励成名的还有很多。

陈国少年魏昭求见郭泰说："学识渊博的经师容易遇见，品行高尚的人师难得碰到，我愿意跟随你身边，做些洒扫方面的杂事。"郭泰答应了。郭泰曾身体不佳，叫魏昭煮稀饭，稀饭煮好了，进奉给郭泰，郭泰大声责备说："替长辈煮稀饭，没有敬意，使我怎么吃得进！"把碗扔到地上。魏昭重新煮了稀饭，进奉给郭泰，郭泰又大声责备他。像这样有三次，魏昭不动声色。郭泰才说："起初我只见到你的外表，从今之后，了解你的内心了！"于是把他当作朋友，对他很好。

陈留人左原，作为郡里的学生，犯法被斥责，郭泰在路上遇到他，设置酒菜宽慰他，说："从前颜涿聚是梁甫山的大盗，段干木是晋国大马贩，最后成了齐国的忠臣，魏国的名贤；蘧瑗、颜回尚且不能没有过错，何况其他的人呢！千万不要忿恨，应当反躬自责。"左原接受了他的劝告而离去。有人讥讽郭泰连坏人都不拒绝，郭泰说："一个没有仁德的人，若是过分恨他，就会出现乱子。"左原后来忽然又心怀恨意，约了朋友，想去报复学士们。那天，郭泰正在郡学中，左原羞愧地感到辜负了郭泰先前的劝导，因而没闹事就走了。后来这件事的真相被搞清了，众人都很感谢和敬佩郭泰。

有人问范滂说："郭林宗这人怎么样？"范滂回答说："他隐居不仕，但不违背双亲，贞亮自持，但不与俗绝交，天子不能得他为臣，诸侯不能得他为交，我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郭泰曾经被推举为有道，不肯接受，同郡人宋冲向来佩服他的德行，认为从汉初以来，没有见到有人能与他相比，曾劝他出来当官。郭泰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上天要废弃这个朝代，人力不可支撑，我只想优游自在地过完这一辈子算了。"然而他却还是在京师广交朋友，不停的劝诲诱导别人。徐稚写信告诫他说："大树将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为什么还要栖栖皇皇的不得安居呢！"郭泰感悟地说："我诚恳地接受你的劝诲，以你为我的表率。"

济阴人黄允,以隽才闻名于世,郭泰见到他就说:"你的大才过人,足成大器,四十岁以后,名声显著。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应当深知自我检束,不然,美誉将被毁掉!"后来司徒袁隗想为侄女物色夫婿,见到黄允,赞叹说:"能有个这样的女婿,就心满意足了。"黄允听说后就要休掉他的妻子。妻子邀请了许多宗亲聚会作为辞别,当着众人激愤地陈数黄允十五件隐惹的丑事,然后离去,黄允因此被时人唾弃。

当初,黄允与汉中人晋文经都凭恃自己的才智,远近扬名,不应征召。托言在京师疗病,不与宾客交往,公卿大夫派门生早晚去探问病情,郎吏们乱坐在门口,却见不到他们;三公府征聘的官吏,则要向他们咨询,顺着他们的好恶,以定取舍。符融对李膺说:"这两个人的德行功业一无所闻,而以豪杰自居,竟能使公卿差人问病,朝官坐在门口,我担心他们的小道会破坏大义,空有声誉,不符实德,特别应当注意他们。"李膺认为说得对。这两个人从此名望和评论都渐渐衰落,宾客门徒越来越少了,过了十天左右,惭愧叹息而逃离,后来都因罪而被废弃。

陈留人仇香,德行至美,缄默无闻,同乡的人都不了解他。四十岁时,做了蒲亭长。乡民陈元,与母独居,母亲到仇香那里告陈元不孝,仇香惊讶地说:"我最近曾经过陈元家,房舍院落都整顿得很好,按时耕耘,他不是个坏人,一定是没有得到好好教导。你守寡养孤儿,一辈子辛苦,而今年老,怎么可以因一时之愤,就抛弃了多年的辛勤养育呢!再说当母亲的养育遗孤,不能教子成器,如果死者知道,百年之后,拿什么去见死去的丈夫!"陈元的母亲流着泪站起来。仇香于是亲自到陈元家,向他讲述伦理孝道,并以祸福报应的例子作比喻,陈元感悟,终于成为孝子。考城县令河内人王奂签署调任仇香为主簿,对他说:"听说你在蒲亭时,对陈元不惩罚而去教化,未免缺少鹰鹯之志吧?"仇香说:"我以为鹰鹯的搏击不如鸾凤的和鸣,所以不用惩罚治民。"王奂说:"枳棘的树林不是鸾凤集栖

之处，百里行程不是大贤奔驰之路。”于是以一个月的薪俸资助仇香，让他进太学。郭泰、符融投名片拜谒仇香，因而在他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郭泰起身，下床向仇香拜揖说：“您是我的老师，不是我的朋友。”仇香学成回乡里；虽然安居，衣服却一定要穿得整齐，妻子对他像事奉严君一样；妻子有过错，他就摘下帽子以示自责，妻子在庭中谢罪思过，仇香戴上帽子，妻子才敢进入正堂，始终没看见他因喜怒而改变音容。从不应征召，死于家中。

2 三月，癸亥[1]，陨石于鄠[2]。

3 夏，五月，己丑，京师雨雹。

4 荆州刺史度尚募诸蛮夷击艾县贼[3]，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卜阳、潘鸿等逃入深山，尚穷追数百里，破其三屯，多获珍宝。阳、鸿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4]，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封右乡侯。

5 冬，十月，壬寅[5]，帝南巡；庚申[6]，幸章陵[7]；戊辰，幸云

梦，临汉水，还，幸新野[8]。时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征求费役，不可胜极。护驾从事桂阳胡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行事。"帝从之。自是肃然，莫敢妄干扰郡县。帝在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除人为郎，太尉杨秉上疏曰："太微积星[9]，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6 护羌校尉段颎击当煎羌，破之。

7 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8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9 初，侍中寇荣，恂之曾孙也，性矜洁，少所与，以此为权宠所疾。荣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纳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与宗族免归故郡[10]，史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诣阙自讼。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陛下统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11]，青蝇之人所共构会[12]，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13]。残酷之吏，张设机网，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欲使严朝必加滥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岁时怠[14]，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逐臣者穷人迹，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15]，无以

过也。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⑯，止则见扫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如臣犯元恶大憝⑰，足以陈厚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⑱，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⑲，而阊阖九重⑳，陷阱步设，举趾触罘罳㉑，动行绂罗网㉒，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廪、浚井之难㉓，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㉔，臣敢忘斯义，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注释】

①癸亥：三月无此日，疑误。

②鄠(hù 户)：县名，治今陕西户县。

③艾县：治今江西修水县。

④秣(mò 末)：喂养。　蓐(rù 入)：在寝蓐上吃饭。

⑤壬寅：十一月无此日，疑误。

⑥庚申：十一月无此日，疑误。

⑦章陵：在今湖北枣阳县。刘秀的先人墓冢在此。

⑧新野：县名，治今河南新野县。

⑨太微：太微垣，星官名。又为星区，三垣中的上垣。

⑩故郡：寇荣的故乡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县。

⑪批抵:抵触。

⑫青蝇之人:典出《诗经·青蝇》,青蝇能混淆黑白。

⑬投杼之怒:见三卷周赧王七年。

⑭"滞怒"句:言怒恚积蓄,不因春秋、岁时而冲淡消散。

⑮季布事:见十卷高祖五年。

⑯甫:始。

⑰懟(duì 兑):怨恨。

⑱肺石:古代宫廷之外有一块巨石,受冤者立石投诉,司法官记录并秉报上级处理。

⑲三槐九棘:三公九卿,代指高级官吏。

⑳阊阖:宫门。

㉑罘罳(fú jiē 浮嗟):兔网。

㉒絓(guà 挂):牵阻。

㉓"大舜"句:传闻舜不畏迫害,在盖茅屋和掘井时化险为夷。

㉔"申生"句:晋献公时,骊姬加害于太子申生,申生自缢而死。

【译文】

2 三月,癸亥日,陨石坠落到鄠县。

3 夏,五月,十九日,京城降冰雹。

4 荆州刺史度尚召募蛮夷进击艾县的贼人,大胜,有数万人投降。桂阳郡多年来的贼人卜阳、潘鸿等逃进深山,度尚连续追击了好几百里,攻破三处据点,得到许多珍宝。然而,卜阳、潘鸿的势力仍然很大,度尚想继续攻击,但是,士卒骄傲富有,没有斗志。度尚估计只要一松缓,就不能战斗;强迫出战,肯定要逃跑。于是宣称:"卜阳、潘鸿当了十年盗贼,擅长攻守,现在我们军队太少,不可轻易进攻,只有等待各郡派来的军队都到了,才能合力进攻。"下令军中,允许出营射猎,兵士高兴,上下都出营作乐。度尚秘密派自己的亲信潜入军营,放火把珍宝都烧光了;等打猎的士兵回来,没有不痛惜流泪的。度尚逐个安慰,深表自责,趁机说:"卜阳等人的财宝

足够用几辈子，只怕你们不肯尽力，烧掉那一点点东西，何必介意。”众人都勇跃请求出征。度尚命令喂饱战马，提前早餐。第二天清晨，直捣贼窝，卜阳、潘鸿等人自以为营垒很坚固；不加提防，官军乘着锐气，终于攻陷贼营。度尚出征三年，完全平定盗贼，被封为右乡侯。

5 冬，十月，壬寅日，皇帝南巡。庚申日，皇帝到章陵；初一，皇帝到云梦，抵达汉水，返回，到新野。当时护驾的公卿贵戚车马以万计，征用的财物和劳役无法计算。护驾从事桂阳人胡腾上奏说：“天子没有内外之别，所到之处，就是京城。我请求以荆州刺史比同司隶校尉，我自然与都官从事一样。皇帝同意了。从此，纪律肃然，不敢扰乱郡县。皇帝在南阳，左右侍从串通谋利，使得皇帝下诏任命了不少人为郎。太尉杨秉上疏劝阻说：“大微星垣，称为郎位，对内负责宿卫，对外负责牧守百姓，应当割弃不忍之恩，以断绝奢求之路。”于是，不再下诏拜官。

6 护羌校尉段颎攻击当煎羌，打败了他们。

7 十二月，初四，皇帝回宫。

8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都去世了。

9 当初，寇恂的曾孙寇荣，生性庄重廉洁，很少与人交往，因此受到权贵的忌恨。寇荣堂兄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皇帝又把他的堂孙女纳入后宫。左右的人都很妒忌他。于是共同诬陷他，使他与宗族的人都免官回到故乡。地方官员继续观望风向，对寇荣极力迫害，寇荣担心灾祸不可避免，就到宫廷去申诉。还没有到京城，刺史张敬就诬告他擅离边境，朝廷下诏追捕他。寇荣只得逃亡，过了数年，遇到大赦，但没有得到赦免，走投无路，就在逃亡途中上书，说：“陛下统御天下万物，为民父母，所有的众庶，都受到恩泽，而我兄弟都无辜地受到暗算，专权的巨子百般倾陷，青蝇之辈共同谋害，使得陛下忽略了慈母的仁爱，像曾参的老母那样发投杼之怒。残虐谄媚的酷吏张设陷网，都争着诬害我，如同奔赴仇敌，

惩罚到已经去世的人，连坟墓都被刨平，无非是要严厉的朝廷再滥施重刑；我不敢冒渎天威，只好逃匿到山林，等待陛下开张圣听，神目明察，拯救可以救济的人，援助快被淹死的生命。没有想到陛下的积怒并未因为春去夏来而平息，仇恨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始终让驿使奔驰，远近传告，严文苛刻，读后犹如遭受霜雪，追捕我的差衙，遍布人群和道路，既使是楚王捉拿伍员，前汉搜捕季布，都比不上对我的严厉追捕。我受罚以来，曾有三次赦免的机会，我犯有无法验证的罪责，足以赦免；但由于陛下对我越来越恨，使得官吏对我的追捕越来越卖力，我不逃就会丧命，逃跑则成了在逃犯，苟且偷生就会是个穷途没路的人，自杀就会是个冤死鬼，天空广大却没有我生存之处，土地辽阔却没有我立足之地，站立在陆地上有沉沦的忧愁，远离高墙也有被压的灾祸。如果认为我犯了滔天大罪，实在应该千刀万剐，暴陈荒野，陛下应当颁布我的罪行事实，以解除众人的疑惑。我想进京，坐在肺石上，让公卿平议我的罪过，但是，宫门重重，步步是陷阱，走一步就会触及法网，动一动就会遭陷害，没有机会到陛下面前，永远也不会有被信任的时候。悲叹啊！长久地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忠臣杀身以解除君主的怒气，孝子舍命以平息父母的怨恨，所以大舜不回避涂廪、掘井的危难，申生不推谢姬氏谗邪的诽谤；我怎敢忘掉这些道理，不自杀以消除圣上的忿恨！请求以身死抵塞罪责，希望陛下饶恕兄弟的死罪，让我的家族留有后嗣，以宏大陛下宽宏的恩惠。临死陈情，写奏表时，眼睛都哭出了血。”皇帝看了奏章更加愤怒，于是杀了寇荣，寇氏从此衰废。

八　年

1 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1]。

2 勃海王悝，素行险僻，多僭傲不法。北军中候陈留史弼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矣。窃闻勃海王悝，外聚剽轻不逞之徒[2]，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家之弃子，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3]。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4]，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处其法。法决罪定，刀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5]；不然，惧大狱将兴矣。"上不听。悝果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诏贬为瘿陶王[6]，食一县。

3 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4 千秋万岁殿火。

5 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残暴贪婪，累臧亿计。太尉杨秉奏槛车征参，参于道自杀，阅其车重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秉因奏曰："臣案旧典，宦者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7]。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夺阎职之妻[8]，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虎[9]，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

据？其开公具对！”秉使对曰：“《春秋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⑩。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司隶校尉韩缜因奏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缜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亦皆夺爵。

6 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⑪，而邓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癸亥⑫，废皇后邓氏，送暴室⑬，以忧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皆下狱诛。

7 护羌校尉段颎击罕姐羌，破之。

8 三月，辛巳，赦天下。

9 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污狼籍；郡舍阁轩有奇巧⑭，亦载之以归。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赂宦官，膺竟反坐。单超弟迁为山阳太守，以罪系狱，廷尉冯绲考致其死；中官相党，共飞章诬绲以罪。中常侍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州郡不敢诘，大司农刘佑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帝大怒，与膺、绲俱输作左校。

【注释】

①苦县：治今河南鹿邑县。

②剽轻：剽悍轻捷。　不逞：包藏祸心而不得逞者。

③羊胜事：见十六卷景帝中二年。　伍被事：见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④友于："于"本作介词，后常与"友"连用，以称兄弟间的友爱。

⑤勃海国：在今河北南皮县一带。

⑥瘿(yǐng 应)陶：县名，在今河北宁晋县。

⑦纨(wán 完)素：精致洁白的细绢。

⑧邴鄗(bǐng chù 并处)事：齐懿公未当国君时，与邴鄗的父亲争田，不胜，等当了国君，邴鄗的父亲已死，就挖出尸首，施以酷刑，强占了阎职的妻子。后来，邴鄗和阎职联合杀了齐懿公。

⑨畀(bì 闭)：给与。

⑩文帝事：见十五卷文帝后元二年。

⑪驱役从使：在宫中从事杂役的人。

⑫癸亥：此日待考。

⑬暴室：在掖庭内，宫中妇人有疾病居此治疗。皇后或贵人有罪，亦就此室。

⑭溷(hùn 混)：肮脏。　溷轩：厕所。

【译文】

八年(乙巳，公元 165 年)

1 春，正月，皇帝派中常侍左悺去苦县祭祀老子。

2 勃海王刘悝向来阴险，常常为非作歹。北军中候陈留人史弼上密奏："我听说帝王对于亲戚，虽然厚爱但要显示出威严，仪礼虽然尊贵但必须以法度加以限制，如此，和睦的风气兴起，骨肉的恩情和谐。我听说勃海王悝，在外聚集了剽悍轻狂的不逞之徒，在家荒淫饮酒作乐，出入无常，与他一起居住的，都是别人家的弃子，朝廷斥责的小人，必然会发生羊胜、伍被之类的叛变。刺史不敢追究，傅相也不能正确引导，陛下对他情同手足，不忍心阻止，恐怕将来越滋长越蔓延，造成大患。请求公开我的奏疏，向群臣宣布，依法处置。根据法律定罪以后，陛下再颁不忍严惩的诏书；臣下固执依法

办事，陛下就稍稍退让，这样，圣上不会受到伤害亲戚的讥讽，勃海王也可以永庆享有封国。不这样，恐怕会发生重大狱案。”皇帝不听。刘悝果然图谋不轨，主管官员奏请废掉他，下诏贬他为瘿陶王，食邑一县。

3 三十日晦，日食。下诏公卿、校尉推荐贤良方正。

4 千秋万岁殿失火。

5 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任益州刺史，残暴贪婪，脏款以亿计算。太尉杨秉奏请以囚车征回侯参，侯参在路途自杀，搜查出装有金银锦帛的重车三百多辆。杨秉因此上奏说：“我查旧典，宦官在宫内供使唤，负责司昏守 夜；而现在多受过分宠幸，执政操权，对阿谀奉承的人就以公务褒举，对违逆的人就找事情中伤，居室仿照王侯，富贵比拟国家，饮食极尽珍肴，奴仆侍妾都穿绫罗。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贪暴残酷，罪大恶极，自取灭亡。侯览知道侯参的罪恶深重，必然自疑不安，我认为不宜让他再亲近陛下。过去，齐懿公对邴歜的父亲施加刑罚，强夺阎职的妻子，而让他们二人一同乘车，终于发生了竹林中的大祸。侯览应当赶快斥逐，把他投给饿虎，像这种人，不可以施恩宽恕，请免掉他的官职，送回本郡。”奏书呈上，尚书召见杨秉的属吏，责问说：“设官分职，各有工作范围。三公掌管朝外，御史按察宫内；现在，太尉越职弹劾内侍，是依据经典，还是汉朝制度？请公开答对。”杨秉的使吏回答：“《春秋传》说：‘为君除恶，尽力而为。’邓通怠慢，申屠嘉召见邓通责备，文帝派人讲情。汉朝旧例，三公职权，无所不管。”尚书不能难倒，皇帝不得已，终于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司隶校尉韩缜奏劾左悺的罪恶，以及他兄长太仆南乡侯左称私相嘱托州郡官府，聚敛作奸，放纵宾客，侵犯吏民的罪恶。左悺、左称都自杀。韩缜又奏劾中常侍具瑗的兄长沛国相具恭的贪脏罪行，征召下狱。具瑗到狱中谢罪，交还东武侯印绶，下诏贬他为都乡侯。单超、徐璜、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候，子弟得分封的，都夺去爵位和封土。刘普等人被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人都

被取消爵位。

6 皇帝有许多内宠，宫女达五六千人，而侍从仆人、趋炎附势者，超过一倍以上。邓后依仗尊贵的地位，骄傲怠妒，和皇帝宠幸的郭贵人互相说坏话。癸亥日，废除皇后邓氏，送到暴室，邓后因此忧愤而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都下狱被杀。

7 护羌校尉段颎攻击勒姐羌，打败了他们。

8 三月，十六日，赦天下。

9 宛陵大族羊元群贪脏太多，罢免了他的北海郡郡守职务；郡府厕所的装饰物被羊元群装在车子上载走。河南尹李膺上表请求审查羊元群；羊元群贿赂宦官，李膺竟然反被判罪。单超的弟弟单迁为山阳太守，犯罪下狱，廷尉冯绲把他拷打致死；宦官群起而攻，都上奏章诬陷冯绲有罪。中常侍苏康、管霸，强占天下良田美业，州郡官吏不敢指责，大司农刘佑传书有关州郡，依照制度没收了他们的田产；皇帝大怒，把李膺、冯绲都送到左校去做苦工。

10 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1]。

11 丁巳，诏坏郡国诸淫祀，特留雒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

12 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秉为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秉既没，所举贤良广陵刘瑜乃至京师上书言：“中官不当比肩裂土，竞立胤嗣[2]，继体传爵。又，嬖女充积，冗食空宫，伤生费国。又，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促以严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3]，皆为吏饵。民愁郁

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惟陛下开广谏道，博观前古，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④，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诏特召瑜问灾咎之征。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乃更策以他事，瑜复悉心对八千余言，有切于前，拜为议郎。

13 荆州兵朱盖等叛，与桂阳贼胡兰等复攻桂阳，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⑤，太守下邳陈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湿，编木为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乎！复言者斩！"乃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多所杀伤。贼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十余日不能下。时度尚征还京师，诏以尚为中郎将，率步骑二万余人救球，发诸郡兵并势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余级，复以尚为荆州刺史。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及任胤皆征弃市。胡兰余党南走苍梧，交趾刺史张磐击破之，贼复还入荆州界。度尚惧为己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征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⑥。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备位方伯⑦，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征者，磐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

枉!”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征尚，到廷尉，辞穷，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14 闰月，甲午，南宫朔平署火[8]。

15 段颎击破西羌，遂兵穷追，展转出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败散，凡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降者万余落。封颎都乡侯。

16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9]。蕃让于太常胡广、议郎王畅、弛刑徒李膺[10]，帝不许。

畅，龚之子也；尝为南阳太守，疾其多贵戚豪族，下车，奋厉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11]。功曹张敞奏记谏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12]，皆以温厚为政，流闻后世。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郡为旧都，侯甸之国[13]，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14]，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其言，更崇宽政，教化大行。

17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18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19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刘茂为司空。茂，悝之子也。

20 郎中窦武，融之玄孙也，有女为贵人。采女田圣有宠于帝[15]，帝将立之为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曰：“母后之重，兴废所因；汉立飞燕[16]，胤祀泯绝。宜思《关雎》之所求[17]，远五禁之所忌[18]。”太尉陈蕃亦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

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窦贵人为皇后，拜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槐里侯。

21 十一月，壬子，黄门北寺火[68]。

22 陈蕃数言李膺、冯绲、刘佑之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以至流涕；帝不听。应奉上疏曰："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69]。窃见左校弛刑徒冯绲、刘佑、李膺等，诛举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谮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70]，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71]，宣帝征张敞于亡命[72]。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73]；佑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74]；膺著威幽、并，�citation爱度辽[75]。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备不虞。"书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复拜司隶校尉。时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76]，贪残无道，畏膺威严，逃还京师，匿于兄家合柱中[77]。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帝召膺，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78]，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咎！"乃遣出。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而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云[79]。

23 征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⑰。宽，崎之子也，历典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吏民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每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皆悦而化之。

【注释】

①安陵：汉惠帝陵。

②胤(yìn 印)：后代。

③赇(qiú)：贿赂。

④郑、卫之声：儒学认为郑卫之声是淫荡之声。

⑤零陵：县名，治今湖南零陵县。

⑥牢：作为动词，加牢固。　节：竹约。　械节：刑具的接扣处。

⑦方伯：古者设八州八伯。方伯仍一方之要员。

⑧朔平署：掌管宫廷北门的警卫机构。

⑨陈蕃：字仲举。举孝廉，为乐安太守，累拜太尉。桓帝死后，与窦武共参朝政，因谋诛宦官未遂，被害。

⑩王畅：字叔茂。由陈蕃举荐，任南阳太守，有政绩，征为长乐卫尉，迁司空。

⑪堙(yīn 殷)：堵塞。

⑫文翁：西汉汉景帝时的蜀郡郡守。　召父：西周召公姬奭。　卓茂：字子康，元帝时官吏，颇有政绩。东汉初年拜为太傅。

⑬侯甸之国：古代以京城千里之内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为侯服。

⑭三后：光烈皇后、和帝阴后、邓后。

⑮采女：妃嫔的第二级。

⑯飞燕事：见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

⑰《关雎》：《诗经》篇目，有"窈窕淑女，君子好求"语。

⑱五禁：据《韩诗外传》有五种女子不可娶，分别是母亲早死的、家有遗传恶疾的、家里有人受过刑罚的、叛逆之家的。

⑲黄门北寺：禁宫侍从署所辖北寺监狱。

⑳膂(lǚ 旅):脊骨。

㉑愆(qiān 千):罪过。

㉒武帝事:有误,应为景帝事。当时,韩安国为梁大夫,坐法抵罪,后来,景帝从囚徒中启用韩安国为内史。

㉓张敞事:见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㉔吉甫:周朝大臣尹吉甫,曾讨伐猃狁。

㉕吐茹:典出《诗经·大雅·烝民》:"柔则茹之,刚则吐之。"原意为"软的东西他吞下,硬的东西他就吐出。"茹(rú 如),吃。

㉖度辽:李膺曾任度辽将军,在北疆有威望。

㉗野王:县名,治今河南沁阳县。

㉘合柱:夹墙夹板之中。

㉙镬(huò 获):用于酷刑的大锅。

㉚龙门:在山西河津县西北,河床落差形成大瀑布,鱼虾齐集瀑下,欲跳至瀑上。

㉛东海:侯国名,在今山东郯城县。

【译文】

10 夏,四月,十九日,安陵园寝失火。

11 二十二日,下诏拆除郡国中多余的祀庙,只留下雒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

12 五月,二十二日,太尉杨秉去世。杨秉为人,清心寡欲,曾经说:"我有三不惑:酒、色、财。"

杨秉死后,他推荐的贤良广陵人刘瑜到京城上书说:"宦官不应当都裂土受封,领养子嗣,继承爵位。又,美女充斥后宫,白吃闲饭,害民害国。同时,扩增许多宅第,式样尽量奇异,挖山取石,严刑迫促。州郡官府,各自考审,奸人贿赂,诱引官吏,人民愁苦,群起加入贼党,官府动辄兴兵讨伐他们的罪行,贫困的人民,有的出卖头颅以报功邀赏,父兄相继丧身,妻儿看着分离。又,陛下喜好穿着便服到近臣的家里和宦官的房舍,使他们的宾客和采购人员横行于

街市，因此暴虐纵恣，无所不用其极。请求陛下广开言路，广泛借鉴古代，疏远邪佞小人，放弃郑、魏淫乐，使朝廷政通人和，恩德感召祥瑞。”下诏召刘瑜问灾异征兆。执政者想要刘瑜含糊其辞，就以其他事情策问，刘瑜却尽心写了八千字的对策，比前奏更加切要，被委任为议郎。

13 荆州士兵朱盖等人叛乱，与桂阳贼人胡兰等再次攻击桂阳，太守任胤弃城逃走，贼众于是达到数万人。转攻零陵，太守下邳人陈球坚守抵抗。零陵地势低洼潮湿，城墙以编木围成，郡中人士惶恐。属吏请陈球把家人送出避难，陈球发怒说：“太守领有国家虎符，负责一邦安全，怎能为了顾全妻子而丧失国威？再说的，处斩！”于是，用大木制弓，在矛上粘羽毛当箭，用机械发射，杀伤了许多贼兵。贼人堵河灌城，陈球利用城内地势，使大水反灌，抗衡了十几天，使贼人攻不下。这时，度尚已经回到京城，皇帝派度尚为中郎将，率二万多人的步骑救援陈球，又派几个郡的军队两面夹击征讨，大败贼兵，杀了胡兰等三千多人。后又任命度尚为荆州刺史。苍梧太守张叙被叛贼抓去，和任胤一起被杀。胡兰的余部向南逃到苍梧，交趾刺史张磐打败了他们，残部又回到荆州境内。度尚担心承担罪责，就上言谎称苍梧贼人入犯荆州，朝廷就把张磐召回下狱。案子还没有审定，遇到大赦而被宽免，张磐不肯出狱，反把刑具钉得更牢。狱吏对张磐说：“皇恩浩荡，而你却不肯出狱，行吗？”张磐说：“我身为刺史，如同方伯，被度尚冤枉，背上罪名下狱。事有真假，法有是非，我确实无辜，赦罪之令与我无关；如果忍受着接受赦免，将永远受到欺辱的耻辱，活着是个恶吏，死后是上恶鬼。请求传召度尚到廷尉，与我当面对质，明辨真假。如果度尚不来，我就死在牢中，总不能受冤而出，蒙受飞来的冤枉。”廷尉把情况报告了皇上，下诏征召度尚到廷尉，度尚无话可说，应当论罪，因为以前立有大功，得到宽大。

14 闰七月，初一，南宫朔平署失火。

15 段颎攻破西羌，进兵穷追，辗转于山谷之间，从春天到秋天，没有一天不打仗，羌人终于溃散，共杀了二万三千多敌人，俘虏了几万人，投降的有一万多户。因功封段颎为都乡侯。

16 秋，七月，任命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陈蕃推让给太常胡广、议郎王畅、正在服刑役的李膺，皇帝不同意。

王畅是王龚的儿子，曾任南阳太守，痛恨当地许多贵戚豪族，到职就严厉整顿。大族犯法，就派属吏拆屋砍树，填井毁灶。功曹张敞奏记劝阻说："文翁、召公、卓茂等人都以温厚治政，流传后世。拆屋砍树，过于严厉，虽然是为了惩治邪恶，难以长久。南阳是旧都，在王畿侯甸之内，祖先园庙在章陵，三位皇后都是新野人，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世代相承，府第昌隆。我认为严加用刑，不如广施恩德；积极捉奸，不如礼敬贤能。虞舜举用皋陶，不仁的就少了，教化在于德政，不在于用刑。"王畅很赞同他的意见，改行仁政，使教化大行。

17 八月，初六，初令郡国对有田的按亩征收赋税。

18 九月，十五日，京城地震。

19 冬，十月，司空周景被免职，任命太常刘茂为司空。刘茂是刘恺的儿子。

20 郎中窦武是窦融的玄孙，有女儿是贵人。采女田圣受皇帝宠爱，准备立为皇后。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皇后地位高贵，关系到国家兴废；汉成帝立赵飞燕为后，断绝了后嗣。应当念及《关雎》的追求，疏远五种禁忌的女子。"太尉陈蕃也认为田氏卑微，窦氏是良家女子，竭力争执。皇帝不得已，就在二十日立窦贵人为皇后，任命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封槐里侯。

21 十一月，二十一日，黄门北寺失火。

22 陈蕃几次为李膺、冯绲、刘佑申冤，请求宽恕，恢复原职，再三请求，言辞恳切，其至流涕。皇帝不理。应奉上疏说："忠臣良将是国家的腹心和手臂。我认为，左校服刑徒冯绲、刘佑、李膺等人，举

发奸臣，绳之以法；陛下不但不调查，却轻信诬告，使忠臣良将与大奸大恶同罪，从春季到冬季，没有受到宽恕，远近人士，为之叹息。政务最重要的就是记住功劳，忘掉过失；所以，景帝起用囚徒韩安国，宣帝从逃犯中征召张敞。冯绲以前征讨荆蛮，可与吉甫同功；刘佑数次担任司隶校尉，谦恭刚直有高节；李膺威震幽州、并州，遗爱北疆。现在，三面边垂蛮夷蠢动，而官军缺乏斗志，请求原谅李膺等人，以防意外。”奏章呈上，才赦免了他们的罪刑。过了好久，重新任命李膺为司隶校尉。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畏惧李膺严厉，逃回京城，躲在哥哥张让家的夹墙中。李膺知道了这种情况，带着吏卒到张让家，毁坏柱子，逮捕了张朔，送到雒阳狱中，审问完毕就杀了。张让向皇帝诉冤，皇帝召见李膺，责备他不上奏就杀了张朔。李膺回答说：“过去孔子在鲁国任司寇，到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如今，我到任已十天了，暗自担心会因积压案件而获罪，没想到会为办案迅速而得罪。我自知闯下大祸，死在眼前，特请让我留职五天，消灭元凶，然后再受烹刑，这是我一生的心愿。”皇帝无言可对，回头对张让说：“这都是你弟弟的罪过，与司隶无关。”于是命令李膺退出。从此、黄门、常侍都谨慎小心，连出气都不敢大声，休假日也不敢出宫门。皇帝觉得奇怪，问是什么缘故，内侍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这时，朝廷日益衰败，纲纪松弛，而李膺坚持法纪，有清高正直的名声。士人有被他接纳的，称之为登龙门。

23 征召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刘宽是刘崎的儿子，先后担任三处郡守，温柔仁厚，能宽恕别人，既使时间再匆促，也没有疾言厉色。吏民有过失，只用蒲草鞭打，以示羞辱，始终不用酷刑。每次见到地方父老，就鼓励农耕，见到少年，就训勉孝顺友爱，人们都乐意接受他的教化。

九 年

1 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郡国举至孝。太常赵典所举荀爽对策曰，“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①]，众礼之中，昏礼为首。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时亦罔或克寿[②]。’《传》曰：‘截趾适履，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③]，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④]，此诚国家之大福也。”诏拜郎中。

2 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3 诏征张奂为大司农，复以皇甫规代为度辽将军。规自以为连在大位，欲求退避，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丧至，规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擅远军营，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⑤]，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

4 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5 司徒许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广为司徒。

6 庚午[⑥]，上亲祠老子于濯龙宫，以文罽为坛饰[⑦]，淳金钿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

7 鲜卑闻张奂去，招结南匈奴及乌桓同叛。六月，南匈奴、乌桓、鲜卑数道入塞，寇掠缘边九郡。秋，七月，鲜卑复

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诏复以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注释】

①中：准则。

②"时亦"句：出自《尚书·无逸》。

③从官：有爵秩的侍从官。 侍使：无爵秩的侍从官，主要为后妃、贵人服务。

④妃：通"配"。

⑤威明：皇甫规字。规有兵略，延熹中以降服羌人功拜度辽将军，及党事起，乃自上言宜坐，朝廷不问。历任尚书、弘农太守、护羌校尉。

⑥庚午：五月无此日，疑误。

⑦文罽(jì 寄)：用毛做成的毡子。

【译文】

九年(丙午，公元 166 年)

1 春，正月，初一朝，日食。诏令公卿、郡国举荐至孝的人才。太常赵典所举荐的荀爽对策说："从前，圣人采集天地间的法则，称为礼。礼制中，婚礼为第一位。阳性纯正而能施舍，阴性柔顺而能消化，以礼节制乐，调和元气，所以能使子孙绵延祥瑞，有长寿之福。到了夏商周的末年，君主淫乱无度，阳气衰竭于上，阴气隔塞于下，所以周公告诫说：'有时会减少寿命。'古书上说：'削足适履，怎能说他愚蠢？还有一种人，为了淫欲而丧身。'这实在令人痛惜。我听说后宫有五、六千采女，从官、侍使还在其外，榨空人民的财物，用来供养这些无用的女子，人民在外边穷困，在宫里阴阳隔绝，有伤于天地和气，屡兴灾异。我认为，凡是没有被召幸过的女子，一律遣

出皇宫，让她们婚配，这才真是国家的大福。”下诏，任命荀爽为郎中。

2 司隶、豫州发生饥荒，人民饿死十分之四、五，甚至有全家死尽的。

3 征召张奂任大司农，重新任命皇甫规代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连任高官，想请求退避，几次声称有病，皇帝不许。正好有位友人去世，灵柩运回安葬，皇甫规越界迎丧，并派人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说皇甫规擅自远离军营，应当立即检举。胡芳说：“皇甫规想脱离官场，远避仕途，故意激发我上奏。我应当为朝廷爱才，怎么能中他的计呢！”因而不追问此事。

4 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等郡的黄河水清。

5 司徒许栩被免职；五月，任命太常胡广为司徒。

6 庚午日，皇帝亲自到濯龙宫祭祀老子，用毛毡作为坛饰，器口饰金，设华盖座位，演奏祭天的乐曲。

7 鲜卑人听说张奂离职，就招集南匈奴和乌桓人共同反叛。六月，南匈奴、乌桓、鲜卑分别率兵入塞，劫掠缘边九郡。秋，七月，鲜卑又入塞，引诱东羌和他们结盟。于是，上郡的沈氐、安定的先零等族联合入侵武威、张掖，使缘边地区大受其害。下诏又任命张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的级别督导幽州、并州、凉州、以及度辽、乌桓二营，并考核刺史、二千石官员的政绩。

8 初，帝为蠡吾侯[①]，受学于甘陵周福[②]，及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③]；因师获印，周仲进[④]。”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

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5]，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6]。滂尤刚劲，疾恶如仇。滂甥李颂，素无行，中常侍唐衡以属资，资用为吏；滂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7]，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宁受笞而死，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于是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8]，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9]，弘农成瑨但坐啸。"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10]，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11]；不畏强御，陈仲举[12]；天下俊秀，王叔茂[13]。"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宛有富贾张泛者[14]，与后宫有亲，又善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得显位，用势纵横。岑晊与贼曹史张牧劝成瑨收捕泛等[15]；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小黄门晋阳赵津[16]，贪暴放恣，为一县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刘瓆使郡吏王允讨捕[17]，亦于赦后杀之。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冤，宦者因缘谮诉瑨、瓆。帝大怒，征瑨、瓆，皆下狱。有司承旨，奏瑨、瓆罪当弃市。

山阳太守翟超以郡人张俭为东部督邮[18]。侯览家在防东[19]，残暴百姓；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20]。俭举奏览罪，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止。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奏其

状，复不得御。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尝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东海相汝南黄浮闻之[21]，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争[22]，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于是宦官诉冤于帝，帝大怒，超、浮并坐髡钳[23]，输作左校。

【注释】

①蠡(li 梨)吾：今河北蠡县。汉桓帝以蠡吾侯即帝位。

②甘陵：在今山东清平县。

③伯武：房植的号。

④仲进：周福的号。

⑤功曹：郡府职掌人事的属官。

⑥朝府：郡县政府机构。

⑦书佐：掌管文书的小吏。

⑧孟博：范滂的号。

⑨公孝：岑晊的号。

⑩颍川：汉郡之一，在今河南许昌一带。

⑪元礼：李膺的号。

⑫仲举：陈蕃的号。

⑬叔茂：王畅的号。

⑭宛：在今河南南阳县。

⑮贼曹史：主管盗贼事务的官吏。

⑯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⑰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⑱山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督邮：为郡守佐吏，掌督察纠举所领县违法之事。

⑲防东：汉代山阳郡的一个县，在今山东单县东北。

⑳茔(ying 迎)：坟墓。

㉑东海：汉郡之一，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北。

㉒掾(yuàn 院)史：分曹治事的属吏。

㉓髡(kūn 昆)钳：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

【译文】

8 当初，皇帝还是蠡吾侯时，向甘陵人周福学习，等到即位，提升周福为尚书。那时同郡人河南尹房植在朝已很有名，甘陵人就编歌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周二家宾客互相讥评，因此各树朋党，渐渐形成了怨隙。从此甘陵有了南北两派，朋党的议论由此始兴。

汝南太守宗资用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用岑晊为功曹，对他们都十分信任，使他们扬善纠恶，肃清郡府的法纪。范滂尤其刚正，疾恶如仇。范滂的外甥李颂，向来行为不端，中常侍唐衡将他托付给宗资，宗资让他做一名小吏；范滂却将公文搁置不发。宗资发泄怒气，拷打书佐朱零，朱零仰叹说："范滂的裁决是公正的，今天我宁愿被打死，也不能违背范滂。"宗资这才停止拷打。郡中一般不了解范滂的人，没有不责怨他的。于是两郡的人为他们编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太学里有三万多学生，郭泰和颍川人贾彪是他们的领袖，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推重。太学中有歌谣说："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京师内外形成风气，竞相崇尚褒贬善恶，自公卿以下，没人不怕他们的贬议，接踵登门趋附。

宛县有富商张泛，与后宫的人有亲戚关系，又擅长雕缕玩物，常拿来送给宦官作为贿赂，因此得做高官，仗势横行。岑晊与贼曹史张牧劝成瑨拘捕张泛等人；后来遇到赦免，成瑨竟然杀了张泛，并且抓了他的宗族与宾客，杀了二百多人，然后才报告给朝廷。小黄门晋阳人赵津，凶残放纵，成了全县的大害。太原太守平原人刘

璜派郡吏王允去逮捕他，也是在大赦后杀了他。于是中常侍侯览要张泛的妻子上书讼冤，宦官们乘机告发成瑨、刘瓌。皇帝大怒，召来成瑨、刘瓌，都送进监狱。有司承迎朝廷的意思，上奏成瑨、刘瓌的罪该处死抛尸。

山阳太守翟超以当地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对待百姓残暴；侯览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大修坟茔。张俭上奏举告侯览的罪行，而侯览伺机拦截，奏章竟然送不上去。张俭于是拆毁了侯览的冢宅，没收了资产，上奏具告他的罪状，奏章还是没能送上去。徐璜哥哥的儿子徐宣为下邳县令，极端暴虐。他曾经为了占有前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未能得逞，于是带领吏卒到李暠家，抢了李暠的女儿回来，戏虐射杀了她。东海相汝南人黄浮听到此事，抓了徐宣家属，无论老少都拷问。掾史以下都极力反对他这样做，黄浮说："徐宣这个国贼，我今天把他杀了，明天判我死罪，足以让我瞑目了！"当即判徐宣死罪，暴尸原野。宦官于是向皇帝诉冤，皇帝大怒，翟超、黄浮都被判以髡钳重刑，送到左校做苦力。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共谏，请瑨、瓌、超、浮等罪，帝不悦。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1]，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2]，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旧，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泛

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瓌、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3]！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谴，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4]！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5]，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6]，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啼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祯符瑞，岂远乎哉！”帝不纳。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以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诣阙上疏曰[7]：“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臣窃见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8]，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9]，法无继嗣。前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二年，天子当之。’今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电，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刘瓌，南阳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谮，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瓌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罚，梁、寇、孙、

邓并见族灭[10]，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11]，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12]；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13]。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不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愿赐清闲，极尽所言。"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臣闻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14]，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15]，奈何欲如黄、老乎！"书上，即召入，诏尚书问状。楷言："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尚书承旨，奏："楷不正辞理，而违背经艺，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雒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注释】

①列侯：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②梁氏五侯：梁胤、梁让、梁叡、梁忠、梁戟。见《后汉书·梁冀传》。

③悁悁：恚贫之情。

④欧刀：刑刀。

⑤申屠嘉事：见十四卷文帝后二年。

⑥董宣事：见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

⑦平原：星名，治今山东平原县。

⑧"太微"句：古人认为太微垣是天子之庭、五帝之坐。太白星是金星，荧惑星是火星。如果民间有违逆夏、秋节令，金星、火星则各有显示。

⑨房：星名。古人认为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 心：星名。古人认为心三星为天子正位，中星为明堂，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

⑩族灭事：分别为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等族被诛。

⑪杜众事：见上卷二年。

⑫十子：传闻周文王正妃太姒生有十个儿子。

⑬螽(zhōng 中)斯：一种昆虫。《诗经》有《螽斯》篇，以螽斯喻繁衍。

⑭浮屠：即佛陀。

⑮单：同"殚"。

【译文】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上书，请求宽恕成瑨、刘瓆、翟超、黄浮等人的罪责，皇帝不高兴。有关官吏弹劾陈蕃、刘茂，刘茂不敢再提宽恕事。陈番于是单独上书说："现在，边疆的寇贼不过是四肢的疾病；如果不能治理内政，必成心腹之患。我睡不得安，食不能饱，实在担心内侍一天天倍受亲信，忠言一天天减少，内患越积越多，外患更加深重。陛下由蠡吾侯而继承帝位。小民家庭积蓄百万钱家产，当子孙的深以败坏祖业为羞愧，何况陛下的产业兼有天下，承受先帝的托付，怎么能够轻忽懈怠！既使真的不爱惜自己，也应当念及先帝创业的辛勤劳苦！先前，梁姓五位侯爵，害尽全国，上天启发圣意，收捕并杀了他们。天下的议论，稍有平息；鉴戒不远，覆

车如在昨天，陛下身边的亲信，重新勾结。小黄门赵津，大奸贼张泛等人，肆行残暴，谄媚于内侍。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纠举并杀了他们，虽说是大赦后不应当诛杀；推究他们的用心，在于为国除恶，此事对于陛下，有什么必要发怒呢！小人善于作恶，荧惑陛下的视听，才使得陛下为此事大发雷霆，定要惩办刘瓆、成瑨，这已经够过分了，何况要从严重罚斩首处决！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秉公办事，不屈不挠，疾恶如仇，翟超没收了侯览的财物，黄浮依法诛杀徐宣，竟然都受到惩处，不能得到赦令的宽恕。侯览的放纵横暴，仅仅没收财物，已是幸事；徐宣犯的大罪，死有余辜。过去，丞相申屠嘉征召邓通，当面责备；雒阳令董宣羞辱公主。对这两件事情，前者，文帝出面请求从轻发落；后者，光武帝加以重赏，没有听说这两位臣子被判擅自行权的罪名。而今，陛下身边的小丑，怨恨党羽受到伤害，多方诬谄，以致造成刑狱，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话，必定又会在陛下面前号哭谮诉。陛下实当杜绝近侍参与政务的祸源，引用尚书朝臣中有能力而清高的人，排斥佞邪。这样，上天和睦，下界融洽，祥瑞呈现，太平的日子不会很远了！"皇帝不采纳。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凡是陈蕃举荐的人才或呈上的奏章，都受谴责驳回。长史以下的官员，很多被判罪。因为陈蕃是名臣，一时还不敢加害。

平原人襄楷到宫门上疏说："我听说皇上不发言，只用天象变异显示旨意。我看见太微天廷五帝的星座间，竟然有金、火罚星出现，扬光其中。对于占兆来说，主天子有凶；又侵入了房、心星座，主罚没有后嗣。前年冬季大寒，冻死鸟兽鱼鳖，京城旁边的竹和柏树叶有枯萎的迹像。我听术师说过：'柏涸竹枯，不出二年，天子必有灾祸。'今年自春夏以来，连续有霜雹和大雨雷电，这是因为有臣子作威作福，刑罚严酷，上天示警。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有志铲除奸邪，他所诛杀的，都符合众望。而陛下轻信阉宦的谗言，把他们从远处征召治罪，三公上书哀求宽恕刘瓆等人，不被采纳，反

被严加斥责，忧国的臣子将不愿再进言了。我听说滥杀无辜，枉诛贤士的，要祸及三世。自从陛下即位以来，不断地诛杀，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都被满门抄斩，受到牵连的还不知有多少。李云上书，圣明的君主不应当忌讳他的言辞；杜众继而死谏，不过是期待感悟圣君；二人竟没有受到赦免而被处死，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死得冤枉。汉朝兴起以来，从没因为拒绝纳谏而诛杀贤士，刑罚苛刻得像今天这样的！古代周文王只有一个妻子，却生了十个儿子。现在宫中有数千女子，却没有听说有谁生育，应当修德减刑，使子孙像螽斯一样繁衍。从春秋时代以来，以及古代帝王当政，黄河从来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属于侯位。清为阳，浊为阴。河水本当昏浊，竟然变得清澈，阴气要取代阳气，是诸侯想篡夺帝位。京房《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现在，天垂异象，地有妖灾，人有瘟疫，三种情况同时发生而河水居然清澈，犹如春秋时麒麟不当出现而出现，孔子记载下来作为怪异。请陛下在空闲时召见我，我还会详细陈述我想说的话。"奏章呈上，皇帝不理。

过了十几天，襄楷又上书说："我听说殷纣贪色，所以出现了妲己。叶公好龙，果然有真龙游于庭院。现在，黄门、常侍都是受到天刑的奄人，而陛下宠爱他们，超过普通人几倍，陛下继嗣还没有兆头，岂不就是这个原因！又听说宫中设有黄帝、老子、浮屠的祠祀，此道主张清心寡欲，崇尚安静无为，爱护生命，厌恶杀戮，戒欲去奢。而今陛下奢欲无度，杀罚过多，已经违背正道，岂能蒙受赐福。浮屠不在一处连住三夜，避免日久萌生恩爱，精诚至极。只有如此专一，才能修成正果。现在，陛下的淫女艳妇，极尽天下美色，吃的是佳肴，喝的是玉液，极尽天下美味，怎能与黄帝、老子相比！"奏书呈上，即被召入宫中，诏令尚书问明情况。襄楷说："古代本无宦官，武帝末年总是沉溺于后宫，才开始设置宦官。"尚书听从宦官指使，上奏说："襄楷的辞理不合正道，违背经典，假借星象，牵附私意，欺罔圣上，蒙蔽事实，请下令司隶确定他的罪责，押送到雒阳狱。"皇

帝认为襄楷的言辞虽然激切，但都是天文现象的术数，所以不杀他，仍判二年徒刑。自从永平年间以来，臣民中虽然有崇信佛教的人，但天子还不热衷此道；到了桓帝，才笃好此道，常常亲自祈祷祭祀，使得信教的风气漫延盛行，所以襄楷上书才谈到了它。

符节令汝南蔡衍、议郎刘瑜表救成瑨、刘瓆[1]，言甚切厉，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狱中。瑨、瓆素刚直，有经术，知名当时，故天下惜之。岑晊、张牧逃窜获免。

晊之亡也，亲友竞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2]，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3]。'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已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彪尝为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按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按致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

9 河南张成，善风角[4]，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按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5]，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

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⑯，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实、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实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往请囚。范滂至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⑰。”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与，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⑱，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七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杜密素与李膺各行相次⑲，时人谓之李、杜，故同时被系。密尝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见郑玄为乡啬夫⑳，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卒成大儒。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㉑，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10 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11 司空刘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

12 以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两宫赏赐[12]，悉散与太学诸生及丐施贫民，由是众誉归之。

13 匈奴乌桓闻张奂至，皆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绶封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13]，接夫馀、涉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14]，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领之。

【注释】

①符节令：掌管印信的官吏，属少府。

②贾彪：名士。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人。举孝廉，补新息长。与党人结交，评议朝政，禁锢于家。

③《传》言：出自《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

⑤讪(shàn 扇)：讥。

⑥宥(yòu 幼)：饶恕。

⑦皋陶：上古东夷部族首领，曾任刑狱之官。

⑧荐张奂事：见上卷六年。

⑨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历任代郡太守，太山太守、北海相、尚书令、河南尹、太仆，后因党锢之祸而自杀。

⑩郑玄(公元127～200年)：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南)人。他博通经学，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在党锢之祸中，他与同郡孙嵩等人被禁。

⑪寒蝉：暗寂寞。

⑫两宫：谓天子和皇后。

⑬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县。　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一带。

⑭上谷：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

【译文】

符节令汝南人蔡衍、议郎刘瑜上表救成瑨、刘瓆，言辞激动，也被论罪免官。成瑨、刘瓆终于死在狱中。成瑨、刘瓆向来刚毅正直，通晓经术，知名于当世，所以天下人都感到痛惜。岑晊、张牧逃窜在外，幸免。

岑晊逃亡期间，亲友们争着掩护；只有贾彪闭门不收留，时人都责怪他。贾彪说："《左传》说：'根据时机而行动，不要累及后人。'岑晊因为得罪君王而遭祸，是他自取其祸，我恨不能举戈相对，岂能反过来隐匿他？"于是，人们都佩服他作得对。贾彪曾经担任新息县县长，百姓贫困，多半不愿养育儿女；贾彪严定禁令，认为杀婴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贼害人，城北有妇人杀子，贾彪前往查案，属吏要往南行，贾彪发脾气说："贼寇害人，这不稀奇。母亲杀害亲生儿子，这是逆天违道。"于是驱车北行，查明情况，判定罪责。城南的盗贼听到了，也自己捆绑自首。数年之间，养育子女的人以千数，说："这都是贾父赐给我们的。"于是都以"贾"作为姓氏。

9 河南人张成擅长风角术，预测朝廷该颁布赦令，于是教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手下逮捕了张成父子，不久遇赦获免；李膺愤恨至极，还是把张成父子杀了。张成向来以占候术勾结宦官，皇帝也时常叫张成占卜。宦官怂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告发"李膺等人蓄养太学生和游士，交结各郡的生员，互相标榜，结成群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皇帝因而大怒，下诏各郡国，逮捕党人，公布于天下，使人们都忿恨他们。公文过三府，太尉陈蕃拒绝签署，说："这次所要逮捕的人都是海内有声誉、忧国的忠臣，即令他们的十世孙

有罪，也应该宽赦，怎么能够没搞清罪名就收捕拷打！”不肯颁发诏令。皇帝更加发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黄门北寺狱，案子连及太仆颍川人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实、范滂等二百多人。有的逃匿搜捕不到，就悬赏捉拿，派出使者四处搜寻。陈实说：“我不下狱，众人就会无所依恃。”于是自己请求下狱。范滂到了狱中，管监狱的官吏说：“凡是坐牢的，都要先祭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的耿直之臣，要是知道我无罪，就会在天帝面前为我诉理；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好处！”众人因此都不祭祀皋陶。陈蕃又上书极力规劝，皇帝避忌他言辞激切，就借口说陈蕃推荐的人不称职，下诏免了他的官。

当时，受党人案件牵连的都是天下知名的贤士，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以没有被连为羞耻，因而上言：“我以前举荐大司农张奂，这是附和党人。又，我当初被罚在左校做劳工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为我辩护，这是党人附和我，因此，我应当下狱。”朝廷知道这些事却不加追问。

杜密向来与李膺声名相等，时人称他们为李、杜，所以同时被捕下狱。杜密曾经担任北海相，有一次春季出巡，到了高密，见到乡村小吏郑玄，知道他是个奇才，就把他召到郡中任职，又送他去学习，终于成为大儒。后来杜密辞官回家，每次拜谒太守、县令，总是拜托一些事情。同郡人刘胜也是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胜是位清高雅士，公卿总是举荐他。”杜密知道王昱在激将自己，就回答说：“刘胜身为大夫，受到上宾之礼，但是，他知道善良正直的人，却不推荐；听到恶人坏事却不说，隐瞒真情，爱惜自己，如同不语的寒蝉，这是有罪之人。现在，我要举荐有志的贤士，要纠举违道失节的小人，使你赏罚得当，声名远扬，不是也尽到了万分之一的力量吗！”王昱惭愧佩服，对杜密更加尊重。

10 九月，任命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11 司空刘茂被免职。冬，十二月，任命光禄勋汝南人宣酆为司空。

12 任命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窦武在位，多方延聘知名人士，洁身自爱，疾恶如仇，不受贿赂。妻子儿女的衣食费用，仅仅够用就行了。得到皇帝和皇后的赏赐，全都分给太学生或散发给贫民，得到了众人的称誉。

13 匈奴人和乌桓人听说张奂来了，都相率归降，有二十万人之多。张奂只杀了为首的恶人，其他的都善加接纳，唯有鲜卑出塞远去。朝廷担心不能制服檀石槐，派遣使者拿着印绶封他为王，想要与他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劫掠。他把占据的地区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到辽东，连接夫馀、涉貊二十多城邑，作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有十几个城邑，作为中部；从上谷以西到敦煌、乌孙的二十几个城邑，作为西部。每部设置大人统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起强圉协洽，尽重光大渊献，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

1 春，正月，东羌先零围祋祤[1]，掠云阳[2]，当煎诸种复反。段颎击之于鸾鸟[3]，大破之，西羌遂定。

2 夫余王夫台寇玄菟[4]；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

3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攻没两营[5]，杀千余人。

4 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5 陈蕃既免，朝臣震粟，莫敢复为党人言者。贾彪曰："吾不西行[6]，大祸不解。"乃入雒阳，说城门校尉窦武[7]，尚书魏郡霍谞等，使讼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常侍、黄门，竞行谲诈[8]，妄爵非人。优寻西京，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

之乱，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契、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神、鬼喁喁之心[9]。今台阁近臣，尚书朱寓、荀绲、刘佑、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心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霍谞而亦为表请。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狱讯党人范滂等，皆三木囊头[10]，暴于阶下，甫以次辩诘曰：“卿等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11]，’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12]，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悯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

【注释】

①祋祤(duì xǔ 对许):在今陕西耀县一带。

②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一带。

③鸾鸟:在今甘肃武威县南。

④玄菟:在今辽宁沈阳市。

⑤两营: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

⑥西行:自颍川至洛阳为西行。

⑦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长女为桓帝皇后,他被封为槐里侯,任城门校尉。桓帝死后,他迎立灵帝,任大将军。因谋诛宦官未遂,自杀。

⑧谲(jué 绝):欺诈。

⑨喁(yóng 永)喁:众人景仰归向。

⑩三木囊头:头、手、足都有器械,又以物覆盖其头。

⑪"见善"句:出自《论语·季氏》。

⑫首阳山:在洛阳东北。古代的贤臣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译文】

汉纪四十八　起丁未(公元 167 年),止辛亥(公元 171 年),共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丁未,公元 167 年)

1 春,正月,东羌先零围攻祋祤,劫掠云阳,当煎各族又反叛。段颎在鸾鸟击败了他们,于是西羌安定。

2 夫余王夫台骚扰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打败他们。

3 夏,四月,先零羌入侵三辅,击溃两大军营,杀了一千多人。

4 五月,三十日晦,日食。

5 陈蕃最终被免职,朝臣震惧,没有谁再敢替党人说话。贾彪说:"如果我不西去京城一趟,大祸不可能化解。"于是到了雒阳,游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人霍谞等人,请他们为党人诉讼。窦武上

疏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实行善政，而常侍、黄门争相施行诡诈，使小人封官。我想到西汉时，佞臣执政，终于失去了天下。现在不借鉴前面的教训，反而重蹈覆辙，我担心秦二世的灾难必将重演，赵高的事变早晚就会发生。最近，奸臣牢修捏造党人之事，于是搜捕了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拷问，牵连几百人，经过近一年的拘囚，没有可验的事实。我认为李膺等人都是忠心有节，志在国家，他们是陛下的后稷、后契、伊尹、吕尚一类的辅臣，却枉为奸臣贼子诬陷，使得天下寒心，举国失望。请求陛下留心考察，及时释放，以满足朝野上下人士的愿望。而今，陛下身边的近臣，如尚书朱寓、荀绲、刘佑、魏朗、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良臣。尚书郎张陵、劝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文雅朴实，熟悉国典，内外官员，不乏良才。然而，陛下却委权于近侍，重用贪官污吏，在外掌管州郡，在内作为心腹，应当依次贬黜，按罪惩办；同时，应当信任忠良，明辨善恶，批评邪恶，各得其所，珍惜官职，只授给贤才。这样，就可以消除灾祸，得到天瑞感应。近来有嘉禾、灵芝、黄龙等出现。瑞祥发生，必有贤才；福分降临，实由善人。有德行，才有祥瑞；无德行，难免有灾。陛下的作为不合天意，不宜庆祝。"奏章呈上，窦武称病，缴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印绶。霍谞也上书请求宽恕党人。皇帝的怒气稍稍消解，派中常侍王甫到狱中审讯党人范滂等。范滂等人都头戴枷锁，脚手带着镣铐，脸上罩着黑布，站在阶下。王甫依次诘问："你们互相标榜，唇齿为依，有什么企图？"范滂说："孔子有言：'看到善行，就像来不及效法；见到恶行，就像手躲避沸水。'我想使善良归于善良，丑恶归于丑恶。认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样做，没想到指责我们为党人。古人修德行善，可以求得幸福。而今修德行善，却遭来杀身之祸。身死之日，请把我埋在首阳山旁，上我不负皇天，下我无愧于伯夷、叔齐。"王甫颇为感动，解除了他们的刑械。李膺等人的口供牵扯到宦官子弟，宦官恐惧，借口天时，请帝赦免天下。六月，初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康"。二百多名

党人放归乡里，在三公府登记姓名，永远不许当官。

范滂往候霍谞而不谢[1]。或让之，滂曰："昔叔向不见祁奚[2]，吾何谢焉！"滂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滂曰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初，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百数，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所脱者甚众。

窦武所荐：朱寓，沛人[3]；苑康，勃海人；杨乔，会稽人；边韶，陈留人。乔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帝爱其才貌，欲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6 秋，八月，巴郡言黄龙见。初，郡人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民间，太守欲以为美，故上之。郡吏傅坚谏曰："此走卒戏语耳。"太守不听。

7 六月，大水，勃海溢。

8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拒击，

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④。奂论功当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奂辞不受，请徙属弘农⑤。旧制，边人不得内徙，诏以奂有功，特许之。拜董卓为郎中。卓⑥，陇西人，性粗猛有谋，羌胡畏之。

9 十二月，壬申，复瘿陶王悝为勃海王。

10 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初，窦后既立，御见甚稀，唯采女田圣等有宠。后素忌忍，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城门校尉窦武议立嗣，召侍御史河间刘鲠，问以国中宗室之贤者，鲠称解渎亭侯宏⑦。宏者，河间孝王之曾孙也，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鲠守光禄大夫，与中常侍曹节并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奉迎宏，时年十二。

【注释】

①霍谞：字叔智。举孝廉，稍迁金城太守，历官至太尉。

②"叔向"句：春秋时，晋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请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③沛：侯国名，治今安徽濉溪县东。

④三州：指幽、并、凉三州。

⑤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

⑥卓：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性刚猛。灵帝时专断朝政，自为太师。初平三年（公元 192 年）为王允、吕布所杀。

⑦解渎亭：在河北安国县东北。

【译文】

范滂拜访霍谞，却不肯道谢。有人责怪他，范滂说："从前羊舌叔向不见祁奚，我何必要谢霍谞。"范滂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接他，有几千辆车子，同乡人殷陶、黄穆在一旁侍卫，接待宾客。范滂对殷陶等人说："现在你们跟着我，是加重我的罪过啊！"于是悄悄返回乡里。

当初，诏令检举党人，各郡国奏报牵连的人多达几百，只有平原相史弼没有上报。诏书不断下达，催促州郡，对掾史施以笞刑鞭答。从事史在驿舍责问史弼："诏书对党人痛恨入骨，旨意恳切。青州所属六郡，有五郡都有党人，平原郡怎么没有举报一个？"史弼说："先王经营天下，划分境界，水土不同，风俗有异。其他的郡有党人，平原郡没有，怎能相提并论！如果仰承上司的旨意，诬陷忠良，滥施刑罚，以满足不合理的要求，那么，平原郡的百姓，家家有党人。我只有一死，不能做不该做的事。"从事史大怒，当即收捕平原郡的一些掾史，上奏弹劾史弼。恰逢党禁中途化解，准予史弼扣薪赎罪。当时，得解脱的人很多。

窦武所荐举的人有：沛郡人朱寓、勃海人苑康、会稽人杨乔、陈留人边韶。杨乔容貌伟丽，多次上书谈论国政，皇帝喜爱他的才貌，想把公主嫁给他，杨乔坚决推辞，皇帝不许，杨乔绝食七天而死。

6 秋，八月，巴郡传言有黄龙出现。开始是郡中有人到池里去洗澡，看见池水混浊，因此开玩笑恐吓说："池里有黄龙。"这话于是流行民间，太守想以此事向皇帝献媚，所以上奏。郡吏傅坚劝谏说："这不过是小民的一句玩笑。"太守不听。

7 六月，发大水，勃海海水倒灌泛滥。

8 冬，十月，先零羌骚扰三辅，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抗击，大败先零羌，杀了他们的首领，俘虏一万多人，使幽州、并州、凉州平定。张奂论功应当受封，因为不会奉承宦官故而没有受封，只赐给他

十万钱，任命张家一人为郎。张奂辞谢不受，请求调到弘农郡，按照旧制，边郡人士不得调到内地，因为张奂有功，下诏特别允许张奂的请求。任命董卓为郎中，董卓是陇西人，性情粗暴勇猛，有谋略，羌人和胡人都畏惧他。

9 十二月，二十三日，重新封蠜陶王刘悝为勃海王。

10 二十八日，皇帝在德阳前殿去世。二十九日，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听政。最初，窦后受到册立，皇帝很少接近她，只有采女田圣等人受宠。窦后向来妒忌残忍，皇帝的灵柩还在前殿，就杀了田圣。城门校尉窦武商议确定新皇帝的人选，召侍御史河间人刘鲧，询问刘姓皇族中的贤人，刘鲧推崇渎亭侯刘宏。刘宏是河间孝王的曾孙，他的祖父刘淑、父亲刘苌，世代受封为解渎亭侯。窦武入宫报告太后，在宫禁中决定皇位，任命刘鲧为光禄大夫，自己与中常侍曹节共同持节，掌管中黄门、虎贲武士、羽林军一千人，奉迎刘宏。当时，刘宏只有十二岁。

孝灵皇帝上之上①

建宁元年

1 春，正月，壬午。以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多托病不朝。陈蕃移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②，诸君祭何委荼蓼之苦③，息偃在床，于义安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

2 己亥，解渎亭侯至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

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改元。

3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④,庙曰威宗。

4 辛未,赦天下。

5 初,护羌校尉段颎既定西羌,而东羌先零等种犹未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令颎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颎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⑤,有自亡之势,欲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茅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二万余落,近居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诸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⑥,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⑦,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⑧。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民,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颎于是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⑨,与先零诸羌战于逢义山。虏兵

盛，颍众皆恐。颍乃令军中长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谓将士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太后赐诏书褒美曰："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颍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10]、彩物增助军费，拜颍破羌将军。

6 闰月，甲午[11]，追尊皇祖为孝元皇[12]，夫人夏氏为孝元后，考为孝仁皇，尊帝母董氏为慎园贵人。

7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以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8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9 以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10 六月，京师大水。

【注释】

①汉灵帝（公元 156～189 年）：公元 168～189 年在位。章帝玄孙。在位期间宠用宦官，实行党锢，标价卖官，社会衰败，发生了黄巾军大起义。

②蹙（cù 促）：紧迫。

③荼（tú 途）：苦菜。《诗经·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蓼（liǎo 了）：本是一种植物，此处喻苦。

④宣陵：在洛阳东南。

⑤羸（léi 擂）：瘦弱。

⑥无虑：大约总计。

⑦羌叛事：见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

⑧八十亿事：见五十二卷冲帝永嘉元年。

⑨彭阳：县名，治今甘肃镇原县东。　高平：县名，治今甘肃固原县。

⑩中藏府：掌管币帛金银货物的机构，属少府。

⑪甲午：本月无此日，疑误。

⑫皇祖：刘淑。

【译文】

孝灵皇帝上之上

建宁元年(戊申，公元168年)

1 春，正月，初三，委任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窦武、陈蕃、司徒胡广共同掌管尚书事务。

这时正逢皇帝大丧，继位的皇帝还没有确立，尚书们害怕，大多称病不上朝。陈蕃行文责备他们说："古人立节，事死如事生。现在，新皇帝还没有即位，国家的政事日渐迫促，诸位怎么可以躲避重任，在床上安歇，于道义上安心吗？"尚书们惶恐，都入朝办公。

2 二十日，解渎亭侯到了夏门亭，派窦武持节，用侯王专用的青盖车迎接入宫。二十一日，皇帝即位，改年号为"建宁"。

3 二月，十三日，把孝桓皇帝葬在宣陵，庙号称威宗。

4 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5 当初，护羌校尉段颎虽然平定了西羌，但东羌、先零等族人还没有归顺。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连年征讨，羌人时降时叛。桓帝下诏问段颎："先零、东羌作恶反叛，皇甫规与张奂各拥有强兵，不断地征讨平定，而今想令你率兵东讨，不知是否合适，请制定谋略对策。"段颎上言说："我听说先零、东羌虽然数次反叛，但是，向皇甫规投降的已达二万多户；善恶已经分明，残余的叛贼所剩无几。现在，张奂之所以踌躇而久不进兵，只因为考虑到降羌和叛羌外离内合，大军一动，必然惊慌。何况，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屯防不散，人畜疲困，有自取灭亡的样子，想改用招降的方式，坐制强敌。我认为狼子野心，很难用恩德感化。他们势弱时就降服，大兵

一旦撤去又会发生叛乱。唯一的办法是用长矛直指他们的前胸，用大刀加在他们头上。估计东羌余寇还有三万多户，聚居在塞内附近、没有险阻的道路，更没有燕、齐、秦、赵的纵横势力，却长期扰乱并、凉二州，累次入侵三辅，迫使西河、上郡内迁，使得安定，北地重陷危险境地。从云中、五原，西到汉阳二千多里，匈奴、诸羌占据这一地区，这等于脓疮暗疾隐伏在臂腋之下，如不诛灭，就会变成大患。若以五千骑兵、一万步兵、三千辆战车，有三个冬季和两个夏季，就足以平定他们，估计费用为五十四亿钱，这样就可使羌人全部破灭，匈奴长期归服，内迁的郡县得以返回本地。我计算，永初年间，羌人各部反叛，长达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钱；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用费八十多亿。如此庞大的耗费，还不能把贼寇全部破灭，残余的贼寇又起来，至今仍在作害。如果现在不让百姓忍受暂时的困苦，将永无安宁。我愿竭尽低劣的才能，听候差遣。”皇帝同意了，完全按上述建议行事。段颎于是率领一万多士卒，携带十五天的军粮，从彭阳向高平行进，在逢义山与先零等羌人交战。敌兵强盛，段颎的部队恐惧。段颎于是下令士兵拿着长镞利刃，排列三重长矛，带着强弩，把轻骑排列在左右两翼，对将士说：“我们现在离家有几千里，前进就能成功，后退必然全部战死，大家努力一起争取功名吧！”于是大声呐喊，众人应声奔赴，骑兵在两旁飞驰，突然夹击，敌军大溃，斩杀了八千多人。太后赐诏书表彰说：“等到东羌全部平定之后，定当一并论功行赏；今赐给段颎二十万钱，以段家一人为郎中。”并敕令中藏府调拨金钱、彩缎等，增助军费，任命段颎为破羌将军。

6 闰三月，甲午日，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后，皇父为孝仁皇，尊皇帝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

7 夏，四月，初一太尉周景去世，司空宣酆被免职；任命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8 五月，初一朔，日食。

9任命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10六月，京城大水灾。

11癸巳，录定策功，封窦武为闻喜侯，武子机为渭阳侯，兄子绍为鄠侯，靖为西乡侯，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侯者凡十一人。

涿郡卢植上书说武曰[1]："足下之于汉朝，犹旦、奭之在周室[2]，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今同宗相后[3]，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可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性刚毅，有大节。少事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盼，融以是敬之。

太后以陈蕃旧德，特封高阳乡侯。蕃上疏让曰，"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为。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4]'。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许。蕃固让，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12段颎将轻兵追羌，出桥门[5]，晨夜兼行，与战于答延泽、落川、令鲜水上，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羌遂大败。秋，七月，颎至泾阳[6]，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段颎

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颍，颍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⑦”，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尽，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⑧，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⑨，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宫邑县，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⑩，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⑪，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⑫，养蛇虺于室内也⑬。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13 八月，司空王畅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注释】

①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今河北涿县)人。少事马融,灵帝熹平四年任九江太守,后征为议郎,校书东观。又转为侍中,迁尚书。公元192年卒。

②旦:姬旦,即周公。 奭(shì 式):姬奭,即召公。

③同宗相后:汉冲、质二帝短祚,桓帝以肃宗曾孙入立。桓帝无嗣,又以肃宗玄孙入立。

④"不以"句:出自《论语·里仁》。

⑤桥门:谷名,在今陕西安定县。

⑥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

⑦衄(nù 女):挫败。

⑧邢国事:据《左传》,卫国大旱,征伐无道的邢国,天就下雨了。

⑨甘澍:及时雨。

⑩戢(jí 辑):收藏。

⑪赵充国事:宣帝时(公元前60年),赵充国击西羌,把归附的羌部落移至金城郡,设立金城属国(今甘肃兰州市一带)。

⑫枳(zhǐ 只):落叶灌木,小枝多硬刺。

⑬虺(huǐ 悔):传说中的一种毒蛇。

【译文】

11十七日,奖赏策立新皇帝的功劳,封窦武为闻喜侯,窦武的儿子窦机为渭阳侯,窦武哥哥的儿子窦绍为鄠侯、窦靖为西乡侯,中常侍曹节为长安乡侯,共有十一人被封侯。

涿郡人卢植上书劝谏窦武:"足下对于汉朝,如周公旦、召公奭对于周室,拥戴圣主,维系天下,舆论认为你的功劳,以此最为重大。事实上,同宗相继,依照名牒,依亲疏关系确立人选,又有什么功勋可言!怎么可以把天功据为自己的力量!应当推辞重赏,以保全你的声名。"窦武不采纳。卢植身高八尺二寸,声音如洪钟,性情刚毅,高风亮节。年轻时追随马融,马融奢侈豪华,常令美女在庭前载歌载舞,卢植做了多年侍讲,从不斜视一眼,马融于是敬重他。

太后因为陈蕃昔日的功德，特封他为高阳乡侯。陈蕃上疏辞让说："我听说，割地分封，应该以功德为依据。我虽然没有纯洁的行为，但认为君子'不以正道得到的富贵，就不要。'如果我接受封爵而不辞让，厚颜无耻地享受封邑，使得皇天震怒，灾祸转向人民，如此，我该到何处寄托渺渺之身？"太后不许。陈蕃坚决辞让，前后上了十几次奏章，最终没有受封。

12 段颎率领轻兵追击羌人，出了桥门谷，日夜兼行，在奢延泽、落川、令鲜水岸交战，连续打败他们；又在灵武谷交战，羌人终于大败。秋，七月，段颎到达泾阳，残余的四千多户羌人全都逃散到汉阳山谷中。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言："东部的叛羌虽然被击破，残余的难以尽灭。段颎轻率而果断，应当考虑胜败无常，最好是施恩招降，就永远不会后悔。"诏书通知段颎，段颎又上书说："我知道东羌人口众多，软弱而容易制服，所以陈述我的愚见，打算为永久和平努力，而中郎将张奂却说敌势强大，难以攻破，应该采用招降的方法。主上英明，采纳了我的愚见，使我的谋略得以实行，而张奂的计策没有被采纳。事情的发展与他的推测相反，于是心怀猜忌怨恨，听信叛羌的申诉，巧饰辞意，说我的军队'累受挫折'，又说：'羌人也是上天灵气所生，不可赶尽杀绝，山谷广大，不可无人居住，血流污染原野，有伤和气，招致灾祸。'我想到周、秦之际，戎狄为害，汉朝中兴以来，羌贼最为盛行，诛杀不尽，边降边叛。而今先零等部落，反复无常，攻陷城邑，劫掠百姓，挖掘坟墓，暴露尸骨，祸及活人和死人，上天震怒，通过我们诛罚他们。从前，邢国混乱无道，卫国就去征伐他们，兴兵而上天及时降雨。我率军以来，酷夏连降雨水，谷物丰收，人民没有疾病瘟疫。上占卜天意，不会降下灾害；下察人事，军民和睦，战无不胜。从桥门以西，到落川以东，故有的乡镇房舍互相连接，并不是深谷险境、荒无人烟的地区，车辆马匹都可平安行驶，没有折损创伤的事情。张奂身为汉朝官吏，担任武职，在边境驻

军二年，不能平定敌寇，却空喊修文习武，招降野蛮的敌人，信口雌黄，虚妄不实。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先零入犯，赵充国把他们迁到边塞境内；颜当犯边，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他们先是降服，继而叛乱，至今为患。所以，有远见的人士，深为忧虑。而今边郡人口稀少，屡次受到羌人残害，如果把归降的羌人与汉人混合居住，这等于是在良田里种枳棘，在屋里养蛇虺。所以，我奉大汉雄威，建立长久的策略，想要断他们的根，使其不再生存。原来预计三年的军费，用五十四亿，现在刚满一年，军费还没用到一半，而残余的贼寇已像灰烬，面临灭绝。我每次接到诏书，朝廷表示不干涉军务。请求贯彻这种态度，让我全权处理，因时制宜，不失军机。”

13 八月，司空王畅被免职，任命宗正刘宠为司空。

14 初，窦太后之立也，陈蕃有力焉。及临朝，政无大小，皆委于蕃。蕃与窦武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征天下名贤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皆列于朝廷，与共参政事。于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及诸女尚书[①]，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共相朋结，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尝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尚书令尹勋等共定计策[②]。

会有日食之变，蕃谓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③]，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

常侍但当给事省内门户④，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任重权，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元以来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皆坐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犹豫未忍，故事久不发。蕃上疏曰：“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⑤。陛下今不急诛此曹，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纳。

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将⑥，入太微⑦。侍中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案《占书》：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于是武、蕃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令。武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蕃谓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杂考飒，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注释】

①女尚书：女性内官。

②尹勋：字伯元。察孝廉，三迁郡郸令，五迁尚书令。桓帝时诛梁冀，封都乡侯，迁汝南太守。后为大司农。坐窦武事下狱自杀。

③石显事:见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

④省内:宫中。

⑤亶(dān 单):揽。

⑥房:星名。古以房四星为天子布政之宫。第一星为上将,次为次将,又次为次相。上星为上相。

⑦太微:古以太微垣为天子庭。

【译文】

14 当初,窦太后被封为皇后,陈蕃曾经尽力。及至太后临朝听政,就把大小政事都交给陈蕃处理。陈蕃与窦武同心合力,辅助王室,征召天下有名的贤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让他们在朝廷供职,参与政事。于是,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渴切盼望太平盛世。但是,皇帝的乳母赵娆和一些女尚书,日夜围着太后,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互相勾结,向太后谄媚,太后宠信他们,数次下诏,封官拜爵。陈蕃、窦武憎恨这批人,曾在朝堂聚会时,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人从桓帝时就窃夺朝政,扰乱天下,现在不把他们杀掉,后患无穷。"窦武很赞同。陈蕃大喜,推席而起。窦武于是结纳志同道合的尚书令尹勋等人共商大策。

正好发生日食,陈蕃对窦武说:"从前,御史大夫萧望之败在一个阉宦石显手上,何况今日有几十个石显!我已经八十岁了,想为将军除害,现在可以借日食的灾变,罢黜宦官,消除天变。"窦武于是对太后说:"按照旧例,黄门、常侍只负责宫廷门户,主管宫中各部的财物;现在却让他们参与政事,委任大权,安排子弟党羽,专门做些贪脏暴虐的事。天下舆论纷纷,正是为了这事,应当把他们诛杀或撤职,使朝政清明。"太后说:"汉初以来,世代有宦官,只应当诛罚有罪的,怎么可以把他们全都废除!"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在宫中专权,窦武请太后收捕了管霸和中常侍苏康等人,处以死刑。窦武几次请求太后诛杀曹节等人,太后犹豫不忍,使事情很

久没有办成。陈蕃上疏说："现在京城舆论沸腾，传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尚书们一起扰乱天下，附从他们则升官进爵，违背他们则被中伤，朝廷大臣如同河中漂木，东西漂流，贪图俸禄，畏惧权势。如果陛下不赶快诛灭他们，必然发生祸乱，危及社稷，其灾祸难于估计。请把我的奏章宣示近臣，并让天下所有的奸臣知道我对他们的痛恨。"太后没有采纳。

本月，太白星犯房宿的上将星，接近太微垣。侍中刘瑜向来对天文有研究，认为是凶兆，上书给太后说："按照《占书》，宫门应当紧闭，不利将相，奸邪就在君主身边，请紧急防范，"又上书给窦武、陈蕃，认为星辰错乱，形势不利于大臣，应当立即决断大计。于是，窦武、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虞祁为雒阳县令。窦武又奏请免除了黄门令魏彪的职务，而以他的亲信小黄门山冰代替，要山冰奏请收捕长乐尚书郑飒，押送到北寺狱。陈蕃对窦武说："这些家伙赶快杀了他们，为何还要审讯。"窦武不同意，命山冰和尹勋、侍御史祝瑨先后审讯郑飒，供辞牵连到曹节、王甫。尹勋、山冰随即收捕了曹节等人，让刘瑜向皇帝报告。

九月，辛亥，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1]，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2]，谋诛武等。曹节白帝曰："外间汹汹，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鹿鲁信[3]，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

不受诏，甫格杀之，并杀勋；出郑飒，还兵劫太后，夺玺绶。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飒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其兄子步兵校尉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陈蕃闻难，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到尚书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遇，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益封三侯[4]！又设乐饮宴，多取掖庭宫人，旬日之间，赀财巨万，大臣若此，为是邪道！公为宰辅，苟相阿党，复何求贼！"使剑士收蕃，蕃拔剑叱甫，辞色逾厉。遂执蕃，送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蹴蕃曰[5]："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6]！"即日，杀之。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还京师，曹节等以奂新至，不知本谋，矫制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等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7]，与奂等合，已而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兵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雒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谮虎贲中郎将河间刘淑、故尚书会稽魏朗，云与武等通谋，皆自杀。迁皇太后于南宫，徙武家属于日南[8]；自公卿以下尝为蕃、武所举者

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议郎勃海巴肃，始与武等同谋，曹节等不知，但坐禁锢，后乃知而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阎，解印绶，欲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诛。

曹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朱瑛、共普、张亮等六人皆为列侯，十一人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蕃友人陈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此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阳胡腾殡敛武尸，行丧，坐以禁锢。武孙辅，年二岁，腾诈以为己子，与令史南阳张敞共匿之于零陵界中，亦得免。

张奂迁大司农，以功封侯。奂深病为曹节等所卖，固辞不受。

15 以司徒胡广为太傅，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16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17 十一月，太尉刘矩免，以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

18 十二月，鲜卑及涉貊寇幽、并二州。

19 是岁，疏勒王季父和得杀其王自立[9]。

20 乌桓大人上谷难楼有众九千余落，辽西丘力居有众五千余落，自称王。辽东苏仆延有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有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

【注释】

①长乐:汉宫名,故址在陕西长安县西北。东汉迁都雒阳,长乐宫为太后所居,谓之东宫。太后宫有女尚书五人,由五官史主之。

②歃:同"歰(shà 沙)"古人盟誓,以牲畜血涂嘴唇,表示诚意。

③璆(qí 启):古代用木头做的一种通行证,略如歜形。

④三侯:窦武子机封渭阳侯,兄子绍封鄠侯,绍弟靖封西乡侯。

⑤骑(zōu 邹):骑士。 蹋蹙(tà cù 踏蹙):用脚踢踏。

⑥禀:给。

⑦朱雀掖门:北宫南掖门。

⑧日南:郡名,在今越南共和国广治县。

⑨疏勒: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疏勒县。

【译文】

九月,初七,窦武出宫,回到大将军府。掌管中书的人早已得到消息,报告了长乐宫五官史朱瑀,朱瑀偷看了窦武的奏章,骂道:"对于放恣的宦官当然应该诛杀,我们有什么罪,竟要将我们杀尽灭族!"于是大声呼喊:"陈蕃、窦武上奏,请太后废除皇上,大逆不道!"连夜召集平日亲近、身体健壮的长乐宫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歃血结盟,阴谋诛杀窦武等人。曹节报告皇帝说:"外面的情况紧急,请出宫坐镇德阳前殿。"使皇帝拔出剑来壮胆,令乳母赵娆等人拥护在身边,带着印信,关闭宫门,召来尚书府的官员,拿着刀胁迫他们,要他们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诏书是伪造的,拒不接受,王甫当场杀了他,又杀了尹勋。放出郑飒,回兵劫持太后,夺了玉玺。命令中谒者把守南宫,关闭宫门,断绝通道。派郑飒等人持节和侍御史谒者收捕窦武等人。窦武不接受诏令,飞驰进入步兵营,和他哥哥的儿子窦绍合力射杀使者。召集北军五路校士数千人把守都亭,对兵士下令说:"黄门、常侍造反,努力作战的人封侯重赏。"陈蕃听说有难,就带领属官和八十多名门生,手持大刀,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前,举

臂呼叫："大将军窦武忠心卫国，黄门宦官反叛，怎么能说窦氏大逆不道！"王甫正好出来遇见陈蕃，听到陈蕃的话，就责备陈蕃："先帝去世不久，陵墓还没完工，窦武有什么功？他们兄弟父子三人同时封侯。又奏乐设宴，带走了后宫宫女，十天之内，资财巨万，像这样的大臣能说不是邪道！你身为宰辅，苟且结党，还去什么地方捉贼！"于是命令武士收捕陈蕃，陈蕃拔剑喝斥王甫，声色俱厉。武士于是抓了陈蕃，送到北寺狱。黄门从官用脚踢陈蕃，骂道："老不死的鬼，还能减裁我们的员额，削夺我们的薪俸不！"当天就杀了陈蕃。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征召回到京城，曹节等人认为张奂刚到，不知政变内幕，就假传诏令，派少府周靖代理车骑将军，持节，会同张奂率领五营校尉的士卒讨伐窦武。天刚亮，王甫带领虎贲武士、羽林军等总共一千多人出朱雀掖门布防，与张奂等人会合，又把军队都调到宫阙下，与窦武对恃。王甫的兵势渐渐强盛，派军士向窦武军营喊话："窦武反叛，你们都是禁兵，应当保卫宫廷，为什么要跟随叛贼呢？先投降的有赏！"营府的士兵向来害怕宦官，于是，窦武的士兵有人降归王甫，从清晨到早饭时，几乎士兵都投降了。窦武和窦绍只身逃亡，军队包围追捕，就都自杀了，之后把他俩的头颅悬挂在雒阳都亭。又收捕了窦氏的宗亲宾客和姻属，全都杀了。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都被灭族。宦官又诬陷虎贲中郎将河间人刘淑、前尚书会稽人魏朗，说他们与窦武串通同谋，迫使他们自杀。把皇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的家属流放到日南。从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人，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都免官禁锢，议郎勃海人巴肃，当初曾与窦武等人同谋，曹节等人不知道，只受到禁锢处分，后来知道实情，就下令收捕巴肃。巴肃自己坐车到县府，县令见到巴肃，就走进县衙，解下印绶，想和他一同离去。巴肃说："身为臣子，有谋略不敢隐瞒，有罪不逃避刑罚，我既不愿隐瞒原先的谋略，又怎敢逃避刑罚！"于是被诛杀。

曹节升任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任为中常侍，仍担任

黄门令。朱瑛、共普、张亮等六人都被封为列侯，十一人为关内侯。于是，众多小人得志，士大夫都悲丧沮气。

陈蕃的友人陈留人朱震安葬了陈蕃的尸体，隐藏了他的儿子陈逸，事情泄露，抓进大狱，全家都被关起来。朱震受到拷打，誓死不说话，陈逸这才得免死罪。窦武府中的官吏桂阳人胡腾为窦武收尸入柩，发丧，受到禁锢处分，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胡腾谎称是自己的儿子与令史南阳人张敞共同把他隐藏在零陵境内，也才得逃脱。

张奂升任大司农，因功封侯。张奂深恨被曹节等人所利用，坚决推辞不受官。

15 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傅，处理尚书事务。任命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16 冬，十月，三十日晦，日食。

17 十一月，太尉刘矩被免职，任命太仆沛国人闻人袭为太尉。

18 十二月，鲜卑和涉貊入犯幽州、并州。

19 这年，疏勒王的叔父和得杀了国王而自立。

20 乌桓酋长上谷难楼，拥有九千多帐落；辽西郡的丘力居，拥有五千多帐落，都自立为王。辽东郡的苏仆延，拥有一千多帐落，自称峭王。右北平郡的乌延，拥有八百多帐落，自称汗鲁王。

二 年

1 春，正月，丁丑[①]，赦天下。

2 帝迎董贵人于河间[②]。三月，乙巳，尊为孝仁皇后，居永乐宫；拜其兄宠为执金吾，兄子重为五官中郎将。

3 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见于御坐上。癸巳，大风，雨雹，

霹雳，拔大木百余。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农张奂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3]，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4]。"上深嘉奂言，以问诸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奂又与尚书刘猛等共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

郎中东郡谢弼上封事曰："臣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5]'。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闼，援立圣明，《书》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孝和皇帝不绝窦氏之恩[6]，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7]，《凯风》慰母之念[8]。臣又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9]'，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蕃，勤身王室，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其为酷滥，骇动天下；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系，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悚之凶[10]，可因灾异，并加罢黜，征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狱。

帝以蛇妖问光禄勋杨赐，赐上封事曰："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夫皇极不建，则有龙蛇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祯祥立应。"赐，秉之子也。

4 五月，太尉闻人袭、司空许栩免；六月，以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汝南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嚣素附诸常侍，故致位公辅。

5 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段颎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颎于是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11]，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将五千人先进，击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12]，分兵守谷上下门，颎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秋七月，颎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13]，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颎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奋击，破之，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颎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余级，获杂畜四十二万七千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

臣光曰：《书》称"天地[14]，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

灵，亶聪明[15]，作元后[16]，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又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埸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注释】

①丁丑：正月无此日，疑误。

②河间：侯国名，治今河北献县。

③眚(shěng 省)：灾异。

④顾复：父母养育之恩。《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⑤“惟虺”句：出自《诗经·小雅·无羊》。

⑥窦氏之恩：见四十七卷永元九年。

⑦有虞：指传说中的有虞氏部落长舜。

⑧《凯风》：《诗经》篇目，有文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⑨“开国”句：出自《易经》师卦上六爻辞。

⑩悚(sù 速)：鼎中的食品。《易经》鼎卦云：“鼎折足，覆公悚。”

⑪凡亭山：今甘肃固原县东南。

⑫射虎谷：今甘肃天水市西。

⑬西县：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南。

⑭"天地"句:出自《尚书·秦誓》。

⑮亶(dǎn 胆):实在。

⑯元后:君主。

【译文】

二年(己酉,公元169年)

1春,正月,丁丑日,赦免天下。

2皇帝把董贵人从河间国迎到京城。三月,初三,尊董贵人为孝仁皇后,住在永乐宫。任命她的哥哥董宠为执金吾,董宠的儿子董重为五官中郎将。

3夏,四月,二十一日,皇帝的御座上发现青蛇。二十二日,刮大风,降冰雹,响霹雳,拔起一百多株大树。下诏令公卿以下,各上密奏。大司农张奂上疏说:"从前,埋葬周公时违背了葬礼,上天发怒。现在,窦武、陈蕃一片忠贞,没有得到宽恕,妖异之所以发生,都是这个缘故,应当迅速为他们安葬,迁回家属。对受牵连的人,全赦免罪过。又,皇太后虽然住在南宫,但没有受到皇恩礼遇,朝臣都不敢说话,远近的士人都感到失望。应当思念大义,回报亲恩。"皇帝很赞同张奂的建议,询问诸位常侍,宦官们都很反感,皇帝不好自作主张。张奂又与尚书刘猛等人共同推荐王畅、李膺担任三公要职,曹节等人更加痛恶,于是下诏严厉斥责。张奂等人都自己到狱中囚禁,过了几天,才被放出,以三个月的俸禄赎罪。

郎中东郡人谢弼上密奏说:"我听说'蝮蛇毒蛇,女子的象征。'想到当初太后在宫内定策,拥立圣明的陛下继位,《尚书》说:'父子兄弟犯罪,不相牵连。'窦武被诛,怎么能罪及太后!把太后隔绝在空荡的宫中,使上天感应,如果发生不测的疾病,陛下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孝和皇帝不否认窦氏的养育之恩,前代引以为美谈。《礼记》说:'继承谁的香火,就是谁的儿子。'既然以桓帝为父,又怎能不以太后为母!愿陛下仰慕虞舜孝顺的教化,怀顾《凯风》慰母的

恩情。我又听说'开国成家，不任用小人。'现在，功臣久居外地，未蒙赐爵晋级，而乳母赵娆受到私宠，得以享受封爵。之所以有大风雨雹，原因就在于此。又，前太傅陈蕃，辛勤地为王室效力，被一群邪恶小人诬陷，一旦被杀，滥施酷刑，使天下震惧；而陈蕃的门生和部属，全都受到禁锢。陈蕃已经死去，即使用一百个人也赎不回他的性命。应当迁回他的家属，解除禁锢的大网。宰辅大臣关系国家命脉，目前在位的四公，仅有司空刘宠是在谨守善道，其余的都是无所作为、明哲保身的人，必然会导致覆国的凶事。建议趁着灾异，把他们三人免职，征召前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共同掌管国政，使灾异可以消除，国家永昌。"宦官痛恨谢弼进言，把他调离京城，贬为广陵府丞，谢弼辞官，归到家乡。曹节的侄子曹绍在东郡担任太守，用其他罪名收捕谢弼，打死在狱中。

皇帝向光禄勋杨赐问蛇妖的事情，杨赐上密奏说："福善不会凭空而来，凶灾不会无故发生。君王心里所想的，虽然没有表现在脸上，而五星却为此推移，阴阳却为它变化。朝政不端正，就有龙蛇妖孽，《诗经》上说：'蟒蛇毒蛇，女子的象征。'请陛下想想君权的道理，应该内外有别，压抑嬖幸的权势，割断美妻的宠爱，那么，蛇妖出现的灾异就可消失，福祥随即就会应验。"杨赐是杨秉的儿子。

4 五月，太尉闻人袭、司空许栩被免职。六月，任命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汝南人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人刘嚣为司空。刘嚣向来依附于宦官，所以能得到公卿宰辅的官职。

5 下诏派遣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说服羌人投降。段颎认为春季正是耕种的季节，百姓遍布田野，羌人虽然暂时投降，而官府没有供养能力，必然会重新叛乱，不如乘虚进击，势必全歼。于是自行推进军队，距羌人屯聚的凡亭山四、五十里扎营，派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率领五千人作先锋，打垮羌人。羌人溃散，向东逃散，又屯聚在射虎谷，分兵把守谷口上下门。段颎计划一举消灭他们，不让他们再逃散。秋，七月，段颎派遣一千人在西县编木为栅，宽二十步，长

四十里，用以阻截羌人。分别派遣田晏、夏育等率领七千人口衔木片，乘夜攀登西山，在距离敌人一里多的地方扎营，又派司马张恺等率领三千人直上东山，羌人这才发现被围。段颎于是与张恺分别由东西两山夹攻，纵兵奋进，打败羌人，追到谷的上下门以及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贼，杀了羌帅等一万九千多人。把冯禅所招降的四千羌人，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中。于是，平定了东部羌人。段颎先后经历一百八十次战斗，杀了三万八千多人，俘获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七千多头，花费了四十四亿，军士死亡四百多人。于是改封段颎为新丰侯，食邑一万户。

臣司马光认为：《尚书》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精灵，人中最聪明的担任帝王，帝王为民父母。'蛮夷戎狄虽为异族，但他们趋利避害、乐生恶死，与我们相同。以正确的方式统治他们，他们就会服从，治理不得法，他们就会叛乱骚扰，这本来是合理的。所以，先王为政，对叛乱加以讨伐，对归服加以怀柔，让他们居住在四方边境，不使他们扰乱中原礼义之邦。如果把他们看作草木禽兽，不分善恶，不辨顺逆，一律杀害，这难道是作人民父母的心吗！何况羌人之所以叛乱，是郡县侵侮，使他们受冤的缘故。对于叛乱者，不能当时就处决，是所用将帅不当的缘故。如果能选任良将，把叛贼驱赶到塞外，然后选用良吏治理，那么，武将又怎么会以大肆杀戮为快呢！如果治理不合正道，即使是华夏汉人，也会蜂拥为寇，岂能杀尽？段颎身为将领，虽然有克敌的功劳，但君子不赞成他的行为。

6 九月，江夏蛮反[1]，州郡讨平之。

7 丹杨山越围太守陈夤[2]，夤击破之。

8 初，李膺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3]，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及南阳宗慈、陈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为八顾，顾者，言其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阳刘表、汝南陈翔、鲁国孔昱、山阳檀敷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及东平张邈、王孝，东郡刘儒、泰山胡毋班、陈留秦周、鲁国蕃向、东莱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

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4]，览乡人朱并素佞邪，为俭所弃，承览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5]，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

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

徒，未有录牒[6]，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7]，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绶印，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8]，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龙舒君者，滂父龙舒侯相显也。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9]，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10]，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闻党人之死[11]，私为之恸曰："《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2]。'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13]，耳！"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亡命，笃岂得藏之！若审在此，此人名士，

明廷宁宜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99],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钦叹息而去。笃导俭经北海戏子然家,遂入渔阳出塞。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俭与鲁国孙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后泄,俭得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后为卫尉,卒,年八十四。夏馥闻张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馥弟静载缣帛追求饷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载祸相饷乎!"党禁未解而卒。

初,中常侍张让父死[100],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陈实独吊焉。及诛党人,让以实故,多所全宥。南阳何颙,素与陈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变名姓匿汝南间,与袁绍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阳,从绍计议,为诸名士罹党事者救援,设权计,使得逃隐,所全免甚众。

初,太尉袁汤三子,成、逢、隗,成生绍[101],逢生术[102]。逢、隗皆有名称,少历显官。时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与之同姓,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

他公族同。绍壮健有威容，爱士养名，宾客辐凑归之，辎舯、柴毁[18]，填接街陌。术亦以侠气闻。逢从兄子闳，少有操行，以耕学为业，逢、隗数馈之，无所受。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19]。"及党事起，闳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毋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注释】

①江夏：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新州县西。

②丹杨：县名，治今安徽宣城县。　黟：音 yīn(寅)。

③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人。桓帝时被召，封策第一。任侍中、虎贲中郎将，上疏请罢宦官。灵帝时，宦官诬他与窦武通谋，下狱自杀。

④张俭：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西北)人。任山阳东部督邮，劾宦官侯览，没收他的财产，灵帝时，逃亡出塞，沿途人争相隐匿。献帝初，任卫尉，不久死。

⑤钩：谓相互牵引。

⑥录牒：记录在册。

⑦征羌：侯国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南。

⑧仲博：范滂的弟弟。

⑨睚眦(yá zì 崖自)：发怒瞪眼。

⑩交关：交通。

⑪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县)人。太学生首领，有名于世。党锢事起，他闭门教授，弟子达数千人。

⑫"人之"句：出自《诗经·大雅·瞻卬》。

⑬"瞻乌"句：出自《诗经·小雅·正月》。

⑭蘧(qú 渠)伯玉：春秋末卫国大夫。为人勤于改过，能进能退，与时无忤。

⑮张让：宦官，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桓帝时为小黄门，灵帝时为中常侍。

⑯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东汉末年的豪强。

⑰袁术：字公路，袁绍之弟。

⑱辎軿(zī píng 资凭)：有障蔽的车，多为贵人乘坐。 柴毂：贱者乘坐之车。

⑲三郤：春秋时，晋国有郤锜、郤犨、郤至三大夫，他们凭借世资，骄奢侵权，为厉公所杀。

【译文】

6 九月，江夏蛮人造反，州郡军队讨平。

7 丹杨和山越人围攻太守陈贲，被陈贲击破。

8 当初，李膺虽然被禁锢，但天下士大夫都推崇他的行为，蔑视朝廷。追求李膺的人，唯恐不被接纳，就互相标榜，为他们取雅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的意思是一代宗师；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的意思是人中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人宗慈、陈留人夏馥、汝南人蔡衍、泰山人羊陟为八顾，“顾”的意思是以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阳人刘表、汝南人陈翔、鲁国人孔昱、山阳人檀敷为八及，“及”的意思是引导别人追求宗师；又称度尚和东平人张邈、王孝，东郡人刘儒、泰山人胡毋班、陈留人秦周、鲁国人蕃向、东莱人王章为八厨，“厨”的意思是说能施财救人。后来，陈蕃、窦武执政，又举用了李膺等人；当陈蕃、窦武被杀，李膺等人就被废黜了。

宦官非常仇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诏书都重申对党人的禁锢。侯览对张俭特别怨恨，侯览的同乡人朱并一向谗媚奸邪，被张俭斥逐，就逢迎侯览的意旨，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互相起称

号,结成同党,企图危害国家,而以张俭为首。下诏抹掉告发人的姓名,公布奏书,逮捕张俭等人。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唆使有关官员上奏:"互相勾结的党人有前司空虞放和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下诏交州郡考讯治罪。"这时,皇帝才十四岁,问曹节等人:"什么叫钩党?"曹节回答:"钩党就是勾结在一起的党人。"皇帝问:"党人有什么罪非杀不可?"曹节回答:"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皇帝问:"图谋不轨又想怎么样?"曹节回答:"要夺权窃国。"皇帝这才批准了奏章。

有人对李膺说:"你可以逃走了。"李膺说:"行事不畏难,有罪不逃刑,这是臣子的节操。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自有天命,能够逃到什么地方!"于是自投狱中,被拷打而死;而他的门生和旧属都被禁锢。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禁锢的名册上没有记载他,因而没有受牵连,景毅感慨地说:"本认为李膺是个贤才,才教我儿子拜他为师,怎么能够因为名册上脱漏了名字而苟且偷安!"于是上书检举自己,被免官回乡。

汝南督邮吴导奉诏逮捕范滂,到达范滂的家乡征羌,关闭驿舍,抱着诏书,伏在床上流泪。全县的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范滂听到这事就说:"必定是为了我。"即自己到狱中。县令郭揖大惊,走出来,解下印绶,要与范滂一同逃亡,说:"天下这么大,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范滂说:"我死了,灾祸就停止了,怎敢以罪连累你。而又使我的老母流离失所呢?"范滂的母亲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我弟弟范仲博很孝敬,足以奉养您。我跟随龙舒君到黄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求母亲割舍母子不忍之情,不要过于悲伤!"仲博是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是范滂的父亲范显,他曾做过龙舒侯国的国相。范滂的母亲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也没有遗憾。已经得到美名,又求高寿,岂能兼而得之。"范滂跪着接受教训,一再拜辞。回头对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恶不可作,我要教你行善,而我不作恶。"行路人听见了,无不流泪。

因党人案件而死的有一百多人，妻儿都发配边疆。天下豪杰和有良好声誉的儒士，都被宦官指责为党人。致使有怨仇的人，乘机陷害，甚至连瞪一眼的小积忿，也要遭被指控为党人。州郡奉承旨意，对于那些没有交结的人，也加以陷害，使受死刑、放逐、废黜、禁锢的人达六、七百之多。

郭泰听到党人惨死，暗中悲痛说："《诗经》：'人才消失，国家危亡。'汉室就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乌鸦飞翔，停在谁家。'"郭泰虽然喜好评论人物，但从不触犯要害，所以能处于乱世而不受灾祸。

张俭流亡，穷困窘迫。望见故旧的家门就投宿，主人无不尊重他的名望与德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容他。后来辗转到东莱郡，住在李笃家。黄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到过李家，李笃请毛钦入座，说："张俭犯罪逃亡，我怎敢窝藏！如果他真的在此，对这一位名士，你认为应当逮捕吗？"毛钦因此起身，抚着李笃的肩膀说："蘧伯玉不愿独为君子，你怎么想独行仁义呢！"李笃说："我现在就想与你平分，你已经得到了一半。"毛钦叹息告辞。于是，李笃带着张俭投奔到北海戏子然家，又从渔阳郡逃到塞外。张俭逃亡期间，牵连被杀的人以十计，被逮捕、考讯的遍及天下，他的宗族亲戚都被杀尽，郡县受到摧残。张俭与鲁国的孔褒是旧交，张俭投奔孔褒，孔褒不在家，孔褒的弟弟孔融才十六岁，就作主藏匿了张俭。事情后来泄露，张俭幸得逃走，鲁国国相就收捕了孔褒、孔融送进监狱，不知该判谁的罪。孔融说："收藏的张俭是我，应当判我的罪。"孔褒说："张俭是来找我的，并不是弟弟的过错。"官吏问他们的母亲，她说："家长负责家事，我当其罪。"全家人都争着承担死罪，县官犹疑不决，报告朝廷，下诏杀孔褒。直到解除党锢，张俭才返回家乡。后来担任卫尉，死时八十四岁。当初，夏馥听说张俭逃命，叹息说："张俭自己作孽，却凭空牵连善良，一个人逃亡，使万家受祸，何必活着！"夏馥于是剪了胡须，躲到林虑山中，隐姓埋名，在铁铺做工，亲自烧

炭，形容憔悴，过了二三年，没人认出他。夏馥的弟弟夏静在车上装着缣帛，到处找他，夏馥不肯接受，说："你怎么载着灾祸来给我。"党禁还没有解除，夏馥就去世了。

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去世，回颍川埋葬，虽然郡里去了许多人，却没有名士去吊丧，张让认为是耻辱，只有陈实单独致悼。等到大杀党人的时候，张让为了回报陈实，多所宽恕。南阳人何颙，向来与陈蕃、李膺友善，也被搜捕，他于是变换姓名，隐匿在汝南一带，为袁绍奔走结交，常常潜入雒阳，和袁绍策议，为被卷入党祸的名士救援，设计谋，让他们逃走，使很多人得以保全。

当初，太尉袁汤有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袁成有子名绍，袁逢有子名术。袁逢、袁隗都有名声，年少就担任了高官。中常侍袁赦认为袁逢、袁隗出身于相府，和自己同姓，特别推崇和接纳作为自己的外援势力，所以袁氏家族在当时显贵得宠，富有奢华，不同于别的公族。袁绍健壮而有威仪，喜欢交结贤士，声名远扬。宾客盈门，朱轮、柴车填满街巷。袁术也以侠义闻名。袁逢堂兄的儿子袁闳，从小就有良好的品行，半耕半读，袁逢、袁隗多次赠送财物给他，一概不接受。袁闳见时局险恶混乱，而家族显贵，常对兄弟叹息说："我们的先祖传给福祚，而后代不能以德行守家，竞相骄奢，在乱世争权，这就像晋国的三郤一样。"及至党祸事发，袁闳想逃进深山密林，因母亲年迈，不宜远行，就在院子里筑了一间土屋，有窗无门，从窗口递送食物。母亲思念他时，就从窗口往里看，母亲离开后，就关闭窗子，兄弟妻子都不见。囚身十八年，最后在土室中去世。

初，范滂等非讦朝政[①]，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②]，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用之王至为拥彗先驱[3]，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之祸，唯蟠超然免于评论。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廷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蹑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9 庚子晦[4]，日有食之。

10 十一月，太尉刘宠免；太仆扶沟郭禧为太尉。

11 鲜卑寇并州。

12 长乐太仆曹节病困，诏拜车骑将军。有顷，疾瘳[5]，上印绶，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

13 高句骊王伯固寇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降之。

三 年

1 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2 征段颎还京师，拜侍中。颎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6]，与将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所向有功。

3 夏，四月，太尉郭禧罢；以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4 秋，七月，司空刘嚣罢；八月，以大鸿胪梁国桥玄为司空。

5 九月，执金吾董宠坐矫永乐太后属请，下狱死。

6 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7]，皆内属，受冠带，开置七县。

7 凉州刺史扶风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8]，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9]，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复治。

初，中常侍张让有监奴，典任家事，威形喧赫。孟佗资产饶赡[10]，与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常数百千两，佗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11]，遂共举车入门[12]，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由是以佗为凉州刺史。

四　年

1 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党人不赦。

2 二月，癸卯，地震。

3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4 太尉闻人袭免；以太仆汝南李咸为太尉。

5 大疫。司徒许训免；以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四月，以太常南阳来艳为司空。

6 秋，七月，司空来艳免。

7 癸丑[13]，立贵人宋氏为皇后。后，执金吾酆之女也。

8 司徒桥玄免；以太常南阳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9 帝以窦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群臣朝太后于南宫，亲馈上寿⑭。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冤，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曹节、王甫疾之，诬萌以谤讪永乐宫⑮，下狱死。

10 鲜卑寇并州。

【注释】

①讦(jié 节)：揭发别人的阴私。

②折节：屈己下人，降低身份。

③拥彗(suì 岁)：拿着扫帚扫地。彗，一种可作扫帚的植物。战国时，燕昭王亲自扫地，以贵宾之礼迎接邹衍。

④庚子：疑误。

⑤瘳(chōu 抽)：病愈。

⑥蓐(rù 入)：草席。

⑦郁林：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

⑧焉耆：西域城国，在今新疆焉耆县。

⑨桢中城：在疏勒以东。

⑩赡(shàn 擅)：富足。

⑪仓头：奴仆。

⑫舁(yú 于)：车。

⑬癸丑：七月己未朔，无癸丑日。

⑭馈：进食。

⑮永乐宫：代指灵帝母亲孝仁董太后。

【译文】

当初，范滂等人抨击朝政，自公卿以下都对他们敬佩，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范，认为学术将会兴盛，有才的人士会被重新启用。唯有申屠蟠独自叹息："从前，在战国时代，名士放言高论，国王

甚至亲自扫地，作前导，结果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大祸，现在正是历史的重演。”于是隐藏在梁国、砀县之间，靠着大树筑屋，像佣人一样劳作。过了三年，范滂等人果然陷入党禁大祸，只有申屠蟠超然事外，免受议论。

臣司马光认为：天下合乎正道，君子就可以在朝廷上彰扬正义，匡责小人的罪行，而没有人敢不服从。反之，天下不合乎正道，君子闭口不言，以避免小人诬陷，甚至仍然不能避祸。党人生于昏乱的世道，没有高贵的位置，四海混浊，却想以言辞挽救时弊，评论人物，扬善抑恶，实在是抓毒蛇的头，踩虎狼的尾，以至于身受酷刑，祸及朋友，忠义的士人被杀害，王朝也跟着灭亡，不是很可悲吗！只有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见机行事，不等到天黑就回头，见识卓然超群，实在是没有人比得上。

9 庚子日晦，日食。

10 十一月，太尉刘宠被免职；任命太仆扶沟人郭禧为太尉。

11 鲜卑骚扰并州。

12 长乐太仆曹节病重，诏令拜他为车骑将军。不久，病愈，交还印绶，仍任中常侍，赐位特进，俸禄二千石。

13 高句骊王伯固骚扰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伐，降服了他们。

三年(庚戌，公元170年)

1 春，三月，三十日晦，日食。

2 下诏调段颎回京城，任命他为侍中。段颎在边塞十几年，从未舒服地睡一觉，与将士共甘苦，所以将士都乐于为他拼死作战，所到之处都建有功勋。

3 夏，四月，太尉郭禧被罢官，任命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

4 秋，七月，司空刘囿被罢官；八月，任命大鸿胪梁国人桥玄为司空。

5 九月，执金吾董宠伪称永乐太后的懿旨，托人办事，事泄下狱

处死。

6 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德信誉招降了十几万乌浒人，都归属汉朝，授予冠带，设置了七个县。

7 凉州刺史扶风人孟佗派遣从事任涉，率领五百名敦煌士兵，与戊己校尉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的焉耆、龟兹、车师前、后王国，总共三万多人征讨疏勒，攻打桢中城，达四十多天，不能攻克，退兵。后来，疏勒王连续被杀害，朝廷也无力制服他们。

当初，中常侍张让养有监奴，掌管家务，威势显赫。孟佗资产富饶，与监奴勾结，不惜财物，馈赠贿赂，没有遗漏的人。监奴都称赞他，问他有什么要求，孟佗说："我只希望你们向我作揖一拜。"当时，求见张让的宾客，每天常有成百上千的车辆，孟佗去拜访张让，来迟了，不能进门，监奴就率领一群仓头到路上迎拜孟佗，一同乘车进入大门，宾客都很吃惊，认为孟佗与张让关系很好，都争着送珍玩给他。孟佗把一部分珍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于是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四年（辛亥，公元 171 年）

1 春，正月，初三，皇帝加冠礼，赦免天下，只有党人不赦。

2 二月，十三日，地震。

3 三月，初一朔，日食。

4 太尉闻人袭被免职；任命太仆汝南人李咸为太尉。

5 流行瘟疫。司徒许训被免职；任命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四月，任命太常南阳人来艳为司空。

6 秋，七月，司空来艳被免职。

7 癸丑日，策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皇后是执金吾宋酆的长女。

8 司徒桥玄被免职；任命太常南阳人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9 皇帝因为窦太后有推立自己即位的功劳，冬，十月，初一朔，率领群臣到南宫朝见太后，亲自为太后进食祝寿。黄门令董萌因此几

次为太后诉冤，皇帝深为采纳，对供养的物品有所增加。曹节、王甫恨董萌，诬陷董萌诽谤住在永乐宫的皇帝生母，于是董萌被下狱处死。

10 鲜卑入犯并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起玄黓困敦，尽上章涒滩，凡九年。

孝灵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

1 春，正月，车驾上原陵[①]。司徒掾陈留蔡邕曰[②]："吾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易夺也。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此之谓也。"

2 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年八十二。广周流四公[③]，三十余年，历事六帝[④]，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⑤]；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⑥]，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

3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4 长乐太仆侯览坐专权骄奢⑦，策收印绶，自杀。

5 六月，京师大水。

6 窦太后母卒于比景⑧，太后忧思感疾，癸巳，崩于云台。宦者积怨窦氏，以衣车载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曹节、王甫欲用贵人礼殡。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

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祔⑨。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扶舆而起，捣椒自随⑩，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廷尉陈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光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冢尝被发掘，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俯仰，蚩球曰⑪："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也！"李咸曰："臣本谓宜尔，诚与意合。"于是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曹节、王甫犹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卫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李咸复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

怀⑫，安思阎后家犯恶逆⑬，而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卫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弃，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一如旧制。”帝者奏，从之。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注释】

①原陵：光武帝刘秀坟。

②蔡邕(yong 拥)：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师胡广，博学，初为司徒乔玄属官，出补河平长，后为郎中、议郎。熹平四年写经，刻于太学门外。献帝时封为高阳乡侯，死于狱中。

③四公：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④六帝：安、顺、冲、质、桓、灵六帝。

⑤伯始：胡广字。

⑥悫(què 确)：谨慎。

⑦候览事：候览得势，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夺人宅 381 所、田 118 顷。被告发，自杀。

⑧比景：在越南海洞县。

⑨祔(fù 富)：后死者附祭于先祖。

⑩椒：有毒的植物。

⑪蚩：同“嗤”，讥笑。

⑫窦后事：见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

⑬阎后事：见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光三年、四年。

【译文】

汉纪四十九　起壬子(公元 172 年)，止庚申(公元 180 年)，共九年。

孝灵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壬子,公元172年)

1 春,正月,皇帝祭祀光武帝陵墓。司徒掾陈留人蔡邕说:"我听说古代天子不到墓前祭祀。朝廷设有到陵前祭祀的礼节,起初,我认为可以废止,现在见到了这种祭祀的威严,体察祭礼的本意,才知道孝明皇帝非常孝顺和有恻隐之心,不容废除。有些礼仪虽然繁缛,但不可减省,就是指此。"

2 三月,初八,太傅胡广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胡广先后担任过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任职三十多年,经历安、顺、冲、质、桓、灵六位皇帝,礼遇优厚,每次免职不到一年,就又高升。他所征召的多是天下名士,与旧部陈蕃、李咸同做三公。精通典章制度,熟悉史事,所以,京城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胡广,天下中庸有胡公。"他为人温柔敦厚,言语谦逊,得当时人的称赞,但没有忠直的气节,为此受天下人轻视。

3 五月,十六日,赦免天下,改年号为熹平。

4 长乐宫太仆侯览专权骄奢,皇帝下令收回他的印信,侯览自杀。

5 六月,京城发大水。

6 窦太后的母亲在比景去世,太后忧愁思念,一病不起,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深恨窦氏,用衣车载着太后的尸体,拉到雒阳城南的房舍中,停尸数日,曹节、王甫想用贵人的礼节埋葬太后。皇帝说:"太后亲自立我,继承帝业,怎么能用贵人的仪式为太后送终!"于是按太后礼仪发丧。

曹节等人想把太后葬在别处,而把冯贵人的牌位放在桓帝宗庙里配享。皇帝诏令公卿都在朝堂聚会,命令中常侍赵忠主持会议。太尉李咸正在生病,挣扎着上了车,带着捣碎了的椒药,对妻儿说:"如果皇太后不能配桓帝祭享,我就不活着回来了!"会议开始,几百人坐着,互相观望,很久都不肯先发言。赵忠说:"时间已到,议

案就这样确定了。”廷尉陈球说：“窦太后以盛德和良好的家世，作为国母，应该配享先帝，无可怀疑。”赵忠笑着说：“陈廷尉，请写出你的理由。”陈球随即写下议案说：“窦太后早在做皇后时，就有聪明贤淑的德行；后来，由于时代造成的不幸，先帝去世，就扶立当今皇帝继承宗庙，功业很大。先帝去世不久，受到大狱牵连，迁移到空旷的南宫，不幸过早地去世，窦家虽然有罪，但事与太后无关，现在如果把她葬在别处，会使天下人失望。况且冯贵人的墓地曾经被人发掘，尸骨暴露，与贼人尸体混在一起，灵魂受到污染，而且对国无功，怎么能够配享天子！”赵忠审察陈球的议案，马上脸色大变，讥笑陈球说：“陈廷尉的建议很好！”陈球说：“陈、窦两家受到冤枉，窦太后无故被幽禁，我非常痛心，天下人愤慨！今天说这些话，会后受到报复获罪，正是我一向的愿望。”李咸说：“我本来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公卿们都赞同陈球的意见。曹节、王甫仍然争辩，他们认为：“从前，梁皇后家犯了大罪，就把梁皇后另外葬在懿陵；武帝废黜了卫皇后，就以李夫人配享。现在窦氏罪恶深重，怎能和先帝合葬。”李咸又上疏说：“我想，从前章德窦皇后虐害恭怀梁皇后；安思阎皇后家犯了大罪，而和帝没有改葬她的议论，顺帝也没有贬降她的诏书。至于卫皇后，是孝武皇帝亲自废黜的，不可以用来类比。如今，长乐太后一直拥有太后尊号，曾经临朝听政，并且扶立当今皇帝即位，光大皇族，太后以陛下为儿子，陛下怎么能够不以太后为母亲！儿子不应斥黜母亲，臣子不应贬谪君王，应当把窦太后与先帝合葬在宣陵，一切遵守旧制。”皇帝看了奏章，听从了李咸的建议。

秋，七月，初二，把窦太后葬在宣陵。

7 有人书朱雀阙[①]，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

公卿皆尸禄[2]，无忠言者。”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之。颎乃四出逐逋，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又使颎以他事奏猛，论输左校。

初，司隶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荐于太常张奂，奂拒之，寓遂陷奂以党罪禁锢。奂尝与段颎争击羌[3]，不相平，颎为司隶，欲逐奂归敦煌而害之；奂奏记哀请于颎，乃得免。

初，魏郡李暠为司隶校尉，以旧怨杀扶风苏谦；谦子不韦瘗而不葬[4]，变姓名，结客报仇。暠迁大司农，不韦匿于傭中，凿地旁达暠之寝室，杀其妾并小儿。暠大惧，以板籍地，一夕九徙。又掘暠父冢，断取其头，标之于市。暠求捕不获，愤恚，呕血死。不韦遇赦还家，乃葬父行丧。张奂素睦于苏氏，而段颎与暠善，颎辟不韦为司隶从事，不韦惧，称病不诣。颎怒，使从事张贤就家杀之，先以鸠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遂收不韦，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之。

8 勃海王悝之贬瘿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既而桓帝遣诏复悝国[5]，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数与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颎。冬，十月，收飒送北寺狱，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诏冀州刺史收悝考实，迫责悝，令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悉伏诛。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9 十一月，会稽妖贼许生起句章⑥，自称阳明皇帝，众以万数；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讨之。

10 十二月，司徒许栩罢；以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11 鲜卑寇并州。

12 是岁，单于车儿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立。

【注释】

①朱雀阙：北宫宫门之外的朱雀门。

②尸禄：空占官位不尽职。

③争击羌事：见上卷建宁元年。

④瘞(yì 意)：掩埋。

⑤复悝国事：见上卷永康元年

⑥句章：县名，治今浙江慈溪县。

【译文】

7 有人在朱雀门上写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禁太后，满朝大臣尸位素餐，没有敢说忠言的人。"诏令司隶校尉刘猛追捕，十天讨论一次。刘猛认为诽谤的文字说了直话，不肯积极追捕。一个多月，找不到书者。刘猛被贬为谏议大夫，由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职务。段颎到处搜捕，包括太学学生，总共抓了一千多人。曹节又要段颎用另外一件事情弹劾刘猛，刘猛被判去左校作苦工。

当初，司隶校尉王寓依靠宦官，请太常张奂推荐，张奂拒绝了，王寓于是诬陷张奂，使张奂受到党锢之祸。张奂曾经与段颎争着攻击羌人，互相怨恨，段颎任司隶校尉，打算把张奂驱逐回到敦煌而杀害，张奂写信向段颎哀求，才得免死。

当初，魏郡人李暠任司隶校尉，以旧仇杀了扶风人苏谦；苏谦的儿子苏不韦把父亲的尸体草草安置，不肯埋葬，改变姓名，交结剑客要报仇。李暠升任大司农，苏不韦躲在柴草房，挖掘地道，直通

李暠寝室，杀死他的妾和小儿。李暠十分恐惧，用木板铺地，一夜搬迁九次。苏不韦又挖了李暠父亲的坟墓，折下头颅，标明身份，陈列在街头。李暠要求捕捉苏不韦，没抓到气得吐血而死。后来，苏不韦遇到大赦回家，才按丧礼安葬了父亲。张奂向来和苏家和睦，而段颎和李暠相好。李暠死后，段颎征召苏不韦为司隶从事，苏不韦畏惧，称病不肯就职。段颎发怒，命令属吏张贤到苏家杀了苏不韦。行前，把毒酒交给张贤的父亲说："如果张贤杀不了苏不韦，你就得喝掉它。"张贤于是抓了苏不韦，并把他和其家六十多人全部杀害。

8 勃海王刘悝被贬为瘿陶王，通过中常侍王甫请求恢复封国，许愿酬谢五千万钱；不久，桓帝有遗诏，恢复刘悝的封国，刘悝知道这不是王甫的功劳，不肯酬谢钱财。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常常与刘悝交结，王甫暗中察访，告诉了段颎。冬，十月，收捕郑飒，送到北寺狱，要尚书令廉忠诬告说："郑飒等人图谋迎立刘悝为皇帝，大逆不道。"于是下诏，命令冀州刺史收捕刘悝拷打审讯，逼问他，要他自杀；他的妻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都死在狱中，封国的师傅、国相以下的官吏都被杀死。王甫等十二人因功封为列侯。

9 十一月，会稽贼人许生在句章县造反，自称为阳明皇帝，部众达数万人；朝廷派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征讨。

10 十二月，司徒许栩被罢官，任命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11 鲜卑入侵并州。

12 这年，单于车儿去世，儿子屠特若尸逐就单于继位。

二　年

1 春，正月，大疫。

2 丁丑，司空宗俱薨。

3 二月，壬午，赦天下。

4 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5 三月，太尉李咸免。

6 夏，五月，以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

7 六月，北海地震[1]。

8 秋，七月，司空杨赐免；以太常颍川唐珍为司空。珍，衡之弟也。

9 冬，十二月，太尉段颎罢。

10 鲜卑寇幽、并二州。

11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 年

1 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2 以太常东海陈耽为太尉。

3 三月，中山穆王畅薨[2]，无子，国除。

4 夏，六月，封河间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5 吴郡司马富春孙坚召募精勇[3]，得千余人，助州郡讨许生。冬，十一月，臧旻、陈寅大破生于会稽，斩之。

6 任城王博薨，无子，国绝。

7 十二月，鲜卑入北地[4]，太守夏育率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鲜卑又寇并州。

8 司空唐珍罢，以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四 年

1 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

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5]。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2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6]，乃制昏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7]，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蔡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缺职经时，吏民延属[8]，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怪问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两州悬空，方里萧条，无所管系。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对相部主[9]，尚畏惧不敢营私；况乃三互，何足为嫌！昔韩安国起自徒中[10]，朱买臣出于幽贱[11]，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系以末制乎！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从。

臣光曰：叔向有言[12]："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13]，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狼，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还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3 封河间王建孙佗为任城王。

4 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5 五月，丁卯，赦天下。

6 延陵园灾[14]。

7 鲜卑寇幽州。

8 六月，弘农、三辅螟。

9 于窴王安国攻拘弥[15]，大破之，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

五 年

1 夏，四月，癸亥[16]，赦天下。

2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颙讨平之。

3 大雩。

4 五月，太尉陈耽罢；以司空许训为太尉。

5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17]："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18]，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19]；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谋反大逆尚蒙赦宥[20]，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爰及五属[21]。

6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7 秋，七月，太尉许训罢，以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8 冬，十月，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22]，以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9 是岁，鲜卑寇幽州。

【注释】

①北海：今山东昌平县一带。

②畅：刘畅，刘焉之曾孙。

③孙坚(公元 155～192 年)：江东豪强。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少为县吏，镇压许生起义。后来参与割据战争，拥有较大兵力。

④北地：郡名，治所在今宁夏灵吾县。

⑤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所立石经为"熹平石经"。当时的五经分别为《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

⑥比周：植党营私。

⑦三互法：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⑧延属：延颈而属望。

⑨对相部主：两州人士相互做官。

⑩韩安国：西汉梁国(今河南商丘)人，景帝从刑徒中启用他为梁国宰相。

⑪朱买臣：西汉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人，卖柴为生，武帝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

⑫叔向言：出自《左传》所载叔向诒子产书。

⑬阂(hé 河)：阻隔。

⑭延陵：汉成帝陵。

⑮拘弥：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于田县。

⑯癸亥：四月壬辰朔，无癸亥日。

⑰永昌：郡名，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

⑱耆(qí 奇)：年老。

⑲大猷(yóu 由)：大谋，大道。

⑳宥：宽恕。

㉑五属：五服之内的亲人。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㉒内戌：疑误。

【译文】

二年(癸丑，公元 173 年)

1 春，正月，流行瘟疫。

2 二十七日，司空宗俱去世。

3 二月，初三，赦免天下。

4 任命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5 三月，太尉李咸被免职。

6 夏，五月，任命司隶校尉段颎为太尉。

7 六月，北海地震。

8 秋，七月，司空杨赐被免职；任命太常颍川人唐珍为司空。唐珍是唐衡的弟弟。

9 冬，十二月，太尉段颎被罢官。

10 鲜卑入犯幽州、并州。

11 二十九日晦，日食。

三年（甲寅，公元 174 年）

1 春，二月，二十六日，赦免天下。

2 任命太常东海人陈耽为太尉。

3 三月，中山穆王刘畅去世，没有儿子，撤除封国。

4 夏，六月，封河间王刘利的儿子刘康为济南王，祀奉孝仁皇帝宗庙。

5 吴郡司马富春人孙坚召募勇士，得到一千多人，帮助州郡讨伐许生。冬，十一月，臧旻、陈寅，在会稽大败许生，杀了他。

6 任城王刘博去世，没有儿子，撤除封国。

7 十二月，鲜卑人入犯北地郡，郡守夏育率领屠各部落追击，获胜，夏育被升为护乌桓校尉。鲜卑人又入犯并州。

8 司空唐珍被罢官，任命永乐少府许州为司空。

四年（乙卯，公元 175 年）

1 春，三月，下诏命令儒士校正《五经》文字，命令议郎蔡邕用古文、篆、隶三种文体抄写《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让以后的儒士和学生把它作为标准。石碑刚立，前来观看和摹写经文的车子，每天达一千多辆，填满了大街小巷。

2 当初，朝廷为避免州郡之间交结、讲究私人感情，就规定：有婚姻关系的家族和两州之间的人士不得交互做官，现在又有了三互法，禁忌趋向严密，很难选用人才，致使幽、冀两州的刺史长期空缺无人填补。蔡邕上疏说："我注意到，幽、冀两州原来出产铠甲和良马，近年因为兵灾饥荒，渐渐空虚。现在一直没有任命州官，百姓引颈相望，而三公府所提人选，一个多月都不能确定。我很奇怪，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都说为了回避三互法。十一个州有禁令，只有这两个州最严。又，对这两州人士，有的加上时间限制，犹疑拖延，使两州州官空缺，万里萧条，没有人管理。我认为三互的禁令过于苛刻。现在，只要用朝廷权威，申明法令，两州的人士相互做官，尚且畏惧不敢营私，何况还有三互法约束，有什么值得嫌疑的呢？从前，韩安国从囚徒中擢升，朱买臣从卑微中任官，都因为有才干而做官，哪里会受到三互的限制而被约束？我希望陛下效法先帝，废除近时的禁令，对各州刺史有才能可更换的，不必受年资、三互的约束，以便选取适中的官员。"朝廷没有采纳。

司马光认为：叔向说过："国家将要灭亡，制度一定繁多。"圣明君主的政治，是要谨慎地选用忠贤而任命，对朝廷内外的臣子，有功就赏，有罪就诛，没有偏私，法令不复杂而天下得到大治。为什么如此？是掌握了治政根本的缘故。等到世道衰微，百官的任用不能选择适当的人，禁令很多，防范严密，有功的人受到条文拘束，得不到赏赐；作恶的人巧妙地利用条文，免于惩罚，上下辛劳骚扰而天下大敌。为什么如此？是舍本逐末的缘故。孝灵帝时，刺史、二千石的官员贪婪得如同豺狼，虐待百姓，而朝廷还在严守三互的禁令。现在看来，岂不是足以令人发笑，应该深深为戒！

3 封河间王刘建的孙子刘佗为任城王。

4 夏，四月，七个郡和封国大水成灾。

5 五月，初一，赦免天下。

6 成帝的延陵园寝失火。

7 鲜卑人骚扰幽州。

8 六月，弘农、三辅的螟虫成灾。

9 于窴王安国攻打拘弥，大败拘弥，杀死其国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自发兵，帮助拘弥送到汉朝为人质的王子定兴为拘弥王，拘弥的人口减少了一千。

五年(丙辰，公元 176 年)

1 夏，四月，癸亥日，赦免天下。

2 益州郡夷人造反，太守李颙讨平他们。

3 举行祈雨祭祀大典。

4 五月，太尉陈耽被罢官，任命司空许训为太尉。

5 闰月，永昌郡太守曹鸾上奏说："所谓党人，有些是年高德厚的人，有些是士人中的英贤，都应当是辅弼王室、参与大计的人，却被长久地禁锢，屈辱地被埋没。即使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者都受到宽宥，党人有什么罪，唯独得不到宽恕！所以灾异屡次出现，水灾旱灾不断，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应当赐下恩典，以合天心。"皇帝看了奏书，大怒，诏令司隶校尉、益州刺史用囚车收捕曹鸾，送到槐里的监狱，苦刑打死。又诏令各州郡重新考查党人的学生、属吏、父子、兄弟，凡在官位的，都免职禁锢，一直推及五服之内的亲人。

6 六月，初三，任命太常南阳人刘逸为司空。

7 秋，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官；任命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8 冬，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官；十一月，丙戌日，任命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9 本年，鲜卑人骚扰幽州。

六 年

1 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2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平原相渔阳阳球坐严酷,征诣廷尉。帝以球前为九江太守讨贼有功,特赦之,拜议郎。

3 鲜卑寇三边[1]。

4 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2],诏皆除太子舍人。

5 秋,七月,司空刘逸免;以卫尉陈球为司空。

6 初,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3];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4],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竞陈闾里小事[5];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会诏群臣各陈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气五郊[6],清庙祭祀、养老辟雍[7],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废阙不行,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自今斋制宜如典故,庶答风霆、灾妖之异[8]。又,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9]。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10],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

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11]，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12]，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13]，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之心，又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14]，东郡有盗人妻者[15]，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16]。

7 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17]，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诏百官议于朝堂。蔡邕议曰：“征讨殊类[18]，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夫以世宗神武，将帅良猛，财赋充实，所括广远，数十年间，官民俱匮，犹有

悔焉[19]。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20]，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21]。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22]，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23]，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24]，方之于今，何者为盛？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25]，岂与虫蚁之虏，校往来之数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食乎[26]！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虡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从。八月，遣夏育出高柳[27]，田晏出云中[28]，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29]，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什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

8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9 太尉刘宽免。

10 辛丑[30]，京师地震。

11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

12 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彧为太尉。

13 庚辰，司徒杨赐免。

14 以太常陈耽为司空。

15 辽西太守甘陵赵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⑪]，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骑二万与贼对陈，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苞自上归葬，帝遣使吊慰，封鄃侯[⑫]。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呕血而死。

【注释】

①三边：边疆的东边、西边、北边。

②宣陵：汉桓帝刘志墓。

③引：选拔。

④尺牍：文书信函。　鸟篆：鸟形的篆书。

⑤意：同"喜"。

⑥迎气五郊：汉朝每年五祀，迎日于郊。

⑦避雍：学校教育。

⑧庶：副词，表示期望。　答：回答，平息。

⑨数路：指孝廉、贤良、文学这几类选官方法。

⑩博弈：局戏和围棋。

⑪俳(pái 排)优：艺人。

⑫石槀事：见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⑬制丧服事:见十四卷文帝后元七年。

⑭桓思皇后:窦太后。　祖载:祖祭于庭,升柩于车。

⑮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

⑯丞、尉:汉代县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县尉主捕盗贼。

⑰原:原谅,宽恕。

⑱殊类:异族。

⑲悔焉:汉武帝晚年在轮台有哀痛之诏,后悔征战事。

⑳逋逃:指汉人逃至鲜卑。

㉑十余年:段颎自桓帝延熹二年击西羌,至建宁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

㉒疥搔:病名,即疥。疥必痒,痒必搔,故名。

㉓瘭(biāo 标)疽:病名。化脓性炎症。

㉔慢书之诟:公元前192年匈奴给吕后写侮辱性的信件。

㉕蹙(cù 促):紧迫。

㉖旰(gàn 干):晚。

㉗高柳:县名,治今山西阳高县西北。

㉘云中:郡名,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㉙雁门:在今山西右玉县。

㉚辛丑:此日待考。

㉛柳城:在今辽宁兴城县境内。

㉜鄃(shū 舒):县名,治今山东平原西南。

【译文】

六年(丁巳,公元177年)

1 春,正月,十五日,赦免天下。

2 夏,四月,天大旱,七个州蝗虫成灾。

诏令三公分别检举贪污暴虐的地方官员,罢免他们。平原国相渔阳人阳球被控刑法严酷,征召到廷尉受审。皇帝认为阳球以前任九江太守时讨贼有功,特别赦免了他,任命他为议郎。

3 鲜卑人入犯北疆的北边、西边和东边。

4 有几十个市民、商人聚集在一起,自称是桓帝的孝子,下诏都

任命为太子舍人。

5 秋，七月，司空刘逸被免职，任命卫尉陈球为司空。

6 当初，皇帝喜好文学，自己写了《皇羲篇》五十章，因而引进太学中能够写文章辞赋的人，集合在鸿都门下；后来，一些能写公文书信及擅写鸟篆的人，都加以引进，于是有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引进一些品德低下、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喜欢讲一些街头巷尾的琐事，皇帝很喜欢听，不按照程序提拔他们。皇帝很久没有前往皇庙祭祖，正好，遇到诏令群臣陈述对朝廷的意见，蔡邕上密奏说："在五郊迎接节气，在清静的宗庙祭祀，在太学里奉养老人，都是皇帝的大事，祖宗所敬奉的。而有关部门总是因为藩国远亲的丧事、宫内妇女的生产、小吏皂隶的病亡，对这些大典废缺不行，忘记了尊敬的大事，笃信禁忌书籍，拘泥小节，损害大的制度。从现在起，斋祀应当按照旧制，这样也许可以平息上天的震怒和灾害的异状。又，古代选取人才，应当使诸侯每年贡献，孝武帝时，由郡守举孝廉，还有贤良、文学人才的选举，于是名臣不断出现，文武都很兴盛，汉代获取人才，就是这几种方法。书画辞赋，不过是小才，不能匡正国家政治。陛下即位之初，先阅读儒家经典，听政的闲暇，观看文章作品，随意看一些赌博、下棋之类的东西，这不是教化人民、选取士人的根本。那些儒生竞逐利益，作者众多，高级的还能够引用经书训诰教化风俗，低级的满篇俗语，就像戏子一样，有的抄袭文章，虚冒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书，按次序登录，那些不及格的，也授予官职。朝廷既然加恩，就很难收回更改，只要他们谨守奉禄，从道义上已宽宏大量，不能让他们治理人民和在州郡做官。从前，孝宣帝在石渠阁会聚众儒，章帝在白虎观集合学士，释经讲义，贡献很大，文王武王的大道，应当遵循。至于小的才能和小的善行，虽有一定价值，但孔子认为推广太远就会行不通，君子应当追求大道。又，前不久把愿意做桓帝孝子的人都拜为舍人，我听说孝文皇帝规定丧制，服丧只须三十六日，即使是继位的君主，父子

之亲，以及身受重恩的大臣，都应克制感情，遵从制度，不可破坏。而今，这些虚伪的小人，不是骨肉至亲，也没受过桓帝的宠幸，也没领过俸禄，他们的孝心从何而来？甚至有些奸邪小人混在其中。桓思皇后出葬时，东郡有个通奸犯也混在孝子行列，县官追捕，才定罪伏法。像这种虚伪肮脏的事情，难以言尽。太子的属官，应选品德高尚的人，怎么可以用一些在墓陵冒充孝子的人！这种不吉祥，没有比它更大的，应当遣还乡里，让人们明白他们的诈伪行为。"奏书呈上，皇帝亲自到北郊迎接冬气，并在太学举行礼仪。又诏令宣陵孝子当太子舍人的，一律改为县丞、县尉。

7 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说："鲜卑侵扰边境，自从春季以来已有三十多次，请求征用幽州等郡的兵出塞攻击，只需要一个冬季、两个春季，定能消灭他们。"原先，护羌校尉田晏犯罪判刑，受到宽恕，想立功效力，就请托中常侍王甫谋取将领职务。王甫因此建议出兵，与夏育合力讨贼，皇帝就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许多大臣不同意，于是召集百官在朝堂会议。蔡邕议论说："征讨异族，由来已久。然而，时期不同，形势有可有不可，所有计谋有得有失，战事有成功有失败，不可齐观。以武帝那样的雄才、良将勇猛，财赋充足，疆域广大，经过数十年用兵，官民都陷于困乏，尚且后悔。而今，人财都很缺乏，形势不如过去。自从匈奴逃走，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有十万军队，才智武力强大，诡计增多。加上关塞不严密，禁网有漏洞，精良的铜铁被贼人拥有，逃亡的汉人成为他们的谋划者，他们兵强马快，胜过匈奴。从前，良将段颎熟悉军事，善于作战，对西羌用兵，十几年才有效果。现在，夏育、田晏的才智策略未必能超过段颎，鲜卑族不比过去软弱，而自称二年能够成功，如果一旦展开战事，怎么可能中途收兵，那就必然要征发人民，运输不止，这是耗尽国力，对付蛮夷。边境的祸患，就像手脚的疥疮；中国的困境，就像胸背的毒瘤，现在连各郡县的盗贼都无法禁止，又怎能平伏这样的野蛮异族？从前，高祖忍受平城被困的耻辱，吕后忍受匈

奴信件的羞侮，他们的力量与现在相比，哪个强大？上天创设山川，秦朝建筑长城，汉代兴修关塞，是用来区别内外和不同的风俗。只要没有倾覆国家的内患就行了，岂能与虫蚁一样的胡虏计较长短和往来！即使打败他们，也不可能消灭他们，使朝廷完全安心。从前，淮南王刘安劝阻攻伐越地说：'如果迫使越人拼死迎战，只要服役的士卒有一个受伤回来，即使得到越王的头，仍然是汉朝的羞辱。'现在却想以大汉的平民交换胡虏，用皇家威严与蛮夷屈辱同列，就像王甫说的那样，也很危险，何况胜败还不可得知。"皇帝不听。八月，派夏育率军出高柳，田晏率军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单于出雁门，各有一万骑兵，分三路出塞两千多里。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令三部大人各自率众迎战，夏育等人大败，丢失了符节和辎重，各人带领几十个骑兵逃回，军队死者十分之七、八。三个将领用囚车送到狱中，缴钱赎罪，废为庶民。

8 冬，十月，初一朔，日食。

9 太尉刘宽被免职。

10 辛丑日，京城地震。

11 十一月，司空陈球被免职。

12 十二月，初三，任命太常河南人孟彧为太尉。

13 二十九日，司徒杨赐被免职。

14 任命太常陈耽为司空。

15 辽西太守甘陵人赵苞到职，派人迎接他的母亲和妻儿，将要到郡，经过柳城，遇到一万多鲜卑人内犯骚扰，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掠作为人质，用车载着攻打辽西郡。赵苞率领两万骑兵与贼人对阵，贼人把赵苞的母亲给他看，赵苞痛哭，对母亲说："儿子不孝，原想用少量俸禄朝夕奉养，不料为您召来大祸。从前我是您的儿子，现在我是皇帝的臣子，道义不得顾及私恩，毁弃忠节，我只有一死，不然难以弥补罪过。"母亲远远地对他说："赵苞，人各有命运，何必顾及私恩而损忠义，你要多努力啊！"赵苞即刻进兵，把贼人全部打

败，他的母亲和妻子都遇害。赵苞亲自上书，请求归葬，皇帝派人吊问，封他为鄃侯。赵苞安葬完毕，对乡人说："拿国家的俸禄而逃避灾难，不是忠臣。杀了母亲而成全大义，不是孝子。如此，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于是吐血而死。

光和元年

1 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①]，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2 太尉孟彧罢。

3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4 癸丑，以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

5 己未，地震。

6 置鸿都门学[②]，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7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

8 以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颢，中常侍奉之弟也。

9 夏，四月，丙辰，地震。

10 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11 司空陈耽免；以太常来艳为司空。

12 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帝所御温德殿东庭中，长十余丈，似龙。

13 秋，七月，壬子[③]，青虹见玉堂后殿庭中[④]。诏光禄大

夫杨赐等诣金商门，何以灾异及消复之术。赐对曰："《春秋谶》曰：'天投毫，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今妾媵、阉尹之徒共专国朝[6]，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见宠于时，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郤俭、梁鹄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7]，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唯陛下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7]，继绝尺一，抑止盘游，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

议郎蔡邕对曰："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霓堕、鸡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谗谀骄溢，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8]，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伟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9]，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10]，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

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11]，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答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侧目思报。

初，邕与大鸿胪刘郃素不相平，叔父卫尉质又与将作大匠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郃，郃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12]。”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曰：“臣实愚戇[13]，不顾后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于是下邕、质于雒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吕强愍邕无罪，力为伸请，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14]，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注释】

①合浦：郡名，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

②鸿都：东汉宫门名，其内置学及书库。

③壬子：此日待考。

④玉堂：洛阳南宫有玉堂前后殿。

⑤媵(ying 应)：贵族陪嫁的女子，此指宫女。

⑥畎(quǎn 犬)亩：田间，山谷。

⑦鹤鸣之士：指品行高尚，能够直言，主持正义的士人。

⑧程大人：指宫中年老宦官程某。

⑨叨(tāo 涛)：贪，受。

⑩尚方工技：制作御用刀剑及诸好器物。

⑪厌：伏、服。

⑫相中：相伤。

⑬戇(zhuàng 状)：愚，刚直。

⑭部主：地方长官、州牧、郡守。

【译文】

光和元年(戊午，公元 178 年)

1 春，正月，合浦郡、交趾郡乌浒的蛮人反叛，招引九真、日南的民众攻陷郡县。

2 太尉孟彧被罢官。

3 二月，初一朔，日食。

4 初三，任命光禄勋陈国人袁滂为司徒。

5 初九，地震。

6 设立鸿都门学，其学生都是各州郡、三公推荐征召来的，以后有的派出担任刺史、太守，有的在朝廷担任尚书、侍中，有的封侯、赐爵；士大夫君子认为和他们为伍是一种耻辱。

7 三月，二十一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8 任命太常常山人张颢为太尉。张颢是中常侍张奉的弟弟。

9 夏，四月，初七，地震。

10 侍中寺里的母鸡变为了公鸡。

11 司空陈耽被免职，任命太常来艳为司空。

12 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气坠落在皇帝居住的温德殿的东庭里，

长十几丈，像龙。

13秋，七月，壬子日，在玉堂后殿的庭中看见青虹。诏令光禄大夫杨赐等到金商门，询问灾异和消灾办法。杨赐说："《春秋谶》说：'天上投下彩虹，天下人怨，海内混乱。'加上四百年周期，又快到来。如今，宫女和宦官共同专断朝政，欺骗天子；又，鸿都门下招集一群小人，写作文章，受到宠爱，互相推荐，十天个把月时间，都被举用。乐松位居常伯，任芝官居纳言，郗俭、梁鹄各得到很高的封爵和特殊的恩宠，使正人君子委屈地生活在乡间，口中诵读尧、舜的话，行动超世脱俗，却被遗弃在山谷，不受注重。如同鞋帽倒置，山谷易位，幸亏皇天垂象，加以谴告。《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就修明德行，诸侯见到怪异就修明政治，卿大夫见到怪异就修明职守，士庶人见到怪异就修明行为。'但愿陛下罢黜奸佞的小人，迅速征用耿直的忠臣，断绝伪诏，克制娱乐，企求上天平息愤怒，所有的灾变都会消失。"

议郎蔡邕说："我思考所有的灾异，都是亡国的征兆。上天对汉朝很殷勤，不断显示怪异作为谴责，希望君主感悟，转危为安。如今霓虹从天上降落，母鸡变成公鸡，都是女人干政的结果。从前，奶妈赵娆无比贵宠，谄媚骄横，其后又有永乐门史霍玉，依仗后台，为非作恶。现在，路上议论纷纷，说有一位程大人，察看她的风望和名声，将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应该特别提防，明确的设置法令，应当好好地以赵娆、霍玉为戒鉴。现在的太尉张颢，就是霍玉引进的；光禄勋伟璋，是有名的贪官污吏；另外，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都因为一时侥幸，享受荣华富贵。应当记住小人在位的灾祸，想到退身让贤的幸福，我注意到廷尉郭禧，忠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明正直；前太尉刘宠，忠实守正；都应当作为主要的谋臣，常常咨询。宰相大臣是君主的四肢，委任他们完成职责，才能分辨优劣，不应当听从小吏的言辞，为难大臣。又，皇家工匠的技巧作品，鸿都学生的辞赋文章，可以暂时停止，以表示为国事忧虑。宰府里的孝廉

是士人的高才，近来因为征召不慎，斥责三公，如今都用小文章，越级升任，开启了请托的门路，违背了圣明君主的制度，众心不服，没有人敢说直话；但愿陛下忍痛屏绝，心思万机，以回报上天厚望。圣明的君主已经克制自己，左右的臣子就会受到感化，人人都约束自己，以弥补过失，这样，天道就会把灾祸降给骄傲的人，鬼神就会把福份赐给谦谨的人。如果君臣不谨慎，君王会受失言的指责，臣下会遭失身的灾祸，请陛下不要泄露我的奏章，以免忠臣受到小人的报复。”奏章呈上，皇帝看了后叹息，起身换衣，曹节在后面偷看，把内容都向左右亲近的人说了，事情泄露，那些被蔡邕指谪的人，恨得急于报复。

当初，蔡邕与大鸿胪刘郃向来不和，蔡邕的叔父卫尉蔡质和将作大匠阳球有怨恨。阳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要人急上奏章说：“蔡邕、蔡质常常向刘郃拜托私事，刘郃不肯。蔡邕怀恨在心，一心想中伤刘郃。”下诏命令尚书责问蔡邕。蔡邕上书说：“我实在愚忠，不顾后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应当加以保护，诽谤一旦兴起，便对我猜疑。我已46岁，孤单一人，能够得到忠臣的名声，既使是死，也感到荣耀，只是耽心陛下从此再也听不到正直的话了。”于是，把蔡邕、蔡质关进雒阳监狱，判处他们“公报私仇，陷害大臣，犯大不敬罪，应在街头斩首。”事情上报，中常侍河南人吕强怜悯蔡邕无罪，竭力为他求情，皇帝也想到他的那篇奏章，下诏说：“免死，减刑一等，和家属剃发、戴上刑具，流放朔方，不得因赦令而免刑。”阳球派人在路上刺杀蔡邕，刺客有感于蔡邕的节义，都不愿做这种事。阳球又贿赂地方官员，要他们毒害蔡邕，受贿的人反而把真情告诉了蔡邕，使他幸免。

14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①]。

15 九月，太尉张颢罢；以太常陈球为太尉。

16 司空来艳薨[2]。冬，十月，以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17 宋皇后无宠，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勃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谮后挟左道祝诅[3]；帝信之，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不其乡侯酆及兄弟并被诛[4]。

18 丙子晦，日有食之。

尚书卢植上言："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敛葬，宜赦收拾，以安游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又，请谒希求，一宜禁塞，选举之事，责成主者。又，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阔略细微。"帝不省。

19 十一月，太尉陈球免；十二日，丁巳，以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20 鲜卑寇酒泉[5]；种众日多，缘边莫不被毒。

21 诏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尚书令阳球谏曰："臣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6]，斗筲小人[7]，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辨心，假手请字，妖为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蝉蜕滓浊[8]。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望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民圣

化，愿罢鸿都之选，以销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22 是岁，初开西邸卖官⑨，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⑩。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

帝尝问侍中杨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⑪，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奇，震之曾孙也。

23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死，子呼征立。

【注释】

①天市：星官名，在房宿和心宿东北，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

②来艳：字季德，好学下士，少历显位，累至司空。

③左道祝诅：以巫术形式诅咒，企图使受诅者致厄运。

④不其：县名，治今山东崂山县西北。

⑤酒泉：郡名，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县。

⑥微陋：低贱。

⑦斗筲：本为量器，筲是竹器。此处比喻才识短浅，器量狭小之人。

⑧蜕(tuì 退)：蝉、蛇等脱皮。

⑨西邸：在西园设官邸卖官。

⑩贾：通“价”。

⑪强项：脖子硬

【译文】

14 八月，天市星旁出现异常星象。

15 九月，太尉张颢被罢官，任命太常陈球为太尉。

16 司空来艳去世。冬，十月，任命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17 宋皇后失宠，后宫受到宠幸的姬妃一起诬陷她。勃海王刘悝的妃子宋氏是宋皇后的姑妈，中常侍王甫恐怕宋皇后怨恨他，就诬告皇后用邪术咒诅皇帝；皇帝相信了他，就收回了皇后的印信。皇后自己进了宫廷监狱，忧伤而死。父亲不其乡侯宋酆和兄弟都被杀死。

18 三十日晦，日食。

尚书卢植上书说："因党人案件受禁锢的人大多无罪，可以赦免宽恕，使冤枉昭雪。又，宋皇后的家属都是无辜的，尸体暴露，没有埋葬，请准予收拾，让游魂安宁。又，郡守、刺史在一个月中几次升调，应当依照任免制度，即使不满九年，也应满三年。又，朝臣的私人请托，应一律禁止，选举官员的事情应由主管官员办理。又，天子以国为家，按理没有私人积蓄，应当弘扬大政，不要计较小事。"皇帝不理。

19 十一月，太尉陈球被免职。十二月，十二日，任命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20 鲜卑人入犯酒泉郡，人数一天天增多，沿边没有不受侵害的。

21 诏令中尚方，给鸿都门文学家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写赞辞，用以劝勉学者。尚书令阳球劝谏说："我认为，乐松、江览等人出身低贱，市井小人，凭着外戚的关系，依附权势，阿谀奉承，侥幸得以上进。有的献上一篇辞赋，有的满简鸟篆，竟然升任郎中，还要用丹青画像。有的一字不会写，一句辞不会作，请别人代写，怪诞多端，却没有不受到特殊的恩宠，就像鸣蝉脱壳一样，这样使得天下有识之士掩口嗤笑，人人嗟叹。我听说，画像是为了劝勉人们，使君主看到前人的得失。从没听说小人伪作文章，竟然可以窃取高官，留下画像。现在，太学、东观足以宣扬圣明的教化，请免去鸿都门的选举，消除天下人的谤议。"奏章呈上，皇帝不理。

22 本年，允许在西邸卖官，价格不等：二千石的官员是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员是四百万。依照德行应选的官员，有的出一半钱，有的出三分之一钱。在西园设立库府贮藏这些钱财。有的人到宫门上书，出钱买县官，根据县的好坏，决定卖价高低。有钱人先交钱，没钱的先上任，再加倍交钱。皇帝又私下命令身边的人卖公卿职位。三公的价格是一千万，卿是五百万。当初，皇帝还是侯时，常为没有钱而痛苦，等到即位，每每感叹桓帝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房钱，所以卖官聚钱作为私房。

皇帝曾问侍中杨奇："我比桓帝如何？"杨奇回答："陛下和桓帝比，就像虞舜比唐尧一样。"皇帝不高兴地说："你的脖子硬，真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会引来大鸟。"杨奇是杨震的曾孙。

23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去世，儿子呼征即位。

二 年

1 春，大疫。

2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鸿胪刘郃为司徒。

3 乙丑，太尉桥玄罢[1]，拜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玄幼子游门次，为人所劫，登楼求货；玄不与。司隶校尉、河南尹围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2]："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由是劫质遂绝。

4 京兆地震。

5 司空袁逢罢；以太常张济为司空。

6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7 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内外,太尉段颎阿附之。节、甫父兄子弟为卿、校、牧、守、令长者布满天下,所在贪暴。甫养子吉为沛相,尤残酷,凡杀人,皆磔尸车上[3],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日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尚书令阳球常捧髀发愤曰[4]:"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迁司隶。

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5],京兆尹杨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彪,赐之子也。时甫休沐里舍,颎方以日食自劾。球诣阙谢恩,因奏甫、颎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赐等罪恶,辛巳,悉收甫、颎等送雒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6];萌先尝为司隶,乃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亦以先后之义,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尔罪恶无状,死不减责,乃欲论先后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 今日临厄相挤,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于杖下;颎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尽没入其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球既诛甫,欲以次表曹节等,乃敕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权贵大猾,乃议其余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儿辈,从事自辨之,何须校尉邪!"权门闻之,莫不屏气。曹节等皆不敢出沐[7]。会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泪曰[8]:"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语诸常侍："今且俱入，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聘毒虐。"帝乃徙球为卫尉。时球出谒陵，节敕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诛王甫、段颎，盖孤狸小丑，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鹞枭各服其辜[9]。"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卫尉捍诏邪！"至于再三，乃受拜。

于是曹节、朱瑀等权势复盛。节领尚书令。郎中梁人审忠上书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闼，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群臣，离间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渔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锄无状。昔高宗以雉雊之变[10]，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祇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11]，故王甫父子应时馘截[12]，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仇。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

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臣，身遘其祸[13]。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瑀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14]，裁省臣表，扫灭丑类，以答天怒。与瑀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15]，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章寝不报。

中常侍吕强清忠奉公，帝以众列封为都乡侯，强固辞不受，因上疏陈事曰："臣闻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中常侍曹节等，宦官佑薄[16]，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微宠[17]，有赵高之祸，未被辕裂之诛。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结邪党，下比群佞。阴阳乖刺，稼穑荒芜，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知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臣又闻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此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按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又，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邕不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刺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颎，武勇冠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18]，勋

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19]，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征邕更加授任；反颍家属，则忠贞路开，众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8 丁酉，赦天下。

9 上禄长和海上言[20]：“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疎末[21]。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22]，有谬经常之法。”帝览之而悟，于是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10 五月，以卫尉刘宽为太尉。

11 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呼征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死。

12 初，司徒刘郃兄侍中鲠与窦武同谋，俱死，永乐少府陈球说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卫，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今可表徙卫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平，可翘足而待也！”郃曰：“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尚书刘纳曰：“为国栋梁，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许诺，亦与阳球结谋。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郃与刘纳、陈球、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刘郃、陈球、刘纳、阳球皆下狱，死。

13 巴郡板楯蛮反，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

克。

14 十二月，以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15 鲜卑寇幽、并二州。

【注释】

①桥玄：字公祖，少为县功曹，桓帝时为度辽将军，灵帝时屡迁司徒。光和初迁太尉。

②瞋(chēn 琛)：生气。

③磔(zhé 哲)：分裂肢体。

④拊髀：用手拍股，表示激情。

⑤挛榷：独占，统括财利。

⑥五毒：鞭打、棍打、火烧、绳捆、悬吊。

⑦沐：休假。

⑧抆(wěn 刎)：擦。

⑨鸱(chī 痴)枭：一种凶猛的鸟。

⑩高宗：商王武丁。传闻他在位时有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以为是天的警告，于是修德政，商朝得以中兴。 雊(gòu 够)：野鸡叫。

⑪赫斯：大怒的样子。《诗经·大雅·皇矣》云："王赫斯怒。"

⑫馘(guó 国)：割耳。

⑬"刑臣"句：春秋时，吴伐越，用俘虏做看守，结果看守用刀杀了吴子余祭。遘(gòu 够)：相遇。

⑭漏刻：计时器的标记。古以漏壶记时，壶内装有一直立浮标，上刻时辰，据刻度可以知道时间。

⑮镬(huò 获)：把人放在滚水中煮死。汤，开水。镬，无足大鼎。

⑯佑：天佑。 佑薄：命运低贱。

⑰徼(jiǎo 角)：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

⑱二主：桓帝、灵帝。

⑲式序：用叙其功。

⑳上禄：县名，今甘肃成县西。

㉑服属疎末：亲属关系已经疏远。

㉒乖：违背。

【译文】

二年（己未，公元 179 年）

1 春，流行瘟疫。

2 三月，司徒袁滂被免职，任命大鸿胪刘郃为司徒。

3 二十二日，罢免太尉桥玄官职，改任太中大夫；任命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桥玄的小儿子在门外玩，被贼人劫持，贼人上楼要求赎金，桥玄不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包围桥玄的住宅，不敢逼近。桥玄瞪眼大喊："贼人太无法无天了，我岂能因为一个儿子的命而放掉国贼呢？"急令攻打贼人，贼死，桥玄的儿子也死了。桥玄因此上书说："凡是劫持为人质，都一起杀掉，不许用钱财赎回，为奸贼开路。"从此，劫持人质的事件绝迹。

4 京兆地区地震。

5 司空袁逢被罢官，任命太常张济为司空。

6 夏，四月，初一朔，日食。

7 王甫、曹节等人滥用权力，扇动朝廷内外，太尉段颎逢迎阿附他们。曹节、王甫的父子兄弟担任九卿、校官、州牧、郡守、县长的，布满全国各地，贪婪残暴。王甫的养子王吉担任沛国相，尤其残酷，凡是杀人，都要砍开尸体，放在囚车上，张贴罪名，送到各县展示，夏天尸体腐烂，就用绳子串连尸骨，游遍全郡，看见的人无不惊骇。他在任五年，杀了一万多人。尚书令阳球常常拍着大腿，发愤地说："如果我做司隶校尉，怎么会容忍这批小子。"不久，阳球果然迁升为司隶校尉。

王甫派门生在京兆境内掠取财物七千多万，京兆尹杨彪揭发他们的恶行，告到司隶校尉。杨彪是杨赐的儿子。这时，王甫正好在家休假，段颎正因为日食弹劾自己。阳球到宫门谢恩，因此向天

子揭告王甫、段颎以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胥等人的罪恶。初八，把王甫、段颎，以及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沛国相王吉等都送到雒阳监狱。阳球亲自审讯王甫等人，用上了五种毒刑。王萌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对阳球说："我们父子罪该受诛，只求念及我们前后同官，宽恕我老父，让他少受点苦。"阳球说："你罪大恶极，万死也不能抵消你的罪过，还想以先后同官请求宽宥！"王萌就骂："从前，你像奴仆巴结我们父子，奴仆竟然反叛主子。今天，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你会受到报应。"阳球要人用泥巴塞住王萌的嘴巴，鞭棍齐下，王甫父子都被打死。段颎自杀。阳球在夏城门砍开王甫的尸体，贴出大布告，写着"贼臣王甫"。没收其所有财产、妻儿都发配到比景。

阳球已杀王甫，又想依次揭发曹节等人，就命令中都官从事："暂且先去掉权贵大奸，再考虑其余的人。像袁家这样的公卿大族，你们自己处理，何必要我出面。"权贵们听了，没有谁敢大声出气的。曹节等人都不敢休假。正逢顺帝的虞贵人出葬，百官出丧回来，曹节看见王甫的尸体一块块地堆在路旁，愤慨地流着泪说："我们可以自相残杀，怎么能让狗来舐我们的血！"对常侍们说："我们今天一起进宫，不要回家。"曹节一直走进宫中，对皇帝说："阳球本是个酷吏，以前三公曾经上奏应当罢免他，因为他在九江的微小功劳，又受到提拔。犯过错误的人，胆大妄为，不宜担任司隶校尉，纵容他残暴。"皇帝就改派阳球做卫尉。当时，阳球出城拜谒先帝陵墓，曹节命令尚书令召阳球拜谢，不许拖延公文。阳球受到征召，急迫求见皇帝，叩头说："我没有清高的德行，蒙恩担任司隶校尉，前不久杀了王甫、段颎，他们不过是狐狸小丑，不足以告示天下。我希望给我一个月时间，必定让豺狼鹞枭之类，受到应得的惩罚。"头叩得流血。殿上的侍从呵斥说："卫尉该不是要抗诏吧！"一连几次，阳球才接受新职。

于是，曹节、朱瑀等人的权势又大盛。曹节兼管尚书令。郎中

梁国人审忠上书说："陛下当初即位时，不能处理国政，皇太后思念养育之情，权且摄政，所以中常侍苏康、管霸即时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调查他们的余党，志在清理朝政。华容侯朱瑀知道事情暴露，灾祸就要降临，于是兴起逆谋，扰乱王室，搞宫廷政变，强夺印绶，胁迫陛下，会聚群臣，离间陛下的骨肉母子恩情，杀了陈蕃、窦武和尹勋等人。因而共同割裂国土，互相封赏赐爵，父子兄弟，都受到尊崇荣耀。平时所亲信的人，分布在州郡为官，有的当上九卿，有的做了三公。不仅没有想到俸禄厚重、职位崇高的责任，而且还专门经营私事，大量积蓄钱财，修建住宅，连街连巷，盗取宫苑的水，作为渔池，车马衣服玩物，可以和君王相比。所有的公卿都闭口禁声，没有人敢说话，州牧郡守，顺从他们指挥，征召选举，放弃贤才，取用愚昧。所以，蝗虫成灾，夷寇作乱。上天的愤怒已经积累十几年，所以年年上有日食，下有地震，用来谴责人君，想使他觉悟，拔除奸贼。从前，殷高宗武丁因为野鸡停在鼎上鸣叫，于是修政，所以完成中兴大业。近来，神灵启悟陛下，赫然发怒，所以诛杀了王甫父子，路上的行人和男男女女，无不叫好，就像是报了杀父之仇。只是怪陛下还能容忍残余的奸贼，不一网打尽。秦二世相信赵高，危害了国家；吴王余祭信任受刑的人，身遭其祸。现在，陛下不忍心杀他们，赦免他们灭族的大罪，一当他们计谋得到成功，后悔莫及。我做了十五年郎，耳闻目睹，朱瑀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皇天不能原谅。但愿陛下用片刻时间听我陈奏，察看我的奏章，肃清丑类，来回答上天的愤怒。把朱瑀抓来审问，如果有不对的言辞，甘愿接受烹煮，发配妻儿，以断绝胡言乱语的情况。"奏章被搁置。

中常侍吕强清廉忠正奉公，皇帝依照成例，封他为都乡侯，吕强坚决不肯接受，因而上书陈述政事说："我听说，高祖严格约定，不是功臣不封侯，为的是尊重天子的爵位，明示劝戒作用。中常侍曹节等人，身为宦官，品格卑劣，人又低贱，谗言谄媚，花言巧语，邀取恩宠。有赵高的祸害，却没有遭到车裂。陛下一直不觉悟，随意

封给他们土地，建立封国，继承家业，专用小人，推及家人，个个身怀紫色穗带的金印，结成党派，朋比为奸。阴阳不和，农田荒芜，人事不祥和，都由此产生。我完全知道封爵的事情已经过去，说了也没有用处，我之所以冒死罪陈述一片愚忠，实在是希望陛下改正过失，到此为止。我又听说，后宫采女有几千人，衣食费用，每天得几百金。近来，粮价虽然下降，人民却还有挨饿的，按理，粮价应高，而竟如此便宜，实在是因为赋税太多，人民卖粮好向县官缴税，天寒不敢多穿，饥饿不敢多吃，人民如此困苦，却没人惆惜。宫女一无用处，却充满后宫，即使全国都尽力耕种，还是无法供应。又，前些时召议郎蔡邕到金商门询问，蔡邕不敢隐瞒真情，就直言不讳地答对，讥刺了权贵，批评了宦官。陛下没有为他保守秘密，致使泄露，一群小人伸着脖子，舔着嘴唇，争着吞噬，写匿名信诬告。陛下相信了他们的诽谤，判处了蔡邕重罪，全家流放，老少分离，岂不辜负了忠臣！现在，群臣都以蔡邕为戒，上怕飞来的横祸，下怕刺客的暗杀！我知道朝廷再也听不到忠言了。前太尉段颎英勇盖事，熟悉边疆事务，当孩子时就从军，到头发白才完成功业，历事两位君主，功勋卓著。陛下已经逐级提拔他，位列三公，却被司隶校尉阳球陷害，身既死亡，妻儿流放到远处，天下人惆怅，功臣感到失望。应当召回蔡邕，重新任用，召回段颎的家属，开启忠贞的道路，众人的怨恨才会消失。”皇帝知道他忠心，但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8 二十四日，赦免天下。

9 上禄县长和海上书说：“按照礼制，同曾祖父的兄弟，可以分开居住，分开财产，因为亲情已经淡薄，亲疏关系已经疏远。如今，党人受禁锢延及五族，既不合乎经典，又违背正常的法制。”皇帝看了奏章，有所启悟，于是，解除党人同曾祖父兄弟以下的禁锢。

10 五月，任命卫尉刘宽为太尉。

11 护匈奴中郎将张修和南单于呼征互相不和睦，张修擅自杀了呼征，改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张修被指控不先请示而擅

自诛杀，用囚车送到廷尉，处死。

12 当初，司徒刘郃的哥哥侍中刘鲧和窦武同谋，一同处死，永乐少府陈球对刘郃说："你出身皇族，位居三公，天下人仰望，是国家栋梁，怎么能够随波逐流，唯唯诺诺，害怕得罪人？现在，曹节等人放纵肆虐，长久地在皇帝身边，你的哥哥侍中受曹节等人迫害，你现在可以上表推荐阳球担任司隶校尉，依次收捕曹节等人把他们杀掉，使政令出自天子，天下太平，翘足可待。"刘郃说："宦官的耳目众多，恐怕事情还没有成功，就先受到祸害。"尚书刘纳说："身为国家栋梁，国家有危而不扶持，何必还要你辅佐？"刘郃答应了，就和阳球密谋。阳球的小妾是程璜的女儿，因此曹节等人知道了这事，就重重贿赂程璜，并且威逼他。程璜畏惧，就把阳球等人的计划告诉了曹节，曹节等人共同报告皇帝说："刘郃和刘纳、陈球、阳球来往书信，图谋不轨。"皇帝大怒。冬，十月，十四日，刘郃、陈球、刘纳、阳球都入狱被处死。

13 巴郡板楯蛮反叛，派遣御史中丞萧瑗督领益州刺史征讨他们，不胜。

14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15 鲜卑人入犯幽州、并州。

三 年

1 春，正月，癸酉[1]，赦天下。

2 夏，四月，江夏蛮反。

3 秋，酒泉地震。

4 冬，有星孛于狼、弧[2]。

5 鲜卑寇幽、并二州。

6 十二月，己巳，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征后兄颍川太守进为侍中[3]。后本南阳屠家，以选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

7 是岁作毕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壤沃衍[4]，废田园，驱居民，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5]，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6]。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乐松；对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为之。

8 巴郡板楯蛮反。

9 苍梧、桂阳贼攻郡县[7]，零陵太守杨琁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8]，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载弓弩。及战，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然[9]，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琁实非身亲破贼，而妄有其功；琁与相章奏。凯有党助，遂槛车征琁，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之，诏书原琁，拜议郎；凯受诬人之罪。琁，乔之弟也。

【注释】

①癸酉：正月庚子朔，没有癸酉。

②狼、弧：星区名。狼，一星，在东井东南；弧，九星，在狼东南。

③进：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其妹有宠于灵帝，他亦得

宠。历官郎中，累至大将军。灵帝死，他专断朝政，欲诛宦官，被杀。

④沃衍：肥美平坦之地。

⑤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当时已有西苑、显阳苑、平乐苑、上林苑、鸿德苑。

⑥四节：春蒐、夏苗、秋猕、冬狩。

⑦苍梧：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

⑧排囊：囊袋。

⑨"因以"句：据《严注》"布"下当还有一"布"字。

【译文】

三年（庚申，公元 180 年）

1 春，正月，癸酉日，赦免天下。

2 夏，四月，江夏蛮反叛。

3 秋，酒泉郡地震。

4 冬，彗星出现在狼星、弧星之间。

5 鲜卑人入犯幽州、并州。

6 十二月，初五，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征召皇后的哥哥颍川太守何进为侍中。皇后本是南阳屠户的女儿，因选入宫中，生了皇子刘辨，所以立为皇后。

7 这年，修造毕圭苑、灵昆苑。司徒杨赐劝谏说："先帝的制度，左边开鸿池苑，右边造上林苑，不奢侈，也不节约，以合乎中庸之礼。现在随意规划京郊的土地来建造苑囿，毁坏沃土，废弃田园，驱散居民，畜养禽兽，这不是爱民如子的大义。如今，京城外的苑囿已有五六处，可以逞情快意，顺应四时。应当想到夏禹宫室简陋，太宗不建露台的用意，以安慰小民的劳苦。"奏书呈上，皇帝准备停建苑囿，询问侍中任芝和乐松，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有百里苑囿，人民认为太小；齐宣王有五里苑囿，人民认为很大。现在，陛下和人民共同享用，对国政不会危害。"皇帝很高兴，于是决定兴建。

8 巴郡板楯蛮反叛。

9 苍梧、桂阳的贼民攻打郡县，零陵太守杨琁造了几十辆马车，

用袋子装石灰放在车上，在马尾系上布条；又制造兵车，设置弓弩。临战时，命令马车在前，顺着风洒石灰，贼人睁不开眼，就用火烧布条，布条燃烧，马惊而奔，冲入贼人阵营，于是命令后面的车子发射弓弩，战鼓齐擂，众贼惊慌溃散，官军追杀，不计其数，割下首领的脑袋示众，郡境太平。荆州刺史赵凯诬奏杨璇实际上没有亲自打败贼人，妄报军功；杨璇上书答辩。赵凯有朋党相助，终于用囚车收捕杨璇，防犯严密，无法申诉，就咬破手臂，用血在衣服上写奏章，详细陈述打败贼人的形势，以及赵凯诬奏的情况，秘密交给亲属到宫门上书。有诏，宽恕了杨璇，任命为议郎。赵凯判处诬告罪。杨璇是杨乔的弟弟。

